

《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正编》

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正编 序

●目录

伦明诗序 张子次溪属序所编《清代燕都梨园史料》；以诗代之，感旧抒怀，漫成十绝。 意有所触，戏续二首

顾颉刚序

郑振铎序

黄复序

宗威序

郑裕孚序

程砚秋序

王芷章序

张次溪自序

东莞张生次溪《清代燕都梨园史料》题词

读《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感题一律，即呈次溪姻长兄吟正

次溪仁弟辑《清代燕都梨园史料》多种，汇为丛刊，属为题端

东莞张次溪如棣《清代燕都梨园史料》题辞

奉题次溪仁兄所辑《清代燕都梨园史料丛书》

●序

○伦明诗序

张子次溪属序所编《清代燕都梨园史料》；以诗代之，感旧抒怀，漫成十绝。朝衫脱后寄闲情，高下评衡色艺声。自是承平风雅事，不同元老梦东京。【《东京梦华录》，南宋孟元老撰。】

小唱风沿四百年，污泥何碍产青莲。教坊故事旗亭句，不取扶苏山木篇。【歌童侑觞，名为小唱，起于明万历年间，朝士多与狎习，因而记之。是编所辑，皆此类也。然旧都名伶，多出其中。宣统间奉令禁止，惟余风至今未绝。】

菊榜随同蕊榜开，但论门第不论才。王郎晚蹇朱郎死，风雪天涯独忆梅。【每逢大比之岁，例开菊榜。犹记最后一榜：王惠芳状元，朱幼芬榜眼，梅兰芳名列第七。幼芬之榜眼与前科王琴侗之状元，皆以门第得上选。】

肯费柔肠赋《凤凰》，刚公气性老逾刚。《断桥》一见魂堪断，欲拟罗敷《陌上桑》【潮阳曾刚甫右丞性孤峻，晚守西山之节，尝作《小凤凰赋》甚工。余最喜罗小宝，尤爱其演《断桥》一剧，旧有诗记之。】

采兰岁晚涉寒江，旅棹萧条剧可伤。散尽黄金不归去，名都无此少年郎。【顺德辛仿苏孝康，嗜书画，尤好交名士。眷姚佩兰，掷资巨万。癸丑寓大吉巷。

余时过从，谈宴甚欢。中岁境稍窘，重来都门，视佩兰如旧，未几，病死。佩兰貌妍而艺拙，演花衫无名。】

妙手琵琶说采芝，旧游似梦旧人非。梨园弟子伤头白，一曲当筵泪湿衣。【今岁春间，在万家花园江宅，听唐采芝琵琶。忆余壬寅初识采芝，距今三十有三年。同时所识旧人，采芝外，惟姜妙香存耳。】

刘家场景楚生腔，十些红儿出粤乡。莺燕年年换春色，寻春忙煞易龙阳。【明清之际尚女戏，刘晖吉家最有名，所演《唐明皇游月宫》布景奇幻，观者骇怪。而朱楚生则以腔调及姿态擅场。他之著者，若李太虚家之冲末，李笠翁之晋兰二姬。至才美而多，则数查伊璜家之十些。十些中有红些，是粤产家伎，不得于广场饜众目。雍干以来亦罕闻之。近时女伶起于沪、津。壬子后故都骤盛，七、八年间，其藉藉者大都见于易实甫诗。花开易谢，月好难留，曾不几时，歌台又换一辈看花者，不能无憾也。】

海外衔膺博士新，有人扫地惜斯文。世无欧九伶官绝，俗手沧江拾细鳞。【某君得博士衔，有绘《葬花图》以谑者，寓意甚巧。向时优与倡同贱，今则尊敬过师儒矣。近日说剧诸着，日出不已，不过掇拾散碎，且乏文采，无足观焉。】

画虎添蛇识者讥，家鸡野鹜并容之。老夫冷眼观时变，落落杨余守旧规。【旧都人喜守旧，于剧亦然。近则竞排新剧，以悦俗目。惟情节散漫，手口生疏，佳者殊鲜。或就旧剧加无谓之前后场，益觉可厌。向所视为外江派，今亦不复排拒矣。笃守宗派，仅小楼、叔岩数人耳。】

瘦公日日溷歌丛，小牧看花有祖风。张子破荒成菊谱，那分越鸟与胡骢。【梅县杨小牧旅长最■〈目匿〉尚小云，即作《看花记》杨掌生孙也，与罗嘶瘦公俱粤人。古诗：『胡马嘶北风，越鸟巢南枝』。】

甲戌仲冬东莞伦明题

意有所触，戏续二首

曲苑沉沉少作家，笠翁圆海好才华。今人重曲轻文笔，鼠子搬姜一笑差。【审律、填词、搬演分三事，兼之而善者，惟阮圆海、李笠翁。圆海所作曲，有寄托，有讥讽，真不愧作者，但用之不正耳。蒋心余、黄韵珊辈，工词而不识律，至于搬演，一任伶工。伶工有经验无智识。清内府所编诸剧所以不佳也。自白话行，学者不能执笔为文，求一心余、韵珊且不可得，日言剧学，徒数典而已。所见新排之戏，绝无精采意味，以言改良革故，难矣哉。】

沫土亡于靡靡音，墨家非乐有深心。十年洗净箏琶耳，爱对陶家挂壁琴。【故都玩票之风盛行，上自王公，下至负贩，趋之若鹜。今且染及学子矣。美其名曰『艺』，不思艺有专门，何须人人习之耶？废弦诵而讴歌，易须眉以巾幅

，可惜亦可耻。余十年来不甚观戏，而爱读元明曲本，自谓得无弦琴趣，学子青灯，有味胜于观戏，更不必身自为之矣。】

○顾颉刚序

张君次溪辑《梨园史料》若干种，凡干嘉以来有关鞠部之文献搜罗甚备，更殿以其耳闻目见之轶事，纂为长编。搜访之勤，叹观止焉。

尝思清代自中叶以还，习于升平。公卿朝士，竞鹜新声。草风之应，于下尤烈。谈者每拟此世为昆乱之开天。然而不数十年，流风余韵，寢就澌灭，今日所见已迥然殊途。倘不即此乐记未亡、供奉犹在之时，汇集遗闻，着之简册，则不将如雅乐燕声、法曲庙舞与时俱尽，徒令后人追慕承明，兴杞宋无征之慨耶！

然或有疑是书所存日下品花之谱、宣南拾梦之辞，大抵皆文人遣兴寄情之作，逢场作戏，偶留鸿爪，未尝立意以贻后世，不足以言信史。是犹囿于常见，而不知抉精遗粗，固在于用之者之如何着眼也。

夫戏剧之兴，源于巫覡。上古之世，用在悦神。其后流为俳優，渐以娱人。汉之角抵，隋之百戏，唐之歌舞剧，宋之杂剧、南戏，或杂陈伎艺，或间以唱作，极其演变，以恣欢乐，而体制尚未大定。迄元曲出，而戏剧之规模具。明清以来为昆、为弋、为梆子、为乱弹，皆不过其余绪。今古同贯，源流宜寻。然而远古且不论，乃至唐宋之杂戏、大曲，亦惟有于正史《乐志》及少数私家记述，如崔氏《教坊记》、陈氏《乐书》中略覘梗概，粗识名色，更无人能详确言之。至于金元曲学，亦复若存若亡，管色宫商，且有莫审其渊源所自者矣。揆厥所由，皆因历代鸿博之士，视此道为末技，鄙不屑道。学者不谭，谭者不学。遂至今日虽欲追溯古观，而无所考信乃若此。晚近风气稍开，国人颇知一切社会活动皆足表征文化。模声绘色，原非仅以娱人。有如琵琶、羯鼓，可以验六代之胡风；杂剧、套词，可以索宋元之土俗。尤不应以其托体稍卑，弃置而不道也。自王氏《宋元戏曲史》出，学者承风，始有穷智毕力欲探求其究竟者。故于清代梨园史料之衰集，已有人先此着鞭，而网罗赅博如此书者，犹未一覩。然则是书之为艺圃津梁，固无待辞赘矣。而之览者，倘更于考史之余，发吊古之幽情，考雅言之微意，则张君述作之旨，又有同乎永叔之传伶官，所以启示吾人者正多，岂徒供茶余酒后之谈资已哉。

民国二十三年十二月，顾颉刚书于北平淀北寓庐。

○郑振铎序

近二十年来，中国戏曲的研究，有了空前的进步。王国维先生的《曲录》和《宋元戏曲史》，奠定了研究的基础。而最近三五年来，被视为已轶的剧本和研究的资料，发现尤多。中国戏曲史的写作，几有全易面目之概。较之从前仅能

有《元曲选》《六十种曲》寥寥数书作为研究之资者，诚不能不说我辈是幸福不浅。惟一般的研究者，往往祇知着眼于剧本和剧作家的探讨，而完全忽略了舞台史或演剧史的一面。不知舞台上的技术的演变，和剧本的写作是有极密切的关系的。如果要充分明了或欣赏某一作家的剧本，非对于那个时代的一般舞台情形先有些了解不可。我们研究希腊悲剧，能不知道那个时代的剧场情形么？清初《劝善金科》《莲花宝筏》《昭代箫韶》《剑锋春秋》等大本宫廷戏的演出，是非需要有比较进步的舞台技术不可的。故舞台方面的种种限制，常支配着各时代的剧本之形式上的变迁。同时，演员们的活动，也常是主宰着戏曲技术的发展。演员是传播发扬戏曲文学之最有力者。读剧本者少，而看演戏者多。往往有因一二演员的关系而变更了听众的嗜好与风尚的。《卖马》《捉放曹》《四郎探母》诸剧的流行，程、谭辈是有大力的。

惜元、明二代的演戏史未有专者，零星史料见于《青楼集》及诸家曲话、笔记中正待整理。且时代已远，亦多模糊影响之处，未能为我们所深详。清代二百数十年来的演剧史，却比较的还能使我们明了。惟研究资料亦至不易得。往常所见者，不过《燕兰小谱》《京尘杂录》《菊部羣英》等寥寥数种耳。张次溪先生的《清代燕都梨园史料》，却一旦将所辛勤搜辑的三十八种罕见之书，全部刊布于世，诚是一大快事。研究演剧史得之，尚可有左右逢源之乐。友人王芷章先生正在编辑升平署演剧史料，合之此书，近代剧的演变，始能言矣。抑尚有感者，清禁官吏挟妓，彼辈乃转其柔情，以向于伶人。《史料》里不乏此类变态性欲的描写与歌颂，此实近代演剧史上一件可痛心的污点。惟对于研究变态心理者，也许也还足以作为参考之资。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郑振铎序

○黄复序

张子次溪诞膺天衷，耽学好古，十稔而还，造述不可胜纪，觥觥乎吾党之儒，文章道义之雄也。顷复垂示所纂《燕都梨园史料》，属为嚶引。余维有清侈崇声色，轶于前代，降逮咸同，戏剧尤盛。宫廷以内狎事天子，珍秘之闻实导近史。于时搢绅大夫、文学艺能之士，生际昌明，心志无所骋，一托于征歌选色。爰因好事，遂有篇章，托体虽卑，无乖大雅。若《明僮录》《梦华琐簿》《日下看花》《金台残泪》诸记，莫不副在缥緲，传诸苕玉。世易时移，哀来乐往，简帙既伙，放失弥多。张子恫焉，用劳纂集，积时十年，得书三十种。节衣缩食，无吝于购寻；暝写晨钞，靡间乎寒暑。是书既出，凡燕都二百年来剧艺之变迁、士流之品目、风俗隆污兴衰之所禪，莫不隐然有蛛丝马迹可寻。后有君子将欲网罗前闻，探原究变，以撰为一朝剧史，苟舍斯编，取资奚自？是则张子成功之溥，垂效之宏，信乎为从来所未有也。

自顷言燕都梨园掌故者，噤然自鸣，多所刊布，坊肆所陈，触目皆是。揆厥陈义，初无足观。不图张子实获玄解，综诸家之遗墨，成一代之雅闻，发愤整理，不诬其志，合于圣人述而不作之旨。殆有所不得已者。若徒夸其搜讨之美富，校订之谨严，此不足以知张子，而亦未可以读斯编者也。是为序。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十月吴江黄复撰于宣南行馆

○宗威序

宜春院里，考掌故于梨园；德寿宫中，谱新声于菊部。李仙鹤开元朝士，戏擅参军；赵德麟天水名流，词歌商调。际镜清砥平之世，四海胪欢；入金迷纸醉之场，万花献媚。不有记载，曷广流传？是以《烟花记》标题南部六朝，犹有风流；《梦华录》追述东京三瓦，亦娴伎艺。词流跌宕，平章粉墨之林；光景徘徊，装点升平之象。此皆艺林之佳话，抑亦《乐志》之珍闻。若夫《都门纪胜》，追思极盛之年；宫禁清娱，缅想几余之暇。郎官罢值，最爱看花；亲贵满朝，都呼协律。唱惯《渭城》之曲，未老何戡；闻来栈道之铃，犹宣翻绰。满城歌管，如醉江山。好编侧帽之余谈，合谱群芳之小集。然而春明坊巷，非复从前；北极朝廷，终难不改。歌场变换，竞闻杂奏之箏琶；法曲凋零，尚有留遗之衣钵。虽伶工老去，盛名犹话嘉荣；矧院本常新，曲藻曾编元美。则有便佳窻中名士，莲花庵里诗人，搜集丛残，导扬艺术。蔡中郎入洛阳书肆，祇窥谈助之篇；刘更生然天禄青藜，未见校讎之本。于是亲编韵谱，沈隐侯敛手不遑；罢辑唐文，姚宝之累年未竟。所幸天家供奉，藏书犹在人间；日下见闻，孤本未沦灰劫。倘拟汴京遗俗，中有淘真，敢嗤温郡新讴，盛行杂剧。珍抵相如之完璧，聚如安石之碎金。《艺文志》应补辑歌谣；《伶官传》亦攸关文献。次溪张子追怀师友，雅好词章，守先辈之遗书，熟旧都之故事。吉光片羽，皆风怀潇洒之遗；选舞征歌，固朝市兴衰所系。拟将全录公诸世人，爰以弁言征及下走。仆也久陪汐社，自爱微吟，重到燕都，久疎顾曲。偶展江东遗墨，荡气回肠；时看塞北烽烟，惊心动魄。有郁伊而谁语，辄寥寂而寡欢。聊借妍词，藉干余墨。缘深文字，毋伤故友之先零；价比琼瑶，伫见奇书之晚出。

常熟宗威序于北平旅邸

○郑裕孚序

次溪辑《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既成，持以示余，乃曰：『吾辱与子交久，兹编将授刊，子必有微言深愜可以序吾书者，盍为吾一长言之？』余曰：『君为是书，用力勤而成功溥。序之者亦既扬无余义矣。裕孚樗昧，夙未习故都梨园掌故。即率尔奋笔，亦未见厘然有当。无已，则述吾两人年来遇合聚散之迹，以复于君其可乎？』始岁戊辰，宁武南公佩兰，受任天津特别市市长。余猥被征辟，总持机要。君适于役津门，因获相见，倾盖若素。同岑聿孚观其操履，侃

然有历落崎崯之色，而又敦行孝悌，能急人之急，视友朋如性命，殆古所谓君子人也。越二年，余以母老归养，道经旧都。君见过逆旅，促膝深宵，无离别可怜语，独讶其辞官之速，若重有慨惜者。余因言先公昔任山西阳城典史，殉拳匪之难。不孝赖吾母张太夫人抚教成人。往者历宰神池、和顺、临汾、安邑诸县，皆迎养吾母于官舍。今母八十，惮于远行。每一念至，怦然心动。虽美官重录，匪我思存矣。寻吾母弃养，君以书来，反复千百言，慰藉良厚。癸酉五月，奉简命策士绥远事竣，复经故都，府主南公方谋刊《申叔遗书》，邀留为助。君介余识伦君哲如，从录申叔遗着若干种，始获具基础，自是搜讨斟酌，靡不与共。所以襄赞之者，至勤且巨。其时，君方搜辑《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所采至数十种，将勒为丛书，以存一朝掌故。意其卷帙繁富，成书或尚有待，乃未几而君书已先刊行。综菊部之珍闻，垂艺苑之故实，不胫而走，誉重一时。此其蹈厉奋发，兼程并赴，固将追古人于百世之上，而与为揖让，岂仅世其家声，藏诸名山而已哉。世运而往，回翔顿挫，犬马之齿，五十有三，与君交臂，至于盟心。凡所相期，薪向不二，蓼虫桂蠹，尔我自知。幸术业之无殊，悼文献之将丧。私冀黄馘槁项，大命未至，僥买数亩之宫，长隐宣南坊畔，与君晨夕相共，究论文学之指归，狂牖百代之掌故，或且赖君而有以进乎？古者固未可知。因序斯编，辄抒臆臆，君试览之，知我有深喟也！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甲戌中冬下澣三日，桂林郑裕孚友渔序于宣南棉花上七巷寓庐之澹志室

○程砚秋序

研究我国的戏剧，可分纵横两个方面：前者是把我国戏剧的起源，及其史的发展，作一个系统的研究；后者则就着它的本身组织加以种种的分析和说明，并进一步地去谋适当的改革。

现在单就纵的方面来讲，我国有无人们去作此种尝试呢？据个人所知道的，关于宋元的阶段，则廿年前已有王国维先生的《宋元戏曲史》出世；至于宋元以前的戏剧，和宋元以后的戏剧，直到现在还狠少有人理会。尤其是宋元以后的戏剧，因为距现在的年代很近，所以和现在的戏剧，更有一种直接血统上的关系。我们要想了解现代的戏剧，非处处回溯到此种关系不可。因此我们最低限度的希望，就是在最近的期限以内，有一部比较满意的中国近代戏剧史出世才好。

似乎市上也有这样的书籍流行着吧？最著名的就是青木正儿的《支那近世戏曲史》的翻译本。其它虽也有零碎的几篇文章，散见于各种杂志报章者，但其内容却和青木正儿的书差不多，有的甚至是以本书为依据的。但是青木正儿是一个外国人，以外国人而能着成中国的戏曲史，其研究的精神固然值得我们佩服

，然究竟生活悬殊，见闻太狭，不能说明中国戏剧之底蕴。在我们着手研究的时候，固不妨借助于邻邦学者的治学的结果，但如一味地因袭人言，不求探讨，则是放弃自己的立场。中国的问题需要中国人自己来解决，同样地，中国的戏剧史还非中国人自己来着手编着不可！张次溪先生对于我国戏剧，素有研究，平日尤注重于戏剧史料之搜集，最近拟将此种搜集所得，汇成一成册，题名《清代燕都梨园史料》，刊行问世。预料此书出版之后，对于我国学术界，尤其是研究戏剧史的人们，其贡献一定很大。假使读了此书的人们，能因本书，和本书以外的材料的帮助，从速编出一部国产的《中国近代戏剧史》来，作为研究我国戏剧的指导，也不辜负张先生辛勤搜集的一番苦心了，

程砚秋二十三年十一月

○王芷章序

次溪先生取数年辛勤所搜集之有关梨园史料三十八种，将要刊行问世，叫我给作一篇序。关于这作序的事，我一方面是愧不敢当，一方面却又义不容辞。愧不敢当的是，凡找人作序的，必定这个人名望学问全都能超过自己，那样才去找他。我自问我的名望学问，那一样也比不上次溪先生。因为他在谈剧界是成了名的人物，无论北平、上海、南京、天津，只要有办戏曲刊物的，没有不以获得他的一篇稿子为无上荣耀，而他所以能到这种地步的，又完全是戏剧的学问所致。戏曲是一种文学，又是一种艺术，过去也有数百年的历史，如果我们想要研究它，也非得多看书籍不可。但这类书籍，是极少而又极为难得，所以我们第一步工作，就得先去搜辑采访。次溪因为看到这一点，所以在七八年前，便终日用心去作采访，同时恐怕一人精力有限，又拉上方问溪先生帮他的忙。北平市上各大小书铺，甚而至于街上所摆列的书摊，无一处没他们踪迹，也无一处不认识他们。就按这一层说，也足证明他们用力之勤了。凡人作事，只不辞劳瘁，有坚心毅志的干下去，没有不成功的。就如编中的《燕兰小谱》，在叶德辉先生寻找多少年，仅仅得到一部，后来翻刻之本，且又不甚清楚。而次溪、问溪竟能购到一部原刻本，上边并有吴太初氏的图章。可惜叶德辉死了，他要是活着的话，拿上叫他一阅，想他定有最大的惊叹罢。又如《法婴秘籍》一书，在作《菊部羣英》的时候，已认为不易得到。《菊部羣英》是同治末年作的，《法婴秘籍》是咸丰四、五年作的，相差不过十余年光景，已竟将该书视同珍物，叹为难以寻觅，而他们能于数十年后反可获得，这其中恐怕有非人力所能企及者。上自《燕兰小谱》，下及清朝末年人的作品，辑到三十余种，可说二百年来的梨园史料，完全都寄存在这里了。次溪脑筋中既然有烂熟的史料，这总可以算他有戏剧的学识了。实至自然名归，他所以能在中国谈剧界里占有重要位置的，也并非是由于侥幸所致。次溪先生既有充实的学识，高大

的名望，现下出书找人作序，乃至使我也来一篇，这不是问道于愚吗？我所谓愧不敢当的，便是为此。但是若按我和这部史料关系方面说，却又义不容辞。所谓关系是什么呢？就是除了原编辑人外，只有我曾窥过全豹，并且也有我一点心血在内。说这话已是一年前的事了。我一向本在保定办中等学校，近二三年，因受农村经济破产影响，求学者减少，学校更没发展希望，于是我毅然决然的脱离了教育界，来北平别谋出路。到平以后，就住在次溪先生家里，闲居无聊，便取出他所搜集的这一部梨园史料，来作解闷之物，随即看出近来谈剧者虽然不少，但实缺乏有系统的整理。又常到问溪先生家里闲谈，问溪是深于戏曲音乐的人，对于音乐，并也有很好的成绩，论他那点造诣，就在现在是很不易得的人才，可惜世人对于此道不知注意，所以使他就无用武之地，埋没不传。此时问溪常常取其心得，述之于我，用作谈话资料。我因得到这两方面的启发，便对于戏曲也稍有所得，才写成《腔调考原》一书。那时我们三人，是每日必定聚晤一次，互相研讨，认为燕都为戏曲发源地，其中文物掌故极富，独叹社会人士，多不去注重，好像矿产一般，在我国本有极好的矿产，但沈埋地下，尚无人加以开采，说起来真是汗颜。因为我们自己弃货于地，所以外国人便来越俎代庖。日本青木正儿乃有《中国近代戏曲史》之作，郑震君已为之翻译刊行于世，在对于我国戏曲没有深刻研究的人，乍一看他那部作品，一定认为不得了的东西，其实要实际考查，里边的错误不知道有多少。我们思着为祖国争点光荣，乃愈努力于搜集史料，以期反驳彼之谬误。先是次溪从北平研究院中抄出几个有梨园史料的碑文。但只碑面正文，无碑阴刻字。我以为既立一碑，当然要把立碑人的姓名凿上。原碑文既缺，我们不妨给它补上，是后遂开始作访碑工作。首先是到崇文门外，找春台义园碑记，因找春台义园，借着又发现了安庆义园的两块碑。精忠庙的碑记，本来只有一块，经我们不但把碑阴补上，又多抄写出两块。尔时次溪因公务所迫，无多闲暇，自后此项工作，就让我与问溪办的时候为多。中如陶然亭一碑，又最费周折，因为研究院搨片上写的是右安门内陶然亭，我们在陶然亭里边把碑找遍了，也找不到。第二次又从陶然亭底下，经过荒田野冢间，一直找到右安门内，也是踪迹毫无。第三次偕上次溪，我们三人从龙爪槐找到昆庐庵，又找到黑龙潭，仍旧扑了一个空。直到第四次，我和问溪又到陶然亭，才发现南房檐下，新立的那一块刻着陶然亭三个大字的，就是取雍正十年梨园馆碑记，磨去正面而改成的。我们二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方始将碑阴字刻，摹写出来。此后又继续到梨园新馆、松柏庵、盆儿胡同、天宁寺等处，经过一年多的功夫，方完成了《梨园金石文字记》一书。我既是与这部史料有这样一段因缘，目下书要出版，让我作一篇序，那我又焉能推诿不作。但因时间问题，对于此书内容的特点，也不能细为

介绍。大略说来，可分三项：第一、人的问题，自雍正以来，燕都梨园中的名辈，其姓字十之八九，可以据此考出。第二、戏出问题，我们可以知道，在那一个时期，所盛行的都是什么戏，及其演进的变化如何。第三、年月问题，我们可以确实某一个伶人，是某一个时代的人，这全都是关于作《清代戏曲史》最重要的地方。我现在是整理升平署史料的，一俟稍能告一段落之后，尚拟与次溪合编《清代戏曲史》，同时若再为时间所允许，更拟帮助问溪，把关于戏剧的音乐方面，也加上一番整理工夫，使能归于科学化、普遍化，这样自可促中国戏曲使之有发展的希望。更愿留心旧剧的收藏家，都要存一种发展戏曲的公心，不要得到一二种参考材料，即严密扃锁，视如珍宝。把改进中国戏曲的责任，大家担负起来，那样才可有光明缉熙的一日哩。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王芷章敬序

○张次溪自序

戏剧一道，有清一代为最盛。盖清室来自漠野，目所睹者皆杀伐之事，耳所闻者皆杀伐之声，一聆夫和平雅唱、咏叹淫佚之音，宜乎耽之、悦之。上以此导，下以此应。于是江南各地梨园子弟相率入都。积二百余年之历史，其中事迹固多可称道者。彼时文人学士逢场作戏，加以评论，作为诗歌，单册零篇流传不少，如《燕兰小谱》等其尤着也。其于伶人里居、姓字、色艺、性情略见一斑。《燕京杂记》所谓『俾便寻香问玉者一览，间岁一登，可拟于《缙绅便览》一书。』亦可以见其价值矣。长沙叶丈德辉重刻《燕兰小谱》，序有云：『每读康、雍、干、嘉诸公游宴之作，想其时朝野无事，海内义康，士大夫生长太平，遭遇唐虞之际，即羈旅落拓之士，流连风月，寄兴莺花，亦绝无愁苦之音形之歌咏。如安乐山樵，其人不知如何，跌宕春明，乐而忘死。』云云。则著书者之兴致可想见矣。惟是类册子既为应时而兴，时日较久，即若明日黄花，不复有保存之者。故欲网罗一代史料而不少缺者，殊不易见。

余少岁随宦燕京，侨居既久，视此土不啻第二故乡。凡名胜、古迹、人物、遗事，皆似与我以极亲爱之印像，故好从事搜集。独此梨园事迹最多，因史料难觅，鲜有能致力此者。故平时喜向冷摊搜觅，凡遇此类书籍发现，虽索多金亦不少靳。共和十七年革命军北伐，个人环境为之一变，不获已谋食津门，乃以此事属诸友人方问溪。而方君搜集之勤又过于余，先后寄赠者凡若干种。逮余旋北平，退食之暇，更于万冗中肆竟甄采，乃复以汉阳易丈实甫、会稽李先蕓客之所述者，刺而裒之，成《哭盒赏菊诗》《越缦堂菊话》诸编，益以时贤馈段，屡有移录，岁时绵历，始克稍稍完备。当书之未成也，夙知姚丈茫父亦素喜此，曾迭函征求。姚丈复书曰：「戏剧掌故，未病时，颇有收罗；已病五年，材料悉已散佚，存手下者，颇属寥寥，惟屑闻琐记略可资为谈助。俟腰力少

健，当举以闻。」又曰：『长庚以前伶史，多是昆部中人，故今梨园前辈，仅及长庚而止，以前又别为一段。』云云。惜未久，姚丈逝世，所藏书闻已易主。不然，补益吾书当不为少。此书既粗有所成，海内嗜古之士，咸来索观。余乃谋诸伦丈哲如。于是伦丈与各书贾分议梓行，累■〈衤冀〉之，久议终弗定。盖丈所矜护者既深，故亟欲厥成，以饷当世。惜乎诸贾之未喻夫此也！展转至今，乃复由伦丈介绍于邃雅斋主人董金榜，承允代为刊布。一代掌故由此得以流传，于是乃知物之显晦亦各有时，非人力所能强也。此书卷帙繁多，余又日冗俗务。校讎之责，荆人徐肇瑛助余理之，故收入双肇楼丛书中。此固余夫妇刻书校籍之始也。

共和二十三年八月五日东莞张江裁次溪自序于燕京烂缦胡同之寓庐

○东莞张生次溪《清代燕都梨园史料》题词

天津赵元礼幼梅

禅榻无端愴鬢丝，春明话旧感羈迟。兴亡不禁沧桑感，传到伶官事可知。翠暖珠香说昔年，俊游如到大罗天。铜驼荆棘须臾事，酒肆歌楼尚俨然。绮思如丝乞乞抽，生花妙笔记从头。凤城风月无拘束，但写欢娱不写愁。游宦频年滞旧京，丹铅晨夕太劳生。《长生殿》与《春灯谜》，恍听歌筵叹息声。

冷客摊钱买故书，长安花事近何如？海王村畔悲秋客，忍使残编饱蝨鱼。雅乐云亡况国风，梨园歌舞杂声容。应知世有千秋业，不在寻香问玉中。

○读《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感题一律，即呈次溪姻长兄吟正

无锡杨寿柑苓泉

双肇楼头玉茗香，梨园风月费评章。自从粉墨重开面，每听笙歌总断肠。南部新声翻白苧，东华旧梦付黄粱。莺花五万过如电，老去消磨杜牧狂。

○次溪仁弟辑《清代燕都梨园史料》多种，汇为丛刊，属为题端

江东杨圻云史

南府升平事惘然，梨园法曲溯开天。何如五季伶官传，一代兴亡属管弦。凝碧池头说故宫，霓裳散迭有无中。野狐老去龟年死，不问苍生问乐工。

○东莞张次溪如棣《清代燕都梨园史料》题辞

鲁潍王箕生蟬斋

酷爱前人对酒歌，故都何事泣铜驼。周郎一顾谁能误？子野重逢唤奈何。空记众仙集霓咏，只将往迹付昙波。《梦华琐簿》《明僮录》，搜得梨园掌故多。花看长安更几回，坠欢难拾易心灰。且翻菊部修新史，漫说檀槽少异才。若个丁年排玉笋，一篇残梦记金台。分明闲坐谈天宝，酒冷香温白发催。

平子情多正绮年，一编外史仿情天。引人如入万花谷，论价莫夸多宝船。那觅

伶官王紫稼，争传乐府李青莲。休疑琐事同鳞爪，翠舞珠飞梦里缘。
小谱曾经借海沔，名伶恰好遇名流。听春有客留新咏，侧帽何人话旧愁。玉笑
珠啼千古在，丁歌甲舞一囊收。画眉妙握张郎笔，双肇楼中费校讎。

○奉题次溪仁兄所辑《清代燕都梨园史料丛书》

甲戌九秋孙雄师郑

抵抄十载对灯檠，追想承平雅颂声。宝刻流传珍乙丑【来青阁主人《片羽集》
系嘉庆十年乙丑刻本，先高祖子潇公于是年入词馆】，伶官姓氏冠长庚。

画眉鹑侣蝇头勘【肇瑛夫人助君理校】，洗耳蛙鸣鹤梦清【余不聆歌已十余年
。】垂老悲秋觞咏倦，羨君搜辑拥书城。

《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正编 著者事略》

（近人）张江裁 记

●目录

著者事略

西湖安乐山樵

华胥大夫

蕊珠旧史梅

麋月楼主

沅浦痴渔

清凉旧衲

王韬

李慈铭

陈澹然

易顺鼎

罗瘿庵

沈太侔

倦游逸叟

陈彦衡

●著者事略

余纂《清代燕都梨园史料》历八载之久，始罗得三十八种。而真撰者之姓名、
爵里，其有考者，祇十四人。盖尔日作家，缘一时风怀所及，纵笔为之，遂使
香天翠海添出几许佳话。顾每有评述，辄视同游戏。其欲以真姓字留向人间者
几若星凤。驯致后世，无从稽引，是可憾已。今既略有足征，苟不表而出之
，恐并此亦将湮没也。

东莞张江裁记

西湖安乐山樵

仁和吴长元，字太初，别署西湖安乐山樵。其友余集，序其所撰《宸垣识略》，谓先生客京师十余载，以著述自娱，屡为缙绅先生雠校秘册云云。盖长元亦尝作客燕京者。乾隆时所刊《燕兰小谱》一书，为长元所撰。当时文家笔记多称道其事。惟汲修主人《啸亭杂录》有王湘云善绘墨兰，颇多风趣，余太史集为之作《烟兰小谱》之语。叶丈德辉甲寅岁重刻《燕兰小谱》，跋语即以之为据，谓是余集所撰，复引孙子潇太史《今昔辞》为证，盖以『烟兰』即『燕兰』也。抑余集当日亦尝撰，《烟兰小谱》与长元之《燕兰小谱》同出一辙，亦未可知，惟直以『烟兰』为『燕兰』，殊未免附会耳。

华胥大夫

张际亮，字亨甫，别号华胥大夫，建甯人。少以异才惊其乡长老。道光三年癸未，先生年二十五岁，以抚部举品学兼优，再至鳌峰肄业。桐城姚石甫至福州，呈所为诗文于姚，遂定交。明年试，拔贡第一。乙酉入都，朝考报罢，而都中言诗者遂无不知之矣。新城陈石士侍郎延寓其家。曾宾谷鹺使在京师，闻亨甫名，召饮。同坐皆知名士，曾以名辈显宦纵意谈论，坐皆谏客，亨甫心薄之。曾食瓜子粘须，一人起为拈去。亨甫大笑，曾惭不欢而罢。明日亨甫投书，责曾数百言。曾怒，毁之于诸贵人。亨甫以是负狂名，慨当时诸公好士而无真识，曾不如其好色。取一时名优为之传，着论一篇曰《金台残泪记》，笔力高古，识者知亨甫所志远矣。亨甫既为朝贵所忌，试辄不利，以其穷愁慷慨、牢落古今意发为诗歌，益沈雄悲壮。至天才艳逸，情致绵邈，则其本色。癸卯伏病里邸，闻姚石甫为英夷愬被逮，欲谋雪之，随入都。途中病发，十月初九日，卒于都门明杨忠愍公椒山故宅。

蕊珠旧史梅

县杨懋建，字掌生，号尔园，别署蕊珠旧史。道光辛卯恩科举人，官国子监学正，着有《留香小阁诗词钞》，掌生聪明绝世，年十七受知阮文达，肄业学海堂，自天学、地学、图书、掌故、中西算法、历代音乐，皆精工焉。癸巳春闱已中会魁。总裁文达以其卷字多写说文违例，填榜时撤去其名，遂放荡不羁，竟以科场事遣戍。晚归粤东，与方梦园方伯子箴善，延主阳山讲席，以此终老。《辛壬癸甲录》《长安看花记》《丁年玉笋志》《梦华琐簿》四种，盖其旅燕时作也，生前曾刊《帝京花样》即摘自此中云。

麋月楼主

仁和谭献，字复堂，原名廷献，字仲修，别署麋月楼主。同治举人，官安徽知县，晚归杭州。工诗、古文词，着有《复堂类稿》。

沅浦痴渔

余嵩庆，字子澄，别署沅浦痴渔，湖南武陵人。光绪丙子进士，户部主事，改官河南知县，终湖北知府。

清凉旧衲

道州何维朴，字诗孙，别号清凉旧衲，以书画名。何子贞先生孙也。

王韬

王韬，字紫诠，晚号天南邈叟，吴人，诸生。相传曾上书洪秀全，当道欲捕之，避地游法兰西。晚归上海，主报事。通经学、算法、又工诗、古文，著有《韬园文录》《诗录》及小说多种。

李慈铭

李慈铭，初名模，字式侯，后更今名，字■（絜，心代...）伯，号莼客，会稽人。生有异才，咸丰己未，以举人入资为郎。光绪庚辰成进士，庚寅补山西道监察御史，转掌山西道，巡视北城，督理街道皆举其职。平生治经史皆精，尤工诗与骈文，有集行世。

陈澹然

陈澹然，字剑潭，桐城人。孤寒无恃，雅不喜桐城派文，自命为太史公客。游南北廿余年，挟策卖文，干诸侯，抵卿相，喜言经世而盈头雪刺，不名一钱。身世极似汪容甫，然极厌考据及六朝人文，诋翁叔平，次则张广雅，故常为二氏门下士所齟齬，喜传伶人，故京师名伶皆乞为立传，不能无馈遗，人颇訾其放利云。

易顺鼎

易顺鼎，号实甫，晚号哭龠，湖南龙阳人。五岁时随其父笏山先生官齐、鲁间，为捻匪所掠。僧王破匪巢得之，问其家世，即于王掌上以指画字，书其父姓名、官职。王大喜之，即送归。左文襄夙重之，尝与座客论当世人才，或举笏山先生。文襄曰：『父乃才人，子则天下才也』。以乙科入资为户部郎，初入署堂，参尚书潘文勤。公问曰：『那位是易老爷？』由是名满都下。

罗瘿庵

罗惇齋，字棧东，又号瘿庵，粤之顺德人，为南海康先生弟子。以副榜纳资为直隶候补道，旋调交通部郎中。客燕京久，以能诗善书，晚好听戏，识程砚秋，拔之庸众中，资其学艺，而砚秋报之亦厚。著有《瘿庵诗钞》，叶遐庵为刊行，外此有《鞠部丛谭》。

沈太侔

沈宗畸，字太侔，晚号南野。浙人，寄籍广东。光绪举人，少年才藻冠时，以《落花诗》得名，人呼为『沈落花』。鼎革后，寄居都门，卖文为活。所著《便佳簃杂钞》多载同、光、宣三朝掌故珍闻佚事，有俾史料。

倦游逸叟

吴焘，字子明，别署倦游逸叟，行四，人称吴四先生，云南昆明人。幼随宦寿光、肥城诸县，入鲁籍，以光绪丙子恩科进士，签分兵部。生平于文学之外，尤喜戏剧。一日聆程长庚、徐小香合演某剧，中为之动，自是悉意研求，靡少间。官兵部日与孙春山同官同好，相与推敲，闲则偕往三庆，聆程、徐演剧，如是者三、四年，故于程、徐声调皆能摹仿云。

陈彦衡

陈彦衡，蜀人，游燕京久，性嗜戏曲，尤喜研音乐，与伶工谭鑫培交甚笃。谭所演剧，多陈所纠正。复将谭戏之神理着成《说谭》一书。此外又编刊《戏选》《燕台菊萃》二书，均已刊行。《旧剧丛谭》乃其绝笔也。

《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正编 燕兰小谱》

(清)安乐山樵(吴长元)撰

●目录

《燕兰小谱》弁言

《燕兰小谱》题词

《燕兰小谱》例言

燕兰小谱卷之一

画兰诗共五十四首，词共三首

题湘云墨兰

友人以王郎兰扇索题，为书一绝

有学画兰者，伪署湘云名款索题

题湘云兰扇

南乡子题湘云墨兰

附同人作随意钞录，未识姓名。

为藕堂题湘云画兰

题湘云兰扇为郑定斋作

为藕塘题兰扇

长相思题湘云画兰

太初居士以所题湘云墨兰同玩，戏成三首

为藕塘书湘云兰扇

题湘云墨兰箒子

戏题王郎画扇

题湘云贻兰修居士、梅道人竹卷及所画兰

题湘云墨兰

为友人题湘云兰扇

清平乐赠湘云画兰

题王湘云墨兰

有以湘云兰扇索题者，为赋长律一首

题王郎兰墨便面

同作

题湘云墨兰

友人写兰，伪署湘云名款，索题，赋小诗一绝

题湘云画兰

题湘云兰石扇头

湘云兰扇二绝

王郎湘云意态闲远，不与众伍，所画墨兰楚楚有致，为制《采兰曲》四首，写其人以题其画

题湘云兰扇

王郎墨兰漫书二绝

题湘云画兰

燕兰小谱卷之二

自题二绝句

花部一十八人，计诗四十六首

燕兰小谱卷之三

花部共二十六人，计诗四十八首

燕兰小谱卷之四

雅部共二十人，计诗四十四首

燕兰小谱卷之五

杂咏共一十八则，计诗二十八首

杂感共一十八首

《燕兰小谱》跋

●《燕兰小谱》弁言

《燕无兰传》记燕姑梦兰曰：『兰有国香，人服媚之，是兰之气韵，无分乎南北也。』癸卯中夏，王郎湘云素善墨兰，因写数枝于折扇，一时同人赓和，以志韵事。余逸兴未已，更征诸伶之佳者，为《燕兰小谱》。始甲午迄今，共得六十四人，计诗百三十八首。又杂咏、佚事、传闻，共五十首。先之以画兰诗者，识原始也。继之以燕兰谱者，美诸伶也。终之以杂咏者，寓规讽也。诸伶之妍媚，皆品题于歌馆，资其色相，助我化工，或赞美，或调笑，或即剧传神

，或因情致慨，其优劣略见于小叙中，而诗不沾沾于一律，大约风、比、兴三义为多。嗟乎！昔人识艳之书，如《南部烟花录》、《北里志》、《青泥莲花记》，《板桥杂记》，及赵秋谷之《海沔小谱》，皆女伎而非男优。即黄雪蓑《青楼集》所载，亦女旦也。惟陈同倩《优童志》见其《齐志斋集》中，惜名不雅驯，为通人所诮。《燕兰谱》之作，可谓一时创见，然非京邑繁华，不能如此荟萃，太平风景，良可思矣。后之继咏者当不乏人。余何惮投燕石而引夫宋玉也耶！

乾隆乙巳季秋安乐山樵太初自识

●《燕兰小谱》题词

西风木叶，萧然摇落之晨；鸟帽黄尘，老矣羈孤之客。看堂堂之去日，白发霜凝；闻略略之新声，青楼梦断。于无聊赖之中，作有情痴之语。嬉笑怒骂，着为文章；钏动花飞，通于梵乘。征声角伎，偶同竿木以逢场；舞榭歌台，都供水天之闲话。此安乐山樵《燕兰小谱》之所由作也。山樵长湖山郡，住癸辛街，家世翩翩，性情落落，身留燕市，不求闻达而来。仆是吴侬，未识裙裾之乐，欲醒看书之眼，频上查楼；聊分问字之金，闲亲鞠部。玩游既数，题品斯真，阅历恒多，长言不足。人萃齐晋燕秦，蜀滇吴楚，如游羣玉之山；技兼琴棋文酒，书翰管弦，若过五都之市。于是抽毫纪丽，骋秘图妍。凡兹载弁之钗，媵以有声之画。闲花野草，都归贮药笼中；黠鼠淫狐，莫遁照妖镜里。雅花列部，协正变于风人；正杂分编，配阴阳于易象。个个香浓语媚，郗从尘外观尘；篇篇棒喝铃提，不向梦中说梦。如填花品，搜罗适合仙班；【葛宏《列仙传》仿《列女传》之例，皆七十二人。今谱中花雅部以讫杂咏所载，亦如其数。】试数流光，历览恰周星纪。【花雅部所载，断自甲午至今，凡十二年。】朱竹垞《风怀》二百韵，斗巧争妍；陈老莲《水浒》四十人，穷形尽相。可谓笔有生枯，意含美刺者矣！然而此其略也，窃有疑焉。黄金台畔，不栽燕姑之花；秋草丛中，孰采灵均之佩。顾斯名而安在，宁无说以征之。则有人来紫盖，巷本乌衣，称名而影满冰轮，问字知气蒸梦泽。韶年婬约，歌残杨柳之风；雁序娉婷，拆破琵琶之字。媚香楼上，邀龙友之新题；水绘园中，喜云郎之乍见。而乃舞衫才卸，翠墨裁笺；檀板初停，牙签读画。家有右军之沼，水被鱼吞；手挥左氏之香，毫真蕊结。枝枝带露，口争没骨之图；叶叶翻风，题满聚头之扇。此嘉名因之缘起，而小谱于以权舆也。嗟乎！帝京景物，美丽偏饶，盛世笙簧，臣民溥乐。流连光景，原达者之襟期；歌咏升平，洵才人之韵事。今日旗亭画壁，不减西昆，他年日下征闻，应夸南部。倘谓王逸少遣哀乐于中年，诚知我者；如曰杜工部咏雨云于巫峡，亶其然乎！

乾隆岁次乙巳初冬望日西塍外史漫书

●《燕兰小谱》例言

一、是谱始于癸夏，成于乙秋。诸伶所在某部，据作诗时书之。嗣后更易，未暇改正。至名字、籍贯，惟著者得其详悉，余约略而已。

一、元时院本，凡旦色之涂抹、科诨、取妍者为花，不傅粉而工歌唱者为正，即唐雅乐部之意也。今以弋腔、梆子等曰花部，昆腔曰雅部，使彼此擅长，各不相掩。

一、诸伶叙次，惟部首数人略有轩轻，此下皆随意编录，无定见也。其殿末一人颇深注意，不可漠视孙山，

一、魏长生开近年风气，序中颇致讥词，然曲艺之佳，实超时辈。今独昆腔，声容真切，感人欲涕，洵是歌坛老斲轮也，不与吟等为伍，置诸殿末，庶几齐变于鲁，为王刘赤帜。

一、陈、王、二刘，时称四美，以冠花部，允协輿情。若白二之歌喉，永亭之态度，洵梨园名辈，置于次卷之首，不忍没之。

一、雅旦非北人所喜。吴、时二伶兼习梆子等腔，列于部首，从时好也。发官为殿，其曲终奏雅欤！

一、画兰诗为谱之原始，杂咏、杂感为谱之余韵，故编于首末。

一、谱中评品，皆得于歌馆，藉粉饰以供吟咏。若不钗而弁，恐白面郎无几，宁有子都耶？读者求之于风鬟雾鬓间，庶其似之矣！

●燕兰小谱卷之一

西湖安乐山樵吟

画兰诗【共五十四首，词共三首】

夫兰，国香也；画，韵事也；湘云，伶中之彼美也。美人芳草，臭味相同。画意诗情，唱酬胥协。爰以冠首，并附同人。

王郎湘云，虽隶乐部，颇嗜风雅，歌板之余，寄情笔墨，尝写兰扇贻少施氏，楚楚可爱。兰修为题诗四章。西宾张润斋和焉，索余同咏，为赋四断句以志韵事。

墨池潇洒写同心，彩笔拈来胜断金。一片湘云萦澧水，王郎从此播芳音。

弱腕能将粉本描，聚头习习逞风标。虾皮韭菜撩情思，惭愧乌盆郑板桥。【某巨公戏题湘云画兰云：『韭菜虾皮乱一丛』，讥初学之花叶相似也。郑板桥自题《破盆兰》云：『早知不入时人眼，打破乌盆更入山』，以喻巨公。】

庾、鲍才华不自持，媚香入画更题诗。西园公子空萧索，春水无端皱一池。【杨龙友为妓李贞丽画兰，妆阁名『媚香楼』。】

自叹幽芳涧谷生，出山犹是在山情。倪迂惯作无根画，沦落天涯臭味生。

题湘云墨兰

喜见王郎试笔频，斜风丝雨不胜春。若教渐入芝兰室，只恐孤他海上人。【王荆公书，如斜风丝雨。】

丝纶妙手补天衣，燕寝凝香客见稀。搦管忽收娇弟子，兰英新吐蕙苗肥。

友人以王郎兰扇索题，为书一绝

帙展南田仿效工，不将浓艳染东风。亭亭小阁乌皮儿，间写湘兰一两丛。【少施氏赠湘云《恽南田画册》，湘云日仿兰竹与菜，不事采色。】

有学画兰者，伪署湘云名款索题

纵横薤韭任披纷，强作潇湘九畹云。寄语墙东君莫妬，米颠今又效羊欣。【湘云仿兰修，如婢学夫人，今又假湘云，是薛绍彭之讥米颠为重僮矣。】

湘云画兰一载，浓淡疏密，颇有法度，间布拳石，亦清雅不俗，署名数字拙而媚。友人以画扇索题，为缀数语识之。

嫩叶纷披瘦蕊埋，香风散自粉坊街。王郎妙腕无人识，两字书名似折钗。【湘云居南城虎坊桥西粉房琉璃街。】

歌传檀板按梁溪，羞作南音唱大堤。兰韵已回燕谷暖，痴情宁共楚云迷。【湘云近习昆曲，颇佳。】

今夏居停移寓果子巷西，湘云继亦迁至，相与为邻。友人屡以扇属余索湘云画兰，戏题箴上。

岂是燕兰韵语工，王昌今又住墙东。先生自有春风笔，太极圈儿万象融。【友人见《燕兰谱》，疑余为钟情湘云者，讵知其未识也。】

题湘云兰扇

风寒翠叶姿偏嫩，露浥檀花笑未开。好似行云巫岫女，乱头粗服返阳台。

南乡子【题湘云墨兰】

清影古幽芳，翠叶披披嫩蕊黄。堪与江梅同寄傲，潇湘有客，行吟祇自伤。

乡思意难忘，写入云笺韵更长。欲向燕台频结契，王昌到处，逢人是媚香。

附同人作【随意钞录，未识姓名。】

为耦堂题湘云画兰

一朵含风态崭新，枝枝叶叶淡无垠。品题忽忆东坡老，曾说春兰似美人。

似浓如淡不曾匀，欲整还斜太逼真。郗笑羊欣好书格，被人强说学夫人。

九畹湘皋旧结邻，灵根元是此花身。自从楚客纫秋佩，不共靡芜感弃人。

密蕊檀花不染尘，风来馥郁静含春。离离绕砌看都好，渠是乌衣巷里人。

仆题湘云墨兰屡矣，风枝露叶，数见不鲜。今耦堂以画箴索句，姑以即事题之。

。

风寒翠带影离披，犹是潇湘雨后姿。想得晴窗闲弄墨，一双条脱拂笺时。

登登新起燕泥梁，室有图书研壁光。他日从余乞题榜，也应唤作媚香堂。

题湘云兰扇【为郑定斋作】

偶从楚艳结幽姿，郤被东风日夜吹。移向庭前比书带，清芬还散授经帷。
乱头粗服看俱好，笔势翩翩整复斜。记否一枝曾入梦，国香原属使君家。
为藕塘题兰扇

鞦韆堆几画盈床，消受炉烟茗椀香。不到粉坊街上住，那知天壤有王郎。
契比兰盟与石交，风流真使意都消。輿台郤笑闲桃李，不是魂挑便目招。【藕塘属湘云画兰自制小印赠之。】

长相思【题湘云画兰】

湘水清，湘月明，淡淡湘烟霭霭云，中含一段春。花素心，人素心，一样幽姿一样馨，同心应共盟。

湘云墨兰便面流播歌场，笔法娟秀，艺林赏之。适于韵湖斋中见太初、润斋两君题词，更为王郎生色也。未忘积习，偶触闲情，爰题五绝句，以志一时雅胜。

题遍旗亭忆往时，双鬟惯唱白云词。忤除绮业原非易，又和东曹小史诗。【张季鹰《咏小史诗》最为绮缛，以况润斋。】

湘波缥渺正愁予，素质盈盈绘不如。谁染银毫摹粉本，恍疑九畹乍移居。
云簪双肩月堕怀，春兰秋蕙两相谐。乌衣子弟多佳客，裙屐翩翩款画斋。
画中緘恨最难抛，扇影桃花为解嘲。输与文孙弄柔翰，太初著作手频钞。【太初『春水无端皱一池』，韵湖击节不置。文字之契，洵非偶然。】

兰生幽谷閤芳姿，不似杨枝与柳枝。倘向云蓝窥姓氏，阿侬家世本王嫡。
太初居士以所题湘云墨兰同玩，戏成三首

湘烟为态雨为神，写出幽丛力未匀。闲向吴兴窥墨法，风姿诘逊管夫人。
往事风流竞占名，江梅百咏太钟情。陈髯枉诧云郎貌，弱腕何曾解写生。【用陈检讨与紫云事。】

楚天清露晓来多，云展春山黛色拖。好是江乡芳泽远，飞飞翠羽水如罗。
为藕塘书湘云兰扇

金台才子江郎笔，赋罢亲书幼妇词。欲向兰心通雅契，先从云叶寄相思。
猗猗九畹漫含情，爱尔欹斜小署名。想得竹萌兼菜甲，轩窗风味擅三清。【湘云近仿南田老人竹菜。余谓并写一幅，可称《三清图》矣。】

题湘云墨兰箴子

帘栊昼清润，佳客时在傍。柔荑拈弱管，墨渾流清光。相对愜素心，不言而自芳。出入君怀袖，挹此幽谷香。

戏题王郎画扇

燕姑梦传佳兆，罗含宅绘芳丛。绿雨能遮夏日，媚香羣挹春风。【昔人以梔为

綠雨】

题湘云貽兰修居士、梅道人竹卷及所画兰

美人携妙迹，娇语何諠諠。欲乞沔波笔，赠以梅花庵。轴展媚余香，瞥见鸾停驂。宛临潇湘浦，中有翠雨涵。闻当憇息时，纷披画元蚕。【兼学画竹】即如此幅画，妙腕犹能参。叶长既婀娜。萼芳仍清酣。灵心疑独秉，歌音胜何戡。

题湘云墨兰

莫言帘幕已秋风，春色无端入蕙丛。昨夜月明鸚鵡语，只疑香影颺堂东。怪底人称竟体芳，声名端欲胜云郎。从教檀板金樽误，方寸长怀九畹香。为友人题湘云兰扇

绮石黄瓷画作殊，离披清影映屠苏。梨园会有彭郎指，挑拨清圆似此无。【彭万官工琴】

仙史丹青擅一时，临摹粉本费寻思。高怀羞学长安妓，夸诵当年白傅诗。

清平乐【赠湘云画兰】

闲时挥洒，叶叶翻书带。松雪丰神差领会，一种柔情堪爱。新笺帖近兰寮，春寒翠影描条。添入袁安卧处，风光宁减红蕉。

题王湘云墨兰

洒落芳姿别有神，香风习习研池春。依希露裊烟汀晓，影入湘潭自写真。

有以湘云兰扇索题者，为赋长律一首

清雅王郎玉不如，齐纨轻拂晓窗虚。花因露重檀心掩，叶被风褰翠带舒。芳性可纫君子佩，媚香还袭美人裾。而今画史添佳话，小署双名钗股书。

题王郎兰墨便面

乐部檀郎笔，江皋美女花。清风时拂袖，香梦落谁家？

同作

赤日行堪畏，凉飈爽欲馨。邈疑湘月下，解佩见娉婷。

题湘云墨兰

春风习习洒清辉，芳韵嫣然不厌肥。恰似晚凉新浴后，花前笑蹀蝶绡衣。【湘云写兰多作丛，叶花极浓郁有致。】

友人写兰，伪署湘云名款，索题，赋小诗一绝

茶熟香温墨未干，画成漫拟秀堪餐。输他婀娜撩情思，露叶风枝总耐看。

题湘云画兰

奩水沈香耐露寒，无边春色上毫端。如何南浦云深处，不画湘妃竹数竿。

应是春寒箭未多，纷纷翠影郁婆娑。曲江士女如相见，为问金钱掷几何？

题湘云兰石扇头

焦墨■〈衤离〉褫乱点苔，数茎含蕊倚风开。堪嗟湘女凌波袜，瓦砾堆中小舞

来。【昔人谓名家书折扇，如美女舞于瓦砾堆。今湘云兰石似之。】

湘云兰扇二絶

三楚精神雅擅名，谱中纤影现娉婷。更怜数笔娇含露，争得心如宋广平。
春雨春风态度多，离骚芳意日摩娑。笑他麝笔今频见，讵独当年襖帖讹。
王郎湘云意态闲远，不与众伍，所画墨兰楚楚有致，为制《采兰曲》四首，写
其人以题其画

灼灼韶华子，采兰湘水滨。叶长自容与，花好相鲜新。
采兰莫采叶，叶劲似侷心。贾客漫行乐，兰言胜断金。
朝采湘江头，暮采湘江曲。湘江风月清，爱他鸥鹭宿。
行行逢伴侣，相逐兰皋上。同伴不同心，彼此殊声响。

题湘云兰扇

数茎叶，春在手；君子心，美人口。

王郎墨兰漫书二絶

春风偶逗墨池香，不许湘兰旧擅场。真个丹青能养目，何须更借美人光。
入乘青翰来云梦，天与灵心写国香。博得孙郎七字句，未输绮语赋清芳。【上
二语，孙某赠湘云联句也。】

题湘云画兰

芳佩澧兰沅芷，清姿畹露湘云。桃李漫山都俗，国香独有夫君。

《燕兰小谱》卷之一终

●燕兰小谱卷之二

西湖安乐山樵吟

余咏画兰诗后，艳情绮语，触绪纷来，俯仰兴怀，不能自禁。爰取甲午至今都
中旦色之得名者，凡若干人，或存或亡，所闻所见，悉为题咏。各志数语，品
评以覘大概。而余子碌碌，等之自桧以下云。

○自题二絶句

百册新词缓缓讴，等闲罪过属风流。太平英彦多骚雅，愧我迂疏半白头。
南北伶伦妙一时，皇州风景系情思。定知传唱燕兰句，陋彼昌符婢仆诗。【唐
李昌符久居长安，作《婢仆诗》五十首，皆中有所讳，一时盛传都下。】

○花部【一十八人，计诗四十六首】

陈银官【宜庆部】，字漾碧，四川成都人，魏长生之徒。明艳韶美，短小精敏。
庚辛间与长生在双庆部，观者如饱饫醲鲜，得青子含酸，颇饶回味，一时有
出蓝之誉。嗣后闺妆健服，色色可人。其机趣如鱼戏水，触处生波。儇巧似猿
升木，灵幻莫测。余见其《烤火》一剧，顿解易象。闻吾乡沈君作诗十二首赏
之，恐读渔洋秋柳诗，知其妙而未必能名也。今以银官为巨擘，惜乎交尽金失

，苦羞涩者但目逆而送之耳。

逸态翩跹青胜蓝，多情不作宝儿憨。怜他酝藉春风里，弱柳依依似汉南。娇小僮翻巧则那，诙谐成趣惬心多。几回注目怡情处，道好声难唤奈何。【北人观剧，凡惬意处高声叫好，此非我辈所能。】

西州佳丽最堪思，怪尔风流擅一时。巫字山临巴字水，柳枝人唱竹枝词。季子多金谊目连，五陵裘马态翩翩。饶伊杜牧风情远，名士由来值几钱【慨沈君也。】

王桂官【萃庆部】，名桂山，即湘云也，湖北沔阳州人。身材仿佛银儿。横波流睇，柔媚动人，一时声誉与之相埒。余谓『银儿如芍药，桂儿似海棠。其丰韵嫣然，常有出于浓艳凝香之外，此中难索解人也。』为少施氏所赏，赠书画、玩好，千有余金。故矫矫自爱，屡欲脱屣尘俗，知其契合不在形骸矣！丰韵嫣然一笑间，湘云冉冉锁巫山。襄王不赴高唐梦，莫放春风作等闲。风俗荆江乐事多，春田土鼓唱秧歌。何来窄袖青衫女，笑眼看钱卖饴饠。【演《卖饴饠》一出甚佳。】

身小缠绵似李娃，媚香叶叶向人夸。如何九畹湘兰秀，不解藏娇是二麻。漫说纤腰舞翠盘，昵人娇态步蹒跚。《欠伸图》好从儿学，一种春情有两般。

【少施所藏《欠伸美人图》，甚自珍惜，为湘云乞去。】

刘二官【萃庆部】，名玉，字芸阁，云南安宁州人。长身玉立，逸致翩翩，一时王、刘齐名。然刘之美不似王之易见。《硕人》之二章曰：『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非善咏美人者不能细心体状。而刘郎兼有之，性颇骄蹇，与豪客时有抵牾。近有太岳之裔，寒士也，以绮语结契，甚相爱重，岂少陵所云：文章神交有道乎？

虢国风流别有春，每嫌脂粉污天真。卯金故事堪持誉，帐里盈盈两玉人。【昭烈帝甘夫人事】

一剧传摹女悦男，晴丝袅袅吐春蚕。郗怜南国生刘二，不似西州熟魏三。【芸阁仿婉卿《缝格膊》一则，终逊自然。宋魏野赠妓诗：『君为北道生张八，我是西州熟魏三。』】

臭味甘和似醴醪，无端作恶愤余桃。多情丁卯桥边客，力任调人不惮劳。白傅歌词入诵难，顿教声价重长安。而今好向人夸诩，博得文园赋藻看。

刘凤官【萃庆部】，名德辉，字桐花，湖南郴州人。丰姿秀朗，意态缠绵，歌喉宛如雏凤，自幼驰声两粤。癸卯冬，自粤西入京，一出歌台，即时名重，所谓：『飞上九天歌一声，二十五郎吹管逐』，如见念奴梨园独步时也。都下翕然以魏婉卿下一人相推，洵非虚誉。是日演《三英记》，无淫滥气象，惜关目稍疏，即剧调之。

流水行云兴若何，相逢无那逗情波。娉婷郗胜如花女，不事施朱着粉多。
帝里新夸艳冶名，粤西声誉早铮铮。王【湘云】陈【漾碧】刘【芸阁】郑【兰生】
超时辈，独许几家继婉卿。

一剧张三认老婆，笑嬉怒骂尽都卢。卯金迁客欣相赏，直把文情拟大苏。
乍订鸾俦意已谐，反共作合巧安排。怜伊未遂同衾愿，豕肉何时补缝来。【尝
见演《三英记》，乃唐将王士英败至窦庄，窦老将女桂英与成亲。后女寇高兰
英追至，桂英计醉以酒，为之撮合。今凤官扮桂英，未成亲而先使二人谐好
，是黄花女作媒矣。因忆小说中吴汝玉与所欢凤姨相谑，举物视之，凤曰：『
豕肉耳。』吴曰：『非此何由补缝』之语以调之○『豕肉』，吴音同汝玉；『
缝』，谐音凤。】

郑三官【保和武部】，名载兴，字兰生，江苏吴县人，昆曲中之花旦也。癸卯
冬入京，虽近而立之年，淫冶妖娆如壮妓欢迎，令人酣悦。台下好声鸦乱不减
婉卿。初至时，尝演《吃醋》《打门》，摹写夫妇春情褻语，觉委鬼之《滚楼》
不过阳台幻景，未若是之既雌亦荡也。惜豪客难逢，徒供酸丁饿眼，以身发财
岂易言欤？

谑浪风流妙一时，好声频送笑情痴。可怜误入梁溪队，空作花枝照酒卮。【昆
曲非北人所喜。故无豪客，但为乡人作酒纠而已。】

东吴西蜀两妖娆，摹写春闺故故娇。莫问楼头疑雨态，妬情终是可怜宵。
吴下传来补破缸，低低打打柳枝腔。庭槐何与风流种，动是人间王大娘。【是
日演《王大娘补缸》，杂剧中如《看灯》《吊孝》《卖胭脂》《骂鸡》，何王
氏之多佳话耶！】

约束登场态欲仙，玉奴弓样倍增妍。凭谁消受乌鞞暖，冬去春来又一年。【有
允兰生暖靴过冬者，竟属子虚，诗以嘲之。】

彭万官【宜庆部】，字庆莲，四川万县人。工琴，大目浓眉，爽朗可爱，不似
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女郎，故名擅歌楼，毁者几半。有时演小生，更觉风情
洒落，机畅神流。兰修深赏之。去年随浣花公往楚，未入品题。今见其丰度与
芸阁平泰，可称庐前王后，非于高辈所能蹶其后尘者。

誉岂无因毁有辞，输他桃杏斗芳姿。先生好致平章语，风味哀梨尽可思。
丰神洒洒二刘间，翠扫峨眉语带蛮。那似吴姬娇撒酒，拨弦低唱念家山。
黑帽红髯粉面妆，踰垣巧护锁云囊。绿林侠骨真堪羨，谁识人间窈窕娘。【演
《锁云囊》女贼甚佳。】

琴声落落指生寒，不似箏琶错杂弹。曾说梨园有三妙，银儿幻术桂儿兰。【银
官戏法、桂官画兰、万官弹琴，时称三妙。】

张莲官【太和部】，山西太原人。年逾弱冠，秀雅出羣，莲脸柳腰，柔情逸态

，宛如吴下女郎，绝不意其为西人之子也。不趋时好作妖媚之状，故豪客未之齿及。余闻诸韵湖居士，往观其剧，果属不凡。因叹如斯丽质，埋没于蟠腹眸目之俦。遗珠之憾宁有极耶！

鬓影脂光照眼新，轻盈态度半横陈。吴儿莫漫夸歌舞，自是西方有美人。

蜀伶浓艳楚伶娇，杨柳章台斗细腰。何似红莲低映水，香风微度酒痕销。

戈蕙官【余庆部】，字晚翠，直隶景州人。姿态明艳，鲜有韵致，盖不从梨园法曲中来，徒事妖冶以趋时好。余甚惜之。歌楼称『赛银儿』，未免唐突西施矣。友人韵湖居士大为契赏，字曰『心香』，仅以诗扇相赠，恐悬马首于门而往市牛肉也。

灼灼争夸时世妆，竟将艳冶媚钱郎。可怜壮悔堂中客，镇日空烧心字香。

桃花不语下成溪，无限春风送鸟啼。堪叹一枝红踯躅，漫夸烟雨欲凄迷。【上二句谓陈银儿】

陈金官【余庆部】，字丽仙，四川重庆府人。貌似银儿，绰有憨趣，丰致可人。虽曲艺未能精熟，而声容真切，罕肯依样葫芦，不患其不日进也。惜哑钟不响，若按律而使之能鸣则善矣。与蕙官同部，静躁迥别。余谓犹红踯躅之于贴梗海棠，友人为之称快。

娇小婀娜逸兴除，夜行秉烛步欹斜。真王佳气从儿现，赢得风开荳蔻花。【是日演《龙蛇镇》】

一样娇红滟滟流，个中鲜翠有沈浮。饶伊欲赛银儿好，貌似先输第一筹。【蕙官称『赛银儿』，金官貌似银儿，人往往误认。】

高明官【萃庆部】，字素亭，直隶沧州人。小身弱骨，丰致娉婷，绝无浮艳之态，惜艺未娴熟，真趣不能流露。近有于三元颇带村气，不似明官媚秀。友人韵湖易蕙官之爱以爱明官，极誉其美，欲位置银官之后。余曰：此固蚌胎，非同鱼目，然继照乘之珍，请俟他日。或讥明官为小家女子，三元是乡里姑娘，亦切喻也。呵呵！

玉韞山辉媚有余，连城声价尚徐徐。心香本是无明火，莫向明儿赋子虚。【韵湖以『心香』字蕙官，今易爱明儿，诗以嘲之。】

翩跹小足踢球门，笑语咿哑尚带村。那似明儿娇欲滴，梨花春雨黯消魂。【明官演《小寡妇上坟》，甚是娇媚。若三元之《浪子踢球》，村不可耐。】

于三元【宜庆部】，字湘竹，四川绵州人。巧笑蛮声，工于妩媚。友人韵湖契焉。余叙高明官言三元颇带村气。韵湖与语，三元不解所谓，乃曰：『言汝《背娃子》一出，状乡里妇人，神情逼肖，故尔赞汝。』三元大喜，嗣后娇痴谑浪，无不与『村』字暗合，盖神似而非故为摹拟也。然声技颇工，故美璧以下部中推一作者。近闻有豪客往还，门前颇不冷落，可谓『野花偏艳目，村酒醉

人多。』诗以表之。

旧雨微歌喜共谈，阿依娇艳阿谁愁。绝怜野草关春意，荠菜花开三月三。【谚云：『三月三，荠菜花儿上灶山。』言亦有得时之日。】

传神一剧《背娃娃》，村妇痴顽笑语哗。薄酒中人粗布暖，锦帙春色属谁家？王五儿【萃庆部】，名联官，顺天涿州人。年未弱冠，细肩瘦靥，秀色可餐。友人招与同饮，举止落落，无浮浪恶习。视之更觉妩媚，询其技，昆曲、京腔俱善，压于名辈，不能一展所长。五儿欲有所诉。余曰：『姑饮酒，无作怪哉虫！』尝演《三荆记》《打灶王》，活泼可喜。因未为众赏，诗以张之。其师弟六儿【萃庆部】，姓张氏，名全官，涿州人。视下而癯，面如削瓜，脂粉登场，有『似生色骷髅』之诮，方之五儿，未可云酥酪弟兄也！

歌坛声誉重王、刘，媚眼横飞好语稠。爱尔柔情似通德，无言拥髻最风流。

试将脂粉斗红妆，恰称王家十八娘。【五儿今年十八】生色骷髅甘退步，盈盈骨细与肌香。【《慢亭集》载：明万历间女子王十八娘，自云天宝宫人，与东海生冥会，歌〔菩萨蛮〕词云：『倾国斗红妆，人称十八娘』。考东坡《荔枝词》『骨细肌香，恰是当年十八娘。』盖十八娘，即荔枝也。《慢亭集》乃寓言耳。】

苏喜儿【宜庆部】大兴人。年甫弱冠，面白而妍，两辅微尖，双观略起，身材五尺以长。阎福儿【宜庆部】，顺天良乡人，本姓李，为阎九分子。年未冠，目秀多姿，较喜儿带媚，身材亦与雁行。二人妆束宛如姊妹，作姑嫂嫡庶更为神似也。其声技未见专长。福儿颇有活泼机趣，歌喉圆溜，皆后进中之出色者。

移兹燕姬色更娇，舞衫歌扇足魂消。盈盈二妙相依倚，宛似江东大小乔。

春愁无奈影双双，蹙损蛾眉意未降。聊与为谋惟我尔，芭蕉夜雨滴幽窗。【是日双演《别妻》《思春》】

王升官【宜庆部】，四川绵州人。妙齿小身，容仪修洁，憨非似庆【王庆官】，媚不如联【王联官】，落落丰标，自足怡人，情志固不在涂脂抹粉时矣。然声技之佳，颇为观者所赏。部中后起，于斯屈指一筹也。韵湖屡称其美，余亦乐道其良，诗以识之。

一曲清歌欲绕梁，纤腰宛转映霞裳。乌衣巷里春灯晚，解佩谁沾意可香。

任他浓艳舞春风，脉脉柔情静女同。郗笑司空曾见惯，又添公案在墙东。【谓韵湖】

蒋四儿，【永庆部】直隶宣化府人，魏长生之徒。秀眉方面，颊有微麻，而柔媚嫣然，望之如瞻卜兜罗，别饶丰韵。所演皆梆子、秦腔，于羞涩中见娥媚之态，回视魂挑目招者，真桃李與台矣。部中自长生外，观者咸为瞩目，洵堪迹

芳尘也。

蛙声阁阁柳依依，谑语相调笑辅微。欲识娇颜谁得似？春风吹放野蔷薇。每于淡雅见新腔，瘦骨珊珊素影凉。无限含羞偏妩媚，烂桃繁李任披猖。【烂桃繁李谓三元、蕙官二人，最为妖冶。】

贾四儿，【集庆部】大兴人。年未弱冠，秀目妍姿，身材绰约，其娇艳仿佛湘云，而歌韵则桐花伯仲也。近见其演《狐狸思春》，润斋谓如花解语，似柳传情。余曰：『若以花喻是儿，当如夔李，竞赏其秾郁鲜媚，而于淡宕闲神，差逊海棠、芍药。然千红万绿中亦堪睥睨羣芳矣』。润斋为之击节称快。

一朵娇红压众芳，东风袅袅试新妆。欣看北地胭脂艳，漫向西州问海棠。愁春未醒奈情痴，谁破春愁慰所思。恍似夕阳花影贴，消魂倩女欲离时。得气桃花分外娇，靡芜诗句最魂消。品题藉有张公子，谁遣幽斋慰寂寥。【『桃花得气美人中』，柳如是句也。】

谢女腰肢尹女歌，嫣然笑靥溜横波。堪嗟后进纷纷者，半是行尸奈若何。

《燕兰小谱》卷之二终

●燕兰小谱卷之三

西湖安乐山樵吟

○花部【共二十六人，计诗四十八首】

白二【永庆部】，大兴人，原系旗籍，旦中之天然秀也。昔在王府大部，与八达子、天保儿擅一时盛誉。余乙未入都，渠春光烂漫，已开到茶■〈廿糜〉矣，然兴未阑珊，声名不减。庚辛间，魏、陈叠兴，门前始为冷落。今又数年，风致犹然，而景况萧闲，自觉不堪为使君新妇，不胜感慨系之。至其歌喉清亮，音节圆美，有绕梁遏尘之韵，非时辈所能企及。

察罕家风涅不侵，素娥小队是知音。梨花雪后茶■〈廿糜〉雪，撩得春愁几许深。【元察罕，西域人，生时月白如昼。国语以白为察罕，因以名之。仁宗赐姓白氏。】

未睹妖妍二月时，品题何处写芳姿。永新歌韵依然在，玉树临风祇一枝。宜笑宜嗔百媚含，昵人娇语自喃喃。风流占断葡萄架，可奈楼头有魏三。【常演《潘金莲葡萄架》，甚是娇媚，自魏三《滚楼》一出，此剧不演。】

扇底相逢已十年，徐娘风致尚翩翩。先生惯作周郎顾，鬓点吴霜也自怜。于永亭，【萃庆部】俗号『耗子』，山东即墨人。弱龄娇好，豪客争趋。今虽过夭灼之年，而丰肌露靥，犹然一朵玉楼春色也。声技工稳，娴雅多姿，无折腰龇齿之态，视名下诸郎可称曹大家矣。诗以张之。

丰姿缙质映春衣，暖玉年来识者稀。小有芳名同鼠子，固应糠粃笑君肥。

闹扫妆成插鼠姑，【是日所演】蛮声脆语似莺雏。宝儿憨态真殊绝，应把轻盈

俏玉奴。

平泰儿，【余庆部】姓刘氏，宛平人，五年前之风流旦也。小身白皙，面有微麻，目冉冉如欲语，撩人正在阿堵中。今颀而长兮，妍媚之态，视昔顿减，而齿牙松脆，风致洒落，如燕赵佳人，不乏俊爽。友人以余为相赏于风尘外者。盈盈脉脉眼波融，转瞬能教密意通。昔日风流难忘郗，桃花色借美人红。

莺歌啾啾圆而滑，燕语喃喃脆欲流。风度祇今饶俊爽，白荷花好贴新秋。

杨四儿【宜成部】，名芝桂，四川成都人。过季隗请待之年，而脸际生春，眉间带媚。致绥绥有狐意。尝着一羊裘，贴翠围金，炫耀夺目，于彼辈中亦云服妖人，多以『四苗子』称之。其技亦未见所长，尝演《吉星台》，作■〈髟上委下〉髻妆，吸淡巴菰，颇饶姿趣，可以觐其大概矣！

一从伪伎出歌台，府乐开元按部排。何事儿家妖且艳，想因拜月幻形来。【叔孙通定郊祀，制伪女伎，此旦色滥觞之始。唐开元中，以伶工之佳者为立部伎，次为坐部伎，又次为雅乐部。元院本色目云：『旦之命名，义取于「狽」。盖狐之淫者。』狐狸顶髑髅向月而拜，则变为人形。】

翠钿金缕压襟裾，风致绥绥媚有余。自是苗人好妆束，红绫贴鬓笑轩渠。【鬓边贴红绫膏，如棋子大，其徒永春亦然，盖取媚也。】

杨五儿，【双庆部】四川达州人。姿态村朴，有婢学夫人之状。弱冠时固名动歌楼也。魏三初演《滚楼》，五儿为之副色，一时魏、杨并称，犹金菊之借光芙蓉然。其它杂剧，风致亦楚楚可爱，知非默处囊中者。

莺声啾啾燕喃喃，齟齿迎人媚态函。自是野花偏艳目，称他窄袖与青衫。【尝扮卖婆，村伎甚是称峭。】

偶摹闺阁礼雍容，浪有双名比蛭蝥。红蓼凌波秋欲晚，霜华那得似芙蓉。

孟九儿，【大春部】山东历城人。颀长白皙，风韵老成，盖其年已数到星张翼轸矣。妙龄修饰，韶美可人。尝演百花公主，戎衣结束，秀媚中颇饶英气，想见秦良玉勤王召见时。其它杂剧，则梆子腔俱多，为京班别派。

一声檀板出倾城，扇底相看别有情。箏阮调高蛙漏促，踏摇娘苦月三更。

绣旗锦伞列前幢，剑气龙文鼎可扛。漫说将军无敌手，古来巾幗最难降。

薛四儿，【太和部】名良官，山西蒲州人。西旦中之秀颖者，丰姿婉变，面似芙蓉，于儿女传情之处，颇事酝藉，而台下「好」声寂然。吁！可怪哉。余谓好花看半开时，闺情之动人，在意不在象，若观『大体双』【南汉刘鋹，令宫女与人裸合，自拥波斯女观之，号『大体双』。】味如嚼蜡矣。

无限风怀旖旎情，春光微逗可怜生。红楼佳处多含蓄，羞向唐宫镜里行。

嘹啾京腔响遏空，勾音异曲不同工。雁门山上初飞雁，忆煞当歌盛小丛。【山西勾腔似昆曲，而音宏亮，介乎京腔之间。】

黑儿，【王府大部】姓刘氏，大兴人。年仅弱冠，紫棠色目，闪闪动人，常与白二演《葡萄架》，作春梅旖旎之态，犹是可儿，惜非雪点寒枝也。为一外吏所契，岂卯金之波斯女乎？

黑短无嫌媚自工，邴教人忆贾南风。辛夷开烛霞光好，满院桃花枉烂红。【韩昌黎《辛夷花诗》：『清最辉辉烛霞日』。】

未称池边瘦影寒，空怜旖旎半春残。风流太守曾相赏，一朵娇痴墨牡丹。

三寿官，【双庆部】姓张氏，字南如，陕西长安人。奇葩逸丽，娟娟如十七、八女郎，令人心艳。惜无歌喉，只演《樊梨花送枕》，摹写情态而已，余戏以『哑旦』目之。

复陶翠被出军门，街鼓春寒夜帐温。捧枕无言情脉脉，一枝红艳美人魂。

息国风流只自伤，桃花人面媚君王。几家会得无声乐，哑趣传神许擅长。

张兰官，【余庆部】四川叙州人。妖娆旦也，柔情绰态如弱柳当春，临风自赏，在后进中不可多得。史章官，【余庆部】陕西西安人。貌仅中平，而弱骨多娇，似柳态三眠，低扬莫定，于彼中气习，可谓化百炼钢为绕指柔矣。其声技俱有可观，非碌碌无奇子也。

摇曳多姿态度妍，风流一曲霸王鞭。灵和殿角依依柳，说着张星倍可怜。

柔媚迎人无限娇，吴侬谁与斗纤腰。剧怜杨柳苏台种，一例销魂到灞桥。

张荣官，【萃庆部】大兴人。赋质柔姿，面如鹅卵，惟嫌目分大小，不工妩媚。陈美官，【宜庆部】银儿之族弟，白面俏麻，风致楚楚。二人夙有名誉，今半学易之年，不为时赏，然声容态度尚有典型，视新进浮梁子弟，【宋时谚语：『借浮梁为无长』】藉涂饰以为娇、滥淫以为媚者，其丰范翛翛乎远矣。

赢得风姿半面妆，嫣然一笑强登场。双眸莫讶同梅婢，恰称新歌骂玉郎。【《艳史》：西门式婢春梅，左眼大，右眼小。】

一笑相逢媚欲生，桃花细雨脸波横。到门未必能惊座，空使元方有令名。

永福儿，【萃庆部】姓彭氏，直隶沧州人。眉宇爽朗，清雅不凡。本习小生，后改旦色，故举止落落，乏妖冶之态。今虽举步邯郸，而忸怩不宁观者，转增其媚。惜颧高口阔，非女儿家窈窕形容也。近见其演《佳期》，颇饶韵致，诗以酬之。

衫裙窄窄指纤纤，小步轻盈绕画帘。一点灵犀通内里，密云含雨锁眉尖。

半夜恩情慰积思，人间天上此佳期。如何钟动催归去，惹得王生惆怅词。【唐王涣《怅词》，用崔徽佳期事。】

满囤儿【萃庆部】，姓王氏，名中官，陕西蓝田人。刘芸阁之徒。面目颇有回派，精悍可喜。其技长于跌扑，尝演《如意钩》《擂台订婚》，如芍药翻阶，令人目眩，至末后一跌，似怜似怯，传情在无意间。为之击节欣赏，即剧酬

之。

好姻缘共恶姻缘，契结三生岂偶然。入手漫拈新妇臂，翻身先饱女儿拳。【擂台先打退二人】

乍睹金钩意已亲，略于偏反逗丰神。倾心一跌娇无力，儿女英雄两可人。

常永春，【宜庆部】字煦载，一字妙莲，顺天涿州人。丰神秀雅，无媚容，无俗态，有翩翩佳公子之风。屈于旦色，恐未能学步邯郸也。闻曾习举业，应童子试。今夏见其书扇，摘《归去来词》云，【『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心甚惻然。张君润斋赠妙莲印章字之，冀其出泥不污也。近为琅玕君所契，安之若素，乃如之人一至斯乎。昔尤西堂作西子文，有怜、爱、奇三义，余于永春，不觉兴感于斯焉。

清神皎皎映琼姿，几度相逢几费思。忆取西堂西子艺，我怜我爱我奇之。【怜其美少年，爱其文字工，奇其变为无良子也。】

好从谢客分清艳，莫向张郎斗丽华。出自污泥原不染，称名不媿妙莲花。

罗荣官，【宜庆部】顺天良乡人，旦中之夭桃女也。年未弱冠，何粉潘姿，不假修饰，令人目注。施兴儿，【宜庆部】直隶天津府人，当总角之年，明艳妖娆，颇饶风趣。二人于曲艺未娴，梨园中只堪作坐部伎耳，然豪客征歌，屡为契赏。『如意馆中春万树，一时齐让郑樱桃』，何必藉歌舞以乐少年耶？狡童之诗，吾为若咏，于戏【二字读本音】风斯下矣。

初日芙蓉写艳姿，张郎玉貌动情思。男儿已掷盈车果，何用乔妆假女为。【荣儿不宜作女妆】

腰鼓声圆若播鼗，临风低唱月轮高。玉容无限婆娑影，不是狂奴兴亦豪。【是日演《花鼓》，甚佳。】

张喜儿，【永庆部】河南祥符人。玉质翩翩，目如秋水。杨宝儿，【太和部】贵州贵阳人。素靛娇憨，有柔媚昵人之态。二儿年俱十五，其技似莺雏学语，尚未成声。而『荳蔻稍头二月初』，豪客于焉瞩目。『婉兮变兮，总角卅兮』。吾为二儿慨然也。嗟乎！两省伶工都下素无闻者，今惟二童子争妍竞媚，谁欤为雉媒者耶？习俗之染人一致斯欤！

歌楼弦管听应稀，豪客争邀伴醉归。已爱羞容桃灼灼，更怜柔绪柳依依。

抛离乡国上京华，十五盈盈正可夸。堪叹无瑕双白璧《候人歌》韵属几家。【《吕氏春秋》：『涂山氏女命侍妾待禹于涂山之阳。女作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为南音。』二儿自立门户以待豪客，故云。】

王庆官，【集庆部】字荐庭，直隶天津人，杨四苗之徒也。年始成童，眉目轩爽，尝使陪饮，拇战豪呼，风生四座。似憨而黠，含媚于标，宜乎抹粉登场，浪荡妖淫，有不待揣摩而合拍者。嗟乎！童子何知，世风不古，若王联官之

忸怩腼腆，我见生怜，不可同日语矣。悲夫！

娇憨无藉转星眸，正是瓜时始上头。为语联郎多妩媚，可人情处半含羞。粉儿风致欠温馨，谑浪情怀笑语村。一片好声频送处，阿谁真个欲消魂。

谢玉林，【萃庆部】江西新建人，为于永亭之徒，姿首清妍，身材纤小。昔人称李香为『香扇坠』，若玉林真可『怀中婀娜袖中藏』矣！其技不甚多见，而花枝摇扬，莺语惺忪，不减南国佳人风致。友人许君大加赏识，洵非爱者之虚言也。

人比黄花瘦影同，翩跹舞袖怯西风。当筵莺语调笙韵，环佩多应在楚宫。雨态云情似漆胶，于飞无计效鸾交。阿师对此增羞涩，鸪鹑相喧孰解嘲。【是日演《倒听》，永亭作女状元，玉林为新妇，羞态愈觉可人。】

曹珪官，【集庆部】字文达，四川筲州人。清姿而质，瘦颊隆颧。其技未见所长，而机趣活泼，有媚态而无冶容，在部中可云闺闱之秀矣。闻其昔为小史，今入梨园，想习染未深，故多羞涩。相赏者当于时调外求之，或有契焉，逸韵翩翩意态浓，清姿依约似芙蓉。羊欣惯仿夫人格，虽尔欹斜亦正锋。曾侍兰台燕寝香，顿施朱粉入歌场。梨园弟子多卿辈，谁是新声田顺郎。

姚六儿，【萃庆部】大兴人。姿仪中平，齿已加长，善于妩媚，丰度犹堪。昔在集成，夙有名誉。今入萃庆，友人谓其佳处祇在飞眼撩人一笑间，至于弹琵琶、唱小曲，齿牙松脆，令人如睹燕赵佳人，粉白黛黑，固非后进之可企及也。

塞上春风猎地回，草青毡帐喜衔杯。瑟瑟不诉《昭君怨》，听唱新声《阿滥堆》。【是日所演】

丰姿詭胜小妖娆，孙寿妆成百媚娇。最是眼波斜溜处，天游相见欲魂消。

马九儿，【集庆部】四川重庆府人。丰姿秀媚，态度停匀，望之如妙齿女郎，问年已逾房老。昔马湘兰当半百之期，犹有少年欲娶为妇。盛颜久驻，天岂独锺于此辈耶？抑彼人自有术耶？向在大春部，藉藉有名，惜未留意。今相赏虽迟，而柳重桃酣，尚是春风得意时也。

凤粉琼妆宛转歌，恍逢天女散陀罗。十年丰韵浑如昨，何必樽前感逝波。重来歌馆一番新，柳重桃酣占好春。自是家风能驻色，儿曹休莫笑陈人。

魏三，【永庆部】名长生，字婉卿，四川金堂人。伶中子都也。昔在双庆部，以《滚楼》一出奔走，豪儿士大夫亦为心醉。其它杂剧子胥无非科诨、诲淫之状，使京腔旧本置之高阁。一时歌楼，观者如堵。而六大班几无人过问，或至散去。白香山云：『三千宠爱在一身，六宫粉黛无颜色』，真可为长叹息者。壬寅秋，奉禁入班，其风始息。今虽复演，与银官分部，改名永庆，然较前则杀【去声】矣。而王、刘诸人，承风继起，亦沿习丑状，以超时好。余谓魏

三作俑，可称野狐教主。伤哉！幸年届房老，近见其演贞烈之剧，声容真切，令人欲泪，则扫除脂粉，固犹是梨园佳子弟也。效颦者，当先有其真色，而后可免东家之诮耳。

媚态缓缓别有姿，何郎朱粉总宜施。自来海上人争逐，笑尔翻成一世雌。【王百谷《吊马湘兰文》云：『固一世之雌也，而今安在哉？』】

镜殿春风作【去声】意描，阿翁瞥见也魂消。十香词好从儿唱，赢得罗裙几度娇。【『那识罗格内，消魂别有香』，辽乙辛十香词句也，见《焚椒录》。】
触处相关儿女情，欢场喜见一番更。梨园旧曲无人顾，尽日闲愁白发生。
黯黯春云暖欲低，桃花红蕊乱莺啼。效颦邻女空娇小，未许侬家旧姓西。

《燕兰小谱》卷之三终

●燕兰小谱卷之四

西湖安乐山樵吟

○雅部共二十人，计诗四十四首

吴大保，【宜庆部】字秀卿，江苏元和人，旦中之两头蛮也。姿容明秀，静中带媚，本习昆曲，与蜀伶彭万官同寓，因兼学乱弹，然非所专长。昔为河南公所契，今作出墙红杏。方驾王刘。友人昌黎生，见谱中未有题赠，大加骇异，谓迟咏一日则增一日罪过，乃赋四诗，以赎前愆，今而后可以消灾延寿矣。秀质妍姿迥不凡，应趋柔殿衣黄衫。如何点缀闲脂粉，惹得登徒两眼馋。【唐《礼乐志》：『选乐工姿秀者十余人，衣黄衫，文玉带，侍左右。』】

嫩白纤柔晃似冰，蜃中有女势凌兢。怜伊幻出如花貌，恰笑珠胎结未能。【尝演蚌精，甚是娇媚。】

知交投分有莲卿，并处蛾眉妬不生。一自楚云萦远梦，陈相学许独铮铮。【万官，字庆莲。】

名誉王刘竞一时，为伶罕见未摛词。忤除绮业惟风雅，从此消灾仗药师。【释曰：『消灾延寿药师佛。』韩君知医，故戏之。】

四喜官，【保和部】姓时氏，字瑶卿，江苏无锡人。本贵邸小竖，幼习梨园。雪肤兰质，韵致幽闲，有玉峯、梁溪丰度。虽兼唱乱弹，涉妖妍而无恶习，与陈、王、刘、吴并邀时誉，而栀子含香，非秣李夭桃闲撩蜂蝶也。今齿长色衰，阑入集庆部内。歌楼谈之者，犹望彩云焉。

云阶月地见神仙，浓艳应夸供奉篇。每向歌楼欣一靥，杜兰香又下瑶天。

素质娉婷耐久看，天生粉面没包弹。樱桃树下多娇媚，颗颗珊瑚赛木难。【尝演《打樱桃》，口吐胭脂颗颗，愈增其媚。】

灯影摇红月影流，新妆窈窕胜王、刘。徐翁不解探花趣，醉里俄惊花见羞。【马观察家演萃庆部，四喜暮至，命专演一剧。徐水部太翁于灯下见之，大为称

赏。『花见羞』，五代刘鄴妾名。】

本是梁溪队里人，爱歌楚调一番新。蛙声阁阁三弦急，流水桃花别有春。

张柯亭，【保和部】名鸣玉，初字珂亭，江苏长州人。神清骨秀，望之如带雨梨花。尝演《小青题曲》一出，人与景会，见者魂消。某巨公大加契赏，易其字曰『柯亭』。昔柯亭在南，为一墨吏所爱。辛丑，墨吏被逮入都，挈家北上，寄迹京班，常往探圉圉以慰岑寂。今春墨吏典刑，柯亭在戏场闻之，更衣奔赴，一恸几绝。虽所事非人，而感恩知己，不以衰荣易念，视见金夫不有躬者，相去何如耶？继而落落不偶，仍挈家南返。鸡鹜羣中，忽睹寥天一鹤，为之三叹。

珊珊瘦骨出娉婷，几见幽窗泣小青。千古情根消不得，梦魂应傍牡丹亭。

不受风尘涅与磨，翩翩花下度清歌。金闺名彦多情甚，之子相逢咏伐柯。

树覆巢倾事可哀，感恩相伴逐舆台。未知金凤分飞后，曾为东楼一恸来。【优童金凤，为严世蕃所爱。】

振翻高飞迥不羣，熏菰原是不同芬。从兹歌舞江南好，无限青峯散彩云。

周四官，【保和武部】字玉奇，浙江仁和人。年始弱冠，素质艳光，略无妖冶。古愚居士品其色技，兼有时【瑶、卿】郑【兰生】之长。有美一人，清扬婉兮，如遇于西陵松柏下也。三弦弹词，娓娓动人，良月风清，足怡情志。向因吾杭无人，谱中未免寂寞，今得玉奇，不全为他人作嫁衣矣！

淡妆浓抹忆西湖，婥约欣看美且都。陌上花开歌缓缓，吴侬犹记此音无。【《陌上花》，吴越吴肃王时歌也。】

三弦清切语呢呢，灯火微明夜漏迟。无限风怀忘不得，何如听唱鼓儿词。

姚兰官，【太和部】江苏扬州人。纤腰灰步，细颈寒肩，望之绝似柔媚女郎，不辨其为伪伎也。在西部中无有赏者，姻娅赵君，称其闲远有闺阁风。余曰：『此如日览名园，忽于村舍疏篱得小红数朵，迎风潇洒，不禁为之翛然神远。然兰官之风韵，亦于斯窥一斑矣。』

雄雌不辨态纤纤，歌绕梁尘韵自恬。但有谢家风致远，任他秀色灿珠帘。【珠帘秀，元歌伎名。】

落拓京华十载过，尚余逸兴爱征歌。饶他三庆多娇艳，雅韵宜人有太和。【谓萃庆、宜庆、永庆。】

锡龄官，【永庆部】姓张氏，江苏长州人，景山梨园子也。雅艳不浮，小身玉质，其技宜于苦戏。余谓长生昔事妖冶，衬以银儿；今事真切，辅以锡龄。银儿似春深芍药，锡龄如秋晚芙蓉，可称二美。然豪客喜春华而不喜秋实，故锡龄声誉无闻焉，为之兴叹！

漫说妖妍带露姿，殷红独占晚霜时。秋江冷艳无人赏，惟有闲沤仔细知。

梁溪乐谱奉君王，歌韵争夸御史娘。不是九重远声色，人间那得有田郎。【御史娘子、田顺郎。皆唐贞元宫中乐人。】

双喜官，【保和部】姓徐氏，江苏长洲人，亦隶贵邸，与四喜并宠，歌音清美，姿首娇妍。弱冠后，颀长堪憎，顾景自伤。尝演《玉环醉酒》，多作折腰步，非以取媚，实为藏拙。其心良苦矣。歌楼评四喜曰『妖』，双喜曰『高』【即长也】，可以窥其优劣也。而声技之佳，征歌舞者犹流连于齿颊云。

芙蓉滟滟泛秋江，赢得佳名并蒂双。一朵彩云欣出岫，美人声价重南邦。

婀娜多姿柳带牵，临风摇扬玉楼前。几家若作曹交妇，纵不齐眉也及肩。

严秀林，【保和武部】字芝田，江苏无锡人。妙龄娟秀，白皙娇妍。昔人以江瑶胜驼峯、熊掌，非虚语也。友人张君大加契赏，邀余观剧，以征所鉴之非谬然。修容似玉，压臂无金。吾为秀林怜，为张君愧矣。聊以情语解嘲，作如兰之雅券云。

玉素亭亭不自持，风前绰约好腰支。二分明月三分柳，个是芝郎写照时。【二分明月，觚光几许；柳色三分，未成恨也。感秀林之未遇。】

倜傥张公为赏音，恨山奚止一钩金。从来豪客多轻薄，谁解如兰臭味深。

得发儿，【保和部】姓周氏，字定珠，江苏武进人。靡容腻理，雅态柔情，擅名十余年，为昆旦中秀相者。幼曾为小史，后随主人出莅山右。顾俊德，【吉祥部】亦无锡人，靓妆秀质，美擅歌楼，昆旦中之翘楚。旋以他事回南，今来京遂弃所业。而故交冷落，时有弃旧之感。尝与俞翁同饮，聆其语，已如商妇琵琶矣！为之慨然。

舞衫歌扇昉轻盈，十载京华早擅名。不忘深恩依旧主，樽前时度啮春莺。

黛痕零落鬓丝髟，冷语凄凉诮老饕。未覩梨园生白发，已教司马湿青衫。

桂林官，【端瑞部】姓刘氏，江苏元和人，昆旦中之韵胜者。玉貌翩跹，温文闲雅，绝不似乐部中人。喜书史，能举业，亦善画兰，骏骏乎有文士之风。戊戌春，予过友人寓，与之同饮，不知其为伶也。友人言及，颇以文士待之。继闻浙东某县佐延入幕中书启。后回苏，不数年而殒。

秀骨棱棱孰与偕，相逢不是弁而钗。芳心一缕书千古，肯向泥涂抵死埋。

上苑巍科王右丞，琵琶一曲快先登。天梯若许侯门借，技发屠龙叱亦能。【桂林曾冒北籍考试。】

周二官，【保和武部】江苏长洲人，旦中之房老也。其《卖鱼》一出，摹写网船嫩妇，形容曲肖，音调谑如在金阊牙市中，令人叫绝。小周四官，【同部】元和人，年仅成童，伶俐活泼，无非天趣，惜面方不媚，豪客未之赏焉。是日演《拷红》，眼色传神，跃跃欲语，不独齿牙吐慧，称可意侍儿。友人张君契赏已非一日，诗以识之。

蛤蚌团鱼满担沽，偶逢相谑巧支吾。南濠多少秧歌脚，风味萧骚似尔无。【南濠有少妇缝穷送暖者，多不缠足。人呼为『秧歌脚。』】

啼笑如真无限娇，担当风月小妖娆。可怜窗外窥情女，祇是胡卢依样描。【是日有某官演《佳期》，兴致索然。】

李琴官，【文保和部】江苏元和人。年仅弱冠，目妍而瞬，面瘦而腴，虽非谢氏闺英，亦属郑家文婢。尝演《裁衣》，风流酝藉，有企爱之神，无乜斜之态。诗云：『既见君子，我心则降。』吾于斯剧恍然也。若他人之始庄而终浪者，徒见其丑秽耳。

娇态临风弱不支，却于酝藉动情思。目光冉冉浑如语，想见寒花未嫁时，【寒花，归熙甫婢。】

狼藉瑶卿与秀卿，两头蛮触损清名。梁溪丰范从谁说，酥酪而今有弟兄。【其弟秀官，在永庆部。】

孙秀林，【吉祥部】浙江德清人。丰神俊朗，眉宇轩豁，无柔媚可怜之色，昆旦中之矫矫者。在京班一二年，即弃所业。余去冬相见，翩翩不羣。闻今春南返，在张湾舟中已作泉下少年郎矣。『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诗以伤之。

出墙红杏倍生妍，洒落春光媚远天。见说园中花事好，供谁攀折倩谁怜？归帆稳称入东吴，啼遍春山旧鹧鸪。一夜凄风兼苦雨，可怜红蕊没青芜。

王翠官，【庆春部】诨号『水蜜桃』，江苏元和人，昆旦中欢喜缘也。恬雅妍媚，水团面笑容可掬，人见之未有不欢悦者，雅号于以称焉。尝演《絮阁搜妆》，恰称玉环娇态。今回苏，而是班之彩云零落矣！

侵晓冲寒叩紫宸，妬情娇语可怜春。饶他四面观音好，未底王昌态度匀。【苏旦有号『四面观音者』，以《长生殿》得名。】

玉容春盎润如膏，赢得人呼『水蜜桃』。却笑吴姬名亦尔，两般滋味尽酩醺。【友人云：金阊有伎，亦名『水蜜桃』。】

韩学礼，【保和武部】浙江钱唐人。朴质无姿，齿已加长，宜于苦戏。盖南中梨园不事艳冶，惟取曲肖形容，令人怡情而已。新自苏来京，友人张君见其《送米》《哭灵》，为之感痛，因以梓里，属余品题。余曰：『昔陈老莲之画美女，多鸬鹚形，以『万壑千岩，其秀在骨』，非吴下水乡徒滋柔媚。吾杭越地也，爱学礼者，作老莲之美女观可乎？』

洗涤铅华静不浮，哀弦苦调见风流。梨园尽是他乡侣，谁把杭州曲子讴，【白香山句】

白傅深情祇自伤，潇潇暮雨忆吴娘。十年抛却西湖好，怕听相思引恨长。【杨升庵云：『吴二娘，杭州名妓，有《长相思》一词。』白香山诗：『吴娘暮雨

潇潇曲，自别江南久不闻』，盖子美之黄四娘也。】

李秀官，【永庆部】江苏元和人。鲜肤秀色，文弱堪怜，腰未袅而多姿，眼不波而自媚，令人有宋玉墙东之感。向在永祥部，如玉韞椟中，歌楼罕覩，今则入五都之市，为有目者之所共赏矣。

纤柔定似柳丝丝，谁赠春风袅娜词。移向苏台鬪歌舞，起眠情绪耐人思。

卸却新妆懒自拈，无因重见态纤纤。爱他帘隙窥人处，约腕金黄指玉尖。【卸妆后，揭帘偷视，腕指如玉，为彼中之难得者。】

金桂官，【萃庆部】字缦亭，江苏常熟人。清姿瘦骨，赋理柔容，如俟城隅之静女，无桑间态，亦乏林下风。素习昆曲，曾为外吏衙前，今春阑入部内，匝月之间，泽车华服，气象改观。噫！为之执鞭亦所欣慕焉矣！

薄施脂粉已嫣然，歌韵曾夸相府莲。为爱娇多身转怯，几形鳧脰与鸯肩。【幼为南沙蒋氏小史。】

燕寝趋承宠爱浓，翩翩花影度春风。卯儿幻入霓裳队，漫把铜山笑邓通。

张发官，【保和文部】江苏元和人。面如瓜瓠，弱不胜娇，雅韵闲情，有谢夫人林下风致，耽清静，解文墨，尝见余《燕兰谱》，略识此中款要，知非庸俗伶工矣。昔保和部，本昆曲，去年杂演乱弹、跌扑等剧，因购苏伶之佳者，分文、武二部。于是梁溪音节，得聆于呕哑谿浪之间，令人有正始复闻之叹。嗟乎！梨园虽小道，而状古来之忠孝奸顽，使之感发惩创，亦诗教也。诗人之感，在士大夫；梨园之感，及乎乡童村女，岂曰小补之哉？部中皆梨园父老，惟发官年二十四，为最少，回视陈、王、二刘，不必出门合辙也。以之作殿，殆曲终奏雅欤？

弱质娉婷爱羽毛，琵琶羞唱郁轮袍。唐昌玉蕊真仙种，莫认元都观里桃。

淡妆雅服出轻盈，意态丰姿宛转生。几度悠扬闻玉笛，江南风月最关情。

艳冶浮靡讵苟同，耽闲绰有士人风。燕兰妙谛渠能识，不羨家明韵语工。【南唐优李家明，能诗。】

太平无象尽消摇，妙舞清歌乐圣朝。会得诗人风化远，郑声屏去奏虞韶。

《燕兰小谱》卷之四终

●燕兰小谱卷之五

西湖安乐山樵吟

余叙列诸伶，以甲午为限。而前此名优之可采者，于斯附见焉。至于佚事、新闻可征者，述其颠末咏之；传闻者第寄一时兴感，其事则隐而不录，恐人言未的，不敢以之速咎。因分杂咏、杂感，聊寓讽诫，犹赋之有乱辞云。

○杂咏【共一十八则，计诗二十八首】

友人言：苏伶有号『碧成夫人』者，姓李名桂官，字秀章，吴县人。昔在庆成

部，名重一时，尝与某巨公乡谊，时佐其困乏，情好无间。后巨公莅外省，桂官亦脱身同往，于今十数年矣。闻其慷慨好施，颇无资蓄，是优伶中之勇于为义者，是可识也。

漫将巾幗事倾城，雅意怜才别有情。赚得豪儿金似土，夜来闻唤状头声。

友人言：昔苏伶唐玉林、方兰如，长洲人，在庆成部一时之彼美也。秀州某贾与之契好。所有贸易之资，尽耗于浅斟低唱中。既而贾以逋负被繫，二人告其友曰：『贾之事，公所知也。倘藉公之力，为渠解纷，则二千金之助。吾两人在，何至废业失所？』友感其言，为之平章息讼。未几，贾复与他伶狎。二人怆然曰：『溺不可拯也，我不负贾而贾实负我矣！』其金遂绝。噫！谁谓此辈中无真情侠骨者耶？为述其事书之。

雅遇周郎顾曲频，感恩知己两情亲。怜君金尽缘歌舞，羞作吴王宫里人。

乍可春回淑气和，欢场几见醉颜酡。桃花流水情无限，精卫辛劬奈若何。

友人言：京伶冯三儿，大兴人。昔在王府大部，旦中尤物，以声技蓄厚资。弱冠后，颀长突弁，遂弃业为掌班，而颌下亦于思可玩。班素隶贵邸，一日，主人以旦色未佳，仍命三儿充之。因剃须复业，而孙寿之态毕露矣。

脱却须眉复效颦，应缘曾现女人身。侍儿瞥见多相笑，仙子麻胡两失真。

施朱施粉事妖妍，顾影真堪一笑先。昔日欢郎多冷落，夜来惟有细君怜。

友人言：昔苏伶天保儿，姓陈氏，常熟人，在大成部，色技精妙，大胜今日魏、陈诸郎。即《拐磨》一剧，非长生所能彷彿也。以获罪遣戍新疆，而周其困穷，保其开释，不乏有力之交。惜其福薄而殒，闻之慨然有感。

断袖何如割臂盟，胥靡犹系故人情。未知仗义孙宾硕，肝胆曾为若辈倾。

友人言：苏伶张蕙兰，吴县人。昔在保和部，昆旦中之色美而艺未精者。常演《小尼姑思凡》，颇为众赏，一时名重，蓄厚资回南，谋入集秀部。集秀，苏班之最著者。其人皆梨园父老，不事艳冶，而声律之细，体状之工，令人神移目往，如与古会，非第一流不能入此。蕙兰以不在集秀，则声名顿减，乃捐金与班中司事者，挂名其间，扮演杂色。噫！为名为实，吾不能知，而其志则可嘉矣。

笙歌丛里早知机，莫俟门前车马稀。一棹江南烟水阔，舞衫何似绿蓑衣。

攀援声价附清音，名实难窥两可心。甘就经师执都养，应羞孔目擅词林。【友人言：蕙兰之在集秀，如为实，则耳濡目染，其技日进，犹执都养役于经师之门；若为名，是监生捐孔目，而自诩翰林先生矣。其语甚新而确。】

友人言：昔京伶八达子，系旗籍，在萃庆部。貌不甚妍，而声容态度恬雅安详。大小杂剧无不可人意者，一时盛称都下。于甲午年沃若而陨，今其名尚津津在人齿颊间。谱中不录，犹记旧院而无马湘兰，为歌坛一大缺限矣！余闻之有

感，不忍以未见而弃焉。

歌坛豪客忆声容，名下诸郎未许同。乐伎即今腾众口，书生空愧老雕虫。

余作《燕兰谱》，惜杭伶乏人。符丈亭山曰：『廿年前京班一昆旦，为杭人，忘其姓氏。演赵翠儿一时独步，其它剧亦可观。』余忆丙戌秋，在桐乡与龙翔方丈让公观剧，一天竺僧谓余曰：『此班小旦作【去声】赵翠儿，真令人发渴』。让公有惭色。余曰：『阿师禅悟胜赵州茶矣！』相与大噱。今符丈所见，想亦发渴者耶？以乡人故附录之。

廿载歌场杳莫追，就中绝艺尚堪思。吾乡亦有风流旦，缓步传神赵翠儿。【符云：翠儿途遇舒状元，与订婚后，数缓步最妙。】

昔同让老近歌台，衲子忘机语不猜。解道翠儿真发渴，茶禅滋味个中来。

友人张君示余《魏长生小传》，不知何人作也。叙其幼习伶伦，困阨备至。己亥岁随人入都。时双庆部不为众赏，歌楼莫之齿及。长生告其部人曰：『使我入班，雨月而不为诸君增价者，甘受罚无悔。』既而以《滚楼》一剧名动京城，观者日至千余，六大班顿为之减色。又以齿长，物色陈银儿为徒，传其媚态，以邀豪客。庚辛之际，征歌舞者无不以双庆部为第一也。且为人豪侠好施，一振昔年委蕤之气。乡人之旅困者多德之。嗟乎！此何异苏季子简练揣摩，以操必售之具耶！士君子科闾困蹶，往往愤懑不甘，试自思之，能如长生之所挟否乎？然机会未来，彼亦蜀中之贱工耳。时乎！时乎！藏器以待可也。

揣摩时好竞妖妍，风会相趋讷偶然。消尽雄姿春婉婉，无人知是野狐禅。【京班多高腔，自魏三变梆子腔，尽为靡靡之音矣。】

题桥宁让马相如，回首西州泪满裾。今日梨园称独步，应将佳话续《虞初》。余近见陈银儿《烤火》一出，状女悦男之情，欲前且郅，举多羞涩，既而欲念难消，肩背瑟缩，不能自禁，恍悟咸卦四五两爻，由心而背，一节深一节，非以胸为漠不关情处。讲家谓胸在心上不能感物，此春香之讥陈最良：『一些趣也不知』也。识者当自领之。

两美相逢悦有余，目瞵肩耸更踟躇。顿教悟彻咸其脢，快读几家无字书。

天香子寓中有豪客数人，留连半日，抵暮而散，酒后兼有朱提之约。次日家僮不慎，几乎致讼。有大力者以白简吓之，诸人始为敛息。而大力者亦负螳螂捕蝉之诮焉。余曰：『欧阳子云「酒黏衫袖重，花压帽檐斜」。斯时，军流以下罪名亦胡勿为是，可为诸人针砭矣。』

何来豪客事呼卢，雀角无端起点奴。惹得侬家狂措大，袖中倾出醋葫芦。

见说螳螂欲捕蝉，谁知黄雀已擎拳。欧阳十字真成案，酒底花间好悟禅。

刘芸阁，伶中之卫玠也，一巨公颇为醉心。偶于冯氏席间，见吾乡徐又次封翁言：『芸阁必为赏鉴。』告以未识。巨公为之骇然，以芸阁常至冯氏也，封翁

大蒙陈最良之诮。又山阴俞六爱，居京已久，于歌楼见芸阁，深悦之，作诗赞其美，携以示余，误以『刘』为『柳』，所用皆柳事。嗟乎！斯二人者，今之人欤古之遗也。

苦思搜句赠知音，刚卯讹将柔卯侵。那似徐翁真洒落，桃花满树不关心。【『刚卯』取卯金义，见《史记》；『柔卯』言柳，柳为卯，本性柔。『桃花满树』，隐用刘郎。】

友人云：京旦之装小脚者，昔时不过数出，举止每多瑟缩。自魏三擅名之后，无不以小脚登场，足挑目动，在在关情。且闻其媚人之状，若晋侯之梦与楚子抟焉。余曰：『闻昔保和部有苏伶沈富官，容仪娇好，缠足如女子，但未知横陈否耶？若偶渔婢，当有可观。』相与大噓，诗以解嘲。【『渔婢』，即渔妇跣足者。】

似月如钩瘦影埋，竞夸娇媚试提鞦。风流莫问横陈夜，羞与嫫媿【读平声】小姐偕。【明周宪王《元宫词》：『帘前三寸弓鞋露，知是嫫媿小姐来。』按：字书，嫫，嫩、软二音俱仄声，今当读作平声。】

友人言：蜀伶新出琴腔，即甘肃调，名西秦腔。其器不用笙笛，以胡琴为主，月琴副之。工尺咿唔如话，旦色之无歌喉者，每借以藏拙焉。若高明官之演《小寡妇上坟》，寻音赴节，不闻一字，有如傀儡登场。昔人云：『丝不如竹，竹不如肉。』口无歌韵而藉靡靡之音以相掩饰，乐技至此愈降愈下矣！

有丝无竹少清音，始自秦中带郑淫。莫笑当歌同傀儡，胜儿原是抱胡琴。【胡琴婢胜儿事，见《中吴纪闻》。】

友人言：近日歌楼老剧冶艳成风，凡报条有《大闹销金帐》者【以红纸书所演之戏贴于门牌，名曰『报条』。】是日坐客必满。魏三《滚楼》之后，银儿、玉官皆效之。又刘有《桂花亭》，王有《葫芦架》，究未若银儿之《双麒麟》，裸裎揭帐令人如观大体双也。未演之前，场上先设帷榻花亭，如结青庐以待新妇者，使年少神驰目矐，罔念作狂，淫靡之习，伊胡底欤？

楚雨巫云黯不开，好传消息到歌台。春风是处鸳鸯社，借问何人补缺来。【昔人以新妇未来，房中先设帷榻，名『待缺』。『鸳鸯社』见《妆楼记》。】

友人言：近时豪客观剧，必坐于下场门，以便与所欢眼色相勾也。而诸旦在园见有相知者，或送菓点，或亲至问安，以为照应。少焉歌管未终，已同车入酒楼矣。鼓咽咽醉言归，樊楼风景于斯复睹。

飞眼皮科笑口开，渐看菓点出歌台。下场门好无多地，购得冤头入坐来。【俗呼豪客为『冤大头』。】

友人有以『歌楼一字评』相告，嫌其于诸旦颇有未愜，乃以近时习见者为更定之。魏三曰『妖』【以其开淫冶之风，旧评曰『骚』，未足以概之】；银官曰

『标』；桂官曰『娇』；玉官曰『翘』；【宜于健妇而少韵致】凤官曰『刁』；白二曰『飘』；【飘逸也】万官曰『豪』；郑三曰『骚』；蕙官曰『挑』；三元曰『糙』【平声】。其它则未入品题也。至于昆旦，声容优劣有不可以一字概，当仿书画评，各缀数语为善，姑阙之，以俟赏音者。

尹谢风流絶世无，聊将一字拟形模。歌楼尽日争娇艳，笑是缓缓九尾狐。

闻昔年，某伶于戏园遇一贵客，邀往酒楼，赞其色艺之妙，命仆携两元宝赠之。叩其寓，不告，云是粤省太守来京补观察者，不日即出京，毋庸往还也。次日，伶在别园，其客亦至焉。复招饮，赠银如前。将别，伶固请某日过寓午饭，其人沈吟再四，嘱以不须多费，只一二肴叙谈可也。是日，其人盛从而来，持赠千金，抵暮欲去，固留宿，乃遣仆返。曰：『明日不须早来』！伶延入卧室，与谈甚洽，凡箱柜所有悉告之。更余，举家皆寝，二人尚喋喋不休。次早家人起，见门牖箱柜俱开，惟伶独卧榻上，唤之迷闷不醒，亟以水解之，乃觉，方知为盗席卷踰垣而去。余曰：『斯伶亦盗也，以盗捐盗，讵知彼盗之巧哉！』

两贼汹汹今日逢，青蛇有意敌黄蜂。温柔乡里迷魂阵，可奈强良穿我墉。【谚云：『青竹蛇儿口，黄蜂尾上针』，皆毒物也。】

岂是千金怜季布，谁言一饭重王孙。巧偷积岁逢豪夺，剩有余欢绕梦魂。

金陵富商某者，于癸巳年在京捐纳别驾。初时爱玩玉器，无他好焉。不数月，于戏园相识二人，俗名『拉纤者』，招伶来寓，日引日多，家人以二鬼目之。于是富商豪情顿起，酒肴车马，率以为常，昼则歌楼酒馆，夜则豪饮呼卢，每晚必留一旦在寓同宿。继为娶亲买屋，衣服器具皆备，一人不下千余金。凡五阅月，已为三人娶矣。都中之资既竭，复往家取。其子来京，劝以南返，不听，而阿堵物不能裕如也。后一伶索三百金，期彼数日，不能如约，其人在寓门詈骂，即前所与娶妇者。商闻之怨悔羞忿，至夜而缢。约计不及一年，所费万金以外。其子欲讼之官，乡人劝以勿彰父过，为之吞声隐泣。嗟乎！谁实致之？皆二鬼焉！居长安道者可不慎所交哉！余闻之富商之邻，为所目击，因讳其姓氏，书之以为殷鉴。

大鬼昂藏小鬼嬉，招徕狐兔逐人迷。尊前听说金陵贾，一载春风化雉鸡。

狐媚依人似漆胶，狼贪藉物等菅茅。与君拂拭轩辕镜，莫为金陵作解嘲。【见隋王度《古镜记》。】

余十载京华，薄游歌馆，于白二之外多不知其姓名。姻娅赵君来京一载，凡出名之旦无不识之。余问其故，曰：『见好花而不知名，可乎？』是诚深于情者。余甚愧昔之卤莽也，聊以禅悟解嘲，而燕兰之咏，于斯渐入花丛矣！

十年歌馆愧匆匆，访艳应输天水翁。何似拈花成一笑，不教色相落胸中。

世事何劳问假真，人人竿木自随身。年来我亦登场客，惭愧诸郎格韵新。

○杂感【共一十八首】

余自癸卯至今，有所传闻，形诸歌咏。姑以得诗先后录之，无有伦次，亦不计其工拙也。

曾闻侍史缀征衣，结契王郎世所稀。莫讶春光三月暮，红深颌下燕初肥。歌台狂客起风波，鸡肋难容奈若何。解借公猴通一笑，漫劳司马奋投戈。【『公猴』，明妓朱斗儿事，见《青泥莲花记》。】

江东只子美无瑕，匕首难逢陆押衙。刎颈交情何惜尔，祇愁误唱《后庭花》。【陆判官换美人头事，见《聊斋志异》。】

避君三舍礼逡巡，郗笑先生见未真。待得啸梁频作恶，短长难禁路傍人。三寿云亡泪黯黯，阿谁娇好慰情牵。刘郎自是秋风客，莫道长晴不雨天。艳阳回首即残春，浪絮浮花卷作苹。羞对浔阳江上妇，琵琶何处嫁商人。仙史言欢忆艳歌，黠奴凭借起风波。无端嫁祸虬髯客，和尚差哉会也么？【姚广孝贵显回苏，往视其友，闭门不纳，遥应之曰：『和尚差哉！』】

修真学佛语惺惺，欲海波澜棺未宁。莫被秦宫花里笑，戚施面目太酸丁。漫说天怀同柳下，鲁男今见几人存？道旁苦李何堪摘，也作酸梅沁齿痕。余桃已失分甘爱，断藕犹牵别绪长。奚似杜陵馔燕侣，去来亲近两相忘。家世曾传八咏楼，酒垆饼肆见风流。狂奴气概犹堪取，争似谀文媚沐猴。水绘园中迹已陈，摹芳图上又生春。泣鱼固宠纷纷者，几见流芬齿颊人。撤瑟辰悲欲见难，愁容黯黯泪泅澜。床头玉匣休教殉，好付云郎画里看。倜傥风流迥绝羣，长卿才气欲凌云。可怜一握刘蕡泪，羞谱新声《白练裙》。【《白练裙》院本，明郎之文作，以调马湘兰者。】

美人香草本《离骚》，金屋由来贮阿娇。珍重玉郎身似玉，艳情绮语写丰标。【为芸阁赋】

名士缠头翰墨香，诸郎身价藉文章。湘云赋后桐花赋，更有新诗到海棠。【海棠诗者，为碧绿作。】

豪情日日醉歌楼，佳话欣传若置邮。何似含毫清兴远，生香真色写风流。泮兰沅芷总芳芬，漠漠湘波冉冉云。自我西郊密不雨，管教渴煞两参军。癸卯端阳之后，伴鹤携扇一匣，嘱友人画兰，分赠诸伶之佳者。使宋朝之美，服燕姑之香，可谓一时韵胜矣。余以燕兰命名，盖仿于此。嗟乎！倚翠偎红，浅斟低唱，人生行乐耳。能适其乐，而同海客之狎鸥者，其画兰主人乎？是则余之小谱亦等诸雪泥鸿爪也。

披拂熏风写翠颜，芳香满袖落人间。与君妙选如兰契，漫说亭亭玉笋班。北地胭脂滟欲浮，都含芳韵媚歌楼。先生好作《燕兰谱》，嫩白娇红尽解愁。

东风一曲紫山翁，旖旎无妨学道功。歌舞情怀聊漫与，任他人笑比顽童。
汲古绿深两眼宽，何来尤物可盘桓。忘机鸥鸟无心客，偶尔相逢也足欢。

《燕兰小谱》卷之五终

●《燕兰小谱》跋

安乐山樵《燕兰小谱》，凡诗二百二首，始癸卯重午，后暨今中秋所作也。予昔假馆于兰修丁香老屋，见湘云昼兰，索山樵同咏。山樵更征诸郎之得名者，悉直品题，缓吟低唱，以抒写其沈郁无聊之慨。特借径诸郎，故不必人求其备。诗惟其肖，其中隽永风雅，感慨调笑，得风人比兴之旨，而神韵直逼渔洋。盖其一片婆心，欲挽淫靡而归于雅正，非董爱江维扬《竹枝词》比也。山樵每脱稿，必示予击赏，已非一日。爰书大略，以贻同好。读者得其味于酸盐之外可耳。

乙巳小春月竹酣居士跋

《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正编 日下看花记》

（清）小铁笛道人 着

●目录

《日下看花记》自序

《日下看花记》题词

《日下看花记》卷一

首录八人

庆瑞

羣玉山樵赠句

桂林

桂林

龙官

二林

彩林

福寿

百福

《日下看花记》卷二

首录九人

翠林

早甘兰洁之人赠句

桂林

金官

翠官又名宁

玉林

九林

桂枝

贵笙

福寿

又首録九人

双全

增福

金官

三林

双林

吉祥

福林

凤林

寶林

《日下看花记》卷三

首録十人

长松

三寶

四官

文林

双喜

桂官

小三

万林

元寶

四喜

续録十五人

荣官

声明

玉林

双官

庆元

金官
庆福
长生
享龄
秀林
桂林
太林
元林
庆林
福儿

《日下看花记》卷四

小部錄取十二人

寿林
金寶
元寶
麒麟
元寶
天祿
秀林
財林
喜林
天寿
添齡
巧齡

补錄前经寓目，今已散去者十四人

寶官
葵官
翠林
寶珠
双庆
三官
凤官
升官
七官

银官
大翠
春林
天喜
凤翔

补录梨园旧人三人

三元
荣官
月官

附录梨园已故者一人

三儿

补遗三人

七十几
小三元
福儿

补录《红药新吟兰秋小咏》未刊诗什

书眉仙史题赠朗玉
壶天大隐题赠秀峯

增录题句

画眉仙史题小铁笛道人赠增福水仙瓶梅条幅

附录一峯居士赞语

后序

手抄《判花小咏》一册，赠朗玉，作骈体一章，书于册尾

《再续燕兰小谱》序

兰问为玉翠林秀峯作

书赠陈桂林小山画蝶便面

●《日下看花记》自序

自伪伎兴而声容竞爽，由来旧矣。唐有雅乐部。宋时院本始标花旦之名，南北部恒参用之。每部多不过四、三人而已。有明肇始昆腔，洋洋盈耳。而弋阳、梆子、琴、柳各腔，南北繁会，笙磬同音，歌咏升平，伶工荟萃，莫盛于京华。往者，六大班旗鼓相当，名优云集，一时称盛。嗣自川派擅场，蹈躄竞胜，坠髻争妍，如火如荼，目不暇给，风气一新。迩来徽部迭兴，踵事增华，人浮于剧，联络五方之音，合为一致，舞衣歌扇，风调又非卅年前矣。予也，白首红尘，三年匏系，送尽如海风花，犹剩冶游余兴。客夏，偶阅各种花谱，均

未愜心。其弊非专凭耳学，取择冗泛，即偶尔目成，因偏护短。辄撰《判花偶录》一卷，微旨所尚，颇具精严，然犹恐弃兰服艾，舍玉怀珉也。爰复就一二知己互证旁参，始信我之所日往来于胸中者，俱非臆断。又详加参改，录成一稿，名之曰《日下看花记》。梨园月旦，花国董狐，盖其慎哉。余别有《杨柳春词》一册，备载芳名，以志网罗无俾遗珠之叹。凡不登斯录者，毋恚予为寡情也。噫！彩云易散，晓月难留，敢诩一片婆心，聊写三春愁结。昔陈蕃不耐事一室，傅介子弃觚从军。可知牖下含毫，英杰所羞。况老无能为，降而作华林野史，不更可深长太息也哉！

时嘉庆癸亥九月，重阳后五日，小铁笛道人自序于城东东北园丁香书舍。

●《日下看花记》题词

画眉仙史

砚屏春静捻吟髭，浅绿深红又几枝。销受晴窗风日暖，万花环拥待题诗。

芙蓉山人

明窗染砚注花名，露滴胭脂玉案清。消受人天真慧业，众香国里一书生。屏山宛转梦潇湘，罗幕低垂月过墙。听谱茵于三十曲，一枝碧玉夜深凉。

莲因居士

阿谁敢笑服模糊，日日寻芳兴自孤。醉倒春风无限感，白头人借万花扶。胸中垒块几时平，绿竹何妨写性情。莫作寻常花谱读，一枝铁笛韵孤清。

●《日下看花记》卷一

小铁笛道人着【第园居士 餐花小史】同参订

○首录八人

庆瑞

姓刘，字朗玉，年二十一岁，顺天大兴黄村人。三庆部，魏长生之徒也。幼以小曲著名，娇姿贵彩，明艳无双，态度安详，歌音清美，每于淡处生妍，静中流媚。不惯蹈蹻而腰支约素；不矜饰首而鬢髻如仙。《胭脂》《烤火》，超乎淫逸，别致风情。《闯山》《铁弓缘》，艳而不淫，古语『一笑倾城』，刘郎足以当之。至《别妻》一出，手拨湘弦，清商一阕，轻风流水，令人躁释矜平，尝思松月山亭，烟波画舫，得此风调，累心都尽。谢仁祖企脚北窗弹琵琶，未可便作天际真人想。辛酉春暮，偕小樊居士观刘郎此出，交口称佳。次日又演《送灯》，宛遇洛水之神，精摇魄荡。时方红药盛开，对花怀人，吟笺满篋。嗣后缥缈娇云，频萦寤想。客春仍偕小樊访之，循若书生，辞寡心灵，不浮不滞。连番雅集，着有《红药新吟》，乞序于味闲居士表其方韵。今刘郎声华霞烂，襟抱冷然，喜接名流，倾心媿雅。近嗜学书，笔姿秀劲，梨园中佳子弟也。昔羨碧为婉卿高足，擅出蓝之誉。后秀黄村，性情色艺，何减前芳，籍

甚一时耶！

此是人间第一丛，香分魏紫领春风。丰宜门外花千亩，解学刘郎算化工。西州佳丽数陈郎，后秀黄村复擅场。一卷新吟红芍药，短檠了了照回肠。过眼秣欢忆惘然，风情只似向前妍。曲高占得春光好，青胜于蓝早十年。【婉卿来都，年近三旬矣。】

几宵风月足千秋，雅调闲凭翰墨留。所怕将离终是讖，鞭丝拂动怎医愁。
羣玉山樵赠句

急管繁弦不肯闲，瓜勣藕节那能删。如何一霎心如水，为向高台看玉山。八陌红尘压短眉，看花老眼未支离。春风魏紫花残后，领袖芳林此一枝。拒粉辞脂面目真，舞衫脱却倍嶙峋。轻靴窄袖愁风剧，怕失轻盈掌上人。芭蕉叶大鞋儿小，旧曲儿时播国门。忽地金戈成队出，玉肤花貌女将军。

桂林

姓王，字琬香，年十七岁，江苏长洲人。金玉部。媚脸潮红，修眉横翠，清言屑玉，雅步生香。纵使玉树为屏，琼枝绕坐，王郎入户，自有一种华贵气。海棠舒艳，妍胜朝霞，定须金屋贮之。桃李漫山，舆儻属矣。其演《长生殿》诸剧，凝神渺虑，吐羽含商，清厉纤徐，追微入奥，云衫月扇，亦颇自命不凡。间演新剧，不蹈时派，色色俱佳。昔秋遇之于曼香居士席间，酒尽三巡，清歌一曲。一经上史，揄袂拥之。仰视碧空，纤云不翳，皓魄当庭，澄芬袭户。此身宛傍广寒，与素娥相对矣！

渔阳鞞鼓不堪听，欢宴方终酒未醒。看到马嵬魂已断，莫教更唱《雨淋铃》。锦幕香凝漏响沉，楼东长此寂寥心。一宵恩宠难分却，写得情思如许深。触处频将客思撩，杨梅街转认樱桃。不教着个王郎宅，畴把吴音解郁陶。雅轮此日属谁扶，词组先征意趣殊。海内词坛分树帜，回澜手笔势同孤。

桂林

姓陈，字仙圃，扬州人，年十八岁。三庆部。初见其登场，歌喉清滑，娇靥鲜妍，顾盼玲珑，风情柔韵。艺有《盗令》《游街》《学堂》《思凡》《拷红》《戏叔》等出，灵心慧齿，如听百啭林莺，体段亦停匀合度，后来之秀应数此人。老眼无花，遇此活色生香，不觉心目为之一醒。本年夏，偶与对饮，卸妆杂坐，洒落不羣，天性爽朗，无傲狠气，亦无脂粉气，天然妩媚，自是可人。余颇心赏之。嗜围棋，近闻歌喉稍逊于前，然色艺俱在，不能减其声价也。小桃新艳倚风娇，纤柳才抽碧玉条。对尔不生明月梦，清歌抵得玉人萧。眼角情波溜朶颐，月轮三五比风姿。最夸邂逅舒郎面，缓步神摹赵翠儿。湘帘如水隔埃氛，爽朗风标自不羣。却胜寻常花底宴，顿开远抱目晴云。小山歌扇琬香笺，秋到重添结桂缘。【古诗：结交当结桂。】可惜不成招隐赋

，频参无隐木樨禅。

龙官

姓鲁，字云卿，年二十岁，安徽怀宁人。三庆部。已擅时名，余以老眼评花，惯采幽芳冷艳，名噪者往往忽之。壬戌春雨，见其《审录》，十分哀艳，遂致停觞。嗣演《醉阁》，断红映颊，乍转星眸，细落歌珠，轻回舞袖。因忆玉环佳丽，未免肥婢贻讥。而云卿登场，即宠爱三千何足销其一醉。宜乎第园居士见鲁郎歌台，衣袂皆若多情也。客秋，云卿宴客于梨园。余诺朗玉之约往，一通款问，盖刘郎与卿如兄如弟也。酒阑人散，觉冉冉巫云，犹曳道人襟带间。迨欲访之，鲁郎已归棹矣。今夏复自南来，容妍如故，艺进于前。近见《海公案》内扮店家妇，青裙窄袂，风趣横生，但聆娓娓清言，足值明珠一斛，洵一朵雕栏白玉花也。

说到卿名交口夸，秣春最易铄容华。相逢及赠梅村句，珍重雕栏白玉花。歌楼几度见红妆，豪竹哀丝泪数行。莫道惜花情尚浅，闻歌一字一停觞。舞袖长纤宛转身，生憎燕环未停匀。长安春色留人住，眼福今朝算十分。贺新郎去伴香闺，【鲁郎以完姻暂归】荆布闲情体入微。再到只销蛾淡扫，故人雅抱未全非。【谓第园】

二林

姓陈，字意卿，年十八岁，安徽怀宁人。春台部。肤若脂凝，貌如玉莹。初见其《打番》《打鴈》，丰姿满态，宛肖当年『耗子』登场，惟嫌少风致耳。以为党太尉家，销金帐底，饮羊羔儿酒时，得二林为婢，按琴腔，歌一曲，正复相宜。嗣演《遇妻》《踢球》，颇有风趣，妙处更在嫣然一笑间。其时，陈郎染病初痊，非比梅花影瘦，略减栀子香肥。遂尔神韵，迨扮花蕊夫人，翩翩书记，思落含毫，扫眉才子，何减名士风流。陈郎陈郎，偶值灯红酒绿，得与羣雅游时，仍以花蕊夫人自况，则得之矣。

玉楼春合擅时名，今日意卿昔永亨。【『耗子』号】词客心香名士句，为他添系护花铃。【近有蠡湖散人《燕台校花录》，标陈郎为冠。】

新赐云鬟使上头，【本花蕊夫人词句】红笺翠管最风流。党家婢子工煎茗，纨扇临风比得不？

荆钗更试小家妆，花鼓声声唱凤阳。解得葫芦依样画，风情原不在矜庄。偶对名花忿即蠲，非如惊蝶闹花田。菖蒲有节能通慧，绮语聊酬一笑缘。【《演武》，陈郎扮侍儿，报菖蒲花名。】

彩林

姓刘，字琴浦，年十九岁，江苏扬州人。四喜部。螭首蛾眉，云姿月态，掌上身轻，柳枝袅娜，鬓边波溜，花格娉婷。初见《军门产子》，作七古，有句云

：『腰支宛转枪花神。』又云：『平生兀傲谄狐媚。』目逆名艳心柔驯，刘郎风艳，动人不觉，铁笛铮铮，化为绕指，久旷征歌，惊鸿极目。见演《捉奸》《服毒》，殊谓其不慎于择术，然而至矣！操此技而演《刺梁》《刺虎》，必能奕奕骇人瞻瞩也。近复见演《玉鸳鸯》一回，梅花亭畔，合登堂前，三妇新妆，倍增佳丽。闻刘郎为人颇文静，自持大雅赏之。

阵云愁结蹙双蛾，宛转腰支宛转歌。斜曳银枪香髻弹，英姿销捐泪痕多。北地胭脂数卯金，【谓朗玉】彩云依样冠花林。远山浓映横波静，艳不宣淫艳始深。【《胭脂》一出绝佳】

弓搦香鞋寸恰三，乌云挽起更妆男。人间不信黄崇嘏，笑煞红裙也变蓝。花光绚烂眼光寒，不敢轻为白眼看。芸阁桐花芬歇绝，一株玉树照歌坛。

福寿

姓吴，字春祉，年十六岁，扬州人。春台部。姿容明媚，骨肉停匀。演《学堂》，闺阁风仪，别饶韵致。《碧玉钗》扮小姑最佳。《惊变》《埋玉》，王、蒋间并驾，未能允堪接轡。近见演《英雄谱》，扮霍玉蝉侍婢春花，『代主抵罪』一段，情辞激烈，声容哀艳，儿女英雄，令人泪下。吴郎洵徽部后秀中杰出也。曾于公所席上遇之，衣圭闲雅，辞色恬和，是能心领夫在山出山之旨，不卑不抗，斟酌尽善者。

师师举举与当当，误取韩诗比艳香。说是几家隋岸住，分明描出绛仙妆。【初误吴郎姓李，并不知其系维扬人。】

误投鸳社可怜宵，好事端须明艳描。最爱佯瞋腕无力，眼波松后脸红潮。愁喜无端变一时，绝怜闺阁被人欺。金钗不是温家镜，两下情根各自知。【灌畦居士赏其《相约》《相骂》，谓吾吴名班技止此。】

香肩已会担风月，巧舌还能乱是非。如此多情兼任侠，人间何必羨崔徽。

百福

姓产，年十七岁，安庆人。三庆部。生性玲珑，姿容俊俏，灵牙利齿，音调清圆。初见《打番》一出，信口赠云：『牧马骄嘶勅勒秋，卢生结束尽风流。丈夫得志张仪从，如此佳儿少得不？』嗣演《探亲》，扮乡间女儿，倚怀而哭，情态极佳。近见其《花鼓》一出，点如白雨，腰若青杨，何减明儿当日，允堪独冠此时。第园亟赏之，转瞬间产郎当名噪凤城。

怕姑恶敢想夫怜，见母欣然复黯然。最是背人情态好，倚怀絮语泪如涟。粉面娇欺弹鬓花，蛮鬣促叠玉腰斜。宁输鼓舞陈元会，唐内催春手竞夸。

《日下看花记》卷一终

●《日下看花记》卷二

小铁笛道人着【第园居士 餐花小史】同叅订

○首錄九人

翠林

姓王，名锦泉，字秀峯，年二十岁，安徽怀宁县山桥镇人。春台部。伶工中之铮铮佼佼者，昆乱俱谙，跌扑便捷，工小调，能吴语，丰神俊逸，姿容明秀，不事修饰，天然妩媚，无论健服华装，皆潇洒自如，有絕类超羣之概，音律亦精细清圆。初在庆喜部内，见其《断桥》【扮小青】，及《湖船》一出，姿态尚丰满。嗣因病而瘦，然愈瘦愈秀，亦初不知其为秀峯也。昔秋与曼香居士闲话及之，始知其善墨兰，遂偕访之。一室之内，无非卷轴。园中无剧，即事毫素，兰笔娟秀，近更苍劲，性甘淡泊，杯酒论心，清言娓娓。兴逸则议论风生，天真烂漫。高人韵士，知其怀抱芬馨不可遏抑，殊乐观其远致。香严居士谓王郎哺齧亦复可观，洵是解人。三秋题咏，墨兰盈卷，标曰：《兰秋小咏》，壶天大隐序而梓行。其《军门产子》《琵琶洞》《一枝梅》尤为高下共赏，新旧剧内，数见登场，锦襜绣袴，骨飞肉腾，亦如其下笔纵横离披、颀颀尽致也。昔有王湘云善画兰，《燕兰小谱》称之。然湘云以色艺事人，兰亦蒙韭菜、虾皮之诮。秀峯在侑辈中，居然真香矣！

不图天壤有王郎，竟体清芬冠众芳。黛色东来峰独秀，采兰人免忆沅湘。
何处翩翩赋《硕人》，乱红堆畔碧枝新。逢场作戏如余事，大似诗狂吏隐身。
香含墨渾寄情遥，几辈诗人慰寂寥。莫叹床头金易尽，舞衫洒落俗尘销。
未遂初心向绿箬，一声欸乃引愁多。何时稳唱回波曲，同泛鸳湖谱棹歌。

早甘兰洁之人赠句

芍药吟笺万口传，品题别有阆峰仙。元都观外桃千树，谁向刘郎句里妍。【餐花小史为朗玉作《鐵弓缘歌》；为秀峯作《荡湖船歌》，传诵于时，刊入《药吟兰咏》。】

伊唔双桨出吴阊，曾听清飮到上杭。却向东风寻旧梦，虎邱月色太凄凉。
秀骨珊珊自有姿，短衫窄袖也相宜。知卿别有分身法，笔底湘兰一两枝。
贺郎酒醒最消魂，一切风花眼底昏。趁我鹈鹕裘未敝，为君典去买清尊。

桂林

姓陈，字小山，年十九岁，安徽怀宁人。春台部。性情温婉，举止安闲。《独占》《蝴蝶梦》，最所擅场。姿色未臻艳丽，而柔媚之趣深含。武技未至轻便，而《劈棺》一剧描写仓皇惊愕神情，声容逼肖。《独占》至秉烛入帟时，情态殊佳。习见诸郎演此出，俱不及小山。眉语抵得几许临去秋波，殢人思忆也。卸妆与语，真挚无浇薄气。席间则酬酢殷勤，辞色和顺，又迥异见金夫不有躬者。友人琅圃尤心赏之。陈郎虽隶花部，覃精昆曲，堪为雅部名伶。近见其于《英雄谱》扮霍小姐一回，拍案叫絕，又胜于《劈棺》矣，因续题一絕云。

巧夺姻缘毒计深，剑花饮血快人心。可怜比翼分飞日，肠断天涯泪满襟。
皖江仙队并清新，风范梁溪定几人。激楚声容《蝴蝶梦》，歌台瑜亮顾偕陈。
【长松亦工此出，或谓顾胜于陈。余谓做手不同，工力悉敌，二者未易轩轻。

】

扇纨花映沈东阳，佳话曾传美目扬。踏冻来窥眉语细，老夫羨煞卖油郎。
月初圆满桂双攀，【金玉之桂林亦在坐，壬戌中秋事。】桂馥熏心酒上颜。此
夕广寒在人世，不徒袖染国香还。【是集先观秀峯昼兰】
曲尘风里唤同车，攀桂情随赠勺加。【癸亥春仲小集，朗玉亦在坐。】未了情
缘忘料理，花情不妬柳生芽。【小山于杯酒间，每极称陶柳溪。】

金官

姓江，字毓秀，年二十岁，安庆人，三庆部。与朱福寿皆新到京，擅场之艺颇多，初演《打洞》《审录》，风神秀整，态度清佳，昆乱梆子俱谙，音亦清亮，圆转自如。家湛华居士曾观三庆《思春》，十数人登场，独赞江郎有女子态，细覩其香肩戍削，眉语传情，洵不诬也，偶交臂遇之肆应中，仍自谨持，无佻达轻儇之习，犹带芝兰臭味，不同凡艳争春，足以愜素心焉。近见其演《弑齐》及《醉阁》，亦极妙。

不看镜里画眉新，秀骨珊珊自可人。幽谷兰芬堪盖世，芳庭蕙质亦离尘。
前夫岂与后夫当，东郭姻盟看下场。如此佳人合倾国，春秋也不讳棠姜。
更喜身轻似绿珠，醉中争记侍儿扶。回身无力临风软，想见春胸腻欲酥。
醉后相逢散竹襟，绮罗丛畔展琴心。白头挥秃君家管，莫写紫梁绕樾音。

翠官【又名宁】

姓姚，字静芳，蜀产而寓于秦之三原，年二十四岁。双和部。双和固西班之雄者，姚郎在内称翘楚焉。余亦耳熟其名，适《看花记》将就，复采遗珠，访于歌栏，见方淡扫娥眉，浑身缟素，演《检柴》《赠金》诸剧，愁容幽艳，如带雨梨花，始叹名下无虚，披榛采兰，有心人未易巧相值也。既而演《挈妆潜遁》《遇暴脱身》，侠骨贞心，灵才慧性，并集于如花似玉身中。知凡剧俱有佳趣，惟自得其趣，则可以趣趣人。姚郎殆自知其趣，而神乎趣，观者忘其趣，而不觉身入趣中矣。虽人颇以花月妖目之，然辨味于酸咸之外，则镕金盂水，随性方圆。姚郎而肄昆曲，又未始非雅部翩翩佳子弟也。一日再访，适郎未至，而其余诸人皆可憎恶，复不晓事，甚至管班伶父目道人为风颠，使少年血气，其人必饱老拳。道人为花而来，岂屑与村牛计较，司空见惯，殊恬如也。惟姚郎杂明珠于瓦砾之中，为可惜耳。偶于酒间与朗玉谈及，姚郎闻信奔至尊前，感愧交形，柔词谢过。道人愤恚既锁，新交更挈，欢然大醉，即题四绝，乞餐花小史作淡墨小幅而题其上以赠。姚郎剧极多，色色俱佳，又闻其工墨

兰，尚未一欸清斋，观其放叶安花时婀娜韵致也。

华岳仙人姚玉京，小桃花面旧知名，却嫌阆苑春风少，别领笙歌下碧城。
短短芦芽瑟瑟风，一腮香泪落青骢。人间难算相思帐，梦到前村豆又红。
一任浮云蔽月华，【借用姚月华】看花老眼不曾花。凤城多少风流笔，点到明珠有几家。

颠米迂倪未是奇，惜花心事只花知。无端衣碍蔷薇刺，莫怪旁观笑我痴。

玉林

姓蒿，字可淦，年十八岁。其父即从前北部有名之蒿三本，保定籍，而娶于吴。可淦产自吾苏，长而居扬，故吴语、维扬语皆能言。春台部。丰神雅淡，音调清扬，擅场有《反诳》《盗令》《着棋》《挑帘》《交帐》等剧，波眼传情，柳腰作态，自然窈窕生妍，未识当年郑氏知书之婢，陶家淪茗之鬟，能似可淦风韵否？余一见即心赏之，频访不遇，忽有同心欢然共饮，无如入坐已至刘伶，一醉几成蒋济。然雾里看花，觉蒿郎断红映颊，秋水为神，何异诗堪已怒，四目相招，五体投地，无减过江仆射，醉胜人醒矣！题赠芳名『芙蓉』，冷艳结契骚人，

斜倚文楸落子稀，歌传捉搦夜光微。明眸剪取澄江练，不逐春风撩乱飞。
花攒螺髻忒风流，堕马环鸦绾玉钩。八字排梳梳笼后，有人亲见学扬州，【梨园妆饰，鬪巧争新，蒿郎髻髻花样俱自扬州购来，故妙绝一时。据槐亭居士云。】

秋老清挥照绿湄，拒霜粉艳自幽姿。天涯我亦西风客，会得遥情脉脉思。
老向花间作酒狂，笙歌丛畔快飞觞。彩毫零落难添色，【蜀州有添色芙蓉】欲醉芙蓉看换妆。【芙蓉一日三换色，又名『三醉客』，可淦颇善饮而豪，故云。】

九林

姓骆，字琴仙，年十六岁，安庆人。春台部。初到，见之眉目明秀，静穆自持，宛如读书子弟。及演《游湖借伞》，容庄色媚，语细音娇。同坐有嫌其太板者，余曰：『看新脚色登场，正如三朝新妇，带几分羞涩态，弥见其佳。太滑溜转味同嚼蜡矣！』嗣演《检柴》，目逆而送李郎时，情态尤妙，日落荒郊，青鬓已去，潜焉出涕，袅袅哀音，临风自诉，倍足动人怜惜。近演《白蛇传》内诸出，亦妙。花旦中具此风格，可取法乎上，慎勿蹈时派，变其素质也。素艳还滋香土培，天然秀色渡江来。看君饶有闲情性，莫羨唐花烘托开。旧是潮孺淹泊身，总宜船上往来频。【『总宜』，西湖船名】打篷雨外新妆淡，相况娟娟趁棹人。

风袅罗衣四野寒，柔肠寸寸欲言难。凭谁解得芦花痛，合遣离魂逐去鞍。

桂枝

姓彭，年二十岁，扬州人。春台部。三寶之师弟也。仅见其《思凡》一出，姿容清丽，态度便娟，无限情波含蓄于恬静中。玉尘纔挥，凭栏而望者，『好』声鸦乱。惜擅场无多剧，寻即返棹。今复来都，见其于《福星照》内，偕蒿可涂扮仙姑一对。姑射琼姿缥缈，云中飘堕，令人神往移时。相隔逾年，定增他技。然具此兰姿玉质，花非解语，月固多情，不必征歌，即以彭郎作花月观可也。已散彩云，随风又至，芳筵注目，为倾三爵。

梦断云梯上广寒，仰天心歇一枝攀。颓唐酒国余清兴，金粟香飘到笔端。
凡心打破便成仙，小玉双成到眼前。三爵油油酬法曲，欢场人笑拓枝颠。

贵笙

姓汪，字仙林，年十九岁，怀宁人。三庆部。神清骨秀，虽艳妆而无脂粉气，诗之咏美人谓『清扬婉兮』，清扬在眉目之间，地无些子，非细心领略，则天然之韵致不出。谢夫人林下风，亦只『清秀』二字足以尽之。求真色自当以此为上乘。如汪郎者，洵足当之矣。郎于癸亥秋间入都，名未甚着，以未尽其技也。当珠含玉韞，自不可掩。《戏凤》《扫花》等出，观者已交口称赏。初写黄庭，恰到好处，拭老眼以看其将来。

秀是春山经雨后，清如秋水照人时。万花丛里矜初见，竹外新梅放一枝。
太平世界任风流，春色间从野店收。莫羨当炉人有眼，奇缘还亚玉搔头。
翠凤翎毛耀九霞，春风不许浪吹花。胭脂满地谁收拾，小别多情萼绿华。

福寿

姓朱，年十九岁，扬州人。三庆部。初到演《花鼓》，鹿角峰樵谓其脱离窠臼，崭崭生新。《买炭》《斋饭》本詹双庆所擅场，今朱郎继响，声形笑貌，近似詹郎，然姿容神彩，焕发于詹、腴润于詹、音调更清脆于詹，宛然小家妇女。观细腻风光之剧，久而生倦，必得朱郎启吻醒之；如食美味珍羞后，偶陈野芥、香芹，清咀脆嚼，颇觉爽口。或有嫌其胸挺，及其音不柔软者，余谓其妙处正在此，不如是不能秀而野。

檀板初敲缓拨丝，嫣然一朵好花枝。当歌欲咏珠帘秀，沉醉东风定几时。
壮心销歇昵温柔，箫谱钞成迹尚留。一只湖船愁满载，又添春思落扬州。

○又首錄九人

双全

姓陶，字柳溪，年二十岁，江苏元和人。霓翠部。雅部中之翹楚也。神情清妙，风致翩翩，其演《衣珠记》《翡翠园》《题曲》《茶叙》等剧，色色俱佳，日看不厌。薄施脂粉，素艳欲流，一弯秋波，聪颖独绝，灵和柳态，玉岭梅魂，足以表其神韵。近演《巧奇缘》，扮秦惜惜，风流名妓，不减苏小当年。

《双金牌》扮店家女儿，未免趋时，然不嫌于俗者，终以风趣胜也。杯酒寻欢，有秀峰之冷雅，无秀峰之洒落。

绰态初陈秀媚生，铅华不御见幽情。玉峰顶上梅花韵，又带灵和柳格轻。黯惜孤芳采采迟，临风遥况碧云姿。侬情淡似先生柳，字取青条信可儿。细雨轻烟不受温，东风无计暖芳魂。一枝铁笛留清响，落日吹过五柳门。久隔重闻白云歌，妆台泪点引愁多。不成浅醉匆匆别，影散斜阳唤奈何。

增福

姓陆，字寿昌，年十六岁，长洲籍，本无锡人。金玉部。姿神秀彻，情韵幽闲，音调清谐，应弦合节，闺中仪范，林下风情，令人不可褻视。《思凡》《茶叙》，可与时辈抗手。《问情》一出，尤臻神妙。金玉部王桂林外，即推此人。名流雅集，陆郎入坐，应对如流，敏慧无匹。余最爱其每吐一语后，粲然启齿一笑，音韵幽清如闻玉磬，释却春愁万斛。知乎昼眉仙史为太白先生，此儿固是不凡。

凝脂点漆几回夸，陌上频逢掷果车。等到征歌吾已醉，不分明看雾中花。阑干寂寞泪珠多，两下含情怨奈何。底事有谁能解得，漫将原委问花婆。已分终为落溷茵，东风乍许拔红尘。匆匆一叙姻缘定，不爱蛾眉爱此身。轻挥玉麈出歌楼，一缕心香散莫收。怎说梵经抛不得，绕栏遥赞尽名流。小语无多数解颐，柔情款款送杯迟。秋波偏溜颓唐叟，便醉如泥总不辞。

金官

姓蒋，字筠谷，年二十岁，江苏吴县人。霓翠部。情柔意淑，形佳骨媚，艺极精严，神传微渺，歌如珠贯，衣亦云停。音纔合节，我已愁纒，盼不流波，人皆心向。久观焰段皮科，试听蒋郎奏曲，何异绿绮徐张，声宣正始，净涤箏琶繁响，六气为之一清也。

姑射仙人月里娥，清妍姿致泥人多。不堪雅调临风赏，唤起乡愁可奈何。袅袅情丝欲化云，一声保重泪纷纷。坝桥柳色旗亭酒，进入离肠十二分。玉貌云鬟苏幕遮，红蕖狎猎锦帆华。兰桡摇动流清响，不数当年雏凤夸。【保和徐老旦之子双喜惯演此出，京师贵游以凤雏目之。】

故园几辈托风怀，姓况相同分合谐。偶过点茶留客坐，难期清话片时偕。【过访不值】

三林

姓王，年十六岁，苏州人。集秀部。此部初自南来，闻风者交口赞美，则旦色之佳，有以动人也。是日亮台，座客极盛，意其必有足以登吾《花记》之选者，亟往观焉。脂粉如云，而登场接演者惟三林剧最多，其一班中之前茅欤。姿则艳而不靡，质则婉而有情。观其演《赏荷》，则幽娴贞静；演《金山》，则

软款轻盈；及演《武曩》数出，则骆宾王所云：『蛾眉不肯让人，狐媚偏能惑主』者，彼善诛心，此巧传神矣。一日之间，一台之上，王郎之能事，已不仅一斑之见也。其外有翠林陈郎，安庆人；沈郎凤林，杭州人，色亦尹邢，材如韩馥，尚未细为端详，第与三林连类及之，亦可想见矣。【近见有玉喜者，亦隶是班，颇著名。】

阿侬深愧说吴阊，虚负莺花鬓已苍。未了三生文字债，天教春色看他乡。暮雨潇潇瓜步舟，梦回犹听唱苏州。歌栏双棹蜻蜓浆，画出金山月一钩。谁令偏烧不断香，又招祸水入宫墙。芙蓉屏下横陈夜，莫遣鹦哥报六郎。春风何事苦催花，容易光阴变槎。雅爱森森诸玉树，一时姓字属王家。【谓秀峯、琬香。】

双林

姓张，字竹馨，年十九岁，苏州人。四喜部。姿容丰冶，机趣温和，明眸善睐，绣口工谈。《雪夜》《琵琶》是其绝技，他如《盗令》《杀舟》《寄柬》亦堪独步一时，羣玉山樵所谓『肌肤萃玉，十三女子之容；议论生风，千百英雄之语』者也。诸郎中或以趣胜，或以韵胜，不名一格，总以不沾尘俗、有儒雅气者为可意。自朗玉而下，颇有喜近名流、结缘翰墨者，则慧种仙根，当是莲花化身，不落虫沙劫内矣。如张郎者，色艺岂必人所绝无，而一经品题，顿增声价，吹嘘送上，端赖文人。此逢人诵白傅之诗，寿世寶坡仙之句，山樵又别具只眼，有真赏识者存也。花信编既未果传，则《花记》采择，敢因长物而遗颌下之寶乎？

脉望能亲翰墨香，名流醉尔一觞觞。可知洗得胭脂渍，不为吴娃会巧妆。褥隐芙蓉绮座开，春风一一报花来。曼陀不入人间种，怎费词人八斗才。帘外花飞几尺深，檀槽缓拨酒频斟。妾心暖似郎心暖，不怕寒生压臂金。谁怜倩女果离魂，曾向君前倒一尊。春色忍教人陌路，萧郎遮莫望侯门。

吉祥

姓韩，陕西醴泉人，年十七岁。霓翠部。昔春小樊札至，极称保阳新到之伶韩郎，擅名于时，不久即来都，入三庆部。初演《思凡》，声容态度，颇类吴儿，弱不胜衣，柔于眼柳，曲白亦精细，抗坠如萦，缕宛似深，喻乎声中无字，字中有声之三昧者，始信小樊之言不诬。然初不知其为西人子也，嗣遇星槎，自诩其乡有名伶，专工雅曲，偕往观之，即韩郎也。芝草醴泉，原无根源。韩郎之艺如斯，殆师授高而天资敏慧也。近已入霓翠，叩其故，曰：『不乐与徽部诸郎伍。』于此又足征其性情趣向焉。大雅颇契赏之，吾特异其柔于柔土所产，其殆如饵璠珉之膏，食丹泉之粟，可积岁不饥者耶？抑或丽娟之后身，只恐其随风而去也。

莫非人柳是前身，怪底韩郎产自秦。笑口不含西向意，依依犹带灞桥春。
变雅原来是曲终，谁教鹦鹉入金笼。陇头春色箫台月，争似江天一笛风。
水国非家生性柔，爱从雅乐擅风流。五花爨弄红氍上，几辈名追菊部头。
钟鱼声里咒莲华，信有慈悲感木叉。别部楞严翻一过，絶怜谁与脱袈裟。

福林

姓李，字兰轩，安庆人，年二十二岁。三庆部。生性柔驯，姿容芳软，戏颇做作。评花者比之秋海棠，肖其风情柔楚也。初见其《白蛇传》诸出，极佳。嗣演《昭君》《西游记》《女国王》及《打饼》等剧，亦俱尽态极妍。《出塞》尤所擅场。然道人评花，如诗有别肠，总觉其神色低迷，不能秀露，可怜之情态愈深，可爱之心情转减，要其色艺究不可没也。仍登斯选，李郎宁尚以秋海棠之柔情，含怨于道人耶？或曰：兰轩亦善画兰。

几度闻歌首漫搔，谁将花态尽情描。人间金屋原虚语，奈以秋心冷阿娇。

上马回头眷恋深，琵琶容易觅知音。曲中莫恨毛延寿，但把芳颜付与金。

字号兰轩嗜画兰，题诗一老眼光寒。风流名妓宗非易，【马湘兰】学到纯乎君子难。【郑所南自题墨兰语】

凤林

姓刘，年二十岁，安庆人。四喜部。余素不常观四喜，偶尔凭栏，见有素咽修眉、莲巾羽帔而出者，则《思凡》也。音未极乎柔细，韵尚清圆；姿莫媲夫韶华，情殊悖嫵。初不知其为谁，今夏因若泉居士极称凤林为最，复往观焉。见《偷诗》一出，即昔之演《思凡》者，声音体态，再见增佳，讯之隔坐张君，云是凤林也。噫！元都留迹，再看洞里夭桃；碧玉临风，迟引台前鸣凤。亟登斯录，以报知音。

歌楼飘堕羽衣仙，云样綉缃月样娟。也识畅姑风貌好，目挑情妬少游偏。

当作夭桃洞里开，探芳客去又重回。艳情不耐黄冠戒，丽句争歌赤凤来。

莲净争能净藕丝，分明一纸诉相思。他年双桨秋江上，也笑烧庵事不奇。

寶林

姓朱，字香云，年十六岁，吴邑人。金玉部。姿色非上选，静默寡言，乍见奇之。及演《秋江》一出，艺过成人，始知有木鸡之毅力焉。毘陵殷君最心契之。偶尔招至，典斟，善戏谑兮，仍自存身分，肆应纏绵周致，无异王导弹指说兰阁也。越溪渔隐以合欢一杯酒，遂以丹桂目之。寶林相士之明，其殆有过于负羈妻亲观狐赵耶。然渔隐自酬一絶外，意殊洒然。而寶林至今拳拳然。我为寶林憾，更为渔隐愧也。

一曲秋江日已晡，吟怀饮兴被渠扶。不知殷浩为官去，怪事书来有泪无。【毘陵殷君之东，不久即物故。】

探芳合让虎头痴，一眼欣题丹桂枝。只恐手持修月斧，心情不似冒花丝。

《日下看花记》卷二终

●《日下看花记》卷三

小铁笛道人着【第园居士 餐花小史】同叅订

○首録十人

长松

姓顾，字介石，年二十六岁，太仓嘉定人。三庆部。余里居口耳其名，今得观其擅场《蝴蝶梦》《盗巾》《刺虎》《相约》《相骂》及《双珠球》诸剧，艺臻极至，歌入云霄，情韵悠扬，神采秀发；武技亦复轻口自由，俗赏霸王鞭，亦一时无两；手拨檀槽，俨然曹纲入座矣。顾郎虽旦脚，戛戛独造时，自露其风骨，眉飞色舞，于嫣红姹紫中，如松翠缤纷，弥增葱蒨，不料粉白黛绿间，挺此奇英。余幼客长安，倭指名伶前后，经见者伙矣，从未有全才如长松者。执歌坛老斲轮问之，能不放伊出一头地耶？

玉峰遥映练川清，赌曲旗亭旧着声。偶听人间红雪调，烟霄宜有凤鸾鸣。也画蛾眉迥轶伦，英豪意气绮罗身。胭脂影落菱花镜，争及乔松满树春。记偕游畔访思存，小榻茶烟笑语温。未识乌龙曾睡否？频过不敢浪敲门。【蓄有塞犬，状颇犷。】

故人解拓酒怀宽，特地招来一笑看。如尔才充觥录事，不辞沉醉到更阑。【故人谓和葦】

三寶

姓蔡，字莲芳，年二十八岁，江苏甘泉人。春台部。素着声于邗上，盖老斲轮矣。姿容婉媚，虽逊当年，而体态温柔，依然如旧。入都后，浏览梨园习尚，步武长生，别开生面，穷形尽相，一味淫佚科诨，以供时好。坡公所谓：『嬉笑怒骂尽是文章』，莲芳有焉。一时有『赛魏三』之目。然偶见其演昆部诸剧，活泼中仍自露其本领，固非后辈所能企及。音调则弦管相随，换羽移宫，自然入化。遍览歌坛，问有能学邯郸步者谁耶？或谓以蔡三较魏三，终一间未达。余谓心有灵犀，随时转变，即目前之伎，已足定其将来必能如魏三，专趣忠烈义侠，矫矫传奇矣！

华曳轻袿压绮罗，折腰翘袖碍人多。不须截取中郎竹，齐唱扬州得宝歌。桃花醋滴杏花酸，一曲谈娘博笑欢。簧舌巧翻河市语，宛乘泛宅傍江干。歌珠赌取好声添，落手时名忽矫廉。犖下名公诗满匣，为赠行色抵金兼。织组龙梭去复回，永新清调拂红埃。野狐妙旨须参透，欲借棉州作棒来。

四官

姓沈，字云蓝，年三十岁，江苏吴县人。三庆部。《军门产子》众谓擅场，不

如《反诳》《独占》《断桥》《梳妆》《跪池》等剧，令人屡看不倦。云蓝搴帙而出，齿牙清脆，弦管一新，素质珊珊，临风自赏：拟诸秋柳丰神，潇疎多致，娇嗔美盼，俱征蕴藉，忘却秋娘已老矣。然弹丸脱手之技，尽由积岁苦心研练而来，否则赴弦应节，流盼扬声，方叫曲之不暇，安能流水行云、自然入妙？

前度花飘绕梦思，定珠鸣玉有谁知。【追想保和诸郎】惊鸿瘦影翻春态，销受横波又一时。

几句苏诗引兴谐，龙邱居士费安排。晓妆未理调鹦鹉，如此风情亦大佳。知有前缘未可分，底劳飞锡困轻盈。《断桥》相遇柔肠断，未必人妖有此情。白首重探紫陌春，秋娘风韵剧鲜新。卅年无限梨园感，犹未将卿当旧人。

文林

姓王，字锦屏，扬州人，年二十五岁。四喜部。丰神潇洒，气韵淡逸，演剧如龙眠居士白描好手，动于天趣者，自咄咄逼真。神似之技，不在描头尽角也。餐花小史谓：『做戏如做文字，要求神与古会处；看剧如看文字，要取意在笔先处。不然东涂西抹，堕入烂墨卷套中，所做所取俱无是处矣。』余谓：小史深于禅趣，又在拈花一笑之上。昔人题画梅诗云：『前身应是九方皋』，即此意也。锦屏之剧，人所有亦有，人所无亦无。是亦犹做文题句一样，而文之不同，如其面也。论其色艺，其琬香、云蓝之前后身乎？

珠有清光玉有烟，莫将色相泥尊前。衣冠刻画随优孟，洗耳来听大小弦。舞腰笑靥两非真，场上看人我亦人。袅袅柔情冲淡处，谁能更赋洛川神。绝奇这段巧姻缘，狡狴神仙事偶然。爱看春宵争一刻，九华帐锁两婵娟。【演《玉鸳鸯》绝佳】

果然措大太酸丁，雾里看花说眼青。七尺珊瑚沉底纹，苦从沧海数浮萍。

双喜

姓李，年二十八岁，字兰亭，安庆人。三庆部。为人端重寡言，抑然自下，绝无轻浮气习。色不华而清妍自致；眼不波而秀媚自含。《打店》跌扑，身轻如一鸟过。《宛城》一战，尤堪叫绝。南湖渔者以莲花目之，谓其独立亭亭，出污泥而不染。李郎殆潜心习艺，自献所长，不随风气转移者。

净土莲花洁自持，未曾相识两相知。横波固是多情物，蓄意酬卿只有诗。生性温柔异逞娇，宛城鏖战泪盈绡。一枝带雨梨花致，便是曹瞒意也消。

桂官

姓陈，名太小，字六儿，年二十七岁，顺天大兴人。恩庆部。年逾韶齿，犹姿容明靓，腰约鲜卑。初见其于平龄会内，扮缟素哭尸，星眸惊闪，眉翠含悲，掩面娇啼，极情尽致，已决其非《背娃》《花鼓》等技，仅工飞眼传情了事

者。及演《刺虎》一出，酒波流毒，笑靥藏锋，描摹入细，迨至揎袖徘徊，频侦虎息，霜飞剑影，云乱香鬟，虎立怒冲，虎死愤泄，大才小用，语激心摧，断丝裂竹。费宫人英魂未泯，犹疑驾云骈而降听也。嗟乎！观陈郎之秦技冶容，岂专资诲淫哉！

阵上尸还听哭声，缟衣少妇态轻盈。雍门莫度韩娥曲，髻髻娇啼尽动情。既醉拚将冤愤由，绿云撩乱剑光新。古来巾幗难能事，假面当场写得真。

小三

姓苏，字文广，年三十三岁，安徽人。三庆部。初不甚著名，苦心习艺而成，今则居然名伶矣。身材瘦削，风致潇疏，自饶雅韵，眼波明秀，犹自冉冉动人。昆乱俱妙，跌扑矫健、自由。其演《小金钱》，背负刘郎，歌音激楚，蓉钿霜飞，娥翠脸霞，依然韶美，最堪击节。尝谓能眉语者，小山外数小三。年虽加长，要是徽部中未易才也。

清姿洗净靚妆痕，秀骨珊珊风韵存。一种潇疏闲意致，渔洋秋柳什中论。鄢郢缤纷数逸才，贾其余勇复登台。脸霞鲜映吴钩雪，新带江南春色来。【时小三初领角色来都。】

万林

姓薛，年二十四岁，江苏江都人。春台部。曾见其《乾坤镜》及《翠云楼》内诸出俱佳，《题曲》尤妙，曲白清细，跌扑亦儇捷。瘦而无华姿，丰神自觉秀韵。青裙缟袂，置诸竹篱茅舍间，持比和靖梅妻，冷然香洁，子美诗中黄四娘未能并美。老饕惯得味于世俗齏酸之外，每到持螯对菊，一襟风味，便忆斯人。

铅华不御有余清，篱落幽芳太瘦生。老眼秋来澄若水，偶逢荆布倍关情。眉尖浅淡尽风流，一缕幽情百折柔。别有尘怀抛落处，魂消不为翠云楼。挈子归宁意若何，吴江烟水易风波。将军不恃浑身胆，请听当年长板坡。香销粉冷含风秀，举向团云队里夸。岂若老莲绘鸬鹚，诗成郊岛自名家。

元寶

姓顾，年十五岁，吴邑人。春台部。目长面阔，多欢容憨趣。《背娃》《学堂》《跌包》皆所习演，歌喉尖嫩，灼灼于时。每遇芳筵入座，见其偶吐一语，必作妍笑以出之。故悦之者众，即同班中无有诋之者，亦契其和蔼可亲也。惟登场无内心，近乎躁然，立徽部中居然独当一面，能令敷坐称佳。雅部韶龄，无此能品。拟诸花品红踯躅，烂映春山，亦赏其娇妍足玩也。

结得人间欢喜缘，莺声啾啾笑嫣然。痴儿心企南山绢，借取豪名万口传。

《背娃》争看小娇妖，未吐歌珠几折腰。好似映山红踯躅，也堪娱目把人撩。

四喜

姓韩，年十八岁，顺天宛平人。大顺宁部。色亦郁李争春，体则嫩篁挺节。《上坟》一出，技亦犹人；《打刀》之妙，谁堪继响。妙在巧言如簧，机锋不絕，态随唇转，眉逐情飞。捷给时，几疑剪一舌又生一舌，虽炙毂谈天之口，应亦望而却步。瓌奇变幻，俚语尽是絕妙文章。淹留人海，块垒填胸。一聆韩郎快辩，并剪哀梨，破除郁结，心神为之一爽，未可鄙其技也。

敷坐轩渠看《打刀》，皮科不絕眼波撩。底须七略宽怀抱，辩舌幡幡积虑销。自采丰台红药枝，懒从北地觅胭脂。滑稽乃是奇文字，花格新标艳黠儿。

○续錄十五人

荣官

姓陈，字荣珍，年二十四岁，安徽太湖人。春台部。擅场有《皮弦》《四门》《喂药》《赏荷》《游殿》《打店》诸剧，姿容端淑，音韵和谐。淫逸之戏脱俗，别饶妍媚。昆剧亦工细合律，跌扑轻矫便捷。性情举止，无柔濮夭斜之态，有闺帏贞静之仪。与秀峯中表亲，同处一房，精围棋。玉指圆莹，而甲长寸许，二妙悠然相对，非吮墨挥毫，即展枰落子，隔院哗声若罔闻也。

态度柔嘉贞内含，不随羣艷斗春酣。音宣郑、卫迷情思，曾向歌台采二南。

也能儿女也英雄，假作真时艺自工。堪笑上场提傀儡，第随箫管闹东风。

风飏青帘十字坡，当垆暗笑客生魔。痴人解得无情剑，莫问斜阳路几多。

君与王郎卢李亲，如兰似蕙静涵春。一枰最是忘忧法，应笑吴耽是俗人。【予不知棋】

声明

姓何，年三十岁，安庆人。春台部。身跻花队，艺专雅奏，貌不甚扬，絕无有知其姓名者。余观春台剧最多，凡所擅场，俱经寓目。周规折矩，音律精细，恪守梁溪风范，后学允堪奉为圭臬。近演《谏父》一出，叩之吾乡老伶工，应无闲言。苦心孤诣，寂寂无闻，不亦难乎？何郎平素与同班讲习外，不妄交一人，衣帽朴素无华，安分自守，泊如也，故特为表之。

古妆修整旧闺仪，内里声听半字移。【善歌者谓之内里声，载《梦溪笔谈》。

】莫怅阳春希附和，俞琴能得几心知？

鹦哥谁教骂东风，冷暖人情计太工。能重盟言能白首，从来知礼半闺中。

齿冷人教冷眼看，此心织素一般难。也知不似何郎面，日暮能禁翠袖寒。

玉林

姓葛，字温如，年二十四岁，扬州人。四喜部。体干丰肥，色亦中等，然颇饶柔媚姿致，措辞亦善体人意，毫无犷俗气，可与雅游。《连相》一出，错杂于诸美中，风情自胜。《顶砖》一剧，较三寶《打门吃醋》，可称异曲同工。虽非掌上明珠，苟暖老无方，犹可替诗中燕玉也。

火云蒸处剧清凉，解语还应笑食糠。识得肥环情态好，不夸飞燕倚新妆。
梆声阁阁四弦迢，飞尽情波绕画楼。可待邻姬思葛勃，人间五马最风流。

双官

姓杨，名天福，年十九岁，安庆人。四喜部。眉蹙蛾儿，脸围瓜子，演剧在淡中取态，其味当于隽永处求之。如《背娃》一出，自魏三擅场后，步其武者，工顰妍笑，极妍尽致。天福轻描淡写，活像三家村里当家妇人，脸不畏羞，口能肆应，可谓一洗时派矣。他剧未见出色，其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欤！一顰一笑尽从容，不太寒酸不太浓。折取玉簪秋水照，可人倒胜木芙蓉。诡谋巧取借娇娃，如此赚钱也肉麻。世上尽多刘二姐，逢人便欲对亲家。

庆元

姓冯，本吴人，居京师，久家于此，年二十八岁。庆元部。初在太平班，颇韶美，苦无歌喉。今则歌音穿云振木，而身材几高不可攀矣。然听冯郎曼声一发，耳垢尽蠲，心神开涤，助以明眸皓齿，顰笑生春，玉立风标，转若减之太短，欣然诵『硕人颀颀』之句以赠。昔春演《刘氏招魂》一折，虽非盛年，犹足令人魂销。

俯视侏儒尽一班，美人淡泊似春山。若为十六天魔舞，选队谁装菩萨蛮。
萦烟罗袖曳霞裙，手未拿云响遏云。一曲招魂齐荡魄，佛香添作媚香熏。

金官

姓孙，年十九岁，安庆人。春台部。色紫棠，质朴讷而不工妍媚。演香闺婉淑，落落大方，所谓大家举止，自有一种富贵福泽之像，不必妖姣妩媚也。间或齟齿一笑，亦颇楚楚动人，所谓性中流露，别有一种稳重端庄之态，不必佯羞故怯也。侪辈中，戏以广东人呼之，不解所谓，岂面目间带炎风蜚雨之气耶？余好于冷处观人，如孙郎者，不可谓非嵇康之眼独青也。武技亦佳。

最宜象服作夫人，洗却铅华面目真。姹紫嫣红三十六，不须孙寿更传神。
飘扬旌旆下祥云，斜曳湘妃蝴蝶裙。笑指侍儿羔酒宴，分明争媚党将军。

庆福

姓张，年十七岁，吴邑人。金玉部。姿态松秀，演《花鼓》《刺虎》《醉归》诸剧，尽有可观。褰帘初出，若大路青楼倚门献笑，春心透露，旖旎难持，真三生石上结欢善缘者也。巧笑倩兮，可以持赠。

试问春愁解未曾，眼波斜溜背银灯。偶然搔着麻姑痒，恰似宫中听裂缯。
情天孽海总红颜，牢笼英雄枕席间。纵有玲珑三寸舌，争逃明日翠屏山。

长生

姓钱，年十六岁，元和县人，字瑞芝。金玉部。眼横秋水，眉扫春山，如篱落疎花，别饶秀色。双鬟执拂，真可意侍儿。不专以一艺擅场，而蕙茁夫妻，花

开姊妹，立一郑家婢子于前，自然儒雅风流，正不可少之人，又不必规规争一节之长也。且喜近雅流，加膝未见其泣鱼弃袍，何衔于断袖，是殆冷暖自若者乎。

秀色迎人若可餐，梅花修到本来难。只须幻相空中见，绝胜檀槽拥髻弹。走马寻芳莫认真，眼前俱是看花人。流莺纵到别枝啮，未了茶■〈廿麼〉也自春。

享龄

姓杨，字玉卿，年二十岁，安庆人。春台部。擅场有《桂花亭》，今则人浮于剧，久不演矣。《狐春》一出，偶然演之。姿容光润，性情恬适，清歌袅袅，舞袖翩翩，秾艳扬芬，惯作亚枝傍蕊，绿衣风致，亦足怡情。

圆璧无瑕珠颗匀，纤蛾不点黛痕新。清商骇征从人门，粲粲含桃樊素唇。围炉茗椀缅题屏，除腊匆匆岁又经。秋月春风闲似我，不教一唱《桂花亭》。

秀林

姓吴，年十六岁，扬州人。春台部。与九林皆新到，演《挑帘》《裁衣》不露淫佚，别饶幽媚。身材姿色，柔软相称，性情亦恬静，声音宛转关生，清和协律。花间月下，一二知己，细斟密酌，时秀林在侧，必能贴妥如人意也，道人颇怜之。

春风飘堕竹枝斜，碧玉生来似小家。记取芳莲叅色相，香尘犹未浣清华。妙手纤纤试剪轻，含颦带笑总关情。阿娘惯作氤氲使，引线穿针悞此生。正是春芳烂漫开，桃根桃叶渡江来。几回顾悞如相识，诗句缠头当锦裁。

桂林

姓李，年十八岁，扬州人。春台部。丰貌素姿，温其如玉，秉性静穆，胸畦吟。《跳墙》《着棋》扮莺莺，副以蒿玉林为红娘，闺秀闲雅，侍儿明颖，清姿淑质，天然如画。梨园馆一至，席间不交一语，觐其风格，无异大家子弟。满面书卷气，绝不以妩媚自呈。即席口占云：『闲对文楸淡淡妆，幽闺风致耐思量。秋园丛桂知多少，数尔高攀月窟香。』嗣后惟见其扮小军、仙童，心颇疑之，后知失音之故。李郎具此妙质，即脱离苦海，亦复大妙；若未能舍去，安得歌喉复旧，方不致沉埋于打旗喝道间也。

悦耳莺歌春正融，无声反舌隐花丛。明知缄口犹难毁，谁分当场作哑钟。珠玉何由咳唾生，回风重唱叶鸾笙。老衔石阙心难歇，犹想惊人试一鸣。

太林

姓产，字雨香，年十七岁，安庆人。春台部。貌不甚佳，师得高传，故身段唱口颇极微妙。《园会》《佳期》《寄柬》等出，楚楚可观，小调亦足动听。近因喉变，久不见其登场。昔春曾以丁香画扇赠之，餐花小史题句有云：『春愁

无计避眉痕』。又云：『心学芭蕉卷不开』。今日雨香心绪，能不怨及餐花诗讖、并恼道人以百结微芳为之兆乎？寄语雨香，当申纸绘声音树，仍倩餐花出敲金击玉之句，当羯鼓催春，导迎清籁来也。呵呵！

豆蔻香含已漏春，语花舞草避芳尘。扇纨题去莺声杳，莫摘时芳乱打人。
百结新愁锁上眉，好花好句惹疑猜。心聋讖得娇歌涩，何事能追老默来？【杨铁笛晚年自称老默。】

元林

姓王，年十七岁。三庆部。情性温和，齿牙伶俐，衷言倾耳，软语勾心。其慧处真黄金锁子骨，天成非凡质也。第园居士颇称之。余始见于吉庆当皮相者，或交臂失之。其剧颇有所长，在后辈中不以貌胜，同时云林似过之。

玉颜莫自怨寒鸦，许作东风解语花。廿四番中开落后，紫薇仍护碧窗纱。
情语醺人似酒浓，不辞花下饮千钟。衣圭未浣香痕淡，世事看来总好龙。

庆林

姓戴，年十七岁，扬州人。春台部。初到长安，尚未奏其绝技，而《佳期》一出，已开门见山，腰肢丰约得宜，身材修短合度。或云炯炯双眸，不堪送媚。然造物生人，丰于此则啬于彼，如必仔细吹毛，恐陆押衙伎俩亦难应无厌之求。全材难得，可以微瑕而弃连城之璧乎？

陡入花丛眼觉生，连枝带叶未分明。满园不会关春色，且听黄鹂第一声。
想到惊鸿水一方，阴阳离合有神光。若教临去秋波转，多病多愁却怎当。

福儿

姓马，名凤，顺天人，年二十三岁。和成部。姿容清秀，演《拷红》《狐女思春》，俱北曲，而艺已极妍尽致。第园居士常为余言，其人轻盈伶俐。一日在歌栏见其跨骡而来，英姿飒爽，绝不类弁而钗者。及扮南海水月登场，法相庄严，真如青莲化出，狮驯象伏，令人尘心顿洗。其它戏闻亦绝佳，殆一事精、百事精也。芙蓉颊上，数点梅花，天生一副寿阳妆，更十分妩媚。马郎云：同班有徐升官，亦角色。

繁丝缛管锦屏风，不断圆喉响彻空。细认歌容兼舞节，果然异曲也同工。
七宝庄严胜铸金，慈云一朵布雷音。若从人海施甘露，也愿皈依紫竹林。

《日下看花记》卷三终

●《日下看花记》卷四

小铁笛道人着【第园居士 餐花小史】同叅订

○小部录取十二人

寿林

姓张，字润霞，年十四岁，吴邑人。金兰堂三多部。姿容丰艳，音韵清圆。《

断机》《刺虎》，曲尽情态，令人击节。鹿角峰樵以贴梗海棠目之。吴中俗语：『教童伶，如凿石头』。甚言教小部非易色也。张郎年逾舞勺，此中奥妙固已心领神会。天生情种，迥非依样画葫芦可比，不逾年而声华灼灼，可预卜也。有人题赠云：『醉眼溜人明剪水，春心触酒怒生花。』餐花题赠云：『东风吹入红妆院，绾住春情不愿飞。』又鹿角峰樵题赠云：『一院春风谁管领，海棠应占最高枝。』诵三君诗，张郎风韵可以想见，而标题第一，亦非道人一己臆断也。

胸中金屋有人专，小朵川红更取怜。搅得诗狂无料理，倩谁分作海棠颠。娇霞灼灼傍眸生，疑有红香泛酒尊。烧烛不教花睡去，白头拚却玉山倾。新莺乳燕妬歌喉，檀板金尊醉雅流。唱出吴歆三十曲，教人魂梦亦苏州。缘是三生种得来，新诗千首酒千杯。餐花小史风流甚，不道名花也爱才。【餐花小史与张郎极厚，有评其色艺者必力争之。虽推许太过，论多不允，然情之至者不易情，不足怪也。】

金寶

姓杨，十四岁，扬州人，先在庆芳，近附金玉部，师事琬香者也。面如悬匏，浅白渗红，眉湾春柳，目剪秋波。技有《活捉》《打番》《借茶》诸出，颇体贴入细，亦彩云队里一雏凤也。将来能传琬香之衣钵者，聪慧过人，善于辞令。

茉莉香清秀一时，乌衣巷里许根移。儿能不耻居王后，指日云龙上下随。不是恩情当作仇，香魂也自爱风流。三郎错走桃花运，生死仍居第二筹。旗帜风飘晓日红，番儿争不畏英雄。功名富贵寻常事，可笑卢生是梦中。

元寶

姓朱，年十四岁，苏州人。春台部。春台人倍他部，色稍次者即场上无分，以人浮于剧也。元寶于后秀中能脱颖而出，所演诸剧自然性灵别饶风韵，使在■〈毛瞿〉毬小队，几何不作出墙红杏，而现在则昆山片玉，晶光未露焉。绝似春风蝴蝶花，有香有色也清华。托根万紫千红里，谁把雕栏护碧纱。啾啾莺声未卷帘，五铢衣压指尖尖。无端造出风流孽，添得愁痕入镜奁。

麒麟

姓朱，字莲漪，年十二岁，吴邑人。金兰堂三多部。清姿秀质，艺本家传。初见其《思凡》，音韵态度已自不凡，尚嫌其学力未到，近演《断桥》居然入妙，敷坐称佳。从此苦心习艺，允堪俯视一切。卸妆毫无粉黛气，秀慧可人，咸以莲花目之。

花界澄芬挹小莲，皤然不滓映漪妍。含娇欲语房犹敛，露晓风清骨已仙。弦管啾啾写《断桥》，白娘风态不胜娇。青儿口怒仙郎畏，语怨情怜着意描。

元寶

姓钱，年十三岁，顺天宛平人，由启秀归三多部。眉目疏秀，体干玉立，演《草桥惊梦》音调柔细，口齿清楚，不类燕儿冉冉巫云，迷离恍惚，自是梦中来也。后秀中大有出息者，姿肤亦莹洁不同浮艳。

解绘长亭别后神，巫云冉冉梦中身。歌终仿佛仙韶度，琪树分明阆苑春。

玉姿不似寶儿憨，畴锡嘉名倭指三。【钱郎外，顾郎、未郎皆名元宝，故云。

】若要当他钱树子，更名青选唤伊堪。

天禄

姓蒋，字韵兰，年十三岁，扬州人，由启秀入四喜部。清妍有风致，初见《借茶》，登场不如场下。蒋郎情性，祇宜闺门旦，不宜花旦，较天寿迥别。近闻演习渐近自然，满身风月矣。此儿艺进，大堪名著于时，即艺不能精，具此情韵，亦是可人。故一见即题句与之。

空谷重抽一箭春，淡然相对佩兰人。早矜有秀终须擷，为隔花丛未易亲。

清言拟借一尊持，嘉会翻攀连理枝。【谓凤青】倾倒玉山真意外，卿卿意已被渠知。

陶情丝竹兴怡然，难得春宵月子圆。绕坐明妆皆不俗，更谁与尔斗清妍。

对尔青韶百感生，昨宵词组倍关情。花林知己心常系，爱我言深又有卿。

秀林

姓史，年十三岁，安庆人。玉庆部。凭栏乍见，浑如映月梨花，婵娟多致，笼烟柳翠，摇曳生春。《双蝶》《描容》数出，悲欢情态，曲尽其妙，音亦玉润珠圆。向山居士极称赏之，谓其慧口灵心，颇谙肆应，小伶中一枝水晶如意也。

乍见佼人赋憀兮，拈毫揜袖泥柔荑。玉姿不浼金银气，一点心光敌骇鸡。

目成妙质妬人夸，风月能担未破瓜。闲里思联销暑会，小玲珑可当冰葩。

财林

姓钱，年十三岁，安庆人。玉庆部。初到见其《寄柬》颇佳，性情温静，大似寶林。姿容亦清丽，目秀而无浮光，具此沉潜质地，何患习艺不工。赏之者颇众，登场未久，而缠臂之金已辉映衣袖间矣。

生小能为寄柬人，书生斋里漫藏春。曲终只恐匆匆去，揽袂先将姓字询。

诗咏千香身莫分，水风相遇暂成纹。满倾意外当歌酒，又撻巫山小朵云。

喜林

姓章，年十三岁。玉庆部。异秀林之活泼、财林之驯谨，而神情秀整，齿穉而不挑，即其习艺磁基也。见其于《汉宫春晓》内，扮勅配吐蕃王，『昭君庙投水』一回，声容激楚，非童伶中所能骤及，玉庆得此三伶，不致若庆芳矣。

紫台一去路茫茫，剩有相思泪数行。短梦不堪重忆想，明妃祠外月如霜。
拚将玉骨付东流，许续良缘可自由。一恸临崖音决绝，管弦声杂水风愁。

天寿

姓朱，字凤青，年十三岁，扬州人。四喜部。生性灵敏，滔滔善辩，真如生龙活虎，不可捕捉。与之饮，无有不醉者。客春见其《佳期》，已克担当风月。今春数集金兰，时与之狎，羈愁开溪，豪兴倍增。人云：朱郎冰雪，聪明洵然。

得酒豪情不可羁，歌儿跌宕助行机。脱完老鹤栖皇态，戏逐华林么凤飞。
白头销受几人怜，妬写新诗凤想偏。一笑挽须倾玉斝，故将壮健勉华颠。

添龄

姓口，年十三岁，扬州人。三多部。姿貌白皙，天趣可人，演《学堂》《拷红》，颇能体会。近演《南柯梦》中花鼓儿，别有韵致。自启秀归三多，剧多与麒麟同演，可称双璧，是殆小部中瓶花文鸟也。

依人小鸟动人怜，丰韵嫣然豁眼前。珍重歌喉珠一串，好从香国鬪婵娟。
璧合珠联二美夸，尊前劝客醉流霞。自矜老眼清于水，不误歌楼姊妹花。

巧龄

姓口，年十三岁，扬州人。面白而无华色，瘦骨嶙嶙，其秀在目。余未见其剧，每见其扮侍女仙童，羽服云衫，亦颇袅娜争妍。洞庭张君最心赏之，谓其秀在骨，非凡艳可比，而音调亦妙绝一时，一班之冠也，故终及之。

素质偏含虢国清，身材飞燕鬪轻盈。多情曾有张公子，子夜寻芳怅月明。【张君一见巧郎后，眠思梦想，中秋夕约余往值。余已沉醉。遂步月独行，至则巧郎已赴他人约矣。】

广场隔坐等天涯，一笑回眸意可嘉。芳醕劝人当乞巧，寒窗补记水仙花。

○补录前经寓目，今已散去者十四人

寶官

姓张，十八岁，顺天人。恩庆部。古称『燕赵有佳人』，忆从前余庆之戈蕙官、萃庆之高明官，亦颇心赏。然究不如今日朗玉刘郎之惬意也。自遇朗玉后，北地胭脂无烦再讯矣。今年夏初，偶过恩庆观剧，见有演《背娃》一出者，褰帏而出，其光已摇夺目睛，宛如明月入怀，拓散红尘百尺，姿首丰华，毫无俗韵，遥而望之，妍于檐卜兜罗，别饶丰致，音调亦清脆动人，心焉记之。遇第园居士问之，曰：『张郎寶官是也，较朗王何如？』予曰：『媲美未能，可以追步芳尘矣』。及再往观剧，而张郎已为大有力者负之而去矣。《花记》将就，偶及之。

看花眼早不模糊，雨字心香笑韵湖。晚倚瑶林夸福分，更从意外见明珠。

鬓影脂光不可描，《背娃》情态十分娇。谁知省识春风面，赵北燕南人已遥。

蔡官

姓黄，年二十三岁，顺天人。旧在双庆部，魏三之徒也。丰姿艳质，笑容可掬。仅见其《探亲遇盗》，演此出恶劣者多，惟蔡官于谑浪中自饶风韵，一双眸子更觉顾盼多情，自是婉卿一派。双庆散后不知所往。

送春去也不胜情，又见当场月态盈。珠翠满头矜剩物，葵心未忘米嘉荣。【是日登场所簪首饰，犹其师遗物。】

色授神相意已降，林中狗盗太愚蠢。回身谁把芳尘步，也似人间铁笛腔。

翠林

姓陈，字荪心，年十九岁，江都人。旧隶春台部。昔春小樊丈观剧回，极赏其《踢球》一出。欲试小樊老眼，欣然往观，屡见其《打樱桃》《遇妻》，《遇妻》不及二林，《打樱桃》可称擅场矣。风中弱柳，历乱生姿，歌颈频回，星眸环照，令人增抱玉擎云之绮思。惜乎声如碎竹，怅怨啼莺，色亦如花傍黄昏，贴妥而无光艳耳。红雨山人最心醉陈郎，谓其佳处更在行走间，觉其步步生香也。曾于红雨处，见陈郎赠章杉茨诗，内有『巧语鹦哥已被笼』之句，未审果出自陈郎否？今已随一宰官出都，偶尔言及，红雨犹凄然泪下也。

最难销歇是情波，未敢飞心傍翠蛾。闻道檀郎归去日，春明门外泪痕多。

梦醒重来续梦人，红蚕丝尽尚怀春。多情那有乔公笃，莫庇曼郎年少身。【陈曼郎，宝应乔学士家歌童，名重一时，后以获罪于长官，莫知所终。】

宝珠

姓石，直隶天津人，年二十一岁。旧隶双庆部。客春为访朗玉不遇，屡遇石郎演《花鼓》一出，清恬婉淑，目之使人生欢喜心，觉当年萃庆明儿，技优于石而姿态不及此人。因朗玉一面无缘，意谓一颗珍珠亦堪稍慰寂寥，嗣既晤刘郎，无心再访石郎。昔夏偶从城东经过一门闾，焕然楣标『宝珠堂』，讯诸人，云：石郎近颇车马盈门矣。不数月，而石郎踪迹复杳然不知所往。

花开魏紫领华春，满院春芳尽可人。采玉无由酬梦想，明珠用慰寂寥身。

福薄何能两美兼，情丝绾住避猜嫌。隔墙花影分春色，回首空歌昔昔盐。

双庆

姓詹，年十九岁，扬州人。三庆部。瘦骨棱棱，蛾眉淡扫，窥园老眼目之，宛似行尽花田，忽能一竿寒碧，不觉潇洒风情，因之呈露，吟哦清兴，竟欲窜入竹所矣。叩其擅场无他技，《青炭》《斋饭》耳。然帷箔中极丑陋事，詹郎貌之，竟体轻容，纤儿乳抱，摹写幽闺情景，曲尽其妙，绝不憎其淫荡。今詹郎去而步武有朱郎矣，英秀过之，然描摹深细不及也。犹忆沈楼云，曾与詹共饮，断红晕颊，浅醉时，愈增佳致。余答曰：遥想风韵，殆如竹醉耶？否则，目

之以花则夹竹桃，亦清妍足玩也。

竟体香罗红映肉，双蛾淡扫自风姿。看他背拥姣儿卧，床第柔情妙若斯。扇纨风带乳花香，清簟幽闲夏景长。如此横陈良不恶，请看枯衲兴犹狂。

三官

姓陈，年二十八岁，苏州人。旧在双庆部。美秀而文，有林下风。长生未歿时，偕演《香联串》，间演雅部剧，歌音清脆，响遏行云，绝少声誉。双庆散后，不知何往。噫！艺精而姿复娟秀，冀博一虚名不可得，殆有命焉。道人不略为表之，不更孤负几番酷暑严寒看其登场度曲耶？

声容未必尽堪凭，也要星宫坐翼星。我看陈郎极娟秀，寂无标榜到旗亭。有美真饶林下风，幽姿故令隐芳丛。管清弦脆凭谁听，说到昆腔耳尽聋。

凤官

姓徐，年二十三岁，天津人。旧在三庆部。丰姿艳质，贝齿樱唇，一朵稳重玉楼春也。明眸善睐，眉翠清扬。审其标格，宜乎雉鍪戎服，否则霞帔珠冠，扮公主、夫人、女将、仙姝。悉称《花鼓》，未免唐突西施。至《赶车》必得如三寶、于三元、王寶林辈，匪伊所思，鼓其喉舌，翩幡捷给，始能淋漓尽致，而科诨之妙，尚有余波。一露羞涩，便觉枯寂，观者亦索然兴尽，并埋没其天姿国色矣。凤兮凤兮，吾愿尔置身富贵神仙，毋再扮村野妇人、杨花歌妓也。后观三庆，徐郎已去，殆所长无他艺耶。

一朵秾华照眼开，拈毫须借谪仙才。如何扮作杨花妓，更自轻乘簿笨来。

舞宜萧史吹箫引，歌合秦姝系瓜迎。【刘禹锡《秦姝行》：『插花女儿弹银箏。』又『九雏成凤鸣朝阳』。『系瓜』，梁简文帝诗：『弹箏日系瓜』。】琼馆瑶阶春色丽，莫随轻燕逐流莺。

升官

姓曹，年二十九岁，安庆人。旧在春台部。姿貌爽朗，歌音条畅。踏蹻跌扑，鸾飞鸿翥，霞骇锦新，武旦中能品也。习见其《擂台》《打店》，目眩神驰，星流电掣。间演雅剧，敛容赴节，按律宣音，刚化为柔，依然艳逸，韵既绕梁，说白亦清繁动听。然而无有道之者，故不久即怀其技而去。

一样能文能武才，如何空向日边来。掉头不顾摇鞭去，愿让薪枝续续堆。老去惭侵软土尘，名倡材舞几番新。不如翻绰工标弄，怎向藜娇夺艳春。

七官

姓李，顺天人，年二十五岁。旧在安庆部，今不知何往矣。演《崔华逼退婚》一回，浓花绕鬓，文绮萦身，语吐联珠，音清滴翠。如燕赵佳人。洒落中自饶俊爽，迥异南国妖姬，柔姿婉婉。客夏复见其演北曲《拷红》，声音如篆烟袅裊而上，予习闻其妙矣。至揽莺莺之袂，以俊鹞之眸，睇蒙鼓之面，俨然一幅

西洋图画。吴越人睹之，无不哗然失笑。余虽老游北部，亦终莫解其妙。惟不以为怪，则观剧学问庶几一间未达耳。

大姨夫即小姨夫，【白香山句】好事全亏桀点奴。翩若惊鸿翻素影，语如簧巧赚量珠。

丝竹声停唱《拷红》，谁知异曲不同工。吴侬一笑纓冠絕，不转秋波泥塑同。

银官

姓丁，年十九岁，无锡人。旧在四喜部。仅见其《花鼓》一出，流媚中符合得一『村』字。颇有赏之者，谓评花须用白圭法，取人所弃最妙。于某席间曾见之，紫棠色，觉其意态脱离乎南北两部，别有一种憨致。今夏以遇人不淑，饮酒起衅，系案，释归。菊史亦曾厚遇之，故附录焉。

有目缘何不识丁，辛夷花烛晓霞明。闻歌认是锤离产，家住芙蓉湖水清。

冬冬妙手几名喧，似玉如珠未到村。一切风花春去也，东山归客最销魂。

大翠

姓朱，字素屏，年二十九岁，安庆人。旧在春台部，兼掌班务。《百花点将》《翠云楼》《跑马》《卖解》，夙所擅场。与江月芬同师，性情肫挚，喜与翰墨为缘，有王夷甫之风，口不言钱，梨园中有心人也。屡从公会席上见之，神情静穆，体态温和，素蒙美人蕉之喻。予谓山馆幽眠初起，一窗净绿，参差映几，固自宜人；若槐夏风清，扇仙在侧，倍觉竹襟如雪；比诸后庭玉树，秋锦斓斑，别饶幽致，纵大叶离披，轻红微着，想见秦良玉临阵英姿，大翠固是美人，何嫌凤尾之谄。惜未见其盛年，才得相逢，已被一声子规催春去矣。

翰墨为缘品自清，不言阿堵乃多情。《百花点将》风华在，畴取红蕉漫着评。脱离粉黛觅心知，如尔堪为阿秀师。几句清言留一面，蕉窗点雨最相思。

春林

姓程，字杏村，年二十九岁，安庆人。体貌丰腴，玉蕊琼姿，已动春色飘零之感，然横波流媚，一笑嫣然，犹带曩时风韵。性嗜酒，一中狂药，指挥如意；复喜游狭斜，晓妆红粉，夜宿青楼，卖笑之金，仍以买笑了之。卿真达者，远胜狡童。芳池水暖，疋鸟情谐，倡予和汝，浅斟细酌，较诸赌曲旗亭，不啻霄壤。今久不见其到园，想亦床头金尽，废然而返矣。铁笛酒狂，不能作平原十日之聚，意殊缺然。

玉蕊曾标第一评，春风骀荡几番新。华姿黯减名心歇，跌宕青楼逐酒人。

迷香洞与藏春坞，会合惟难别更难。羨尔十年花里活，飘然自在去长安。

天喜

姓孔，字柳依，年十四岁，扬州人。寶华部。识之于香岑寓中，风姿娟秀，辞令清妍，时作飞鸟依人之态。叩其娴习，有《学堂》《佳期》《拷红》《思凡

》等出，惜均未之见。偶从红雨寓斋小酌，孔郎在坐。红雨请为取字，赠以『柳依』二字，报余以小曲，袅袅清音，不觉为之沉醉。嗣后竇华出都，孔郎随班而去。近闻竇华仍欲来都，不知孔郎仍在此班否？人如『杨柳依依』，虽属韶年，其情致颇系人思想也！

柳乍舒芽月正新，不堪回首广陵春。忽闻软语擎杯劝，忘是扬州梦醒身。妙絕风情未露时，评花一老已先知。垂梢荳蔻春光浅，别后凭谁善护持。

凤翔

姓杨，年二十六岁，安庆石埭人。旧隶春台部。前在山左，擅名于时。昆部之曲颇多，沈楼星槎知之有素。近演《磨房串戏》，观者称佳；嗣演《吹箫引凤》《和番》等剧，尤为出色。识之于梨园坐上，慧目浓眉，自饶灵秀气，傅粉施朱，依然韶美。音律恪守梁溪规范，犹存正始之音，仍复参用时妆，不违众好。今虽散去，回忆沈楼寓中数集，每每及之，知吾辈多情，凡习见林枝，定不忘于飘落时也。

远从汉使嫁单于，马上琵琶归思纾。掩面风沙珠泪迸，黄云塞路满红璫。九灵箫引九苞禽，解弄参差缥缈音。博得舞衫常入梦，也堪为我拂尘襟。见惯司空兴寂寥，红灯綠酒景偏饶。谁将月底潮春颊，推傍吟肩把思撩。【谓星槎】

一唱骊歌解佩留，【沈楼赴蜀前夕，以玉佩赠杨郎】青天蜀道不胜愁。旧人剩有何戡在，相见同嗟萍梗浮。【时星槎亦将出都，故云。】

○补錄梨园旧人三人

三元

姓于，字湘竹，四川绵州人，年四十岁。旧在宜庆，后在双庆部，今不知所在。《燕兰小谱》以野花村酒目之。辛酉夏初，偕小樊赴园，见其《连相》《摇会》，笑谑情态不异当年，姿容亦娇好如故，亦不可谓非尤物。壬戌秋，复于某席上见之，举止辞令依然村野，然面有皱痕矣。是日不克登场，为之怅然，口占絕句慰之。技虽不高，然魏三故后，三元犹在，居然鲁灵光矣。

绵州高木占华春，湘竹猗猗亦着声。翠管不孤题蜀锦，野花重见倍情生。【小樊丈《花间集》有题湘竹诗句。】

红药吟成一卷诗，【时《新吟》初刊就】秋光霁照酒盈卮。潇潇白发潇潇竹，同是风怀未减时。

荣官

姓罗，字湘帆，良乡人，年三十四岁。旧在宜庆，后入双庆。双庆散后，不知所在。弱冠时名噪一时，技虽不佳，《燕兰小谱》以夭桃女目之。昔秋再见登场，雉盔绣甲，败阵悲歌，声泪俱下。嗣朗玉演《别妻》，罗郎秃襟小弁，通

脱自如，俨然丈夫矣。间行道左往往遇之，颇有班荆道故之意。回忆何粉潘姿，曾几何时，零落尽矣！怅想华年，行自念也。

徒行抛却璧人车，忆逐兴儿竞爽初。【谓苏郎】今日凭栏开笑口，怅春去也渺愁予。

初日芙蓉比艳姿，雉鍪银甲异当时。歌音激楚何堪听，捧檄人今雪满髭。

月官

姓高，字朗亭，年三十岁，安徽人，本宝应籍。现在三庆部掌班，二簧之耆宿也。体干丰厚，颜色老苍，一上■〈毛瞿〉毬，宛然巾帼，无分毫矫强，不必征歌，一频、一笑、一起、一坐，描摹雌软神情，几乎化境；即凝思不语，或诟谮哗然，在在耸人观听，忘乎其为假妇人。岂属天生，未始不由体贴精微，而至后学，循声应节，按部就班，何从觅此绝技？《燕兰小谱》目婉卿为一世之雌，此语兼可持赠朗亭。

诙谐怒骂总天生，解唱雌风无限情。管领羣芳春不老，居然占得部头名。

那识高芳是旧枝，曾嫌魏老占春迟。花游记得杭州乐，惜未相逢英妙时。【忆自辛卯以前诸伶，及经寓目，有《燕兰小谱》中未载者。魏三已属后来，安识朗亭？昔春友人指高谓余曰：『此人近已属前辈矣！』不胜今昔之感。又云：高幼在杭州，予从未相遇也。】

○附録梨园已故者一人

三儿

姓魏，名长生，字婉卿，四川金堂人，卒于壬戌送春日，年已五十有九矣。长生于乾隆甲午后始至都，习见其《滚楼》，举国若狂。予独不乐观之。迨乙未至都，见其《铁莲花》始心折焉。庚申冬复至，频见其《香联串》，小技也，而进乎道矣。其志愈高，其心愈苦；其自律愈严，其爱名之念愈笃。故声容如旧，风韵弥佳。演武技气力十倍。朗玉刘郎乃其晚年得意之徒，谓可度金针者，惜师授未克尽传，长生已成逝水矣。然朗玉之剧，居然得其遗风余韵，悼婉卿之不复，即望朗玉于将来。朗玉勉旃。

最好春光醉画楼，重逢缟袂剧风流。一官憔悴名伶老，穷袴当场相况愁。

英雄儿女一身兼，老去登场志苦严。绕指柔含刚百炼，打熊手是玉纤纤。

侠骨棱棱百感生，仍余风韵动人情。君堪与我参同契，诗酒诙谐意气横。

烂漫春消鬓未霜，野狐参透境悲凉。一声杜宇随春去，无复歌台谢素娘。

海外咸知有魏三，清游名播大江南。幽魂远赴绵州道，知己何人为脱骖。

○补遗三人

七十几

姓李，名联瑞，本京人，年十三岁。新庆部。穉齿清姿，能演《奇逢》《东游

》数出，人颇称之。或有谓其媚而不妖、慧而不黠，当为后来之杰。余所品花部，至小部极意搜罗，稍不恶人意者务尽登之，以见小年解意之难。如联瑞者，乌可遗于网外也。

隔水盈盈盼紫罗，仙根分自绛桃河。月华逼静人无语，飞出瑶空弋弋歌。
有缘何处不相逢，风雨沾衣蒋世龙。謁取三生前语在，天涯那隔一重重。

小三元

姓口，年十四岁，扬州人。春台部。演《胭脂》诸剧，咄咄动人。盖其年既幼，而技亦初解樵容。其不甚细腻处，即其天趣处。生爱生怜，不在油熟，机调时也。同班中如顾元寶圆熟流利，若与三元相角，则如春花秋月，一艷一庄，两不相妨，亦两不相谋也。

情字平分说小青，临风盼影可怜生。闻呼不问年多少，错认三元旧着名。【谓湘竹】

莺声曼转入云高，格格清音彻耳敲。一度蟾蜍沉汴水，胭脂错印在周桥。

福儿

姓刘，本京人，年二十一岁。福成部。纤柔静细，凡所扮演无不体贴入微。《拷艳》一剧，妆小红，舌慧心灵，一番剖析，强词夺理处，几使相国夫人喉如食鲠。《西厢》摹写入神，又不如诸郎之形容尽致也。余谓工作此等剧者，必有维摩娑之心肠、楼君卿之唇舌。锦帆居士称其为人颇俊爽而不浮，胜于韩四喜。

纔说风流刘绛仙，咒桃仙种即仙缘。胭脂染出蓬山色，误向《西厢》笔下传。
黄村风韵压羣芳，【朗玉家住黄村】路出丰宜土亦香。何事标题分大小，后尘又见一刘郎。

《看花记》剗斲将竣，和春新班初亮台。偕友往观，初见《夜探》一出，有扮宫娥两人。在左者，眉目逼肖鲁龙官；在右者，神肯江金官。心焉记之。嗣演《收妯姬》一回，其伶之艺拍案叫绝。当讯诸友人，仅知似鲁龙者名三喜而已。道人记花之书已成，行将出都，不独新到三伶不能为之题序，即如祥林、福全等，属余所知己，不暇录入。此外诸部遗珠，应复不少。所赖餐花未去，第园将来。二君看花之缘未了，别后雁帛鱼书，时以芳名寄示，附以诸吟坛翰墨，俾鄙人遥挹清芬，销除尘网，较诸河桥杨柳，驿使梅花，其情味更有不同也。癸亥立春前二日，小铁笛道人记。

○补录《红药新唸兰秋小咏》未刊诗什

书眉仙史题赠朗玉

舞榭歌楼过客情，玉山朗朗照人行。最能顾曲谁容我，颇解怜才尚有卿。局外无言增郑重，众中相爱莫分明。华年可惜如流水，一样踌躇四海名。

壶天大隐题赠秀峯

絕佳子弟动人怜，茗椀熏炉伴老禅。闲地一弓花数朶，费他清露几多年。
芳草天涯梦未通，无言几个两心同。如今分付罗含宅，好与勤遮六幕风。

○增錄題句

画眉仙史題小铁笛道人贈增福水仙瓶梅条幅

香更清于水，临风意欲仙。本来无倚着，何处不天然。

世外梅花破蕊迟，闲情才放两三枝。相思一夜无人见，雪后寒山月上时。

附錄一峯居士贊語

秀峯亭亭玉立，秀骨天成，演《桴鼓阵》可謂健而秀；演《蕩湖船》可謂媚而秀；演《一枝梅》可謂冷而秀；演《斷橋》作青兒，可謂穎而秀。種種色藝不離乎秀者，近是。

余論梨園，不獨色藝，兼取性情，以風致為最。故劉郎朗玉最為余所心醉者也。今甲子初月二日，演《背娃》一出，一峯居士極為稱贊，謂妙絕一時。是日惜未往觀，然劉郎風致，遙想可知。由是知斤斤以色藝品許，劉與王俱不敢謂首屈一指。若論性情風致，朗玉、秀峯在道人眼中更無其倆矣。因一峯贊語，又附及之。

○后序

餐花小史

嘉慶癸亥冬，小铁笛道人《日下看花记》成，属餐花小史为后序。属小史者何？同游日下，同看花所记之人，又同相品题。同人有第园居士，居士偶别花而去，记花之语亦偶尔遗失。小史则恋恋京洛，序其所评，犹之乎居士序之也。所记之人凡八十四人，分四卷。记之例有九九者何，各从其类也？记之矣何以必分类？艺与色相角有所浮，斯各不相下。平奇、浓淡不能兼；新故、盛衰不必蒙。适自限之也。花莫艳于春，如朗玉者。是自朗玉而下，以艳胜者八人。花莫秀于秋，如秀峯者。是自秀峯而下，以秀胜者九人。介乎艳秀间，则春和秋清备之为难。备之者其柳溪乎？附柳溪九人，皆近之。春华也，秋实也，衔华必佩实，取实以谢华，艺浮于色也。顾长松之流有十焉，继其后有十五人。以陈荣官为冠，次第而稽，非自桧以下也。至于髫龄穉齿，方含葩欲吐，春浓秋淡，尚待将来。而入斯选者，俱有渐入佳境之质。十四人中，固当推寿龄为翹楚也。春风秋月，聚散无常，张寶官等十四人，皆道人所惓惓者。室迩人远，不得如湘竹、湘帆、朗亭，待刘随州再来，重听米嘉荣旧曲，此所以分而记之也。魏三瘞玉之日，距今匝岁矣。道人于既老徐娘，重亲一面，必记于纸尾者，三十年看花老眼，于平奇浓淡、新故盛衰，历之深亦感之深，缘魏三而自惜年华也。如此九者各不相下，亦各不能兼，各不相蒙也。此八十八人者同在

日下，人所同看，即人人可记。仙人不记而道人记之者，为看花记非为花记也。道人所记，不必同人之所记；有道人记，则他人即可不记。何也？日下名花尽于是矣。记中小序八十八篇，诗二百三十三首，附录诗十二首。或记色，或记艺，或记看花之时、看花之地、同看花之人，而乘兴笔之。是记也，未知于《燕兰小谱》《梦华外录》《凤城花史》《燕台校花录》何如？顾记之之时，已不与诸书争短长矣。道人家姑苏，曾现官身，需次来都。号小铁笛者，因梦为杨铁崖后身。铁笛道人，本铁崖号。增一小字，示谦也。所以称号者，以游戏笔墨，知者自知，不必人人皆知。非如《燕兰小谱》诸书，满口雌黄，畏人讥弹也。餐花小史，滇之青铃人。相距万里而与道人聚于日下，同看花，同记事，亦奇遇也。所谓文字缘者非耶？序之时，小史来都之第三年，年二十五岁。并记之者何？作记、序记，亦看花之事也。看花可记则作记，序记之人亦当记也。第园居士，彭城人也。

○手抄《判花小咏》一册，赠朗玉，作骈体一章，书于册尾

我异浮屠断爱，人非太上忘情。冶游兴尽，无意探春。绮语缘销，何心顾曲？况腹里无多剩锦，怎当缠头？鬓边又点新霜，宁堪倚玉。顾一官蓬累，尚盼瓜期；两寄禅栖，空孤花信。遥抚韶光之骀荡，弥增客思之清寥。于是省寻常酒债，买笑歌台；拓郁结愁怀，披襟舞榭。不随众好，敢矜皮置阳秋；自赏孤芳，偶借花申月旦。可笑看云冷眼，仅目成一树琼芬；遑顾惊座狂言，或恼杀几行红粉。盖惟朗卿人如冠玉，心有灵犀，避分桃断袖之嫌，有轶董超瑕之色。情如处子，骨秀书生。瑞香流馥，熏低蛾黛三千；蓝玉霏烟，拂散巫云十二。即歌珠不吐，餐眉秀尽可忘饥；偶笑脸将回，挹目波大堪蠲忿。艺虽濡染于青蓝，品则根源乎情性。敢矢罗浮生誓，难摹姑射仙姿。夙世有报琼之分，扇赠银光；此生遂把袂之期，笺凭青鸟。我工辨玉，卿合司花。因葺醉后之闲吟，缮就灯前之小册。言非溢美，誉岂阿私。充杂佩以相贻，书练裙犹未满。闲房展诵，便当清淡；异地相怀，犹存旧墨。又及药栏香泛，神交已属心知；矧由薇省人传，韵事宁非佳话。雀号白翎，识此间为香土；树零红豆，料是处有玉人。

嘉庆壬戌孟夏，浣花节之次日，小铁笛道人书于未染胡同之风榆书塾

○《再续燕兰小谱》序

驻马闻歌，三生顿感；翩鸿写影，一笑如逢。况乎檀板金尊，解语之花入坐；红灯绿酒，临波之佩当心。留明月于深宵，时作文君私盼；假行云于别馆，争看水部新婚。肉竹骈声，绮罗接写。自非无目，谁肯忘情。夫三市尘红，八街头白。应官悴于听鼓，索米病于吹箫。虫是可怜，树皆易天。卖珠补屋，伶俜成食字之仙；赊酒命筵，剥啄败题糕之兴。自非玉山朗我，秋水照人

；何以摆脱百忧，消磨双毂。然而织锦天孙之室，忽住牛郎；散花佛女之场，笑叅鬼母。一则姻缘非偶，一则种类难齐。鸚鹤同林，桂樗杂荫。神释之弄人，已苦好丑相形；山川之种秀，易穷嫫施各竞。肿腰试技，亦顾影而自矜；盲眼论才，且同声而附和。妍媸颠倒，但知所好从吾；啼笑凄凉，不愿有此知己。倘无月旦，且负星期。漫将白璧摩挲，直比黄金供养。此廿四花信之编，所以继《续燕兰小谱》而作也。以夫高选，我愿借观，各有新知，君请辱听。试论花部，定首刘郎【朗玉】，瘦不损姿，颇能入格。得中赤白，不能增减一分；无上修明，直可庄严七宝。工北南人之语，宜谑宜庄；善大小令之词，可羣可怨。莺喉乍啭，回瞋于博望之胸；獭髓偏存，增媚于寿阳之额。兼之菖蒲通慧，脉望含灵。逢人诵白傅之诗，寿世寶坡仙之句。此又缘深文字，天与聪明，浊海青莲，葭丛碧管者矣。次则三影词人，双珠羽客【张双林】，生邻娃馆，价重燕台，粉靨生香，朱唇宜笑。肌肤萃玉，十三女子之容；议论风生，千百英雄之语。记众中之索句，叨暗里之定情。拇战方酣，眉语忽昵。犹怜玉女，乃见金夫。僧占名山，马嘶芳草。闺中仙子，觅灵药而从；门外萧郎，望侯门而长叹。听匆匆之唱，何福能销；询渺渺之缘，来生更结而已。至于都中雅部，本少吴下名伶。众赏不归，佳人难得。就其翘楚，已若晨星；唱到玲珑，难留晓月。昆山片玉【张玉林】，洛水千金【蒋金官】。絶足无前，名花有对。画图识面，费好手之传神；名士倾城，劳诸君之妬宠。昨展登高之会，欣陪顾误之筵。忽睹芳姿，顿开倦眼【朱长寿】，弱于眠柳，嫩似雏篁。讶长袖之难抬，愁轻尘之易浣。掌中舞燕，风吹则欲上云霄；脸际垂桃，霞散则微疑赤汗。步趋稳重，大家林下之风；顾盼分明，小溪眸中之水。斯卷所失，尚请题名。鄙人所知，輒敢饶舌。

嘉庆壬戌十月初三日，群玉山樵题于京邸之小游仙馆

【《再续燕兰小谱》，伴苍居士所著。商之于余。余以刘郎朗玉为冠，居士犹豫未决，请序于群玉山樵，始深信不疑。将付剞劂，终不果行。今《看花记》撰就，拣阅旧稿，此序犹存，因录入一并付梓。】

○兰问【为玉翠林秀峯作】

餐花小史

客有问餐花小史曰：『子之爱兰若是，则兰之为物也，毋乃甚可贵乎？』小史曰：『然。』草木之花，可爱者甚繁，第未闻见重于古人、载诸经传者，惟兰则有之。左氏载：郑文公妾燕姑，梦天赐之兰而生穆公。《琴操》载：孔子自卫反鲁，隐谷之中见香兰独秀，喟然叹为王者之香。《越絶书》载：勾践种兰于渚山，其后遂为王羲之之『兰亭』。唯《路史》载：尧之世，金道华种兰，其事荒渺不足据，然亦可见兰之重于二帝三王之世也久矣。仆以为，兰之所

以贵者有二：一则为守身之君子，一则为服媚之佳人。《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兰』。《诗》曰：『士与女方秉简兮』。《埤雅》：『兰，香草也，一名简』。《礼》曰：『妇人或赐之茝兰则受，而献诸舅姑。』兰之见于经者止此。《晋书》《罗含列传》：『含致仕还家，庭中生兰，人以为德行之感。』汉记：『汉尚书郎进朝，怀香握兰，口含鸡舌』。束皙补亡诗《南陔》，孝子相戒以养也，曰『循彼南陔，言采其兰』。此兰之见于传记者也。其见于《离骚》者为尤伙，曰：『既滋兰于九畹兮』；又曰：『纫秋兰以为佩』；又曰：『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又曰：『浴兰汤兮沐芳泽』；又曰：『怀兰英兮把琼若』，皆以美人香草比君子。所谓君子者，屈平指怀王而言也。由此观之，兰为王者之香，不信然欤？

客曰：『子何陋也，昔濂溪《爱莲说》云：渊明爱菊，世人爱牡丹。燕山窦氏，丹桂五枝芳，则又以桂为贵矣。子乃不明古人之取意而固执己见，曾见古人亦有爱之者乎？子何陋也。』小史曰：『勿哗，仆请毕其说。』世传牡丹为花王，仅言其富贵而已。若兰，则清虚无朕，惟德之馨。雪床磁斗，不以为荣；纸帐芦帘，不以为辱。《家语》曰：『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德立道，不以困穷而改节。故牡丹为花王，世俗之言也，取豪华璀璨之象也。兰为王者之香，圣人之言也，喻修德立道之君子也。《花经》言：『蜂采百花之心，俱置翅股间，是并牡丹而褻之，独采兰则顶而献之。』此虽小物，有明征矣。周茂叔着《爱莲说》亦鄙牡丹，然以菊比隐逸，莲比君子，而不及兰，学者疑焉。不知以牡丹较莲，则牡丹为富贵；若以莲较兰，则莲又在华丽之例。何则世有『金莲』之称，独兰不屑以金饰也。《经》言：『莲台尊矣，而孟兰为无遮功德。』西方言莲界，而拈花微笑独证幽兰。兰不高于莲乎？茂叔之不言兰，正所以尊王者之香，而区别于群卉，以为舍兰之外而论花，宜莫如莲耳。不然，孔子称为王者之香，而茂叔乃弃之，不道乎？颂象贤者曰：桂子曰兰孙。不知者以为兰卑于桂矣。岂知古人以抱孙不抱子之义比事，属词明示其颉颃之意乎？且桂之香清而浓，兰之香清而澹。君子之交淡如水。兰不又高于桂乎？

客仰而笑曰：『子真辩哉！子真辩哉！姑如子说，兰可贵若此，则子以之比人，且以之为字，不又褻乎？』小史颯然曰：『非。』仆之无稽也，式古训而已。自郑文公以梦兰生子，名之曰『兰』，而名兰者渐伙。楚怀王稚子名『子兰』，以其非人，世唾弃之。其后有并州斩汲桑之『田兰』，又有儒林之『刘兰』，善词之『卞兰』，及河内刻木之『丁兰』。女子则有晋之织回文者曰苏蕙，字『若兰』；梁之代父从军者曰『木兰』；《天寶遗事》载：双燕传诗者曰『郭绍兰』，皆有奇行。可称其小字『兰卿』者，惟《三国志》齐王芳一人。

又汉《儒林传》：『夏侯胜又事同郡简卿，简卿者，儿宽门人也。』注：简音奸，古通兰字。又焦仲卿妻刘氏名『兰芝』。仆之所法者，此也。且夫孔子圣人也，屈平荃臣也，而歌兰。郑穆贤君也，田兰侠客也，刘兰儒者也，丁兰孝子也，而皆名兰。王右军名臣逸士也，而为兰亭作叙。《家语》曰：『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孙卿子曰：『民之好我，芬若椒兰』，谓非守身之君子得乎？兰芝节妇也，若兰才女也，木兰孝女而侠女也，郭绍兰才女而贞妇也，而或以名，或以字。汉武帝词曰：『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隋炀帝梦遇陈后主，问萧妃何如丽华？炀帝曰：『春兰秋菊，各一时之秀也。』苏东坡《题杨次公春兰诗》曰：『春兰如美人，不采羞自献』；向諲词曰：『空谷佳人宜作伴，贵游公子不能招。』谓非服媚之佳人得乎？兰之爱，无古今、贵贱、通塞一也。然而世之论花者，阿其所好，巧诋力争。无识者又从而附会其说。服艾盈腰，幽兰不佩，不徒使与众草为伍，而并欲使兰摧玉折，萧敷艾荣，岂不谬哉？岂不谬哉！仆愿为护兰者。上尊圣人作歌之旨，广《易》、《诗》、《礼》、《左传》之义，次取荃臣、孝子、儒林、侠客、节妇、才女、侠女命名之意，兼收而一贯之。秉照心之镜，不为利害所惑，谣诼所移。排众志之成城，守一心如铸铁。澹而弥久，佩而自芳。是所望于纫兰、伴兰、友兰、忆兰、听兰、知兰者之同心而共证矣。

昔者孙逖为集贤院修撰，宰相萧嵩会百官赋兰诗，继雅颂，使孙逖为序，猗欤盛哉！方今簪履仙才，风流骚客，云集花间，情文兼挚。倘聚同志而赋诗，挹羣言而作叙，必当继孙逖而重兴高会，传佳话于艺林矣。仆护花无力，惜花有情。如再为发难，仆且以规为瑱也。于是客乃释然，向兰再拜而退。

○书赠陈桂林小山画蝶便面

鹿角峰樵

小铁笛道人于庆喜部，深嘉陈小山之《蝴蝶梦》，并赏其性情温婉，无浮嚣之气，已屡有题句贻赠矣。癸亥仲春，偕诸伶小集于『如松室』，道人各以名花俪国色，颇洽众赏。小山不欲以花名，因就其擅场之技，倩高君泖渔画蝶于便面后，录《南华经》语，缀以《蝶诗》二绝赠之。餐花小史亦心契。小山欣然作第二蝶扇以赠。时癸亥暮春上巳后二日也。道人题《蝴蝶梦》诗云：『皖江仙队并清新，风范梁溪定几人。激楚声容《蝴蝶梦》，歌台瑜亮顾偕陈。』顾谓长松，亦工此出者也。余素不喜观剧，试灯节偶偕盛大知庵于雨中听梨园度曲，见小山登场亦亟称之。惟漆园叟不为太庙之牺，逍遥自适，断不至于床第之间，故设机险以相试。且鼓盆之戚，书有明征，后之人因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蝶也』之语，参以臆说而附会之。场上之情态愈工，而九原之田氏愈难为地矣。小山小山，吾愿尔习艺之无太工也。

三月初七日，鹿角峯樵者应小铁笛道人命，书赠小山。

《日下看花记》卷四终

《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正编 片羽集》

（清）来青阁主人 撰

●目录

《片羽集叙》集元微之诗文

《片羽集》序集遗山文

《片羽集》自序集遗山文

《片羽集》例言

《片羽集》题赠诸人

补赠一人

嗣赠诸人

片羽集来青阁集元遗山句

赠阆仙兼呈诸同好四首

益津杂忆二十五首

阆仙八首

浣香四首

何玩月二首

蒋云谷

张蟾桂

杨润卿

蒋韵兰

张竹圃

潘桂馥

蔡莲舫

朱香云

田祥龄

孙影莲二首

赠刘朗玉二首

吴双林

章喜林

朱雪琴

冯天然

顾长松

陶柳溪

施文鹿

朱素春

补赠鲁云卿

自题《片羽集》后十首

集选句二首

集玉溪生句六首

集遗山句

集剑南句

即集集中句

集玉溪生句

集玉溪生句

再集三十首，赠刘琴浦诸人

附丽渔散人赠章喜林句

丙寅花朝。集得遗山杏花诗四首。再赠章杏仙来青又稿

●《片羽集叙》【集元微之诗文】

大凡物之尤者，未尝不流连于心。邑宰字人之官，当花对酒，乐罢哀余，通滞屈伸，悲欢合散。众君子皆注目而观艺，推是心而居其奥。丛集群言，美绵绵而不绝，状累累以相成。自兹心洽迹亦洽，情至则尔，岂独古人？顾我筋骸官束缚，目不得闻淫艳妖诱之色，耳不得闻优笑凌乱之声。鑽仰沉吟，仅于不窥园井矣。不知天下文章宗主，往往戏排旧韵，别创新词，雅郑之音亦口，而词旨简远，指事言情，盖吟写性灵，流连光景之文也。

嘉庆乙丑仲冬，楚北陪尾山樵题于倚鹤书堂

大凡【《崔莺莺传》】邑宰【《议举县令状》】当花【《寄乐天书》】众君【《马射赋》】推是【《乐为御赋》】美绵【《善歌者如贯玉赋》】自兹【《去杭州诗》】情至【《祭白翰林太夫人文》】顾我【《辛夷花》】目不【《论教本书》】鑽仰【《诲侄等书》】不知【《上令狐相公启》】雅郑【《工部墓志铭》】

●《片羽集》序【集遗山文】

遗山诗老，名章隽语，传播海内，金膏水碧，自然奇宝。程君集为一编，能事颖脱，心花怒生。当其沈涵酒间，管弦丝竹，穷日竟夕。兵府之良酝踵来；京洛之名讴自献。如登春台，醉尽花柳，紫云仙季，青梅瑞莲，不啻十数人，或多至十余首。伸纸引笔，若不经意，皆切于事。如弄丸、如运斤，无碍辩才。笔墨游戏，风流蕴藉，殆天机所至，香艳高绝，使人爱之不能忘也。请为题端

，击节称赏，必有以余为不妄许者。

嘉庆十年，岁次乙丑九秋，同里芙蓉山人撰于昵书选梦之轩

遗山【《栞辩引》】名章【《临锦堂记》】金膏【《小亭集》】程君【《御史表》】集为【《锦机引》】能事【《诗雅引》】心花【《乐府集选引》】当其【《送秦中诸人引》】管弦【《友山亭记》】兵府【《灵泉宴集记》】如登【《送李辅之序》】醉尽【《灵泉宴集序》】紫云【《友山亭记》】青梅【《陶然诗序》】不啻【《陶然诗序》】或多【《木庵诗集序》】伸纸【《紫虚稗》】如弄【《拙轩铭引》】无碍【《栞辩引》】笔墨【《黄华碑》】香韵【《鬪兰序》】使人【《如庵诗文序》】请为【《鸠水集引》】击节【《木庵集序》】必有【《陶然集序》】

●《片羽集》自序【集遗山文】

余游长安，结习未尽，日与酒俱，赖丝竹陶写之。裁红晕碧，醉尽花柳，穷日夕不少休。輒取合欢之意，紫云仙季，如某人某人。玉树清姿，温润明静，顾尝一望眉宇，以为幸甚，恨无佳句为摹写之耳！遗山诗老，元气淋漓，随物赋形，名章隽语，能道所言。余为之反复数过，盖常梦寐见之。虽不逮指授，片言只字，有不期而合者。如蓄未名之宝，闰月望日，集为一编，凡二十有三人，既列其姓名，以甲乙次第之。一时名士，未识某而爱其诗。杨户部为道所以然者冠诸篇，过有褒拂，名动搢绅，良借力于吹嘘，甚非衰谬所宜称者。然欲脱之去而不可得也。今夫世俗惬意事，若见而有所得，爱而知所慕者，以余心忖度之，不腆之文，郁无所施。古人之精华所以膏润其笔端者，殆若神劓鬼凿。巧助春情，无不适其当，则喜色津津然动乎颜间，乃人情之必至。余以事来燕都，流连光景，啸咏弥日。诗不工，乃复为好事者所竇玩，似不偶然者。虽然，余于此犹有未满足者焉。所欲记者尚多，而未暇也。余所不知者，无可奈何，或不能执笔记姓名；其所知者忍弃之而不记耶？然终成之而竟亦不成。留百许日，并州少年，不啻十数人，见约题诗，以嗣前作。横说竖说，有一人所私慕，有天下所共称，是则夙志为不可负，当次第及之也。媿汗之余，輒用韵为谢。

十二月吉日，积雪盈瓦沟，池水冻结，人迹不及处，伸纸引笔，贪多务取，曲相獎借。如渠辈者，极口称道，固亦尽其技矣。非有意于文字之为工，不得不然之为工也。极其诗之所至，不自知其为余也。遗山道人岂余前身欤？他日以旧本证之，不毫末差也。凡若干首，共五十六人。当举酒落之。后数日取读，便觉瑕衅百出，分别太甚，镌刻太苦。仙材凡笔固自不同，反复改定，犹见笑于大方之家，用是为愧负耳。雕虫之工，翰墨游戏，乃求与古人角胜负，误矣！其余愿见而不可得者，某不能识其妙处。故不敢妄论。他日虽百负之，亦

不恨也。知者当不以余言为过云。

嘉庆丙寅上元来青阁主人题于慈云香雨之东轩，时月色上窗，有负踏灯约矣
余游【《市隐斋记》】结习【《嵩和尚颂序》】日与【《故帅严侯铭》】赖丝
【《新轩乐府序》】裁红【《跋春日诗》】醉尽【《灵泉宴集序》】穷日【《
雪景乘骡图序》】辄取【《外家别业上梁文》】紫云【《友山亭记》】如某【
《西宁州同知张公碑》】玉树【《送崔梦臣序》】奇秀【《云峡序》】明静【
《黄蔡花引》】顾尝【《萧斋引》】恨无【《济南行记》】遗山【《琴辩引》
】元气【《杜诗学引》】名章【《临锦堂记》】能道【《王黄华碑》】余为【
《两山行记》】盖常【《玉黄华碑》】片言【《跋苏黄帖》】牵合【《通真子
铭》】有不【《毛氏家训后跋》】如蓄【《五翼都总领信公之碑》】闰月【《
伤寒会要引》】集为【《锦机引》】凡二【《毛氏家训后跋》】以甲【《顺天
府营建记》】一时【《孙伯英引》】未识【《通宗庵诗引》】杨户【《云严序
》】为道【《周氏卫生方序》】过有【《别张御史诗跋》】名动【《送崔梦臣
序》】良借【《送张子益序》】甚非【《答刘仲修诗引》】然欲【《任运堂序
》】今夫【《送秦中诸人引》】若见【《陆氏通鉴详节序》】以予【《故物谱
》】不腆【《闲闲公真赞》】郁无【《千户乔公铭》】古人【《杜诗学引》】
殆若【《云严序》】巧助【《跋春日诗》】无不【《杜诗学序》】则喜【《送
秦中诸人引》】乃人【《外家别业上梁文》】余以【《信武曹君表》】流连【《
新轩乐府引》】啸咏【《张仲经诗集序》】诗不【《题张仲耽引》】乃复【《
云严序》】虽然【《市隐齐记》】欲所【《南冠录引》】或不【《千户赵侯传
》】其所【《南冠录引》】欲终【《钊开溥水渠堰记》】留百【《答杨万户书
》】并州【《跋雪后招王子襄饮诗后》】不啻【《陶然诗序》】见约【《无尽
藏诗卷引》】以嗣【《通真子铭》】横说【《昭禅师语录引》】有一【《萧斋
引》】是则【《两山行记》】媿汗【《萧斋引》】十二【《集验方序》】积雪
【《张萱四景记》】人迹【《天坛诗跋》】伸纸【《紫虚碑》】贪多【《南冠
录引》】曲相【《遽然子铭》】极口【《酒里五言说》】固亦【《少陵药局记
》】非有【《新轩乐府引》】极其【《东坡诗引》】不自【《记梦诗跋》】遗
山【《外家别业上梁文》】岂余【《酒里五言说》】他日【《遽然子铭》】凡
若【《送李辅之序》】共五【《张萱四景记》】当举【《邢州新石桥记》】后
数【《陶然诗序》】分别【《校笠泽丛书后记》】仙材【《两山行记》】反复
【《陶然诗序》】犹见【《樊侯寿冢记》】用是【《闲闲公真赞》】雕虫【《
别秦》】翰墨【《新轩乐府引》】其余【《陆氏通鉴详节序》】某不【《跋苏
氏父子墨帖》】他日【《王黄华碑》】知者【《跋古意图诗》】

●《片羽集》例言

一、原本讹处不一，虽经竹垞辨正，若留得才情，赵楼倚山舟侍讲改得作待，又竹垞所未及辨者。

一、《日下看花记》等诗，多指某人某曲擅长，某剧制胜，令诗境多所生发。此则句本无多，色艺且略而不论。虽诸人因色艺而得见，究之，人各有其为人也。

一、题赠者祇二十有三人。友人急欲付梓，以贡同人一粲。拟赠而诗未成者，不一而足。此心不能愒然，爰先列姓氏以俟续刊。

一、诗无甲乙，先晤者先赠，先作者先录。至题赠诸人，另列名号出处，其次序半采诸舆诵，非敢私自扬抑也。

一、集中如冯天然、顾长松、陶柳溪，鲁云卿等，素未把晤，而登场具见，苦心孤诣处，自不可磨。俾观者知虽游戏而公道自在。

一、集中无复用句，如两用剩着新诗，句本出自两诗，诗后注明。

一、长安花美不胜收，旅怀潦倒者，安能看遍，保无沧海骊珠，始终遗漏者，须知此集原无足重轻，识者谅之。

岁在 蒙赤奋若闰夏来青阁主人自识

●《片羽集》题赠诸人

蒋云谷【名金官，年二十一岁，苏州吴县人，现在富华部。】

刘朗玉【名庆瑞，年二十三岁，直隶大兴人，现在三庆部。】

王浣香【名桂林，年十九岁，苏州长洲人，现在富华部。】

何玩月【名月卿，年十七岁，陕西长安人，现在大顺宁部。】

冯天然【年三十六岁，苏州元和人，现在和春部。】

顾长松【一字介石，年二十八岁，江苏嘉定人，现在三庆部。】

陶柳溪【名双全，年二十二岁，苏州元和人，现在三庆部。】

陆闾仙【名增福，一字怡香，年十八岁，苏州元和人，现在富华部。】

蒋韵兰【名天禄，年十五岁，扬州甘泉人，现在和春部。】

张蟾桂【一字香轮，年十三岁，苏州吴县人，现在富华部。】

吴双林【一字松年，年十九岁，江苏上海人，现在和春部。】

杨润卿【名德福，年十七岁，苏州吴县人，前在金玉部，今暂回苏。】

蔡莲舫【名三宝，年三十岁，扬州江都人，现在春台部。】

朱香云【名宝林，年十七岁，苏州吴县人，现在四喜部。】

章喜林【年十五岁，安徽怀宁人，现在四喜部。】

潘桂馥【本名景福，年十九岁，苏州吴县人，现在三庆部。】

张竹圃【名寿龄，年十七岁，苏州吴县人，现在三多部。】

田祥龄【年十八岁，扬州江都人，前在三庆部，今暂南回。】

朱雪琴【名福全，年二十岁，苏州吴县人，现在富华部。】

孙影莲【名三喜，年十六岁，苏州吴县人，现在庆宁部。】

施文鹿【年十四岁，苏州吴县人，现在富华部。】

朱素春【名麒麟，年十六岁，苏州吴县人，现在富华部。】

○补赠一人

鲁云卿【名龙官，年二十二岁，安徽怀宁人，现在三庆部。】

○嗣赠诸人

刘琴浦【名彩林，四喜部。】

范玉生【名天福，和春部。】

张瑞元【名才林，三庆部。】

查合浦【名双寿，和春部。】

汪桂芬【名双喜，三庆部。】

杨楚卿【名玉兰，和春部。】

潘五福【四喜部】

王天喜【和春部】

韩四喜【大顺宁部】

江秀南【名金官，三庆部。】

沈秀云【名荣庆，庆宁部。】

周黛云【名翠林，富华部。】

陈翠林【三多部】

陈意卿【名二林，春台部。】

张凤林【富华部】

陈仙圃【名桂林，三庆部。】

朱凤青【名天寿，和春部。】

产春山【名百福，四庆部。】

骆琴仙【名九林，春台部。】

王国香【名兰林，三喜部。】

管庆林【三庆部】

谢祥福【庆宁部】

赵庆龄【三庆部】

韩全福【和春部】

张蘅香【名寿圆，庆宁部。】

倪云林【和春部】

宋温如【名玉林，松寿部。】

韩吉祥【双和部】

鲁福林【三庆部】

张寿林【三庆部】

曹福林【大顺宁部】

张九如【松寿部】

刘凤林【四喜部】

罗霞林【松寿部】

王锦屏【名文林，四喜部。】

●片羽集【来青阁集元遗山句】

甲子闰后，间有逢场歌酒之集，遇燕兰之最佳者，拟作小诗赠之。适案头有《遗山诗》二册，客春万梅皋太史所所赠，经梁山舟侍讲较正善本，余曾集其句作近体诗三十余首，入《行吟草》。因再戏集得七言律诗四十首，赠诸名花，名《片羽集》。

赠闾仙兼呈诸同好四首

剩醉醅醑十日春，绿云红雪一番新。丁宁王谢堂前燕，同是邯郸枕上人。美酒清歌良有味，竹溪梅坞静无尘。归程未觉西庵远，会向蓝舆认后身【时余寓半载胡同观音庵】

剩醉【《送李同年德之归洛西二首》之一】绿云【《甲辰三月旦日以后杂诗三首》之三】丁宁【《赠高君用》】同是【《留赠丹阳王炼师三首》之二】美酒【《送端甫西行》】竹溪【《续小娘歌十首》之七】归程【《寄杨弟正卿》】会向【《赠答晋安师》】

晚景萧疏画不成，感君兼有故乡情。非关小雨能留客，须信凡花浪得名。潦倒本无明日计，风阴新自夜来晴。试评掌上明珠价，付于时人分重轻。【闾仙，本锡山人，故亦有故乡之说。】

晚景【《野菊再奉座主闲闲公命作》】感君【《赠答要襄叔二首》之一】非关【《元都观桃花》】须信【《紫牡丹三首》之二】潦倒【《出东平》】风阴【《仆射坡醉归即事》】试评【《赠李子范家儿子》】付与【《王子端内翰山水同屏山赋二首》之一】

同向春风舞一场，书生技痒爱论量。渭川云水三千顷，乐府金钗十二行。青女有功加粉泽，素娥多自怨昏黄。凤山可是生来巧，合着黄金铸子昂。【琴川赵凤山明府亦深为推许。】

同向【《蓝采和像》】书生【《论诗第三十首》】渭川【《乔夫人墨竹三首》之二】乐府【《同严公子大用东园赏梅》】青女【《己亥十一月十三日》】素娥【《中秋雨夕》】凤山【《代州门外南楼二首》之二】合着【《论诗三十首

》之八】

所见今知胜所闻，却惭诗垒不能军。十年旧隐抛何处，一片灵台欲付君。只恐春从笑迟暮，惜无佳句答殷勤。长安多少貂裘客，毫末清妍子细分。

所见【《大名赠答张简之》】却惭【《赵汲古南园》】十年【《怀州子城晚望少室》】一片【《赠訾子野高士三章》之二】只恐【《野菊座主闲闲公命作》】惜无【《同希颜卿叔即事二首》之一】长安【《息轩杨秘监行雪图》】毫末【《寄杜莘老三首》之二】

益津杂忆二十五首

阆仙八首

烂醉元都旧有期，及时行乐恨君迟。功名富贵知何物，儿女青红又一时。杨柳挽春出新意，樱桃和露弹繁枝。此中未是无佳句，裁剪春风入小诗。

烂醉【《留赠丹阳王炼师三章》之二】及时【《过邯郸四绝》之二】功名【《感寓》】儿女【《人日有怀愚斋张兄纬文》】杨柳【《东园晚眺》】樱桃【《高平道中望陵川二首》之二】此中【《药山道中二首》之一】裁剪【《咏饼中杂花七首》之七】

自省枯槎是客星，短长亭是断肠亭。天围平野莽无际，酒怯新秋醉易醒。秣李尚须羞粉艳，素娥无意惜娉婷。相思命驾非君事，絮帽冲风日再经。

自省【《赠萧汉杰》】短长【《出都》】天围【《■〈汧〉亭同麻知几赋》】酒怯【《约严侯泛舟》】秣李【《张邨杏花》】素娥【《己亥十一月十三日雪晴，夜半读书山东龛看月》】相思【《留别仲泽》】絮帽【《十一月五日暂往西张》】

琵琶心事曲中论，去日攀车余泪痕。佛土休将凡境比，冰崖唯觉暮烟屯。只嫌憨笑无人管，留着残妆伴酒尊。惆怅良辰又相误，与君此别叹何言。

琵琶【《俳体雪香亭杂咏十五首》之九】去日【《高平道中望陵川二首》之一】佛土【《台山杂咏十六首》之八】冰崖【《送周帅梦卿之关中二首》之一】只嫌【《杏花》】留着【《张邨杏花》】惆怅【《寄答溪南诗老辛愿敬之》】与君【《女几山避兵送李长源归关中》】

林园近与六街邻，同是天涯万里身。已就湖山揽奇秀，也随风土变真淳。秋鸿社燕飘零梦，酒榼书囊浩荡春。君问新居在何许，樱桃才得缀芳辰。【阆仙于客冬由梁家园移寓樱桃斜街。】

林园【《赵汲古南园》】同是【《惠崇芦雁三首》之三】已就【《梁都运乱后，得故家所藏〈无尽藏〉卷子》】也随【《商正叔〈役陇山行役图〉二首》之一】秋鸿【《寄答赵宜之，兼简溪南诗老》】酒榼【《赠张致远》】君问【《戏题新居二十韵》】樱桃【《杏花二首》之二】

日吉时良利动迁，旃车辘辘共流年。谁知拂月披风意，不到柴烟粪火边。东道漫悲梁苑客，藤溪空负子猷船。庵名未便遮藏得，晚岁邻居口有缘。【客冬，曹水部等招余，移寓于增福准提庵。】

日吉【《送穷》】旃车【《秋江晓发图》】谁知【《赋粹中师竹拂子》】不到【《论诗三首》之一】东道【《哭樊师》】藤溪【《夜宿秋香亭，有怀木庵英上人》】庵名【《周才卿拙庵》】晚岁【《寄史同年二首》之二】

红妆翠盖惜风流，美酒清歌结胜游。云意旋装行路景，雁声仍带海门秋。高吟大醉无虚日，身去心留不自由。不是西风苦留客，为谁一步一回头。

红妆【《杏花杂诗》第十三首】美酒【《探花词五首》之四】云意【《十月二十日雪中过石岭关》】雁声【《■〈汜〉隐亭同麻知几赋》】高吟【《跋酒门限邵和卿归图》】身去【《初发潞州》】不是【《为鲜于彦鲁赋十月菊》】为谁【《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之一】

燕宿莺喧处处通，新郎走马杏园红。渠家王谢堂前惯，谁在琼瑶世界中。碧玉清流水仙府，秋千红索海棠风。螺台剩有如川酒，到手金杯不放空。【余抵霸台后，得丁解元辈书云：陆阆仙于四月十二日合盞，王浣香于二十日合盞。】

燕宿【《梁园春五首》之四】新郎【《雪行图》】渠家【《益都宣抚田侯器之燕子图》】谁在【《十月二十日雪》】碧玉【《蟾池》】秋千【《雪岸鸣■〈禽鸟〉》】螺台【《吕国材家醉饮》】到手【《赠别孙德谦》】

楚楚儿郎小小娘，芙蓉脂肉紫霞浆。从教上界多官府，郗被何人较短长。三尺丝桐尽堪老，一瓿春露澹相忘。因君唤起思乡意，陶令田园先已荒。

楚楚【《续小娘歌十首》之八】芙蓉【《乐天不能忘情图二首》之二】从教【《过寂通庵别刘丈》】郗被【《论诗第三十首》】三尺【《智仲可月下弹琴图》】一瓿【《密公寶章小集》】因君【《送杜招府抚归西山》】陶令【《别董德卿》】

浣香四首

春风过水略无痕，梦里旗亭雪拥门。莫把声华动台阁，暂教泾渭各清浑。玉壶水鉴藏胸臆，末节繁文费讨论。浮议至今犹汹汹，寒梅空自怨黄昏。

春风【《周才卿拙庵》】梦里【《乞酒示皇甫季真》】莫把【《送张书记子益从口相公北上》】暂教【《论诗三十首之一》】玉壶【《赠萧炼师公弼》】末节【《刘口用可庵二首》之一】浮议【《送弋唐佐、董彦宽南归》】寒梅【《张邨杏花》】

小雨斑斑浥曙烟，寸肠西去似绳牵。何时约我百壶酒，他日酬君九府钱。共爱鲜明照秋色【浣香名桂林】，偶成期会殆天怜。也应嫌被红尘浣，今在长安若个边。【一本作班班】

小雨【《山中寒食》】寸肠【《吴子英家灵照图二首》之一】何时【《刘远笔》】他日【《觅神霄道士古铜爵》】共爱【《野菊座主命作》】偶成【《望卢氏西南熊耳岭》】也应【《黄花峪十绝句》之九】今在【《怀叔能》】

别意春江谁短长，此回情话独难忘。春雷谩说惊坏户，落月无言满屋梁。衣上风沙叹憔悴，画中亭榭亦清凉。当时笑伴今谁在，知是何人与点妆。【久闻春雷名噪西部，尚未晤也。】

别意【《醉中别陈季渊》】此回【《与同年敬鼎臣宿顺天天宁僧舍》】春雷【《秋成》】落月【《五月十一日追怀樗轩老》】衣上【《羊肠坂》】画中【《覃彦清飞雨亭横披》】当时【《留赠丹阳王炼师三章》之一】知是【《同漕司诸人赋红梨花二首》之二】

门阑喜色到崔卢，一颂椒花更有余。世外原无众香国，花阴真是小华胥。画眉卢女娇无奈，绿发修郎玉不如。早晚扁舟载烟雨，白云闲伴五溪鱼。

门阑【《麓都运山水》】一颂【《乔夫人彩绣仙人图》】世外【《云岩》】花阴【《醉猫图二首》之二】画眉【《杏花二首》之一】绿发【《赠修端卿、张去华、韩君杰三人六首》之三】早晚【《渡湍水》】白云【《马坊冷大师清真道院三首》之一】

何玩月二首

素月流空散紫烟，玉壶冰簟酒如川。空令姓氏喧时辈，合着丹青与世传。摇笔尚堪凌浩荡，题诗端为发幽妍。相逢莫话支机石，寂寞菱花仍半边。

素月【《宿神霄北庵梦中作》】玉壶【《无尘亭二首》之二】空令【《再到新卫》】合着【《题李庭训所藏〈雅集图〉二首》之二】摇笔【《明日作》】题诗【《野菊座主闲闲公命作》】相逢【《赠萧汉杰》】寂寞【《后芳华怨》】一片灵台状亦难，多情常带楚梅酸。吸残灏霰瑶窗晓，散尽冰花碧海干。万叠寒云度归雁，六铢仙帔想骖鸾。尘埃长路仍回首，落日东园独倚栏。

一片【《赠写真田生二首》之二】多情【《眉二首》之二】吸残【《燕府白兔》】散尽【《明日作》】万叠【《别周卿弟》】六铢【《秀隐君山水为范庭玉赋》】尘埃【《出山》】落日【《东园晚眺》】

蒋云谷

绿娇红小不胜怜，多窃时名亦偶然。长白风烟最潇洒，吴儿洲渚是神仙。撑肠文字五千卷，试手清凉第一篇。满谷春云更堪喜，尽饶梅事得春偏。

绿娇【《杏花杂诗十三首》之三】多窃【《再题写真》】长白【《绣江泛舟有怀李郭二公》】吴儿【《济南杂诗十首之四》】撑肠【《密公宝章小集》】试手【《台上杂咏十六首》之一】满谷【《云岩》】尽饶【《官园探梅同康显之赋》】

张蟾桂

素艷来从月姊家，嫩香新粉玉交加。只应芳树知人意，暂马红尘拂鬓华。纪瑞定谁增旧谱，炼颜应自有丹砂。眼看桃李飘零尽，自是人间日易斜。

素艷【《赋瓶中杂花七首》之五】嫩香【《墨竹扇头》】只应【《张邨杏花》】暂为【《昆阳二首》之一】纪瑞【《追赋定襄周帅梦卿家秋日牡丹》】炼颜【《为鲜于彦鲁赋十月菊》】眼看【《杏花杂诗十三首》之六】自是【《同梅溪赋秋日海棠二首》之一】

杨润卿

王后卢前旧往还，去年名姓在窗间。胜游每恨隔千里，【润卿最为江别驾、刘指挥所推许，今江赴南河，刘游山左。】隐雾难教见一斑。但喜诗章多俊语【别驾临行，以润卿赠行诗见示】颇思尊酒慰衰颜。剧谈不尽平生意，纔得云林半日闲。

王后【《别覃怀幕府诸君二首》之二】去年【《俳体雪香亭杂咏十五首》之四】胜游【《绣江泛舟有怀李郭二公》】隐雾【《东平送张圣与北上》】但喜【《徐威卿相过同李辅之赠别二首》之二】颇思【《又解嘲二首》之一】剧谈【《过希颜故居四首》之二】纔得【《登珂山寺三首》之三】

蒋韵兰

七十鸳鸯五十弦，芳兰谁为发幽妍。虚传庾信凌云笔，送与天公折聘钱。图上风烟有潇洒，座中人物半神仙。殷勤留着花稍露，未展幽香已可怜。【《此首拟题小影》】

七十【《无题二首》之一】芳兰【《春日半山亭游眺》】虚传【《吕国材家醉饮》】送与【《洛阳卫良臣以星图见贶漫赋三诗》之二】图上【《秀隐君山水》】座中【《宿神霄北庵梦中作》】殷勤【《同儿辈赋未开海棠花二首》之一】未展【《宫园探梅与康显之同赋》】

张竹圃

绿发张郎名姓新，豪华落尽只天真。云窗雾阁有今夕，王后卢前尽故人。不见连城沽白璧，暂来闲处避红尘。无端种下青青竹，桃李从今不算春。

绿发【《赠张润之》】豪华【《花光梅》】云窗【《听姨女乔夫人鼓风入松》】王后【《赠王仙翁道成》】不见【《冀京父》】暂来【《溪上》】无端【《俳体雪香亭杂咏十五首》之八】桃李【《同梅溪赋秋日海棠二首》之二】

潘桂馥

小山丛桂姓名香，稽阮经行旧有乡。百草千花遇春雨，琼枝玉蕊静年芳。水南水北相逢在，行雨行云有底忙。良酝暂留王绩醉，这回歌笑重难忘。

小山【《答定斋李兄》】稽阮【《别覃幕府请君二首》之二】百草【《题德恒

斋】琼枝【《同漕司诸人赋红梨花二首》之二】水南【《送李同年德之归洛西二首》之一】行雨【《中秋雨夕》】良酝【《送吴子英之官东桥且为解嘲》】此回【《别董德卿》】

蔡莲舫

楼前谁唱绿腰催，嫁与桃花不用媒。重碧总夸燕市酒，习仙虚筑汉宫台。灵椿丹桂偶相值，落日行云一望开。日棹扁舟藕花里，小雏先与唤迎来。【客秋，莲舫倩谭蕊仙来招领。】

楼前【《闻歌怀京师旧游》】嫁与【《无题二首》之二】重碧【《乙未正月九日立春》】习仙【《十月》】灵椿【《岳家千里驹》】落日【《游天坛杂诗十三首》之六】日棹【《济南杂诗十首》之十】小雏【《孝纯宛邱迁奉》】

朱香云

石泉崖蜜破松黄，竹放新稍欲过墙。那得冰壶贮秋月，且烧银烛看红妆。河亭笑语归陈迹，陌上游人醉几场。一片朝云不成雨，能红能白更能香。

石泉【《空山何巨川虚白庵二首》之二】竹放【《刘光甫内乡新居》】那得【《下黄榆岭》】且烧【《中秋雨夕》】河亭【《别康显之》】陌上【《戊子正月晦日，内乡西城游眺》】一片【《芳华怨》】能红【《同漕司诸人赋红梨花二首》之二】

田祥龄

随宜梳洗尽风流，似为良辰散客愁。留得寒蛩泣秋月，胜于骑鹤上扬州。风光流转何多态，零落栖迟复此游。可是田郎心独苦，小诗供作锦缠头。

随宜【《杏花杂诗十三首》之五】似为【《即事呈邦彦》】留得【《隋故宫行》】胜于【《寄答仰山谦长老》】风光【《人日有怀愚斋张兄纬文》】零落【《■〈汙〉隐亭同麻知几赋》】可是【《世宗御书田不伐望月婆罗门引》】小诗【《杏花杂咏》第十三首】

孙影莲二首

世事都销酒半醺，药笼仙品正须君。如何长伴王居士，寄谢东邻范史云。潭影乍从明处见，荷香偏向雨中闻。只缘山远无来客，今古仙凡此地分。

世事【《寄英上人》】药笼【《大名赠答张简之》】如何【《前高山杂诗七首》之五】寄谢【《白屋》】潭影【《石门》】荷香【《赵汲古南园》】只缘【《空山何巨川虚白庵二首》之二】今古【《武元直〈秋江罢钓图〉》】

绿净红香梦已空，偶从天巧见神功。青云有路人看老，祖道无诗鬼亦穷。谁与渠侬洗寒乞，更应熏染费春工。桃花一簇开无主，羨煞孙郎马首东。【时范部郎凝贖影莲出籍】

绿净【《祖唐臣所藏〈樗轩书册〉二首》之一】偶从【《台山杂咏十六首》之

三】青云【《送武诚之往浢陂》】祖道【《汴梁除夜》】谁与【《赠答张教授仲》】更应【《赋瓶中杂花七首》之二】桃花【《留赠丹阳王炼师三章》之二】羨煞【《赠别孙德谦》】

赠刘朗玉二首

别似刘君住玉华，绿云晴雪间红霞。黄杨旧厄三年闰，【余自甲子报罢，旅怀落拓，故晤朗玉独迟。】银烛光摇半夜花。化国楼台接瀛海，春风桃李是谁家。接篱倒着容山简，剩着新诗到处夸。【是夕治具，因浣香招饮，余于席间大醉。】

别似【《同希颜钦叔玉华谷还会善寺即事二首》之二】绿云【《台山杂咏十六首》之七】黄杨【《送曹干臣》】银烛【《西斋夜宴》】化国【《寒食》】春风【《吕国材家醉饮》】接篱【《赵汲古南园》】剩着【《出东平》】

几处春风揭绣帘，【三庆部常以一班分唱数处，俗名分包戏，朗玉常疲于奔命焉。】云间箫鼓夜厌厌。画图只爱残妆好，风露还疑此夜添。且就同游尽佳客，也应有意醉淘潜。长年自笑情缘在，说着浮名梦亦嫌。

几处【《梁园春五首》之二】云间【《秋风怨》】画图【《甲辰三月旦日以后杂诗三首》之二】风露【《癸卯望宿中霍道院》】且就【《黄华谷十绝句》之二】也应【《辛亥九月未见菊》】长年【《杏花杂诗十三首》之三】说着【《三乡时作》】

吴双林

忆着分明下笔难，两枝新绿倚高寒。风光烂漫供欢席，灯火青荧语夜阑。乞与云烟相媚妩，要从明润细寻看。凭君莫惜尊前醉，自笑平生被眼谩。

忆着【《眉二首》之二】两枝【《陈德元石竹二首》之一】风光【《甲辰三月旦日以后杂诗三首》之三】灯火【《晨起》】乞与【《天涯山》】要从【《晴景图》】凭君【《甲辰三月旦日以后杂诗三首》之一】自笑【《东山四首》之二】

章喜林

李下何妨也整冠，怪来歌酒百无欢。尽饶姚魏知名早，暗认曹刘可是难。【曹水部、刘指挥虽经赏识，而未倾倒也。】佳节屡从愁里过，【余尝置酒招之、因病不至。】写生何似镜中看。酒船早晚东行办，为说将军礼数宽。【常于某游府昆玉席间晤之。】

李下【《题山谷小艳诗》】怪来【《东园晚眺》】尽饶【《紫牡丹三首》之一】暗认【《益都宣抚田侯器之〈燕子图〉》】佳节【《同严公子大用东园赏梅》】写生【《燕府白兔》】酒船【《寄希颜二首》之二】为说【《即事》】

朱雪琴

白雪朱弦一再行，虚堂淅淅掩霜清。飞来野鹤聊堪喜，独爱寒梅恐未平。黄菊有情留小饮，还丹无用说长生。邯郸枕上人初觉，尊酒相逢意自倾。

白雪【《听姨女乔夫人鼓风入松》】虚堂【《秋怀》】飞来【《九日登定平涌云楼故基》】独爱【《杏花二首》之二】黄菊【《答赵宜之兼简溪南老诗》】还丹【《和仁卿演太白诗意二首》之一】邯郸【《送杜招抚归西山》】尊酒【《答石子章因送其行》】

冯天然

曾将心事许烟霞，无复张骞犯斗槎。借暖定谁留翠被，换根元自有灵砂。栖迟零落无颜色，文采风流有故家。谁念田文座中客，不来坚坐看纷华。

曾将【《题〈山亭会饮图〉二首》之二】无复【《吕国材家醉饮》】借暖【《为鲜于鲁赋十月菊》】换根【《同梅溪赋秋日海棠二首》之一】栖迟【《送张君美往南中》】文采【《赠高君用》】谁念【《蛟龙引》】不来【《西斋夜宴》】

顾长松

长松千种欲摩天，百草千花雨露偏。阵马风樯见豪举，【《长松既工昆曲，又能作掌上舞，所演多慷慨节烈诸传奇。】青钱白璧买芳年。天公不禁人间酒，世上初无物外缘。剩着新诗记今夕，不来同作饮中仙。

长松【《王学士熊岳图》】百草【《台山杂咏十六首》之八】阵马【《送刘子东游》】青钱【《去岁君远游送仲梁出山》】天公【《醉后》】世上【《前高山杂诗七首》之五】剩着【《己亥十一月十三日雪晴，夜半读书山东龛看月》】不来【《绣江泛舟，有怀李郭二公》】

陶柳溪

燕脂浓抹蜡痕新，金粉轻粘蝶翅匀。林影池烟设清供，柳塘花坞静无尘。空劳结伴归莲社，谁是东篱采菊人。剩着新诗记今夕，不来同醉五更春。

燕脂【《同儿辈赋未开海棠二首》之一】金粉【《紫牡丹三首》之一】林影【《别覃怀幕府诸君二首》之二】柳塘【《贾漕东城中隐堂》】空劳【《追怀曹征君》】谁是【《采菊图二首》之二】剩着【《与冯吕饮秋香亭》】不来【《药正卿饷酒》】

施文鹿

掌上宁儿玉刻成，岂知谈笑得新名。多情丹杏知人意，瘦杀寒梅枉自清【是日浣香亦在座】。世外华胥谁复梦，就中秋蝶最关情。凭君莫问题诗客，孤负松风入砚声。【文鹿因徐参军索诗于余。】

掌上【《即事》】岂知【《徐威卿将往高唐同李辅之赠别二首》之二】多情【《浑源望湖川，见百叶杏花三首》之二】瘦杀【《甲辰三月旦日以后杂诗三首》】

》之二】世外【《江亭会饮图》】就中【《东平李汉卿草虫卷二首》之二】凭君【《太乙莲舟图三首》之二】孤负【《赋南中杨生玉泉墨》】

朱素春

洛阳桃李几番新，密露轻尘细洒匀。荡荡青天非向日，离离花影澹生春。只缘造物偏留意，比似全开更恼人。为向长安旧游道，黄金牢锁玉麒麟【素春一名麒麟。】

洛阳【《追录旧诗二首》之二】密露【《甲辰三月旦日以后杂诗三首》之三】荡荡【《徐威卿相过同李辅之赠别二首》之一】离离【《惠崇芦雁三首》之三】只缘【《紫牡丹三首》之二】比似【《赋瓶中杂花七首》之六】为向【《刘光甫内乡新居》】黄金【《换得云台帖喜而赋诗》】

补赠鲁云卿

求凰一曲鬓丝长，无复题诗寄草堂。玉树瑶林照春色，物华天寶借余光。【云卿名龙官】东君去作谁家客，彩胜空期某氏郎。每恨闻名不相识，却来闲处看春忙。

求凰【《王子文琴斋》】无复【《追怀曹征君》】玉树【《去岁君远游送仲梁出山》】物华【《别覃怀幕府诸君二首》之二】东君【《杂着四首》之四】彩胜【《清明日改葬阿辛》】每恨【《跋酒门限邵和乡醉归图》】却来【《戊子正月晦日，内乡西城游眺》】

自题《片羽集》后十首

纸尾题诗一慨然，客怀牢落五更天。花中谁有张萱笔，俯仰随人亦可怜。

纸尾【《息轩〈秋江捕鱼图〉三首》之三】客怀【《榆杜硖口邨早发》】花中【《冠氏赵庄赋杏花四首》之一】俯仰【《论诗三十首》之廿一】

小阑春事自升平，次第开花却有情。倒凤颠鸾金粟尺，每从游戏得天成。

小阑【《紫牡丹三首》之二】次第【《冠氏赵庄赋杏花四首》之四】倒凤【《赠荅张教授仲》】每从【《胡寿之待月轩三首》之三】

百过新篇卷又披，殷勤那为惜花枝。纵横正有凌云笔，何处而今更有诗。【同时名噪者，若陈桂林、王国香等三十余人尚未补赠】

百过【《寄谢常君卿》】殷勤【《杂着四首》之二】纵横【《论诗三十首》之廿一】何处【《李仲华〈湍流高树图〉二首》之二】

惨淡经营有许功，一番桃李又春风。长门谁买千金赋，世俗论量恐未公。

惨淡【《夏山风雨图》】一番【《汴梁除夜》】长门【《白屋》】世俗【《过希颜故居四首》之二】

未分枯槎是客星，案头多负读书萤。真书不入今人眼，一醉狂歌且自听。

未分【《约严侯泛舟》】案头【《过三乡女几邨追怀辛敬之二首》之一】真书

【《论诗三十首》之十三】一醉【《醉后》】

本无奇骨负功名，共笑诗人太瘦生。六月高楼汗如雨，为君忙了竟无成。

本无【《出鄂州》】共笑【《自题二首》之一】六月【《杨秘监〈雪谷早行图〉》】为君【《伦镇道中见槐花》】

了郗逋悬百不忧，高天厚地一诗囚。世间妾妇争相妬，留待才情赵倚楼。【赵明府与余去取略同，今归琴川。】

了却【《镇平即事》】高天【《论诗三十首》之十八】世间【益都宣抚田侯器之〈燕子图〉】留待【《胡叟〈楚山清晓图〉》】

侯门书卷欲谁亲，晕碧裁红点缀匀。自读旧题还自笑，可怜无补费精神。

侯门【《洛阳卫良臣以星图见贶漫赋三诗》之一】晕碧【《论诗三首》之三】

自读【《善应寺五首》之四】可怜【《论诗三十首》之二十九】

巫峡归云底处寻，燕城名酒足浮沈。黄金炼出相思句，还尽平生未足心。

巫峡【《出京》】燕城【《别纬文兄》】黄金【《自菊潭丹水还寄崧前故人》】还尽【《游天坛杂诗十三首》之七】

无才无德只痴顽，四海虚名祇汗颜。纸尾不须题姓氏，诗狂他日笑遗山。

无才【《乙卯端四日感怀》】四海【《别覃怀幕府诸君二首》之一】纸尾【《□微刘丈山水为济川赋》】诗狂【《天涯山》】

集选句二首

松坪居士

珍裘非一腋，哲匠感萧晨。异代可同调，新声妙入神。阳阿奏奇舞，腾步蹶飞尘。永日行游戏，端为谁苦辛。

秋风吹广陌，平楚正苍然。兰泽多芳草，时来亮急弦。朝霞迎白日，皓腕约金钱。极宴娱心意，众工归我妍。

集玉溪生句六首

闲泉居士

自有仙才自不知，收将凤纸写相思。明珠可贯须为佩，谁与蜘蛛乞巧丝。

今朝歌管属檀郎，亦要天花作道场。更阅前题已披卷，尽知三十六鸳鸯。

用尽陈王八斗才，不知迷路为花开。何当共剪西窗烛，一寸相思一寸灰。

绣檀回枕玉雕镫，与近高窗卧听秋。湘竹千条为一束，不知供得几多愁。

久留金勒为回肠，万里西风夜正长。着破蓝衫出无马，未妨惆怅是清狂。

一年生意属流尘，并觉今朝粉态新。顾我有怀同大梦，可堪无酒又无人。

集遗山句

丽渔散人

展读新诗眼倍明，诸郎难弟复难兄。卷中甚欲题诗句，五字韦郎画不成。

梦寐西南一径斜，小红谁记上林花。情知一段幽闲趣，酒伴相逢饮倍加。
万灶元珠一唾轻，裁红晕碧助春情。眼明今日题诗处，满纸清风月旦评。
歌音袅袅度冷风，偏近骚人怅望中。不必相思解销骨，酒尊能得几回同。
好句端如绿绮琴，春风纤指十三星。燕南赵北留诗卷，窈窕朱弦寂寞心。
飘零无物慰天涯，好句真堪字字夸。一语调君君莫笑，儿童他日记通家。

集剑南句

蓉塘居士

频报园花照眼明，每因羈旅愜幽情。风鬟雾鬓归来晚，小草新诗取次成。
列屋娥眉不足夸，未妨随事作生涯。东风忽送笙歌近，何处如今更有花。
常记东园按舞时，矮笺匀碧绿唐诗。个中疑是忘忧处，唤作清闲亦自欺。
为爱名花抵死狂，尚能寻句答年光。丈夫入手皆勋业，终胜登楼望故乡。
即今万事付茫茫，时向湖桥看戏场。小市莺花常痛饮，本来无事却成忙。
但知相遇且衔杯，犹解逢花眼蹙开。占尽人间清绝事，已公茅屋赋诗来。
安得元龙百尺楼，锦茵银烛按梁州。京尘日念家山乐，别是天涯一段愁。【君
在吴下，曾于半塘置绿云楼，以赠侍书秀英，故及之。】

即集集中句

东阳瘦生

剩醉醱醑十日春，豪华落尽只天真。黄杨旧厄三年闰，同是天涯万里身。【甲
子同下北闱】

末节繁文费讨论，却见诗垒不能军。长安谁买千金赋，世事都销酒半醺。
裁剪春风入小诗，樱桃和露弹繁枝。胜游每恨隔千里，百过新篇卷又披。
琼枝玉蕊静年芳，同向春风舞一场。潦倒本无明日计，却来闲处看春忙。
求凰一曲鬓丝长，乐府金钗十二行。【余近作《燕台十二花词》】每恨闻名不
相识，书生技痒爱论量。

似为良辰散客愁，红妆翠盖惜风流。当时笑伴今谁在？【谓凤山，虞山，小约
山右。】留待才情赵倚楼。【凤山、小约虽出都，余每有所见、或得近作，必
从邮筒寄，知凤山冬杪春初将赴铨矣。因集中两及之，故云。】

集玉溪生句

远亭外史

不拣花朝与雪朝，暂凭樽酒送无寥。此声肠断非今日，惟有衣箱染未销。
春松秋菊可同时，芳桂当年各一枝。神女生涯原是梦，非关宋玉有微辞。
隔得卢家白玉堂，众仙同日咏霓裳。从来此地黄昏散，肠断斑骓送陆郎。
年少因何有旅愁，不知身世自悠悠。相逢一笑怜疎放，更醉谁家白玉钩。
怅望银河吹玉笙，繁花疑是月中生。不知桂树在何处，未必圆时即有情。

锦瑟惊弦破梦频，寶钗何日不生尘。岂知为雨为云处，月里依稀更有人。

集玉溪生句

红豆词人

日下繁香不自持，清秋一首杜秋诗。自探典籍忘名利，濩落生涯独酒知。
一树浓姿独看来，自缘烟水恋平台。只知解道春来瘦，用尽陈王八斗才。
人生何处不离羣，睡鸭香炉换夕熏。忆事怀人兼得句，欲书花叶寄朝云。
出云清梵想歌筵，对影闻声已可怜。闻道神仙有才子，五云章色破巴笺。
促漏遥钟动静闻，羈雌长共故雄分。嗟予久抱临邛渴，每到城东忆范云。【谓范农部】

不教容易损年华，少得团圆足怨嗟。独想道衡歌思苦，将来拟并洛阳花。

再集三十首，赠刘琴浦诸人

魏紫姚黄有重名，翻嫌金屑翳双明。刘郎也是人间客，犹欠风琴一再行。【刘琴浦，惟于范公子席间忽忽一晤。】

魏紫【《杏花杂诗十三首》之十二】翻嫌【《台山杂咏十六首》之十】刘郎【《论诗三十首》之三】犹欠【《胡寿之待月轩三首》之三】

袿服华妆着处逢，六街歌鼓待晨钟。鉴湖春好无人赋，惭愧云间陆士龙。【陆鉴桥甫自南来，故集中遗漏。】

袿服【《京都元夕》】六街【《汴梁除夕》】鉴湖【《论诗三十首》之十六】惭愧【《寄杨飞卿》】

了却香严一系缘，骅骝争道渺翩翩。休将人物轻题品，犹欠张郎白玉鞭。【余寓焦岩时，已识张瑞元，乙丑重九，重晤于燕台，故前诗未及。】

了却【《赋粹中师竹拂子》】骅骝【《送辅之仲庸还大梁》】休将【《西山楼为王仲理赋二首》之二】犹欠【《探花词五首》之三】

草堂人物列仙臞，杯酒殷勤兴不孤。桂树秋香月三五，喜于沧海得遗珠。【前集已成，始晤桂芬。】

草堂【《追用座主闲闲公韵，上致政冯内翰二首》之二】杯酒【《寄杜华老三首》之三】桂树【《世宗御书田不伐望月婆罗门引》】喜于【《寄答飞卿》】鹤发松姿余典型，天将五福畀康宁。卷中甚欲题诗句，好就川妃问乞灵。【木石山人为潘五福索诗】

鹤发【《紫微刘文山水为济川赋》】天将【《郑州上致政贾右丞相公》】卷中【《题商梦卿家晦道堂二首》之二】好就【《晋溪》】

乐府新声出绮裘，莺儿调舌弄娇柔。北人不拾江西唾【弋腔本出自江西】，合在元龙百尺楼。【小铁笛道人谓：韩四喜巧言如簧，自是确评。】

乐府【《追録洛中旧作》】莺儿【《杨柳》】北人【《自题〈中州集〉后五首

》之二】合在【《论诗三十首》之十八】

兜罗绵界寶光云，凭仗儿童一问君。试向云间望光彩，丰山孤秀出尘氛。【沈秀云声容絕妙，而年最稚，席间无小伴不能致也。】

兜罗【《台山杂咏十六首》之九】凭仗【《游天坛杂诗十三首》之五】试向【《内相杨文献公哀挽三章》之三】丰山【《十日登丰山》】

旬月无由一往还，因君我亦爱西山。诗翁自有无声句，时到霜林紫翠间。【翠竹寓西城，曾于刘指挥席间一晤。】

旬月【《寄女严三首》之二】因君【《赠李春卿》】诗翁【《〈雪谷早行图〉二章》之一】时到【《右丞文献公着色鹿图》】

袅袅熏风扇影间，攒青叠翠几何般。周侯见说应相笑，石绿香煤澹澹闲。【周翠林以黛云为字，即余所私赠。】

袅袅【《探花词五首》之一】攒青【《金山》】周侯【《春日书怀呈刘经川》】石绿【《眉二首》之二】

玉镜修眉十二环，绿云红雪拥三山。一般踪影黄昏月，兴在青林杳霭间。【长安评艳，以江秀南为梅花。庆林祥林俱系秀南弟子，同寓三山堂。】

玉镜【《金山》】绿云【《梁园春五首》之三】一般【《杏花二首》之一】兴在【《望苏门》】

博士真堪补太元，明窗开卷亦欣然。十年紫禁烟花绕，试手东风第一篇。【友人作《燕台较花录》，以陈意卿为冠。】

博士【《李屏山挽章二首》之二】明窗【《太乙莲舟图三首》之三】十年【《过应州》】试手【《官园探梅，同康显之赋》】

巷语街谈总入诗，燕南剩有桂林枝。北城佳处径行徧，落日飞鸿一线迟。【陈桂林于新秋始晤，故前诗未及。】

巷语【《杨焕然生子四首》之二】，燕南【《追怀赵介叔》】，北城【《济南杂诗十首》之九】，落日【《永宁南原秋望》】。

日照春山花满烟，山中多少地行仙。人间只道黄金贵，买尽青山不用钱。【顾春山藹然可亲，所与游无俗容。】

日照【《春日半山亭游眺》】山中【《台山杂咏十六首》之十二】人间【《无题二首》之一】买尽【《前高山杂诗七首》之五】

白发刘郎老更痴，殷勤酿酒趁花期。当时膝上王文度，小景风流恰入时。【王国香，常于友人刘君席上见之。】

白发【《杂着四首》之一】殷勤【《寄史同年二首》之一】当时【《题张彦寶〈陵川西溪图〉》】小景【《李仲华〈湍溪高树图〉二首》之二】

一夕西庵笑语温，只留孤影伴黄昏。青旗知是谁家酒，从此张村即赵村。【赵

庆龄年稚，而自命不凡。】

一夕【《超然王翁》】只留【《长寿山居元夕》】青旗【《杏花杂诗十三首》之四】从此【《张村杏花》】

百壶清酒未消忧，乞与云休百自由。试遣红妆映银烛，后身还有化身愁。【云林神似郁芬馆主人，故云。】

百壶【《赠荅同年敬鼎臣》】乞与【《寄荅仰山谦长老》】试遣【《杏花杂诗三首》之二】后身【《岳家千里驹》】

和气春风四座倾，画眉张遇可怜生。青山归计何时办，过眼十金一唾轻。【闻张凤林不善居积，有一掷千金之习。】

和气【《别王使君文从之》】画眉【《赋南中杨生玉泉墨》】青山【《武善夫〈桃溪图〉二章之二】过眼【《东平李汉卿草虫二首》之二】

帘下歌童尽雅辞，旧家红线可无疑。仙乡白凤瀛洲近，也被人呼作阿姨。【凤青与韵兰，为异姓兄弟。】

帘下【《高平道中望陵川二首》之二】旧家【《真燕二首》之二】仙乡【《寄谢常君卿》】也被【《启母石》】

一片春云雨未干，乾坤清气得来难。胎仙不比湘灵瑟，却就禅房觅画看。【琴仙嗜画，尝倩余乞木石山人写生。】

一片【《陈德元竹石二首》之一】乾坤【《自题〈中州集〉后五首》之三】胎仙【《听姨女乔夫人鼓风入松》】却就【《归义兴侍者溪山萧寺横轴》】

王翰何缘得买邻，六朝琼树掌中春。凭君记取题诗处，碌碌翻随十九人。【玉生最为王内翰赏识】

王翰【《寄叔能兄》】六朝【《离着四首》之三】凭君【《郭熙溪山秋晚二首》之二】碌碌【《帝城二首》之一】

青山真得几时分，沙浦空明行暮云。却忆广陵刘老子，此生何计得随君。【刘明府曾倾倒合浦，今踪迹甚疎。】

青山【《寄英上人》】沙浦【《渡湍水》】却忆【《前高山杂诗七首》之六】此生【《石门》】

星斗龙门姓氏新，眼明惊见楚江春。写生正有徐熙在，难状灵台下笔亲。【徐太史为杨楚卿乞诗】

星斗【《寄叔能兄》】眼明【《钱过庭〈烟溪独钓图〉二首》之一】写生【《杏花落公韵得归字》】难状【《耀卿西山归隐三首》之二】

邂逅诗翁得胜游，膝前文度更风流。珠围翠绕三花树，一道云光插素秋。【胡比部同王倚云小集，影莲、庆龄俱在座。】

邂逅【《玉溪》】膝前【《王学士熊岳图》】珠围【《书贻第三女珍》】一道

【《游天坛杂诗十三首》之九】

梦里琼枝十二楼，相从许久重相留。长安张敞号眉妩，空对红尘忆旧游。【张衡香神似冷香校书】

梦里【《卫州感事二首》之一】相从【《别周卿弟》】长安【《南冠行》】空对【《望崧少二首》之二】

鞍马忽忽去复还，【谓耿明府】一卮芳酒且开颜。人间自有交枝玉，常在瑶林照映间。【宋玉林最为耿明府赏识】

鞍马【《丹霞下院同仲泽赋》】一卮【《留赠丹阳玉炼师三章》之一】人间【《赋瓶中杂花七首》之五】常在【《则覃怀幕府诸君二首》之一】

酒面飞来片片春，凌波长恐袜生尘。吉祥止处无余物，留在秦音已可人。【韩吉祥，系关中人。】

酒面【《杏花二首》之二】凌波【《紫牡丹三首》之一】吉祥【《空山何巨川虚白庵二首》之一】留在【《商正叔陇山后图二》】

可能仙掌不相招，【余本有关中之役，缘亲老未去。】瘦损春风十万条。不似南桥骑马日，小红灯影莫相撩。【余以《送灯》一出始晤全福。】

可能【《送周帅梦卿之关中二首》之二】瘦损【《杏花杂诗十三首》之十】不似【《续小娘歌十首》之五】小红【《春夕》】

兴到穷探亦未涯，吴儿洲渚记仙家。不知雾阁云窗晚，犹恨分香入棣华。【九如系瑞元之弟】

兴到【《同希颜钦叔玉华各分韵二首》之二】吴儿【《寒食》】不知【《乔夫人墨竹二首》之一】犹恨【《追赋定襄周帅梦卿家秋日牡丹》】

天将文笔付家传，独恨无人作郑笺。马上哦诗无好语，明珠真见抵深渊。【族弟东桥同平阳郑君为吴蕙卿乞诗，因补赠。】

天将【《宋周日生子三首》之二】独恨【《论诗三十首》之十二】马上【《北归经朝歌感寓三首》之一】明珠【《过诗人李长源故居》】

暗中摸索总非真，败笔成邱死不神。谁画风流王李郝，异时真是卷中人。【谓王秀峯，李双喜、郝双翠，皆经遗漏。】

暗中【《论诗三十首》之十一】败笔【《洛阳卫良臣以星图见贶漫赋三诗》之一】谁画【《题李庭训所藏〈雅集图〉二首》之二】异时【《耀卿〈西山归隐图〉三首》之二】

附丽渔散人赠章喜林句

彩胜空期某氏郎，且烧银烛看红妆。试评掌上明珠价，却被何人较短长。所见今知胜所闻，惜无佳句答殷勤。剧谭不尽平生意，毫末清研仔细分。落月无言满屋梁，此回情话独难忘。相思命驾非君事，行雨行云有底忙。

忆着分明下笔难，要从明润细寻看。凭君莫问题诗客，李下何妨也整冠。
来青阁主人集遗山句，作《片羽集》，一时诸名花争以有诗为荣，诚胜事也。
集中人，余惟于章氏杏仙最为心赏。然祇于梨园演剧时一见，酒间席畔从未把
晤。丙寅新正，饮陆闾仙酒，招之不至，更余酒散，带醉过访，红烛光中，流
波婉转，脉脉含情，益令人倾倒。因即集集中句，得四绝以奉一笑。

丙寅花朝。集得遗山杏花诗四首。再赠章杏仙来青又稿

应接纷纷又浹旬，西园红艳眼中新。皇州春色浓于酒，从此他乡不算春。
攒头真似与春争，可是东君别有情。传语春风好将护，寶儿原是太憨生。
桃李前头一树春，烟光水色画难真。天真不到铅华笔，未放黄徐下笔亲。【借
用紫牡丹句】

纷纷红紫不胜稠，春动香生百自由。看尽春风不回首，每逢花处尽迟留。

《片羽集》终

《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正编 听春新咏》

（清）留春阁小史 辑录

●目录

《听春新咏》序

《听春新咏》弁言

《听春新咏》缘起

《听春新咏》题词

《听春新咏》例言

听春新咏

徽部目录

附录：

听春新咏徽部

小庆龄

赠赵仿云

东飞伯劳西飞燕歌

桂宝

赠郝秋卿

庚午春日，偕张留山、胡醇庵、祝仁泉、王小庐，同访秋卿于金粟仙馆，一见
倾心，流连樽酒，意致缠绵。将次出都，作此留赠，兼志别怀。此时灯影衣香
，他日鬢丝禅榻，更不能忘情耳。

二首

添寿

赠李菊如

赠李菊如

玉兰

赠陆蕊仙

甸农盛称陆蕊仙之美，余急于出都，欲访未果。前缘既失，后会可图，书二诗以寄甸农。

长青

啸云借书于留云馆主人，率成二绝句赠之

杨郎啸云音艺冠时，久为有目者所赏。昨见其扮女军，于对阵时持双刀作旋转之势，便捷轻灵，益增妩媚。观者多不经意，戏占二绝，以纪其妙

赠杨啸云

己巳冬，予醉后失跌，甸农山人寄书嘲之，匆匆未有以应。后一日，见杨啸云演《水斗》剧，临罢失足仆地，啸云为甸农得意人，不可不相闻也。赋二绝句寄之，谓之解嘲也可，谓之答宾戏也可。

赠杨啸云

观啸云演剧，即景戏赠

惜花行

蟾桂

赠张香楞

赠张香楞

添喜

赠范如兰

赠范如兰

叠前韵，再赠如兰

赠范如兰

赠范如兰

戏柬如兰

如兰病起，诗以志喜

小彩林

赠张小霞

赠张小霞

张郎小霞，情澹而绵，态浓而远。娇若红芙出水，冶如紫蔻含烟。歌扇迎风，则万花飞艳；舞衫回雪，则百鸟啼春。珊骨泠泠，珠腔缓缓。在金台诸乐部中，迥推一时之秀。余赋怀芳草，韵写名花，唐突数章，聊申雅倦云尔。

赠张小霞

玉美

赠章韵仙

赠章韵仙

赠章韵仙

洞仙歌为章韵仙作

连喜

赠张芰香

赠张芰香

小翠林

赠滕兰苕

即席有赠

三寶

赠郑韵生

赠郑韵生

茂林

听苏州蕙兰官弟子许竹香歌

庆元

赠黄梨云

赠黄梨云

全喜

赠宗芷香

席上赠芷香

添庆

东飞伯劳西飞燕歌，为谢云仙作

双喜

庚午夏日题赠清槐

添福

赠张香玉

听春新咏

西部目錄

听春新咏西部

双保

赠许莲生

赠许莲生

赠许莲生

庆儿

余取长吉诗意，自号绣君。小泉来山人云：是宜持赠金郎。盖知余心赏最深也。因易卿字赠之。并缀七律二章

翠林

赠赵玉琴

看花回见赵翠林秋千

寄怀赵玉琴

小四喜

题杏仙杏花便面

解连环琴恬道人将出都门，为杏仙绘折枝杏花便面留别，属题此阕，并以赠行

福寿

赠王佩珊

秀官

赠常钿香

双凤

赠居星环

小喜

赠李香蕖

采林

赠吴漪莲

赠吴漪莲

德林

舞花行

三元

赠周沅香

甲寅

赠周媚香

听春新咏

别集目錄

听春新咏别集

蒋金官

赠蒋云谷

蓬壶以『春』『湘』二韵诗赠蒋云谷，一时传抄，几于纸贵。戏占八绝，聊步后尘

陶双全

赠陶柳溪

观陶柳溪《乔醋》

喜林

为杏仙作

文林

为王锦屏作

为王锦屏作

莲官

赠吴香芸

刘彩林

哨遍

顾长松

赠顾介石

介石为余近邻，南北分驰，从无识面。令岁入都，于广场始一见之。廿年企慕，聊慰渴衷，赋此持赠

小潘

灯下戏赠潘郎

真馥

怀陆闾仙

画山水扇面赠闾仙，并题一绝句

题闾仙小像

和芳草词人题陆闾仙小照原韵

菩萨蛮初见闾仙

疏影

洞仙歌

摸鱼子

洞仙歌见闾仙乘马

浣溪纱闾仙额有螺纹，葱翠可爱

添喜

即席口占

才林

赠张琴舫

郑三元

赠郑三元

二林

赠陈意卿

霞林

赠罗眉生

赠罗眉生

天禄

戏赠蒋韵兰

王桂林

赠王浣香

附录芳草词人赠朱素春作素春名麒麟，今暂回南。

姚翠官

赠姚翠官

韩四喜

赠韩韵笠

飞来凤

赠戴三官

玩月

赠何月卿

送月卿回陕西

《听春新咏》跋

●《听春新咏》序

莺花岁月，脂粉平章。双邀丝竹之星，再拓酒泉之郡。一声羽柳，才人愿号箫卿；十斛鹅螺，名士合呼眉匠。鱼笺雁纸，竹笑兰言，荷露松烟，红裁碧晕。我辈偶一为之，客中赖有此耳。留春阁小史，熏香荀令，爱乐谢公，水驿山程，仲宣旅思，楚琴赵瑟，小阮风流。于焉访北地之春多，占玉楼之风好。调狐打鹊，间凭赤玉阑干；捉絮拈花，私画乌丝格子。乃君也十年箫管，播燕支颜色之谣；仆也二月琴书，谢江左烟波而至。麝煤昼暖，学陶潜闲赋性情；螭烛宵明，听傅元善谈儿女。簸天钱，为妆助，星亦能豪；收雌蜺，为缠头，山皆欲笑。鹄弦羯鼓，宝帐楼台，翠袖红腔，玉人镜槛。南浦珠来，雕鞍并载；西园月满，娇鸟犹啼。同领香天酒国之春，渐多捉搦迷藏之曲。爰有刻玉词人，瑶华叠寄，披香博士，芝帙齐开。鸾歌凤舞，求此友声；蚕尾蝇头，昭其心

画。裁五朵之云，仙童拥至；剪半弦之月，倩女迎来。小史乃低呼虎仆，联成本事之诗；偷访官奴，写就小名之录。部虽分四，叩叩通香；谱是无双，行行缀锦。镜殿晨开，千花竞入；珠帘暮卷，百蝶争飞。他时赌唱旗亭，谁工杨柳；此日添题云笈，我盥蔷薇。君诚好事，犹胜燕市悲歌；世有大巫，莫笑吴儿轻薄。

小南云主人弁言

●《听春新咏》弁言

留春阁小史以《听春新咏》底本见示，并属加墨。仆何人斯，敢膺此任！然尝阅《燕兰小谱》《日下看花记》诸书，皆所重在人，题咏俱出一手，观者每有挂漏之疑焉。小史此集，编珠排玉，专采诗词，不为羣花强分去取，亦不为羣花强判低昂。余既喜其立意甚高，不落前人窠臼，且长安萍寄，十有余年，集中诸人，相识过半。其性情嗜好，知之最深，实有出于小史闻见之外者，翻阅之余，为之稍加删饰，导涓撮壤，尽其区区，不自知其僭妄也。倘云集中之次第未尽公，各部之遗珠犹不少，未达瑶章，强投花案，空名难列，盛气先施，则请以例言三复之，当必哑然而笑，嘿尔而息矣。附《浣溪纱》词一阙：赏识从无似此真，排珠比玉部居匀，惜花判得费精神。愧我久偿绮语债，让君独折柳条新，笔端还许听余春。

天涯芳草词人题

●《听春新咏》缘起

余赋质慳愚，踈懒成习。词章之学，素不经心；吟馆骚坛，未敢涉足。厥后浪迹都门，寄情山水，见人题咏，艳羨辄生，无不心识而手录之。其中咏花之作什居五六，盖既悔早岁之多嬉，复触寻芳之夙好也。今岁长夏，闷坐一窗，检出吟诵，琳琅满目，齿颊流芳。因思造物生才，原非限地。乃或断髭无成，或叉手立就，良枯迥异，缺陷难平。倘令夜光照乘，长埋没于故纸败簏之中，更为可惜。爰取菊部诸郎为题赠所及者，犁为四部，各缀数言。既辑旧吟，复征新咏，与小南云主人、古陶牧如子往来商榷，汇录成帖，寿之枣梨。庶使铿金戛玉，无遭覆瓮之冤；雏凤鸣鸾，亦藉汗青之力。诗因人作，人以诗传。佳咏名花，争妍斗丽。闲窗翻阅，恍遇众香于卷帙间也，宁非遣兴祛烦之一助哉。留春阁小史书于燕台客舍。

●《听春新咏》题词

云衣月扇斗娉婷，名到能题眼自青。多少才人多少泪，为他携酒访旗亭。墨花灿灿洒金壶，百帙新辞幼妇呼。一样人间珊网密，那须象罔更求珠。名花繁艳日边栽，花史瑶宫手谱来。亲向下方传法曲，一时齐听紫云回。红蕉馆主人岷仙氏

腰鼓铃样一笑哗，年年歌板按红牙。闭门细缉燕支谱，提唱宗风北部花。

吴兴仲子

●《听春新咏》例言

一、是编专集诗词，非为评花起见，故长吟短咏俱入搜罗，淡思浓情无分去取。人亦不许妍媸，有诗即录。间有芳姿艳质，名噪歌坛，而集翠有征，花诗无句，姑从割爱，愿识者无谓遗珠也。

一、集中小传，祇取登场情景，众所共见者，铺叙数语。至性情嗜好，杂技兼长，已于诸公题咏自为注出，故寥寥寸幅，绝少波澜。间作一二点缀，神之所注，笔亦随之，非自乱其例也。

一、集中褒多贬少，故偶见所优即为绘出，善善从长也。至有艺臻神化不可枚举者，第标数剧以见一斑，立言居要也。至于别集诸人，稍涉感慨，亦有触而然尔。

一、梁溪派衍，吴下流传，本为近正；二簧、梆子，娓娓可听，各臻神妙，原难强判低昂。然既编珠而缀锦，自宜部别而次居。先以昆部，首雅音也；次以徽部，极大观也；终以西部，变幻离奇，美无不备也。至蒋陶诸人，音艺兼全，盛名久享，自不屑与哙等伍，特以别集标之。

一、各部中羣芳林立，霞蔚云蒸，孰轻孰轩，难以强定。今惟以得诗之先后为次第。至若兼咏羣花，一时并集，不得不稍分位置，然亦遍采輿评，不敢略存私臆。识者谅之。

一、前人已刻之诗，概不录入。是以各部名花，止登什之一二。倘诸君子不吝珠玉，惠以瑶章，再图续刻，幸甚。

●听春新咏

徽部目录

赵庆龄【字仿云，扬州人，三庆部。】

郝桂宝【字秋卿，皖江人，四喜部。】

李添寿【字菊如，扬州人，四喜部。】

陆玉兰【字蕊仙，苏州人，和春部。】

杨长青【字啸云，扬州人，四喜部。】

张蟾桂【字香楞，苏州人，三和部。】

范添喜【字如兰，扬州人，春台部。】

张彩林【字小霞，扬州人，四喜部。】

章玉美【字韵仙，苏州人，和春部。】

张连喜【字芟香，扬州人，和春部。】

滕翠林【字兰茗，扬州人，四喜部。】

郑三寶【字韵生，扬州人，三庆部。】
许茂林【字竹香，皖江人，和春部。】
黄庆元【字梨云，苏州人，四喜部。】
宗全喜【字芷香，扬州人，和春部。】
谢添庆【字云仙，扬州人，三和部。】
夏双喜【字清槐，扬州人，和春部。】
张添福【字香玉，扬州人，三庆部。】
王双秀【字卿珊，扬州人，和春部。】
罗喜庆【字稼云，苏州人，三庆部。】
章喜林【字瑶仙，苏州人，四喜部。】
殷采芝【字眉卿，苏州人，和春部。】
惠三喜【字玉香，扬州人，三庆部。】
王全福【字曼云，本京人，和春部。】
李绿菱【字绮琴，安徽人，春台部。】
赵庆喜【字秀岩，扬州人，三庆部。】
王如意【字萼仙，扬州人，和春部。】
陈喜元【字春山，扬州人，三和部。】
刘松林【字□□，安徽人，春台部。】
管庆龄【字香岑，扬州人，三庆部。】
胡双玉【字珏香，扬州人，四喜部。】
杨松林【字定仙，安徽人，和春部。】
陈庆寿【字秀峯，扬州人，三庆部。】
郑庆林【字寒香，扬州人，和春部。】
刘翠喜【字畹云，扬州人，和春部。】
孙双凤【字云扶，湖北人，三和部。】
韩小玉【字湘青，湖南人，四喜部。】
高全林【字田玉，扬州人，三庆部。】
李巧林【字云轩，安徽人，和春部。】
张兰芳【字佩仙，扬州人，和春部。】
王元宝【字絮云，扬州人，和春部。】
吴寿林【字楚云，安徽人，三和部。】
黄玉林【字寐兰，扬州人，春台部。】
李凤林【字仪卿，湖北人，春台部。】
钱珊元【字杏春，扬州人，春台部。】

郑玉秀【字韵田，扬州人，和春部。】

傅绮龄【字瑞生，安徽人，四喜部。】

王四喜【字玉仿，扬州人，春台部。】

张谱生【字秉衡，安徽人，三和部。】

詹庆如【字凤英，本京人，三庆部。】

贵元【字□□，扬州人，和春部。】

陈麒麟【字玉仙，直隶人，和春部。】

徐荣寿【字玉芳，扬州人，三庆部。】

附录：

王添喜【字吉人，扬州人，四喜部，今在天津。】

●听春新咏【徽部】

留春阁小史辑录 小南云主人校订 古陶牧如子参阅

○小庆龄

姓赵字仿云，又字小倩，年十八，扬州人【三庆部】。色秀貌妍，音调体俊。霏霏白雪，匀来两颊之春；点点青螺，堆作双蛾之黛。曲艺本工，近得吴下名师张莲舫【名蕙兰，始隶京中保和部，详《燕阑小谱》】留心问业，更益精纯。故《思凡》《藏舟》《佳期》等剧，宫商协律，机趣横生。《春睡》一出，星眼朦胧，云罗掩映，尤得『半抹晓烟笼芍药，一泓秋水浸芙蓉』之妙，转觉卿家燕瘦，较胜环肥矣。寓居樱桃斜街之贵和堂，座无俗客，地绝纤尘，玉轴牙签，瑶琴锦瑟。见者正不得以菊部目之。或茶熟香清，或灯红酒绿。盈盈入室，脉脉含情。花气撩人，香风扇坐。即见惯司空，总为恼乱。拟诸巧笑之章，尚嫌未尽。冠彼撷香之册，夫岂偶然。

赠赵仿云

小南云主人

春光烘透玉阑干，宝帐香浓蝶作团。杨柳爱眠花爱睡，美人原合倦时看。【《春睡》最工】

已怜腰瘦舞回波，况复情多惹病多。乞向仙人分一手，一回相见一摩挲。【甸农有仙人之号，屡为卿视疾。】

莫惮仙源远访劳，樱桃街近住樱桃。《十眉图谱》《香奁集》，叠遍纱厨几尺高。【室中多置书籍】

湘帘半卷等云英，隔户先听响屐声。纔露座中春意思，酒花烛蕊一齐明。

东飞伯劳西飞燕歌

芳草词人

东飞伯劳西飞燕，风隔云遮远难见。谁家少从美且都，便姗嫫屑与世殊。搓脂

为肤玉为骨，独立无言气英发。敛情含意回眼波，万花妒煞双眉娥。归来湿衣风露重，夜深难觅鸳鸯梦。

富不愿有大万藏，贵不愿佩紫荷囊。丈夫处世贵适意，皮傅荣辱何足计。美人长袖何飘扬，惠心妍貌临高堂。高堂尽日凝丝竹，履蹴明珠佩锵玉。酒车肉骑且自豪，试问何如戴子高。

○桂宝

姓郝，字秋卿，又字丛香，年十八，皖江人【四喜部】。芳姿独绝，秀骨天成。琼树一枝，英英玉立。珠尘十斛，冉冉波生。唯清标艳质之兼优，斯浓抹淡妆之俱称。至其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意有所得，则嫣然一笑，令人绪乱心迷，不自知情之何以忽荡也。《盘殿》《四门》《烤火》《番儿》诸剧，虽并臻妙品，然秋卿佳处在生质不在人工，是以杏苑争春，止让梅花第一。

春史氏曰：秋卿善手谈，寓八角琉璃井之春福堂，与章杏仙为近邻。今年春，余偶至其处。回廊曲槛，檐马丁东。庭栽盆树二株，修竹十数竿。室名金粟仙馆，一尘不染，万景俱清，与广寒不异焉。时卿患目疾，犹坐对一枰，丁丁落子，其酷好有如此者。芳草词人素称能手，对奕辄负，非国色之迷人，实慧心之制胜也。近又学画墨兰，颇得管夫人笔意。好名如是，可与萃庆部之王桂山【字湘云，详《燕兰小谱》】、集秀部之王鸣珂【字湘菌】并垂不朽矣。

赠郝秋卿

小南云主人

云鬟雾鬓月中身，清浅银河许问津。恰好略存名士气，嫦娥本是谪仙人。玉犀编就衬朱樱，晕浅涡深倍有情。莫管隋宫诸女妒，迎头先爱太憨生。眼界真从绝顶开，广寒深阙会仙来。青天碧海知谁伴，一个楸枰几笛材。【爱奕棋，所居庭畔植修竹数竿。】

琉璃井畔郁金堂，八尺珠帘剪水凉。细领粟中香万斛，是天香是女儿香。【居八角琉璃井，卧室名金粟仙馆。】

庚午春日，偕张留山、胡醇庵、祝仁泉、王小庐，同访秋卿于金粟仙馆，一见倾心，流连樽酒，意致缠绵。将次出都，作此留赠，兼志别怀。此时灯影衣香，他日鬓丝禅榻，更不能忘情耳。

停云居士

乍挹芳姿许共游，亭亭玉立擅风流。传杯问字工酬酢，【工于射覆，席间每问字殷殷】剪烛论心酌去留。【商及南归之意】浪掷千金艰一顾，暂疏十日抵三秋。【有缠头费去千金，而未邀一盼者，乃于鄙人独致拳拳。】尊前倾倒张司马，偏唱阳关惹别愁。

折得天香作小名，昵人灯畔态分明。酒痕染透春衫色，棋局敲残夜雨声。【善

围棋】花放碧桃刚送我，曲拈红豆最怜卿。他时京洛重携手，记取相逢此日情。

。

二首

听竹道人

妙鬢參得木樨禪，特遣吟懷證夙緣。小史雙鬢明月里，都官一曲晚燈前。香留錦字烏絲格，夢繞瑤樓燕子箋。端的风流驚絕代，怎禁我見不生憐。

冰雪聰明紅豆情，纏頭處處壓香棚。脫妝劫算銀燈燧，挽袖弓開桂魄盈。【卿工棋、能射。】秋爽何人歌白石，春風有樹啜黃鶯。平生不任三蕉葉，竟欲從君飲百觥。

○添壽

姓李，字菊如，年十七，揚州人。【四喜部】艷比瑤霜，清同蓮露，一種雅靜之氣，令人挹之不尽。吉光之羽，優曇之花，惟此佳麗足以方之。且性情柔媚，談吐溫文。竹葉微醺，星眸斜睇。一顰一笑，能使騷客解頤、醉人醒夢。芳草詞人與醉菊居士爭欲繪圖奉之，雖一時痴情，實千秋佳話。《絮閣》《偷詩》諸劇，眉黛含嬌，秋波送艷，見者神迷。或以短視少之，殆猶食諫果而嫌其澀也歟！

贈李菊如

林香居士

纖眉曲曲遠山橫，京兆風流畫不成。舞倦影隨飛絮軟，歌遲韻度落花輕。玉蟾光淨雲俱淡，金鴨香微夢轉清。私把歲華書一遍，幾人標格似秋英。

贈李菊如

醉菊居士

不將脂粉擅風流，淡淡春山翠欲浮。生恐卷帘魚避影，曉妝莫上水邊樓。

燭影搖紅雪映紗，寒宵獨自演琵琶。青衫一樣多情淚，薄幸終憐帶雨花。

曲欄攜手話喃喃，月下燈前思不堪。贏得離愁填滿腹，更何情緒憶江南。

○玉兰

姓陸，字蕊仙，又字畹卿，年十六，蘇州人。【和春部】天生麗質，花妒芳姿，艷雪凝膚，新簧調舌。波光一剪，平分曲水之秋；蛾樣雙彎，欲奪遙山之翠。曜采則名花四照，舞腰則弱柳三眠。王戎瑤樹之稱，卿真爾爾；衛玠璧人之目，我亦云云。雖金屋深藏，曇花罕現，而一餐秀色便足忘飢矣。宜其甫入京師，香車寶馬，時馳驟于軟紅十丈中也。

贈陸蕊仙

林香居士

軟曳冰綃弱不勝，一枝蘭靜露華凝。珠喉細細歌金縷，銀漏遲遲轉玉繩。秋水

波添香盃酒，春山影写绿窗灯。士龙善笑风流甚，似此嫣然得未曾。

旬农盛称陆蕊仙之美，余急于出都，欲访未果。前缘既失，后会可图，书二诗以寄旬农。

小南云主人

风前痴蝶恋香心，树上新蝉怨别吟。且咏随园无赖句，想花心比看花深。

想到仙花记小名，玉英写就写兰英。来年先作花前约，不负花开不负卿。【余拟明春入都】

○长青

姓杨，字啸云，年十八，扬州人。【四喜部】性耽六籍，艺冠羣芳。凤鸣天半，秦弄玉五夜之箫；鹤语秋空，赵倚楼一声之笛。加以纤腰一捻，柳影摇风，笑眼双挑，珠光剪水。入兰室而闻香，柔情款款；凌霜华而挺秀，仙骨珊珊。其性情高简，每思脱屣歌场，而迫于其傅，健翮难飞。惟遇二三知己，细述深衷，难烛烬参横，娓娓不倦。尝诵『天只生人情便了，情长情短有谁怜』之句，菊部有情人无有过于此者。《水斗》《断桥》《盗令》《杀舟》《独占》《卖身》【《粉妆楼》第四本】等剧，或慷慨悲歌，或温柔旖旎，令人忽惊忽爱忽喜忽悲者，无一不从『情』之一字来也。小泉来山人谓为静中带媚，淡处含情，其韵在神，其秀在骨，岂虚誉哉。

小南云曰：仿云以韵胜，秋卿、菊如、蕊仙以色胜，啸云以艺胜，俱臻绝顶，不独在各本部中推为翘楚也。顾诸卿之美，人共赏之，而爱啸云者什止五六，岂媚人无术与？抑曲高和寡与？然天生真才，自难屈抑，故特表而出之，以见珠光剑气，终为世所宝贵云。

啸云借书于留云馆主人，率成二绝句赠之

湖墅小隐

不管旁人笑一痴，书生风味美人知。歌场酒地归来晚，想见挑灯夜读时。

偷得工夫片刻闲，青灯黄卷伴红颜。思量觅个藏娇处，合在嫦娥福地间。

杨郎啸云音艺冠时，久为有目者所赏。昨见其扮女军，于对阵时持双刀作旋转之势，便捷轻灵，益增妩媚。观者多不经意，戏占二绝，以纪其妙

有时儿女亦英雄，黛色盈盈汗粉红。一片刀光围似雪，明珠旋转玉盘中。

飞燕惊鸿旧有名，短衣结束倍轻盈。杜陵诗笔今寥落，谁赋公孙剑器行。

赠杨啸云

小南云主人

帘波微逗玉玲珑，丝竹星中见柳星。一曲清歌当长啸，白云飞破远天青。

绿杨丝绕读书亭，鹦鹉教诗语燕听。不用研朱和晓露，粉花红点墨花青。【好读书】

纔学三眠已怕醒，短长情绕短长亭。一春恨雨愁烟色，叠向眉尖分外青。【屡诵『情长情短有谁怜』之句。】

细写杨枝上画屏，风前看影亦娉婷。怜他笑眼兼啼眼，总与垂杨相照青。【郎与甸农甚厚】

己巳冬，予醉后失跌，甸农山人寄书嘲之，匆匆未有以应。后一日，见杨啸云演《水斗》剧，临罢失足仆地，啸云为甸农得意人，不可不相闻也。赋二绝句寄之，谓之解嘲也可，谓之答宾戏也可。

芳草词人

不须决意绝尊壘，一月羈人醉几回。底事彩云留不住，也教平地玉山颓。赢得当场唤奈何，捧心毕竟美人多。最怜藕覆深藏处，不许书生着手摩。

赠杨啸云

林香居士

人间无柳不多情。况是新眉二月生。镜里笑颦都宛转，酒边怜惜太分明。【甸农喜豪饮，郎辄为劝止】性慵错铸端由我，春好缘慳转怨卿。【郎演《独占》尤工，余以未见为憾】尽有诗肠须鼓吹，拚教日日听啼莺。

观啸云演剧，即景戏赠

松北闲鸥

缠头锦帕黛含颦，绘出莘娘绝妙神。底事痴情忘是假，一时妒煞卖油人。【《独占》剧】

杀粉调脂懒整妆，蜂腰猿臂喜夸张。缘知绝代佳人意，即具千秋侠客肠。【《孔雀裘》剧】

惜花行

留云馆主人

虚室宵分夜如水，太乙下降青娥起。不寄琵琶不抚琴，竞说风流杨小史。杨家小史旧知名，其秀在骨其神清。阿买生来能识字，都官自小最多情。瑶台装束比双鬟，领袖春风玉笋班。尽有缠头夸蜀锦，不因窥镜问铜山。棱棱傲骨不可使，玉轴牙签征所喜。乞取芸编照汗青；【曾向余借书】一卷怡情而已矣。别有幽愁暗恨生，柔肠寸结杳难明。消渴文园口乍吃，离魂倩女泪先倾。自言我本良家子，旧住蜀冈西故里。学得梨园到上都，阳翟居奇从此始。无端弓影杯蛇误，薄言往愬逢彼怒。岂有明珠篋底藏，可怜薏苡终相侮。阿谁能使月常圆，阿谁搔首问青天。天只生人情便了，情长情短有谁怜？此时座客皆惊叹，此际无人不魂断。一声孤雁下寒云，切切凄凄漏将半。人生贵作有情客，相赏知音在裙屐。爱花应有惜花人，抱此区区究何益。风尘憔悴重相看，几度伤心话亦酸。怪事向空书咄咄，点金无术夜漫漫。书咄咄，夜漫漫，安得大开鸚鵡金

羈继，尽使世上多情破涕皆为欢。

○蟾桂

姓张，字香楞，年十八，苏州人。【三和部】癸亥入都，年甫十一，貌美如玉，气静如兰。不特长安诸部莫与争妍，即求之画图中亦罕其匹。莲花似六郎，卿果其苗裔耶？何神之肖也。始隶霓翠部，演《藏舟》一剧，唱到真切处，不觉涔涔泪下。见者无不叹绝。凡有宴会，惟以香楞一至为荣。近虽形体稍丰，美犹如昔，音艺更入精微，故八载长安，百忍堂前，时见轮蹄络绎也。其师弟万喜，姓金，字棣香，年十三，初隶庆宁，今则同隶三和。貌亦姣好，工《园会》《藏舟》等剧，可见得依琼树，便非凡材矣。

赠张香楞

芳草词人

记得童真乍到时，病魔瘦损小腰肢。而今栀子肥如雪，不怕春风日夜吹。不听吴娘夜雨歌，隔帘香梦冷春波。何当花底雏莺语，赢得卿心枕上多。

赠张香楞

渔山主人

玉树亭亭映夕曛，歌场惯见杜司勋。倩谁新种辛夷树，似我曾裁白练裙。偶觉自能魁菊部，风流久已薄钗羣。金阊亭畔垂杨外，应有含情问紫云。

○添喜

姓范，字如兰，年十七，扬州人。【春台部】皓齿呈妍，娇生靛辅，清歌流韵，响出天然。且其逸趣风生，艳情花发，能于旧套中别翻新样。《铁弓缘》《十二红》《小寡妇上坟》最为擅名，俊眼留春，浓姿献媚，一种目挑心与、色授魂飞之态，直驾刘朗玉而上之矣。其余诸剧俱能自成一派。诸部中惟四喜胡郎【双玉】与之近似。【刘朗玉，名庆瑞，昔隶三庆部，最工《铁弓缘》等剧，《日下看花记》中作羣芳领袖。】

赠范如兰

芳草词人

歌场人解唱连环，叠韵双声妙最难。唱到水红花歇尾，无人不当女儿看。笑成龇齿态偏佳，柔媚谁分弁与钗。微幸书生微醉后，二分明月坠诗怀。

赠范如兰

红蕉馆主人岷仙氏

几度仙舟近碧瀛，飘然人海着狂生。但看明月愁无赖，【郎维扬人】只许幽花识有情。翠袖忍寒矜绝代，青衫制泪盼成名。霓裳每祝罗天奏，预恐春归唱《渭城》。

生怜弱骨畏经秋，便得秦和我亦愁。纔同西风亲药裹，已教南部冷歌楼。【郎

卧病两阅月，春台部声价顿减。】琼枝长愿成连理，瑶草还期访十洲。几见沉檀甘礼佛，为卿灾疾试焚修。

肘后繁欬叩叩囊，那因顾曲感周郎。且凭石证三生誓，可有珠拚十斛量。车子俊人原共赏，延年女弟敢轻忘。不曾容易垆头醉，絮语能消酒百觞。

绿杨城郭忆儿家，衣线年来泪点赊。莫认穿花迷舞燕，也知反哺羡归鸦。竹篱茆舍偏心许，檀板金尊任客夸。他日江邨同志喜，替卿小字篆茗华。【郎小名添喜】

叠前韵，再赠如兰

飘烟抱月问仙瀛，小谪三山悟此生。解识清才元宿慧，能消艳福是多情。十年杜牧防春恨，一顾周郎受重名。商略泥人秋意诸，合教长主曼卿城。

相思经日便三秋，钿笛床边散客愁。百宝任争才子座，千金小掷酒家楼。调鹦此日娱春节，放鹤他年访雪洲。谁与梅花堪作主，手钏明月几生修。

一枝绛蜡一奚囊，门外斑骓怕送郎。细数花期风不定，傥参情味海平量。韶华刚到重三候，嬉戏难教下九忘。遮莫背人贪倚醉，泥他浓笑劝停觞。

分明荡妇学卢家，白纻新歌一阙赊。圆是珠胎清是玉，碧宜螺子翠宜鸦。名花生怕将离赠，小草还将远志夸。重倩江郎题彩笔，描他团扇好容华。【陆妍香和予诗，未亲见如兰也。】

赠范如兰

小顽山人

无恙琼枝十二楼，倚阑重为惜花留。妆成齟齬真情种，窃得骊珠厌部头。茗椀春风惊绝艳，桃花人面识新愁。旗亭一样销魂处，底事双鬟唱未休。

赠范如兰

六观居士

历历星辰淡淡风，曲阑深处小楼东。夜深絮语无人觉，笑倚银缸两颊红。

同车郭外看花还，分得花光上玉颜。一种闲情君领取，尊前低唱九连环。

黄河远上谱新词，演我旗亭绝妙诗。剩粉零脂香细细，分明纔是卸装时。

青鸟频频报好春，别来消息又经旬。云林九曲桃花水，不是渔郎莫问津。

戏柬如兰

樱桃花下侬家住，【郎寓樱桃斜街】年年爱种樱桃树。樱桃花放待郎来，马蹄莫逐东风去。

博山炉暖双烟袅，斗帐红珠度昏晓。枕边残梦不分明，隔窗日出闻啼鸟。

如兰病起，诗以志喜

小病逢秋弱不支，芳尊今日忽愆期。金陵楼外如霜月，犹记殷勤订约时。【八月十六日同金陵楼，订余二十日饮酒其家，及期以病告。】

传来消息颇仓皇，日日看卿不厌忙。肘后金丹亲付与，无人知道是医王。【初病时，余日往视，为之处方，其家弗与服。】

一瓣心香供佛前，为卿低首祝长年。参苓原是凡间草，医得佳人便号仙。【至八月二十九日疾笃，始服余药，遂有转机。】

吹竿东郭正蹉跎，坐对芳颜唤奈何。一语感卿相慰藉，郎来不用夜中过。【余下第后，往视如兰，所以慰藉余者甚至。】

相逢又是月初三，笑语尊前酒半酣。喜极翻教清泪落，此中情绪少人谙。【如兰以十一月初三日病起，是夕饮酒，其家语及病中情况，深感余意，不觉垂泪。】

喧阗箫鼓忆歌楼，两月欢场阻胜游。【自卿病，余两月未观剧】更拚明珠三百斛，为卿尽日作缠头。

○小彩林

姓张，字小霞，年十四，扬州人。【四喜部】一树夭桃，两泓秋水。花开四照，光同不夜之珠；价值连城，艳夺无瑕之璧。腰肢轻软，可想见赵飞燕佩环飘缈，歌临风送远时也。《送灯》《胭脂》《庙会》诸剧，娇喉婉转，顾盼留情，若近若远，传神无限。后来之秀，舍卿其谁与归？

赠张小霞

林香居士

一曲回风讶欲仙，凌云素袜步生莲。三春多少花如锦，可抵朝霞映水鲜。莲炬移来软欲扶，【演《送灯》最工】芳心暗为粉郎输。灯光合让花光好，卿是人间不夜珠。

赠张小霞

蓉裳居士

绿纱帘底扇频遮，薄醉容颜艳绛霞。若向瑶阶含笑立，一枝新放碧桃花。百种温柔一曲歌，登场博得好声多。阿侬欲叫还羞涩，只自低声唤奈何。张郎小霞，情澹而绵，态浓而远。娇若红芙出水，冶如紫蔻含烟。歌扇迎风，则万花飞艳；舞衫回雪，则百鸟啼春。珊骨泠泠，珠腔缓缓。在金台诸乐部中，迥推一时之秀。余赋怀芳草，韵写名花，唐突数章，聊申雅倦云尔。

碧城花史

珠飞黛舞月昏黄，剪水堆云一篆香。绝代风流让阳羨，浓情无墨写云郎。彩夺琼枝秀绝羣，风吹花气袅氤氲。涵烟叠翠双眉妩，占尽扬州月二分。宜嗔宜笑尽温存，颊晕红潮带酒痕。无限春心撩客梦，东风吹荡海棠魂。红栀灯下啭鹂喉，玉笛银筝韵欲流。安得阿姨三百万，为卿破费作缠头。雾幔云楼别样春，琅琅响屐踏微尘。白■〈监鸟〉■〈缕鸟〉唱情无那，俊眼

斜飞可意人。

缠绵情茧吐丝丝，昵我偏多蕴藉时。一笑文园拚病渴，无心北地买胭脂。

谱翻部仗锦周遭，桂菊争芳月旦高。【调秋卿、菊如。】毕竟花场春有价，秣华难替郑樱桃。

卿如飞絮我飘萍，酒底追欢眼独醒。他日五湖秋满棹，一蓑携去伴樵青。

赠张小霞

九十九峯楼侍者

错疑云外有天香，秋菊春兰各有芳。【郎始字兰如，为菊如师弟】记取后庭花发候，擘笺江令费平章。

冉冉风情薄似纱，凤头鞋子七香车。灵均雅愜同心佩，合占人间第一花。

○玉美

姓章，字韵仙，年十三，苏州人。【和春部】艳可胜花，丰宜腻月，玉肌香暖，体熏山麝之脐：红晕春生，色染蔷薇之露。临风一笑，杏靥增妍，俊眼双飞，金波散彩。锦塘莲蕊，逊此轻盈；瑶圃兰英，输其妩媚。虽解绦无术，曾屈伏于樊笼；而擢秀有时，定舆台夫桃李。

赠章韵仙

小顽山人

幻出瑶台绝妙姿，善才合是化身时。莲花已作人间种，更向慈云乞柳枝。

只合芙蓉并蒂开，【郎兄瑶仙在四喜部】寒塘鸂鶒影徘徊。扁舟载得秦淮去，与尔平分风月来。

赠章韵仙

牧如子

■〈毛瞿〉瑜错认董双成，兰麝熏人分外清。玉笛飞声寒乍破，梅花带雪晓犹争。蜂粘袖底怜腰瘦，蝶弹钗头怯鬓轻。一梦青罗浑未醒，朝云吹傍枕边明。

赠章韵仙

渔山主人

阿娇金屋贮相宜，枉向苏台演竹枝。记得小红低唱处，垂虹桥畔橹声迟。

金羈白马冶魂销，枉向章华问细腰。记得盈盈楼上女，湘帘波浸不胜娇。【《踢球》剧甚妙。】

洞仙歌【为章韵仙作】

着花未斋主人

万人海内，此百全之美。【用东坡语】璧月琼枝画难似。【郎初名全美，字琼枝】早两行侘子，十种顽仙，霓裳队，不数春风十里。当筵曾索笑，认取乡音，虎阜胥江动乡思。未断紫钗缘，幻影迷离，问小玉，前身应记。只秀颊春痕

已难忘，有一点桃花盈盈波底。【郎颊上有赤点】

○连喜

姓张，字芟香，年十五，扬州人。【和春部】姿态端妍，丰神谐畅，于闺房秀质中具林下风致。倚佳人于修竹，翠袖生寒，唳独鹤于秋霄，碧云如水。故《顶嘴》一剧，虽抑扬顿宕，活泼可观，而香山出家，莲座承跌，霜纨映肉，风清弦索，香溢■〈毛瞿〉毳，流韵绕梁，鱼鱼雅雅，尤足令人神怡心旷也。羣玉山头，瑶台月下，可以想其品概矣。

赠张芟香

王小庐

圃云队里倩谁同，玉立亭亭舞榭中。最是撩人魂断处。秋波斜睇月朦胧。酒地花天此暂逢，剪灯余话亦从容。生成一样娇憨甚，薄幸何须怨阿侬。【友人谓芟香性甚冷落，与余周旋则大不然。】

赠张芟香

琴山居士

隔岁尊前唱《渭城》，伤离伤别太痴生。重来喜拭看花眼，甲第争高鞠部名。天然宜笑复宜颦，仙子瑶台记净因。花底银筝歌歇尾，更无莺燕与争春。六萌底许驾斑骓，西舍东邻洽比宜。一种消魂忘不得，小亭凉月醉归迟。心事年来寄酒尊，江湖憔悴那堪论。柔情怕惹新蛾蹙，莫放青衫渍泪痕。

○小翠林

姓滕，字兰苕，年十八，扬州人。【四喜部】刘琴浦【彩林】高弟，昔与大翠【姓周，字黛云，今隶三和部】同隶三多，齿小于周，故人以小翠别之。肌理白皙，性格温柔，晋接倾谈，无分寒燠。与之静对，但觉花气袭人，久而自醉。《思春》《醉归》《金盆捞月》等剧，神情澹宕，动静合宜。论者谓菊如之下，即数兰苕。盖其气朗神清，实能越其傅之范围，而独标风格者。

赠滕兰苕

芳草词人

几度羊车见玉人，尊前重认小腰身。昙花笑佛非凡艳，珠树留仙绝点尘。尽扫铅华余绰约，忺除旖旎见天真。二分明月虹桥畔，归去何妨共卜邻。密语无多意最深，双柑分得等黄金。酬知未遂书生愿，感遇空劳异客心。凤宿桐花香断续，鹿迷蕉叶梦追寻。如何惆怅词成后，尚有风怀托短吟。

即席有赠

南浦曾携绿绮琴，传来衣钵总仙音。【刘琴浦以善歌闻于时，兰苕其高弟也。】依原不是桐花凤，偶戏兰苕学彩禽。

人传仙尉最风流，长笛何如赵倚楼。【心苕居士最重兰苕，今之官山左矣。】

莫惜骊驹太匆促，好分清俸当缠头。

○三寶

姓郑，字韵生，年十六，扬州人。【三庆部】浓纤合度，亦雅亦庄，挹其丰采，如于纷红糅绿中忽睹牡丹一朵，艳丽夺目，使人爱玩不置。工于昆剧，偶作秦声，非其所好。《思凡》《交账》诸剧，淡宕风华，好声亦为四起，毋谓阳春白雪必曲高而和寡也。

春史氏曰：城南尺五庄，祖氏之故园也。亭池竹木之胜甲于京师，其园外之东南隅为小有余坊。池水清涟，土山环绕，南顶列于前，东顶峙于左。西山耸翠，排闥而来，列坐其中，真令人神怡心旷也。五月间，与漱石山人、渔山主人同至其处。梅雨初晴，荷风轻拂，各部名花至者云集。乃或放花爆于池边，看纸鸭游湖之戏；或掷金钱于波底，笑村童翻水之奇。逐队喧哗，奔驰如织。而韵生与仿云【赵庆龄】俱静坐清谈，更觉可爱。漱石山人以琼花拟之，真可谓水仙并其幽闲，江梅同其清淑矣。

赠郑韵生

芳草词人

才人未必尽相轻，领袖词场孰敢争。笑煞雏奴儇薄惯，也来长揖见先生。【查花农别驾席上初见，韵生向予长揖，称曰『先生』，盖学花农与予之称谓也。】

酒入情肠不自持，玉纤偷握笑依痴。藕梢洁白羊脂腻，甲乙尊前各自知。【予谓周郎静莲两手妙绝人间，花农谓不如韵生，约于尊前相比，负者罚作东道主。乃周则肌理腻滑，丰若有余；郑则肢节秀削，柔若无骨。咸谓周逊于郑，予即欣然开尊。】

赠郑韵生

渔山主人

何缘酌酒共持螯，领取深情付彩毫。江上芙蓉堤上柳，丰姿怎及郑樱桃。

○茂林

姓许，字竹香，年十五，皖江人。【和春部】姿容姣秀，音调清新，瘦不嫌寒，柔非无骨。尝见其《园会》《楼会》二剧，一写风情，一摹病态，各极其妙。后知为张莲舫所授，【名蕙兰，详《赵仿云传》】瓣香一缕，直接吴门，宜有是金科玉律也。至于一种旖旎之情，更使人爱不忍释。新荷出水。小鸟依人，可以想其情韵。表圣所云：坐中佳士，左右修竹者，我于许郎得之。

听苏州蕙兰官弟子许竹香歌

石林野史

燕子楼深春思促，香水溪前秋草绿。零落人间老善才，何处歌声倚寒玉。天风

吹下许飞琼，解唱当时羽衣曲。石榴衫子藕丝裙，玻璃窗榻金莲烛。淡妆浓抹总相宜，【坡翁句】衍得新声殊绝俗。苏台歌舞到燕台，风雪旗亭看不足。看不足，诗思属。菊秀兰衰又一时，不为琵琶生感触。

○庆元

姓黄，字梨云，年十七，苏州人。【四喜部】柔肌弱骨，皓齿明眸，艳若朝霞，音同鸣玉，结束登场，尽臻奇妙。而《寄柬》《茶叙》诸剧，尤独冠时。盖徽部得人，四喜最盛。自集中所录诸人外，如陈天福之音韵铿锵，添喜之神情淡雅，朱宝林之折矩周规，双喜之玲珑跳脱，至宝玉、祥林、王添然、田寿林辈，或则风华研媚，或则绰态娇憨。冀北空羣，江南撷秀，几谓人材之美尽于斯矣。而梨云抑扬宛转，细腻风光，更于诸郎之外另树一帜。余始于其傅朱香芸寓中见之，【名宝林，初隶金玉部，后入四喜，今已回南。】谓此郎必获出蓝之誉，今果能然，益信赏鉴不虚云。【添福、添喜请郎，因无诗，故俱不立传。】

赠黄梨云

小顽山人

几番心事上眉头，小立花前也遣愁。我听琵琶曾泪湿，卿如杨柳只风流。每因顾曲频移坐，或恐听箫独倚楼。一纸萧娘魂断处，为郎憔悴为奴羞。【工《寄柬》】

赠黄梨云

林香居士

一曲清歌怨落花，累人消瘦在天涯。云开玉宇蟾光洁，风漾珠帘燕影斜。绮语寄邀才子拜，【《寄柬》】痴情病惹女儿茶。【工《茶叙》《问病》】洗妆我与梨云约，携取金尊兴不赊。

○全喜

姓宗，字芷青，年十五，扬州人。【和春部】声欺鹦鹉，脸晕海棠，调笑诙谐，备极风雅。故豪客征歌，几无虚日。貌虽稍逊芰香，【连喜】而《顶嘴》一剧，婷婷袅袅，莫辨妍媸，婆媳也宛如姊妹矣。殆所谓薄施朱粉，妆偏媚倒，插花枝态更浓者与！至《卖饽饽》一出，娇声媚态，尤足令人倾倒。漱石山人谓余曰：『芷香固香矣，惜其尚有傻气。』余曰：『宗郎之妙全在于傻，倘一发彪，便俗不可耐矣。』闻者称快。

赠宗芷香

石林野史

欲采芙蓉涉远波，鸳鸯湖棹记新歌。经秋花事三分减，羨尔灵心四映多。月淡青蛾噙粉泪，天寒翠袖叠香罗。何时跨得扬州鹤，芝草衔来一煞那。【工《雄

黄阵》剧】

席上赠芷香

芸史氏

昵人姿态最盈盈，称得师门两玉名。【郎与芰香同师】忆煞绣窗银烛下，小红一抹酒潮生。

修眉柳叶面桃花，讶许歌场众口夸。看到澹妆时更好，春光真在饼师家。【工《卖饽饽》剧】

中酒伤春太放纷，加餐劳汝劝殷勤。【屡以节饮劝予】那知故态狂偏甚，倚醉还题白练裙。

○添庆

姓谢，字云仙，年十七，扬州人，始隶三和，今入三庆部。丰神妍媚，玉貌婉变，有芙蓉出水之姿，无蜂蝶撩人之态。若真置之闺秀，『闲静』二字足以当之。始字瑞云，醇庵胡氏为易云仙，知其赏鉴甚真也。《絮阁》《寄柬》诸剧，歌喉圆亮，态度春容，出字收音，颇遵法律。间唱秦声，亦委婉多风，靡靡动听，宜仿云【赵庆龄】、啸云【杨长青】诸卿称道不置云。

东飞伯劳西飞燕歌，为谢云仙作

芳草词人

东飞伯劳西飞燕，人生几度能相见。芝兰玉树谢家郎，寶剑瑶环锦衣裳。长筵夜列阿房曲，银烛光中接芳馥。一线横波巧避人，佯为不理暗相亲。赤瑛盏内樱桃熟，隔座偷尝一点春。游仙好梦原难久，唱罢天鸡复何有。雨湿芭蕉冷到心，独拥香炉坐夜深。

葡萄堆满翡翠叶，下有佳人晕红颊。密语无多人不闻，罗襟绣带两难分。镜中重睹芙蓉面，凤炙鸾笙促开宴。一曲连环香韵流，明珠十斛当纏头。玉山半倒扶难起，一片银蟾入怀里。顷刻罡风散落花，秋深闲煞广陵槎。

○双喜

姓夏，字清槐，又字韵楚，年十四，扬州人。【和春部】丰容妍丽，体态娉婷，看弱质之临风，爱柔情之如水。《藏舟》《背娃》诸剧，皆楚楚动人，而《洛阳桥》一出，画舫藏娇，珠灯映媚，宛似洛浦神姝，风鬟雾鬓，隐约于波光棹影间，觉《感甄赋》所云：『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者，不得擅美于前矣。

庚午夏日题赠清槐

绳斋居士

十里邗沟廿四桥，乾坤清气丽春韶。阿谁真个令公喜，一笑能教百恨消。绿杨城郭午阴清，生小红牙善倚声。我是词场称柳七，晓风残月不胜情。莫把株林旧牒排，鸡皮三少自风谐。郎君欲问侬名字，双喜新镌玉篆牌。

滚滚红尘半热中，朱轩绣毂倚高崇。何人会得西来意，愿借清凉一扇风。【演《借扇》出最佳】

采船停拍谱《藏舟》，出水红芙艳欲流。良会不须重踟躅，二分明月正当头。翠袖红衫演《背娃》，眼波眉黛衬朝霞。风流不数春芳艳，一朵亭亭解语花。紫金屈戌里银屏，送客留髡几惯经。倚玉肯辞千日醉，画楼西畔有三星。龙华缘法证空王，只合庄严礼瓣香。喜字愿书重卅六，从教芳遇寿缣湘。

○添福

姓张，本姓官，字香玉，年十五，扬州人。【三庆部】。翠羽眉痕，杨枝体态，玉琢粉妆，难形其妙。时与羣芳并立，如游十里湖堤，桃红柳绿，而一树梨花皎然独秀，光彩更觉耀目。《赠珠》一剧，宛转轻圆，歌喉娇嫩，风韵绝佳。薛氏青衣，郑家文婢，想亦尔尔。视彼一味轻佻，装成蝶使蜂媒身段者，奚啻霄壤。四月间，松岩居士招饮，半入醉乡，香玉始至琼筵，甫即眉语旋通，更为倾倒。

赠张香玉

松北闲鸥

妙态娇喉迈作家，临风玉树净无瑕。果然南国鲜妍品，不是丰台芍药花。一从灯影认芳姿，转怕歌场靛面时。只为旧愁销不得，柔肠无处着相思。

《听春新咏》徽部终

●听春新咏

西部目錄

王双保【字莲生，本京人，大顺宁部。】

金庆儿【字绣卿，山东人，大顺宁部。】

赵翠林【字玉琴，直隶人，景和部。】

张四喜【字杏仙，扬州人，大顺宁部。】

王福寿【字佩珊，扬州人，大顺宁部。】

常秀官【字钿香，扬州人，双和部。】

居双凤【字星环，本京人，双和部。】

李小喜【字香蕖，山西人，双和部。】

吴采菱【字漪莲，扬州人，大顺宁部。】

张德林【字沁香，本京人，大顺宁部。】

周三元【字沅香，本京人，大顺宁部。】

周甲寅【字媚春，陕西人，双和部。】

●听春新咏【西部】

留春阁小史辑录 小南云主人校订 古陶牧如子参阅

○双保

姓许，本姓王，字莲生，又字月卿，年十五，本京人。【大顺宁部】秀骨珊珊，清姿濯濯。环垂左耳，徐妃半面之妆；响入行云，子野一声之笛。秋水共春山并秀，眉目含情；环肥与燕瘦平分，浓纤合度。临风摇曳，二月柔条；斗雪精神，先春绿萼。《赐环》《胭脂》《梅降雪》诸剧，梁间韵绕，槛外云停，真有清风徐来之致。至若分曹角酒，频倾北海之尊；剪烛清谈，似挹西山之爽。是何弱质，具此豪情！

赠许莲生

小南云主人

红藕花香记小名，凌波轻度许飞琼。池边风露篱边月，开向前头便作兄。【《听春小传》以莲生居菊人之右】

香云和韵绕雕梁，镜里盈盈见靓妆。裹着红衣宿花雾，有谁修得到鸳鸯。

赠许莲生

林香居士

出水红莲艳粉匀，色香领略总天真。飞琼宝相呈仙梦，叔子金环记夙因。【左耳常带金环】有酒如淮难醉月。

无风度曲易扬尘。十眉图里黄崇嘏，可抵听春第一人。

赠许莲生

韵西居士

春城何处最关情，满树喧风百啭莺。漫说家明工韵事，争传傅寿斗新声。青窥柳眼曾怜我，绿卷蕉心总负卿。消受色香花雾里，彩鸳修到定三生。【小南云山人有『有谁修得到鸳鸯』之句。】

○庆儿

姓金，名元庆，字菊人，又字绣卿，年十五，山东兖州人。【大顺宁部】琢玉成肌，裁琼作骨。春生镜殿，如游不夜之城；海涌银波，尽识飞仙之气。秋水为眸，有波皆活；昙花现相，无色非香。班孟坚所云：『精曜华燿，俯仰如神』者，惟卿可以当之矣。至登场奏艺，靓雅宜人，林宗望之若仙，叔度潘之不浊，移时静对，使人之意也消。渔山主人曰：『绣卿眉黛含颦，更得西子捧心之妙。』真知味外味者矣！

小南云主人曰：余于己巳早春入都，楂溪张明府首邀观剧，时绣卿初上歌台，一见即惊艳绝。作客频年，看花不少，或偎红映酒，或拥翠征歌，独与绣卿五角六张，情深缘浅。然慕绣卿之念，未尝移置他人，以为赏识最先也。二分眉月，爱摹他菊影双身；万缕情丝，愿寄与花风一片。

余取长吉诗意，自号绣君。小泉来山人云：是宜持赠金郎。盖知余心赏最深也

。因易卿字赠之。并缀七律二章

小南云主人

当作仙云一朵看，香风吹堕赤阑干。五铢衣软回身易，四照光多注目难。匝地珠尘输暖雪，经春花雨感啼兰。【眉蹙工愁】新丝买得从郎绣，何限秣华妒蜀纨。

斋歛不唱唱秦声，怯怯珠喉度玉箏。入市卿愁真看煞，当场我觉可怜生。帘前蜂蝶迟香出，镜里星云等月明。【部中得卿增色】多病损花无病俗，费商量处累痴情。【卿善病】

○翠林

姓赵，又名小五，字玉琴，年十八，直隶定州人。【景和部】姿容娟丽，体态娉婷，一笑嫣然，瓠犀增媚。『皓齿乍分寒玉细，黛眉轻蹙远山微』二语，真足为其写照。歌喉宛转，累若贯珠。而道白清圆，更为独绝。故每一登场，并臻妙境，不独《富春楼》《血汗衫》《背娃》诸剧，为一时绝唱也。至若杯酒倾谈，和风扇座，虽号叟豪客，亦默化潜移。『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愿以咏李夫人者移赠之。

春史氏曰【：】玉琴天性至孝，代母长斋。寓蔡家胡同之萃林堂，室不甚宽，而淡雅精洁，不染尘氛。应酬谈吐，恂恂然有文士风。视登场演剧时，几以为如出两人焉。近因母欲归家，弃业奉养，真菊部中之绝无仅有者，而论者每以术业之微为玉琴惜。然使玉琴身居穷巷，溷迹泥途，日与贩豎田夫为伍，虽孝行过人，谁复过而问焉者？今乃名垂舞榭，誉满京华，其业传，其人传，其孝亦赖以俱传。甚矣！业之不能囿人也，如是夫。

赠赵玉琴

小顽道人

惜花人识散花人，薏苡明珠判自真。杜牧三生羞薄幸。都官一曲误风尘。尺书有墨皆成泪，寸草无晖不是春。我本江南绝裾客，鹧鸪声里独伤神。【郎性至孝，近已归养。】

看花回【见赵翠林秋千】

林香居士

燕语莺啼百啭新，满院生春。逞娇不怕东风冷，最销魂。画板朱绳，为谁情意重，忒煞轻身。点水穿花巧胜人，摇荡红云。一霎时珠楼惊坠粉，争怜他柳絮花颦。笑吴侬痴绝、错认为真。

寄怀赵玉琴

韵陀居士

彩云轻散渺愁予，后约兰期愿总虚。忆说桃花门巷近，清风明月店旁居。

长斋礼佛祝延年，乌哺心盟定更坚。须信净因皆夙植，谪来本自瑟笈天。
生成淑慧总天真，小露情怀一笑颦。记否当筵留雅谑，五娘终竟蔡家人。【玉
翠名小五，初寓蔡家胡同。】

薛访歌喉絶代无，惊鸿掠影想轻躯。虎贲尚识春风面，只有隋庭一颗珠。【和
春部殷采芝，初名翠珠，颇似玉琴风韵。】

小窗密语忆年时，多半春愁付梦思。检点分香罗帕在，乌阑重写旧题诗。

○小四喜

姓张，字杏仙，又字镜芙，年十五，扬州人。【大顺宁部】丰肌绰约，玉质玲
珑。红晕生春，艳若半开芍药；银蟾散彩，皎同一树梨花。《百花亭》一剧
，柔情宛转，惊喜交融，宾白数言，令人神往，此中旨味惟细心人能领略耳。
但以《换布》《打都卢》赏之，犹还珠而买椟也。同部有隆福者，不详姓氏。
容貌姣好。歌喉清婉。演《吞丹》《戏叔》等剧，神情风韵逼肖于张。后知为
杏仙高弟，十五儿郎，得传衣钵，亦是一大佳话。

题杏仙杏花便面

红蕉馆主人

绰约仙人赛绿华，舞衫红处艳明霞。坐憎桃李都粗俗，管领春风是杏花。
哀丝豪竹唱伊凉，蓟北征人易断肠。曾向尊前亲诉与，二分明月是依乡。
倚醉斜飞一笑嫣，爱他微雨湿轻烟。掠花倘化红襟燕，不数庄生蝶是仙。
解连环【琴恬道人将出都门，为杏仙绘折枝杏花便面留别，属题此阙，并以赠
行】

韵陀居士

芳丛尔许。恁活色生香，有缘蓦遇。嫣然一笑，看醉靥添潮，粉腮浣露。似此
仙姿，原未合绿杨城住。恰移来天上，栽向日边，争妍艳谱。江南几番春雨
，报先生归也，魂消岐路。怅吴侬飞絮浮踪，被春闹枝头，勾留不去。次第看
花，剩几个高阳旧侣。判后时驿使缄香，和梅寄与。

○福寿

姓王，字佩珊，又字藕云，年十五，扬州人。【大顺宁部】雪肤花貌，秀骨丰
肌。眉痕眼色，与金绣卿而争妍；【庆儿】晕活涡流，偕张杏仙而并媚。【小
四喜】鲍明远『蕙心纨质，玉貌绛唇』二语，殆早为佩珊赋与。至若放开蛾绿
，眉语随目箭齐飞；卷起衫青，玉貌共霜纨一色。此尤其艳绝一时者也。初上
歌台即演《裁衣》一出，写到醉思春浓、情肠丝绕，真有不可名言之妙。续演
《剃头》《写状》《捉奸》诸剧，俱能描绘入神，见者无不色飞眉舞。绣云山
人最为心醉，赠以『春满林园不当花』之句。惟有芳姿绝俗，始令才子钟情
，益信此中自有定价。

赠王佩珊

绣云山人

分明玉咽泻流珠，花作芳颜雪作肤。累我频翻邻女赋，商量施粉与施朱。
暖风吹软小腰肢，况复蝉连劝酒卮。一抹酥胸双玉腕，十分炫耀解衣时。【《裁衣》一剧最工】

丝管楼台日日哗，舞裙歌扇烂云霞。二分明月真无赖，春满林园不当花。

○秀官

姓常，字钿香，年十五，扬州人。【双和部】清如纤月，皎若梨花。襁褓甫离，即尝梦至歌台，试鎗度曲。厥后入都，为章云卿【名瑞林】高弟，三生慧业，一梦华胥，此事信有前因也。《胭脂》《赠镯》《檀香坠》诸剧，节奏铿锵，歌音清越，真堪沁入心脾。盖秦腔乐器，胡琴为主，助以月琴，咿哑丁东，工尺莫定，歌声弦索，往往齟齬。惟钿香与大顺宁之许月卿、景和部之赵玉琴、【小五】玉林【年约十余、不详姓字、无诗，故不立传。】为能。丝肉相比，非生有夙慧者，未易寻声赴节也。

赠常钿香

湖墅小隐

一字芳名恰称君，风流难得是温文。美人争说西方好，终逊扬州月二分。
坠溷飘茵不自持，灵犀一点已先知。最怜西向长安日，却是邯郸入梦时。【郎自言儿时屡梦登场演剧，今果应矣。】

○双凤

姓居，字星环，年十七，本京人。【双和部】气格清腴，腰肢袅娜，眉目之秀近于甲寅，而蔼若春云，皎如秋月，一灯相对，更觉可怜。自李香蕖【小喜】回籍后，咸谓《香山》一剧已成《广陵散》矣！而星环继起，杨枝一捻，玉藕双弯，与李郎悉敌。盖西部《香山》与徽部稍异。徽部服饰庄严，西部则止穿背甲，非雪肤玉骨者，不轻为此。故必星环登场，始足令人情荡也。

赠居星环

小顽道人

一枝春色占芳容，晓入瑶台浥露浓。翠帐熏沉迷蛱蝶，水帘凉沁湿芙蓉。两行绝胜双鬟映，百琲难将一斛封。记得云中扶辇下，清声六六步春容。

○小喜

姓李，字香蕖，年二十，山西人。【双和部】丰神温雅，眉目清妍，颇有楚楚可怜之致。尝见其《香山》一剧，双湾纤藕，百啭新莺，与徽部张芟香各极其妙。去岁归家，不登场者数月。今春重返歌楼，演剧更妙。《虞初新志》载：马伶入都三载，艺始无双。卿何与之相反耶？

赠李香蕖

小顽道人

好花不厌几回看，话到钟情入夜阑。南内月明檀板静，东墙人倚玉箫寒。杯浮蚁绿酩酊易，泪饮猩红怅别难。旅邸孤怀苦憔悴，好凭双鲤劝加餐。【时卿将回里】

○采林

姓吴，字漪莲，年十三，扬州人。【大顺宁部】纤眉写月，媚眼涵秋。霏珠露于瑶墀，种兰宜瘦；护琼蕤于晶箔，映玉皆清。移来素袜，花外凌云；听到清商，风前冒雪。『无质易迷三里雾，不寒长着五铢衣』，玉溪生二语何其神肖与？矧复腰怜楚楚，杨柳让其三眠；情最深深，丁香输其百结。此尤不可多得者也。己巳冬，与小生三林同入京师，未出歌台，先传合璧。近见其《卖胭脂》《檀香坠》《缝带》《登楼》诸剧，神情态度，旖旎动人，始信传闻不谬。小南云主人曰：漪莲未出歌台时，余与林香居士同往观剧。绣幕微开，璧人宛在，不觉目为之注，然犹仙树有花难问种也。郎即褰帘凝视，竟日不移，浅笑微颔，目挑眉语，一如深识我两人者。越半月，有友盛称漪莲之美，往视之，即前窥帘人也。是时漪莲芳名藉甚，豪家贵客争与之游，而于我二人输情送意，缱绻流连，屡见悉如前度。夙缘耶？慧眼耶？果何修得此耶？

赠吴漪莲

林香居士

藏珠声似彩鸾声，飞下天风到眼惊。我是吹箫旧萧史，相逢更觉可怜生。生来爱着紫泥罗，帐底潜流眼角波。飞近海棠双蛱蝶，每从花睡得香多。【演《登楼》《揭帐》俱极妙】

容光共讶月穿棂，又认明珠映画屏。梦到蓬莱仙界近，方知错认是张星。【余与小南云初认，郎姓张。】

赢得新诗远寄将，【小南云从津寄诗至】惜花情重费评量。那知乍识春风面，恰好漪莲字六郎。【卿字，系小南云所赠】

赠吴漪莲

小南云主人

喜送东风侧侧过，一层帘漾万层波。归来顿觉春衫重，兜得珠光十斛多。隔楼花眼为谁明，情重翻怜睡思轻。楼下有人心语口，思量何事总干卿，【屡见《登楼》一剧，情事如此。】

○德林

姓张，字沁香，年十二，本京人。【大顺宁部】歌喉清婉，舞袖玲珑。《卖艺》一剧，刀杖俱精，而流星双锤，如雪舞花飞，盘旋上下，嫣红一朵，隐约于

珠光腾掷之中，神乎技矣。同部有桂林者，【姓苏，扬州人，今入三庆部。】亦工是艺，而气静神恬，沁香尤胜。昔公孙大娘舞剑器浑脱，少陵极赞其精，不谓卍角儿郎，直欲后来居上。

舞花行

小顽道人

何物老姬生此儿，莲花为骨香为肌。香肌玉雪生怜处，舞袖歌衫入妙时。京华半是钟情客，碧槛朱栏围绮席。倩郎妆束比双鬟，绝胜旗亭好风格。珠喉纔试玉箫停，脱却罗裙撤绣屏。儿家自有惊人技，不独琼花唱后庭。轻舒猿臂猱身捷，短挺齐眉弄如叶。掀风搅雨卷春涛，骇人心目迷人睫。回身再整小蛮腰，余勇真能夺锦袍。天外云移雉尾扇，尊前风试雁翎刀。刀光闪烁不可视，矫如游龙疾如鹭。浏漓浑脱独冠时，绝似公孙舞剑器。须臾弃刀复运锤，双掣流星骇伏狮。初如月窟金波泻，渐看银河电影移。弹丸脱手难摹似，珠光圆转春光里。舞影风回入镜中，点点梅花落江水。尔时观者咋舌惊，注目摇首飞神情。逢场作戏等闲事，不图见此奇孩婴。添酒亟呼问踪迹，罗衫团扇风流绝。腩颯犹能说我家，黄金台畔人提挈。学书不成去学艺，艺到精时依未知。卽今沦落风尘内，俯首人间老曲师。我闻此语重咄咄，手击唾壶口欲缺。为卿翻作《舞花行》，舞尽花时还舞雪。舞花舞雪妙香生，曲院风光分外清。明月华灯相赏夜，娇歌休问郭芳卿。

○三元

姓周，字沅香，年十三，本京人【大顺。宁部】本作武生，与德林同演《卖艺》《别窑》诸剧。余以为此郎若作女妆，艳丽当不在镜芙下。【小四喜】后于《九钟罩》全本中扮作侍婢，桃痕晕玉，莲瓣钩春，窄袖轻躯，穿花点水，令人目不给赏。绣云山人不轻许可，以莲生、菊人之色艺，犹不能动其心，独于沅香一见魂销，大加叹赏。此中虽有夙因，而三郎之妙已见一斑矣。

赠周沅香

小南云主人

花冠纔卸整花钗，【以武生作武旦】红粉光中月镜揩。引到情天开眼界，有人左右咏风怀。【谓绣云山人】

好向灵均访美人，沅江香草一堤春。始知儿女英雄态，都是《离骚》笔化身。

○甲寅

姓周，字媚春，年十七，陕西人。【双和部】眉凝蛾绿，映善睐之明眸；口比樱红，称承权之靛辅。陈思所云：『华容婀娜，令我忘餐』者，卿为近之。今易旦为生，不复见曩时绰约。然天生媚态，随处皆宜，卽此便非尘世界，三山何必访蓬瀛。我辈钟情，原不在珠围翠绕也。

赠周媚香

小顽道人

自洗胭脂懒画眉，更无人问好花枝。镜中鬓影生怜处，帘外春光欲逗时。玉笛声嘶寒入梦，金城人去雨如丝。东风好为传消息，笑语周郎知未知？

《听春新咏》西部终

●听春新咏

别集目录

蒋金官【字云谷，苏州人，和春部。】

陶双全【字柳溪，苏州人，三庆部。】

章喜林【字杏仙，安徽人，四喜部。】

王文林【字锦屏，扬州人，四喜部。】

吴莲官【字香芸，扬州人，三庆部。】

刘采林【字琴浦，安徽人，四喜部。】

顾长松【字介石，太仓人，三庆部。】

潘小潘【字□□，苏州人，春台部。】

陆真馥【字兰仙，苏州人，三和部。】

王添喜【字倚云，扬州人，和春部。】

张才林【字琴舫，苏州人，三庆部。】

郑三元【字□□，皖江人，和春部。】

陈二林【字意卿。皖江人，春台部。】

罗霞林【字眉生，皖江人，三和部。】

蒋添禄【字韵兰，扬州人，三和部。】

王桂林【字浣香，苏州人，今任金玉部掌班。】

姚翠官【字□□，四川人，双和部。】

韩四喜【字韵笠，本京人，大顺宁部。】

飞来凤【字□□，四川人，双和部，今入三和。】

何玩月【字月卿，陕西人。大顺宁部，今暂归。】

●听春新咏【别集】

留春阁小史辑录 小南云主人校订 古陶牧如子参阅

○蒋金官

字云谷，苏州人。【和春部】凝香似菊，吹气如兰。昔年惊艳，曾疑谪降于瑶池；此日征歌，犹认联班于月窟。登场演剧，含商吐角，气静神闲。正犹道子写生，神传阿堵；易牙调鼎，味越酸咸。惜也！人怀秭李，谁数孤芳，忆此名花，能无增感？

赠蒋云谷

蓬壶侍者

楼头瞥见动微颔，重结三生未了因。寄语樊川狂杜牧，不须惆怅怨寻春。
万字阑干半隐身，丰肌弱骨自停匀。长安及第花无数，独占东风一段春。
休夸雏凤穿云曲，【谓张凤林】莫羨瑶台似玉人。【谓玉麟】柳絮飘零秋色老，
何如桃李总宜春。

回头几欲唤真真，旧雨偏如识面新。从此桃源应有路，不愁芳坞暗藏春。
当场偷眼暗形相，衣袂疑分月姊香。一朵桃花生醉颊，玉姿令我忆潇湘。
鬓云眉黛入时妆，不让秦川窈窕娘。只道小姑原姓蒋。系情深浅问江湘。
记得琼筵泛羽觞，却愁分手太匆忙。羨他三径人如菊，风动帘波映碧湘。
蓝桥有分溯裴航，刚被风吹又一方。巫峡停云空感赋，迷离烟雨隔三湘。
蓬壶以『春』『湘』二韵诗赠蒋云谷，一时传抄，几于纸贵。戏占八绝，聊步
后尘

筠冈居士

曾记琼筵接席亲，黄花后约笑无因。空怀金谷人如玉，独冠群芳占九春。
倘容三径往来频，直欲摩挲到锦茵。一自秦楼消息断，教人常忆杏花春。
金粟前身此后身，桃花红腻晚妆匀。一枝依约墙头见，放出人间自在春。
只教首肯已怡神，眉语须防座上宾。愿祝金铃好调护，怕逢风雨妒芳春。
我是樊川小杜狂，携来酒侣似高阳。曾听一曲云和瑟，江上峯青欲溯湘。
霓裳奏后卸轻妆，马上相夸白面郎。初日芙蓉去雕饰，赏心几度忆临湘。
繁英春月斗芬芳，引得游人欲断肠。无限相思无限意，不知何处是衡湘。
肯教容易盼登场，作事先愁遇角张。笑指匡庐真咫尺，偏如长路隔熊湘。

○陶双全

字柳溪，又字柳庄，苏州人。【三庆部】姿容秀洁。声调清圆。昔在霓翠、富
华与云谷【蒋金官】齐名，所演诸剧，无不摹神绘色，尽态极妍。今虽踰季隗
侍我之年，而睹此朝华，犹不让后来之秀。论者谓云谷以自然胜，柳溪以揣摩
胜。轩轻微分，然已如骖之靳矣。

赠陶柳溪

芳草词人

老去莺花更可怜，后生毕竟畏前贤。飘零心事凭谁诉，证我维摩觉后禅。

观陶柳溪《乔醋》

松北闲鸥

巫云枉遣驻空门，金雀花开酒满尊。薄怒未成还一笑，者番惜绪最销魂。

○喜林

姓章，字杏仙，年二十一，安徽人。【四喜部】玉质冰肌，秀眉俊目，规模体段，不染轻佻，绰有大家风致。即扬【啸、云】郝【秋卿】诸卿亦为推让。余见近时演《相约》《讨钗》两剧，不作媒婆身段，即为恶婢情形，其中吞吐难言之隐，愤激莫诉之神，终未传出，惟杏仙能做到恰好处。至演《杀惜》则状彼咆哮，使人发指；《打樱桃》则恣其调笑，令我情恰。能事让伊独擅，名下毕竟无虚。

为杏仙作

芳草词人

吾家小阮本神仙，吹堕罡风剧可怜。歌罢霓裳还自笑，妙音原不异人天。

团扇亲书《十喜诗》，【予友胡向山赋《十喜诗》赠之，词翰双绝，时杏仙年止十三】芳年记得十三时。而今不独樊川老，看此阶前玉树枝。

宾月轩前月最明，手谭不惜冷秋枰。【杏仙喜棋】围棋象戏多输了，持底偿予欲问卿。

○文林

姓王，字锦屏，扬州人。【四喜部】名满京华，艺工昆剧。声容场步，合节应弦，口齿亦颇清彻。《盗巾》一剧，人皆誉顾【长松】而忽王。余谓介石有忽起忽落之势，锦屏有逍遥容与之姿。盖法律精纯，故能人皆汲汲、我独闲闲也。知音者当不以斯言为河汉。

为王锦屏作

芳草词人

听春何必怨来迟，犹是莺声未老时。八尺■〈毛瞿〉毳平似水，何人解唱『袅晴丝』。

为王锦屏作

小顽山人

风光占得一枝春，不数开元许永新。听彻鹧鸪声断续，黄金台畔雨如尘。

廿四桥边记冶游，玉钩斜外月明秋。而今燕市钟情客，一样风流说虎头。【《盗巾》剧，卿与顾长松并妙。】

○莲官

姓吴，字香芸，又字广平，年二十，扬州人。【三庆部】面似明蟾，肤如冠玉。粲瓠犀而增媚，依凤管而谐声。《闯山》《戏凤》《背娃》诸剧，得魏婉卿之风流，具高朗亭之神韵，【朗亭名月官，三庆部，工《傻子成亲》剧】已堪睥睨羣芳矣。而《玉蓉镜》《珍珠配》于婢学夫人之态，尤能描绘入微。又性喜画兰，间作小诗，亦颇天趣。王湘云能画不能诗，安乐山樵已有『闲向吴兴窥墨法，风姿詎逊管夫人』之誉，倘遇香芸，更不知若何倾倒也。

赠吴香芸

槎溪钓者

书满奚囊酒满壶，登场羞仿旧规模。倘持彩笔留娇影，绝妙添香仕女图。别具文人一种痴，自题团扇制新词。吟成未许狂奴见，茶熟香清独坐时。素心人写素心花，臭味原无半点差。倘许赠携淮海去，朝朝长揖供香茶。樽前无曲不销魂，听罢归来静掩门。一卷残书一杯酒，念君多半月黄昏。

○刘彩林

字琴浦，安徽人。【四喜部】姿容丰洁，月满琼楼，态度安闲，云舒春海。送三秋之笛，曲擅《阳阿》；围五色之屏，花名宝相。故其工剧甚多。而扮演《萧后打围》，跌坐瑶台，屏珠环翠绕，恰肖当时气象，非浅绿疏红所可仿佛也。

春史氏曰：琴浦为人颇有侠气，缠头蓄积，随有随无。而怜爱其徒滕兰荅，尤为独挚。故翼堂鹺使，极意垂青。尝倩芳草词人赋七律八首赠之，一时传为绝唱。今其诗已佚，无从抄录，惜哉！

哨遍

翼堂居士

何处征歌，樊楼真是，今古消魂地。恰刘郎，乍返武陵源。身染桃花风味，便舞遍、紫尘歌残捉搦，世人那有佳于此。渐小转横波，勾人隔座，我欲振衣而起。正桦烛双烧照琼枝，胜市上金钱看西施。月涌云流，柳依花就，这时情致。算菊部瑶华，收来珊网无遗矣。怎令宵，朱樱红药总难比。印粉腮圆，搓酥指滑，殢人颜色无些子。携我焦琴，送君南浦，志在一湾流水。记芳名，又含得别情离思。任蝶攘蜂喧影迷离，谁识得个中深意。只怕待我归来，又减眉峰翠。琢玉成词，纫花为佩，两处牵情不已，尊前金缕唱新词，始信折花须早耳。

○顾长松

字介石，吴人。【三庆部】身材纤小，响彻云霄。昔吴下武班，推升亨为第一。介石为童子时，曾隶是部，声誉极隆。后随其戚王桂林入都，同隶三庆，即以《霸王鞭》得名。演剧无不工妙。《盗巾》《刺虎》诸出，矫变纵横，尤无其匹，盛暑中之清凉散也。【桂林字受和，陆玉兰即其高弟。】

赠顾介石

芳草词人

天涯剩此老何戡，唱到刀头泪点殷。我亦十年归不得，选词休谱念家山。石家空说爱轻躯，不见分来百琲珠。我有画叉钱一注，共君觅醉到行厨。介石为余近邻，南北分驰，从无识面。令岁入都，于广场始一见之。廿年企慕

，聊慰渴衷，赋此持赠

小顽山人

清歌一曲绕梁间，领袖端推玉笋班。花底卿贪翻水调，尊前我怕唱《阳关》。
相思白玉应镌字，谁把黄金替驻颜。愁绝江南无好梦，昵人重谱念家山。

○小潘

以姓行，不详其名字，苏州人。【春台部】问年已近翼轸，人犹以小潘称之，盖沿十余年前之旧号也。尝演《断桥》《刺梁》诸剧，精神融结，曲调清腴。赵仿云【小庆龄】、郝秋卿【桂宝】每称其口齿颇清，而强作解事者，动欲吹毛求疵。然余闻广平叶氏云【吴人，最精音律，着有《中原音韵》《纳书楹》等书行世】：『旦色止取神韵，于字面不宜苛求，如「皆」「来」之张口，「车」「遮」之参牙，不到十分则其音不足，必使小小樱桃不踰分寸，即西施、王嫱亦变成嫫母矣。』此虽恕词，实为确论，则潘郎之妙，宁第在引商刻羽间哉。

灯下戏赠潘郎

餐霞道人

轻梳绿鬓影珊珊，省识潘郎重倚栏。解语花开曾赋宋，相思鸟记旧名韩。灯残小阁针锋疾，月满前营剑气寒。【工《刺梁》《刺虎》等剧】怪底曲终人不见，擘笺那复怕更阑。

○真馥

姓陆，字闾仙，一字怡香，年二十三，苏州人。始隶金玉，继隶富华，后入三和部。寓居铁老鸛庙之世德堂。性格温和，言词爽雅，颇有侠气。不工媚人之态，而人自爱之。演剧无不工妙，而《独占》《狐思》，与《小桃园》全本中扮花大姐尤擅胜场。初与芳草词人最善，题赠几于盈篋。所最著者《惆怅词》二卷、《风怀诗》百韵，久已脍炙人口。诸同人曾编《金钱记传奇》纪其遇合，欲授梨园，为闾仙阻止。今虽青衫红粉，半就飘零，而袅袅情丝，尚遥结于风雨晦明之际也。

怀陆闾仙

芳草词人

铜盘烧腊夜征歌，几度尊前唤奈何。湿尽青衫君莫笑，酒痕不及泪痕多。
一曲眉山尽日颦，苕罗溪水记前身。等闲解得愁滋味，不是才人是美人。
不宜调笑只宜颦，自与才人气味亲。若说倾城在颜色，何如画里觅真真。
怕人知觉故回头，一线横波脉脉留。读罢人间断肠句，不知座上富平侯。

画山水扇面赠闾仙，并题一绝句

惜画久如金，见卿心自许。持此远山青，鬪尔双眉妩。

题阆仙小像

轻盈绝似风前燕，娟秀还如浥露兰。多少风华描不就，解人莫向画中看。
和芳草词人题陆阆仙小照原韵

饯芙居士

天风吹坠碧云端，气化巫云质化兰。为怕软红容易浣，幽芳未许俗人看。
正好瓜期饯脆寒，闲庭秋露泣红兰。多君示我真真影，细雨斜风秉烛看。
菩萨蛮【初见阆仙】

芳草词人

梨花蕊小初笼月，搓酥滴粉疑无骨。叶叶绮罗衣，都成蝴蝶飞。蒹葭依玉树，
不觉芳心露。岂是怕依看，秋风窗罅寒。

疏影

乡音入耳，况雏莺学语，轻倩无比。爱极悲深，泪湿蛟绡，底事男儿如此。幽
兰雨后添娟秀，输多少娇红姹紫。怎禁他密语痴情，一一对人说起。不料清狂
似我，识英雄俊眼，暗中先记。一样吴侬，冷落天涯，梦隔三千里。青衫未换
红颜改，恐落魄终为情死。判今宵醉倒垆边，不许玉人扶起。

洞仙歌

别离改月，【竹垞句】忽相逢花径，便折花枝戏相赠。笑仙姿绝代，卿自相忘，
翻说我，别后容华越胜。双螭蟠玉玦，窄袖藏来，皓腕相形共光莹。密约我
同归，黄叶声中，理蚱蜢扁舟相并。莫心恋，秋风桂枝香，便佩玉鸣珂，也无
凭准。

摸鱼子

冷窗棂、方空蒙雾，绸缪好梦惊逝。蜂黄蝶粉消磨尽，默数臂盟心誓。新雨霁，
看不断、炉烟一缕横窗际。重门早闭，有寒雀号风，暗蛩泣露，催我坐横涕。
消魂语，终向柔肠牢系。思量剪断无计。小庭到处栽红豆，触目相思难避。
亲手制，有短韵，言情作个圜圉契。江东陆弟，问何日尊前，香风鬓影，再把
去时袂。

洞仙歌【见阆仙乘马】

刘伶老矣，尽醇醪千石。底事劳卿暗相惜。看绿阴，如画溪水澄鲜，判醉倒，
更有飞花如席。名驹新勒住，野性难驯，况是泥涂正深尺。偏要趁轻躯，裊
裊鞭丝，越显得六郎丰格。只累我心头鹿儿撞，有一缕惊魂，随他马迹。

浣溪纱【阆仙额有螺纹，葱翠可爱】

一抹青痕薄似烟，银弯压额月儿偏，螺纹当顶小于钱。对镜几回看不见，低头
初见倍堪怜，偷将纤指比清圆。

○添喜

姓王，字倚云，扬州人。【和春部】月面蜂腰，细眉俊目。昔与蒋韵兰【添、禄】朱凤青【添、寿】范玉生【添福】同隶和春，并极一时之秀。今则韵兰、凤青隶入三和，玉生南归故里，时惟五载，天各一方，而倚云硕果仅存，丰姿犹昔。曲艺之精，且能步武云卿、蒋金官，俯视流辈。今年春季，余于松岩居士席上见之，为诵『落花时节又逢君』之句，倚云为之恍然。其徒兰芳，【姓张，字佩仙，年十五，扬州人】聪明秀雅，能得人欢，亦后进中之矫矫者。

即席口占

芳草词人

相如无忌命名同，谁后谁先意可通。我似春光难着迹，年年花瓣一般红。【添喜为胡即溪钟爱，字之曰『倚云』。后庆宁部王五福来京，名誉藉甚，甸农山人亦以『倚云』字之，实不谋而合也。今秋即溪重至长安，与甸农相持不下。余举相如、无忌等名释之，两君皆服其说。至两『倚云』之甲乙，可弗计也。

】

绛帷初卷夜征歌，风送尊前笑语和。我是太常终日醉，无人斟酌比君多。【即溪与倚云密语论心，每及夜半，余惟有酩酊大醉耳。】

○才林

姓张，本姓周，字琴舫，苏州人。【三庆部】歌音清美，姿态温柔。饮量甚洪，每遇歌筵，谑浪诙谐，憨情可掬。与其弟静莲同以真挚待人，绝少炎凉习态。工《戏叔》《前诱》等剧，而武技尤为出色，盖拳勇其素擅也。《打桃园》《招亲》诸出，便捷轻灵，虽介石、仿云犹让卿出一头地。

赠张琴舫

芳草词人

暗风不断透寒衾，消尽文园卖赋金。莫道天涯少知己，故人情绪美人心。爱结人间未了缘，胡麻一饭胜芳筵。如何阆苑书传便，同是霓裳旧日仙。空悔无成遇角张，银湾底事绝裴航。布衾一夜寒于铁，还有丁家未尽香。秋心几度对圆灵，金粟飘残玉斧停。更有断魂杨柳色。岸风江月忆长青。【指杨啸云】

○郑三元

皖江人。【和春部】小身玉质，风致嫣然。昔与四美齐名，而艺尤较胜。顾功成者退，善刀而藏久矣。而文人笔墨，又喜赋春华、懒歌秋实，故题赠无闻焉。近与林香居士见其《缝衣》一出，钩心斗角，活泼玲珑，神妙有不可言喻者。林香谓余曰：如此绝伎，而集中不录，犹记旧院而无马湘兰也。我有诗在，子盍取之。噫！郑郎真得一知己矣。

赠郑三元

林香居士

纤手缝裳百态妍，【演《缝衣》妙绝】描摩色相总天然。藕丝宛转莲心苦，海样春情绝可怜。

妙舞清歌早擅名，春华可许压秋英。题花我比三秋月，照着秋花分外明。

○二林

姓陈。字意卿，皖江人。【春台部】双瞳剪水，一笑生春。尽推翠凤声清，谁说黄莺啼老。甲子春，余于友人寓斋见其手执《性命圭旨》一卷，津津乐道。别离五载，丰韵犹存，知其内景功深，故能盛颜久驻也。《打雁》《抛球》诸剧，为卿所最自矜许者，殆可与吴大保之《杀四门》、徐才宝之《占花魁》并传矣。

赠陈意卿

菱门居士

几度雕阑听曲终，惊心不与百花同。昵他倜傥风流处，生就妖娆体态中。舞影暗摇金屈戌，歌声圆转玉丁东。阿奴休问明珠价，几许明珠换守宫。

○霞林

姓罗，字眉生，安徽人。【三和部】娇憨习态，谑浪成风。所演诸剧，皆能以嬉笑成文章，故悦之者不少。甲子入都，与其师弟宋温如【名玉林】，同隶金玉部，时有『蝴蝶双飞』之目。温如往矣，而眉生声价尤隆，既为罗卿幸，益为宋郎惜也。

赠罗眉生

石香旧史

休论提唱独专场，俊眼怜才别有光。能识英雄未遇日，桂郎以后见霞郎。【李桂官，吴中名伶，某达官未第时，即委心事之，后皆呼为『碧城夫人』，事详《燕兰小谱》。】

赠罗眉生

小顽山人

樱桃赢得比悬河，生就莲花舌本多。休说阿奴工巧笑，铜光只重镜新磨。

○天禄

姓蒋，字韵兰，扬州人。【三和部】始隶和春，为四美领袖，名高众部，秀绝人寰。莲步登场，羊车入市，黄童白叟，无不知其为韵兰也。乃『未几见矣，突而弃矣，硕人其硕』之句，若可为卿咏者。然体虽与齿偕增，艺则与年俱进。且秀媚之态，尚存于眉目之间，视彼色稍衰而名即无闻者，犹有捕蛇独存之喜焉。少陵云『老去渐于诗律细』，我为韵兰慰也已。

戏赠蒋韵兰

芳草词人

美人自古趁修躯，爱此亭亭玉一株。顾影不妨聊妩媚，笑依相对似侏儒。

不须天壤怨王郎，【翼堂王君素最钟爱，今稍弛矣】炙手交情最易凉。几个春前旧蝴蝶，肯停寒翅觅秋芳。

○王桂林

字浣香，苏州人。【三庆部】肌肤似雪，态度如云。初隶金玉，与陆朗仙【真馥】、朱香芸后先济美。后入富华，与陶柳溪、朱素春同享盛名。乃数年以来，蝴蝶梦回，或遂莼鲈之愿；茶■〈廿縻〉开到，或分桃李之光。而浣香声价仍高，何独幸欤？演剧全仿柳溪，同守梁溪正派。

赠王浣香

芳草词人

别有风华别有香，不须天壤怨王郎。即今惟有东头陆，曾见人如锦瑟长。【王郎与陆朗仙同隶金玉部。陆与余结契最深，故及之。】

卖赋长门未足哀，玉人俊眼解怜才。弦间心事眉间语，不是缠头换得来。

附录芳草词人赠朱素春作【素春名麒麟，今暂回南。】

陆郎一曲忆春宵，一样丰神别样娇。绝调当年谁擅得，可怜瘦损素春腰。

○姚翠官

陕西人。【双和部】艺臻神化，触处生春。誉之者皆以为得魏三气息。余谓婉卿《滚楼》等剧，形容太尽，毕竟少一『含蓄』，惟翠官酝酿深醇，含情不露。《温凉盏》诸剧，绘影摩神，色飞眉舞，动合自然，绝无顾盼自矜习气。故年齿日增，声誉未尝少减也。

赠姚翠官

石林野史

翠影凌寒澹素秋，海棠庭院月如钩。笑依一滴多情泪，流到花前便不流。

倾城佳丽倚沉香，占得花魁艳洛阳。一字呢卿商换取，当时品贵是姚黄。

○韩四喜

字韵笠，本京人。【大顺宁部】肌肤莹洁，体态苗条，作村妇妆极其神肖。《背娃进府》能与姚翠争长，而双翘莲瓣绝类婉卿【魏，三】为近来诸部之冠。且其珠藏川媚，极色飞眉舞之奇；舌底澜翻，集巷语街谈之巧。一经点缀，便足解颐。略作妖娆，即成关目。尤为擅绝一时，名下无虚，于斯益信。

赠韩韵笠

小顽山人

清歌处处斗芳菲，欲启朱唇半掩扉。花底能消千户酒，妆成可要六铢衣。金闺梦醒香初试，玉笛吹残雪乍飞。三径秋深人寂寞，几时好唱《阮郎归》。

○飞来凤

姓戴，行三，年二十四，扬州人，始隶双和，今入三和部。玉肌莹洁，螺黛清疏，秋波一转，尤足消魂，淡服戎妆，传神俱肖。而《蓝家庄》一剧，描摩醉色，由白而红，非强为屏息者所能彷彿，歌坛中絕技也。

赠戴三官

石林野史

梦里昙花幻相呈，逢场妆点太分明。信知鸾影能旋舞，羞说蛾眉不弄兵。【武剧甚工】纔卧金铃惊月上，刚舒玉臂怕寒生。楼头不是箫声引，何处飞来彩凤声。

○玩月

姓何，字月卿，年十九，陝西人。【大顺宁部】姿容艳丽，体态■〈女便〉娟，秀媚之中饶有英气。壬戌、癸亥间，惟韩四喜为独絕，而何郎傅粉，光艳惊人，纔出歌台，声名藉甚。《无底洞》《杀四门》《庆顶珠》等剧，戎衣结束，莲瓣飞扬，握槊持刀，有雪舞风回之妙，娘子军中殊堪领队。

春史氏曰：月卿色艺俱絕，人亦温润。有某生，才士也，见而悦之。赠一册页，各体悉备，词翰俱佳，一时传为盛事。卿亦感其钟情，什袭珍藏，不轻出示。后卿回籍半载，数年积蓄尽供伊父呼卢。郁郁来京，未将此册带入，遂致情痴墨寶，淹没不传，惜哉。【闻卿近又回西矣】

赠何月卿

林香居士

身轻缥缈欲凌霄，双蹴莲钩一捻腰。风影万重花乱落，蜻蜓飞过绿杨桥。星靨含情膩粉匀，红潮微晕色添春。登场便当姮娥看，皓月何曾少避人。

送月卿回陝西

小顽山道人

折柳歌残欲断魂，蓊门何处望青门。春明梦入章台路，认取青衫旧泪痕。征尘无那滞京华，芳草天涯正忆家。见说汪伦情最重，水深千尺只桃花。

《听春新咏》别集终

●《听春新咏》跋

娱光眇视，招屈子之魂；粉板华衣，入庄生之梦。吴姝越艳，代舞巴歛。纪红事于花初，迟蓝杯于酒末。联吟既久，新篇渐多。留春阁小史集而成之，所以网遗珠、总众美也。小史过夏金马之门，寻春碧鸡之肆。怜才有素，钟情无所。叹蜂江之不食，破鲸海而尚遥。以彼闲情，成兹韵事。集中所录，皆关慧业，半杂风骚。采上国之莺花，汇清才之鸿藻。红渠九折，白波三迭，篇余百首，图轶十眉，莫不胜赏扶胥、秀情超拔者也。仆慙赋远游，遂成小别，轮蹄既

返，梨枣已雕。小史乃出全编见示，琳琅满目，弥致叹于集狐；珠玉在前，敢贻诮于续貂。跋诸卷尾，用识倾心。

吴兴仲子书。

《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正编 莺花小谱》

（清）半标子 着

●目录

《莺花小谱》自叙

《莺花小谱》题词

〔南仙吕入双调 步步娇〕

〔醉扶归〕

〔皂罗袍〕

〔好姐姐〕

〔香柳娘〕

〔尾声〕

《莺花小谱》题情

忒忒令

園林好

尹令

品令

豆叶黄

三月海棠

凉儿水

玉交枝

饶饶令

尾声

《莺花小谱》目录

右花部十三人

《莺花小谱》

评花十三首，调寄〔黄莺儿〕。

袁双桂 文艳

李发寶 婉艳

徐天然 柔艳

袁双凤 丰艳

胡发庆 秾艳

李喜贵 娇艷
程天秀 妍艷
杨发林 稚艷
王四喜 酣艷
瞿桂林 纤艷
项天禄 芳艷
胡红喜 浮艷
叶秀芝 冶艷

●《莺花小谱》自叙

种成山玉，来从羣玉之山；服媚国香，去访众香之国。阆风继马，则俯视九烟；沧海扬颿，遂难为一勺。盖探奇必聚所好，而揽胜当拔其尤。况大地茫茫，偶尔飞鸿印雪；予怀渺渺，因而落絮沾泥。杜牧之到处多愁，谢安石中年易感。有佳人兮在空谷，宜名士之悦倾城。将种树以忘忧，聊借花而写照。此半标子所以恋游仙之梦，惟四喜班乃可称选佛之场也。尔其雅致宜人，好音惠我如搴兰茝，沾衣散十步之芬；譬种萱苏，见面愈三年之疾。价重连城之璧，未知璧可能完；光腾照乘之珠，但觉珠皆有慧。情中之情斯寄，味外之味谁谙。维彼月香，冠兹云队。鹤性闲而识字，鸥情逸而凌波。芦笳发车子喉声，玉麈混王郎手色。偷学昌宗之貌，除非出水新莲；巧传张绪之神，祇许当风弱柳。又有发竇，厥名雨香。秀自骨成，品以韵胜。前身金粟，相逢忉利天宫；半夜蘼芜，留作相思种子。故推袁者有如附骥，而御李者亦号登龙【双桂姓袁，发竇姓李。】倘并坐乎尹、邢，洵一时之瑜。亮。别有心如淡菊，号擅清蓉。冰壶濯而益显冰姿，绮曲新而略无绮习。林下孤标灯下影，自惊琴心；雨中神女月中仙【谓月香，雨香】，堪称鼎足。至于妖韶秾艷，则芸舫之修蛾敛怨，湘云之宝靨含春也；旖旎芊眠，则蕊仙之朗月投怀，天秀之好风入座也。杨蕙卿双声宛转，能为绛树之歌；叶秀芝百节玲珑，欲系丽娟之袂。南朝憨态，王花农自是可儿；西子曠眉，瞿桂林居然静女。胡晴霞之艳质，风流自赏，剧怜合德温柔；项天禄之豪情，兀鼻难驯，转觉魏公妩媚。斯为美矣，余无讥焉。我所思兮，见此粲者，莫不娇能解语，清可辟尘。八音竞奏而各具宫商，五味异和而并陈酰酱。雪儿座上，馋猫食猫子腥耶；云母屏前，居士闻木樨香否？兹诚尤物，仆本恨人。春雨缠绵，长春心于红豆；秋风落拓，发秋思于青莲。逝者斯夫，后视今犹今视昔；言之戏耳，人中景生景中情。适当风月良辰，爰录《莺花小谱》。言求莺友，同听莺啭一声；替写花神，试看花开四照。祝花身兮不老，报花信兮无愆。作什么生，向空际现来优钵；说如是法，愿人间洒徧杨枝。念此如狂，呼之欲出。见惠允宜阿紫，伤心岂独小青。漫明快意，当前

笑买椟还珠，先生休矣！但使解人，可索将按图觅骏，何日忘之？或谓此外岂乏赏心，又云从前正多佳士。则将应曰：汝不闻乎？何戡虽是故人，前鱼毋宁始弃；宋玉唯知臣里，他乐不敢请观尔。

己卯上元，半标子书于艺香草堂

●《莺花小谱》题词

判花人倚声

〔南仙吕入双调 步步娇〕底事娲皇情天炼？酿出羣花艳。怜花亦自怜。恁样风情，梦里都留恋。生怕青年，细描摹，别订神仙传。

〔醉扶归〕喜孜孜竟把芳名写，絮叨叨拚将丽句填。情知道搦管惹思量，怎当他艳骨教人羨。从今酒后与茶前，快花容词笔同华瞻。

〔皂罗袍〕多只为花神倦，俏梨园，做了欲海情天。书生蓦地作花颠，也如蛱蝶深深见。红肥绿瘦，羈愁暗牵。香温玉软，丰姿又妍。愿时时省识春风面。

〔好姐姐〕年来也，思曲传。奈形容、形容难遍。如何妙手，竟传上小花笺。移痴念，除非化做双栖燕，或者权为并蒂莲。

〔香柳娘〕想前生夙缘，想前生夙缘，谪仙非僭，娇歌妙舞生前欠。绘全神几篇，绘全神几篇，笔底颊毫添。活把神全现。请从今细验，请从今细验，纸短意缠绵，直使名长擅。

〔尾声〕春婆梦里如花眷，一十三弦谱算全，那不推袁为艳艳。

●《莺花小谱》题情

半标子自识

忒忒令

涌情波，离怀易萦；袅情丝，吟怀难定。情天情海，幻情身一瞬。畅好是擘红笺、接红牙、拈红豆，重将花谱订。

園林好

访梨园春光暂停，唤梨云春婆暗惊。把几曲阑干遍凭。从笔底惜惺惺，从纸上忆卿卿。

尹令

滢清樽玉山曾并，弄清光玉壶曾映，倚清歌玉箫曾听。心字香烧，仔细思量仔细评。

品令

痴顽自怜，鸿爪印痕轻。心中觅得，便向掌中擎。风流逸兴，不是无题咏。乌阑黄绢，化作满身花影。赢得个薄幸名儿，不枉做落魄江湖载酒行。

豆叶黄

是谁老姬生此宁馨。待丝丝绣出平原，待丝丝绣出平原，好付与知音心领。西

楼红烛，南楼绿醪，恰许我蒹葭相倚。休笑我蒹葭相倚，抵多少乐府双鬟，下拜旗亭。

三月海棠

芳满庭，新歌玉树为题品。向巫山洛水，摹下丹青。分明他国香种就香情性，天香配得香名姓。将仙骨，证佛心，不强如笙鹤上瑶京。

凉儿水

夹路遗潘果，同舟覆鄂衾。盼的是好风传到梅花讯，喜的是和风漾透兰花韵，怕的是罡风吹薄桃花命。掉下闲愁野恨，法曲凄凉，唱彻烟横雾暝。

玉交枝

衣冠优孟，意孜孜亲卿爱卿，美人香草厮傒幸。捧一串明珠奉赠。邯郸驴学断肠声，槐安蚁闹销魂阵。恁人怜心盟臂盟，殢人愁酒醒梦醒。

饶饶令

密意泥沾絮，浮踪水醮萍。他日何堪重回首，可省识真真画里形。

尾声

灯前谱就相思令，寡书生谁怜同病。只索要自注孙阳相马经。

●《莺花小谱》目录

半标子定判花人参

袁双桂【号韵兰，又号月香，扬州人。】

李发宝【号雨香，又号畹卿，扬州人。】

徐天然【号清蓉，又号蕙舫，扬州人。】

袁双凤【双桂胞弟，号竹香，又号蕊仙。】

胡发庆【号云卿，又号湘云，苏州人。】

李喜贵【号芸舫，又号云卿，潜山人。】

程天秀【号兰香，又号仿云，扬州人。】

杨发林【号蕙卿，又号韵香，扬州人。】

王四喜【号花农，又号荔香，深州人。】

瞿桂林【号枝香，又号小山，扬州人。】

项天禄【号芝仙，又号芳卿，山西人。】

胡红喜【号晴霞，浙江人。】

叶秀芝【号冷香，苏州人。】

右花部十三人

艺香居士

琴边酒畔染衣香，数见弥鲜味转长。摹得洛神风景在，小牕细写十三行。替花欢喜替花愁，花也含情暗点头。绝似秦淮旧游处，轻烟淡粉十三楼。

●《莺花小谱》

○评花十三首，调寄〔黄莺儿〕。

袁双桂 文艳

体格冠羣芳。玉无瑕，月有香。从来不许风流莽。春兰露灑，秋梧雨凉，个中写出幽人样。漫思量，痴牛怨女，银汉隔红墙。

李发竇 婉艳

秋水湛精神。亦庄严，亦雅驯。性儿温克龐儿整。仙郎玉人，仙娥丽人，天人好向人天证。记芳痕，吴宫獭髓，的的小红新。

徐天然 柔艳

一点透灵犀。警芳心，月露凄。清幽到此知音几？蛾弯翠低，螺堆绿齐，尊前一笑非容易。惜芳菲，无言桃李，何处可成蹊。

袁双凤 丰艳

阿姊擅娇娆。论丰容，让小乔。凤兮谁敢题凡鸟？盟心鹊桥，伤心断桥，葬花心事花知道。占春韶，琼枝璧月，无奈是情苗。

胡发庆 秾艳

艳骨几生修？脸舒霞，眉黛浮。十分春色浓于酒。做情呵掉头，送情呵翦眸，卖花声里抛红豆。尽歌喉，钩辘格磔，到底擅风流。

李喜贵 娇艳

妖冶舞天魔。上■〈毛瞿〉毬，百媚多。下场冷澹些几个。想芳容倦波？问芳情怨么？眉心底用葳蕤锁。细瞧科，恼人犹好，何况昵人那？

程天秀 妍艳

领袖散花天。小云郎，解语莲。春云意绪春风面。丽华般妙颜，丽娟般妙年。孙娘龇齿樱唇浅。最缠绵，佯羞薄怒，掷眼复凭肩。

杨发林 稚艳

小玉忒玲珑。学新妆，闹埽慵。善师教就琵琶弄。惊兮似鸿，游兮似龙。生成骨相疼人种。意惺忪，梢头荳蔻，也解惜春风。

王四喜 酣艳

天付眼眉腰。未消魂，意也消。海棠睡足春痕悄。憨多韵饶，慵多态娇，宜嗔宜喜风光好。小苗条，柔情一缕，休说郑樱桃。

瞿桂林 纤艳

脉脉复盈盈。若无心，若有情。淡妆浓抹都宜称。春山晓横，秋波晚征，西湖偶现西施影。可怜生，月华露气，俊煞许飞琼。

项天禄 芳艳

风味较争些。漫郎君，另一家。西人粲粲殊潇洒。英姿足夸，豪情更佳，高谈

雄辩倾三雅。拟芳华，亭亭皎皎，火宅妙莲花。

胡红喜 浮艳

反舌已声干。舞东风，兴未阑。筵前笑泥司空惯。甘言转圜，灵机转关，渔郎易被桃花赚。秀堪餐，明眸皓齿，丰韵更姗姗。

叶秀芝 冶艳

细骨袅轻躯。尽堪酬，百琲珠。莺儿燕子娴歌舞。红灯上初，青樽酌余，慧心黠性蚕丝吐。笑壶卢，晕生颧斗，娇影倩人扶。

《莺花小谱》终

《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正编 金台残泪记》

(清) 华胥大夫 (张际亮) 着

● 目录

《金台残泪记》自叙

《金台残泪记》目录

卷一

卷二

卷三

《金台残泪记》卷一

杨生传

徐郎传

吴郎传王德喜附

丁春喜、张全保、张双全传

陈长春、周小凤传

张青萝传

吴伶传

汪双林、汪三林、张心香、张五福、杨玉环、郁大庆传

孟长喜、冯红喜传

王小庆传席秀林附

《金台残泪记》卷二

徐郎曲

杨生行

苏州雨中口号

瓜步见秋柳

为□□大令题画

长至日饮斋中

三月十五夜集饮樱桃斜街寓庐

杨生来话别

阅《燕兰小谱》诸诗，有慨于近事者，缀以绝句

疎影用姜白石韵，为韵香题画梅

扬州慢小邨归后作

凤凰台上忆吹箫□□再题莲仙画像，癸未遇洲边江姬莲莲，与莲仙貌略相似
《金台残泪记》卷三

杂记

●《金台残泪记》自叙

叙曰：孔子泣获麟后，天下有二泪焉。汉贾生之哭时事也，晋阮籍之哭穷途也。余居都门三载，深观当世之故，颇能言其利而揅其弊。无荐之者，既不敢献策，复不敢著书，辄恸哭遭家多难，顾影自悲，又恸哭。故人怜之，恐其伤生，每为征乐部少年，清歌侑酒，以相嬉娱。余于醉后则又恸哭。今将归矣，偶理旧衣，见向时醉后泪痕犹在，乃叹曰：嗟乎，余之泪尽矣！此其残痕，然一时之情也不可忘。因撰次为传十篇、诗五十九首、词三阙、杂记三十七则。燕本黄金台旧地，故曰《金台残泪记》云尔。

太岁戊子腊八日。

●《金台残泪记》目录

卷一

杨生传

徐郎传

吴郎传【王德喜附】

丁春喜、张全保、张双全传

陈长春、周小凤传

张青萝传

吴伶传

汪双林、汪三林、张心香、张五福、杨玉环、郁大庆传

孟长喜、冯红喜传

王小庆传【席秀林附】

卷二

徐郎曲

杨生行

苏州雨中口号

瓜步见秋柳

为□□大令题画

长至日饮斋中

三月十五夜集饮樱桃斜街廨庐

杨生来话别

阅《燕兰小谱》诸诗，有慨于近事者，缀以绝句，得四十六首

疎影

扬州慢

凤凰台上忆吹箫

卷三

杂记三十七则

●《金台残泪记》卷一

华胥大夫着

○杨生传

杨生名法龄，字韵香。扬州江都人。有二兄，故优也。生九岁即来都下，以色倾一时。尤善歌。尝遇雪天，独歌户外，听者至数百人。有车而过者，马皆仰沫悲嘶不行。于是生年十五六矣。自后歌不成声，三年始复。生意度闲静旷远，善清言，不喜饮酒。或遇客，终日不交一语，亦无所忤。每叹曰：吾但得廛田区宅奉老母，放浪于山水间足矣。其母兄闻之独不乐。故生不能遽归。道光七年，矢死请于母，始弃其业。八年七月，全家返江都。

华胥大夫曰：余友□□□大令，江东才人。尝呼生为小友。又谓余曰：君才识诚异矣，然度未胜，日习生论议，其有进焉。余始遇生，盖在丙戌之冬。明年春，予以诗，生诵之甚悲。余旋以事屡出入都下，每见生，未尝不为余叹息。生弃业后，羈旅年余，余无一金以资其行。顾属余：它日过江都，宜相闻也。

○徐郎传

徐郎桂林者，字曰听香。余友□□□大令为易之曰小郟。故小郟之称藉甚。小郟既负绝代之姿，又善应对。进止容仪，如佳公子。所至生色，死心倾倒恐后。年十四，来都下。越五年，年十九矣，拥万金以归。盖戊子秋七月也。其家在安徽潜山、望江二县之间，地曰十牌。

华胥大夫曰：余丙戌夏□□报罢，居都下。客尝招之顾曲，意漠如也。及见小郟，始心动。其冬十月望日，有为吴伶礼佛于龙泉寺者，□□招同□□□往观，小郟在焉。始渐狎习。为作《徐郎曲》，颇传于人。余既识杨生，□□复南还，与小郟遂不数见。今年闻其归，为之咨嗟叹息者久之。语曰：『鸿飞冥冥，弋者何篡？』小郟其为冥鸿也哉。

○吴郎传【王德喜附】

吴郎金凤者，字桐仙，苏州人也。凤怀不羣，绮姿秀出。能为摘诗、换字、射覆诸戏，尤喜画兰竹。湘烟渭雨，清韵邈然。尝自署曰『吴门吴凤』。王德喜，字蓉生，本扬州孔姓。颇识字。自讳其氏。

华胥大夫曰：余未入京师，闻梨园有『三法司』之目，谓法龄、法庆、法保。三法司并在四喜部。桐仙固法庆弟子。法保就昏南还，法龄、法庆因四喜部诸老曲师分为集芳部，所谱皆昆曲，无西秦、南弋诸陋习。顾听者落落然。以余所知，惟旧□邸□□主人、□□□阁学、□□□给事、□□□工部、□□□大令、□□□大令、□□□通判数人者而已。阁学亟喜法庆，尝于□□大令座上见桐仙，嗟叹久之。至于法龄数人者，皆望若晚霞丽天焉。去年春，遇□□□刑部时，同座皆诗人。刑部忽言法龄将归矣，皆怅惋，今年秋竟归矣。集芳部散矣。法庆、桐仙俱入春台部。阳春白雪，其寡和也，昔人慨之，余于今日乃亲见焉。天下人耳目嗜好，固有如此者哉。

○丁春喜、张全保、张双全传

丁春喜，字梅卿。以善歌闻四喜部。其态常如倦睡，语言昵昵，常如少女。初四喜部诸老曲师既去，为集芳部欲致梅卿，梅卿弗顾也。四喜部骤衰，始渐变昆曲，习秦、弋诸声，梅卿弗顾也。四喜部骏盛，则尽变昆曲，习秦、弋诸声，梅卿弗顾也。梅卿今年二十，扬州人。

张全保，字蓉初。癸未、甲申间，蓉初艳闻天下。余丙戌至京师，于春台部物色之，盖恐后焉。恒讯于众人，见有锦衣珠綦以过者，谓是竹香然；见有星眸霞靥以歌者，谓是纫香然；见有病若有余、怨若无端者，谓是碧湘然；久之而见有青眉楚楚然、白袷荡荡然，众人若不识姓字者，余曰：『是殆蓉初然矣。』嗟乎！盛衰易观，今昔异势，岂独蓉初然？而蓉初可感矣。蓉初今年二十二，娶妇三年。家在京师芦沟桥古桑干河水上。

张双全，字问梅。扬州人。齿如蓉初，色如梅卿。昔卫庄姜美而见弃，诗人为赋《硕人》。今问梅盖翩翩矣，其情乃类庄姜。观其怅惘睇盼，透迟进退，抑当世幽忧摈斥之士，复何以异哉？嗟乎！问梅良家子也，而沦落至此。玉钩斜上，珠翠为烟；梅花岭下，春风若梦。问梅可堪回首邪？

华胥大夫曰：丙戌冬夜，尝与□□□大令一访小玉。丁亥春夜，又与□□□太史一访问梅。其时皆月姹酒干，风斜漏堕。小玉不遇，问梅数语。后不复过焉。每于春台、三庆二部中望见两少年者，良深隐叹。今年秋始见小蓉，慨然相与述之。夫转移于盛衰好恶之间，众人固不如小蓉邪。

○陈长春、周小凤传

陈长春，字纫香。周小凤，字竹香。皆安徽十牌人也。以色艳动一时。纫香声伎独绝，善□殿撰□□，有『状元夫人』之目。

华胥大夫曰：昔乾隆间，李桂官周旋毕秋帆宫保于微时，其意有足感者。此『状元夫人』所由着也。今纫香其有同焉者欤。竹香初善越中□孝廉，赠之至万金。久而竹香颇疏之，孝廉父至都下，或乃以此诈竹香，索其数百缗而去。时有伶某亦善越中某孝廉，孝廉无以归，伶厚资之始行。嗟乎！若此伶者，其姓字乃不传，可慨也夫。

○张青芎传

张青芎，字莲仙。苏州人。初，丙戌冬，莲仙年十四，余见之湖北李令□□宅中。容甚丽。为言于□□□□大令。□□亟喜之，尝貌其真，属余题焉。

华胥大夫曰：京师梨园乐伎，盖十数部矣。昔推四喜、三庆、春台、和春，所谓『四大徽班』者焉。余以丙戌始至京师，春台、三庆二部为盛。春台部以色著者，首纫香、竹香，次碧湘、蕙香；三庆部以色著者，首小郗、次莲仙，固皆尤物也。今二年之间，或死或去，其在部中者，或稍衰矣。惟莲仙尚如故。余乌知此后更二年，莲仙又当何如邪？魏文帝言：『年寿有时尽，荣乐止夫其身，未若文章之无穷。』每念斯语，慨然悲感，此所以论录诸人也。

○吴伶传

吴伶名蕙兰，字碧湘。安徽十牌人。其死，□□为作《吴伶传》，故从其称云尔。幼无殊色，惟开声合伎，情态独绝，故以震动一时。死年十八，丙戌秋也。所善为治饰终之具甚备。其冬屡为礼佛于龙泉寺。明年春，为厚葬于都下安徽义冢之旁。

华胥大夫曰：□□既作《吴伶传》，属余为诗。□□宦吾乡，有神君之称。失大吏意，被揭去官。奉特旨始准纳赎，以此羈都下也。值西陲用兵，南河方堵，感激牢落，放而征歌。余诗有云：『十年空意障黄河，万里犹思荷铁戈。散尽田何诸子弟，江湖梦得独悲歌。』□□得之，悲吟泣下。呜乎！此岂少年浮薄所得借口也哉。

○汪双林、汪三林、张心香、张五福、杨玉环、郁大庆传

汪双林，字霞卿。安庆人。

汪三林，字秋白。安庆人。

张心香，字妙卿。苏州人。

张五福，字媪依。苏州人。

杨玉环，字韵珊。安庆人。

郁大庆，字芸卿。苏州人。

华胥大夫曰：此六人皆癸未、甲申间以声伎著者。阅岁几何，而响衰矣。余尝见媪依，慨然疑非昔比。于霞卿诸少年，不可知邪。事有迹而暨远，物有微而喻大。自古权势之门，豪华之壑，当其怙宠于左右，固私于中外，岂不谓铁券

可贪天，金弹无尽日。然而沈湎不悟，祸患相倚。郿坞烽销，邺台香散，此一时也。绿珠粉堕，紫丝帐荒，又一时也。至于铜狄铜驼，摩挲汉晋；青盖青衣，来去吴洛。回头陵谷之区，转眼沧桑之泪。虽极富贵，莫保终始。况乃悦己为容，事人以色，而欲延皓齿于朝露，驻朱颜于夕霞，是宜不可得矣。如其感激前鱼，化为大鸟，则樊笼无待死之翼，而江湖有相忘之波。余为是言，世必谓迂。呜乎，诚迂也，诚悲之也。

○孟长喜、冯红喜传

孟长喜，字蕙香。扬州人。豪宕放诞，好饮酒，醉后或漫骂。后屡骂□□□殿撰，□□毁其居。长喜忿辍业。今在都下，不复见客。冯红喜，字艺仙。苏州人。放诞颇类长喜，贾人尤爱之。

华胥大夫曰：丁亥冬，御史吴□□，奏参春台部伶人双凤醉死候补道曹堃宅。刑部讯得实。堃革职，其叔候补知县某遗戍。红喜拘质于刑部，其名至闻。戊子夏，提督耆□奏拿博局，红喜复拘质于刑部，其名再入闻。狎比匪辟，累系讼狱，甚矣红喜之不慎也。长喜常醉骂士大夫，有满侍郎某，长喜醉批其颊，其足阶祸久矣。一忿而辍业，□□殆有以成全之邪？

○王小庆传【席秀林附】

华胥大夫曰：人得于天而可爱者，才也，色也。二者自相为爱，又深于众人。众人爱之而已，自相为爱则相怜焉，相悲焉。而至于相殉焉。嗟乎！吹气皆韵，送目已通，清魂易消，芳心难闕，是惟才人，是惟美人。此宜其相爱。未隕先虞，不寒犹怯，年知似水，意若常秋。故才人必蚤衰，美人亦然；美人必善病，才人亦然。此宜其相怜。至于嫁于厮养，辱在仆圉，盖美人之薄命也，而才人有甚焉。送正平于江夏，则厮养不如；罪子长以宫刑，则仆圉不如。此宜其相悲。嗟乎，爱复奈何？怜复奈何？悲复奈何？不相殉而奈何？是故绮帏初卷，横波一顾，是为态殉；壁画黄河，舟邀青翰，是为意殉；卧病枕股，越礼奔琴，是为身殉。身殉而情可无憾矣。然而情天多陷，无石可填；情海多沈，无鹊可渡。是故又有思殉者焉。浦口别伤，门阑映断；寄书悄悄，度夜迢迢。此一时也，伤何如矣。又有疾殉者焉。镜羞改靛，黛损欺眉。衣外盈盈，我自语我；笛边黯黯，卿不知卿。此一时也，怨何如矣。又有痴殉者焉。青冢埋啼，红泉污粉。宫中帐里，惨淡姪娥；天上人间，凄凉信誓。况乃未曾平视洛川，思宝枕之投；乍感传观蜀道，掩香罗之泣。招寻九地，凭吊千春。代往哀来，愁多涕少。嗟呼，此一时也，则有冒非笑而不辞，结怅惘而如溯。如余今日之为小庆传，又岂非痴也哉？小庆字曰情云，家本皖水。岁在癸甲，绝艳飙驰。运厄辰巳，芳龄溘逝。前此兰谱之书，梨园之论，皆谓一人而已。吾友□□太史言其十倍小郗，惜余未见。嗟乎！自昔才人皆往矣，然登峨岷而眺采

石，则太白宫锦之豪如在焉；自昔美人皆尽矣，然探苕萝而游响屐，则西施浣纱之颦如留焉。且夫今日余临此风，是昔之美人团扇迎之，而有舒迟之色者也；今日余坐此月，是昔之美人绣帘望之，而有低徊之色者也；今日余听此雨雪，是昔之美人卧阁闻之，而有憔悴之色者也；今日余抚此丝竹，是昔之美人华筵奏之，而有绮靡之色者也。然则余于小庆，何时不见焉？何物不见焉？嗟乎小庆，姣婉其容，飘零其迹，可谓不幸。顾燕赵胭脂，生为夺丽；幽并尘土，死尚凝香。以视余萧瑟华年，羁孤朔塞；名虚荐简，爨断樵苏，则又幸矣。言者规余，好色已涉荒淫。乃陈彼狡之诗，违比顽之戒，于美人之称何取？嗟乎！天于人之色，亦如花之草木而已。阴精之美为荷蕖，阳华之美为杨柳，如其春水江南，夕照白下，万绵飞荡，一堕不归，有不为之俯仰太息者，岂人情邪？故余既传韵香以下十九人，终之以小庆。有席秀林者，字丽香，扬州人。以美闻嵩祝部，与小庆同时先后死。

●《金台残泪记》卷二

华胥大夫着

○徐郎曲

徐郎家近龙眠山，问年十四来燕关。龙眠彩云不可见，化作徐郎春风面。瞳神皎映双华星，额角如画长眉青。桃花着露娇盈盈，欲笑未笑微分明。高台曲馆欢娱地，苏扬子弟多佳丽。争按伊凉宛转声，竹枝含怨柘枝媚。徐郎未至众皆默，徐郎一至争叹息。白袷轻衫步履迟，满堂纨绮无颜色。登场结束扬细喉，乳莺百啭无其柔。余情掩抑若有思，观者忽作无端愁。回眸半顾翦秋水，却使翻愁作欢喜。同时吴郎亦擅名，可惜先为人看死。徐郎徐郎乃神仙，风尘流落宁非天？飞车日侍豪家筵，几曾蕴藉真相怜。我为徐郎歌，徐郎当奈何？即今十月繁霜多，翠被易损朱颜酡。江南肠断老姚合，平子四愁倍萧飒。金刀玉案谁赠答，每见情深恨语杂。语杂尚可寻，情深未敢道。男儿致身将相苦不早，激昂万事伤怀抱。安得玻璃春、葡萄醅，相逢痛饮三百杯。竟醉驱马黄金台，台端今古团圞月。曾照英雄歌舞来，月不缺时何足哀。我为尔千徘徊，徐郎、徐郎，我为尔千徘徊。

○杨生行

杨生二十如文士，沦落风尘几知己？人前小坐抱幽怨，酒半清谈解名理。自言家本维扬城，九岁来作幽燕行。可怜薄命付歌舞，众人苦赏歌喉清。清歌亦是凄凉事，拍按红牙余涕泪。鹤在樊笼那返山，风卷飞花祇到地。十年姓字满长安，珊珊骨节疲雕鞍。香车懒入王侯第，颜色争求一见难。登场偶作好装束，风神秀夺万人目。含情含态宛转间，湘妃愁月苍梧绿。伶俜弱弟亦温存，宛如桃叶随桃根。豪贵叹嗟轻薄慕，那知骨肉对消魂。杨生有兄复有母，杨生有

身不自有。古来失意伤心人，万言不如一杯酒。杨生满引双金壶，贵贱苦乐皆须臾。有酒不饮何为乎？杨生不饮母乃愚。生不见六郎年少勇于虎，落笔纵横作风雨。意气徒看隘九州岛，功名何日垂千古？

○苏州雨中口号

痛饮红亭醉不知，刚刚一月各天涯。相逢若说相思地，破楚门前暮雨时。

○瓜步见秋柳

右安门外软如丝，临别亲劳折赠迟。今日秋风徧天末，知它摇落已多时。

○为□□大令题画

黄幡歌曲念奴姿，我去江南别几时。宛向霓裳队中见，十分颜色果然伊。帘押珍珠照王塘，鸳鸯对戏藕天凉。脸波娇到红衣外，笑尔花难似六郎。河阳飞遍万桃花，柳絮杨绵忆放衙。何处风流似当日，画中对面即天涯。曾费琼筵送酒杯，玉山自倒不须推。笛残歌散愁张翰，似唤周家小史来。

○长至日饮斋中

京洛重来有是非，三郎独喜揽征衣。怪他眉妩新萧瑟，几望关山怨落晖。三间老屋北风寒，迟莫重劳强劝餐。别后泪花愁里月，一时都向醉中看。二年至日此天涯，相对金尊感岁华。同是飘零君更苦，江南十载竟无家。

○三月十五夜集饮樱桃斜街寓庐

人月今宵算共圆，清歌浊酒意缠绵。梦中春怨仍千古，风后花魂又一年。香正灰心温久病，烛都垂泪照迟眠。东皇冉冉催归速，芍药桐华向夕偏。

○杨生来话别

及此重相见，真疑梦寐中。关河暗斜日，天地起凉风。将母归非晚，依人计每穷。东南正秋色，怜汝逐冥鸿。

○阅《燕兰小谱》诸诗，有慨于近事者，缀以绝句

露叶风条态可怜，天涯沦落感桐仙。丁香老屋何人见，四十年前旧楚烟。【桐仙兰竹当不减湘云，然少知之者。】

《海棠诗卷》久飘零，巫字山头句尚馨。狂杀吾乡危学博，清歌半隔画墙听。

【陈银官至今名在都下。《海棠诗卷》，当时所为作也。尝赁草厂口条胡同，吾乡试邸别屋，有危孝廉时留邸中，每侵晨，则闻其歌也。】

邗沟皖口两迢遥，秋水丁沽送画桡。昨夜月明帘下泪，暗风吹上海棠梢。【丙戌冬，友人定花榜。余谓小郟乃芍药，韵香则白秋海棠也。今年七月，皆由天津买舟归矣。】

倦游司马更长安，谁与千金买赋看？欲绘玉郎前度影，桃花落雪点苍寒。【今诸伶非金夫不得通一笑。如刘芸阁真可儿也，玉其名。家云南安甯州。】

湘山西去桂山连，婀娜桐花艳照天。谁遣江南杨柳树，任他摇落向蛮烟。【辛

巳壬午，在会城见大吉升部全发、如意二伶，色甚丽。次年，见其部金秀龄，尤艳绝一时，皆安庆人。视凤官为不幸矣。】

空作花枝照酒卮，兰生往日已堪悲。如今那见梁溪队，月晓风残又一时。【今都下徽班皆习乱弹，偶演昆曲，亦不佳。】碧桃无语向东风，那似撩人踟躅红。处处乱烟繁雨在，春声消尽落花中。【四喜部双凤者，字竹香，后入集芳部。周小凤因其名字，丰臆略似，声伎不如矣。又春台部小法龄者，因韵香而称；小庆龄者，因琵琶庆龄而称，皆如蕙官之拟银官焉。】

薈卜兜罗别是春，碧湘已作陌头尘。还他儿女盈盈泪，别驾多情亦可人。【吴伶碧湘，亦颇有微麻。柔媚殆如蒋四儿。去年春，吴人□通判□□，偕都下□秀才□□，为葬于安徽义冢。盛饰舆枢，仪如贵人，且买丐者作儿，如执紼状。闻碧湘之死□□于二君，此足以报之邪？】

扇底相逢感鬓霜，十年犹听按伊凉。漫天吹尽酴雪，何处尊前白二郎。【韵香已归，如山樵之十年，白二不可得也。】

翠钿金缕好风标，星点红绫贴鬓娇。记向玉人眉畔见，三年水阁泪通潮。【吾乡会城，佳丽所居曰洲边、曰湾里。诸妃小病，有鬓边贴红绫膏者。余别此三年矣。】

雁门山上雁初飞，萧瑟勾音怨落晖。唱断秋风同法曲，小丛何处泪沾衣。【今山西旦色少佳者，所谓『勾腔』亦稀矣。】

角枕盈盈送夕昏，艳红无语小温存。息妃今日空迟暮，消尽桃花一缕魂。【今旦色多无歌喉，貌又不如三寿官，是『哑旦』之称亦愧矣。】

泪到春风杨柳条，伶俜阿弟让伊娇。桃花细雨无情思，忆杀江东大小乔。【韵香《折柳阳关》一出，其弟四儿为浣纱，颇长无态，不如美官视银官矣。】

密云含雨锁眉尖，曾见王郎出画帘。白首黄门共飘泊，天涯愁我独恹恹。【集芳部习小生者，曰王奇元，苏州人。年纔弱冠，媚如好女。每登场，声容独绝。丁亥春，介□□□给事招之同宴游。近闻王郎入三庆部。给事其春抄出都，未知何往。给事敢言事，为忌者中伤，壮年退废。其子系□□□，发直隶为知县。弱龄夭逝，甚可悲也。】

儿女英雄自可人，娇憨无力总风神。如今争作阳阿舞，龙笛鸾笙马足尘。【近日乐部登场，必有扑跌一出。而嵩祝部又必有二出，使歌台之上尘土昏然，尤为可厌。】

漫听梨园坐部歌，当筵相见总施罗。蓉初萧瑟花农老，北地胭脂黯奈何。【当时讥施兴儿、罗荣官祇堪作坐部伎，今则皆然矣。又其时旦色多北人，今自张全保外，惟四喜部王四喜字花农者，乃深州人。】

瓜时已觉减娇憨，都是盈盈十四三。开到桃花春色尽，东风二月断江南。【当

时因王庆官，伤世风不古。然彼已成童。今自南方来者，年十三四而已，然成童后非殊色，门前鞍马稀矣。】

唱彻西风阿滥堆，桂郎顾影自徘徊。英皇一碧湘波泪，滴向眉边溜不来。【数年前，四喜部袁双桂名绝艳。余见之集芳部，眼波当不减六儿，善琵琶。】

桑干秋早北风凉，草木萧萧欲变黄。弹出四弦如急雨，一时关塞尽斜阳。【三庆部庆龄者，以色闻。今齿长矣，然弹琵琶唱小曲，尚齿牙松脆。都下皆称为『琵琶庆』云。】

一春恨事有沧桑，十载如何总艳阳。怪尔西州旧花貌，独看潘鬓惯秋霜。【余丙戌来都下，诸郎之美者，今渐次憔悴。如九儿安可得哉。】

人间都说魏三官，豪举于今见亦难。多少孝廉归不得，北风珠市泪花寒。【魏长生，至今天下皆称魏三官。豪侠好施，其居西珠市口。传有蜀某孝廉，以贫偶愁坐其门阑，魏询知，因留于家，且为求贵人，得县令以去。】

花事平章费绮才，个人迎寿复消灾。王刘陈魏埋香久，莫误芳兰逐臭来。【继此谱而作者不一人。】

梨花如雪雨如丝，吹上三郎一寸眉。同是情根消不尽，江南人去又多时。【韵香演《小青题曲》得名十年，当不减柯亭也。尝诵『无情何必生斯世，有好都能累此身』二语，其风怀可想矣。】

人间何处蒋金官，绝好娇痴再见难。头白侍郎江海去，风流文采罢长安。【嘉庆初，四喜部蔡三保、蒋金官并以色名一时。□□□侍郎于□□□侍郎座上，命蒋演《小青题曲》，声容绝。□今□□□□，□今□□□□，蒋则久不知何所矣。】

法曲重闻罢景山，霓裳子弟出人间。相逢莫作琵琶怨，那为飘零始玉颜。【谱云：锡龄官，景山梨园子也。余详后。】

柳色三分月二分，春光夜思昔殷勤。即今院落溶溶际，照尽杨花卷暮云。【余初见莲仙，亦如芝郎之未遇也。为言于□□大令，今则有压臂之金矣。】

西子湖头照水春，掌书莲幕苦逡巡。不如逐日风流令，万树桃花一度人。【嘉庆间，有旦色某郎，入资为县令。曾官吾郡。后为巡抚颜公以『流品卑污』参革遣戍。然已甚于刘桂林之冒北籍考试矣。】

十年五度醉金阊，吴语呢呢总不忘。惯向歌台感春梦，莺儿燕子话山塘。【今都下乐部登场，作吴音调谑，皆绝似，不独当时周二官也。】

霓裳合献水仙王，秋谷江湖放逐长。遗恨缠绵付弦管，百年声价有诸郎。【王翠官，苏伶『四面观音』，皆以《长生殿》得名，而赵秋谷以此罢官，洪昉思舟过苕溪，一笑投水死。才人薄命，乃可慨矣。】

小金山晓放舟迟，水似柔绵雨似丝。不向双修庵下醉，怕看眉妩似伊时。【此

去年过锡山作也。锡山有尼僧曰韵香。工画兰、作楷书，居城中，双修庵。负盛名二十年。与□□□侍郎、□□□中丞、□□□侍郎、□□□制军先后交狎。杨生韵香因与同名，属便道访之，未果。今阅翠官『水蜜桃』语，故附录此诗。此尼去年十二月小除夕，竟为情死矣。】

玉笛凄凉更洞箫，集芳散尽保和遥。当时亦似张郎少，明月相思廿四桥。【韵香之在集芳，亦如发官之在保和部也。】

织女牵牛感旧因，碧城何处问芳尘？□侯淹滞何堪死，赢得陈郎说替人。【毕秋帆制府于楚军中卒时，戴笠，与姬人戏云：『我是牛郎，卿是织女。』事见后记。陈见前传。陈不如李何矣。】

受降西望远招魂，不见陈郎入玉门。鞍马有人从北塞，白山黑水月黄昏。【数年前四喜部有全喜者，称绝艳。满侍郎□□以千金购为小史。侍郎今以家难从戍。】

破楚门前顾曲迟，秋三夏五去年思。经师飘泊空都养，烟月江南擷笛悲。【去年五月、九月，两过苏州。客招顾曲，问集秀部，于春夏之交散矣。】

旧院湘兰剧可哀，当年达子忆低徊。生憎懊恼情云日，雪地风天有落梅。【余于王小庆，亦如山樵于八达子。】

阿师发褐太纷纭，黄帽红衫意不羣。度得诸天大弟子，万花应护法王云。【喇嘛僧，其衣皆红黄，其帽皆黄，如天竺僧之发褐者多矣。】

落拓山樵苦待时，《长生》本事一嗟咨。人间季子貂仍敝，看到歌台总泪垂。撩眼春光妙悟生，天然《易》理出音声。年来略解诗人意，痴妇豪僧怨女情。【向年在会城，见演《醉打山亭》，乃悟诗人所谓『悲壮』。近见韵香演《小青题曲》《游园惊梦》，乃悟诗人所谓『缠绵』。山樵解《易》，固非戏语。】

桃花那得不关心，眼底逢人语太深。生死天涯余涕泪，落红吹满旧啼襟。【□□□刺史，少年荡绮，老而不衰。尝欲为碧湘作挽词，苦思不就。余所亲见。近一二年乃见人作道学语。□□□□□□狎蕙香、小郗，于小郗之归尤恋恋。见人亦辄作道学语。】

百蝶风裙正小开，双莲金地故低徊。凌波满目生尘路，洛水神妃锦水来。【京伶装小脚，巧绝天下。谱云始于魏三。至今日尤盛也。】

麒麟绝迹桂花稀，旧样葫芦画总非。魂断阿谁刚一瞥，雪肤红透半心衣。【近日三庆部陈双喜，年未及冠，演《关王庙》一出如此。】

下场一笑总冤头，飞眼迷离更倚楼。漫道西人浑不解，春风作意送歌喉。【今问安诸习如故，惟不送果点。山西梆子部不问安，惟于声容送媚。】

立部依稀见几人，歌残红豆有余春。三年一字论花价，苦付山樵作后尘。【都

下诸伶，韵香固不愧昆旦，然纫香、蓉初、梅卿亦皆习昆曲，声容甚佳。余亦尝为一字评曰：韵香『韵』，纫香『媚』，小郢『丽』，蓉初『爽』，梅卿『婉』，桐仙『秀』，问梅『宕』，青芎『嫩』，竹香『荡』，蕙香『放』，法庆『骚』。】

拈花一笑且登场，天水风怀信老狂。已自蹉跎成倦客，不应飘泊任诸郎。谁将活色写灵雏，明月梅花照影无。水绘园荒空岁晚，陈郎风雪独江湖。【友人欲貌小郢真，竟不就。今不可得矣。】

嫩白娇红尽解愁，劳歌醉哭谱清讴。一弦一柱华年瑟，指下无端已变秋。

○疎影【用姜白石韵，为韵香题画梅】

婵娟似玉。记那年旧梦，林下曾宿。唤醒罗浮，双翠啼痕，斑斑欲化湘竹。仙云不堕春仍晚，甚处问、枝南枝北？恰夜来、墨影横斜，又是月明人独。堪叹朱颜宛转，抱清怨，瘦损眉妩孤绿。可得东风，吹汝如花，只在空山茅屋。关河日夕愁烟暗，且莫听、笛中凄曲。便算他冷艳幽芳，也半落生绡幅。

○扬州慢【小郢归后作】

华馆歌残，直沽春去，一家远上孤舟。看青天白浪，北雁点南秋。又回首，龙眠浅黛，似人无恙，残照当楼。想千年花月，都如江水东流。六郎落拓，算关山、三载羈游。记拥雪酣风，红衫紫笛，同汝清愁。蜡泪酒痕如旧，知难再、倚醉扶留。但芳龄工怨，朝朝须惜眉头。

○凤凰台上忆吹箫【□□再题莲仙画像，癸未遇洲边江姬莲莲，与莲仙貌略相似】

雪色风神，月情云态，自六年隔霞关。尚记得红衣碧榭，翠敛低鬟。怜汝芳名小字，都一样流落人间。谁堪见，泪再溅花，眉再愁山？偏令画图写出，秋波更盈盈，顾我清孱。正今日、江南水远，地北天寒。两处悲欢聚散，惊欲换、潘鬓霜斑。凭何逊，详细且话朱颜。

●《金台残泪记》卷三

华胥大夫着

○杂记

宰辅曰『相公』，援公孤之义；秀才曰『相公』，援宰辅之义，其来久矣。北方市人通曰『爷』，讯其子弟或曰『相公』；南方市人通曰『相公』；吴下自呼其子弟亦曰『相公』。京师梨园旦色曰『相公』，不知何时始，意亦子弟之义邪？

羣趋其艳者，曰『红相公』；反是，曰『黑相公』。缘京师居势要者曰『红人』，尤者曰『红人头儿』；反是，曰『黑人』故耳。近日势要转曰『阔人』，反是，曰『糜』【腐义。煤声】，而『相公』或曰『先生』矣。

南方梨园，旦色半曰某『官』。考《燕兰小谱》所记，京师昔亦然矣。当时又有曰『某儿』者，今皆去朴而文，风尚可叹！

《燕兰小谱》所记诸伶，大半西北。有齿垂三十、推为名色者，余者弱冠上下，童子少矣。今皆苏、扬、安庆产，八九岁。其师资其父母，券其岁月，挟至京师，教以清歌，饰以艳服，奔尘侑酒，如营市利焉。券岁未滿，豪客为折券桥庐，则曰『出师』。昂其数至二三千金不等，盖尽在成童之年矣。此后弱冠无过问者。自乙巳至今，为日几何，人心风俗转变若此！青芎言其离家亦九岁，其父引至闾门茶园，其师先在，出十数缗，署券即行，不以别母，心尝惘惘然。

西北早寒，凉秋九月，草上霜【裘名】翩然来矣。此后骨种、羊灰、鼠脊、獾腿、猢猻，因时递进。若乃风天倚笛，雪地传花，水獭、海龙，如云低亚。太史紫貂、宰相元狐，不足言焉。惟长夏水亭，芙蓉红飏，朱阑五六，照映玉颜，则尽以白袷侍青樽也。今春特禁服色，旬月间汰侈少减。

王桂官居粉坊街，又居果子巷。陈银官尝居东草厂。魏婉卿尝居西珠市。今则尽在樱桃斜街、胭脂胡同、玉皇庙、韩家潭、石头胡同、猪毛胡同、李铁拐斜街、李纱帽胡同、皈子庙、陕西巷、北顺胡同、广福斜街。每当华月照天，银筝拥夜，家有愁春，巷无闲火，门外青骢呜咽，正城头画角将阑矣。尝有倦客，侵晨经过此地，但闻莺千燕万，学语东风，不觉泪随清歌并落。嗟乎！是亦销魂之桥，迷香之洞邪？

右安门俗曰『南西门』，陶然亭在门内一里许。康熙间江某所建『尺五庄』，在门外一里许。乾隆间旗员所建。秋前春后，庄角亭头，水碧衣香，花酣马醉，殆无虚日。庄外宴游之地，即『小有余芳』，水榭竹篱，颇似江南邨落。每于东风三月，游丝送燕，碧荷一雨，返照传蝉，使人渺然有天涯之感。谁家团扇，几日冰盘？回头若梦，岂必在长板桥边丁字帘下邪？

去『小有余芳』一里而近，三官庙在焉。海棠十四、五株，高四、五丈。花时移尊，半士大夫。若乃香车载至，绛云堕衣，风燕亦双，洞箫不独，烂醉司空，固亦闲事。有醒眼而过之者，倍增惆怅耳。

枣花寺三月牡丹，悯忠寺九月菊花，皆极盛。以寺僧禁酒，故无醉卧绮云香雪下者。然斑骓则亦骏骏矣。文昌会馆、财神会馆在宣武门外，天和会馆、浙绍乡祠在正阳门外，梨园馆在绿寿堂【今曰『荣寿』】之北，燕喜堂在宴汇堂之东，相去约一、二里。诸贵人宴集三会馆，二徽班【春台、三庆】为盛介眉设醴结发，飞觞之外，大抵停云祖道，旧雨洗尘。主原醉石之髡，客总分金之鲍。而其时笛交肉奋，璧人或感折柳之悲；鼓报声阑，星使或订催花之信。固征歌之韵地，亦表色之情天。昔唐宋尚贵内迁，元明渐荣外擢。至于今日，外之

末吏，富于内之通侯。傥以饩宴为雉媒，欲对歌筵叹鸡肋。积重之势，相习不回，有心人则隐惕之矣。

听歌而已，无肆筵也，则曰茶园。园同名异，凡十数区。而大栅栏为盛。当夫夏山欲雨，快雪时晴，天如读画，马亦愁春。于是大鞍竞载，高座争先。门爱下场，几个忆收场之日？乐交中轴，此时来当轴之人。大抵天上星郎，都凜韬光之戒【六品以上诸公入茶园，先摘藏其顶】；海边蛟客，每余坠泪之情【乡会试报罢者，每入茶园】。若夫逐臭钱神，乞余门客，裳楚楚而叹蜉蝣；尾绥绥而怜狐狢。是故转喉车子，傅粉何郎，眉语双通，目成一顾。聊复尔尔，辄唤奈何；对此茫茫，佳难再得。又有卿原怜爱，刷于摩挲，既入门而与言，非鼓簧而并坐。怅蒹葭之倚玉树，适从何来；看翡翠之戏兰苕，相视而笑。其时狡童帘角，风汉池心，皆作壁上之观，欲献掌中之舞。岂知此辈固宜高阁置之，未必仙人尽好悬楼居矣。而乃斜阳影倒，横笛声阑，携手同车，适子之馆。驼峯瑶柱，欢穷山海之珍；鹤氅貂襜，色结烟花之艳。方其豪能拇战，慧解枚藏。我见犹怜，且卧大官之瓮；何知许事，任污丞相之裊。人间皆不夜之城，眼前即长春之树。相从言笑晏晏，固有信誓旦旦也。何况率彼旷野，招我游遨；亭共陶然，芳真小有。杨花柳絮，迹飘荡以颠狂；莲子藕丝，思断续而心苦。此时香罗小扇，红纱中单，一水阑干，盈盈护玉；半风莺燕，双双向人。则有低唱入怀，浅斟消渴，拥邨下之樱桃，石虎差堪为情死；得江东之鲈鲙，季鹰那更感秋归邪【『小有余芳』食多南味】？是以始如饮醇，骨皆成醉；继如啖蔗，口不徒馋。子归而求之师，出乎尔者；鬼从而瞰其室【戏用《燕兰小谱》二鬼事】。美矣君哉！王如好色，请毋好货；臣卜其昼，又继其夜。当其乍见金夫，躬于何有？已而化为铜狄，泪不能无。故夫就道或舍车而徒，冲寒或易裘而葛。台原无恙，避债奚容？馆亦依然，忘忧不可。每遇白施俏眼，甚于阮籍之狂；青不怜袍，难于萧韶之怒。盖问月中之毋忌，缺影原多；傥忆湖头之莫愁，流波不返矣。仆本十年杜牧，前度刘郎，曾吟张好之诗，亦顾何戡之曲。试拈花于昨梦，色即是空；抚遗肋于当筵，食之无味。罔知忌讳，为此诙谐。欢乐极兮哀情多，岂必在汾河箫鼓间哉！

凡茶园，皆有楼。楼皆有几，几皆曰『官座』。右楼官座曰『上场门』，左楼官座曰『下场门』。狎旦色者，曰『斗』，争坐下场门。楼下左右前方曰『散座』。中曰『池心』。池心皆坐市井小人。凡散座一座百钱，曰『茶票』。童子半之，曰『少票』。池心无童子座，署曰『池心不卖少』。乐部登场，坐者毋许径去。署曰『开戏不倒票』。官座一几，茶票七倍散座。二『斗』每据一几，虚其位，待旦色入座问安，立于仆竖之间。无茶票者曰『听阑干戏』。茶园左右前后，皆有酒馆，又曰酒庄。一食万钱，诚销金帐邪【谓贯酒曰『记帐

』】。嘉庆间曾禁挟优入馆，未几复故。

京师乐部登场，先散演三、四出，始接演三、四出，曰『中轴子』，又散演一、二出，复接演三、四出，曰『大轴子』。而忽忽日暮矣。贵人于交中轴子始来，豪客未交大轴子已去。《都门竹枝词》所云『轴【读紂】子刚开便套车，车中装得几枝花』者是也。《燕兰小谱》作『胄子』，误。宜作『轴』。地安门外茶园一，宣武门外茶园一，崇文门外茶园一，正阳门外东茶园四，西茶园七【大栅栏凡五园，即正阳门之西也。】

《燕兰小谱》据元院本色目云：『旦之命名，义取于狽，盖狐之淫者。』余忆唐乐部称天子为『崖公蚬斗』，殆豪客称『斗』之滥觞邪？

《燕兰小谱》记甘肃调即『琴腔』，又名『西秦腔』。胡琴为主，月琴为副。工尺咿唔如语。此腔当时乾隆末始蜀伶、后徽伶尽习之。道光三年，御史奏禁。

《燕兰小谱》记京班旧多高腔。自魏长生来，始变梆子腔，尽为淫靡。然当时犹有保和文部，专习昆曲。今则梆子腔衰，昆曲且变为乱弹矣。乱弹即弋阳腔，南方又谓『下江调』。谓甘肃腔曰『西皮调』。

嘉庆间，御史某车过大栅栏，路壅不前。见美少年成羣，疑为旦色。叱之。羣怒，毁其车。今大栅栏，诸伶之车遍道，几不可行。

乾隆末，魏长生车骑若列卿。出入和珅府第，遇某御史，杖之途。此风因息。今车行皆障以青帷。

魏长生旧宅，在西珠市口。今为梨园馆，士大夫于此宴会焉。

魏长生于和珅有断袖之宠。《燕兰小谱》所咏『阿翁瞥见也魂消』是也。长生，金堂人。其徒陈银官，成都人。故当时蜀伶而外，秦、楚、滇、黔、晋、粤、燕、赵之色，萃于京师，化二人也。

数年前，有某伶为满洲二等待卫某所宠。一夕在侍卫宅侑酒，问伶嗜何食物？伶戏云：『嗜二等虾耳。』侍卫怒，遽令家奴数辈掖出递污焉。故诸伶自矜惜者，多讳言入内城。内城即正阳门内四隅也，多满洲贵家。蕙香善满郎中某，予画十数幅，每幅下蝇头楷书署曰『臣某恭进，』盖皆乾隆间内府所藏。

先朝诸王多畜乐部，父老云然。考《燕兰小谱》，有所云『王府大部』者。可见数十年来，此风已息。近年嵩祝部习小生某郎，有宠于□□王，王今薨矣。丙戌冬，内务府散供奉，梨园南返。有不返者，仍入春台诸部。今春余居樱桃斜街，三月望夜，招□□□□饮寓庐。携某郎来，即其未返者也。

纫香居小火神庙。□殿撰署其卧室曰『葆贞』。

韵香居陕西巷，室无纤尘。名书法画外，古琴一、洞箫一、自鸣钟一而已。

三月十八日，诸旦色赛会迎神，曰『相公会』。

四月初一日，礼神于通州丫髻山。

□□□太史，书法名一时。诸伶必宛转求得之。少陵云：『贵戚侯门得笔迹，始觉屏障生光辉。』岂独有井水处争唱柳屯田哉。

嘉庆初，四喜部旦色某郎，何姓，绝艳。长芦盐贾查友圻，岁予万金。约以值查侑酒，毋许先客罢。时□□殿撰方年少，见而悦之。招之至再，何恹然曰：『君京朝士大夫子弟，安所得阿通铜山？此后毋庸，但见手书，来矣。』每在查所，□□招即去。查怪之。而两人暇则相要，致出入饮食如家人焉。查转辄讽□□父□□□□。一日何使人要□□，遇□□于门，始询其实。怒甚。持其人徒步至何寓。何出见□□，瞪视不能言。乃归痛笞□□。何使人探知，大恟。贻书自引咎，且劝学辞甚挚。□□感动，后竟及第。查以亏帑数百万，入狱。查未及四十之年，耗白金至二千万。天下称『查三标子』。自大学士□文端以下，多与通儿女姻。

文端居内城，查尝饮于其宅。日夕矣，查令仆告正阳门守役，迟一时下钥。次日为御史所纠。乃言因某事欲助帑数十万，是日不出城则不得资也。其所为多类此。

韵香送余于『小有余芳』云：『达人不作痴想』。

小邨尝坐而叹息，余偶问：『何叹』？即应曰：『彼此同叹』。

道光三年，御史□□□奏永禁京师乐部。余窃谓教坊歌舞，唐代已详；院本流传，元人最着。然宋有营伎，明有乐户。故前朝达官侑酒，狎客看花。对泣青衫，总怜红粉。于优伶助谐谑而已。

本朝修明礼义，杜绝苟且。挟妓宿娼，皆垂例禁。然京师仕商所集，贵贱不齐，豪奢相尚。赵李狭斜，既恐速狱；田何子弟，乃共嬉春。盖大欲难防，流风易扇。制之于此，则趋之于彼。政俗递转之机，即天地自然之势。今欲毁竹焚丝，凭权藉力未尝不行，然以数十里之区，聚数百万之众，游闲无所事，耳目无所放，终日饱食，诲盗图奸，或又甚焉。故圣人之为治也，尝顺人情、驯民气、忍细故、全大体。夫优伶如海焉，狎者或溺，涉者或沈。虽无禁令，智者不褻裳焉。若以之纳沟渎之污，混鳞介之肆，则亦文武弛张之道，老氏溪谷之旨也。况大德曰生，习而相安，固贱贫自养之业；与民同乐，降而虽下，犹市井咸若之娱邪？今天下大计，在用申韩之法，核名实、严刑赏；用管商之法，理财用、强军国。若家习节俭，人怀教富，则本振而未无不毕，源澄而流无不清。蠹政者皆将自革，何待动白简哉？从前伯相【即和珅】贪擅，婉卿妖淫。《燕兰小谱》一书虽侈狐媚，可征龟鉴。及今利权，视昔敛抑。然汰侈未革，故余深致讥词；风俗所存，故余闲为纪录。若其无聊之语，有会之作，皆藉以写其抑塞之怀，消其豪宕之性。存而不废，天下可共知其过；婉而多怨，天

下可共原其情。嗟乎，□君之意，未始非君子，惜未及大端，尚多急务；余之此编，未始非不肖，然新书犹在，罪言久缄。穷者，时也；困者，命也。酣嬉以保其生者，酒场歌板也。感激而出之予者，谁为为之邪？嗟乎！嗟乎！

《金台残泪记》终

《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正编 燕台鸿爪集》

（清）粟海庵居士 着

●目录

《燕台鸿爪集》题词

燕台鸿爪集

赠汪兰卿云林

代郭寶岩题便面赠陈小芑庆福

访兰卿不遇

夜偕璧修、寶岩过王菊仙玉喜饮

夜邀璧修、雁汀、翊云、寶岩同梅仙鹤林、芝香玉笙、碧珊法寶、莲仙清香、菊仙，饮兰卿宅

杂诗

代寶岩赠陈素霞青莲

十一月十六夜饮、席赠潘冠卿玉香

有忆

赠张莲仿双庆

卽席赠小琴天秀

和赖榴海原韵榴海与余同寓玉极庵

赠范珊珊福喜

刘藜仙落第，归有期矣。忽作过夏之计，喜而戏赠。藜仙近与杨曼卿庆喜昵

赠汪一香全林

又赠

四月十五夜，寶岩邀同藜仙及曼卿、韵兰双林、珊珊、一香饮穉琴天然宅，席间赋

四月十九日卽席赋赠一香，时冠卿在座

赠毛莲仙广陵人

友人有所谓莲仙者，作此调寶岩，并解友人之惑

醉后狂吟

朱抱和席上晤柏芸湘霞林，抱和为索诗，赋此以赠。时抱和将出都矣

口占赠玉珊三寿

答友人问

赠李瑶卿玉庆

赠怜慧音法林，戏为叶兰谷作

闺中怀诸小史

齐朗山钱予于冠卿宅，予使陈鸾仙凤林弹琵琶，歌以侑酒

见有题小史十人甲乙于旗亭壁间者，一香乃居第九，漫赋示一香

将之楚南，留别兰卿

别一香

别冠卿

赠汪韵香双禄

别珊珊

三小史诗并引

留别诸小史

别寶岩

●《燕台鸿爪集》题词

粟海庵居士自题

马客幽州鬓欲丝，酒徒燕市少新知。半生谁觅游仙梦？一卷翻成小史诗。檀板金樽闲顾曲，隐囊方褥醉支颐。雪鸿留作他年忆，此亦天涯一段奇。

张际亮【亨甫】

击筑谁闻屠狗歌？青衫跌宕酒场多。废台风色寒云满，销尽黄金奈汝何。

斜街小巷半樱桃【石虎有僮曰郑樱桃。今都下诸郎所居曰樱桃斜街、杨梅竹斜街、胭脂胡同，其名亦颇风雅】，灯影门前马骨高。枵触人间谁市骏？不堪听到《郁轮袍》。

一纸飞传油壁车，少年曾与话天涯。顺郎可在何戡老，闲忆东京录梦华。

泽国重逢感鬓丝，旗亭纵酒负清时。更无人问黄河曲，莫怅孤鸿海上迟。【君此稿不以示人，盖忧谗畏讥之意也。故用曲江诗话，且广其意。】

鄂联

重别燕尘十七年，歌台骈簇景犹妍。难除少日嬉游习，日选名花办酒钱。

樽前尔汝话喃喃，颠倒宜人淡墨衫。同是桂郎酣舞队，有谁容易学秋帆【毕尚书号】。

休文结客兴殊佳，日逐风花上酒牌。记曩寻诗寻酒处，四更凉月樱桃街。

回环情绪忆前尘，七十二章绮语新。今后欢场当并叙，何休也是卧花人。

叶云滋【绛音】藉他檀板与金樽，排日梨园乐事论。一曲歌成王紫稼，肯将才调让梅村。

选取花枝伴酒卮，有情能脱岂嫌痴。空中色相虽无着，不是诗人总不知。
醉里思量闷里歌，客边藉此写怀多。可堪矮屋支颐夜，梦境依稀费揣摩。
闻说尚书有桂郎，百花头上占春光。欢场佳话君重继，走马看花一样忙【用毕
秋帆先生事】。

柳枝十五最堪怜，菊部中兴仗大年。从此鹁弦谱新句，赢他豪客掷金钱。
千秋此集独名家，一枕游仙拥万花。艳福中年消得着，不须短梦感天涯。
酒怀燕市未全消，又与江山话六朝。丁字帘前灯舫闹，月明好听玉人箫。
与君京辇早论心，乡国重逢醉梦深。他日软红尘再步，旗亭话旧又题襟。
苏廷魁【赓唐】

南风手妙响朱弦，目送飞鸿兴渺然。燕市交游论古调，秋心摇落待谁传？旗亭
小史霏霏玉，佛院昏鸦点点烟。一样闲愁人海阔，无端拚集鬓丝边。

张人寿【幼川】

擅场色艺各风流，一卷燕台纪盛游。莫作寻常歌馆看，诗人吟院酒人楼。
檀板金樽忆昔欢，春明花事未阑珊。石林远宦【谓芸卿】南丰去【谓少坡】
，此调逢君得再弹。

金粉繁华话六朝，清歌菊部亦魂销。箏琶顾曲开心夜，杂记还应续板桥。
十年聚散感抔沙，曾未过从紫稼家。安得京尘重捧襪，要揩老眼看枝花。
林懋勋【少唐】

金樽玉笛足风流，菊部烟花阅历周。不惜倾囊拚买笑，此生多半为情留。
寄迹天涯客思多，花晨月夕喜同过。阿侬也是钟情甚，每遇欢场唤奈何。
冶南外史

一别京华二十霜，海天回首感茫茫。文章老我知何用，歌舞如君岂是狂？芳草
有情萦别路，残花无梦驻春妆。旧人可更何哉在，梦得重来总断肠。

禺谷山人

谱燕兰。真珠圆玉润，莺语总间关。街访樱桃，台寻芍药，春明梦醒长安。想
年少不禁忍俊，纤腰扶上钿车看。明月金樽，春风银甲，倚遍阑干。今日陇头
流水，只清清泠泠，草野花蛮。白雪歌喉，紫云画态，多应改变朱颜。问谁更
啁啾尔汝，唱『黄河远上白云间』。剩得烟花南部，小传伶官。【调寄〔一萼
红〕】

●燕台鸿爪集

粟海庵居士着 东莞张次溪校录

赠汪兰卿【云林】

拨闷来寻菊部头，看场斜日小勾留。细腰鼓响明妆出【花鼓】，恼乱南朝许散
愁。

悄访仙人十二楼，流萤相引月华幽。彩云缥缈羊车远，懒醉他家白玉钩。
五铢新换上青衣，入座翩然色欲飞。妙绝胡荈随手撒，四筵颠倒沈元机。
道是无情却有情，醉中意态不分明。玉山欲倒偎肩坐，絮语凭人唤小名。
雪藕浮瓜冰齿凉，云浆一盏许亲尝。汝南鸡唱空归去，笑煞斑骓送陆郎【谓陆三彤甫】。

一方罗帕付相思，入手闲搓半晌痴。争得才如虞学士，杏花春雨绣新词。
代郭宝岩题便面赠陈小芎【庆福】

曾探恒春树底花，残宵错叩几人家。玉香独见拖鞋出，鹦鹉传声唤客茶。
别抱琵琶剧可怜，渭城春泪滴铜仙。谁知换羽移宫后，转觉新弦胜旧弦。
南朝风貌阮何双，花影笼身捧玉缸。惆怅夜深连璧去，空余凉月照纱窗【兼谓兰卿】

荳蔻年华芍药时，二分明月系相思【小芎，广陵人】，风情可似王秋柳，手写灵雏便面诗。

访兰卿不遇

岂比浮华着口边，私期密意款云仙。十千难兑余杭酒，一曲空歌相府莲。天上寄愁应有地，水中捞月亦无缘。六张五角平生惯，甘被花枝笑独眠。

夜偕璧修、宝岩过王菊仙【玉喜】饮

有闷能消醉，无聊始纵狂。佩壶同楚客，睹酒就王郎。绛蜡连番翦，黄花作意香。天涯殊未料，容易过重阳。

夜邀璧修、雁汀、翊云、宝岩同梅仙【鹤林】、芝香【玉笙】、碧珊【法宝】、莲仙【清香】、菊仙，饮兰卿宅

碧云尽卷绛河明，手轴犀帘挂曲琼。映烛愁看花影乱，倚阑笑指月华生。人疑羣玉峯头见，身似山阴道上行。若把浮名轻换却，千秋齿冷柳耆卿。

杂诗

梦里时时为破颜，相思不断玉连环。得人怜处无多子，只在凝眸一笑间。
一朵幽兰细自怜，荡愁惹思入吟边。输他骢马朝天客，早办初明十万钱。

代宝岩赠陈素霞【青莲】

矫矫朱霞客，英英白石郎。折琼雕楚佩，擘锦制秦裳。舞态黄鹅跌，歌声赤凤翔。
招邀看卫玠，消息报王昌。杯唤传鹦鹉，裘拚曲鹧鸪。到门疑月堕，入座俨珠光。
欸欸随调笑，依依道胜常。苾刍思败道【性天禅师】，羈屑忘离乡。皂鹤翻新格，红螺醉渴羌。
自甘当百罚，不觉过三商。家近涂金塔，居连解玉坊。车听停翠幃，梦许到红墙。
小别魂犹绕，重寻眼更狂。酪奴清一呷，灯婢灿双行。郁烈芳松枕，雕鏤蹙柏床。
未亲鄂君被，空接令公香。促去愁天远，归来觉夜长。游仙一百首，私咏替曹唐。

十一月十六夜饮、席赠潘冠卿【玉香】

赵氏连城璧，当前快一呼。如何歌得宝，久使叹遗珠。启棨光难定，盈怀暖欲苏。亟宜焚意可，莫便赠文无。静听莲花漏，低斟竹叶壶。酒香怜客醉，灯影笑僧癯。尚恨邻难买【冠卿新移寓韩家潭，其旧居与玉极庵邻】，犹欣愿未孤。回头语燕石，始妬伴狂奴。

有忆

衔雨歌唇湿，裁云舞袖新。芳兰何竟体，明月可前身。别乍回肠急，思多入梦频。谁呼赤丁子，为致白茅人。

赠张莲仿【双庆】

云肩合袖隐花裳，鬓朵珠翘堕马妆。拚得思量抛得恨，可怜何晏换闺装。

卽席赠小琴【天秀】

电醮千锤以建瓴，龙头快泻不教停。幻云娇玉知多少，旗鼓谁当小酒星。

和赖榴海原韵【榴海与余同寓玉极庵】

玉梯横绝广寒楼，自向云溪觅醉侯。腕底麟毫埋秃笔，腰间虎气閤纯钩。急呼白堕狂濡首，低拍红牙缓转喉。三万六千场可准，飞鸿身世付悠悠。

铁凤玲瓏钟盘沈，双林夜午绝招寻。煨垆芋熟邀僧话，欹壁灯残伴月吟。笑我枯蚕痴作茧，逢君焦尾忽知音。天涯结客须豪饮，肯学扬雄着酒箴。

童子无方心自安，乾坤更有醉乡宽。拈花不碍传真谛，化炭谁曾污内丹。张绪风流殊楚楚，邺侯骨节最珊珊。迦陵何福能消受，拥得云郎恣眼看。

燕市明灯夜欲中，荆高旧侣一樽同。纵非贯酒金貂客，难得行觞玉雪童。座少车公先兴尽【昨同宝岩饮，招榴海未至】，诗惊王播值纱笼。何时重画旗亭壁，尚有双鬟语未通【榴海道重庆部研香、顺林色艺俱绝】。

赠范珊珊【福喜】

余自去腊九日，识珊珊。与之宴饮流连，殆四阅月，未免有情不能已已。爰摭本事，得诗二十章，聊抒予怀，未罄彼美也。

帘前半面便魂销，急倩青禽宛转邀。捧定琼姿看初日，不虚人道阿龙超。【宝岩性天恒誉珊珊，一日见其褰帘窥客，流目送盼，宛宛可怜。真云韶翘楚也。】

歌台绛树曲将残，犹自当前一见难。可是将身比明月，不教依近许依看【识珊珊次日，闻其当演杂剧，因往观，期一面。乃珊珊不知余至，未得促坐款谈，怅然而返】。

颦轻笑浅欲拚娇，握手凭将软语挑。如此丰神宜饮酒，肯教辜负可怜宵【夜过珊珊，许啜茗小坐。因留饮，并招冠卿】。

鹤氅飘然望若仙，瑶林玉树共标鲜，琅琊诗思无人会，拥鼻微吟快雪天。【珊

珊、冠卿，踏雪来寓。因忆王次回集中『冲寒越显凝酥面，避雪微欹削玉身』二语，为之低吟者久之。】

金叶初拈指未匀，欲翻红鹤问频频。藉将瘦语通微谑，一窗秋眸溜杀人。【珊珊不解叶子戏，泥余教之。】

梵宫咫尺接仙居，桐树门前顾不虚。记得那宵残月里，归来逢着六萌车。【余万玉极禅林，与珊珊相邻并。】

憨态灵心迥不羣，乞书索研独殷勤。最怜弄笔明窗底，弱腕斜挥五朵云。【珊珊以其姓字作押，颇工妙，来辄书满纸。】

临行泥饮玉交卮，欲却还羞又莫支。意里明知依左袒，道依百罚不攒眉。【珊珊辞将归，宝岩强之饮。珊珊顾谓余：『君命饮几何则几何矣。』嗣尽三罍而归。】

酒酣意态剧轻狂，玉白花红较短长。一语撩人真绝倒，请将汤饼试何郎。【宝岩称莲仙之美，珊珊讥其傅粉。宝岩因戏之曰：『子得无犹是耶？』珊珊请即齍面看如何。】

钿辇初散漏声稀，乘兴还来撼凤扉。怜我连宵通未睡，背人只道不如归。【同珊珊酒楼小饮归，复偕宝岩过访，令出酒作长夜饮。珊珊知余数夕纵博未卧，阻勿再饮，因归。】

归来睡眼已麻茶，谁料重餐脸际霞。我见道儿未尝足，莫嗔动即到君家。【归已脱衣卧矣，复被榴海促起往饮。】

祇言蠲忿有灵犀，不道重逢尚勃溪。两小无猜终一笑，解围亏煞玉东西。【珊珊、素霞酒间偶忤，他日尚未释然，余擎杯酒，左右令饮，始同展笑如初。】等是楞严十种仙，玉郎【谓冠卿】相见倍相怜。酒边连臂争调谑，曳雪牵云唤不前。

街头火树息银花，屈戌轻敲索鬪茶。钿笛无声宵似水，璧人随月落谁家？【元夕访珊珊不遇。】

蝶使殷勤几往还，认香猜影意回环。萧韶不作分身将，恰恼江南庾子山。【榴海、宝岩招小琴、素霞皆来，独珊珊留他处，屡催不至。】

意钱旁舍闹如雷，射覆当筵冷似灰。怪底一双惊蛱蝶，几番飞去懒飞来。【同榴海、宝岩就珊珊饮，榴海招韵珊、双禄，适有博者，亦其素识，两地周旋，座中颇形寂寞。】

锦髻红褙唱鹧鸪，正欣得见雪肌肤。无端被客拦教饮，错过当前一斛珠。【珊珊演《山歌》一出，恒卸相服以自矜衒，余未之见也。偶过梨园，闻当演是。会被胡晓槎挽入酒肆，珊珊登场而余已去矣。】

邂逅勤斟酒一巡，何来飞鸟亦依人。【都中谚语，以与彼辈不期而遇为『飞来

凤』。】星星细语深深恨，桃核中间别有仁。【同冠卿饮某处，与珊珊遇。】沈腰骤转动星眸，嗔向人前作闹侯。何意肯当三爵后，身同楚水入淮流。【珊珊颇自矜持，一日酒坐，顿易旧观，意殆醉也。】

真珠密字写乌丝，碎事零星只自知。谁似西川杜工部，等闲漏却海棠诗。【寶岩谓余独于珊珊无诗，故云。】

刘藜仙落第，归有期矣。忽作过夏之计，喜而戏赠。藜仙近与杨曼卿【庆喜】昵

杜鹃啼月客思家，谁悟当归作计差。我爱三山狂小四，勾留一半为杨花。【心香先生自称刘四，有『不敢骂人』印，藜仙亦第四，有『小四』印。】

赠汪一香【全林】

学得铜鞮第一歌，前身莫便是韩娥。回腔入破摧藏久，煞调添声顿挫多。清历语音如戛玉，轻盈体态不胜罗。世间只有情难遣，玳瑁筵前奈汝何。

玉李星低烛影红，帘钩惊响见秦宫。含情偶授兜罗手，不语频回翦水瞳。凤纸招来愁缓缓，羊车捧去苦匆匆。低头欲下曹邱拜，石烂难忘说项功。【珊珊善一香，屡向余称其长。昨饮珊珊宅，复以为言，因招之至。】

又赠

闪电窗前月似潮，独骑白凤下三霄。投壶勾得羣仙笑，乱掷莲花五十骹。南山种豆唱乌乌，一吸何妨罄百觚。却恐白云人醉死，顿将玉手夺银壶。金筒私递语函胡，碧唾黏香醒酒无。从此相思消不得，残宵愁对淡巴姑。四月十五夜，寶岩邀同藜仙及曼卿、韵兰【双林】、珊珊、一香饮釋琴【天然】宅，席间赋

劝君满酌金屈卮，听我狂歌金缕衣。如此良宵如此酒，人生能得几多时。

四月十九日即席赋赠一香，时冠卿在座

雨后半轮月，相随到绮疏。有人深妬汝，何意又怜渠？骨弱花难匹，肤清玉不如。谁能辞酩酊，一笑百砗磲。

赠毛莲仙【广陵人】

本是琼花种，何来得两株。名羞盲子夏，【三庆部有清香者，亦字莲仙。目短视，某赠诗有云『慧眼能开一寸光』者是也。人因呼莲仙为『小清香』以别之。】曲擅小单于。【打番】，舌底回文锦，胸中记事珠。兼能谙食法，请客好监厨。

友人有訾莲仙者，作此调寶岩，并解友人之惑

莲仙姿态耐人看，无怪濂溪割爱难。佳境可能同噉蔗，当门何至遽锄兰。满轮月肯教星替，径寸珠谁向雀弹。妙语解嘲齐一粲，风吹池水孰相干。

醉后狂吟

未容俗眼识狂奴，快意当前拍手呼。飞上青天抱明月，车干海水看珊瑚。琼舟花泛双骰酒，银管尘飘一串珠。归制樱桃新乐府，更扶残醉问吴趋。

朱抱和席上晤柏芸湘【霞林】，抱和为索诗，赋此以赠。时抱和将出都矣
赤城天半起朱霞，回首天台万里遐。十色九光描不尽，错教小谢擅诗家。

口占赠玉珊【三寿】

十指纤纤软玉枝，当筵蘸甲捧琼卮。不辞一吸西江尽，愁绝姜芽欲敛时。

答友人问

蝴蝶庄周都有情，移居喜近廿兮城。狂呼何与旁人事，痛饮焉知后世名。自料羲之当乐死，更怜叔寔独神清。麻姑送酒长源笑，笑指花梢月又生。

赠李瑶卿【玉庆】

红罗百匹柘枝颠，何处闻歌不可怜。一串明珠抛更转，几人得似李延年。

赠怜慧音【法林】，戏为叶兰谷作

纤弱乍逢疑善病，温存一见许多情。石林居士风旛动，六尺桃笙梦不成。

闺中怀诸小史

小衙如弦矮屋开，此闲难遣酒人怀。漫将皂盏成孤醉，安得鹅笼带尽来。头上焰光劳想象，梦中颜色动疑猜。朦胧睡眼揉难醒。讶是东邻趁月回。

齐朗山饯予于冠卿宅，予使陈鸾仙【凤林】弹琵琶，歌以侑酒

仙云扰扰玉亭亭，劝酒鹂弦不暂停。月底恰宜歌宛转，樽前惟解醉沈冥。空花现影原无着，短梦催人苦易醒。他日重逢谁料得，可怜潘鬓渐星星。

见有题小史十人甲乙于旗亭壁间者，一香乃居第九，漫赋示一香

尽将珠玉付量称，十客推排若足征。数到元长偏第九，世间月旦更何凭。

将之楚南，留别兰卿

三眠三起亦何心，回首金城思不禁。苟令熏垆空自爇，王公玉枕杳难寻。人间路有燕台远，望里情如楚水深。从此懒书换鹅帖，记携丝竹醉山阴。【兰卿喜草书，余教作鹅字。】

别一香

杜宇声催柰若何，尊前不觉唤荷荷。回眸再认凝酥面，入骨难忘散雪歌。【《赶三关》】背影浅斟推我醉，斜肩悄语怕人多。销魂滋味非今日，更遣江郎赋绿波。

别冠卿

一度相看一惘然，清愁冉冉思绵绵。催将去后难成醉，行近前来便可怜。墮落几时容脱劫，思量无计得升天。填胸此恨凭谁诉，不独离歌惨别筵。

赠汪韵香【双禄】

昔艳花游曲，今逢玉骨仙。芙蓉岂初日，杨柳尚当年。早抱三生愿，虚留一面

缘。谁如房次律，终始得相怜。【谓某】

韵香，一香之兄也。一香白皙纤长，巧笑善睐。然燕、赵丽人，虽极妖冶，而温雅之态不足。韵香独以韵胜。道光戊子夏秋间，余以应京兆试，客都门。韵香年十四矣。见其演《花鼓》一出，柔情绰态，冠绝侪偶。眠梦中啧啧不置。迄今四年矣。然当朋饮，商佐酒者，或举韵香，余辄乱以他语。迫之，则曰『待吾行，当与饮』。众以余口噤之而已，后遂无言韵香者。壬辰九月，京兆报罢，先出都二日，夜偕赉唐、竇岩过珊珊，遽折简召韵香。时韵香尚羁他所，未能即来。彷徨凝伫，惟恐其不至。众为愕眙。独珊珊竖一指目余微笑。余颌之。盖珊珊以是测余之将行矣。呜呼，结三年之铁网，只为珊瑚；泻百斛之珠尘，敢遗明月。乃待檀公计定，院籍途穷，始与侧帽花谈，倚裳月坐。攄怀未罄，握手遽离。余独何心为是不情哉。因成短什，聊当劳歌。兼示珊珊，当同惘惘已！

对影闻声意早移，招邀何事待将离。春蚕作茧先防缚，秋蝶寻花敢恨迟。市骏终偿怜骨愿，画龙恰到点睛时。多情转似无情极，只许铜盘绛蜡知。

别珊珊

都护歌残剑气盘，买丝合绣范珊珊。腹中鳞甲攫人易，皮里阳秋可意难。笑我尚余狂态在，【昨珊珊谓余曰：『君尚能狂耶？』】得卿只当酒徒看。虺蛇酷有相怜处，莫怪临分两黠欢。

三小史诗【并引】

一香与其兄韵香，同属春台部，先后齐名。足微蹇，登场促步若横行。然趁作姿媚，转益其妍。京师尚楚调，乐工中如王洪贵、李六，以善为新声称于时。一香学而兼其长。抑扬顿挫，动合自然。口齿清厉，又燕产也，昵昵作燕儿女子恩怨尔汝语：声情曲肖，令人心动。时无出其右者。一香不好与众狎，众谓其特长而傲，咸嫉之。独珊珊与之善，极口称誉。座有一香，欢笑辄倍于平时。珊珊不甘居人下，何倾倒一香如是？言曰：『不知子都之美者，无目者也』。彼珊珊者，殆不甘为无目人哉。

镜里轻鸾舞，琴中大蟹行。憨传儿女态，凄动别离情。郢曲声声妙，燕言字字清。怪招同伴妬，早掩阿千名。

冠卿闻本良家子也，戍削明靚，口微吃而善歌。眉间时形恨色。诘之，辄强笑语，终不自明。余以是怜之。师贫，服饰苦旧。莲仙常讥之。然不以掩其美也。冠卿尝属余为推算星命，余漫应之。忆去秋，歌楼遥见，即为心醉。适屡有从旁挠之者，迟至仲冬，殆从欸洽。是区区燕聚，迟速间亦若有数存焉，况其它乎！数不可变，命不可夺。冠卿之为冠卿，诚其命也。虽然，美伶艳倡闾然不彰者，古今不知凡几，而冠卿独能以色艺倾动一时，其亦可以无恨矣。

眉黛愁含思，腰肢瘦着人。莺喉圆善转，燕语急难匀。自有西施美，何妨南阮贫。幽香非俗艳，生及菊花辰。

珊珊温雅可念，然有所忤，辄形于色。好使酒骂座，有灌夫风。尝与优劣诸伶，心折一香，而韵香次之，余皆羞与伍。余前诗所云『腹中鳞甲攫人易，皮里阳秋可意难』，指此也。珊珊善谈笑，余好与语。一日从容谓之曰：『子齿亦长矣，不当自为计耶？』珊珊凄然曰：『如君言。谁肯以千金相赎者？』珊珊意盖嘱余。余谢曰：『吾不能。若豪华子，日与若辈相征逐，其能视眉睫为俯仰者，恒倾囊与之不少吝。子则谁肯以千金相赎者？』语未竟，珊珊慨然曰：『已已！命也。吾弗能改已。』时其同列，色艺或与埒，或且逊之，而声价每出其上。非其不自贬损以取合于时，有以致之耶？余于一香取其姣，于冠卿取其婉，于珊珊取其狂。呜呼，若余者，非珊珊之知己欤！

独解怜真色，终难和众香。我看偏妩媚，人道太轻狂。一柱非无观，千金未有方。佩刀持赠意，知为割愁肠。

留别诸小史

何福能消倚玉缘，痴心但祝月长圆。欢场放手无三日，酒国遨头近一年。见惯浑忘谁主客，情多都觉费周旋。花间暗把香名记，恨未书残九万笺。唱彻阳关酒半酣，夕阳影里暂停骖。梦回春草人千里，情在桃花水一潭。蜡泪有心怜杜牧，歌喉无处觅何戡。天教重踏长安路，认取当年熟魏三。

别寶岩

黄菊初花蟹正肥，等闲分手出星畿。与君直是同功茧，一样疏狂一样归。

《燕台鸿爪集》终

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正编 辛壬癸甲錄

（清）蕊珠旧史（杨懋建）撰

●目录

辛壬癸甲錄

●辛壬癸甲錄

蕊珠旧史

道光丙申，春试报罢，余出居保定。适有小伶翠林，新自京师来，自言旧隶春台部。捧纨扇，乞填〔柳梢青〕词一阙。既而曜灵西匿，华灯继张，催花传笛，豪饮达旦。酒酣，相与纵论春明门内人物，乘醉捉笔，为《长安看花记》一册，授之。自序曰：『仆今说现在法，故但据目前为断。』虽第一仙人，广大教化主，如梅鹤堂之韵香，亦不得阑入。体例然也。嗟夫，仆年三十矣！万里未归，二毛将及，每念陈同甫『华灯纵博，雕鞍驰射』之语，能不怦怦。唐人王之涣与高适、李益、王昌龄辈，旗亭画壁，至双鬓发声唱『黄河远上白云间

』之句，抚掌曰：『田舍奴，我岂妄哉！』诸伶官罗拜遮邀，尽醉乃罢。此千古美谈也。仆以负俗之累，久作寓公。日月逾迈，英雄儿女，一事无成，遂有燕市酒人之目。及时行乐，排日选欢，无过藉彼柔情，销我豪气。而任性疏脱，惯无羈检，虽不至如翁铁庵遽遭怡园爆竹炙面。【《藤阴杂记》：康熙朝，宛平相当国。元夕张灯，翁铁庵太史乘醉踏月，过青箱堂门外，适值怡园歌姬归院，避之不及。从者怪其平视，以爆竹炙面而归。】然黄仲则粉墨淋漓，歌哭登场，【乾隆间，武进才人黄仲则，名景仁，居京师。落落寡合，权贵人莫能招致之。日惟从伶人乞食，或竟粉墨淋漓，登场歌哭，如唐六如、张梦晋大雪中效乞儿唱莲花落故事。详余所为小游仙诗第一首注。】秀师拈槌竖拂，见诃者屡矣。尝自署大门曰：『南国衣冠，西京轮盖；东山丝竹，北海壶觞。』寻复易之曰：『敢拟蓬莱夸白傅，聊将丝竹慰苍生』。又集宋人句为楹帖曰：『书卷五千谁入室，【陆放翁诗】酒徒一半取封侯。』【刘龙州词】又集慢词长句云：『仗酒袪清愁，花销英气；【姜白石〔翠楼吟〕】纵家传白璧，谁铸黄金。【张弈山〔渡江云〕】英雄习气，豪杰初心，情见乎辞矣。中秋后，杖策卢龙塞上，边关风月，感慨尤多。《扶风豪士歌》不堪更读，因自榜所居曰『梦侠情禅室』。九月三日，秋窗听雨，用吴谷人祭酒〔高阳台〕韵曰：『一桁帘垂，一枝灯剪，如烟如梦光阴。又近重阳，秋痕易上秋襟。角巾已悔浮名误，甚传杯还劝深深？奈秋声，不住如箏，弹破蕉心。客船换尽歌楼味，渐微寒斗帐，不耐罗衿。纵逼中年，谁曾惯听秋砧。樱桃记否开奁处，润琴弦、煮梦沉沉。剩今宵，笛里霖铃，自谱微吟。』【时方学歌《长生殿 闻铃》〔武陵花〕一出。】安定郡王《侯鯖录》载：『魏城君谓东坡曰：「秋月色不如春月好。」王子霞则谓：「奴所不能歌者，是『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坡笑曰：「我方悲秋，汝又伤春。」」案：《毛诗》传：『秋，士悲；春，女悲。』理固宜然。惟是言者心声，与境推移。长笛一声人倚楼，断非谢镇西着紫罗袴褶，据胡床，临城楼北窗弹琵琶情态。倘使桓子野闻之，亦当但唤奈何而已。仆以辛卯六月离家园，今计当俟明年戊戌试后，乃得南归。倭指正合八年之数。回忆壬辰入都时，有『辛壬癸甲』之语，殆为之兆也。五载长安，四番矮屋。文章憎命，魑魅喜人。京洛缁尘，遽集衣袂。刘伶荷锸，毕卓盗瓮，阮籍眠炉，大抵有托而逃。古今伤心人岂独信陵君？醇酒美人为不可说、不可思议哉。屠门酤肆中，酒食游戏相征逐，阅人多矣。物换星移，风流云散。岐王宅里，崔九堂前，梨园菊部中老辈，存者寥落如曙星。昔乾隆年人，得吴太初郡丞撰《燕兰小谱》以传，嘉庆间虽有《莺花小谱》之作，今寂无闻焉。传不传固有幸、有不幸耶？近年《听春新咏》《日下看花记》及时品中人物，余已多不及识。以余所识诸人，今亦半成老物。倘

不及今撰定，恐更十年后，无复有能道道光年太平盛事者矣。丁酉入春以来，彤云酿雪，峭寒特甚。帘衣碎地，愁春未醒。西望帝城，好春如海。剪灯命酒，坐忆故人。各为撰小传，命之曰《辛壬癸甲录》。志缘始也。何平叔景福殿赋辛壬癸甲，为之名秩。断章取义，于文亦词，是为《长安看花记》之前集。其中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又异辞。善善从长，弗为溪刻。世之有心人，于寒夜重合，玉帏四垂，麤■〈登毛〉重叠，烧椽烛四、五枝，参差列几案，设大小宣炉数事，选沈水结隔砂蒸之，温香静对，魂梦俱适。旁有知心青衣如紫云其人者，方且拨鼎中兽炭，暖越中陈冬酿，于梅花水仙影中，按拍引曼声，度〔赏花时〕北曲。不觉欣然，为浮大白。又或清暑招凉于竹林深处，六扇文窗，茜纱尽拓。簟文如水，帘影如波。以大白瓷盂，贮新汲井华，水浸荔支三百颗，与调冰雪藕之人一同啖尽。已乃闻瓶笙声，水火相得，吟啸互答。当此之时，展此录、此记读之。此中有人，呼之欲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夕阳一片桃花影，知是亭亭倩女魂。是耶？非耶？以视落花时节，相逢定何如耶？中和节后三日，春风加厉，阴霾竟日，日色皆黄。窗纸淅淅作秋声，百花生日近矣。『二月边城未见花』，今始信然。排闷折纸，自咏自写，遂已褻然成帙。昔余澹心之作《板桥杂记》也，援道君在五国城作《李师师传》为说，岂非以『佳人难再』，故作此情痴狡狴耶？余读《竹垞词集》，自题〔解佩令〕曰：『十年磨剑，五陵结客，把平生涕泪都飘尽。老去填词，一半是空中传恨。几曾围、燕钗蝉鬓。』

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落拓江湖，且分付、歌筵红粉。料封侯，白头无分。』抗节长吟，不觉唾壶击碎。呼童子起爇火，炙秫齐半罍，慨然醕三爵。起，奋笔题门曰：『燕巢岂足乐，龙性谁能驯？』呜乎，我辈钟情，狂奴故态，一时呈见矣。书之当佛前发露忏悔。

梦侠情禅室主人蕊珠旧史记。

余读冯子犹所作《爱生传》，不禁痛哭流涕，长太息也。子犹之言曰：『天之纵生以慧者，适以祸生。而嗇生以寿者，安知非所以怜生而脱之？』呜呼，千古伤心人，当万万无可奈何之时，往往故作达观，强为排遣，大都有此奇想矣。余自壬辰入春明门，日居月诸，岁不我与。郁郁无聊，颓然自放。所识第一仙人曰韵香。韵香者，林姓，吴人。来京师隶嵩祝部。于时京城歌楼擅名者，分为四部：曰『春台』、曰『三庆』、曰『四喜』、曰『和春』，各擅胜场，以争雄长。嵩祝部既寥落不能自存，部中人稍稍散去。其教师父老，乃复招集后生子弟别为一队，曰『小嵩祝部』，其中皆雏莺乳燕，呢喃学语。当筵顾曲，聊资笑噱。但堪抚掌，不值缠头也。韵香新从姑苏来，居传经堂，名曰鸿宝。传经堂故多佳子弟，道光初年二『双』、三『法』皆出其门。自乾隆间

，蜀伶魏长生在双庆部，其徒陈漾碧在宜庆部，相继作秦声以媚人，京腔以次销歇。寻又有侍御于酒座批小生颊，遽登白简，落职去。由是朋酒之宴，相戒无敢复听王府大班者。今日惟和春尚是王府班，然吹律不竞久矣。四喜为嘉庆间名部，乃道光以来，部中人又多转入春台、三庆部。《都门竹枝词》所云『新排一曲《桃花扇》，到处哄传四喜班』者，今亦歌板酒旗，零落尽矣。一时征歌者必推春台、三庆，翕然无异词。辛卯，仪慎亲王生辰，征嵩祝部入府承值。鸿宝与上寿，捧红纸目录乞赏戏。吾乡林大令星舫时为王子师，一见诧曰：『此子不似若辈中人。王夫人有林下风，庶几近之矣。』鸿宝学歌舞才两月，即出临红氍毹上，按节度刂，铢黍不爽。而其秣纤得中，修短合度，进止动静，妙出天然。楼上下万目、万口、万手，啧啧称叹『是好郎子！』嵩祝部一时声誉顿起。座上客常满。有隔日预约，不得入坐者。从此征歌舞者，首数嵩祝，不复顾春台、三庆矣。今距韵香之没，踰三年。春台、三庆，名辈林立，且多后来之秀。望之如芝兰玉树，森列庭阶。而嵩祝座中人，不少减于畴昔者，韵香为之也。韵香既数奇，失身舞裙歌扇间，居恒郁郁不自得。虽在香天翠海中，往往如嵇中散土木形骸，不假修饰。而何郎汤饼弥见，自然知安仁羊车，良非虚语也。既工愁，复善病。日日来召者，纸片如山积。困于酒食，至夜漏将尽，犹不得已。每揽镜自语曰：『叔宝璧人，则吾岂敢。然看杀卫玠，是大可卢。』岁甲午，三年期满，将脱籍去。其师黠入也，密遣人自吴召其父来，闔之别室。父子不相见，啖以八百金，再留三年。既成券，韵香始知之。慨然曰：『钱树子固在，顾不能少忍须臾耶？』乃广张华筵，集诸贵游子弟，筹出笼计。得三千金，尽举畀其师，乃得脱籍去。于是定居臧家桥玉皇庙侧，署所居室曰『梅鹤堂』。其父故庖人也，时自入厨下调度，以故韵香家馔清旨冠诸郎。于时文酒之会、茶瓜清话，必在梅鹤堂。韵香周旋其间。或称水煮茶，或按拍倚竹。言笑宴宴，诚升平之乐国，欲界之仙都矣。而愁根久种，病境已深，居三月而疾作矣。疾不半载，竟死。死之日，扶病起，誓佛曰：『泪痕洗面，此生已了。愿生生世世，勿再作有情之物矣。』呜呼哀哉！先是香山郑舍人云巢【廷检】，以韵香幽忧之疾不得瘳，谋所以乐之者。因授之以阿芙蓉膏，曰：『此泰西隽品，嵇含《南方草木状》，刘恂《岭表录异记》所未及详者也。』夏之日，冬之夜，欢愉嫌短，寂寞怨长。当此之时，于画阑青琐、重房曲室中，设七宝九华帐，四角悬百结流苏，四垂花朵，中央爇长明九微灯，角枕烂然。茶前酒后。轻拢慢捻，珍珠一滴，甜香四喷，吐纳烟霞，呼吸沆瀣。风生腋，露在掌，无此味也。毕吏部自言『持螯把酒，便足了此一生。』惜尔时未解此味，可更名『软饱』曰『软醉』。余粤人也，餽子粤产。倘愿长醉不愿醒，以此物了此一生，胜作酒人多矣。大火西流，凉风始至。

纸窗竹屋，静对一灯。室中常作风过伽楠、露沃蔷薇，热磨琥珀，酒倾犀斝之味。韵香于此欣然，意良得。其冬，有人自粤中携精品百两来。云巢以二百四十金售之。以是日日在氤氲世界中。维摩病榻，热恼顿消。亦谓便足了此一生矣。无何，云巢以病死，三日，韵香亦死。时道光十四年十二月也。年才十八。呜呼哀哉。昔刘孝绰第三妹令嫻谏徐悱曰：『霰碎春红，霜凋夏绿；如听春鹃，如闻秋猿』矣。近日徽班习气，好买十岁小儿，教之歌舞。黄口乳臭，强使登场，伊吾如背书，应弦赴节，尚不能解，何论传神写照矣。韵香以成童之年，始来京师。从师学无几时，即以其色艺倾倒都人士。从此宾筵客座，招邀无虚日。油壁锦障，六街九陌，车如流水，马如游龙，招摇过市，日日如坐云雾中。夜分来归，则已绛蜡高照，红梁宿酝，茗谈瓜战，延伫已久。绝缨错舄，纸醉金迷，卜昼卜夜，欢乐未央。他人所叹羨、企望不能得者，韵香当之。乃出亦愁、入亦愁，以故不得更竟其业。仅以《卖荷》《偷诗》《吞丹》三出擅名。每当广厦细旃，长笛一声，四座寂然，无敢哗者。目有视，视韵香；耳有听，听韵香；手有指，指韵香。一似祇应天上、难得人间，觉此身在绛霄碧落间。所谓玉殿吹笙第一仙，十四楼中第一声。昔人论文，谓单词只字，自足以传信。知贵精不贵多矣。其人肉与骨称，态与体称，神湛湛如秋水，气温温若春兰。使宋玉、陈思见之，当恨不为作赋。吾师吴学博石华先生尝言：癸未归舟过无锡，访清微道人【比丘尼，王姓，名岳莲，『韵香』其字也】于福慧双修庵，命其女弟子定保出见。年才十三，能诵唐人诗数百首。修眉入鬓，清华如玉，生平所见，女子当以阿定为第一，真天人也。余尝谓天地生人匪易，生美人更难。美妇人不多，美男子尤少。美妇人吾未见，所见美男子惟韵香耳。陈其年《妇人集》述冒巢民语曰：『妇人以姿致为主，色次之。生平所见，惟圆圆可称绝色。』余壬辰春曾于朱大司农菽堂先生斋中，见圆圆小像，丰融艳冶，不愧丽人。恨不得与韵香并世，使尹、邢覩面。今计阿定年犹未三十。他日放棹惠山，庶几见之。吾师生平不轻许可，其言非苟。然陆象山门人杨简《鸳鸯楼记》曰：『自逊抗机云之死，天地灵秀之气，不锺于男子而锺于妇人。』善谑而虐。吾当使见韵香，为侮其师者一雪斯言。韵香之为人，渊然静穆，不苟言笑。而来前者，莫不各得其意以去。太原公子褐裘而来，大家风度故应尔尔。使为闺中秀，足当幽娴贞静之目。藐姑射之山有神人焉，绰约若处子，肌肤若冰雪，此之谓矣。每恨《红楼梦》曲子既唱遍旗亭，而般演寶玉者，率皆庸恶陋劣。金圣叹所谓『忤奴』，每见之辄令人三日不快。若韵香者，使为怡红公子，春容大雅，动合自然，庶乎仿佛遇之矣。韵香曩日为人弟子，意思翛然。非必沾沾然以口不言钱自诩。而胸次潇洒，自如青天片月，无纤云渣滓太清。故无私蓄，不名一钱，羞涩如阮囊。既得脱籍，居室草创，未几

遂病，不能出门户。惟二三知己，日来为之检点茶铛，料量药裹。犹力疾强起，谈谐甚乐。咳唾落九天，随风生珠玉。无烟火气，无尘土味。娓娓然、惓惓然，听者亦申旦忘疲。至于金夫、铜仙，大腹贾、长鬣奴，素少相识。偶尔对坐，亦格格凿枘不相入。以故无有过而问焉者。及其卒也，敛手足，形几不能备含襚。诸文人闻讣麇至，束刍沐椁，凡附身附棺，皆翰墨之香也。龙子犹言：昔宋词人柳七郎中，不得志于时，落魄以死。赖诸名伎醵钱而葬。今爱生不葬于伎家，而葬于吾党，所以报也。则吾乌知今之所谓爱生者，非即宋之名伎中人乎？信斯言也。以只鸡絮酒酌韵香，韵香必含笑于九京曰：『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嵩祝部，寓玉皇庙。传经堂刘移居梅鹤堂。】

高双林有女，许字韵香，将笄矣，忽欲夺以畀春山。杭州顾二西渔，锐身争之，乃得复归林氏。韵香未娶而没，其兄改聘之矣。兄收弟妻，五溪习以为常。且若辈亦不足深责也。高氏女未成为妇，抑犹可恕。顾二在京师居樱桃斜街，其斋中张韵香小影，行看子于壁，亦稍稍征人题咏。惜貌不甚似。然帝城双阙，春树万家，除此一幅外，他无粉本。心乎爱矣，过而存之，亦乌容已矣。

【壬寅立夏后一日，掌生记。】

韵香间亦画兰。工力不深，而落笔潇洒。月舫藏一纸，甚佳。辛壬间作也。江西刘奕山，武定太守公子也。尝为韵香作《少年行》，仿效元白长庆体新乐府，洋洋数百言。将来当访得其稿，钞入此录中。

杨法龄，字熏卿。当日所称『三法司』之一也。早脱乐籍，买屋石头胡同，杜门邻埽，不蓄弟子。曰：『吾备尝种种苦趣，受无量恐怖、烦恼，幸得解脱，登清凉界。彼呱呱小儿女何辜，奈何复忍遽令着炉火上耶？』壬辰春，予从友人访之。言论风采，如太阿出匣，色正芒寒，令人不可逼视。觉扶风豪士在人目前，一洗金粉香泽习气。既而南枝兴思，一舸翩然竟归。人亦谓其此行作五湖长，不复出来矣。未几，复来京师。则所挟数千金，已尽散诸宗族亲戚间之贫者。慨然曰：『吾十余岁，家贫无所得食。父母卖我，孑身入京师。幸而载数千金以归，念吾宗族亲戚间之贫者，犹吾昔日也。不周之，吾昔日之事保不复见于今日。今日孑身入京师，固十年前故我。吾舌尚存，何害？』呜乎！由前之说佛也，由后之说侠也，若法龄者，今之古人哉。梅禹金作《青泥莲花记》记北里人，取周茂叔《爱莲说》『出淤泥而不染』意也。亭亭净植，中通外直，不蔓不支。所谓『太华峯头玉井莲，花开十丈藕如船』，惟斯人足以当之。吾尝谓含生之俦，是有六等：人也、鬼也、神也、仙也、佛也、侠也。六者性情举止，种种各异。《石头记》中人格格：宝钗，人也；黛玉，鬼也；探春，神也；湘云，仙也；尤三姐，侠也。惟佛至今思之无可拟者，顺德胡赤石谓邢岫烟具有佛性，似近矣。然未敢定。附记于此，与世之有心人商之。

【四喜部寓玉皇庙，传经堂刘，移居石头胡同。】

熏卿居京师，从士大夫，长揖不拜。佗父颇用相訾警。惟龚定庵礼部议论与余合。此正汲长孺所谓：『大将军有揖，客顾不重耶。』小蟾居春元堂，亦援熏卿例，见客长揖不拜。然熏卿既脱乐籍，终不畜弟子。超然蝉蜕，吸露吟风。其品格清高，岂凡流所能貌似？余又案：诸伶见客，皆屈膝请安。惟入诸王府承值，则必长跪。如尚书郎谒八座及藩邸，皆止请安，惟见阿哥则跪安。此亦梨园仪注小掌故也。因论法龄事附记于此。《金瓶梅》西门庆与客品论小优儿曰：『如此色艺，若使为妇人，早令其入座，不使捧壶侍立矣。』是明时伶人侑觞，惟以竹肉供奉，赏心缠头，惟在歌喉。至于觞纠酒录，非其职也。今为狹邪游者，犹不得挟优入平康里。其必不得已携与偕往者，入门必先呼『干阿奶』云。

宋全寶，字碧云。太湖人。安次香诗书弟子，世所称籁声阁主人也。次香曰：『道光朝、桐仙称文人。』不知碧云在嘉庆间早擅清名。而胸次洒落过之。尹、邢相见，几于小巫见大巫矣。所居深山堂，主之者曰余老四。乾隆五十五年，三庆徽入都祝厘时，即主其班事。弟子颇多，惟碧云有翛然出尘之致。道光朝，四喜部渐不竞，三庆与春台代兴而竞爽。传经堂由四喜转入春台，如楚有材而晋用之。碧云在三庆部乃如匡庐独秀。次香诒之楹帖曰：『有铁石梅花意思，得美人香草风流。』品题殊当。弟子知名者二人：小云以温润、妙云以潇洒，并是可人。殊有青蓝之誉。颜延之言：『测得臣文，竣得臣笔』。具体而微，象形惟肖。每与坐对，犹觉虎贲俨然中郎。故知斲梓染丝，非偶然也。二人皆能从文士游。入其室无绮罗芻泽习气。司空表圣《诗品》曰：『坐中佳士，左右修竹』、『落花无言，人淡如菊。』每咏杜老《咏怀古迹》诗：『摇落空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辄令人想其标格不置。妙云、小云既皆相继自拔脱籍。碧云忽耽禅悦，欲游方以外，就长春寺斋僧九百五十余人。日日治衣钵、蒲团，皇皇如不及。次香规之曰：『等闲休为出家忙』。每一诵之，令人失笑。既浩然思归，治移家船。为范少伯，为张志和。茗椀、香炉、笔床、茶灶，与所蓄法书、名画、钟鼎、彝鬲，杂然满载，携妻子飘然归五湖烟水间。赏萧子云有松石间意，望苏子瞻如神仙中人。『秋风江上，莼菜鲈鱼』，一赋遂初，便可浣京华尘土矣。于是诸名士饮饯赠言，为四册子。征诗安十二次香、为之序，且赋七言六律。诗甚佳，今录之：『相逢日下正华年，一见心倾喜欲颠。子不读书真可惜，生能爱酒亦堪传。美人香草春如海，桦独红妆月满天。撒手便归归正好，无愁衣食是神仙。』『日落金台此送行，夜凉何处不秋声。频看老大真狂客，又见人间太瘦生。上乘禅宜参大隐，如来心即是多情。长门丰调梅花赋，一样风流擅薄名。』『此去齐梁次第过，吴头楚尾泛烟

波。沙平大野归鞍稳，枫落寒江得句多。一雁南飞冲碧汉，羣山东界走黄河。来时记得题名处，不是当年旧客何。』『因前因后事茫茫，此日回头即故乡。无事便应成佛去，等闲休为出家忙。江南到处莲花界，湖上千秋水月场。我亦现身来说法，一心生灭自清凉。』『三十尘缘悟已迟，萧萧禅榻鬓如丝。花飞绮阁三生梦，雪压严装万首诗。游戏烟云添画本，神仙眷属载燕支。男儿此际无多让，百战功成退足时。』『画堂遥夜惜怱怱，骊唱苍凉听未终。月色依然千里共，天涯剩有一樽同。田园晚岁输陶令，丝竹中年感谢公。无限含情每南望，暮云春树大江东。』【三庆部，寓韩家潭深山堂。】

双桂，字韵兰。画兰欸署『袁煊』者是也。道光初年擅盛名者，曰『二双』『三法』。『三法』者，杨法龄熏卿、胡法庆小云，余皆与之游，王法竇则识之迟暮之年。在传经堂中，如浔阳琵琶妇，憔悴江潭，四弦掩抑，殆不自胜。惟『二双』皆三生石上无一笑缘。然于双桂曾望见颜色，且最早，盖在道光七八年间，余尚未入都也。是时粤中名部，曰『绮春』、曰『桂华』。有松林者，已弱冠矣，负冠绝一时名。而珠儿珠女之隶福寿部者，若阿来【双凤小名】、若阿苏【双竇小名】，并能以昆山调鸣其伎，不徒颜色照人。元和陈观察厚甫方应抚军成果亭先生聘，主越秀书院讲席。暇则召诸郎弹丝品竹，陶写哀乐，如谢傅蹑屐东山。时双桂新从京师来，声色既迥出辈流，出其余技，复足惊座人，于是时望翕然归之。赤城霞起，光景万变，殆不足喻。而德化相国方由楚帅持使节移督两广军，颇眷双桂，遂入侍相公起居。侯门深如海，外间人真乃如海上望三神山。山在虚无缥缈间，但见云气往来，可望而不可即矣。壬辰，德化相戍新疆。闻双桂执鞭弭、属橐鞬，从荷戈周旋万里。至赐环，乃复间关从入玉门关。昔秋帆尚书谪西邮，李桂官杖策相随，论者谓桂官加人一等，不在前之具眼识英雄，而在后之患难不渝。所谓『岁寒知松柏』，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此在公门桃李，犹难言之，况杨花轻薄，顾安敢望其为冬青郁郁哉？呜呼，是诚不可及已。丁酉夏，翰林待诏武清杨四【廷栋】贻我韵兰画一幅，为双钩芝兰、水仙、盆石直幅。笔墨娟秀，想见其为人。欸题『庚寅春日作』。则是在珠江时也。暇日闻桐仙言：桐仙始为韵兰弟子，韵兰出赴粤东，乃转而师小云。盖桐仙笔札之传，强半受之韵兰。其渊源固自可溯。又记：吴中女子林秋娘，名双桂。石氏青衣也。有小青、柳儿之憾。芳姿团扇，乃同遗骆仲，容人种未许骑驴。桃根击楫，留幻想于南部。枣花持脯，空着录于西河。有题壁诗流传。许兵部金桥，属戴中允醇士为画《悲秋图》册子，征诗画，作枯桂二株，在石栏干外。秋声秋色，顾影自怜。以云可悲，诚可悲矣。以视明人传奇所云『秋香亭得遇六如居士』者，同一侍儿也。而愉戚菀萃之间，相去岂可同年而语。戴中允复填〔满庭芳〕词二调，题于画册，作蝇头小楷

，书之精妙，如文衡山。一时名流咸有歌咏。其事亦在庚寅，又以其名与韵兰偶合，因附记于此。乙未春夏间，葛太史蓬山，邀余同作和醇士韵词，适以杂事纠纷，未及命笔。孤此佳题，至今思之犹呼『负，负！』

邱三林，字浣霞。皖人。初入西班，后乃归徽班。春和堂卢禄馭弟子也。禄馭弟子有三人，一曰三才，字秋棠，其甥也。一曰方三林，字竹春，其妻兄弟之子也，与胖双喜演《十全福》，般妙玉得名，今自居春晖堂，得小秀兰为弟子，辉光日新矣。其一则邱三林，亦禄馭内戚也。三三并有声歌楼，而浣霞尤色艺双绝，倾动都人士。维时敦素堂潘巧书之徒曰：『陈金彩、汪双林、孔德喜皆擅时名，与春和堂诸人并入时品，各擅盛场。』至今十余年后，谈之者尚觉津津然齿颊有余芬。当日风流，令人神往。此中人今惟陈金彩享盛名，拥厚资。即今三庆部掌班，寶善堂主人，小名『小元寶』者是也。浣霞与安次香为莫逆交。禄馭与宋全寶辈尝戏言：『梨园中文献，近日当推次香。嘉庆以还旧闻轶事，能言之累累如贯珠。』浣霞与游久，耳目濡染，亦能多所记忆。部中诸父老谈往事，往往呼浣霞印证之。辄就所闻者条举以对，可拟之为行秘书。他日次香在乐部俎豆不祧，则浣霞当分配享一瓣香矣。浣霞娶妇名玉卿，容光四照，朗朗如玉山，使望见颜色者魂消心醉，北方佳人也。后来惟国香堂芙蓉女儿仿佛其艳丽。当年侪辈中殆无其匹。婉变燕好，双宿双飞，鹣鹣比翼，禽名并命，羣艳羨之。闻浣霞没后，玉卿抱琵琶过别船矣。癸甲之间，有劝我学河西聘曼殊者，或以玉卿为言。同人多来怂恿。余笑谢曰：『深山大泽实产龙蛇，自维凉德薄福，殆不足以当尤物。固知其非书生耦也。』遂罢。【三庆部，寓韩家潭春和堂。】

陈金彩曩在敦素堂，隶乐籍，名曰『小元寶』。既掌三庆班事，乃更今名。其门下亦颇有佳伶。虽未能遽称大家、世家，与敬义堂、光裕堂抗颜行，然亦往往援盾拔戟，足以自成一队矣。高三庭玉言：『春台班有王元寶者，手挥霍数十万金，好擲蒲六博，每入场辄散数百金。金缠臂跳脱数十双，但供投壶一笑。所谓刘真长一掷百万，有其豪举。其妻苦谏，不见听。乃固要还乡。京城所有舍宇、店肆，贱价鬻之，尽室以行。元寶不获已，随之归。健妇持门，固犹不失为田舍郎。多牛为富，足谷称翁，亦足以豪也。归无何，不惯家食，复来京师，住旅店。裘马翩翩，甚丽都，好擲蒲六博如故。未几，博进负多，泻囊货骑，尽偿戏债。甲午、乙未间，竟展转为饿莩。其妇在南中固犹未之知也。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锦绣万花谷中亦有此耶？」此高三目击其事，且曾以数缗钱调之，故最得其详。盛衰荣悴，回首何堪。茵溷云泥，谁能遣此。因与寶善堂主人同小名，附记于此。

桂喜，居松秀堂，杨寶林螟蛉子也。寶林为三槐堂王福林女夫，与吴正田子为

僚婿。既得桂喜为嗣，以色艺倾动都人士。一时游狭子弟竞饰厨传，积金钱愿纳交，惴惴然惟恐不得。当期年间，累四五万金。歌楼望桂喜如神仙中人。人人羨叹，桂喜亦风流自赏。顾不得于其继母。帅采林者，故其师也。有息女及笄矣，擎如掌上珠。琼林玉笋中相枚举，无足当意者。独许桂喜为可儿，以爱女归之。雀屏中目，鸿案齐眉。有时诩璧人之一双，无事偿聘钱之十万。其侪偶诸郎少年，相与羨极而妒。亦方谓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居然得兼，真天上人间第一美满事矣。漏三商而委禽，歌二章而弋雁。玉睢之好伊始，爽鸠之乐未央。夫何方喜乘龙，遽闻赋鹏。子归刺耳，姑恶惊心。托芭松柏之阴，柰何部娄；岂识楸枰之乐，但有勃溪。奉倩不哭而伤神，申生无辞而即世。合卺共牢，式饮式食者，乃在阿芙蓉膏。汉庐江小吏焦仲卿夫妻，千古伤心第一事，乃今复见之矣。新郎才十六，新妇才十五，结褵才百日耳。哀哉！安次香改月老祠楹帖挽之曰：『愿天下有情人，都学他愚夫妇，烈夫妇；此前生注定事，不知是好因缘，恶因缘。』一时传诵，以为妙于语言。帅采林在和春部居福泰堂。其徒玉凤改福安堂。其子玉桂又改安泰堂。玉凤字瑞卿，以『小尼姑』得名，后入三庆为福云堂，畜弟子颇有佳者。而安泰堂迄今门风不振，惟玉林妻兄弟清香字篆卿者，入春台差强人意。后别居素安堂，即常桂玉皇庙旧居也。【桂喜在四喜部，寓樱桃斜街松秀堂。清香在和春部，寓李铁拐斜街福泰堂，转入春台部移居臧家桥玉皇庙素安堂。玉桂、玉林仍在和春部，寓李铁拐斜街安泰堂。玉凤在和春部，寓李铁拐斜街福安堂，转入三庆部，寓陕西巷福云堂。

】

吴金凤，更名今凤，字桐仙。聪颖特达，文而又儒。近日文人所称『吴下阿凤』是也。其师小云，名法庆，故四喜部名辈，桐仙既入春台部，遂有出蓝之誉。风格洒然，谈谐笔札，色色精妙。所与游多当世文士，性复苦溺于学，故朱蓝湛染，厥功甚深。又能出其余以教其弟子。弟子曰小桐，《长安看花记》所推为压卷牡丹花者也。所居曰玉连环室，又有竹如意斋，插架皆精册帙，几案间错列旧铜瓷器数事，咸苍润有古色。过其门者，或闻琴声泠泠出户外，皆曰此中有人。诸名士以春秋佳日集其家，阄题分牌，桐仙必与参一席。墨痕淋漓襟袖间，与酒痕相间也。尤工绘事，师袁琴甫，学瓯香馆写生法，作没骨折枝花卉，殊有生趣。而酬应过繁，忽遽中往往金静川、安次香诸君为之捉刀。故外间兰亭颇多临本。然非曹洪倩人之比也。所作韵语，楚楚有致。暇复倚声学填长短句，亦自可诵。每于觥筹交错之时，偶出一语，指事类情，一坐尽倾。好从诸文士游，诸文士亦乐与之游也。以故年逾弱冠，而寻春车马犹烂其盈门云。先达中，乙丑一科人赏识桐仙者最多，往往以门生畜之。学作小楷，书殿试卷子，高积盈尺。我辈过夏，举人且逊其勤苦。行草书亦皆秀润流利，不似

时过然后学者。兹事虽关人工，殆亦由天授也。王子猷性爱竹，所居辄植之，曰『何可一日无此君』。东坡居士诗：『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吴大帝言：『顾公在坐，使人不乐。』而晋人又言：『坐无车，公不乐。』人亦可以审所自处矣。若桐仙者，可封潇洒侯。菖蒲下拜，甘蔗许弹。坐对此君，自尔翛然意远。【春台部。寓五道庙春泉堂，移居陝西巷延陵光裕堂。】

桐仙先画《对菊图》，自题五绝句，和者甚众。后又画《三友图》，征诗，自叠前韵为倡。诸题咏者尚多，和其自题《对菊图》五诗韵云。周太史艾衫，为作小品四六文序。工致秀韵，雅称才人吐属。以冷金笺书之，作《麻姑仙坛记》，楷法精妙绝伦。丁酉，桐仙乞题于余，未及命笔而难作。明年春，出戍湖南。友人为我料理行李者，遽收入篋衍。间关万里，相随来五溪。五溪人不识桐仙者，一展册如见其人。此亦香火因缘也。影里画中，如何如何。

王常桂，字蕊仙。壬癸之间，与韵香、冠卿鼎足而立，名在第二，目之曰蕊榜。是时韵香为广大教化主，是国香也，以韵胜；蕊仙，牡丹也，为艳品；冠卿，梅也，为清品。冠卿清不知秋，无复人间烟火气，标格过蕊仙，而风度不及。然蕊仙所以逊韵香者，亦正以美而艳为累，不得不让上界仙人出一头地耳。蕊仙丰容盛鬋，严妆炫饰，往复进退，光动左右。求之凡女子，殆无其匹。想见当日王明君，结束提琵琶，出汉宫，上殿辞别，光艳照人时。唐人呼太真为『解语花』，又曰『海棠睡未足』。而元微之《会真记》之状莺莺，则曰『娇羞融冶，力不能运肢体。』写美人浓艳凝香，千载下犹令人神往。不意蕊仙乃以一身备之。当日于锦绣万花谷中，如火如荼，压倒羣芳，独占春光九十，使观者沈酣其中，目不暇赏，岂浪得名哉。【春台部，寓李铁拐斜街余庆堂，移居臧家桥玉皇庙槐庆堂。】

庄福宝，字春山。三庆部郁大庆弟子也。后乃自居玉照堂。色艺不过中人，而语言妙天下。其为觞纠酒录也，座中无虑数十人，人各有性情、有面目、有技艺、有志趣、有喜忌，或动、或静、或默、或语，裙屐杂沓，觥罍横飞。春山从容酬答，或迎其意以发之，或导其意以达之，或如其意以偿之，或助其意以足之，莫不欣然开口而笑，各得其意以去。信乎春山为如意珠，虽取诸其怀而予之，不是过也。有时名流宴集，洗砚磨墨，折笺蘸笔，选香而添，掷花而润。当之者往往如张长史见担夫与公主争道，忽悟草书气势，触处洞然，风发泉涌，汨汨其来，不可方物矣。又如说评话，斗险语，径路既绝，风云未通，诸名士方且摇玉柄麈尾、擎铁如意，瞪目哆口如木鸡，春山往往于辞理将屈之时，如谢道韞施青丝步障为小郎解围，或竟如玉环妃子见皇帝博道已失，径放玉色狝子乱局，一笑而罢。生平对客，不为危言激论，而对之者未尝不意也消。

谈言微中，可以解纷，春山有焉。曩家居时，见父执叶教习星曹，书赠六蓬船中人，集句云：『秋菊有佳色，春兰如美人。』今日国香服媚，非韵香莫足当之。至若东篱把酒，坐对南山，伴柴桑旧宰，独占秋光，翛然世外，绝无点尘，幽香逸韵，自足千古，春山庶几近之矣。文盛堂弟子，在春山以前者，有萧玉林，字雪珊。后别居文林堂，予不及识其人。闻其色艺俱佳，当年与梅卿、浣霞、竹春、秋棠诸郎，皆诗品中人。老辈中论道光初年人物，必举及之。其得名在春山先，固不愧卢前王后也。迩来脸玉犹润，喉珠不圆，退处玉照堂中，日倾三蕉，自取酩酊。惟二三旧相识招邀谈宴，筹花喝月，媵謔贡欢，相与倾倒。暇或与其侪偶中知己数人，沈李浮瓜，亲戚情话，如说开元、天宝盛时。不复锦帕缠头，作曩日狡狴事。即或偶遇后生年少，兴高采烈，揜袖脱帽，汹汹拳拳，不过付之一笑。唐人《咏班婕妤》曰：『总向春园里，花间笑语声。』其超然远引，不欲多上人，为不可及也。郑秋江尝谓《莺花小谱》有曰：『反舌已声干。舞东风，兴未阑。筵前笑语司空惯。』刻毒哉斯言，闻之者能无痛哭？予识春山最迟，问其年曰二十。呜呼，乾隆年间，魏长生年廿七始自蜀来京师耳。比其入双清部享盛名，已当壮年。今日成功者退，乃在弱冠时，否者羣起而姗笑之。乌知阿婆三五少年时，亦曾东涂西抹来哉？噫！【三庆部，寓大外廊营文盛堂。郁福宝出居玉照堂，初在王广福斜街，后移居石头胡同。玉林出居文林堂。】

张双庆，字莲舫。扬州人。初入京，在宝善堂与小天禄、天寿、天然同居。隶嵩祝部。后入玉庆堂，亦隶嵩祝。其师吕胖子，故春台部小凤、小翠之师也。莲舫既聪颖异常儿，又得名师循循善诱，演《失约日月图》一出，声名即大噪。辛卯百花生日，即脱弟子籍，距客岁冬日长至登场，甫三月耳。后辈小蟾、小香，皆十五岁自立门户。梨园中拟之少年科第，弱冠衡文，令人艳说。如张柬之跪奉干佛名经，顶礼膜拜，慨然有成佛生天之想。以视莲舫，乃又如李长源以神童侍禁籙，总角婉娈，即厕身玉堂，读中秘书，恩遇无与为比。是真天仙化人，飞行绝迹，又非下界尘凡所敢望其肩背者矣。莲舫以道光十年二月来都下，期年而业成名立，家室完好。畜弟子三人，有齿长于其师者。师徒跳荡嬉戏，笑声日吃不休。是时莲舫年才十三耳。求之古名将中，如淮阴少年，一旦登坛拜将，将百万兵，指挥如意，一军皆惊。无论李广不侯，自叹数奇者，徘徊仰企，歆羨无已；即百战功成，图画凌烟，河山带砺，爰及苗裔，而劳逸难易，迥乎不侔。盖此事自有天授，殆非人力所能与矣。其居室在小安南营，曰莲舫堂。即长春旧室也。余识之稍迟，以阿芙蓉故，弢光敛采，几如李夫人转面向壁时，令人不禁有美人迟暮之感。然长身玉立，意思翛然，神采清澈，有蔬笋味而无酒肉气。如铁梗海棠，虽届春深，终不与芍药肥浓同争俗艳

。固犹不失为清品也。初出师时，在三庆园演剧。方盛暑，部中人戏谓莲舫：『盍饷我辈西瓜消渴？』则笑而应曰：『诺。』百余人恣啖，顷刻尽卅余千。时甫自维扬逆其母至，大駭曰：『费金钱虽无几，然此儿如此豪举，吾恐其它日难为继也。』至今歌楼中犹能道其事。当日豪华跌荡，光辉四映，彼委琐齷齪儿，对之能无汗颜？』【嵩祝部，寓韩家潭寶善堂，转入小李纱帽胡同玉庆堂。出师后自居小安南营莲舫堂。】

天禄，檀姓，或云默斋教授之孙也。元时有歌伎真真，自言建宁人，西山后裔。姚牧庵为翰林学士承旨，于玉堂开宴日见之，为白丞相三寶奴，落其籍，以妻小史黄康。明德之后，门户陵替，遂乃往往有此，可为浩叹。今天禄与殷采芝、陈四同掌春台班事，闻人言给孤寺西夹道望江会馆亦天禄掌馆，则其部署固自可观。顺林者，字砚香，【或作艳香】天禄族人也。幼随其父入都，居国安堂，与天禄所居国香堂为辈行。二人皆名门，而后起殊无足数者。天禄有女曰芙蓉，明慧艳冶，有长安丽人之目。都人士闻声倾想，红襟小燕，入幕窥帘。思窃比西家宋玉者，以千方百计得玉香为快婿。于归之夕，催妆却扇，喜可知也。于时日下羣公袞袞，识两家者咸会丰玉堂、国香堂两地，笙歌灯火，极一时之盛。花天月地，又添一段佳话矣。先是天禄畜一弟子，学唱武小生，颇秀慧。一日，酒楼演剧，座中有入觐刺史，怪其神情不类优儿，有所枵触。亟还寓，召之来，细诘姓氏、里居，及坠落之由。则从子八九岁时迷失道，为人略卖者也。刺史大悲恨，鸣之官。禄多方夤缘，乃得薄谴，论城旦。春岁满复归京城，依然傅粉登场，聚徒教歌舞，意气扬扬，甚自得也。余尝有诗云：『茵溷无端堕落悲，幼芳狼藉有银儿。酒边更读王郎曲，天禄生还喜可知。』昔宋南渡时，伎薛幼芳为朱道学文公先生所窘，无服辞，但曰：『不可以吾污士大夫。』乾隆间，陈漾碧被逮，荷校以徇，逐还四川。而国初苏州王紫稼，重入都，谒龚太常，竟为汪南枝御史杖杀。薄命遭逢，又有幸、不幸焉。顾黄公有《读梅村〈王郎曲〉》题杂感絕句，自注序述王郎事甚详。所云『广柳纷纷赴盛京』，又云『争拍冰轮上马行』，皆指顺治丁酉科场事，吴汉槎诸君东戍宁古塔者而言也。旧与天禄齐名者，天寿。徐娘虽老，风韵犹存。今出临红氍毹，固犹得天禄之上也。顺林近日惟与旧相识数人往来，偶携弟子赴歌楼，亦不复酬应，盖已鬢鬢颇有须矣。【天禄住春台部，寓朱家胡同国香堂。顺林在三庆部，寓百顺胡同国安堂。】

长春，字纫香。春福堂主者。道光年所称『状元夫人』是也。乾隆初，毕秋帆先生春试报罢，留京师，李桂官一见倾倒，固要主其家。起居饮馔，供给精腆。昕夕追陪，激厉督课，如严师畏友。庚辰，秋帆尚书以第一人及第。时溧阳史文靖公重宴琼林，来京师，笑谓诸君曰：『闻有状元夫人者，老夫愿得一见

。』一时佳话流传至今。随园诗所谓『合使夫人让诰封』者，正指此事也。皇都春色，百花争放，秋芙在羣芳中如紫微善笑，又如蔷薇多刺。品格固未是高，然尚不至如『颠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也。北人呼长春花为『土抹丽』。其花见日则敛，向夜复开，四时不断。而托根滋蔓，生不择地。既少芬芳，又复旦暮变易。当万葩竞秀时，培植妙卉，寸土尺金，顾容此无足重轻之小草蔓延庭阶，大是恨事。若长春者，其品格在百花中乃适如其所自名耳。海盐朱九朵山，以癸酉拔萃为户部郎。眷长春甚，几于非是食不饱、寝不安。英四相公筦度支，朵山兼捐纳房。于时长春长袖善舞，筑室畜弟子、教歌舞，赚游狭儿金自娱乐。而朵山于乙酉、丙戌联捷，廷对魁天下。世遂以状元夫人目长春。无何，捐纳房书吏雕印假照事发，诸曹郎失察者获谴甚众。朵山亦以此事罢吏议，罢归。岁甲午，乃复出山，仍为户部郎。自此踪迹亦疏矣。方朵山官尚书郎日，令叔虹舫学士有侍儿，曰『多姑娘』。美而艳，且慧警。朵山大有芳姿团扇之意。自书楹帖曰：『一心只念波罗密，三祝惟祈福寿男。』学士笑谓曰：『他日能得鼎甲者，当以此儿赐汝。』未几，朵山竟以第一人及第。多姑娘竟不愿为状元小妻，强之不得，遂罢。《板桥杂记》载：旧院伎刘元，遇一过江名士，不为礼，恚曰：『若不知我为名士耶？』元笑曰：『名士是何物，能值几文钱？』雅俗之间相去乃真不可以道里计。【余尝以刘元二语填词，为〔水调歌头〕起句。】朵山之于长春也，非长春能识朵山，朵山自爱长春耳。宜其重来，而踪迹遂疏也。长春有弟子曰联柱，字小蟾。自别居春元堂。高视阔步，落落寡合。余目为伶侠，以尤三姐拟之。方其初脱籍时，一切草草。谒其师，有所假贷，乃德色谄语，不可向迳，且固一毛未尝拔也。阿蟾衔之甚，往来遂绝。嗟夫，见金夫不有躬，长春则诚有之矣。若云具眼识英雄，则固逊其弟子百倍。此事本不足置齿颊，顾『状元夫人』得名，已久无识者，或艳称之。恐致惑世诬民，不能不辨。长春肌肤不甚白皙，当时轻薄者有煤炭捏成一联。余载之《琐薄》。至所云太仆仇人，则或讳之。其详不可得闻也。【春台部，寓李铁拐斜街春福堂。】

庆龄能弹琵琶，名『琵琶庆』。男子中夏姬也。嘉庆间即擅名，至今几三十年。年过不惑，而韶颜穉态，犹似婉娈。为男子装，视之纔如弱冠。至若垂鬟拥髻，扑朔迷离，真乃如卢家少妇，春日凝妆。岂楞严十种仙中，固有此一类耶？酒人中推为大户。巨觥到手，如骥奔泉，未尝见其有醉容。又吸阿芙蓉膏，日尽两许。世传此为罌粟液合诸药所制，能铄肌肤、损颜色，服之者容光锐减。庆龄吸此廿余年，而面目丰腴润泽，视畴昔少好时，容华不少衰。洵是奇事。或谓其得斟雉之术，理或然也。演《宛城》，作张绣叔姆，余未及见。见其《荡湖船》小曲，抱琵琶出临歌筵，且弹且歌，曼声娇态，四座尽倾。烛影

摇红之下，钏响钗光，鬢丝鬢影，无不入媚。盖其平居，入夜辄卧对一灯，往往申旦。朝曦已上，始拥被酣睡。亭午犹息偃在床。酒楼指名坐索，必俟日晚始徐徐而来。故茶园征歌，久不与列。而酒后灯下看美人，适得其妙，几忘其为东涂西抹阿婆矣。三庆后来之秀，林立庭阶。若论彼中人名辈，大半皆其孙、曾行。当其轻拢慢捻，流盼送媚时，偷睨场后小儿辈，骈肩窥帘，喁喁私语，往往吃吃笑不能自禁。故其当场意态，都无一定，随所感触，如风水相遭，自然成文，非他人所能及也。近日法林《荡湖船》亦擅时名，然颇似燕赵佳人，眉梢眼角时露劲气，不称吴娘肢体。福林态度温柔，而碧玉破瓜之年，未省人事。虽云绰约，终少妩媚。故至今三庆演此剧，终无以易庆龄也。娶妻妾，畜弟子。而弟子苦无佳者，以至门风不振。至于大妇、小妻，分曹列艳。鸳鸯七十二，花叶自相当。庆龄处其中，如豹仙紫云销魂。春娘换马，习为常事。款款蜻蜓，深深蛱蝶，秦宫一生花底活，不数金钗十二行矣。所营菟裘，曰遇源堂。其狡穴颇多。小妻居小椿树胡同者，为天人装。璎珞垂胸，绣袍綵地，见者惊犹鬼神。大妇旧住石头胡同，新移王广福斜街。南国佳人，风流自赏。吾曾见其小女。年纔十岁余，娇鸟恋巢，慧丽柔媚，在枇杷花下扑蝴蝶、捉迷藏，殊有姿致。洛阳女儿，难得此宛转如意者。掌上夜光，珍重护惜，宜矣。太初山樵《燕兰小谱》以魏长生为殿，余作《长安看花记》以小天喜为殿，今此录复以庆龄为殿，同一例也。【三庆部，庆龄居遇源堂，一在小椿树胡同，一在石头胡同，移王广福斜街。法林寓韩家潭春和堂。】

大五福，字畴先。皖人。保定佳伶也。上谷为直隶省会，距京城三百三十里。日下歌楼淘汰簸扬，往往以余波润三辅。其间色艺稍可观、有声名者，又辄扬去，入长安。惟畴先始终居保定，凡十年。道光壬辰、癸巳间，表叔颜鲁舆制府，为方伯世兄阮小云观察摄廉访。余来迭主二公幕。时士大夫方以簿书期会勤职业。昔乾隆、嘉庆朝，合浦李海门太守，以县令起家，至郡将与吾乡涿州牧徐公用书，及余太岳祁州牧叶石亭先生并有好士名。公交车北来者，恃为东道主，供行李，无困乏。豪华跌宕，照映一时。今问诸父老，已鲜有能言前辈风流者。琦静庵通侯【善琦】方由蜀帅移节总督畿甸，风规峻烈，驭属吏严。戒诸长吏非檄召无得辄离职守。诸郡守、牧令，惴惴然几于非公事不敢至行省、谒上台。商贾坐鬯鬯，无由近利市三倍。于是会城客宿阒无人，乐部中人几口不言钱矣。尔时保定伶人分为二队：曰长庆部、曰三台部。长庆部既高自位置，不屑屑来悦庸俗人耳目。三台部则苟图足衣食，委曲婉转为容悦。以故长庆部益寥落不自存，多入三台部。畴先慨然谓部中诸父老曰：『吹律不竞，吾不复能抱琵琶弹《郁轮袍》，为诸父老羞。』于是敛笙、笛、鼓、板，不复与诸郎竞。畴先昔既以色艺倾倒都人士，又其行义高如鲁仲连。诸顾曲者心重之

。所居曰金丝胡同，邻口叔先生祠堂。余以谒祠日从友人访之，温润如陈玉琴，潇洒如杨法龄。天半朱霞，云中白鹤，有超然出尘之致，亦不觉心重之也。又有小五福，字寿先。扬州人。隶三台部。自言小时与秋芙同舟北来，所演杂剧亦多与秋芙同。在保定诸伶中颇有声，亦庸中佼佼者。然其举动乃大似《红楼梦》中夏金桂。以视畴先，未免有名相如之譙。特以其名相同，如京师大小清香之例，故连类及之，附记于此。实则拟非其伦也。小五福闻秋芙出师事，意怦怦动。好事者复嗾之，承讞者又憫然以古押衙自任，遂开笼纵之出。然诸与相识者，咸心惕惕然，待之如京伶赵悬郎，相对有戒心焉。【大五福在保定长庆部，寓金丝胡同。小五福在保定三台部，寓唐家胡同。】

《辛壬癸甲录》终

《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正编 长安看花记》

（清）蕊珠旧史（杨懋建）撰

●目录

长安看花记

●长安看花记

蕊珠旧史

我生也晚，不及见乾隆、嘉庆间人。比来长安，四喜部诸人又多转入春台、三庆部矣。辛壬癸甲以来，淹留京邑。洛阳名园，日涉成趣。青衫尘满，翠袖寒多。回首前尘，但唤柰何。丙申夏五，适遇韵琴新来保定，皇州春色尚能言之。然所识已大半道光十六年内所生人矣。嗟夫！此中人不过五年为一世耳。仆北来曾几何时，已不胜风景不殊之感。金尊檀板，翠海香天。坐享盛名，消受艳福。爽鸠之感，乐果未渠央耶？仆旬日后将仍入春明门，輒篝灯记此，以授韵琴。他时良辰美景、赏心乐事，能念及软红十丈中，尚有人低徊慨叹，如桓大司马者在否也。佛说因果，曰：去、来、今。今仆说现在法，故但据目前为断。缀《莺花小谱》《听春新咏》《日下看花记》之后，与之别行。蕊珠旧史掌生记。于时，荷花生日，有约避暑古莲华池上，以使君五马所驻踟蹰，竟不果往。

汤临川自题所填南北曲云：『玉茗堂开春翠屏，新词传唱《牡丹亭》。伤心拍遍无人会，自掐檀痕教小伶。』嗟夫！解人索难，自古已然。小伶自教，固犹愈于执涂人而语之。不然而西子骇麋，其不遭按剑者几希？阿掌醉后又题。

暇尝集《世说新语》，得二事曰：《桓子野闻歌唤柰何》《王伯与为情终当死》，典午风流，令人神游心醉。世传俞华首大夫中考功法，其劾语曰：『稍有晋人风度，全无汉官威仪。』俞闻之笑曰：『全无汉宫威仪，似我矣。晋人风度何止稍有？是非真知我者。』嗟夫，世岂真有此人哉？吾固将买丝绣之。

丁酉中秋，记于小霞所居梦侠情禅室。

秀兰，范姓，字小桐。吴人。今日之牡丹花也。美艳绰约，如当年蕊仙，而品格过之。风仪修整，局度闲雅。金粉场中，艳而能静。拟之《石头记》中人，大似蘅芜君。天香国色，艳冠羣芳，故应一时无两。尝演马湘君画兰，于红氍毹上，洒翰如飞，烟条雨叶，淋漓绢素。或作水墨，或作着色没骨体，娟秀婀娜，并皆佳妙。顿觉旗亭壁间，妙香四溢。诸游冶少年，争就场头乞得，珍重装池，锦带玉轴，什袭藏弄。有不能致小桐手迹者，自惭为不登大雅之堂，自惭为不韵。其见赏时誉如此，洵佳话也。师吴今凤，字桐仙，为小云高第弟子。小云者，故四喜部名辈胡法卿也。桐仙既别入春台部，自立门户，日从士大夫擅九能者游。文采照映，声施烂然。又得小桐，美而慧，比之如意珠矣。所演杂剧，如《葬花》《折梅》《题曲》《雨词》《瑶台》《渡泸》，皆有可观。动止蕴藉，妙于酬答。对之者未尝见其有疾言遽色，而神韵渊穆，令人自尔倾倒。当日呼玉妃太真为『解语花』，其态度宛然在人心目中。所居曲房小室，张自画兰蕙小幅。袁琴甫为补缀盆石，韩春卿为题八绝句。绿窗人静，空谷生香。游人入『服香小坞』者，如置身李贞美十娘家。洗桐倚竹，言笑宴宴，迥非凡境。梨园中以光裕堂为第一世家，有以也。丙申暮春二十三、四日，小桐于北孝顺胡同燕喜堂张筵召客。光裕堂既以三世擅盛名，小桐又以『和气汤』醉天下人心。于时窦霍豪家、五陵游侠、荐绅贵介、过夏郎君，莫不骏奔麋至，来会者六七百人。妙选春台、三庆、四喜、和春、嵩祝五部佳伶，合为一班。试云想之衣裳，奏锦城之丝管。卜昼卜夜，欢乐未央。笙歌灯火，极一时之盛。酒半，小云、桐仙、小桐率诸郎以次前，捧觞为客寿。客莫不欣然酌三爵。自乾隆丙午，陈漾碧为海门太守祖席，召客宜庆堂，五十年来复见今日。洵太平盛事也。犹忆春初元夕，同人小集五和楼。小桐即席乞镌『服香小坞』印，余时已被酒，车中携有青田，佳冻扶醉，仿曼生法，奏刀砉然，颇有汉人刻玉意。是夕，集玉连环室，复为桐仙作『竹如意斋』画印。围炉烧烛，铁笔纷披，狂奴故态，不堪回首。吾友赵友竹，贻我纨扇，画小桐小影，神情态度，无一不肖，命之曰『国香秀影』。凤翎尝乞填〔国香慢〕词，题所画兰。诺之，久未命笔。后检《樊榭山房集》，有咏素心兰〔国香慢〕一调，即以移赠。端居多暇，乃按谱依韵和厉太鸿词，题扇头小桐像。画中人自足千古矣。【春台部，寓陕西巷延陵光裕堂】。

△桐仙画《三友图》，自命为松，闰桐为梅，而以竹目小桐。余作帝城花样，命桐仙曰：修竹今乃移赠小桐，拟人必于其伦，桐仙所品题似觉未当也。图绘各半身，行看子分装为三巨册，遍征诸名士为诗歌。小桐一图像，形固不甚肖。以视友竹所画，展向春风，似曾相识。是耶？非耶？下笔有神耶？妙画通

灵耶？方写真时，固未尝刻意摹仿，极力求肖，而传神写照，恰在阿堵中。好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绘事何莫不然。余对簿日，书笈寄友人家。比就道，简行李，则友竹画扇不知谁何肘篋攫之去矣。年来在五溪戍所，殊有江州黄芦苦竹之感。每当风月娟好，花酒流连，坐忆故人，辄咏江文通赋。曰：『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余又有《春灯问字图》册子，乃余及内子小像，亦并攫去之。盗亦有道，可为喷饭。

鸿翠，俞姓，字小霞。初名绮文，更名雯。画兰款署『吴下阿蒙俞雯』是也。与韵香同里、同师。故其行动举止，都无俗韵。标格如水仙一朵，在清泉白石间。余尝以初度，夏偕友人访之。芍药已过，樱桃初熟。文窗四拓，帘波如水。柳绿竹影中，微扬茶烟一缕。径造其室，则小霞方独醉一壶。手黄■〈广外吾内〉堂《香屑集》，曼声讽咏。令人想见谢镇西夜泊牛渚，闻袁临汝郎隔舫咏史情事。见客初不甚酬对，而谈言微中，使人之意也消，洵佳士也。昔韵香居传经堂，以第一仙人为广大教主，望之者如藐姑射神人。嵩祝部一时声誉顿起，尔时虽有蟾桂、鸿喜同居，无能为役也。韵香既没，传经堂转入春台部，得小霞，乃殊有太原公子褐裘而来之概。昔郝公谓其门生：王氏诸郎，羲之最佳，正谓其能不自束缚耳。后来之秀，位置第二，乃拜虎贲，非认鲁公也。玉溪生诗云：『月没教星替』。若小霞者，神明玉映，可谓长庚伴月，又非三心五嚼比矣。【春台部，寓韩家潭传经堂刘。转入四喜部，寓石头胡同内羊毛胡同咏霓堂。】

△小霞，吴中旧家子。父故隶巡抚使者麾下，为材官。有男子，子八人，小霞行第三。以嘉庆二十五年庚辰生，故小名阿龙。晋人言『阿龙超阿龙，故自超』，此之谓矣。余曩遇阿龙，殊落落，故《看花记》为立传，着语殊寥寥。丁酉春，小霞既脱弟子籍，仍寄居传经堂，乃与余过从日习。秋七月，余以顺天科场事，逮系诏狱。小霞职纳橐饘焉。先是余效唐人曹尧宾体，作游仙诗十五首，述乾隆、嘉庆间轶事。一咏黄县丞仲则景仁云：『琼箫金管集莺簧，广乐钧天奏未央。亲见生天黄仲则，淋漓粉墨又登场。』一咏罗山人两峯聘云：『两峯鬼趣渚犀然，孤竹俞儿在眼前。岂是不能画鸡犬，薄他舐药便登仙。』小霞每以为戒曰：『以子才华，如日在东。奈何效唐子畏、杨升庵、康对山诸公失意所为？窃恐文人无福，不幸言而中也』。嗟乎！言犹在耳。所谓楚王子围不能自克，以及于难。天实为之，谓之何哉！小霞能画兰蕙。水墨淋漓，落纸辄数十幅。其人胸次洒落，品格翛然。故笔墨超脱，非诸郎所可及。丁酉夏秋间，长日无事，界绢素作乌丝阑格子，为余写诗。日以七百字为率。或白日无暇，夜分归来亦必补足之。然对客无咬文嚼字态，所谓高出桐仙诸人上也。与许兵部金桥交最厚。后以金麟故，踪迹遂疎。丙申中秋，闻金桥为债家所逼

，日向夕，亟驱车载数百千钱为偿之。先是小霞私蓄几二千金，供金桥挥霍尽，及出师，既成约，说金钱不能遽集。乃别筹，迟之又久，自秋徂春，始得葺事。而金桥于暮春伤寒七日，不汗死矣。陈东阜鸿逵赠楹帖曰：『常将肝胆酬知己，小占温柔即美人』，可谓知小霞者。小霞尝自题画兰曰：『可怜一样庭阶种，流落人间当草看。』盖自庚寅入都，为弟子者凡十年。其师初令裹头为女子装，般《摇会》诸剧。不愿。乃改为小生。其遇可悲，其志可嘉也。丁酉秋八月，移居羊毛胡同，余为作汉碑额篆，榜所居曰『梦侠情禅室』，书大门曰『华首堂』。祝小阜兵部改题曰『咏霓堂』。戊戌春，率其弟子秀芸入四喜部。或者四喜部殆将复兴乎？

凤翎，陈姓，字鸾仙。菊部中推弦索好手。演《花大汉别妻》，弹四条弦子，唱五更转曲，歌喉与琵琶声相答。琵琶在金元时本用弹北曲。鸾仙齿牙喉舌妙出天然，媚而不纤，脆而不激，圆转浏亮，如珠走盘。真觉遏云绕梁之音，今犹未歇，非他人所能及。丰仪朗澈，笑语俊爽。双瞳人湛湛如秋水，一笑百媚。当之者莫不色授魂与。余每戏呼为『玫瑰花』，以其英气逼人，大似探春也。仲云涧填《红楼梦》传奇，《葬花》合《警曲》为一出。南曲抑扬抗坠，取贵谐婉，非鸾仙所宜。然听其〔越调斗鹤鹑〕一曲，哀感顽艳，凄恻酸楚，虽少缠绵之致，殊有悲凉之慨。闻者自尔惊心动魄。使当日竟填北曲，鸾仙歌之必更有大过人者。丙申二月二十九日移居藕香堂。联升旧居也。余为作小篆题榜曰『紫桐花馆』。鸾仙饮量不宏，而意态甚豪。能画着色兰蕙，虽不及小桐，亦自饶疏秀。拈毫弄翰，时时堆纸盈几案。所恨酬酢太繁，征逐日多，作辍不常，湘帘棊几往往孤负耳。春试报罢，余与黄镜生苦无聊赖。日日眠瓮头，卧垆侧，取浇磊块。与阿鸾日益习。一夕醉归，见余持六角白团扇，欣然把笔，仿瓯香馆写生法，作素兰一丛曰，将乞填〔国香慢〕一调。此梦窗自度腔，沧浪咏桂之作。所谓夷则商犯无射宫者也。余案：梦窗甲稿《玉京谣》自注亦云『夷则商犯无射宫』。私测制腔之意，因夷则商、无射宫皆用『凡』字煞，故合写其声也。思之未得其理，不敢贸然点笔。日月匆匆，不快于怀。顷在卢龙，忽检《樊榭山房词集》，有〔国香慢〕一阙，咏素兰。其落句云：『白凤梳翎，写影云窗』。名字事实，隐然相合。恍然忽悟此调乃周公瑾自度曲。蕢洲渔笛谱自注夷则商，是与《白石集》《霓裳中序第一》正同。管色俱用『凡』字煞。与〔国香慢〕用『凡』字煞者亦同。且不犯无射宫，即以蔡元定毕曲之说证之，亦合也。樊榭老人百年前填词，一似预为今日题鸾仙此画而作者。文章有神，良足异矣。得意之极，不觉拍案狂呼，为浮大白。余有《紫桐花馆画扇记》详述其事。词繁不载，撮记其大略如此。【三庆部，寓韩家潭敬义堂，移居小李纱帽胡同藕香堂陈。】

△鸾仙近日作画，大有进境。气韵不及小霞，而姿致殊胜小桐。作双钩渲染，尤娟秀可爱，所谓士别三日，便当刮目相待。鲁子敬惊非吴下阿蒙矣。天下事惟在有心人好自为之，岂独绘事小道为然。旧岁所持六角团扇，今夏在小有余芳园为友人强篡去矣。

玉香，潘姓，字冠卿。后起中前辈也。亭亭玉立，秋水为神。《聊斋志异》所谓『艳如桃李而冷如冰雪』，斯人近之。顾梁汾《咏梅 浣溪纱》云：『物外幽情世外姿，冻云深护最高枝，小楼风月独醒时。

一片冷香惟有梦，十分清瘦更无诗，待他移影说相思。』空山流水，冰弦一抚，清清泠泠，令人萧然意远。目为槛外人妙玉，可谓神情毕肖。暗香疎影，故应在孤山伴逋仙偕老矣。然其《掬月》一出，为韩国大姨，以瑶池之品，写金屋之姿。天上风光，迥非凡艳。而举体皆媚，柔若无骨。回翔旋折，飘飘欲仙。观者几欲使无方持衣裙，恐其因风而去。固宜瑶台独步。演杨妃春睡，旖旎翩跹，尤非人意想所到。《瑶台》《藏舟》诸剧皆其余事也。夙与韵香、蕊仙齐名。韵香已如优钵曼殊，昙花一现；蕊仙亦如春深芍药，顾影自怜。惜美眷之如花，惊流年之似水。今惟冠卿，风致犹存耳。娶妇名芙蓉，为国香堂爱女。璧人一双，一时称快，往往举以骄人。丙申四月十三日，花烛之夕，余为赋〔贺新郎〕。昔康熙朝汪蛟门舍人纳姬，徐方虎、王西樵、周雪客、陈纬云诸公斗险韵，同用此调。今辄依其韵谱之。不和迦陵云郎新婚之作者，嫌太熟也。词云：『一桁帘衣卷。藕花中，并蒂移花，羊车初遣。莫笑一生花底活，未许露华轻炫。况红药，留春如茧。一笑并肩人镜里，问近来，眉样今深浅？紫云曲，谱亲展。国香服媚名逾显。记索郎，飞白瑶台，亲题禁扁。为检河魁翻秘笈，不吠琅嬛白犬。许平视，磨砖幸免。不碍二分春似水，算长安，添数看花典。圆月照，华灯翦。』曩于甲午初秋，闲坐丰玉堂大清香旧宅也，南海劳四谔士属为署额。因忆张南山司马《玉香亭词》《咏白莲》〔浣溪纱〕有『银塘风定玉生香』之句。当日南山以此词得妇，绝妙好词也。因命之曰『白藕花吟舫。』香山鲍太史逸卿，以冷金笺书之，揭楣端。故词中及之。【三庆部，寓韩家潭敬义堂，移居李铁拐斜街茱阳丰玉堂。】

双寿，钱姓，字眉仙。吴人。嘉庆以还，梨园子弟多皖人，吴儿渐少。岂灵秀所鍾，有时销歇耶？眉仙如初日芙蓉，韶令天然。论者拟之以邢岫烟。神情态度，幽闲典雅，庶乎近焉。嘉庆二十年后所生人，道光十年后擅一时名者，韵香、蕊仙、冠卿、鸾仙、小蟾、小云次第脱身去。秋芙最后，亦于丙申夏初自立门户。小桐亦已有成说。惟眉仙、管霞犹作笼中鹦鹉。二人皆居韩家潭。管霞居极西道北，曰春和堂。眉仙居极东道南，曰三和堂。相去数十弓。两恨人望衡对宇，亦恨事也。眉仙既郁郁不得志，眉黛间常有怨恨之色。幽微掩抑

，不能自胜。每诵『瘦影自临春水照，卿须怜我我怜卿』。『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之句，清泪如铅水，往往以之洗面矣。

道光初年，京师有集芳班。仿乾隆间吴中集秀班之例，非昆曲高手不得与。一时都人士争先听睹为快。而曲高和寡，不半载竟散。其中固大半四喜部中人也。近年来，部中人又多转徙入他部，以故吹律不竞。然所存多白发父老，不屑为新声以悦人。笙、笛、三弦，拍板声中，按度刳节。韵三字七，新生故死。吐纳之间，犹是先辈法度。若二簧、梆子，靡靡之音，《燕兰小谱》所云『台下「好」声鸦乱』，四喜部无此也。每茶楼度曲，楼上下列坐者落落如晨星可数。而西园雅集，酒座征歌，听者侧耳会心，点头微笑，以视春台、三庆登场，四座笑语喧阗，其情况大不相侔。部中人每言：我侪升歌，座上固无长须奴、大腹贾。偶有来入座者，啜茶一瓯未竟，闻笙、笛、三弦、拍板声，辄逡巡引去。虽未敢高拟阳春白雪，然即欲自贬如巴人下里固不可得矣。眉仙尝演《红楼梦 葬花》，为潇湘妃子。珠笠云肩，荷花锄，亭亭而出，曼声应节，幽咽缠绵，至『这些时，拾翠精神都变做了伤春证候』句，如听春鹃，如闻秋猿，不数一声『河满』矣。余目之曰幽艳。尝论红豆村樵《红楼梦》传奇盛传于世，而余独心折荆石山民所撰《红楼梦》散套为当行作者。后来陈厚甫在珠江按谱填词，命题皆佳。【余最爱《画蔷》一出。《绣鸳》一出情景亦妙。】而词曲徒砌金粉，绝少性灵。与不知谁何所撰袖珍本四册者，同为无足重轻。故歌楼惟仲云涧本传习最多。散套则有自谱工尺，故旗亭间亦歌之。然琐琐余子，无堪称作潇湘馆主人者。虽有佳品，非过于秣，即失之劲。盖冷艳幽香，固自与夭桃郁李不同。惟眉仙差能近似耳。《疗妬羹 小青题曲》一出，为小桐擅场，惜不令眉仙演之。三和堂主者曰叶老四，太湖人。其弟子在眉仙前者，有皖人丁春喜，字梅卿，后别居浣香堂。其面目性情皆与眉仙绝相似。安详静穆，对之令人躁释矜平。晋宋人所谓『春日携双柑，斗酒听黄鹂，可以为俗耳针砭，诗肠鼓吹』，正谓斯人。当时评者，以春喜为诗品中神品。所云『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者也。吾闻其语，未见其人，每对眉仙，辄起虎贲之思。【四喜部，寓韩家潭三和堂，双寿移居石头胡同椿年堂，春喜移居浣香堂。】

△丁酉初夏，余在通州书眉仙此传，装潢讫，入都即授之。而眉仙已别居石头胡同椿年堂矣，为之一快。传中写出幽忧情状，自谓颇能绘影绘声，不忍弃置，仍使张之壁间。时管霞亦已脱籍，仍居春和堂。凡眉仙一辈人，皆自立门户矣。惟小桐屡有成说，卒不能自拔。古乐府曰：『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杂花生树，羣莺乱飞；飘茵堕溷，各有因缘。命也如此，夫复何言！

陈玉琴，字小云。此碧桃花也。拟之《石头记》中人，极似竇琴。眉目肌理，意态言笑，无一不媚。而安雅闲逸，温润缜密，有时神明焕发，光照四座。

对之如坐春风，如饮醇醪。古人称温柔，惟小云足当此二字。比德于玉，无愧璧人。好从文士游。讲论申旦，娓娓不倦。风韵固自不凡。其同居者，曰桂香，字妙云。色艺未是佳品，而举止殊有大方家数。亦好从文士游。盖俱为碧云弟子。碧云当日，温文尔雅，妙擅清誉。二人同师，家法固在也。《玉簪记 茶叙 问病》，雨初演之，能状其痴情一点；小云演之，则慧心四映。可谓各得妙姑之一体。小云之为人，癯不露骨，丰不余肉，香而不膩，圆而不甜，风流蕴藉，无纤毫俗韵。将来此中人福泽，当以小云为最，他人不及也。昔无锡清微道人所居曰『福慧双修庵』，人间天上，二者难兼，若小云者，其庶几乎！妙云，吴人。小云，皖人，其父机匠也。碧云既南归，妙云仿处深山堂，小云别居辉山堂，即四顺堂旧宅也。自南中迎其父母偕新妇来，并携幼伶七八辈。正拟聘师起科班，而小云遽中法。丁酉冬夜，有管库吏及户曹掾，招转饷官饮其家。从者误触巡城御史车。遂并逮小云，付秋曹。以所司钱谷出纳事，『羣饮聚谋』，祸且不测。或为宛转维持，始得从薄谴。坐以吸食鸦片烟，论城旦，舂徒迁安。【此狱山东司承谏诸郎官有曾为侍御史者，颇以恶谑作剧供笑乐，当之者几不能堪。迁安尉刘君勋鼎，河南人，平日玉楼金埒，踪迹颇勤。金铃十万，余乃以故意望之。杜牧湖州十年，乞宫上笺者，亦具有因缘也。】然已狼藉如薛幼芳矣。时同坐系者，有伍兰凤，字韵秋，张绪当年，亦佳伶也。先是四顺堂以男女混杂，累北部尉及丞罢官。越一年，而小云又及于难。或谓宅相不吉，理或然欤？然余所评福泽之说，遂已不验。天下事不可料如此。噫？【三庆部，寓韩家潭深山堂，玉琴移居辉山堂，妙云仍居深山堂。】翠霞，字青友。初居鸿喜堂，后为桐仙弟子，更字闰桐。桐仙于丙申画《三友图》册子，谓小桐、闰桐并己而三也。闰桐既出名门，渐渍熏陶，亦能作小幅着色兰蕙，娟娟楚楚如其人。吴伶王若兰，自言入都为教师十三年，所教小郎二百余辈，惟翠霞足当丽人之目。余从蓬山识青友。方蓬山壬辰举贤书时，青友纔十三、四。娟秀艳冶，肌理细腻，殆无比伦。古人所称『柔荑凝脂』，乃信有之。性尤警敏，殆真能以目听，以眉语。『金陵十二钗』正册诗，末首云：『情天情海幻情身。』当日可卿兼美，偶现色身说法，遂能使绛洞花主于怡红快绿中，心醉欲死。其风姿令人梦寐见之。在羣芳中品第是秋海棠。当碾冰为土，玉为盆，深贮之银屏珠箔中。灯红酒碧，茶熟香温，使按红牙低唱柳郎中『今夜酒醒何处也，杨柳岸晓风残月』，真乃有瑶台梦醒，天上人间之感矣。丙申天中节，偕金静川访之玉连环室。长身玉立，居然伟男。然恂恂犹如处子。弥令人回忆灵和殿前风流。吾尝谓：后来之秀，惟翠香意态融洽，是好女子。乙未冬，同友人为销寒之会，迭为宾主。日在香天翠海之中。一夕，扶醉送玉仙归日新堂。烧灯更酌，迟客未至。玉仙既不胜酒力，余亦玉山倩人扶矣

。温伊初方携瑶卿执茶瓯就灯下商北曲〔赏花时〕工尺，闻余欠伸，遽揭帐肘余起坐曰：『子亦忆香雾空蒙之诗乎？香暖春酣，较之石凉花睡，当何如？』是日压轴子玉仙方演《醉归》，情景尤切。伊初因笑谓余：『昔载园先生为陈泮碧画《西川海棠图》，今日当为此儿补画「海棠冬睡图」矣。』宋人词『少年听雨歌楼上，中年听雨客船中』，诵之辄为恍然。玉仙迩来颇有声，然以视闰桐当年，固不免蒹葭倚玉树之叹云。【嵩祝部，寓燕家胡同鸿喜堂，转入春台部，寓陕西巷延陵光裕堂。】

△丁酉春，桐仙遣闰桐复归鸿喜堂。所谓『三友』者，风流云散矣。每诵唐人《题长安酒家壁》诗，辄为废书三叹。嗟夫！悠悠行路，世情大都如此，于若辈乎何尤？

小兰，字韵秋。初居永发堂，后入敬义堂。梨园中以光裕堂为世家，敬义堂为大家。主之者曰：董秀蓉故出耕斋门下，以小生擅名。冠卿、鸾仙、小香，咸出其门。韵秋入门，适际盛时，余识之最早。壬辰二月，征鞍甫卸，春服既成，同人小集如松馆，为余洗尘。韵秋，芙蓉女儿，明秀无匹。姗姗来迟，媚不可言。坐对名花，遂至沈醉。绛蜡高烧，海棠睡未醒。予与周福门、韩季卿、冯竹生，荔生、余静川、朱子良诸君子，重房复室中环守之，至夜分乃相将送之归。乙未冬，在广和楼，即康熙时查家楼也。小兰演《藏舟》一出，声情幽咽，听者但唤奈何。日昃相携访之，雨鬓风鬟，江潭憔悴，灵和殿前风流，不堪回首。是夕，冠卿、鸾仙俱集。酒酣，冠卿更唱〔山坡羊〕二曲。璧月如水，银云不流。双笛吹凡字调和之，不能压其声。昔人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信然。小兰自愧弗及，涕泗浪浪，弥不自胜。为咏『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东风怨未开』之句以慰之。瑶台梦醒，天上人间。归路马蹄踏月，弥忆壬辰春夜、红烛笼纱时情事不能置。【三庆部，寓朱家胡同永发堂，转入韩家潭敬义堂。董秀蓉初在百忍胡同耕斋，移居韩家潭敬义堂。】

福龄，钱姓，字绮人。眉仙同怀弟。近日推大有堂桂云为嵩祝部首座，实非绮人比也。绮人娟娟少好，顾影徘徊，嫣然媚绝，而无姚冶之态，可谓『静女其姝』。买姬扣扣，寄辟疆小札，用江文通『见红兰之受露』语，大为称赏。坐对绮人，令人殊有光风转蕙泛崇兰之想。自韵香去后，一枝翘秀，实难其选。绮人乃如隔水桃花，自然明媚。柳阴竹外，人面春风，寻春裙屐，不觉成蹊矣。眉仙在四喜部虽擅一时名，而居恒对影，郁伊善感，日念绮人不去怀。虽同在花天月地中，固不能对床欢语。每见客，必探绮人近状。有过观音寺前者，必寄声问讯。割一味之甘，赌五纹之佩。至情至性，感动旁人。呜呼，读棠棣之诗，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其同师者，曰遐龄，字绮仙。如金在矿，如银在铅。光辉犹未发，越然婉约安详，无浮嚣习气。小子有造，与绮人共居。

熏而善良，固应尔尔。其北则鸿喜堂在焉，翠霞所居也。同居者，曰翠云。以青友故，过客亦熏沐而登之，然未免有续貂之诮矣。【嵩祝部，寓燕家胡同福升堂。】

巧龄，字秋仙。与绮人为同门生。绮人为眉仙同怀弟，余推为嵩祝近年第一人。而秋仙盛时，余未之识也。平湖韩四季卿，属友人作题壁图小影，其旁捧砚者为秋仙。明秀艳冶，殆无其匹。虽当年青友、韵秋不足过。丁酉初秋六夕【唐人皆以六夕乞巧】，修秋褙，集右安门外尺五庄。《看花记》中人，来会者十有七人。季卿出图索题。见者咸谓『影里画中，呼之欲出』。蒋叔起为同人署观款毕，余屏坐水亭，悄然凝思。小霞携绮人继至，言秋仙未南归时事，娓娓不休。于时嘉树选荫，新荷媵香，帐触于怀，不能自己。书二绝句云：『桐阴如水梦如烟，又向情天证四禅。对此玲珑一片石，自怜心事得秋先。』『画中声影梦中游，悔煞匆匆唱石州。我是中年桓子野，近来无赖渐知秋。』嗟夫！我生也晚，贺老、龟年，皆不及见。乃春明门内，亦复咫尺天涯。隔花人远，中心藏之，而又交臂失之。仅仅从画图省识。珠勒珊鞭，匆匆九陌。回首前尘，能无恨恨！昔人谓三生石上，无一笑缘。随园老人生平最信佛氏因缘之说，纪文达公笔记杂说议论亦复相同。吾今于秋仙亦云然矣。书此毕，恍然阁笔。【嵩祝部，寓燕家胡同福升堂。】

翠翎，王姓，字雨初。扬州人。冠卿弟子也。风骨未骞，而宛转如意。赵秋谷《海沔小谱》中所称『飞鸟依人』，大动人可怜色。是儿意态，近之如山茶花，秾而不俗。大家儿女固应尔尔。此蘅芜院中黄莺儿也。演《茶叙》《观花》二出，俱有可观。尝尊前捧砚，乞留题。为署居室曰『听春楼』，楹帖曰『半榻茶禅圆梦夜，一帘花气酿愁天』。仆本恨人，强为排遣。飞鸿踏雪，动留爪痕。醇酒美人，前尘影事。曲尘如海，绿叶易阴。他日杜牧寻春，又添一番惆怅矣。【三庆部，寓李铁拐斜街荣阳丰玉堂。】

玉笙，字芝香。嵩祝部佳小生也。幼年亦裹头唱《荡湖船》。今年三十而色艺不少衰。其师王天喜绝钟爱之，欲以为子，故至今尚居槐荫堂。玉磬，字瑶仙。初与双庆同在玉庆堂，师吕胖子。后乃归槐荫堂。出师后，自居青莲堂。与槐荫堂望衡对宇，晨夕过从，如一家然。其妻，故王天喜所抚和春部胖松林女也。故瑶仙在和春部。和春故少佳品，惟玉磬、素香，差强人意耳。余识芝香已在弱冠后，举止安雅，无少年佻达习气。丰容阔步，亦殊似富家儿郎。吾尝谓：此中人他日福泽，当以小云为第一。若芝香者，亦庶几焉。大有堂桂云在嵩祝近日颇有名。然以视芝香，未免小巫见大巫矣。淘之汰之，岂盛难为继耶？即以貌取，亦殊觉儼非其伦也。【玉笙在嵩祝部，寓石头胡同槐荫堂。玉磬转入和春部，移居青莲堂。桂云在嵩祝部，寓石头胡同大有堂。】

德林，字管霞。虽无晴雯之艳，而性格近之。极似怡红院中林家小红。玉仙演《占花魁》，以憨见妙；管霞则正以慧见妙。各擅胜场。使尹、邢相对，能不爽然自失！冠卿亦以此出擅名。然冠卿遭际顺境，事事如意，所谓『强笑不欢，效颦不愁』。管霞则长身玉立，自顾头颅如许，幽忧怨愤，时积于怀。当夫檀板一声，亭亭扶影；眼光一注，茫茫大千，托足无地。此情此境，枵拨伤心。幽愁暗恨，触绪纷来。故其低徊幽咽，慷慨淋漓，有心人一种深情，和盘托出。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垒块，不自知其然而然也。『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每咏王右丞《辋川杂事诗》，能无慨然？《燕兰小谱》有句云：『若教嫁作曹交妇，纵不齐眉也及肩。』趣语解颐，随园亟赏之。折腰龇齿，颇费周旋。文人无赖，遂有此口头罪过。冠卿年来亦有鳧胫鹤膝之谑。菖蒲拜竹，举头天外，管霞乃如春笋出林，渐欲过母。故观场矮人，往往有元龙百尺之憾矣。性既疎脱，又惯无拘检，不顾忌讳，遂致口角招尤，殊费调停。虽然，长安人海，红尘缁尘，阅人多矣。六街蹀躞，马尽如龙；九陌遨游，士多于鲫。黄衫谁是？翠袖寒多。一击未能，九州岛自大。天荆地棘行路难，又何怪伤心人触处皆非也。六朝人乐府曰：『蓼虫避葵藿，习苦不言非』，又曰：『心非木石岂无感，吞声踯躅不敢言』。君子哀其遇而原其心焉可矣。【三庆部，寓韩家潭春和堂。】

联桂，黄姓，字小蟾。世俗所称『状元夫人』长春弟子也。昔吕青田作《女仙外史》，演说永乐朝蒲台女子唐赛儿事。言仙、佛之外，厥有魔道，是为三教。常日阿修罗与我佛比肩而立，意气固自不凡。小蟾行事，往往葶甲新意，不循轨度，是殆曼陀尼之亚也。其人疎节阔目，如小人家儿女，而意量自远。性伉爽，笑语甚豪。每以伶侠自处。所不当意者，往往如灌夫骂座，冷若冰雪。余尝戏呼为尤三姐。爱之者阿其所好，乃直欲以枕霞旧友拟之。小蟾欣然谓『掌生品评不谬』。足见其胸抱，亦可谓有自知之明者矣。李载园太守，少年下第，留京过夏。时蜀伶陈漾碧负盛名，常以白眼待人，独倾倒载园。每值梨园演剧，载园至，陈必为致殽核，数下场周旋。观者万目攒视，咸啧啧叹羨，望如天上人。或陈赴他台，闻载园至，亟脱身至。其相契有至深者。载园为画《西川海棠图》，征诗海门。诗钞有《自题海棠画卷》及《衙斋补种海棠诗》，皆忆漾碧作也。此千秋佳话，以视秋帆尚书遭际，殆有过之焉。《燕兰小谱》不载其事，殆未免文人相轻之习尔。吾乡黄镜生孝廉，丙申春试后，偕余及冯朗崖访小蟾。一见如旧相识。至夜分，余辈散去。小蟾独拉留镜生，命酒更酌，烧灯相对，诉欸曲。红日上窗，犹言刺刺不休。以视漾碧之于载园，殆又过之焉。自后友朋酒座，必相将俱来。二人无日不见面。或余辈故强镜生他赴，则春元堂使者相错于道。殆食息相随，如形影然矣。昔杨法龄既脱乐籍，不

畜弟子，日与诸名士相揖让。小蟾援其例，亦不畜弟子，见客亦长揖不拜。往往高谈雄辨，惊其座人。顾好诤直，以招人过。人多不能堪，其侪偶咸嫉之。我辈亦多恨者。一时谤讟繁兴，二人不恤也。榜发，镜生报罢。小蟾固要，不令南归。隐然以秋帆尚书相待。余尝谓此子殆欲合桂官、银官为一入矣。佛言『一切众生各有因缘』，于兹益信。茫茫大千，每咏『不薄今人爱古人』之句，辄慨然为酹一大白。小蟾生庚辰，以甲午出春福堂，自居春元堂，年才十五。同辈中脱乐籍为最早。其色艺不过中人，且以阿芙蓉故，容光锐减，如春深海棠然。论其行事，则近今罕觐者矣。【春台部，寓李铁拐斜街春福堂，移居韩家潭春元堂。】

△小蟾丙申秋随一县令赴江西，戊戌春复入京，寄居春福堂。予南戍期迫，未及见也。闻此来重理旧业，将谋畜弟子，不复如昔日效熏卿所为矣。甚矣！晚节之难也。

兰香，张姓，字纫仙。濯濯如春月柳。风流自赏，拈毫弄翰，怡然自得。字作欧阳，率更体，清拔有致。每当茶瓜清话，把卷问字，捧砚乞题，墨痕沾渍襟袖间。此三庆部后来书呆子也。性既苦溺于学，而一洗咬文嚼字丑态。石韞玉而光辉，水含珠而川媚。无事张皇，自然流露，此香菱所为，高出时流也。吴儿性格，大抵温柔。纫仙风格洒然，散朗多姿，独有林下风。福云堂主者，曰玉凤，字瑞卿。故出福安堂，亦擅时名。有弟子六、七人，其一曰素香。在和春部。意态颇似紫菱洲中二木头。有敦厚之质，少活泼之趣。和春为王府班，击刺跌擲是其擅场。中轴子为四部冠。今高腔即金元北曲之遗也。和春犹习之。又多作秦声。至于清歌慢舞，固无闻焉。若素香者，在瑶仙外亦可谓庸中佼佼者矣。【兰香在三庆部，寓陕西巷福云堂。素香在和春部。】

三元，字藕仙。翠香师弟也。面目媚秀，发初覆额，如新莺学啭，乳燕试飞，每登场与玉仙两两相比，尤宜小生。般《占花魁》秦小官，凝秀圆转，殊有意致。余尝谓翠香、三元、福林、爱林并是后来之秀。嚙彼小星，三五在东。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明星有烂，不愁明月去也。三元丙申移居东皮条营日升堂。其师殷采芝之弟也。是时朱家胡同复新堂有双喜，其师亦殷采芝之弟子。双喜不久转徙天津，更明玉环。而丙申冬三元亦出，赴长芦。《战国策》所谓以君中驷，敌其上驷，舍短用长，尺蠖之屈以求伸也。虬髯客一见太原公子，决计下海。此正高人一等，为不可及。保定三台部有小天喜，字雨香。神采未甚秀澈，而肌理娟好，意态婉帖。目之曰媚、曰腻，庶几有一体焉。在彼中已不可多得者矣。【春台部，寓朱毛胡同日新堂殷，移居东皮条营日升堂。双喜寓朱家胡同复新堂，转入天津。三元亦转入天津。小天喜在保定三台部，寓唐家胡同。】

大清香、小清香二人皆字莲仙。二人皆美而艳，其声名亦不相上下。大清香为小元寶弟子，后自居李铁拐斜街丰玉堂，即今日冠卿顶堂名而加以荈阳二字者也。小清香为余庆堂汪寡妇弟子，丁酉夏服阿芙蓉膏自尽矣。余庆堂夙多佳品，秋芙之师小凤，字竹香，亦其徒也。方开酌，增常例。时有新建人曹君，以浙江太守援例得监司，入都。日日征歌选舞，极眷余庆堂双凤。一夕大醉不醒，周恤之数千金。后复为中部尉刺得，白巡城御史，送秋曹，竟以风流罪过罢官。从此余庆堂衰落，不复振矣。汪寡妇畜弟子，不惜重资聘师，教歌舞。衣轻暖，饫甘脆。视他人费倍蓰。而自余居京师，七八年所见，其弟子率皆闾冗下愚，无足当一顾者。盖此中盛衰，关乎气运，殆非人力所能强。全福堂汪亦从不产佳伶。然其平日乃与四顺堂、五柳堂、贵福堂相类，固无足怪也。吴振田在父老中最负重名。敬义堂董秀蓉以小生得名，即其高第弟子也。今三庆以敬义堂为大家，出其门者如冠卿、鸾仙、小香，咸翹然秀出。而耕斋在和春，寥落几不能自存。名门后裔，毫无树立，几令人有栾郤降为舆台之感。金玉堂玉莲，字午香，亦寶善堂弟子也。演《绣襦记 刺目》甚佳，与小云最契。其人温文尔雅，藹然可观，亦佳伶也。惜其徒亦无可观者。郝桂林晒腹堂、王桂林荣发堂今皆后起无人，门风不振。【大清香在三庆部，寓韩家潭寶善堂，移居李铁拐斜街丰玉堂。小清香在春台部，寓李铁拐斜街余庆堂。双凤亦居余庆堂。吴振田在和春部，寓百顺胡同耕斋。董秀蓉在三庆部，寓韩家潭敬义堂。玉莲在三庆部，寓韩家潭寶善堂，移居小李纱帽胡同金玉堂。】

连喜，扈姓，字梅香。四喜部天喜兄也。能《四弦秋》全曲，声情掩抑，一倡三叹，有余音矣。其变为男子装，则局度安详，词旨婉约，无嚣陵习气。与小蟾为同门生。小蟾行事，不当于若辈中求之，然所演不过《卖饽饽》《打杠子》《花鼓》《顶嘴》之类，色艺俱不逮连喜也。秋水菱花，连喜近之。近日把笔学画，着色蕙兰，楚楚有致。小霞邀同人画《九畹滋兰图》，梅仙与焉。从此学有精进，当大有可观。貽德堂莲生，亦春台部中人也。演《孙夫人祭江》，低迷凄咽，哀感顽艳。惜其非南北曲也，不登大雅之堂耳。其面神情大似金麟，亦是佳品。【春台部，连喜寓李铁拐斜街春福堂。莲生寓李铁拐斜街貽德堂。】

大玉林，字瑶卿。称大者，所以别敬义堂字佩珊之玉林也。其师故日新堂殷采芝弟子。别居后授徒二人，皆庸碌钗裙。瑶卿丰容多肌。当其不栉而巾，亦是寻常儿郎。至于熏燃梳扫，拥髻升歌，丰融旖旎，意态动人，醑醺香梦怯春寒，恍惚遇之矣。演《长生殿 小宴 惊变》二出，于太真醉态，颇能体会。无矫揉造作痕。遂如陈思王所赋『进退无常，若往若还；动止无期，若危若安』矣。四喜部胖玉喜亦演《惊变》《埋玉》，声大而远，悲凉激楚，非瑶卿之所能

及。而态度远逊瑶卿。至于佩珊在敬义堂，如太邱长家，季方难为弟；松柏之下，其草不植，未免虚有其名。谢道韞所谓封胡羯末，莫不知名。不意天壤之间，乃有王郎若是夫。托根择地，亦有幸不幸也。所惜瑶卿如鷓旦不鸣，三弦不敢促柱，吹笛者往往宛转高下以就之。遂令人有铸钟过后之叹。【格物者谓革性恶湿，■〈革单〉人之职，就燥为先。清润所蒸，几于太古之蕢桴而土鼓也。然徐文长之用缶坐击也。烧药物搏为陶鼓，扣之，其声乃鏗鏘然。物理固有不可解者，岂独王文成格庭前竹，七日不能得其理哉？】然其人固是诚实无伪。昔乾隆间，歌楼一字评旦三元曰『糙』，谓其不文也。余按《中庸》注『糙』。『糙』，笃实貌。若瑶卿者，可命之曰『糙』。【春台部，寓朱家胡同复新堂。玉喜在四喜部。小玉林在三庆部。】

金柱，字粟香。曩以众人遇之。丙申天中节，始见其演《凤仪亭 掷戟》，为温侯。珠冠绣襦，挟画戟轩昂而上。英雄儿女，刚健婀娜，兼擅其妙。欲采芙蓉花，可怜隔秋水。能传此一片心事，惊谓镜生曰：『士别三日，便当刮目相待。今日非复吴下阿蒙。』镜生笑曰：『曩因用违其材耳。粟香此后勿复为裹头装，庶不失本来面目耳。』春台部小生，佳者颇不易得。小霞之外，惟三元可望有成，他不足言也。今得粟香，可使与参一席。后来殆无与侔。【春台部，寓春家胡同熙朱堂。】

小天喜，字秋芙，扬州人。王姓，或云是旧家子，诡云王姓。【颜佩秋曰：『或言天喜夏姓，父早歿，母改适。』】先年春台部有天喜，与天禄、天寿齐名，故呼秋芙曰小天喜。既而突过前人，天喜久为所掩。今歌楼但知秋芙名天喜，不复以大小别之矣。近年【扈听香在四喜部大有声名，又称小天喜，以别于秋芙矣。】以《卖胭脂》《小寡妇上坟》二出得名。谑浪笑傲，冶容诲淫。浮梁子弟【宋人小说谓无良曰『浮梁』】靡然从风，一倡百和，几有若狂之叹。乾隆间蜀伶魏长生来京师，广场说法，以色身示人。轻薄者推为『野狐教主』。吴太初撰《燕兰小谱》，以名教罪人归狱魏三，非无见也。近年演《大闹销金帐》者渐少，曾于三庆座中一见之。虽仍同魏三故事，裸裎登场，然坐客无赞叹者，或且不顾而唾矣。天下人耳目举皆相似，声容所感，自足令人心醉，何苦作此恶剧，以丑态求悦人哉？余癸巳春即耳其名，乙未夏乃识之。碎麻子被面如繁星，眉目亦不过中人耳。健谈，能饮，对壶杓意气豪迈。僭称大户，有俯视一切之意。然每与冠卿遇，搦旗摩垒，辄不敌也。每当春秋佳日，三五同好，各挟所知，载笙、笛、弦索、拍板入酒家，觞咏既陈，丝竹迭奏。秋芙既自命酒人，又自矜名下，睥睨余子，旁若无人，攘袖飞觥，汹汹拳拳，势将用武。余辄笑谓：『取骰子来！』既至秋芙，辄据盆高座，雄若迷龙。众人杯盏盘碗，杂沓下注。余辄命巨瓿如钵者，满斟为孤注，諠阗笑语，呼卢喝雉

，众声如殷雷。六子不再周，秋芙辙乱旗靡，如春雨洗花。当于香雾蒙中，高烧绛蜡，代月照其睡态矣。乙未冬，为消寒之会，秋芙无日不在座。余既数以此法困之，或以告，秋芙不悔也。既入座，贾勇酣战如故。其兴致固是不可及。尝为书楹帖云：『花到生天纔富贵，玉能延喜况温柔。』温柔，秋芙所不足。意以此箴之也。名流投赠甚多，当以高小楼太史一联为最佳。曰：『南华秋水经常诵，北苑芙蓉画不如。』才人余事，虽若无意为文，而自然巧合无痕，温丽可诵。别有集唐『秋水为神玉为骨，芙蓉如面柳如眉』一联，不知何人手笔，未免俗套，几成恶札。【此二语《孙西庵集》附载朝云《六如亭题壁》及国朝黄石牧《香屑集》皆有之。】不如『太阿如秋水，初日照芙蓉』二语，在离即之间，犹不失读书人吐属也。某师曰小凤，字竹香，由余庆堂出居春茂堂，雅擅时名。南归，以秋芙畀李三。李故竹香仆也。既得秋芙，居性德堂，声称藉甚，五陵游狭儿载金钱奔走其门，夜以继日，如将不及。由是，李三偿债，买屋，设钱铺，拥厚资，多牛为富，足谷称翁矣。同辈中人，年齿相若，有声歌楼者，咸次第脱身去。李三故昂其直，以尼秋芙。秋芙愤甚。丙申夏夜，沈醉自外归，李三方喃喃语，鸡肋已安尊拳矣。历历自陈入门来未尝负汝状，又历历数其近年来负我状，忿忿自睡去。气壮词直，李三俯首无以对。且其家中人，虽至灶下养，亦皆不直李三也。诘朝，乃以『驱师』为词，施夏楚焉。面皆肿，且有爪痕。既而入歌楼，见者诘得其情，咸不平，忿之愬官。李三闻之始惧，不得已草草从之，非所愿也。余既习秋芙，悉知其行事、其为人，胸无城府，热肠可交。徒以登场卖笑，倡为淫哇，几为风俗之累。此则当日教师亦当分谤，秋芙不独任过矣。惟是率真任性，既不能作嗔拳，笑面对人，又往往有酒失，是其短耳。余尝戏谓：『秋芙，此泼辣货。』南京所谓『辣子』，当年持门健妇王熙凤，是此品格。或乃以其面有雀斑，直欲以鸳鸯拟之，非其伦也。有时竟目以夏金桂，此则鄙人申申之詈，一时矫激，遂至指斥过当，实非笃论。余在保定日，小五福为余言：小时与秋芙同舟北来，跳荡与凡儿异，其小名曰『二达子』，【乾隆间保和部有八达子，内城人也。】然则『泼辣货』之评，洵不诬矣。记中以秋芙位置末座者，援《燕兰小谱》抑置魏长生为殿之例。《春秋》传曰：『前茅，中权，后劲』，固有深意也。【春台部，寓陕西巷性德堂。小凤寓李铁拐斜街余庆堂，移居春茂堂。】

翠林，字韵琴。余丙申夏五识之保定。姿致韶秀，眉目楚楚如画。言词举止，并皆安详，雅无市井倚门卖笑习气。玉水璇源，方流圆折。此部中翘秀也。周其齿曰十五。自云在京师居清河堂，隶春台部。余昔未之识也。酒半，捧纨扇乞填词。书〔柳梢青〕一阙付之，曰：『记否相逢？春山画里，春水波中。系马楼台，藏鸦门巷，归燕帘栊。好春生怕匆匆。歌扇底，芳心自同。蓝尾杯

深，红牙拍紧，沈醉东风。』天津、保定，距京师在三百里内外。析津为长芦盐政所汇，上谷则总督大帅节钺驻焉。以故征歌选舞者，犹往往援京师例。然诸伶转徙无常，迭为宾主，饥依饱扬，大都无固志。走马长安者，至此但鸣鞭而过。开到酴醾花事了，能无慨然。韵琴在帝城，声称未着。至保定，则已独占百花头上开矣。昔郗诜对晋武帝『昆山片玉，桂林一枝』之言，未尝不叹皇州春色，目不给赏。而北极黄金星石下，以玉抵鹄者，为未免罪过也。山阴道上，霞蔚云蒸，千岩竞秀，万壑争流。及出到人间，已为第一泉。其是之谓乎？酒酣，相与纵论春明门人物，因命笔随事疏记，积成一册。此《长安看花记》之缘始也。起予之叹，焉能翫置。姜白石雪夜携小红过垂虹亭，为千秋佳话。予怀缈缈，如或遇之。是时保定又有双处，字云舫。徐娘虽老，风韵犹存。能弹琵琶。余为和梅村祭酒赠白生壁《双琵琶行》。是冬，来山海关，依临榆令尹都君。【都尔逊】江潭憔悴，顾影自怜。予亦如桓子野，闻人清歌，但唤奈何已。

《长安看花记》终

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正编

丁年玉笋志

（清）蕊珠旧史（杨懋建）撰

●目录

丁年玉笋志

●丁年玉笋志

蕊珠旧史

桐仙以丁酉首夏为花君，乞立传。一时诸郎咸愿得厕名《看花记》中，争请余顾曲，乞品鹭色艺，冀得一言为重。招邀者踵武相接也。于时传写『看花记』者，几有洛阳纸贵之叹。余笑曰：『陈寿乞米，许报佳传。此事乃容请托，不几如魏伯起秽史乎？』秋六夕，修秋襖尺五庄，略与同人商榷体制。秋试期近，未几难作，遂尔阁笔。重九前一日，余就逮。既下吏，从诏狱中谒椒山先生祠，摩挲手植榆树，因用顾梁汾寄吴汉槎《宁古塔》〔贺新郎〕韵，填词二调。寒冬短晷，拥炉谋醉。醉则歌呜呜。乃命笔为《看花后记》。于是时，提牢主事桂林胡小初【元博】，随园外孙也。简斋先生与先光禄为戊巳同年生，故以年家子见。相得甚欢。戊戌元夕以《咏萍》〔高阳台〕慢词索和，且以录，别为依韵谱之。曰：『梦渐随云，春都成水，飘零别换心情。如此浮名，可知悔煞寻春。杨花谁说情根薄，尽缠绵，未放愁醒。肯贪看，五万春华，误了浮生。衍波笺写回波曲，只约凭风片，护倩云根。似叶青衫，笛中怕听霖铃。遥怜花韵楼前柳，漾春波，竹水三分。忒匆匆，秋影依依，又换芦汀。』百花

生日，荷戈就道。道中无事，篝灯对酒，复取草稿增删移改，命之曰《丁年玉笋志》。凡得传十二篇，其中如金麟、小秀兰，则先已有传。前略今详。吕子明所谓『士别三日，便当刮目相待。』吾知之不蚤，所以旌吾过也。翠香、福龄、爱龄，则直取本传移入。盖其年辈皆与后记中人相等，从其类也。人才不择地而生，岁时代谢，光景常新。跼鄂相衔，华实并茂。吾曩恨不及见乾隆、嘉庆间人，今所见后来诸郎，婉兮变兮，总角卯者，未几突而弁。将来子子孙孙，继继承承，勿替引之，和凝范质，衣钵相传，吾知其方兴而未艾也。谢太傅有言：佳子弟正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庭阶耳。昔谓此中人不过五年为一世，吾居京师裁七八年，已及见其三世矣。因润色录之，都为一卷。

道光二十有二年，太岁壬寅，春三月三日，辰溪戍卒，嘉应杨懋建【掌生】自叙于蜚云精舍之仰屋。

戊戌夏到巴陵住八十日，与徐三穉青定交。临别为我画《蜚云精舍图》，且为之记。洋洋洒洒数百言，相属望，意良厚。余亦书画中隙地，曰：『此掌生梦境也。蚕吐丝作茧，龙嘘气成云，所凭依乃所自为也，其缠绵亦其自取也。荷戈南戍，先写此图，留待他年筑室以实之。』秋九月，既到戍所，自署大门曰：『圣代即今多雨露，谪居犹得住蓬莱。』又一联曰：『仰屋著书，我用我法；杜门却扫，吾爱吾庐。』既而交刘大晓亭【家，光】辰溪佳士也。见穉青画，将为我更作。久未命笔。己亥冬夜，酒醒兴到，起援笔疾成之。为《四时图》。凡四，亦为之记。洋洋洒洒数百言，相属望，意良厚，如穉青也。不佞生平，良朋密友爱我者，既多且挚。每念知己，能不酸辛？因书《玉笋志》附志于此，庶知阿掌为天下有情人也。

秀芸【或作筠】，殷姓，字竹君，小名金寶。苏州人。从桐仙兄冬友入都，居光裕堂，学昆山调小生曲廿余出。丁酉三月始登台，人未之奇也。面目性情，大似小霞，俊爽超脱。余一见许为隽品。是日演《红楼梦 栊翠庵折梅》，为寶玉。固未足尽其所长。是时桐仙方张灯开宴，乞为花君补传，附入《看花记》中。羣弟子咸侍，尊壶面鼻，各奏尔能。桐仙又与小桐合作黄荃徐熙派兰竹盆石小幅，酬余曰：『此郑荣润笔金钱花也。』诸郎环立如玉笋。观者乃真朗朗如玉山上行，目不给赏，心为之醉。谢康乐所言『良辰美景，赏心乐事』，竟可兼而有之。后来之秀，辄私相计曰：经平子未几，如许子将兄弟，在汝南商度月旦评。时人物之延颈跂足，待品题者，心怦怦也。余独心许秀芸，为入目第一人。数数为小霞言之，颇不以吾言为河汉。秋八月，小霞既移居石头胡同内之羊毛胡同，秀芸乃定归咏霓堂。余力赞之，且为屏当部署一切，事乃得就。以重九前二日，入门称弟子。是时余以顺天科场事被逮，秋曹準牒摄对簿停案以待，特以此事勾留二日。既蒞事，乃自诣吏。亦可谓痴如王济者矣。

近日昆腔歌喉，盛推绮人、听香二人。绮人声大，然枯而不润；听香声高，然激而不和。以之起衰振靡则可，至于声音之道，则慨乎其未之有闻也。竹君发声，迺亮爽脆，而又圆润清和，累累如贯珠。所谓八音克谐，无相夺伦，惟斯人足以当之。虽前辈中冠卿、鸾仙不能过也。此中人有场上、场下之别。往往声容兼擅，而酬应非所娴习。虽金麟犹不能免纪涪木鸡之诮。夫高文典册用相如，驰书羽檄用枚皋。陆士衡所谓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每念与人不求备之言，辄不禁今日捉将官里去之叹。二难具、四美备者，能有几人？若竹君者庶几兼之矣。戊戌百花生日，余荷戈南戍。竹君随小霞设钱梦侠情禅室。别后每寄声殷殷讯平安。顾近日得小霞书，述竹君近状，乃几有阳春白雪、曲高和寡之憾。岂知希我贵耶？冯唐有言：先帝好文，而臣好武；陛下好少，而臣又老。李广第一，数奇不侯。俯仰身世，能不慨然。然咏霓堂已入四喜部，从此四喜部当增声价矣。跂予望之。【春台部，寓陕西巷延陵光裕堂。转入四喜部，寓石头胡同内羊毛胡同咏霓堂。】

△秀芸在羣芳中，异品也。初命之曰『绿牡丹』，继思明崇祯朝有作《绿牡丹》传奇以刺复社中人者，嫌其非佳名，乃更命之曰『绿萼梅』。当日上界仙人萼绿华，降羊权家，留赠白玉条脱而去。天仙化人，游戏神通，目无下尘，故应尔尔。秀芸在光裕堂不得于桐仙之妻，乃出之。桐仙意，固未忍遽舍也。初归咏霓堂，余实为盟主。甫入门，小霞笑谓余：『君于此子，犹子也。曩君颇眷雨初，今名秀芸，为秀芸字之曰「晴初」可乎？』在坐者咸相视而笑。秀芸或作秀筠，字竹君，从其朔也。然桐仙门下花君，诸郎名辈行皆以小相为主字，并以从廿呼龙，耕烟种瑶草。如此妙卉，夫岂易得。余乃定书作秀芸。秀芸事事肖小霞，而歌喉高过其师远甚。荀卿有言：『青出于蓝』，『冰寒于水』，正所谓当让此子出一头地，不止沆瀣一气而已。毛初晴作教歌头，罗三行序曰：『罗三非歌人，乞毛生为作歌。庶人知罗三苦沈沦也。』故其诗援元、白例，按度刳节，颇为疏记，后有作者，犹可寻绎。此天下第一有心人也。唐太宗文皇帝为元奘法师制《圣教序》曰：『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善哉，可为妙于形容。然余所品题秀芸，闻吾言者，固疑信半焉。此中人语，固云不足为外人道也。

翠香，陆姓，字玉仙。吴儿之极媚者也。隋炀帝目司花女袁宝儿曰憨态可掬，是儿彷彿过之。如春烟笼芍药，秋水浸芙蓉，未是绝艳，要足令人心醉。目有曼光，双瞳翦水，执板当席，顾盼撩人。演《占花魁 醉归 独占》《雷峰塔水斗 断桥》，及《荡湖船》小曲，无不以憨入妙。许太常留溪师尝言：『若辈中人，往往十指如悬槌，一握为笑，令人索然意尽。惟翠香面目如曼陀罗，指掌如兜罗绵玉笋，班中可称第一手。』吾师雅人深致，有此绝妙品题。每念斯

言，辄令人不忘相逢把臂时风趣。古乐府所谓『栏干十二曲，垂手人如玉。』又想见王夷甫执玉柄尘尾，与手同色，倾倒时流也。若置之梨香院女乐中，当是芳官品格。在羣芳中当命之曰『胡蝶花』，即凤仙也。《本草纲目》谓之『急性子』。子熟时，有触即握拳露爪。此儿性格似之。余尝榜其居室曰『翠海香天』，楹联曰『翠裊竹边怜小玉，香词茶后谱中仙。』榜额余自书，楹帖则蒋叔起所书也。当传经堂多寶病革时，玉仙代为演《金雀记 乔醋》，与小霞为偶。憨中流慧，尤觉可儿。惜无几时，即以才寶易之，此调不复弹矣。《西游记》女儿国王娇痴之态，尤为擅场。日新堂昔演此剧者，曰全龄，所谓『铜丝扭就国王头』者是也。一二年间为其师赚四五万金。在春台十子中，曰『黄带子』。玉仙近日有『少爷』之号，亦谓其任性自恣也。殷采芝门下，惯育趾高气扬之人，真不可解。又有寶龄，久已不蹈歌场，亦不甚见客，侍采芝起居饮食。入夜则一灯相对，喁喁申旦。闻当年色艺亦是可观，今则反舌无声矣。日升堂三元之弟，曰三福，为女儿国相。意趣未能流动，而进止徘徊，眄睐自怜，亦后辈中可造就者。【春台部，翠香、全龄、寶龄俱寓朱家胡同日新堂，殷三福寓东皮条营日新堂。】

金麟，字绮人。春台部胡小云弟子也。小云为桐仙之师。金麟既出名门，意态皆能不失大家风范。绰约浓郁，自然可亲。儼之南州香草，当在夜合、含笑之间。又如黄梅花，虽未是清品，要其风味，正自醜厚。丙申暮春，在燕喜堂肩随桐仙执壶。于时光裕堂中，翠霞、秀莲皆捧觞随行，以次进酒。绮人乃如鹤立鸡羣，置之诸郎中，固应翹然独秀。余初撰《看花记》，在丙申夏五，叙金麟者止如此。越一岁，则金麟已声名洋溢。走马帝城者，几不欲作第二人位置矣。南海颜佩秋，以书抵余曰：『金麟歌喉独出冠时，作者何以记不及此，得无遗憾耶？』余笑而谢。既而见其演《絮阁》《赐珠》二出，乃信名下固无虚士。近日雏莺乳燕，呢喃学语，细声窈杳，裁如游丝，气息仅属，几似龙宾十二，回翔应对时，三弦不敢促柱。凄凄咽咽，惟闻笛笙声。虽有师旷之聪，不能辨其五音六律。周郎顾曲，但唤奈何而已。绮人出为『狮子吼』，证声闻果，高视阔步。踔厉发扬，其意气固已足以陵铄一世。及其发声，遂乃如项王，喑呜叱咤，千人皆废，真可充满天地，俯视余子，声呜呜如泣、如诉、如怨、如慕，乃与螭抱枝，蜃伏砌，不可同年而语矣。同日又得观其师小云演《费宫人刺虎》。作家举止，固自不凡。是日适遇各庄分包，故茶楼杂剧，春泉堂师徒独占三出，几与堂会指名奏伎者同。【春台部，寓虎坊桥口内，五道头前春泉堂胡。】

小天喜，字听香，扈姓。春福堂连喜胞弟。四喜部后来之秀也。近日昆腔歌喉，推金麟第一。听香出，遽掩其上。如洛钟之应铜山，蒲牢夜半鸣，足以发聋

振聵。又如秋城画角，凄彻心脾，令人闻之有落日照大旗之想。盖听香之为人，得秋气多。故其发之于声，亦为秋声。其神情极似冠卿幼年时，特风姿微不及耳。举动吐属直截了当，又似小蟾，而雅驯过之，才艺亦居其上。昔章邱李中麓先生归田后，园林池榭，极一时声伎之盛。大治幸舍馆客。客有能以鹅管为笛者，吹之清脆激越，有遏云裂石之音。当日『卽事诗』所谓『鹅管吹笙明月夜』者是也。后数十年，犹有能传其法者。假使听香临歌筵，得如李暮者。其人掌鹅管笛和之，一片清商夷则，如夜静龙吟，天空海阔。以视韩娥三日绕梁之音，当何如耶？天下名山，黄山之外，惟雁荡为石山戴土。地僻境幽，虽有土气亦不甚厚。故不竹不笋，但觉清刚之气满人怀抱。若听香者，学山而至于山，则雁荡矣。在羣芳中，则玉兰品格为近。迎春献岁，凌寒先放。四喜部如名园就荒，庶草繁芜，得此一枝，翘然独秀，从此好春消息来矣。眉仙在部中，巍如鲁灵光殿，如韩陵一片石，如江左夷吾雍容坐镇，而寥天一鹤，殊有独立苍茫之叹。得听香为之后劲，乃信曲高者和非寡矣。丁酉入春来，四喜部登场，座上客往往与春台相埒。每日不下七八百人。视前一二年，盖已倍之矣。天运循环，无往不复。善哉，司马季主之论卜也。四喜部屯极而亨，或者可复返嘉庆间旧观？则听香其先声乎。【四喜部，寓朱家胡同云福堂甘。】福龄，字春波。郁大庆犹子也。自春山出，居玉照堂后，文盛堂门前冷落车马稀矣。既得春波，门风复振。格局秀整，神采焕发。桃花靛面，光艳照人。尤不可及者，长眉入鬓，时露异彩。如春雨初霁，远山新沐，浓翠欲滴。昔隋殿脚女三十人，惟吴绛仙善画长眉。打桨踏歌者，羣相仿效，有司日给螺子黛五斛，绛仙独得波斯真品。炀帝目之曰『秀色可餐。』坐对春波，仿佛想其眉妩。曹子建《感甄赋》曰：『修眉连娟。』《西厢记》北曲《惊艳》曰：『宫样眉儿新月偃，侵入鬓云边。』若春波者，固天之生是使独，非京兆尹所能点染。更无事乞灵于颊上添毫毛也。龚小玉尝谓春波之眉，鸾仙之目，使合为一人，当其秋波一转，能令天下铁石肝肠人一齐心荡。善哉，可为知言。史邦卿、瞿宗吉辈，填〔沁园春〕词，连篇累牍，固犹未免在温柔乡中为门外汉也。【顾梁汾《登雨花台》词：『如此江山，刚换得才子几篇词赋。』可为片言居要。】春波之为人，温克沉默，不苟言笑。其意穆然以深，不屑屑求人怜，亦未尝高自位置。自命不作第二流，而人亦自不能竟度外置之。锺夫人自是闺房之秀，斯之谓矣。三庆部近日玉笋环生，望之如瑶林琼树，要当以春波为翘楚。性情极似藕香榭中惜春。碧玉初年，身量未足，亦正如此。或言春波似藕官，亦近之。在羣芳中当是素馨花，皓皓如雪，皎皎如冰，又复清而能腴，洁而能隽，岂凡卉中所能有其色香味。同人尝集福兴居之醉乡深处，座中有秋芙，绝纓错舄，语笑喧豗。秋芙自命酒人，欲矜大户，动以陈元龙湖海间豪气压

人。淋漓酣嬉，颠倒如项王巨鹿之敌章邯，诸侯皆从壁上观；如光武昆阳之破寻邑，雷雨大作，屋瓦皆飞。意气之盛，几几乎有不可一世之概。一鼓作气，狂态尽露，莫可禁遏。不逾时，玉山自倒，非人推矣。春波微笑不言，而杯到不停。《三国志注》称邴原饮至一石，容色逾庄。黄叔度汪汪如千顷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浊。古人所难，今复见之。可谓善《易》者不言《易》矣。雨初饮亦甚豪，以出冠卿门下，称酒世家。倾翻北斗，吸尽西江，有此雄概，然酒酣喝月，使倒行以当春波，固犹是中驷耳。冠卿每叹曰：『当让此子出一头地。』【三庆部，寓大外廊营文盛堂郁。】

爱龄，字小香，亦后来之秀也。演《邯郸梦》为打番儿汉，绯纓绣袍，结束为急装，舞双枪如梨花因风而起。观者光摇银海，万目万口啧啧称叹。公孙大娘舞剑器浑脱，浏漓顿挫，有此妙手。三庆部如意《打桃园》，掣大刀旋转如风，擅一时技击名，不足敌小香也。吾在保定，尝见三台部双禄《卖艺》，拳棒刀枪，色色俱妙，最后舞流星，风驰电掣，乃如五色舍利，大放光明，普照世界，叹为绝伎。小香不及双禄之兼擅，双禄亦逊小香之专精也。使二人见面，各出所长，正当爽然自失耳。小香偶亦裹头作天魔舞，歌喉颇嘹亮。然究非所长。虽习武小生，而对人宛转如意，无介胄容，亦无脂粉态。大抵柔媚是吴儿本色，小香则别饶清致。秀外慧中，茶筵酒座，芴泽微闻，其风味如佛手柑。清夜静对妙香，可以忘言。纱厨翠地，桃笙膩滑，执■〈分瓜〉瓠罍，品梅花雪水，但觉清气袭人，不知身在瑶台第几层矣。古称可人，又曰可儿，小香有焉。潇湘馆中紫鹃也。闻小蟾言，曾有佗父以多金啖小香，屡逼之。小香如墨翟守宋，不穷于应。最后且恚且胁，不胜其黻，痛哭而罢。后来之秀，守身如玉，岂寻常迭被铺床者所敢望其肩背哉。【爱龄在三庆部，寓韩家潭敬义堂，移居香雪堂。如意在三庆部。双禄在保定三台部。】

△常州陈少逸《品花宝鉴》第二十三回，有『兰保御侮』一条，其智有足多者。然以视小香，固有上下床之别。宋人蔡友古词有《洞仙歌》一阙，有绘声绘影之手。其结句云：『我只为相思，特来者度，更休推后回相见。』吾尝见友人慕秋芙者，如文园令病消渴，愿得金茎仙掌一滴露。网设鸿离，轨濡雉鷩。狐绥绥，虎眈眈，整冠昧李下之嫌，盗铃慰桑中之喜。然而鄂君未举夫翠被，神君犹隔夫绡帐。扑朔迷离，是耶？非耶？虽自命秦宫一生花里活，其如三生石上无一笑缘何？唐张籍乐府曰：『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夫乃叹有情人成眷属之言。此愿固未易偿也。靦阅既多，受侮不少。鄙人从旁盱衡久之，不忍其詢，乃录友古词，书折迭扇子贻之。见者莫不绝倒。爱我者或箴我：奈何作此虐谑，毋乃绮语罪过。虽然，区区之心，但祝回头，敢辞饶舌？歌以谑之。谑予不顾，吾未如之何也。已矣！小香与小蟾交最契。丙甲

秋，小香出敬义堂，方绸缪居室，小蟾适于重阳前有西江之行。春源堂舍宇器用尽举畀小香。今雪香堂中一切位置，皆仍小蟾之旧也。小蟾落籍时，年十五。小香亦十五岁自立门户。小蟾不畜弟子，今小香有弟子二人矣。以齿则师徒固相若也。嬉戏跳荡，噀噀喧呶，无家人礼。如魏叔子所传万安卖酒者郭节然。尝与友人论之，小蟾如蒋虎臣，梁山舟早赋遂初。小香则如侯官老儒，食报隔世，弱冠巍科，出掌文衡，文福兼隆，殆由天授。能使老师宿儒，艳说其事，羨极泣下。梨园中又添一段佳话也。

小秀兰，胡姓。初字温香，更名香吏。春晖堂方三林弟子也。以其与小桐同名，故称『小』以别之，儿遂乃已知名。俯仰身世，小桐能不怆然。柳五儿为芙蓉女儿后身，此儿仿佛过之。其人有鸾仙之修整而不勌，有冠卿之秀澈而不冷。清而和，朗而厚，置之瑶林琪树中，风骨端凝，意态俊爽，可称东海秀影。予昔于《看花记》中品之曰：其姿致如牵牛花，墙角篱根，娟娟一朵，点缀秋光，凉翠欲滴，秀色可餐。如当椎牛行炙之后，饜饆肥甘，忽进蔬笋一盘，入口脆美，清快无比。又如妃子酒后，啖荔枝过量，浆热体烦，得玉鱼含唇舌间，凉沁牙齿，顿觉举体清适。如苏易简月夜解醒，自称冰壶先生，不数金茎解渴。是时与香吏殊落落，但见其局度安详，不竞不綵，不吴不敖，谓其得清气多故。其言如此，实未足以尽香吏也。宜黄符雪樵，于香吏极所醉心。始予不谓然，久乃信，非阿其所好者。香吏近学弄笔，作小楷，画兰蕙，并有可观。孳孳汲汲，如将不及。从诸文人问字，断断如也。可云有志之士。【三庆部，寓韩家潭春晖堂。】

秀莲，字花君。扬州人。桐仙得意弟子也。光裕堂先有天然、天秀，不久皆散去。后来者曰『三秀』。三秀者，秀兰、秀芸、秀莲也。秀莲入门最后，而最慧。意态爽闳，言笑举止并皆洒落，无委琐气。所般皆小生剧。先是，同师者有学《渔阳掺挝》，为祢正平骂阿瞞。伊吾久之，花君从旁窃听，则已尽得其节拍。扬袍振袂而出，神情态度参以己意，妙合自然。虽素所习不啻也。有佗父挠之，不令般演而罢。桐仙乃竭一夜之力，篝灯按谱，摹仿为岳云骂秦桧剧，命名曰《快人心》。词曲、宾白、科诨、爨弄，悉与《渔阳掺挝》异，非依样葫芦也。桐仙以一夕成之。花君即以一夕习之。明日入戏园，登场般演，耳目一新。观者方啧啧叹新剧之妙，不知乃其师徒夜来灯下所为也。是时小桐方久享盛名，而余独称许秀芸为后来第一人，固未知花君也。桐仙为覩缕述其事，且乞立传。是夕张灯呼酒，命秀莲奏其伎曰：『努力博周郎一顾，将以实吾言之非谬也。』有所誉必有试，桐仙盖非偶然。因即桐仙所书，节略为润色之如此。【春台部，寓陕西巷延陵光裕堂。天然、天秀俱寓春台部光裕堂。】

△天然昔在光裕堂，未免恃宠而骄。桐仙亦无如之何。天然颇挥霍，所得金钱

，輒随手散尽，其师亦不得稽其出内也。桐仙惩往事，驭小桐辈颇严。又有閩人沈二，司钱谷，钩会甚密。故诸小郎殊局踖。惟待花君多所宽假，起居一切得自如。丈夫爱怜少子，今亦有然矣。桐仙举动洒脱，略似魏晋间人。大有王夷甫口不言钱之意，落拓殊不治家人生产。几几乎如绛侯，问刑名不知，问钱谷不知。又极慕赵明诚之为人。欲学其居大学时典衣买书故事。每入琉璃厂肆，所见法书、名画、钟鼎彝鬲，杂然满载以归。或货郎负骨董造其家门，意有所向，费辄不资，不问度支能给与否。室中质帖常数十纸，肃霜告寒，光裕堂中诸郎始谋授衣，岁习以为常。曩年在春台部十子中目之曰『书呆子』。京华尘土，涅而不缁。王茂宏无事举扇相障，以视逐金弹工数钱者，相去何可以由旬计。然小桐谋脱籍，桐仙居奇货，昂其直，索八千金。故事久弗就。而秀芸之归咏霓堂，小霞亦费千三百缗。余许为后来第一人，力赞之，且为屏当部署，乃得成交云。古之人有言曰：惟俭可以养廉。旨哉言乎。

鸿喜，字雨香。其师檀天禄，春台部掌班也。天禄少负盛名，缘事论城旦，归京师复理旧业。得鸿喜，宛转如意，姿首清洒，而意趣浓郁如茉莉花。每当夏夜，湘帘不卷，碧纱四垂，柳稍晴碧，捧出圆月。美人浴罢，携小蒲葵扇子，着西洋夏布衫，花影满身，纳凉已足，就曲栏杆花下，设麋鹿竹小榻，八尺红藤簟。开奁对镜，重理晚妆。以豆青瓷合装茉莉蕊，攒结大胡蝶二支，次第安戴鬓旁。补插鱼子兰一丛，乌云堆雪，微掺金粟。顷之媚香四溢，真乃竞体兰芳矣。坐对雨香，有此风味。天禄同族者，曰顺林，居国安堂。有弟子小翠，字碧生；小凤，字次香。皆不及鸿喜。又保定有金福、银福，即顺林之徒小兰、小桂也。【鸿喜在春台部，寓朱家胡同国香堂。小翠、小凤、小兰、小桂俱在三庆部，寓百顺胡同国安堂。小兰、小桂后出居保定，易名金福、银福，在三台部，寓唐家胡同。】

小五福，曹石麟弟子也。演《瞎子捉奸》，弹琵琶丁丁然。旖旎融洽，『梨花一枝春带雨』，态殊似之。石麟本亦裹头人，今改唱小生，兼工技击，声容俱胜于畴昔。每日大轴子【《竹枝词》『注：轴』音『纆』】，石麟必与胖双秀两两登场。此三庆部持门生旦也。胖双秀不习昆腔，而发声遒亮，直可遏云。

《祭塔》一出，尤擅胜场。每当酒绿灯红时听之，觉韩娥雍门之歌，今犹在耳。开元末，许和子入宫，名永新，能变新声。高秋朗月，台殿清虚，喉转一声，响传九陌。此之谓矣。双秀与郁大庆居文盛堂，所教多佳弟子。而双秀、寿林俱尚分包银。人生遭际，菀萃不齐，大抵如斯矣。【余昔所见《四进士》剧，般渔蚬妹者，次香悬揣是寿林，恐未必然。】双秀昔与方竹春同演《十全福》，为妙玉。云极佳，惜吾未及见。【或云演《十全福》扮妙玉者乃胖双喜，非双秀也。】竹春即胡秀兰，香吏之师，今春晖堂主者也。【三庆部，寓石

头胡同春福堂。】

汤鸿玉，徐桂林弟子也。桂林字听香，皖人。得名在蕊仙、冠卿之前。既脱籍，向吴中娶妇。主安次香兄铁笛生家。妇翁黄姓，故吾嘉应人寄居姑苏者也。既成礼，挈妇复来京师，不复与妇家通。余曾为一作寄书，邮问前讯，辄遇殷洪乔浮沈之。凡三四函无一得达云。听香居韩家潭，以其昔年所居『天馥堂』畀其徒为门榜，而自署所居室曰『云仍书屋』，意将以自别于乐籍中人。然人固当知『天馥堂』，无有知『云仍书屋』者。虽翹然自异，思比幽兰，不欲与众草凡卉伍，固未易得矣。鸿玉色艺亦止中人，在后来诸郎中无大出色。特以其系出名门，故多刮目相待。乃颜佩秋直欲以《红楼梦》梨香院女乐中龄官儼之。屈到嗜芰，或亦别好所鍾欤？六朝人论州郡大中正之敝，『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但以门地征辟，能有几人？张目不答江东米价，如王椽之不痴者。然则庞士元『拔十得五』之说，殆亦未可尽信矣。【三庆部，寓韩家潭，鸿玉居天馥堂，桂林居云仍书屋。】

素玉，刘姓，字韞仙。福云堂玉凤弟子也。初作《看花记》时，附之《兰香传》中，既撰《玉笋志》，以其年辈皆与后记中人相等，乃别为立传，移入此卷，使各从其类焉。《易系辞》传曰：『方以类聚，物以羣分』。许洵长《〈说文解字〉后叙》自明其例曰：『分别部居，不相杂厕』。其是之谓矣。器局秀整虽少爽致，而时露劲气，不甚似吴儿柔媚体段，而又无扶风豪士雄迈气概。昔日之曰丁香花，花不胜叶，而细香琐碎，亦饶别趣。粤人目山丹花为『土牡丹』，虽非玫瑰花红香多刺之比，要亦自是艷品特辉光未能发越耳。真之南部烟花中，当是梔子花，品未必清，而味则殊秣。日新堂中藕仙，以拟此儿刚柔、轻重、迟速异齐，要其风趣，正复相似。若以《汉书 人物表》例之，其品第正不失为中上。又性好佻达，变动不居，击剑弄丸，皆其所习。平居汹汹拳拳，如将不及。余每戏呼为『无事忙』。偶然把笔学画兰蕙，风枝雨叶，纵横离披，亦殊有剑拔弩张之态。小霞邀画《九畹滋兰图》，韞仙与焉。太史公有言：『士固有附骥尾而致青云者』，其是之谓欤？其同师者，曰素兰，字琴仙。在瑞卿门下未是秀出之品，然三桓七穆，论者未尝或遗之。传曰：『松柏之下，其草不植。』诗又曰：『芑与女萝，施于松柏。』子游所谓：『夫子有为言之，非一端所可尽也。』若素兰者，虽非紫藤花浓香荫亩之俦，以视金雀、兔丝，托根得地，一朵嫣然，当夫春光明媚，邛有旨藹，亦具香色。借其点缀，亦未始不足当胜日寻芳者停鞭一眄。【三庆部，寓陕西巷福云堂。】

文兰，字畹香。小元寶弟子也。三庆不少佳小生，文兰在后辈中亦可观者。寶善堂与敬义堂同掌三庆班事，其门下皆多佳伶。而小元寶在当日尤自擅盛名。至今其徒皆如王谢家子弟，未必尽佳，而举止落落大方，要自与白屋崛起者不

同。文兰能弹琵琶。风神爽朗，谈吐清胜。眉目间亦时露英气，有似鸾仙，特徵逊其修整耳。丁酉初秋六夕，同人修秋楔于尺五庄，归，夜集其家，觥筹交错，皆已半酣。余笑请文兰拨四弦为我解醒，则笑而应曰：『诺。君如能更浮大白者，当奏将军令为寿。』即起涤冰碗，满注陈酝，强予三觴。碗各受三升许，如刘景升三雅。同人鼓掌和之，促絕沥，哄然相视而笑，予玉山頹矣。比进檀槽，予不复能顾曲。遽起命驾疾驱归，吐车茵狼藉。明日，日加午犹卧不能起。酒徒闻之，莫不大笑。其同师者，曰清香，字兰生。幽秀温婉，恂恂如处子，无市井嚣陵习。暇复捉笔学作字，波磔殊有媚态。亦有志之士也。又有莲桂，字莲卿。于三人中齿最少，倜傥自喜，不拘拘规翔矩步，而风致翩翩，自觉动人。或为写《莲桂图》，书《圣教序》『桂生高岭，云路方得兹其华；莲出绿波，飞鹿不能污其叶』四语赠之。韩四季卿极所赏心，屡乞为立传，余诺之。久未能属稿，乃附记于此。《长安看花记》以小天喜为殿，《辛壬癸甲录》以琵琶庆为殿，皆援《燕兰小谱》以魏长生为殿之例，此志独以寶善堂为殿者，盖小元寶师徒色艺并有可观，不愧沆瀣一气之誉。求之今日玉笋班中，虽未能遽如敬义堂称大家，光裕堂称世家，然望之蔚然而深秀，固知玉辉珠媚，此中有人。三卿为主，可谓众矣。【文兰、清香、莲桂，俱三庆部，寓韩家潭敬义堂。】

《丁年玉笋志》终

《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正编 梦华琐簿》

（清）蕊珠旧史（杨懋建）撰

●目录

梦华琐簿

●梦华琐簿

蕊珠旧史

史部有记载类，《三辅黄图》《西京杂记》之属是也。子部有小说家，《拾遗记》《世说新语》之属是也。体例各殊。唐宋以来，遥遥千载，代有作者。乾隆朝，命儒臣因朱检讨锡鬯所撰，广之为《日下旧闻考》，煌煌作述，征文考献，鸿裁巨典，非詹詹小言所敢儼矣。余制《长安看花记》，复为前后集。既成，厘为三卷。为诸伶各立小传。以佛法『过去、现在、未来』命之。黄金台下，按图索骥；三生石上，似曾相识。一展卷间，如见其三世人矣。顾其旧闻轶事，旁见侧出，耳目所及，书缺有间焉。卢龙尉陈五湘舟，与予过从既习，每于午窗茶话，各举歌楼杂事，藉资谈柄。湘舟长予十余岁，居京师卅余年，所述多嘉庆年事。余所不及见也。始余交成都安十二次香，其人风流倜傥，又多才艺。诸伶执贖学书画者盈其门。余从永平入都，访次香孔雀斜街四川

会馆。日夕谈春明门内故事，如与湘舟纵谈时。而次香见闻尤广，且多身亲得其实。鄙性健忘，辄随事命笔录之。积日既入，褻然盈册。曩者顾曲，置簿大书曰：『及时行乐，排日选欢。』辛壬癸甲以来，八年于外矣。回念走马看花，都如梦里。宋人有《东京梦华录》，记汴梁全盛时事。国朝孙北海少宰亦有《春明梦余录》。余私淑诸人，愿窃比焉。因命之曰《梦华琐簿》。簿中以陈、安二君所述为主，而宾筵客坐，发难解嘲，故纸丛残，委巷琐屑，凡有关梨园掌故者，刍蕘葑菲，杂沓采入。诸君子崇论宏议，莫不备书；而鄙人謏闻隙见，亦得疏记。随所得纂之，不复排比类次。凡得若干条件，系于左。荷戈南来，行道透迟，复多笔削。所见异词，所闻异词，所传闻又异词。有修伶官传者，以是为长编而底簿焉可矣。『少年听雨歌楼上，中年听雨客船中』，前尘影事，殊难为情。他日者，或叱覆酱瓿焉；或拉杂摧烧焉；或一日三摩挲，珍重爱惜，以之为记事珠，以之为衣贫珠，以之为珍珠船焉，听之而已，非鄙人所及知也矣。

道光壬寅春三月三日，仰屋生记于辰溪戍所之赁庑。

嘉庆朝，湖州戴光禄【璐】久官京师，撰《藤阴杂记》，大半取材《日下旧闻考》。于都城古迹考证特详，云乾隆间查家楼、月明楼皆国初旧迹也。余道光壬辰北来，卸装即居永光寺西街八宝店，年伯朱漕帅菽堂先生家。所见惟查楼尚存，则今前门外肉市广和楼也。对门有小巷通大街，尚榜曰『查楼口』，或讹呼『茶楼』矣。【戏园招牌皆曰『茶楼』。】余初访月明楼，无知者。戊戌夏，云梦道中老仆杨升言月明楼即在永光寺西街。其地近枣林。世俗相传，有康熙私访月明楼之语，编为歌谣，演为杂剧，刻为画图。虽妇人孺子皆能言其事，顾鲜有知其地者。

有戏庄，有戏园，有酒庄，有酒馆。戏庄曰某『堂』，曰某『会馆』，为衣冠揖逊，上寿娱宾之所。清歌妙舞，丝竹迭奏。戏园前曰某『园』，曰某『楼』，曰某『轩』。然茶话人海，杂沓诸伶，登场各奏尔能。钲鼓喧阗，叫好之声往往如万鸦竞噪矣。寻常折柬召客者，必赴酒庄。庄多以『堂』名。陈馈八簋，矜肥酒蕝，夏屋渠渠，静无哗者。同人招邀，率尔命酌者，多在酒馆。馆多以『居』名，亦以『楼』名，以『馆』名。皆壶觞清话，珍错毕陈，无歌舞也。间或赴酒庄小集亦然。

戏庄演剧，必徽班。戏园之大者如广德楼、广和楼、三庆园、庆乐园，亦必以徽班为主。下此，则徽班、小班、西班相杂适均矣。

今之戏庄宴客者，酒家为政，先期计开宴者凡几家？有客若而人？与乐部定要约。部署既定，乃告主人，署券为验。主人折柬以告客曰：某日集某所，乐演某部。届期衣冠必庄，肴核必腆，一献之礼，宾主百拜。自朝至于日中昃，肃

肃雍雍如也。戏园听歌，酒馆买醉则不然。屏车骑，易冠裳，轻裘缓带，笑傲自得。放浪形骸之外，不复有拘束矣。酒庄则公宴、小集，听从其便。是合戏庄、酒馆为一者，特无歌舞耳。乾隆间金陵楼则与今戏庄异，而合戏园、酒馆为一者。雅座小卖，熊鱼兼美，任适口体，无愧醉乡。【小屋垂帘，分曹而饮，曰雅座。肥甘蔬笋，选味而尝，曰小卖。酒庄酒馆皆然。戏庄则无之。今戏园俱有茶点，无酒馔，故曰茶楼。】金陵楼于五十一年丙午秋八月停市，今多不知其处。或以五和楼、东升楼当之，非也。广和楼盖即其地云。

广和楼柱，今皆欹斜南向，如金陵瓦官阁然。或言楼高，受朔风震荡。理或然欤？

《都门竹枝词》云：『某日某园演某班，红黄条子贴通衢。』今日大书，榜通衢，名『报条』。曰：某月、日，某部在某园演某戏，尚仍其旧俗。盖诸部赴各园皆有定期。大约四日或三日一易地。每月周而复始，有条不紊也。【广州城则每日梨园会馆挂牌，云某日某班在某处。】

春台、三庆、四喜、和春，为『四大徽班』。其在茶园演剧，观者人出钱百九十二，曰『座儿钱。』【此散座也，官座及桌子则有价。】惟嵩祝座儿钱与四大班等。堂会必演此五部。日费百余缗，缠头之采不与焉。【戏庄及第宅彩觴宴客，皆曰『堂会』。】下此，则为小班，为四班。茶园座儿钱各以次递减有差。堂会则非所与闻。西班诸伶，则捧觞侑酒，并所不习。近日亦有出学酬应者。然召之入酒家则可，茶园为众人瞩目之地，有相识者亦止遣僮仆送茶，诸伶仍不登座周旋也。【广州乐部分为二，曰『外江班』，曰『本地班』。外江班皆外来妙选，声色技艺并皆佳妙。宾筵顾曲，倾耳赏心。录酒纠觴，各司其职。舞能垂手，锦每缠头。本地班但工技击，以人为戏，所演故事类多不可究诘。言既无文，事尤不经。又每日爆竹烟火，埃尘涨天。城市比屋，回禄可虞。贤宰官视民如伤，久申厉禁。故仅许赴乡村般演。鸣金吹角，目眩耳聋。然其服饰奢侈，每登场金翠迷离，如七宝楼台，令人不可逼视。虽京师歌楼无其华靡，又其向例，生旦皆不任侑酒。其中不少可儿，然望之俨然如纪渚木鸡，令人意兴索然，有自崖而返之想。间有强致之使来前者，其师辄以不习礼节为辞，靳勿遣。故人亦不强召之。召之亦不易致也。大抵外江班近徽班，本地班近西班。其情形局面判然迥殊。本地班非无美才，但托根非地，屈抑终身。如夷光不遇范大夫，三熏三沐教之歌舞，则亦苕萝山下终老浣纱。虽有东施，并乃无颦可效。不亦惜哉。】

前门外戏园多在中城，故巡城口号有『中城珠玉锦绣』之语。中部尉所治地或且因缘为利。【『东城布帛菽粟，西城牛马柴炭，南城禽鱼花鸟，北城衣冠盗贼，中城珠玉锦绣』，此五城口号也。各举重者为言。】

宣武门外大街南行，近菜市口，有财神会馆。少东，铁门有文昌会馆。皆为宴集之所。西城命酒征歌者，多在此。皆戏园也。内城禁开设戏园。止有杂耍馆。外城小戏园，徽班所不到者，分日演西班、小班，又不足，则以杂耍补之。故外城亦多杂耍馆。【西城菓子巷内，街西旧有戏园，曰太和轩。西草厂胡同有吉阳楼。皆杂耍馆。一年中演戏无几日。或云朝阳门外另有戏园，非东岳庙西之芳草园。余不知也。】

城外小园凡五，在南城者二：崇文门外广兴，宣武门外曰庆顺。东城一，在齐化门外，曰芳草。西城一，在平则门外，曰阜成。北城一，在德胜门外，曰德胜。皆徽班所不到。惟嵩祝偶一莅之。亦但分下包而已。

旧时档子班打采，多在正阳门外鲜鱼口内天乐园。今为小戏园矣。

《都门竹枝词》云：『谨詹帖子印千张，浙绍乡祠禄寿堂。』谓酒庄也。禄寿堂在打磨厂，今尚存浙绍乡祠。未尝日日宴会，特堂会偶然借用其地。在虎坊桥之东。《藤阴杂记》言：向不知众乐园何在，后见李自实笔帖，云在『虎坊桥众乐园口』，乃知之。今道光年，李自实笔店乃在珠宝市，而虎坊桥则固无有知众乐园之名者。《竹枝词》又云：『每味上来夸不絕，那知依旧庆云堂。』又云：『恒德堂中尚可賒。』今日酒庄、酒馆，俱无此二家矣。往日银官为李海门召客于宜庆堂，今观音寺前有承庆堂，大栅栏有衍庆堂，然皆酒庄，非戏庄也。湘舟云：小李纱帽胡同口庆云堂，犹及见之。今承庆堂即其地。今日三庆园，乾隆年间宴乐居也。其地昔甚广大，今当铺亦从此析出。又其旁有六合居，亦其地也。

乐部各有总寓，俗称『大下处。』春台寓百顺胡同，三庆寓韩家潭，四喜寓陕西巷，和春寓李铁拐斜街，嵩祝寓石头胡同。诸伶聚处其中者，曰『公中人。』聘歌师，食用俸者，曰『拿包银』。司事者曰『管班』。管班职掌分为三：曰掌银钱，曰掌行头【衣箱为行头】，曰掌派戏。生旦别立下处，自称曰『堂名中人』。堂名中人初入班，必纳千缗或数百缗有差，曰『班底』。班底有整股，有半股。整股者四日得登场演剧一出，半股者八日，曰『转子』。诸部周流赴戏园，大园四日、小园三日一易地，亦曰『轮转子』。堂名中人有班底者，许偿其值相授受。其堂名多承袭前人旧号。彼往此来，鹊巢鸠居。虽系以姓氏，不嫌张冠李戴。也间有自立门户，别命堂名者。曰新堂名，必其人能自树立，到处知名者矣。然自纳班底外，宴部中父老及诸钟磬笙笛师，所费不貲。不如顶堂名者，有班底及一切屋宇器用，俱坐享其成，可免劳民伤财也。间亦有裹头居大下处者【俗呼旦曰『包头』】，大抵老夫耄矣。然吾尝见三庆部演《四进士》大轴子，其般渔家蚬妹者，乃艳如芍药、光采动人，约其年，当纔二十许人耳。雨初云『此大下处中人』，并以其名告，余忘之矣。后问安次

香，言其人即李寿林。计其年齿不相当，恐未必然。

四徽班各擅胜场。四喜曰『曲子』。先辈风流，饴羊尚存，不为淫哇，舂牍应雅。世有周郎，能无三顾？古称清歌妙舞，又曰『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为其渐近自然，故至今堂会终无以易之也。三庆曰『轴子』。每日撤帘以后，公中人各奏尔能。所演皆新排近事，连日接演，博人叫好，全在乎此。所谓巴人下里，举国和之。未能免俗，聊复尔尔。乐乐其所自生，亦乌可少？和春曰『把子』。每日亭午，必演《三国》《水浒》诸小说，名『中轴子』。工技击者，各出其技。痾痿丈人承蜩弄丸，公孙大娘舞剑器浑脱，浏漓顿挫，发扬蹈厉，总干山立，亦何可一日无此？春台曰『孩子』。云里帝城如锦绣，万花谷春日迟迟，万紫千红，都非凡艳。而春台，则诸郎之夭夭，少好咸萃焉。奇花初胎，有心人固当以十万金铃护惜之。嵩祝在当日，以韵香一人照映一时。石韞玉而山辉，水含珠而川媚。日午当天塔影圆，几令人有夔一之足思。今虽少佳品，犹能与四徽班抗颜行，非第一仙人一点灵光所照，不及此。

乾隆间，魏长生在双庆部，陈漾碧在宜庆部。同时又有萃庆部，或曰今之三庆班殆合双庆、宜庆、萃庆为一者也。余按四喜在四徽班中得名最先，《都门竹枝词》云：『新排一曲《桃花扇》，到处哄传四喜班。』此嘉庆朝事也。而三庆又在四喜之先，乾隆五十五年庚戌，高宗八旬万寿，入都祝厘，时称『三庆徽』，是为徽班鼻祖。今乃省『徽』字样，称三庆班，与双庆、宜庆、萃庆部不相涉也。

陈银儿盛时，召侑酒者，非金陵楼不赴。其地在肉市，今为广和楼，即昔查家楼也。今日肉市，酒楼最多，而味最恶劣。无谮水火之齐者。余尝谓，携美人赴肉市饮食，亦焚琴煮鹤之一事。其南则晋元楼在焉。皆西商所集。其中不设雅座，诸伶足迹所不到。园中问『今夜宴集何所？』答曰『晋元楼，』则摇首径去矣。

戏园客座，分楼上、楼下。楼上最近临戏台者，左右各以屏风隔为三四间，曰『官座』，豪客所集也。官座以下场门第二座为最贵，以其褰帘将入时便于掷心卖眼。《竹枝词》：『楼头飞上迷离眼，订下今宵晚饭来。』正如白乐天《长恨歌》所云『回头一笑百媚生』，梁武帝《晋白苎舞歌》所云『含笑一转私自怜』，汤惠休《白苎歌》所云『流目送笑不敢言』者是矣。官座而前，短几鳞次，曰『桌子』。渐远戏台，价亦递杀。惟正楼不横桌，盖旧例也。楼下周回设长案，观者比肩环坐，曰『散座』。其后亦设高座，倚墙矫足，可以俯视中庭。设案如楼下。而坐者率皆市井狙侏，仆隶舆僮，名之曰『池子』。余尝谓，此万人海，真乃众维鱼矣。从楼上凭栏，俯临下界，长儿列如方罫，大似白袍鹄立。橐笔试有司时，特不能衔枚静无哗耳。夹台基曰『钓鱼台』，亦以

下场门为贵。至于上场门，鸣钲惶聒，目眩耳聋，客不愿座也。

《竹枝词》云：『园中官座列西东，坐褥平铺一片红。』案：红色为一、二品官坐褥。今园中惟用蓝布坐具。庆乐园新葺，最华眩，亦止用回回锦。士大夫惟戏庄公宴，尊卑咸集；至于茶园嬉戏，说平等法，贵官例得用红坐褥者，亦当持体，不便降尊从诸侠少冶游矣。即如长安酒家速客者，在酒庄则达官贵人，鸣驺张盖来会。若酒馆小集，从无公卿效袁尹屏车骑看竹者。盖脱巾独步，买醉数钱，情之所鍾，正在我辈。大僚顾惜官箴，动以恒舞酣歌、沈湎冒色为戒。『长安市上酒家眠』，不得不让『谪仙人』矣。豪客车中，皆自携坐具。官座倚阑干，前设短榻，后列高几，各施锦褥，别于客座。后设高座，以坐仆从。撤园中蓝布坐具，施之其散座，则座儿钱外加坐褥、茶壶钱百二十。又《竹枝词》云：『三寸红笺窄戏单』。案：今戏园无戏单，诸伶或书片纸置怀袖，备相识者顾问。惟堂会仍用红纸戏目。『堂会』，谓戏庄公宴及第宅家宴、会馆团拜也。堂会点戏、放赏，仍用短足炕几舁钱陈筵前。戏园亦偶有点戏者，但以一纸钱帖畀之而已。

《竹枝词》云：『双表对时刚未正，到来恰已过三通。』此嘉庆年事也。余案：红豆村樵《红楼梦传奇》凡例云：『丝竹之声哀，不可无金鼓以震荡之。』此言殊近理。今梨园登场，日例有『三轴子』：【《竹枝词》注云『轴』音『纣』。】『早轴子』，客皆未集，草草开场。继则三出散套，皆佳伶也。『中轴子』后一出曰『压轴子』，以最佳者一人当之。后此则『大轴子』矣。大轴子皆全本新戏，分日接演，旬日乃毕。每日将开大轴子，则鬼门换帘，豪客多于此时起身径去。此时散套已毕，诸伶无事，各归家梳掠熏衣，或假寐片时，以待豪客之召。故每至开大轴子时，车骑蹴蹋，人语腾沸，所谓『轴子刚开便套车，车中载得几枝花』者是也。贵游来者皆在中轴子之前听三出散套，以中轴子片刻为应酬之候。有相识者，彼此互入座周旋，至压轴子毕，鲜有留者。其徘徊不忍去者，大半市井贩夫走卒。然全本首尾，惟若辈最能详之。盖往往转徙随入三四戏园，乐此不疲，必求知其始讫，亦殊不可少此种人也。今日开戏甚早，日中即中轴子。不待未正无为。李小泉言：『嘉庆初年，开戏甚迟，散戏甚早。大轴子散后，别有清音小队，曰「档子班」，登楼卖笑。浮梁子弟迷离若狂，金钱乱飞，所费不资。』今日虽有档子班，但赴第宅清唱，如打软包之例，不复赴园般演矣。【京城旧日顿子房皆打软包赴人家，保定则班中诸伶亦打软包。】又近来诸部大轴子恒至日昃乃罢，惟四喜部日未高春即散，犹是前辈风格。内城无戏园，但设茶社，名曰杂耍馆。唱清音小曲、打八角鼓、十不闲以为笑乐。南城外小戏园或暇日无聊，亦有档子赴园。然自是杂耍馆之例，非复当年大戏散相继登场意思也。

京城极重『马头调』，游侠子弟必习之。矜矜然、断断然，几与南北曲同其传授。其调以三弦为主，琵琶佐之。【呼韵曰『辙』，谓换韵曰『换头』，所用韵即元人周德清《中原音韵》。】南中歌伎唱『马头调』，皆小曲。北道邮亭抱琵琶入店小女子，唱『九连环』，带『都鲁』。每卸装，酤村酿解乏，听之亦资笑乐。皆与京城『马头调』不同也。【孔东塘《桃花扇》《听稗》一出，演说太师挚适齐一章，云是贾兕西刑部所制鼓儿词也。京城『马头调』即此意。】

伶人序长幼，前辈、后辈各以其师为次。兄、叔、祖、师，称谓秩然，无敢紊者。如沙门法嗣然。堂名中人主家为事者，其僱仆呼之曰『当家的』，或曰『老板』。对之肃肃然如主人翁。檀天禄尝于酒座遇秋芙，沈醉，侧戴花边小毡帽，蟠大发辫于顶，披衣趿鞦，作软棚装。称妮而前，笑曰：『檀师爷看我竟当何如？』天禄噤不能言，良久但期期曰：『我长汝师傅一辈，奈何取笑。』彼中人长幼之别盖如此。

堂名中人，其徒皆称之曰『师傅』。师傅有内行、外行之别。如翰林诸公之分内班、外班也。翰林以起家不由庶吉士官编检，径由别衙门转入者，为『外班』。后辈待之，但视庶常前辈，用红侍生帖。乐部中师傅，如秋芙之师李三，故竹香仆，是外行也。即檀顺林之父，本非京城歌楼中人，自南中携其子北来，纳班底钱入三庆部。如是者，亦外行也。

乙未冬，夜过日新堂，值其前厅事大会。从窗隙窥之，广筵肆设。一中年白皙人据上座，部中父老如李六儿、范四宝，及国香堂主人檀天禄、遇源堂主人琵琶庆、日新堂主人殷采芝、敬义堂主人董秀蓉、宝善堂主人陈金彩、耕斋主人吴震田八九人，皆与焉。翠香、三元、宝龄【宝龄久不登场，但侍采芝起居饮食而已。】及名下后生凡十二人环侍左右。问玉仙，答曰：『此吾师爷辈，落籍后，去为长芦盐商。今来京师从故人饮耳。』

俗呼旦脚曰『包头』。盖昔年俱戴网子，故曰『包头』。今则俱梳水头，与妇人无异，乃犹袭『包头』之名，觚不觚矣。闻老辈言：歌楼梳水头、踮高蹻二事，皆魏三作俑，前此无之。故一登场，观者叹为得未曾有，倾倒一时。今日习为故常，几于数典而忘其祖矣。

伶人中如卢蒲婺易内而饮酒者，最初惟五柳堂陶月仙一人。曩时最为奇货，今自相窃妻妾，已成风俗。入其家，羣雌粥粥，动曰『师娘、『师姊妹』矣。然若辈中稍自顾惜者，犹屏弗与齿。故其徒仅窜名小班中。今则浸淫入和春、嵩祝矣。琵琶庆豁达大度，如杨越公不问红拂伎行踪，开阁遣去骆马杨枝之流以数十计，独不许冯子都当垆调笑，亦一奇也。其尤阴贼险狠者，莫如赵悬郎，即玉喜也。广设罟擗陷阱，雉媒鱼饵，日日含沙，伺射人影。中伤者踵相接

也。今过其门者犹惴惴有戒心。

目前南城酒馆，以观音寺前福兴居、如松馆为要。裕兴居。【在杨梅竹斜街】浪得名耳。福兴居即昔日义兴居。庖人能识美人嗜好，奔走者又能伺主人喜怒。某馔为某郎设，作何烹治，无弗当意者。东偏有小院，许金桥兵部目为『醉乡深处』，梁翰屏太史书榜揭楣端。余往来既熟，以『寻常行处』四字易之；又书『太白酒楼』，集唐一联曰：『劝君更尽一杯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凡我同人，卧瓮头眠垆侧者，见之莫不大笑。丁酉夏秋间，又辟后院，葺屋五间。规模闳敞，酒人亦多来者。如松馆厨中馔品不逮福兴居，而西北隅别有一院，重房复室，境极幽邃，促膝谈心，无恩乃公事者，游人多乐之也。打磨厂西口东胜居，有窟室，后临护城河。入其中如伯有，饮酒亦是别趣。但恨膳夫不佳，且东城无美酿，是缺典耳。东城多沽涌金楼酒，绝少陈酝，逊全城远甚。

近日酒人登座，必先属曰：『全城，带票。』盖『全城风记【在观音寺前】』陈酝最佳。来酤者以一纸署酒价，冪壶口，俾持归为验。故曰『带票』。余戏谓东坡有调水符，此『调酒符』也。

京师歌楼楹帖多佳者。虎坊桥浙绍乡祠一联云：『地居韦杜城南，日下衣冠，共听讴歌来上国；人在粉榆社里，风流裙屐，恍携丝竹到山阴。』吴学博师最赏心，亟述之谓无一字虚设。元本『上国衣冠，共听讴歌来日下』，余稍为移易之。庆乐园一联云：『大千秋色在眉头，看遍翠暖珠香，重游瞻部；十万春华如梦里，记得丁歌甲舞，曾醉昆仑。』相传为吴梅村祭酒手笔。芬芳悱恻，感均顽艳矣。或云朱竹垞检讨作此，未必然。朱十入本朝，总角婉变，涵泳圣涯，与阅历沧桑、俯仰身世、凄切心脾者不同。即云作在己未，未举鸿博以前，然言为心声，有何逼迫，大不得已，而为此哀以思之音也？丙申，园主人修饰栏楯，并此联新之，以退光漆，填金字，俗劣令人不可向迳。曩见商邱陈氏，家藏旧搨法帖《乐毅论枯树赋》《文皇哀册》《廿种兰亭》，【《廿种兰亭》今归常熟翁廷尉师二，督学广东日，以百六十金得之。其中最精者，定武淡墨本、天字不全本、唐神龙绢本、贾秋壑本，皆希世之珍也。】并是纸墨精妙，古香盎然。而装褫皆殊庸下，雅不相称，大是减色。可惜也。广和楼长联起二句云：『广乐奏钧天』，『和声鸣盛世』。下文不佳，出自俗手，亦不复记忆矣。

和春班大下处，在朱太傅旧宅对门。门前春帖子云『和声鸣盛世，春色满皇都』，典丽庄雅，不知谁氏手笔。

闻姑苏戏馆有集南北曲一联云：『把往事今朝重提起；破工夫明日早些来。』清词丽句，运古如自己出。望而知其为才人之笔。又全浙新馆，在下斜街严介

溪听雨楼旧宅也。中有楹帖云：『墙头过酒闻乡语，花底移床梦故山。』古人谓：佳文字惟在言人所不能言，而又适如人人意中所欲言。如此乃不愧天地间真文字。

集南北曲之最佳者，月老祠楹帖云：『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此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次香挽松秀堂桂喜，即用此为粉本。陈荔峯少宗伯，少年典福建乡试，留题江山船云：『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只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余留香小阁一联云：『有情皆眷属，无事小神仙。』【此二语，癸巳春余客清河道官舍仪征师家，孙南疆为予仿曼生法刻小印，甚佳。】虽止得半，亦自可诵。

凌仲子在扬州曲局修曲谱，又定《金元明人南北曲论定别裁》，于本朝独推洪昉思《长生殿》为第一；而明曲雅不喜玉茗堂，且谓『四梦』中以《牡丹亭》为最下。其中北曲尚有疎快之作，南曲多不入格。至于《惊梦》《寻梦》诸出，世人所瓣香顶礼者，乃几如跃冶之金矣。余于曲学未涉藩篱，固未敢奉一先生之说遽定指归也。癸未岁，白小山尚书督学广东，试嘉应诸生古学《桃李嫁东风赋》，以『嘶骑渐遥，征尘不断』为韵。表叔李湘宾，才人也。一篇之中，尽用南北曲。熏香摘艳，纸醉金迷。如有明盛时，珠江竞渡，豪家争以孔翠、珠贝饰船篷，璀璨陆离，令人不可逼视。其押『渐』字韵曰：『过眼之絮飞渐渐』，用东坡词『枝上柳绵吹又少』语，融化入妙。然其中如『新绣袜都浣泥，依真命薄：小金铃怪疼煞，花也魂销』，橐笔试有司，乃放笔为踰阕之言。乐也而淫，谑兮已虐。歌诗不类，跃冶斯讯，责备贤者，夫亦安逃？昔庚辰，顾耕石侍讲岁试嘉应，赋题为《江上琵琶》。湘宾作有曰：『烟波老汝，谁怜香梦如尘？罗绮输人，不管流年似水。』上句侍讲所易也。《玉簪记》对《牡丹亭》，庶几丽则不淫，无愧词人耳。

壬辰九秋，余由宁河赴保定，填〔金缕曲〕一调，题沙河店壁。新城令章邱李二戟门【名廷桀】行部见之，大有手送花笺、抄稿去天涯，沿路访斯人之意。甲午夏，过新城，乃定交，留为平原十日饮。尽出其生平撰着盈尺许，相质。濒行，馈赆殊厚。翰墨缘、香火缘，夫岂苟然？然词殊不佳，大似曲子。宋人词皆付歌喉，故得尽情言之。金元以降，北曲既兴，重以南曲，而词之界限遂窄。高一分为诗，低一分为曲。朱子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呜呼微矣！【词附録于此，曰：『酒碧灯红夜。判今宵，艳竹哀丝，借他陶写。不耐天寒双袖薄，小胆空房生怕。忍料理、十千酒价。莫再琵琶轻易抱，我何曾惯听伤心话？约略似，桓子野。年来走遍章台马。有个人，扫花风帚，寄香蛟帕。听说秋窗风雨夕，挑尽相思灯下。珍重托，瑶天鹤驾。过夏剩留书剑在，咒东风敢怨鹦哥骂。明年约，准归也。』】

又：余壬辰冬填〔喜迁莺〕一调，其起句云：『软红帘隙，甚夜来酿就，欺人寒色。翠袖兜香，青衫拚醉，梦也何曾稳得？照井论情，回波顾曲，况是婆娑趁拍。为谁浮大白？自检点梦痕襟窄。』此亦大似曲子。然每与同人论及兹事，顾鲜有以吾为知言者。惟仁和葛四太史蓬山，许为知言耳。【蓬山词学，受之妇翁谢观察椒石。笃信万红友四声之说。始与余同客阮小云世兄幕，闻余为学海堂经生，意是冬烘、学究，相遇殊落落也。后谬闻黄陂邱五采臣言余好填词，乃以《蕉梦图》索题，为谱梦窗自度腔〔梦芙蓉〕一调归之，则大喜过望。因填〔月底修箫谱〕一调，为余题《春灯问字图》以相报。从此定交。然余〔梦芙蓉〕词用梦窗题赵昌所画芙蓉词，亦近曲子，殊不佳。蓬山守词律极细极严，余往往不能范我驰驱。蓬山引绳削墨，无所假借，一字之师，韦弦佩焉。吾两人剪烛对床，有所商榷，或他友至，辄以他语乱之。此中人语云，固不足为外人道也。】

晃州通守，南陵何芟亭，先分守浦市，获盗贼。赃中有竹筒一，磨治莹膩，刻画精致。上作行楷，极秀媚。书七言律诗曰：『琅玕消息近来闻，玉冷空山堕小云。沧海西头裙自浣，翠微深处被亲熏。人来月殿分鸾守，草满芝田付鹤芸。香篆若能通御座，万枝真降一齐焚。』极似玉溪生集中『锦瑟碧城』之作。不知所谓，不敢强解也。欸题二行云：『虬仙诗缥缈可爱。芝润作楷，蕊泚镌字，瑞芝阁主人清玩。竹瑛山庄。』下有颠倒鸳鸯印，色色可爱。惟小字别号无可稽考，大是恨事。所谓『瑞芝阁主人』者，不知何许人，或者如意馆中人耶？闻盗贼赃大半湘阴质库物，独此物不似金穴铜山中来者。其所从来，不可究诘矣。惜于时无好事者讯之盗口，为得其实也。《竹枝词》云：『干支冠首换年年』。案：近日春帖子几同拆白灯谜。歌楼伎馆投赠联句，动以名字分隶对偶，已成俗套。牵强凑合，几至不成文理。惟幼时闻六篷船有细新者，吾州百花洲名伎也。【嘉应之水曰梅江，达潮州以入海。往来皆乘六篷船，如浙之江山船。随园来岭南，以未得赏识六篷船为恨。】潮州太守万子輿，有集句一联云：『细推物理须行乐，新得佳人字莫愁。』真乃如玉盒子，盖奇妙不可思议。所谓好语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每新岁，及乡会试场后，团拜公宴，日不暇给，则诸部分包。或遇传差，亦分包。传差者，官府公会，征诸郎承值也。大抵堂会或分二、三包不等，其茶园开戏自若也。有时茶楼门首标红曰『传差』，不开戏，则必御史台传差，不敢分包者矣。

乡会试场后，各园及堂会必演《王名芳连升三级》，花面演《说题解》，以为笑乐。未免侮圣人之言。案：此体自汉、魏、六朝人已有之。假借同音，用资谈柄。玉茗堂尤擅此长。其最佳者《牡丹亭 闺塾》出，杜丽娘上场宾白云：『

酒是先生饌，女为君子儒。』匡鼎解颐，可称无上妙品。

嘉庆二十五年，京师春台班忽无故散去，七月睿庙宫车晏驾。道光十三年癸巳，和春班散去，四月孝慎皇后升遐。盖普天率土，遏密八音，运会所值，气机先兆，莫知其然而然。

曲家『务头』二字，余向不解所谓。舞勺时读《桃花扇 教歌》一出，李香君唱《牡丹亭 惊梦》〔皂罗袍〕『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一曲，至『雨丝风片』，苏昆生曰：『误矣，〔丝〕字是务头。』于时窃讶之。案：此曲工尺，『丝』字谱止『尺上』二字，非板并非眼，不识昆生所谓误者安在？凡遇曲师，即举此质之，莫能言其所以然。后阅《水浒传》，朱仝入歌院听『笑乐院本』，至『务头』停声，乞缠头。是『务头』又似『关目』，不关曲中节拍矣。《金瓶梅》亦屡言『笑乐院本』。是自元及明皆有『笑乐院本』，似通俗常演者，究不知是何院本？又不知『务头』毕竟如何？虽老歌师，无知之者。余舌强喉直，自愧不能学歌。于此事尤深抱陶隐居一事不知之耻。

万柳堂，益都相国冯文毅公所筑舍也。国初为清游胜地，坐论退食，蹑屐东山。门生追陪杖履，来游来歌。己未制科诸公集中，莫不矢《卷阿》之音。今荒烟蔓草，断井颓垣，几不能指其地矣。余住京七年，不知万柳堂何在。暇日问车夫醉王，乃知在沙窝置察二门内。可谓『礼失而求诸野。』【今日拈花寺，阮太傅辛未、壬申在都常游，又与朱野云补种柳花。详《掣经室诗集》。同治戊辰九月九日，掌生注。】

丰台芍药，在昔为胜游。今则二三月间，南西门外三官庙海棠开时，来赏者车马极盛。城内龙爪槐，城外极乐寺，皆游春地也。游人皆自携行厨。惟陶然亭、小有余芳二处有酒家。陶然亭暮春即挂帘卖酒，小有余芳则迟至入夏乃开园。其地为尚书郎三君【三寶】尺五庄别苑。尺五庄有马鬣封三君爪发藏焉。过小桥出园，即为小有余芳。清暑招凉，调冰雪藕，大有江乡鰕菜之思。『西风斜日鲈鱼香』，不止『水村山郭酒旗风』也。每岁例以修秋禊为期，买醉者日不暇给。至中秋，则尽偿酒债，『十叩柴扉九不开』矣。南横街圆通观，大殿后垂花门外牡丹，左右各一本，浓艳凝香，迥非凡品。特其地近市，湫隘嚣尘，无过而问焉。每岁暮，挟诸伶出丰宜门，入花局，观窖中唐花、牡丹、碧桃、玉兰、迎春之属，先春争放。美人名花，香光照映。归则各乞数种载去。陈迦陵《邵山人潜夫传》，述林山人古度言：『干嘉时，戚南塘开府镇海上，诸文人依之者，如鱼赴壑。每醉后，樗蒲之会积钱。』隐人余澹心《板桥杂记》则言：『诸名士会猎旧京，多集李十娘家，文酒之宴，费必百金，真可谓销金窟。』今京师冬月，出南西门看花一行，亦中人十家产云。

三官庙中，有『花之寺』。壬辰初入京，龚定庵招余，会公交车诸名士宋于庭

、包慎伯、魏默深、端木鹤田诸公十四、五人于其中。余初不知其地所在，年伯御史中丞朱公闻之，笑谓徐少司空师曰：『此必君同年生所为』。既而戾止，则绮疏尽拓，湘帘四垂，『花之寺』绰楔在焉。前后皆铁梗海棠，境地清华，颇惬幽赏。余诘定庵虬户铄溪徐彦伯：『涩体阿掌雅所不喜。君奈何亦堕此恶趣？』答曰：『此曾宾谷夔言也。罗两峯梦前身为『花之寺』僧，故宾谷先生为署此榜额。』后二年余，阅宋牧仲《筠廊偶笔》，则花之寺实有，其地在青州。开卷有益，信然。【培按：王渔洋《分甘余话》，沂水县有花之寺，不解其义。张杞园问之土人，云以寺门多花卉，而径路窈折如『之』字形，故以为名。周侍郎栎园诗，『月明萧寺梦花之』。其长子在浚有《花之词》一卷。与宋商邱所载地名不符。是一？是二？恨不起宋、王而共质之也。壬寅四月十五日，铁痴记。】

后门外李广桥一带，明湖滉漾，大似江南水国。每过其地，辄令人起秋风莼鲈之思。有庆龙堂，水槛回廊，轩窗四敞。盛夏入其中一望，芰荷芦荻，时与凫鹭鸥鹭上下浮沈。熏风滕凉，心清香妙，恍如置身海上三神山。明时金鳌玉蝀，深闼禁籞。诸臣得承恩值西苑赏花钓鱼者，诩为希世之荣。圣朝与民同乐，西海子许游人来往。紫宸美富，咸得瞻仰。庆龙堂近依禁城，水木明瑟，别有林泉野趣，亦必不可少此境界也。嘉庆间有小天园，今无之矣。

『如意馆中花万树，一时都让郑樱桃。』今京城有樱桃斜街，惜无佳伶居之，负此雅名。高庆林有女，年及笄矣。许字韵香，既而悔之。将夺以畀春山。时杭州顾二【西渔】闻之，锐身以黄衫押衙自命，乃得复归林氏。惜韵香未娶而没也。

韩四【季卿】言：『有常州人，杨姓，善写真。凡诸伶之色艺擅名者，必为写照。装为巨册，凡百六十余人矣。其中以蕊仙为首。近日名下，十得八九。杜诗所谓：「必逢佳士亦写真」，可谓世之有心人。』余闻之喜跃不寐，将假得临摹，忽遽未能也。惜其中独无韵香小像，可云第一缺憾事。顾西渔家有韵香横看子，名流题咏已满，然神情殊不肖。姗姗来迟，是耶？非耶？宋人诗『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正此之谓矣。

韵香没后，枢权厝义园。既不能归，且未能葬。咏霓堂司閤者，河间人刘二，故韵香仆也。午夜无事，每与余言及韵香生时事，往往唏嘘不能自己。丁酉秋，中元节，余约小霞以一盂麦饭、一陌纸钱同酹韵香。先一夕。余忽有河鱼之疾，竟负约不能从。为之悒悒累日。昔桥太尉谓曹公：『他日不以斗酒只鸡上冢者，车过三步，腹痛勿怪。』吾于韵香，能不拊心呼『负，负！』

传经堂刘天桂，三法之师也。有弟曰刘老二，家政出纳皆主之。韵香、小霞之师曰刘正祥，天桂子也。既没。其弟刘二主家事，有钱癖。其徒脱籍者，溪壑

不易盈。正祥之妻心弗善也，然亦无如之何。正祥有女，曰阿瑛。寡母珍惜如掌上珠。许字小霞。己亥二月，得阿霞书，言去岁自南中迎其父母来京，秋间阿瑛于归。嘉偶曰妃，善时为婚，家室完好矣。为之一快。

传经堂弟子，余所及见凡三辈，辈三人。其名皆以『鸿』、『宝』二字为之枢纽。当日三法：法龄、法庆、法宝也；次则三鸿：鸿宝、鸿喜、鸿翠也；后则三宝：福宝、多宝、才宝也。韵香为广大教化主，即此亦其一端。

京师有『春台十子』之称；金凤曰『书呆子』，常桂曰『软棚子』，长春曰『煤黑子』。金龄曰『黄带子』，其六人余忘之矣。纫香面目黧黑，有『墨牡丹』之诮，金龄则高视阔步，纵恣不羈。『十子』者，或论其性情，或肖其容貌，或品其行事，象形惟肖，如见其人。韵香尝笑谓：『尚有「干杂子」一人，何不厕其间？』闻者莫不大笑。或集为偶语云：『司狱情人，太仆仇人，朱状元夫人，煤炭捏成庄子妇；纫仙师弟，韵香兄弟，殷采芝徒弟，铜丝扭就国王头』。《蝴蝶梦 劈棺》为煤黑子所演剧。黄带子演《西游记》女儿国王，其行步首自动摇，颤颤巍巍如也，故以为笑。

桐仙本名金凤，以其字不雅驯，且以严东楼家优同名为嫌，乃易之为『今凤』。或疑二字于文不口，余按明嘉靖时冒伯麀所集『秦淮四美人』，有赵今燕与马湘兰齐名。今桐仙有佳弟子曰秀兰，演《马湘兰画兰》剧，是亦佳话也。又春晖堂弟子小秀兰既与小桐同名字，韞香又嫌与鸿宝字『韵香』同音，乃更曰『香吏』。电白潘石樵所定也。

金鱼池在昔盛时，几如唐之杏园、曲江池。今则已无酒肆，但有窑舍。人皆掩鼻而过之。能无今昔盛衰之感？惟市人鬻生鱼者寄畜池中耳。【京师最重白鳊，一头直数缗。潞河鲤鱼、滦河鲫鱼，价亦不贖。何曾日食万钱犹嫌无下箸处，非虚语也。市中日过午，即以白鳊及诸生鱼寄金鱼池，笥而畜之。早起复贮以盆、盎，担入市。过酒家者，必清晨先谕留之，乃得供晚餐。否则鱼已入池，不可复出，未免弹铗而叹矣。】

入伎馆闲游者，曰『打茶围。』赴诸伶家闲话者，亦曰『打茶围』。有改『一去二三里』诗者曰：『一去二三里，堂名四五家。灯笼六七个，八十九十碗茶』。伶人家备小纸灯数百。客有徒步来者，临去则各予一灯，囊火以行。中北城所属胡同，入夜一望，荧荧如列星，皆是物也。余戊戌春灯谜有俗语一条，隐〔四弦秋〕曲子一句曰：『到相公下处空坐不摆酒』，隐《茶别》出『这村夫不过是茶客！』谑也而虐矣。

有『歌楼一字诀』：曰『瞧』【叶音『悄』】，翔而后集也。曰『好』，【叶去声，谓『叫好』】兼所爱也。曰『要』，定于一也。曰『叫』，来何暮也。

【此有二义：一则恨相见晚，所谓『一日三秋』也；一则翩何来迟，所谓『千

呼万唤』也】。曰『闹』，情所锺也。曰『溺』，【音『鸟』，去声，京师谓任性曰『溺』】怜生畏也。【又即『不是冤家不聚头』之意。】曰『戳』，【音『慥』】及于乱也。曰『跳』，【得新弃旧，名为『跳槽』。】见异思迁也。曰『漂』，【去声，京师谓逃债弗偿曰『漂』。《竹枝词》所谓『一回漂惯尔三回，包管从今叫不来』是也。】难为继也。斯事始终，八字尽之。事有相因，势有必至。此欲觉晨钟也。

有『茶园三字经』，凡十句。余但记其最后三句，皆殷仲堪所谓咄咄逼人者：曰『舀茶来』。有客例先献茶，此复重言以申明之者，逐客令也。既醉翁之意不在斯，君子之交淡如水。挹彼注兹，瓶之罄矣。鼯鼠饮河，已盈其腹。大如五石瓠，岂仅卢仝七碗，仅为消渴解嘲，所谓『日旰君勤，大夫夙退，侍坐者请出』矣。曰『点灯笼』。郎近夜来，千金一刻。清风细雨杂沓来，土上出金光照台。不引看剑之杯，空烧检书之烛。骊驹在门，麻蒸见跋。束缊以请，王不留行。斯乃古文《大誓》所谓『前歌后舞师乃招』矣。曰『明儿会』当归既赠，芍药将离。薄送我祁，瞥然而逝。翩若惊鸿，矫若游龙。宾不顾矣。是耶？非耶？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尔道是『河中开府相公家』，我道是『南海水月观音院』。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矣。活画一语言无谓、面目可憎、无可奈何应酬情状。翻手为云覆手雨，岂独阮嗣宗能为青白眼哉！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可为知进而不知退者戒。又入门一语曰『那儿来』，已隐然有『适从何来，遽集于此』之意。

杭州吴氏撰《燕兰小谱》，天津张氏撰《秋坪新语》，皆在乾隆庚戌、辛亥间。备载魏长生、陈湊碧盛时事。张君则及见银儿之败，故其书载李载园令满城时，周旋银儿事甚悉，曰君子以为难。至所记银儿被盗事，则以告者过不如是之甚也。老仆杨升，年七十余，随余赴戍。道中无事，茶前酒后，辄呼使说京城旧日琐事，以余所闻印证之，或合或不合。纪文达公出塞，往往从老校退卒谈论采入笔记中。不特东坡好强闲人说鬼，姑妄言之、妄听之，作无可奈何消遣也。杨升言：『魏三年六十余，复入京师理旧业，发鬢鬢有须矣。日携其十余岁孙赴歌楼。众人属目，谓老成人尚有典型也。登场一出，声价十倍。夏月般《表大嫂背娃子》，下场即气绝』。魏三为野狐教主，以《葡萄架》《销金帐》二出。杨升所云云，我未之前闻也。

魏三有弟子二人，长曰金官，今人但知银官而已。金官白皙，银官微有雀麻。兄弟同买屋孙公园，别宅而居。今相传直隶总督温公【承惠】宅即其地，非也。银官宅在后孙公园，当日呼『亢家花园』。闻其中有莹地在焉。园既归银官，复赂亢氏子孙，使迁葬。大兴土木，穷极侈丽。不三月而祸作。门外筑马墙犹未竟也，先是有游僧坐关银官门外，募千金施，靳弗与，未几遂及于难。僧

亦不知所往。此与西门庆施五百金营梵刹事，相类而相反。

梁家园在虎坊桥，或云故真定相园也。其南则下洼子在焉。是为先农坛后。梁园亭榭树石无存者。有僧营佛宇其中，曰寿佛寺。募诸善男子、善女人，日费八金为糜粥，以食饿者。五城惟冬春之际设饭厂，独寿佛寺粥厂无间寒暑。其西又有义学，大门春帖子曰：『为善最乐，读书便佳。』近年京城有东西悦生堂，皆寿佛寺倡之，可谓无量功德。相传众乐园在虎坊桥，究不知其地。必非梁家园也。

朱九胖子，太傅文正公从孙，畸人也。日遨游歌馆中，人见之呼曰『九哥请坐』，即便就座。问以今日某部在某園、某人演某剧，言之累累如贯珠。一曲未终，翩然又去矣。大有晋人风度。唐太宗呼虞永兴为『行秘书』，九胖子可当其目。

京城拜客，用三寸红纸，搨木刻姓名，而备载住宅街巷于纸背，以便阖人登记门簿，名曰『小片子』。惟翰林诸公谒前辈，概用白帖子。其余师生衙门、【内阁、国子监、都察院官。】前后辈衙门【吏、礼二部，及科道官。】俱用红纸大片子，以代全柬。老辈书札必用副启，有名正具、名另具之别。外省拜客用单片，必注曰『附全』。盖单片止载姓名、里居，其称谓仍具全柬中也。今一切趋简易，副启久废不用，而片后亦删『附全』二字。循名责实，俭吾从众，亦无不可。《藤阴杂记》载：曾于斜街庙地摊，买得『客氏拜』三字名纸。毛西河《曼殊别志》书砖言：『寒冬晨起，呵冻书刺』。是康熙初年名纸仍必亲笔书也。小片子用木刻印搨，不知始于何时。今友朋交际，来往书帖，款式已不复用居中一行。惟乡间则虽平常通问，仍遵曩规，书中行，下半截曰『某人拜』。无论馈遗候问皆然。此所谓『礼失而求诸野』矣。独京师诸伶人谒士大夫，或治酒馔邀乞过临，其柬必曰『门下某人拜』。其字书居中下半行，虽王正登门贺新岁亦然。但俱用小片子耳。士大夫自谒前辈外，门刺止用小片子。惟喜庆事，以货财为礼者，速客用大片子，名曰『请分子』。伶人则请分子亦小片子也。【八旗职官，拜谒用单帖，裁为三条书，衔名于下半行，曰『职名』。部院官坐班公会，用职名亦同此式。】

王渔洋早朝口占《嘲南海程周量》云：『轿中端坐吃槟榔』。国初，京城前三门为新修石路，不许行车。京朝官并坐轿。今惟一、二、三品大员乘轿，四品惟顺天府丞得乘三人轿，下此皆乘车矣。乾隆初年，尚以骡车为市侩代步，京官尚乘驴车。大约如六朝人贵犍车之意。今日内城间有佳驴车，外间驴车直是寒乞相，惟以骡车为通用。但官车用大鞍，市车用小鞍，以是为差别耳。嘉庆年，官车率用毡帷，飞檐后档。道光年大半从俭，坐布帷圆篷四六档车，而引马则多于往日。此亦一时风处也。闻昔年伶人出入皆轩车骏马，檐帷穴晶，引

马前导，几与京官车骑无辨。今日此风已变，舆马虽华泽，不复敢用大鞍，且其僱仆皆跨辕，并无骑而从者矣。即部院经承、书吏亦然，其小鞍车有顶马、跟马者。惟提督府有领顶番子头目耳。【《都门竹枝词》云：『止有貂裘不敢当，优伶一样好衣裳。诸君两件须除却，狐腿翻穿草上霜。按：诸伶虽服饰僱拟，小帽俱用红氍，独大帽仍用矮梁，外褂仍用元青，至行褂则大半石青矣。各衙门惟供奉入署当值，衣石青外套，此外凡部寺经承、书吏、库丁及番子头目，概用元青外褂，至阜隶、禁卒则袍褂并穿青色。此亦饩羊仅存矣。伶人仆从外服俱用元青，又例不着鞢，大道中车声辘辘，躡行而过，可一望而知之也。】

诸五寿原述其尊甫怡亭先生言：『嘉庆间严查亏帑，直隶一县令坐挪移，逮系诏狱，将论死。令蜀人也。有蜀伶慨然曰：『蜀人居京师者不少，何无一援手者？』乃锐身自任，出五百金为倡，沿门拓盃，旬日得万余金，为偿官，令乃得脱。惜忘其名。』乾隆朝擅名者魏三、陈银，皆蜀人。今乐部皖人最多，吴人亚之，维扬又亚之，蜀人绝无知名者矣。

伶人早起，必大声习六字：先为合口呼三字，曰『伊』【音、伊】『哑』【音、亚】『呜』【音，婀】后为开口呼三字，曰『嘻』、『哈』、『呵』。软红《竹枝词》所谓『鸡鸭鹅』是也。国书十二乌珠：■■■■■■■，对汉音『阿、额、伊、鄂、乌、谔』，至■■■■■■■二句，则皆对汉音『傲、欧、优』。西域三十六字母统于十二摄。以迦结始，以钩歌终。中国古音无六麻一韵，自婆罗门翻切之学流传内入，始有之。其字半从歌戈、半从虞模韵转入。然天地元音实从『阿』【麻韵】字为始，试验小儿初生啼声，开口必先曰『哑，哑』！此人声自然，不可诬也。国书出于蒙古，蒙古书出于华严梵夹。夫有所受之，非武断臆说。《汉书》《儒林传》《东方朔》曰：『伊优亚者，词未定也。』然则西京已有此语。乐府『妃呼豨羊伊吾』之类，亦即此理。特自古在昔未有笔之于书者，故无从传习耳。天文、算法之最精者，中法皆不如西法。然『地员』出于《曾子》，『九重』见于《楚词》。而泰西人谓借根方为『东来法』。宋人测圆海镜已有立天元一法，是中西合法，殊途同归也。等韵之学，梵语谓字母曰『悉昙迦佉』，至劣蕪是也，谓切韵曰『毘佉罗冈康』，至纒羴是也。《玉篇》用二十四字母，多所兼并。至《正字通》乃欲尽改。用音和，则于通广局狭之理，概乎其未之闻矣。智创巧述，范围不过。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师师相传，委蛇行。可从迹焉。圣人复起，因而重之，识大识小，亦何常师。故曰『礼失而求诸野』。则韵理与天文、算法二者，其尤彰彰也。

辽人制契丹大小字。金人初无文字，太祖命完颜希尹制女真字。依仿汉人楷字

，用契丹字制度为之。熙宗别制女真小字，以希尹所制者为女真大字。国朝天命六年三月，命巴克什达海加国书圈点，布在方策，至今遵守。余自恨未得读钦定《同文韵统》，不识五十二母。故然三合翻切之理，未得观其会通。思之，心辄怦怦。

明人作九宫谱，强为分析，如理琴丝。今人恨不起高氏子于九原，使抽刀断之。凌教授仲子【廷堪】曰：『此特燕乐商调之太簇一韵耳。多立名目，徒自苦也。』丙申夏四月浴佛日。谒阮仪征师，乞假凌君《燕乐考原》六卷读之。师笑曰：『明日发榜矣，尚有此闲情逸致耶？』因言金元北曲未兴以前，唐宋人所填词皆以合乐。曩抚浙日，检宋人词数十调，授尚衣，命伶官谱工尺歌之，不能谐婉悦听，且多不能作谱者。予于是为备陈：『古乐与今乐中间，尚隔燕乐一关。古雅乐以琴，燕乐以琵琶，今俗乐以三弦。琴之么弦，即琵琶之大弦；三弦又即琵琶四弦，而去其第一弦。由古及今，弦递小，声亦递高。其间盖递隔二韵。如琵琶用工字调，三弦用上字调，斯无不合矣。毛西河不明此理，以唐宁王宫中玉笛谱工尺，推雅乐。是以今乐强合古乐，无怪其扞格不通。唐宋人填词合乐，皆以合燕乐、叶琵琶。今歌师所习南北曲，叶以三弦。即求与金元人合琵琶之北曲，尚难强合，况上合燕乐，能不参差？此其故。固无梨园子弟所能明也。』师大称赏。详具余上师书中。

常州陈少逸，撰《品花宝鉴》。用小说演义体，凡六十回。此体自元人《水浒传》《西游记》始，继之以《三国志演义》，至今家弦户诵。盖以其通俗易懂，市井细人多乐之。又得金圣叹诸人为野狐教主，以之论禅悦、论文法，张皇扬诩。耳食者几奉为金科玉律矣。《红楼梦石头记》出，尽脱窠臼，别辟蹊径。以小李将军金碧山水、楼台、树石、人物之笔，描写闺房小儿女喁喁私语，绘影绘声，如见其人，如闻其语。《竹枝词》所云：『开谈不说《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记一时风气，非真有所不足于此书也。余自幼酷嗜《红楼梦》，寝馈以之。十六七岁时，每有所见，记于别纸，积日既久，遂得二千余签。拟汰而存之，更为补苴掇拾，葺成《〈红楼梦〉注》。凡朝章国典之外，一切鄙言琐事，与是书关涉者，悉汇而记之。不贤者识其小者，似不无小补焉。其禅悦文法，托诸空言，概在所屏。似与耳食者不同。今匆匆十余年，未能脱稿。殊自惭也。嘉庆间新出《镜花缘》一书，《韵鹤轩笔谈》亟称之，推许过当。故独窃不谓然。作者自命为博物君子，不惜獭祭填写。是何不径作类书，而必为小说耶？即如发榜谒师之日，百人羣饮，行令纠酒，乃至累三四卷，不能毕其一日之事。阅者昏昏欲睡矣。作者犹津津有味，何其不惮烦也？《红楼梦》叙述儿女子事，真天地间不可无一、不可有二之作。陈君乃师其意而变其体，为诸伶人写照。吾每谓文人以择题为第一义，正谓此也。正如《金瓶

梅》极力摹绘市井小人，《红楼梦》反其意而师之，极力摹绘阔阅之家，如积薪然，后来居上矣。顾余有私见欲献而商之者：宝鉴中所称士大夫，我辈为尊亲贤者讳，礼固宜之；至其中小人，如奚老土之类，夫也不良，歌以诮之，不忍斥言，亦忠厚之至。独至杜琴言等十伶官，亦别立名目。此大不必。若辈方幸得附骥尾而名益显，奈何忍使湮没弗彰乎？桐仙为余言：『杜琴言即桐仙也』。书中推为第一，未知信否？其十人者，曰杜琴言、袁宝珠、苏蕙芳、陆素兰、金漱芳、林春喜、李玉林、王兰保、桂保、秦琪官。十人者皆不知所指，不能求其人以实之。素兰、春喜、玉林，虽有其人，皆与此书所述不称，必别有所谓也。余丁酉夏从严州友吴立臣达案头见之，迫欲借抄，未得其便。闻季卿言：『少逸馆内城一尚书郎家。』咫尺天涯，未能一握手为笑。殊恨无缘。暇日作尺一书致少逸，述鄙见质之。方把笔而难作，书未及达也。立臣亦缘事论城旦。所谓《品花宝鉴》者不知落谁何人之手。或者如欧公文，有蛟龙妒且护之耶？【《宝鉴》是年仅成前三十回，及己酉，少逸游广西归京，乃足成六十卷。余壬子乃见其刊本。戊辰九月，掌生记。】

道吴中旧有集秀班。其中皆梨园父老，切究南北曲，字字精审。识者叹其声容之妙，以为魏良辅、梁伯龙之传未坠，不屑与后生子弟争朝华夕秀。而过集秀班之门者，但觉夭桃郁李，斗妍竞艳，蒹葭倚玉，惟惭形秽矣。道光初，京师有仿此例者，合诸名辈为一部，曰『集芳班』。皆一时教师、故老，大半四喜部中旧人。约非南北曲不得登场般演。庶几力返雅声，复追正始。先期遍张帖子，告都人士。都人士亦莫不延颈翘首，争先听睹为快。登场之日，座上客常以千计。听者凝神摄虑，虽池中育育羣鱼，寂然无敢哗者。盖有订约，四五日不得与坐者矣。于时名誉声价，无过『集芳班』。不半载，『集芳班』子弟散尽。张乐于洞庭，鸟高翔，鱼深藏、又曰西子骇麋。岂诳语哉？【《燕兰小谱》记有伶入自京师归，谋入集秀班，纳重贿始收之。论者或谓『有志之士』，或谓是『监生捐孔目』，居然翰林老先生矣。集秀班名重一时，即此可见。闻常熟蒋听松言：『吴中集秀班，道光年间亦已散去云。】

伶人所祀之神，笠翁十种曲《比目鱼》传奇但称为『二郎神』，而不知其名。

【《比目鱼》《入班》出宾白：『凡有教，就有一教的宗主。二郎神一我做戏的祖宗。就像儒家的孔夫子，释家的如来佛，道家的李老君。我们这位先师，极是灵显，又极是操切。不像儒、释、道的是主都有涵养，不记人的小过。凡是同班里面有些暗昧不明之事，他就会觉察出来。大则降灾祸，小则生病、生疮。你们都要紧记教心，切不可在犯他的忌。』】纪文达公《溧阳消夏录》曰：『伶人祀唐明皇，以梨园子弟也。』余案：灌口二郎神，为天帝贵戚。元人作《西游记》，盛称二郎神灵异，非伶人所祀也。伶人所祀乃老郎神。【粤

东省城梨园会馆，世俗呼为『老郎庙』。】安次香曰：伶人所祀神，乃后唐庄宗，非明皇也。次香盖闻之宋碧筠。然亦但以《新五代史》有《伶官传》，故臆度当然。实亦未有确据。余每入伶人家，谛视其所祀老郎神像，皆高仅尺许，作白皙小儿状貌，黄袍被体。祀之最虔。其拈香，必以丑脚。云昔庄宗与诸伶官串戏，自为丑脚，故至今丑脚最贵。【今入班访诸伶者，如指名访丑脚，则诸伶奔走列侍。其但与生旦善者，诸伶不为礼也。今召伶人侑酒者，间呼丑脚入座凑趣，斯为行家。】每演剧，必丑脚至乃敢启箱。俟其调粉墨笔涂抹已，诸花面始次第傅面。【广州佛山镇琼花会馆，为伶人报赛之所。香火极盛，每岁祀神时，各班中共推阿脚一人，生平演剧未充厮役、下贱者，捧神像出龕入彩亭，数十年来，惟武小生阿华一人捧神像，至今无以易之。阿华声容技击并皆佳妙，在部中岁俸盖千余金云。】然老郎神为何人，卒无定论。余尝见伶人家堂，有书『祖师九天翼宿星君神位』者，问之不能言其故。小霞为余言：『闻诸父老，老郎神耿姓，名梦。昔诸童子从教师学歌舞，每见一小郎，极秀慧，为诸郎导。固非同学中人也。每肄业时，必至。或集诸郎按名索之，则无其人。诸郎既与之习，乐与游。见之则智慧顿生。由是相惊以神，后乃肖像祀之』。说颇不经。然吴人晨起禁言『梦』，诸伶尤甚，不解其故。如小霞言是，禁言『梦』者，讳其神名也。此事载籍无可考，所传闻又多不尽可信。姑附记，以俟博物君子。区心庐言：『梨园会馆有碑，载老郎神事甚悉，惜不记其文。』梨园会馆在广州城归德门内魁巷。【心庐此言在岳州，时戊戌中秋也。异日当寓书家弟蘊生，使就其地搨文。但恐秉笔者言之无文，未免令人有枫落吴江之慨耳。壬寅立夏日记。】

湘舟言：曩在都时，观阳春班【后改盛春班，今无之矣。】小伶演《铁冠图》《费宫人刺虎》。正当饮刃时，摇头散发，假髻遽堕落。宫装结束，上垂大发辮，令人绝倒。又见演《闯山》，幼伶登场，结束不严，趋走急遽，忽失去假足一只。倚丑肩，彳亍不能行。丑笑曰：『我固谓黄口小儿，勿令登场。今果然。我今日兼作乳母矣！』遂抱之入。余忆昔闻有演桓侯者，揭帘出，遽堕其须。同伴遽问：『来者为谁？』答曰：『我张公子也。』笑曰：『小子无用，可去唤乃父有须者来！』机警捷给，往往足以解颐。又有演《琵琶记》《卖发》者，方对镜，两缠臂金条脱，赫然呈露。忽闻人呼曰：『可先将金钏卖去！』此后观画《陶母剪发图》，指摘其误画金钏故事脱化来。天下往往有眼前事，想之不值一笑者，大都类此。黄教习子超尝谓：日下习气，以雏莺乳燕，强使充歌舞。其弊之所极，不至于襁褓登场不止。不料竟有此一段笑柄，述之与湘舟皆大笑。余又案：陈银儿年十七，始自蜀来，从魏三儿学歌舞。魏则初入都时，年已二十七。若使生近今，当何以为情耶？

湘舟又言：友人丁四，与米伶交最密。从之学度曲，声容毕肖。米伶知医，人称米先生。以正生擅一时名。刻意求精，家设等身大镜，日夕对影徘徊，自习容止。积劳成疾，往往呕血。丁日日周旋茶铛药碗间。【米伶般关帝，不傅赤面，但略扑水粉，扎包巾出。居然凤目蚕眉，神威照人。对之者肃然起敬。今京师歌楼演剧，不敢复般关帝，固由凡有血气莫不尊亲，声灵赫濯，不敢褻侮，亦缘米伶之后难为继也。】一日，歌馆指名索米，米病不能往。飞骑迫促再三，不获已。丁往代之，登场扬袍振袂，须眉意气，笑语动止，宛然米伶。客仓卒不能辨也。余谓我辈伊抑无俚，逢场作戏，借此一写狂奴故态。昔乾隆间，黄仲则居京师，落落寡合。每有虞仲翔青蝇之感。权贵人莫能招致之，日惟从伶人乞食。时或竟于红■〈毛瞿〉毬上，现种种身说法。粉墨淋漓，登场歌哭。谑浪笑傲，旁若无人。如杨升庵在滇南，醉后胡粉傅面，插花满头，门生诸妓，輿以过市。唐六如与张梦晋，大雪中游虎阜，效乞儿唱莲花落。才人失意，遂至踰闲荡检。此亦幸际圣朝，容其傲兀耳。道光初，有中书舍人，于酒筵沈酣，登楼歌舞，为御史所纠，落职。去年又有大理丞，以往来伶人家，为延尉刺得，劾论如律。其外吏获谴者，山东盐运司，以狎优纵酒，挂弹章。又开酌增常例时，有郡守入都纳粟，擢观察使，以歌童沈醉不醒，事几临不测。其季父郡丞，竟论西戍。坊官亦缘此，累罢官。同生盛世，而遭逢亦有幸不幸矣，可不慎欤！康熙朝，洪昉思、赵秋谷、潘稼堂、朱竹垞诸公，以国忌日听歌，同罢吏议。所谓『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者是也。闻其事，实由一郡守入京朝觐，应酬不周，致图报复。盖中宿归装蒲葵五万，亦能累人。戴光禄官给事中时，曾于刑科本库检得当日弹章，云凡十余人，详载《藤荫杂记》中。

打茶围者，京城谓之『串门子』。世有一种人，徒辄数十，黷以再三，又顾之他，惟日不足。虽征于色，发于声，标诸大门之外，而有腴面目，恬不知耻。粤人直名之『打水围』。盖仆仆不惮烦，虽水亦将不给也。六篷船遇此辈来，不胜其黼，则日积败叶，煎汁盈瓮，如牛溲然。来则酌以巨盎。直是《红楼梦》所讥『饮驴』之不如。冯贲《云仙杂记》载：宣城伎史凤，待客有等差。其最下者曰『闭门羹』，啜毕即令去，不与晤。言犹未至若斯之甚也。昔元魏人耻言饮茶，命之曰『水厄』。今之不自爱惜者，比之匪人，呼朋引类，动曰『打茶围』。若此者真可谓之水厄！

余尝以盛夏，赴广德楼听春台。热甚。葛蓬山、李蔼如、金云卿、张吟舫先在焉。赤日行天，四阿无纤云，马喘如吴牛。适有酬应，必不可已。强往投数刺，以故最后至。至则汗出如浆。烦闷不复可耐。凭阑下瞰，万人海中，殷殷闾闾笑语。所蒸如釜中气，腾腾上触。秋芙方于场头演《卖胭脂》，媠狎无度

，弥觉闷腻。遽解带搭阑干，尽弛暑服，袒裋摇扇，瞰西瓜尽一枚，良久乃得清凉。楼上下万目瞪视，识与不识皆曰：『此狂生！』明日都下盛传有肉袒入戏园者。爱我者以为言且箴我，谓：『名教中自有乐地也。』余笑曰：『虽非嬴国，本是俛虫，何妨裸游？我非狂生，人贵适志耳。【癸巳春，余曾为张海门学博，刻『我非狂生』小印。】

余系诏狱时，提牢主事胡小初，风流儒雅人也。戊戌元夕，放灯五日。同人为春灯谜之戏。钩心斗角，各极巧思。余以六角白纱灯，画着色折枝花十余种，皆《看花记》中佳卉也。题之曰：『梦痕花影』，所编瘦词隐语，皆日下佳伶一人名。如『凡鸟』，今凤也；『齐眉』，双寿也；『董贤少年为大司马』，冠卿也；『蔡伯喈骨肉团圆』，琵琶庆也。皆佳。郑九主事筱岩，所撰亦多佳谜。记其一条云：『都是小生的不是』，隐四书一句曰：『则平坦之气』。甚妙。

余量不胜三雅，而好从酒人游。『长安市上酒家眠』，淋漓酣嬉，颠倒习以为常。汪钝翁《说铃》载竹垞举鸿博，与高念祖偕入都。日暮泊舟，辄失朱所在。及高往求之，已阑入酒肆中，醉卧垆下矣。狂态可想。余所见三庆部最多大户。琵琶庆如百战宿将，功成归第，奉祠奉朝请不复出，与余子相驰逐。所谓『二十四考中书令，万八千户冠军侯』。此『太师尚父中书令汾阳忠武王』也。近日冠卿据首座，假如设酒一石，我与余子未必能尽一斗，冠卿乃不啻如陈王『独占八斗』。淮阴将兵，『多多益善』，固天授也。春波好整以暇，史称『曹公如不欲战』，信然。余目之为邴曼谷复生。雨初平居温温，独至对酒当歌，豪情郁勃，往往如『颍考叔拔郑伯之旗，螯弧以先登』，『褒公鄂公毛发动，英姿飒爽来酣战。』然不能如临淮旌旗、条侯壁垒也。春台部中人，瑶卿不欲以『高阳酒徒』自见，每如曳柴伪遁，而以逸待劳，屡称后劲。秋芙则意气凌云，如蒙马以虎皮，如燧象十荡十决，再接再厉，前歌后舞，师乃搯。会须一饮三百杯矣。然淳于髡一斗亦醉，一石亦醉，但强颜为薛王解嘲耳。余每目之曰『虎痴』，不可有二，不可无一也。五人者，性情意态，种种不同，每于旗鼓相当时，从壁上观之，亦一乐也。又或轻骑小队，致师摩垒，投石超距，拔戟成队，自为偏师，亦一乐也。又或如妙手空空儿之于聂隐娘，一击不中，翩然遂逝，神龙在云中，首尾鳞爪偶然一露，亦一乐也。如松馆北小院，曲径通幽，乃真醉乡深处，余为署曰『酒痕花韵之居』。飞鸿踏雪，回首怅然。戊戌，余论戍湖南。百花生日，荷戈就道。小霞既邀《记》中有传者十七人为余设饯，复集能画者九人，合画兰蕙帐额贻余。录别题曰：『九畹滋兰图』。或作水墨，或作双钩，或作着色没骨体，各有意趣。九人者，吴今凤桐仙、陈凤翎鸾仙、扈连喜梅仙、刘素玉韞仙、陆翠香玉仙、张兰香纫仙、胡秀兰香吏

、范秀兰小桐、俞雯小霞也。阿霞复赋二絶云：『迢迢湘水赋于脂，云树苍茫系梦思。写出幽花空谷恨，赠君权当柳丝丝。』『可怜天与好才华，沦落偏遭失路嗟。大抵词人多历劫，生生谪伴贾长沙。』

镇平邱东麓，应戊戌春官试，携六如居士砚，云得之吴门市上。昔子畏以科场事放废，吾子遭际相同，故以赠别。砚，端石也。广二寸，修三寸，厚四分弱。背为椭圆，刻小篆『六如居士』四字，其旁行书六字，左曰『弘治三年』，右曰『子畏』。面刻八分书，铭于上方。不题名，但有小印曰『华白』。下方参差横列行书云：『此砚得于涂林废井中。』砚侧鐫『赋山珍藏』四字，不知何许人也。先是劳谔士为余简料行李，见都无长物，语人曰：『是真康对山，止存大小鼓三百面矣。』友生爱我，动称前贤，未免拟非其伦，令人惶恐无地。然二公与吾家用修先后同朝，并皆沦落不偶。而升庵戍金齿时，黄夫人远在蜀中，仅传『其雨其雨』、『曰归曰归』之诗。虽诸伎纸裱乞书，固不能如王子霞为学士一圆春梦也。梁四声谷，为其友索题《琵琶美人图》，余醉后援笔书二絶句云：『天涯沦落试回头，红袖青衫一样愁。莫为美人轻写照，有人怕听四弦秋。』『才人惭拟对山豪，内阁家兄不目逃。大小鼓存三百面，琵琶肯谱郁轮袍。』内子瑶华女士，亦赋一诗，题其后云：『丰貂玉佩俨神仙，阿子居然我见怜。尚有知音司马在，春明门外莫凄然。』

吴太初司马，撰《燕兰小谱》，颇以谱中所载无杭州人为憾。后乃得张柯亭一人，其行事亦有足多者，随园采其诗，并载其事入诗话。盖钱唐苏小是乡亲，维桑与梓，未免有情。钱武肃王之归杭州也，夙昔钓游之地，山石树木尽被锦衣观过。知仁忠厚之至，君子有取焉。幼时闻故老有言：『魏三儿故吾嘉应所属之长乐人，徙居四川者。魏于长乐为大族，徙蜀者固多。』然此事文献无征，所谓未经平子，未敢信也。乙未春，岳州通守黄石泉之仆赤五，为余言：『吾州有贾于姑苏者，罗姓，有子二人，皆入京，隶乐部。』余闻之，心怦怦动，谋所拔出之。乃三四年中踪迹杳然。【管子言：『五方之民，山川风气，囿于其地，不相为谋』。西河检讨罗三行，于昆山调、水磨腔源流节度，言之颇详，其曰『松常舌钝浙齿顽』，盖当时耳目所验，实有其事，必非臆说也。京师诸伶，盛衰消长，各有其时，有莫为莫致者。】

戊戌夏，余到岳阳小住八十日，得识徐三穉青【庶。咸】佳士也。诗文字画，并皆佳妙，复工度曲。与余交莫逆。一日得长沙彭实庵书，示余。读之云：『瓣香负气去长沙，适常德有连元者，随之行。』余亟询『瓣香何如人？』曰：『是名猗兰，长沙普庆部佳伶也。有侠气。其举止不似此中人。实庵之眷眷瓣香，犹子之眷眷小霞也。』余亟属穉青致实庵，幸具瓣香行事告我，将为立传，附之入《看花记》。穉青则曰『诺』。未几，实庵书来，道瓣香事甚悉

。且曰：『瓣香之得齿于南州高士，幸也。』然实庵闻掌生如此至性，如此迥邈，窃自危也。失意人惯作得意事，岂独杨君哉？实庵将以此一段背面因缘，缄致瓣香。使其地北天南，必当力图一面，以酬知己。盖瓣香胸次落落，视『河间姪女工数钱』者，蔑如也，故无私蓄。其部中人有歿不能具含敛者，同人遍呼将伯，莫之应。时秋风渐厉，将授衣矣。瓣香仅一絮袍资，尽举畀之，乃得沐椁藏狸首。此亦不可及之一端。其去长沙也，有长鬣者迫之，色举翔集，岂鸛鷖所能知哉。若连元者，又幸而附骥尾而致青云者矣。秋九月朔，余过长沙，得识实庵，即以曩所为与阿霞交者书扇诒之。于时独无一语探瓣香行止者，盖余自分此行必经武陵，当得一面也。比月半，泊常德，櫂舟，即步行五六里访之。始得元秀班居处，则方演剧。复趋赴歌楼，召问其掌班，则中秋后已复归长沙矣。计余晤实庵时，猗兰当已归长沙。设尔时一语相问，何难一见？乃中心写之者，卒交臂失之。三生石上无一笑缘。随园老人生平最信我佛因缘之说，能不谓然耶？其冬，实庵备以此事告瓣香。书来，颇代致拳拳，兼缄封瓣香所画水墨折枝梅花一幅寄余，又题一绝句云云。【瓣香姓曾名超，昔在洪江，桐城朱啸厓在摄会同令朱抱荷幕中，颇眷之。后乃随星桥来长沙。其画梅，所教也。谭铁痴言：普庆部寓所与铁痴家为邻，朝夕过从，知其行事甚悉。瓣香学南北曲最多，长沙诸郎中殆无其偶。吐属尤风雅。铁痴尝谓之曰：『子名猗兰，何独取瓣香为字？』笑曰：『此吾家物也。』典雅潇洒，颇似京师桐仙，而行义过之。】余撰《长安看花记》，所记皆辇下诸伶，猗兰远在湖南，例不得入。因忆纪文达公『溧阳消夏录』作书在居盛京日，而所载有归京师后事，自序明其例曰『陆放翁诗洋洋洒洒，平生万篇。不尽作于剑南，而总题之曰《剑南集》。兹录盖用其例也。』余因窃比斯例，收猗兰入《琐簿》中。暇日因并天津、保定诸伶，及八年前家居时所闻见粤中佳伶，咸为补传，附载记中。其例实自瓣香始也。【壬寅三月二十四日。】

《梦华琐簿》终

《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正编 昙波》

（清）四不头陀 撰

●目录

《昙波》叙

《昙波》序

《昙波》自叙

《昙波》题词

昙波

赞

福寿清品
小添喜逸品
翠琴艳品
金兰静品
玉庆澹品
小兰俊品
翠玉丽品
桂玉洁品
巧福婉品
福寿

贺新凉《折柳》
倾杯乐《茶叙》
木兰花慢《偷诗》
浪淘沙《惊梦》

小添喜
翠琴
金兰
玉庆
梦蝶词
续梦蝶词

小兰
翠玉
桂玉
巧福
《昙波》跋

●《昙波》叙

两大清淑之气，不妄锺于等伦。而优伎之流，间多俊秀。就中尤物，几有百里一见、千里一见、并举世而仅一见者，盖锺灵若此之难也。彼苍者天既不为靳之，又不少为重之。卒使之黜于侏儒优杂之场，日以争妍取怜为长技，岂真造物者之好恶与人异心，故为之颠倒反复于其间耶？抑赋予之后，本自无心，听其为轮为弹，如风花之飘堕，不必证其因果耶？夫天下贤知多矣，即瑰意琦行，超然独举之士，亦非绝无其谊矣。乃负盛名而厄奇运，终日坎壈缠身。振古如兹，可胜浩叹，独优伎也与哉？天道茫茫，谁其搔首而问之也。吾友四不头陀，以跌宕之笔，写绮丽之辞。品藻论才，极妍尽态。固风流之韵事，抑亦有

慨于中而不能已者。则巴人下里之词【适为题词三章】，或者其有当于寄托乎？勉斋谨识。

●《昙波》序

大千世界，无非傀儡之场；第一功名，亦等俳優之戏。叹世间颠倒，尽容巴客滥觞；笑我辈婆娑，未免矮人逐队。众人皆醉，举国若狂，是戏是真，即空即色。然而衣冠优孟，其中正大有人；弦管楼台，此间得少佳趣。几行玉立，体段风流；一串珠穿，歌喉云遏。现女郎身说法，为古人事传情。尽态极妍，燕瘦与环肥并妙；新声逸韵，秦筝与赵瑟同工。洵日下之繁华，萃人间之艳丽。固宜书之银管，用识雏莺乳燕之名；贮以锦囊，合有问柳评花之句者也。况复心枯秋士，梦醒春婆，感丝竹于中年，触琵琶于此日。胸中磊块，借杯酒以频浇；眼底珍奇，操鉴衡而自定。作梨园主宰，居然榜列珠宫；为菊部平章，何异才量玉尺。经品题而增价，留姓字以皆馨。色艺俱传，兼写性情之春煦；评量各当，詎嗤头脑之冬烘。君意良深，我心先得。盖以绝艳惊才之笔，绘香珠暖翠之神；以热肠冷眼之思，为惜玉怜香之作。人皆好色，谁是知音？此《昙波》之所以成书，四不头陀之所以寄兴也。【仆】长安羈滞，短剑飘零；一名未成，万里空涉。孙兴公戏头自着，态笑狂奴；狄武襄铜具常随，面惭故我。任掷掄于鬼物，学游戏于神仙。偶尔逢场，翩然入座。花惊郎目，漫夸秋菊、春松；钗挂臣冠，无取鄂香、董袖。自分心如木石，未免有情；相看貌似莲花，不禁忍俊。顾春蚕力薄，恒抽独茧之丝；秋燕情多，空系销金之缕。殷殷留客，楚楚依人。爱同掌上之珍，因结意中之果。纵使未能免俗，何须真个销魂。事有同心，言皆惬意。读丁卯花间之集，真成香国春秋；题甲乙簿上之名，不负璫台月旦。吹约一池春水，何事干卿；听残满树秋风，多愁似我。敢陈芜语，聊缀简端。搔首问天，好句谁如谢朓；哀歌斫地，何期乃有王郎？共此呻吟，相为慰藉，翻去伶伦旧谱，看青莲学士之章；编来乐府新篇，寓香草美人之意云尔。

咸丰昭阳赤奋若桂月，罗浮痴琴生谨序于春明浥露轩

●《昙波》自叙

三十年来，高攀兰芷；四千里外，倦赋琵琶。易水变声，燕云作态。玉珂断其消息，珠树领其风情。气短英雄，聊取青梅煮酒；歌传懊恼，且看红杏裁衫。盖与其桂窟含冤，空对友朋扼腕；何如梨园买笑，犹邀子弟倾心也。不选良辰，但凭正午。浮将绿蚁，醉游消夏之园；扑得青蚨，飞入争春之馆。笙箫沸地，楼榭排云。有菊部之芳卿，上兰台而恼我。几回蝶板，三度霓裳。怪他裹足缠头，较胜青衣侍者；对此歌裙舞扇，逼真红粉佳人。固已耳绕八音，目迷五色。泊乎下场，于焉上座。纷披花柳，各露天姿。净洗铅华，好看本质。当之

以冷眼，绕之以热肠。渠皆顾影自怜，我则纵心孤往。就中丽者，果然霞举轩轩；以外童兮，岂足竽吹一一。效王龙标画壁，佳品冥搜；拟张燕国摩珠，香名暗记。当夫金乌西坠，玉兔东升；共订雅游，更饶余兴。唤得佳儿似雪，邀来胜友如云。马足蓬飞，向灯楼而解脱；车轮雷动，过酒肆以招摇。把臂倾谈，猜杖斗胜。觞令行而点翠，烛影照而摇红。自非顾盼生姿，安得风流相赏？柳腰低折，何珊珊其来迟；鹤膝微弯，遂缓缓而归矣。玉楼歇赏，金屋藏娇。净窈窕之房栊，荡迷离之金碧。欢未终而夜步，杯重把以筵开。清写龙头，香吹象口。今宵何处？唱『晓风残月』之词。此中有人，称缓带轻裘之度。拍红牙而再按，腔白雪以闲调。凉云满空，微霜点鬓，则又愁宴娱之易逝，叹良会之难陈者也。无端生感，有为而言。阅历既多，品题难已。可人姓字，胥归夹袋之中；骚客心灵，半贮锦囊之内。描出群芳一谱，不负宁馨；妆成众美全图，何嫌优孟？问儿声价，从此登龙；殫我才华，真如修凤。笑人间秘史，但付几命之官；看世上谗碑，徒遗万年之臭。闲情似此，快意奚如？况复蒿艾不收，芝兰是采。分雁行之次第，陋鱼目之混淆。既定鉴衡，始精品藻。盖征歌而选舞，必遗貌以取神。相马有真，在牝牡骊黄之外；好龙非假，岂常鳞凡介之俦。我是知音，卿应解语。百年鼎鼎，谁修皮里之春秋；四海茫茫，难别胸中之泾渭。无惑乎量才玉尺，颠倒而持；何异乎司命朱衣，鬼神是听。嗟乎！世多怪事，仆本恨人。沦落既同，悲歌何极？看眼前之儿女，即是苍生；擎掌上之珍珠，都宜怜惜倘或漫夸断袖，自诩缠腰，前席方虚，后庭重问。强下陈蕃之榻，直登子反之床，是又摹芳公子别具肺肠，逐臭庸夫毫无顾忌者也。狂澜既倒，雅道宜存。佛欢喜而皈依，天有情其奚补。婆心不死，生面自开。抚兹月旦平章，聊当香花供养。庶几沉沉黑海，来度苦之慈航；滚滚红尘，变闻香之净域。噫嘻乎！老夫耄矣，少者怀之。敢拂花笺，用成小引，强分流品，貽笑大方。

壬子仲冬月望六日，四不头陀自叙于莲燕双清之精舍

●《昙波》题词

南国生

三年丝竹委尘埃，辜负宫花寂寞开。一自笙歌天半起，人间重见郑州来。缥渺楼台望不真，娉婷忽见女儿身。灵心一点情千缕，飞上眉梢巧斲人。廿四番花取次看，葳蕤春销玉阑干。多情丁卯桥边客，拣尽繁枝下笔难。修成金屋贮娇深，一样平生呪笋心。婉转青丝相对吐，绿章夜夜奏春阴。【时着《丁壬烟语》】

凤凰客

宝马雕轮走玳车，梨园曲部盛京华。珠围翠绕春常醉，人影衣香日易斜。绝胜

丰台观芍药，何须商妇诉琵琶。凭他玉树临风态，写出江郎笔底花。
绕梁余韵几勾留，二十年前记旧游。选胜时经杨柳岸，征歌曾上酒家楼。云烟
过眼浑如梦，弦管宜人又一秋。我是天涯憔悴客，晓风残月不胜愁。

勉斋

菊部新腔按小伶，舞衫歌扇总娉婷。只今犹是南巡曲，谁见周郎掩泪听？
拣得如花五六枝，征歌选舞岂情痴。凭将落溷飘茵意，说与司风使者知。
一曲缠头百万奢，人间几见顿琵琶。坡公旧句君知否？优钵昙花岂有花。

逋隐者

山眉谱恨，水盼描妍，江毫约住轻颦。未要窥图，寻思已是销魂。扫螺做弄
，春色剩艳评。聊付吟尊杜郎老，甚酒痕和墨，尚带芳温。一样看花心。眼底
樱桃重见，冷了歌茵。绮梦惺残，章台愁送斜曛。青衫近来悴损，怎消他鸾袖
殷勤？醉归也，怕尘香都化彩云。

希戴山人

绝调不逢魏良辅，登场几见陆开三。传来白嫩银箫曲，留待金罍助美谈。
周妻何肉谁无累，白日黄鸡唱不停。近为章台翻旧案，【时予《章台》院本新
成】欲将院本度诸伶。

书舫

一偈波罗蜜，优昙次第红。文章小游戏，身世老英雄。此曲亦何绮，予怀殊未
空。拈花叅妙谛，微笑倚东风。

南海生

天女何年为散花，几枝零落在天涯？多君一笑都拈出，会爇心香礼释迦。
世界浮沈皆苦海，流年何事不堪悲？欲凭现在除烦恼，且看昙花乍放时。
儿女苍生太可怜，慈航有愿总缠绵。爱河难满无边岸，看取灵犀一点圆。
思尔多情真似佛，行踪如我亦枯僧。年来色界蹉跎甚，也向连华悟上乘。

●昙波

四不头陀着

○赞

福寿【清品】

金谷花放，瑶台月明。饶有风露，不着尘氛。就中佳丽，秋水神清。瞥惊鸿影
，时闻鹤声。珊珊其来，骨节自鸣。神光离合，夺人目精。

小添喜【逸品】

白云出岫，鸣鹤在林。风送花气，月移柳阴。于裙屐间，如见晋人。和露簪菊
，焚香鼓琴。有飘逸态，无尘俗心。西山爽气，在我胸襟。

翠琴【艳品】

璧月夜满，琼树朝新。歌台舞榭，睽此丽人。容华照灼，春色二分。如鸟试羽，如花在林。百和交起，香生软尘。是真娇艳，一顾倾城。

金兰【静品】

红雨初过，绿阴乍宽。万籁俱寂，古琴一弹。山色隐隐，水声潺潺。若有人兮，仪静体闲。心如止水，气如幽兰。蔚然深秀，令我忘餐。

玉庆【澹品】

云度银汉，月洗琼楼。荷香午净，菊影晚幽。中有一人，蛾眉自修。意煦如春，神莹若秋。铅华弗御，酝藉夷犹。太羹元酒，古味长留。

小兰【俊品】

风好过竹，雨疎洒蕉。赤城霞起，华屋月邀。招来之子，饶有丰标。英姿飒爽，顾视清高。骑金埒马，佩金错刀。百尺楼上，横笛吹箫。

翠玉【丽品】

湛湛朝露，油油远风。好花初放，摇绿颤红。憾删亭北，笑倚窗东。卧雨云里，来星月中。侍儿扶起，娇态怜侬。身遐心迩，微波可通。

桂玉【洁品】

春水波回，秋山雨过。红软消尘，绿净难唾。有美人兮，出泥不染。绮罗里行，松雪间卧。莲濯清泉，供法华座。是真修洁，熏香独坐。

巧福【婉品】

新柳初绽，好花半开。酒杯春贮，香国人来。如山平远，似水滢洄。色相不着，天趣自佳。回头一笑，顾影徘徊。是真婉约，款步歌台。

福寿

福寿，名延禧，姓朱氏，字莲芬，年十八，吴县人。垂髫时，其兄挈之来京。兄故业优，强之学，遂工南北曲。顾雅自爱，喜读唐贤小诗，尤善行楷。色艺与诸名优埒、而神气清朗，吐属隽永则过之。冬日，吾友虞吏集同人饮于其水芝仙馆。时燕仙、释云均在座。燕仙萧洒，目无下尘，独心折莲芬。莲芬亦殊与款曲。释云跌宕，曾负盛名，辞气间恒与之抗。莲芬怡然相对。竟席微笑，间与戏谑，究无一毫自矜气。虞吏雅重之，为书『璠台领袖』横幅，并纪以诗云：『百花头上倚寒开，一日凭阑看一回。指点斜街西畔路，彩云深护玉楼台。』；『藐姑仙骨翦云丝，绰约宫腰弱莫支。好是翩跹红影里，天风吹唱步虚词。』；『餐英袭露饮流霞，手把芙蓉驾凤车。下睨尘沙三万劫，碧霄游戏驻年华。』；『浆珠醴玉夜调笙，华月当头喝倒行。沧海波明盘露回，苍凉无那广寒城。』嗟夫，以莲芳之质，或生而贵介，生而寒峻，当不难唾手青紫。顾世间侥幸者，更仆难数。莲芳即然，亦未必为人所倾倒如此。其度《折柳》《茶叙》《偷诗》《惊梦》诸曲俱妙绝。余曾各系以词，附载于后。

贺新凉【《折柳》】

唱到阳关曲；看卿卿，风情争似，霍家小玉。一片柔肠千载憾，都倩歌喉吐出。且休说，开帘动竹。祇倾这杯中别酒，已魂销桥畔垂杨绿。长此听，杜鹃哭。莲卿何事纤眉蹙。岂怜他，才郎弃旧，女郎无福。从古好花容易隳，防尔亦如秋菊。叹沦落，供人娱目，便有黄衫来作合，早声声痛彻青灯屋。试回想，弃膏沐。

倾杯乐【《茶叙》】

莲座生春，竹林滴翠，妙常如见。启帘幕，潘郎到了。正旃檀爇，恰团茶献。芳情半上红妆面，佩环敲动，郗又泪痕一线。断肠无算，羞把霞杯抚徧。听絮语，花娇叶颤，道随风逐浪都非愿。悔前番，珠弄维摩，绾向大雄宝殿。岂看过昙花一现，真撩得尘心一片。捧玉茗，聊当 兰房小宴。

木兰花慢【《偷诗》】

傍莲台绕徧，藕心动、吐情丝。只黛隐春山，珠含秋水，消息难知。歌儿绘声绘影，仿佳人遣闷暗裁诗。真个吟魂化蝶，焚香暂聚遐思。偷期，郎意较依痴，纔订雨云时。想陈姑旧憾，卿卿痛彻，故锁纤眉。凄其酸辛泪点，纵煎来难把薄情医。试看仙花落后，游蜂不上残枝。

浪淘沙【《惊梦》】

肠断牡丹亭，此曲难听。梅边淡白柳边青。争似丽娘欢会处，艳梦刚醒。知否会幽冥。小像通灵。倩卿眉宇现娉婷。几度钩人魂魄去，如醉湘醺。

小添喜

小添喜，姓沈氏，名廷桢，字怀寿，号燕仙，年十八，扬州人。妩媚飘逸，翛然尘表。其清俊微逊莲芬，而灵慧殊过之，未易轩轻。俯视诸伶，则轩鹤避鸡羣矣。喜临池，工手谈，间作小诗。其《寄怀》绝句云：『雪压参差树，云横黯澹山。长江几万里，何处是乡关？』雅有风人吐属。赋性尤孝。总角时，其父挟之来京师，落魄，遂分散。后有自扬州来者，云其父病。燕仙痛甚，出所私蓄为寄药饵。其师素不良，或以告，痛笞之，几至殒命。及闻其父噩耗，遂日饮泣。有某生者素契燕仙为醮金脱籍。吾友萧君佩之为之立传，并纪以诗。其诗云：『为卿度曲便登楼，婕板莺簧半带愁。道唱奈何天一阕，那知风木感扬州。』；『黑貂裘敝书难上，红杏衫裁曲漫工。安得乘风便归去，五湖烟水与卿同。』嗟夫，燕仙以幼年鬻身，且业歌舞，度有为习气锢蔽者，卒能不忘其本，赖某生力，得以自拔。虽其遇有幸，然亦铮铮佼佼也哉。余曾综其始末，为作《燕子曲》一章，附载于后：吟魂欲堕重奋飞，风帘云幕垂四围。中有仙禽隔窗语，云思主人今来归。主人飘零傍花柳，镇日芳丛觅莺友。铁鹞半投游子怀，金鹰时立健儿肘。逡巡回辔长楸间，鸾想云髻鸦垂鬢。巷转乌衣窈而

曲，桥通朱雀清且湾。一鸟翻然自来舞，翠翅修翎好毛羽。碧缕寒抛杨柳风，红襟湿带杏花雨。降生香国记扬州，乘兴时为瓜步游。廿四桥边看壁月，十年梦里绕珠楼。一自芹泥落淮泗，便随霜露过幽蓟。连天大厦不容栖，薄幕危巢恐遭忌。四顾曾无相识人，吞声含泪三五春。引吭宛转随歌拍，侧翼踟蹰蹴舞尘。况复呢喃历朝暮，回首江天隔烟雾。不夸雏凤发清声，但学孝乌思反哺。碧落一朝通悃忱，绿章连夜为沈吟。满山啼尽杜鹃血，遍海填将精卫心。缥缥缈缈排云出阴岫，卜居直上宜春苑。珊瑚架上何玲珑，玳瑁梁间自华婉。巢营翡翠敢偷安，台灿金银心尚寒。凭谁出尔樊笼困，长忆傍人门户难。嗟哉主人似鸥鹭，苦海茫茫问何渡？愿言从汝曹神仙，春风握手三千年。

翠琴

翠琴，姓周氏，字穉云，年十六，长洲人。早知名。庚辛两载，笙歌阒寂，各部名优风流云散。穉云髫龄妙质，独出冠时。迨音乐重开，莲芬以清婉之品，驾而上之。穉云名稍减，然其风流自赏，固不肯甘落后尘也。一日饮玉波生斋中。顾曲甘招之来。穉云神采飞扬，不平之气溢于眉宇。其急思脱籍，顾影生愁，亦似微伤其迟暮者。捣尘子即席赋诗二章云：『丁香初结蔻初胎，翠羽啁啾破细苔，蓦地春光遽如许，梢头渐到五分开。』『碧篁新箨嫩抽簪，恰称凌云一寸心。莫更烟梢和露长，高寒容易绿成阴。』顷于穉云箠头，见吾友吴君超甫长句云：『奏技燕台旧擅名，秋风憔悴可怜生。长卿洒脱难求友，屈子牢骚合结盟。月果常圆宁抱憾，花因欲落倍关情。好将一曲《长生殿》，谱向人间诉不平。』二君未谋面，而为穉云写照，若出一手。虽云笔墨有灵，抑亦穉云牢骚，倾之即吐也。

金兰

金兰，姓汤氏，字幼珊，年十五，长洲人。静婉有度，与穉云相伯仲。每当酒阑人倦时，憨态横生，娇羞微露。其度《舟配》一曲，淡妆素抹，尤有凌波微步之致。冬日，彭君勉斋，偕吴君同甫暨余就幼珊饮。勉斋性清介，独雅眷幼珊，曾记其本事。诗云：『凭阑瞥见绮罗新，镇日无言独笑春。桃李自秾兰自秀，前身合是息夫人。燕云蓟树帐飘零，秋色撩人倒酒瓶。一样天涯赋沦落，君衫红杏我衫青。』昔人谓宋广平心如铁石，作梅花赋偏饶妩媚。余于勉斋亦云：『花如解语还多事，石不能言亦可人』二语。余于幼珊亦云。

玉庆

玉庆，姓杜氏，名堃荣，字蝶云，年十四，吴县人。骨秀神清，穆然意远。一颦一笑，不肯委曲媚人。往往绮筵杂沓，酒骤花驰，而蝶云酬对从容，羣器顿息。度《琵琶行》一出，声态双超，感均顽艳。四座无言，青衫有泪，弥望皆白司马也。善画兰，尤爱诵《心经》。或叩之，曰：『兰，洁而香，性所耽也

，因写以自怡。我辈托业猥下，以命蹇故。日诵此经，虽未果忏悔，庶几渐离苦趣耳。』吾友李君香宰雅重蝶云，蝶云独倾心事之。壬子秋，香宰下第将还西蜀，蝶云置酒祖行。既悲香宰之不遇，又知其不能留也。持心经属香宰，缮书一通，默求佛力呵护归人，且祝再见云。吾尝谛观蝶云在诸伶中独往独来，洒然出尘，足征夙根之厚。惜香宰驰驱数千里，杖策款关，不得发挥襟抱。盛名之下，坎壈缠身。尘海茫茫，知心寥落。而蝶云独能慰藉于寂寞之中，使香宰舒忧娱悲，不坠元龙豪气。然后知蝶云之用情专一，其为香宰虑者者深而远，岂非伶而任侠者哉！吁，可传已。香宰赠蝶云诗甚多，缠绵悱恻，载其为人。朋好争诵之、慕之。集隘不能备载，为录其前后《梦蝶词》十二首如左。

梦蝶词

银烛光摇彩笔挥，个中心事话依稀。剧怜梦入南园里，荡作琼花一阵飞。荷花生日前三日，瞥见娉婷出画楼。您得柔肠浑欲断，浔阳江上四絃秋。珠喉宛转佩丁当，絶世聪明絶世妆。多少红儿私羨汝，一生消受百花香。春山眉黛蘸秋波，坐久犹疑对素娥。最是个侬心折处，自然风味得天多。生来艳福与花宜，说着春愁了不知。一种怜才意无限，愿他飞上最高枝。惯醉花阴酒一尊，暂时分手亦销魂。此情耿耿卿知否？恐有前生未了恩。

续梦蝶词

謁来日下豪华地，亦是天涯沦落人。僮仆揶揄羣小妬，不图得汝慰风尘。爱汝便同亲骨肉，知予独抱古心肠。青衫黯澹罗衫冷，中有怜才泪万行。三年误入画楼飞，惜汝临风试舞衣。家在江南身冀北，杏花春雨几时归？羨君气味最清醇，合与幽兰结近邻。长日卷帘摊画帙，画成先赠素心人。闭门无事酒孤斟，风雨苍凉百感侵。相忆辄书君姓字，一波一磔见侬心。亲知睽隔几经年，西望岷峨路七千。不到芳洲寻杜若，祇应愁煞李青莲。

小兰

小兰，姓萧氏，字者香，年十六，扬州人。双瞳秋水，两颊红晕，眉宇间饶俊爽气。其师长庆，色艺冠一时。虽六郎老去，而三庆部犹倚之为重。小兰以俊爽之品出其门下，自是后来之秀。超甫曾赠以诗云：『犹忆高歌宴佩珊，阳关一曲酒初阑。柔情缭绕千丝柳，小字芬芳九畹兰。出水新荷争比艳，过墙修竹喜成竿。叅军别有留情处，记取生绡画里看。』素善上江某生，某生甚眷恋之。其脱籍也，为之醵金。闻以数千计，亦可想见其声价矣。夫以若辈飘零，自拔良难，而卒有大力者，不惜援手，使之得以自立。余尝有句云：『千间广厦庇寒士，万个金铃护落花。』茫茫苦海中，安得尽如痴愿哉！

翠玉

『独倚阑干眼倍明，歌衫舞扇总关情。况经秋水眉梢逗，恰似珍珠掌上擎。絶

世笑颿空菊部，万花管领属芳卿。当场莫漫笙箫寂，顿老琵琶喜再生。』『莫笑诗狂与酒颠，大家同约醉花前。听残玉漏欢犹涌，赏到风流我欲仙。应有金兰通臭味，非关弦柱托缠绵。此生此夜如常好，记取肤云鬓影边。』此吾友同甫所作以赠翠玉者也。翠玉，字黛仙，年十四，姓陈氏，安庆人。六七岁时读毛诗，甫成诵。以贫故就商，已而偕其母兄来京师。其兄美玉，旧有声春台部，黛仙遂习其艺。当八音宣播，二三妙伶集于春台。黛仙稍后出，故未见称于时。余尝于登楼之暇，留心物色。一日，见其演《折柳》一出，冶艳绝伦。同甫尤剧赏之。屡招余饮。盖初次登场，即为识曲者所倾倒如此。黛仙灵心妙悟，善解人意，而蕴藉深婉，纯露天机，相对怡情，略无梨园恶习。勉斋语余云：『座无莲芬、黛仙，使人不乐。』岂阿好哉？

桂玉

桂玉，姓张氏，字蟾仙，一字穉兰，年十五，苏州人。闲适修洁，对之令人神爽。雅喜粉本。着墨饶有生趣。其度《藏舟》一曲，音节哀怨，真如闻小女儿泣诉声也。海南吴君古樵为余述梗概，并索定品。余应之曰：『洁』。闻者疑为过情。余曰：『旧院有歌妓，字贞美。人谓之云：「美则有之，贞则未也。」贞美谢曰：「儿之不贞，命也。」言已泫然。今穉兰以髻龄穉齿，堕劫沙数，积威约之，不得不腆颜向人，为其主作肥生活计。其洁，命也；其不洁，亦命也。』独念菊部诸伶，染结习，多器且尘上者。穉兰寡言笑，慎举止，秣纤修短，虽与服称，自不可多得。使爱穉兰者，发须菩提愿，而与之以洁，是则穉兰之幸也夫。

巧福

巧福，姓金氏，字畹香，年十五，苏州人。善吹箫笛，兼工琵琶。婉奕闲默，无城阙佻达之习。吴君超甫赠以诗，所云『未免有情偏缱绻，不妨无语得风流』者也。貌与某伶相似。每当诸伶环集戏谑时，闻独于某伶前则词气和婉，雅相爱敬。询诸所素契者，某伶乃其胞兄弟也。总角时先后入京师，初不相识，久与洽。始知以未脱籍，不敢认故，犹从人姓云。吾友舒君子秋。闻余道畹香事，因折柬招之，若恨见畹香晚，酒阑赋绝句四章。其一云：『春灯无语正缠绵，颿笑依人绝可怜。漫说风怀删老衲，情根欲证四禅天。』其二云：『香温翠暖座生光，莲漏沉沉月转廊。欲向花前问消息，同根原有不言芳。』其三云：『倩界乌丝写洛神，娇憨一例见天真。郑兰谢草难重觅，争似珠儿最可人。』其四云：『紫箫吹彻又琵琶，飘玉霏烟醉碧霞。十二阑干无定所，层城何处是宜家？』嗟乎！天性之爱，不分流品，而特以未遑脱籍，莫遂联床。悲异地之塌簏，怅深宵之风雨。金赎无人，珠还何日？窃为畹香慨也。

《昙波》终

●《昙波》跋

京师为人才荟萃之区，笙歌之美，甲于天下。干嘉以来，此风尤盛。间尝访故老之传闻，览私家之纪载，风流佳话播于南北。盖其时海内殷富，士大夫吟风弄月，亦不以是相诟病。而一二妙伶尚知风雅，故艳而传之也。递至今日，余韵稍衰。然以物色所及，如所称莲芬、燕仙诸伶，清姿妙质，倘受镕冶，又岂出徐紫云、李桂官下哉？吾友四不头陀冷眼看花，婆心护法，寄怀高旷，移情缥缈。于是写曼衍之戏，作狡狴之珠。悟色相于菩提，征因缘于现在。而各伶之性情色艺，与夫二三同志流连赠答之作，毕着于篇。假再阅数十年，名花已老，春梦重寻。则此一编也，又将感慨系之矣。南国生谨跋。

《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正编 法婴秘籍》

（清）双影庵生 辑

●目录

《法婴秘籍》序

法婴秘笈

●《法婴秘籍》序

向之为燕台花谱者，凭臆妍媸，任情增减。壬癸之年以后，甲乙之籍更多。岂知云台烟阁，论功犹有未平；雪岭墨池，逞笔何尝足据？况乎月旦半类风闻，或尊嫖母而黜仍妃，或出刘蕡而入李合。殊嫌蛇足之加，无当于事；倘召蛾眉之妒，转取其愆。仆乃别出心裁，定为齿录。百花皆采，莫笑蜂狂；一字不加，何嫌蠹测。序羣芳之月令，不妨矾弟梅兄；集大地之春光，岂有姚王魏后？更为详其籍贯，隶以堂名。石州粉黛，匪逊南都；溪水胭脂，无惭北国。轻烟淡月，是十二之名楼；员峤方壶，尽三千之福地。小名有录，大会无遮。其或臣瓚所未知，则亦自郗之以下。至于品列名流，年过弱冠。流莺啼倦，或志遂以还乡；雏凤声清，早情同于退院。舞衫歌扇已属前尘，酒国诗坛渐疏故侣。凡斯之类，不列于篇。虽联星之珠光耀采，韞山之玉树临风，概不搜罗。转防漏罟，亦以善其体例，非敢削其精华。普愿阅是编者，石佩苕华，香熏迷迭。苟按图而索骏，益增价于登龙。从此桂宫姓氏，织云锦以为文；何时蓬岛因缘，集霓裳而同咏。

时咸丰乙卯秋七月双影庵生识。

●法婴秘笈

徐馥森，字琴香，苏州人，年二十岁。 清馥堂

萧小兰，字者香，扬州人，年二十岁。 畹清堂

陈小琴，字桐初，苏州人，年二十岁。 吟秀堂

沈添喜，字燕仙，扬州人，年二十岁。 宜春堂

罗巧福，字笑仙，顺天人，年二十岁。	醇和堂
朱延禧，字莲芬，苏州人，年十九岁。	景春堂
周翠琴，字稚云，苏州人，年十九岁。	春晖堂
单小翠，字黛仙，苏州人，年十九岁。	安义堂
鲁翠云，字霓仙，安徽人，年十九岁。	余庆堂
汤金兰，字幼珊，苏州人，年十八岁。	景福堂
周湘筠，字竹香，苏州人，年十八岁。	韞山堂
张桂玉，字稚兰，苏州人，年十八岁。	景春堂
沈定儿，字浣秋，顺天人，年十八岁。	荣树堂
郝秀兰，字雨卿，苏州人，年十八岁。	寶香堂
陈翠玉，字黛仙，苏州人，年十八岁。	韞辉堂
张小喜，字雨亭，苏州人，年十八岁。	安义堂
严添寿，字眉仙，安徽人，年十八岁。	敦福堂
韩全喜，字懒卿，安徽人，年十八岁。	霭云堂
胡添寿，字凤仙，安徽人，年十八岁。	维新堂
曹双兰，字晚香，苏州人，年十八岁。	鸿馥堂
周寿龄，字鹤仙，苏州人，年十八岁。	佩珊堂
杜玉卿，字蝶云，苏州人，年十七岁。	倚树堂
李小珍，字宛仙，苏州人，年十七岁。	吟秀堂
朱小圆，字吉仙，苏州人，年十七岁。	吟秀堂
洪小荷，字静卿，苏州人，年十七岁。	闻妙堂
梁小玉，字卞卿，苏州人，年十七岁。	闻妙堂
戴桂保，字亦仙，苏州人，年十七岁。	春复堂
黄小琴，字韵仙，顺天人，年十七岁。	南传经堂
朱绿琴，字绮仙，苏州人，年十七岁。	桐阴堂
刘双凤，字桐云，顺天人，年十七岁。	来仪堂
汪连元，字桂秋，安徽人，年十七岁。	福寿堂
汪连升，字芙秋，顺天人，年十七岁。	福寿堂
袁小芝，字桂仙，苏州人，年十七岁。	安义堂
吴双寿，字稚芙，苏州人，年十七岁。	淨香堂
俞玉笙，字润仙，顺天人，年十七岁。	忠恕堂
徐寶翠，字莲卿，苏州人，年十七岁。	青云堂
沈寶玲，字荣仙，苏州人，年十七岁。	松保堂
张金凤，字绮琴，安徽人，年十七岁。	松茂堂

陈小亭，字绮香，扬州人，年十六岁。	吟秀堂
朱福保，字幼云，苏州人，年十六岁。	丽春堂
蒋兰香，字玉珊，苏州人，年十六岁。	诒德堂
郝小桂，字月仙，安徽人，年十六岁。	春福堂
钱喜禄，字畹卿，顺天人，年十六岁。	敬业堂
朱寶玉，字韵仙，苏州人，年十六岁。	青云堂
程玉翠，字羽仙，安徽人。年十六岁。	忠恕堂
程鸿喜，字可卿，顺天人，年十六岁。	寶善堂
张庆林，字芷馨，苏州人，年十五岁。	春华堂
沈寿儿，字眉仙，苏州人，年十五岁。	聊星堂
徐棣香，字亦仙，苏州人，年十五岁。	闻德堂
徐小玉，字苕生，苏州人，年十四岁。	安义堂
范小金，字镜仙，苏州人，年十四岁。	余庆堂
刘奎喜，字星垣，顺天人，年十四岁。	北传经堂
江巧龄，字蕙仙，苏州人，年十四岁。	醇和堂
杨玉喜，字粹卿，苏州人，年十四岁。	三和堂
沈瑞莲，字芙初，苏州人，年十四岁。	宜春堂
高玉芝，字桂仙，顺天人，年十四岁。	裕福堂
文长庆，字兰卿，顺天人，年十四岁。	寶庆堂
张添馥，字芝仙，苏州人，年十四岁。	维新堂
徐金儿，字芷仙，苏州人，年十三岁。	闻德堂
蔡瑞兰，字畹香，苏州人，年十三岁。	宜春堂
姚桂芳，字秋蘅，苏州人，年十三岁。	春复堂
徐小鸿，字飞卿，苏州人，年十三岁。	春复堂

余之为是錄也，初拟遍索诸人所生月日，以为同岁之序次。忆停云馆主人见其稿本，急欲出征同人题咏。仓促卒付之梓。固知询访未周，遗漏不免，舛误亦多。俟题词集后，再当厘正，且补月日，以成定本，幸弗嗤其卤莽也。双影庵生又识。

《法嬰秘笈》终

《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正编 明僮合錄》

(清)余不钓徒、殿春生 撰

●目录

《明僮合錄》序

《明僮小錄》序

《明僮小录》题辞

明僮小录

《明僮续录》序

《明僮续录》题辞

明僮续录

《明僮续录》跋

《明僮合录》跋

●《明僮合录》序

夫数廿四番花风，爰着羣芳之谱；洒十八部法雨，因名千佛之经。真灵则位，业成图高。士亦闲情作赋，况乎绮怀如结，瑶想别开。抒客里之羈愁，辑闲中之杂录。不足令闻而心醉、读者眉飞乎？则有骚坛词伯，燕国酒人，听雅奏于梨园，寓深情于藻鉴。每值云璈按罢，星驾归时，十幅瑶笺，因时寄兴；一枝珊管，不断生香。徐陵之妙序未镌，许劭之新评重续。界乌丝之细格，摹来宋艳班香；排雁序之芳名，分出王前卢后。金迷纸醉，非花是花；璧合珠联，今雨旧雨。都为一册，辱下诤以弁言；厥有数端，请代标夫纲目。盖其碧蕙心灵，红蕖骨艳。眉不峰而何黛，眼非水而亦秋。衣熏荀令之香，从风未歇；巾拭何郎之汗，出水尤鲜。邙下闻歌，认樱桃之灼灼；灵和写影，怜杨柳之依依。则尝坐卫玠之羊车，驾陆郎之骝马。熏天绛蜡，谁家宋玉之钗；扬日青帘，几处陈遵之辖。银瓶索酒，画壁哦诗。藏钩弋之拳，引襄成之哀。分曹射覆，绰有余妍；同伴吹花，藉征小慧。一石亦醉，齐赘壻炙輶之谈；四座勿喧，郭舍人俳谐之口。何必红牙轻按，始令杜牧魂销；倘教青眼偶邀，定愿琅琊情死矣。别有《鸡碑精选》，《雀篆丛钞》，初写黄庭，兼通碧篆。苏长公燕瘦环肥之喻，别有会心；赵明诚吉金乐石之编，不迷慧眼。骚人韵事，墨客清言，何惭裙屐风流，岂等文章游戏。至于五陵裘马，纷纷结客之场；三月烟花，黯黯伤春之地。叹飘零于碧鹤，怜憔悴于黑貂。倾越橐之千金，不殊敝屣；洒鲛人之双泪，尽化明珠。既分鲍叔之财，旋毁冯驩之券。云天高义，潭水深情，不图此风重见今日。若夫采兰洁养，士类当矜。负米忘劳，末流罕覩。而乃蓼莪入手，一编孝子之诗；萱草萦怀，千里高堂之梦。问江南之鲑菜，别冀北之莺花。探珍果于怀中，尚余陆橘；舞霓裳于膝下，即是莱衣。但观天性之独超，尤觉风尘之杰出。他如珠喉甫啭，共识绵驹；翠袖初翻，辄呼彩凤。乍回眸于去扇，或凝睇于低帷。抱月飘烟，想离魂之倩女；飞花滚雪，观舞器之公孙。凡为众口所交推，仅缀片言而非略顾。或谓金刀玉案，张平子自写牢愁；瑶草琼枝，屈左徒藉摅幽怨。古来寓意，每有借词；两君所为，得毋类是。然而书非咄咄，色岂成空？画是真真，呼之欲出。读四角盘中之字，如见其

人；织千回锦上之文，乃成斯集。无双无对，不杂粉桃郁李之名；亦谐亦庄，偶书鄂渚秦宫之事。观其止矣，窃有请焉。夫昆山片玉，有美弗彰；幽谷芳兰，无言自閤。椽间取笛，谁怜识曲偏迟；海上携琴，或恐知音未遇。所望勤搜珊网，广纂瑶编。庶几玉沼鱼多，不作暴腮之鲤；玳梁燕小，皆为接翼之禽。慧出牙余，相殊皮表。则仆将命侑啸侣，选胜征奇。涤北海之樽，启东山之墅。燃金鸭玉螭之炬，列星鳧露鹄之肴。执镜招鸾，按图索骏。听新乐府人间唱遍，何殊井水词清；看小名録日下传来，定卜洛阳纸贵矣。

同治六年岁次，疆圉单阙荷花生日，爰山剑石主人叙于宣武城南之扑红词馆

●《明僮小録》序

软红十丈，珠温玉暖之乡；拾翠三春，蜨醉蠡迷之候。过枇杷之门巷，室尽如兰；住杨柳之楼台，人原是璧。入时梳裹，西家返而效颦；絶世丰神，南威望而却步。尔乃歌场雅集，广座珊来。染翠黛于楼中，散红芳于帘外。貌婣媛之旧事，犹在人间；谱霓舞之新音，祇应天上。目招屡屡，青眼伊谁；耳语匆匆，黄昏有约。于是招邀胜侣，荟萃吟朋。帘影泥人，垆头迟汝。双行押字，命鸬鸟以迎来；一笑褰帘，倏惊鸿之至止。省识庐山真面，裙屐风流；争看虢国修眉，铅华净洗。松醪挹注，无妨大斗之斟；鞠■〈月登〉兴辞，更屈高轩之过。遂乃同车，有美氤氲。奉倩香留越巷，停驂依约秦宫。花底指儿家兮，是处绛蜡迎门。偕妹子以登堂，银蟾在户。曲房窈窕，人窥小有之天；绣榻横陈，花种长生之地。密密翔鸾之字，补壁书工；疎疎待燕之帘，临窗镜启。笔床研桺，观涂乙于新诗，绣履香囊，衍秘辛之杂事。数遍檀栾位置，东鰈西鸛；謁来萍聚因缘，南鸿北燕。三蕉战拇，从看钩弋张拳；百万回眸，莫负杯行到手。罌粟香浓之右，膩友吹纒；胡麻饭罢之时，仙郎归未。兰缸背却，一握情除；莲漏催残，三通鼓遍。缓须臾以命驾，且住为佳；听嘈杂以呼灯，不留也去。是知桃花洞秘，曾无易问之津；山木枝遥，每有闻歌之感。正使琅琊情死，颠倒难忘；奈何溱洧思空，迷离莫辨。仆都门印爪，驿路濡毫。目限窥蠹，腹惭饮。舞衫歌扇，长安之旧雨无多；柳宠花骄，出谷之新雏自贵。爰就见闻所及，粗为梗概之陈。藉慰牢愁，非矜藻饰。所愿花宫月窟，争传千佛之名；会看酒国诗坛，更践三年之约。

时咸丰丙辰孟夏，余不钓徒序于峒嵒旅舍。

●《明僮小録》题辞

并州挹翠主人

辛酉长夏，梅雨积阶，烦襟若渴。获读斯録，清风忽披，字珠照艶，足令玉笋班中顿增声价。曩岁珥笔春明，屡预文宴。大酒肥鱼之局，斜街炒栗之灯。回溯前尘，抚感今昔，聊成七絶五章。

艳绝珊瑚笔一枝，蚕眠小字写乌丝。锦氍毹上三生影，幻到春明入梦时。
霓裳小队演《长生》，并蒂花开擅盛名。一事难忘惆怅处，不将残墨吊云英。

【春晖主人与棣香昆季善演《长生殿》诸剧，惜彩云易散，故及之。】

悔踏天街十丈尘，《玉台新咏》谱前因。樱桃门巷春如海，何处吹箫教玉人。
芙蓉旖旎玉温存，泥醉曾销一段魂。底事轻悬徐穉榻，大江烽火怨黄昏。
长安我亦负看花，赢得樽前两鬓华。漫向南州争赋艳，青衫一例感琵琶。【芷馨善演《琵琶行》】

锡山晚晴庵主

网千丝，笺十色，约略艳如许。润到樱桃，旧雨间新雨。不须真个销魂，玉人天上，尽消受，酒边眉妩。漫来去，几人席帽黄尘，赋尽断肠句。清浅蓬莱，準拟伴他住，累侬刻骨相思。红墙那角，偏难说，梦曾游处。【调寄〔祝英台近〕】

古歙殿春生

传来小录署明僮，排比班真玉笋同。我欲随风花底去，一生常得傍秦宫。
几向天街踏软行，三千弱水隔蓬瀛。可怜造凤雕龙手，难竞灵狸乳燕名。
生面重劳妙手开，不虚造物此生才。君家自有琉璃砚，新咏应成续《玉台》。
春明陈迹已天涯，牢落饥驱鬓亦华。身世若增迟暮感，也应珍重过时花。

武林籽芴居士

五色笺书小录工，燕台歌舞艳帘栊。羨君兴采评花细，媿我心情黏絮同。好梦曾圆纨扇月，旧游已断剪刀风。枇杷门巷殊今昔，陈迹徒劳忆软红。
双轮辘辘走如龙，市上长安春色秣。檀板漫教歌一曲，杏帘拚醉酒千钟。翻新月旦非私好，别有风姿记阿侬。老眼未能看拨雾，拈毫何以涤尘胸？

采蕺山词客

千佛名经，羣芳合谱，写得情深如许。曾记莺俦燕侣，檀板清歌，霓裳妙舞。
问长安归客，今人面桃花何处？恨世间，会少离多，惆怅琼楼玉宇。应念关山修阻，月夕风晨，独抱相思情绪。休说都门税驾，烛灿银葩，曲翻金缕。指京华旧路，又春水，暗生南浦。约明年，人到蓬莱，握手重联旧雨。【调寄〔夺锦标〕】

湔江渔者

茗水新词，燕台旧谱，瞬息烽烟如许。多少云鸿失侣，扞虱空谈，闻鸡起舞。
问天天聳矣！拚寻个桃花深处，忽忆他，玉冷香温，争忘冰轮碧宇。偏是痴情难阻。芍药樱桃，老却风流张绪。余亦浮沈海国。杏薄红绡，柳紫青缕。望蓬山隔路，似齐妇，诉愁湓浦。问谁歌，天上霓裳，叫破巴山夜雨。【调和前韵】

云闲啜醪生

孝穆才名孰与齐？华词读罢首频低。软红羨睹羣花笑，闲向丰台细品题。艳编菊部姓名存，动我风怀旧梦温。回首十年前顾误，王郎一曲最销魂。【追忆歌者王长生，故云。】

于越梦玉居士

秦宫花底，玉台艳笔分明记。承平京洛欢游地，感我青衫，绮恨重提起。家尽江南风月里，可怜市骨千金意。梦华旧谱今谁拟？凤彩鸳文，十幅落笺膩。【调寄〔醉落魄〕】

●明僮小錄

春华张庆龄，字芷馨，年十六，隶四喜部。不假雕饰，独出冠时，秣纤得中，仪态闲逸。当其酡颜半醉，倚榻微眠，星眸乍回，色授神与。无言却对，使人之意也消。工《小宴》《侬美》诸剧。容华都丽，俨然姬姜。及为齐妇琵琶，如怨如慕，又能使青衫泪湿也。圆璧方珪，无施不可。其艺尤有过人者，以之弁冕，谁曰不宜？

闻德徐棣香，字亦仙，行二。俊爽无媼，婀态登场，亦多作丈夫装，顾眉宇间别饶妩媚。与弟阿三，同隶三庆部。演《巧姻缘》《桂花亭》诸剧，雅擅胜场。而三有盛名，附和者多。轩三而轻二，然二难竞爽，固非大相径庭者。阿三名金儿，字芝仙，娴静自然，有出尘之致。与人酬酢，无浮嚣习。时誉归之，以为无两。余固未观其深。三与二同居，然长者车辙为二来者眇矣。

维新张添馥，又名昆寶，亦字芝仙。年十五，隶四喜部。善杂剧，《连厢》尤工。如承螭，如弄丸，颇擅时誉。貌仅迈中人，而登场则粉膩脂柔、韶秀倍蕙。席间尝吹樱桃为戏，含而鼓之。距唇寸许，倏忽升降，累黍不差。同辈百方效之，胥莫能及。或从而攫取亦不得也。与人交，深情若揭。顾誚对不为■〈目匿〉就，态似落落无城府者。能书，楷法峻整。曾见其灯下背临《兰亭》数十字，具有法度，嗜之不倦，亦可名家。

春复姚桂芳，字秋蘅。丰采甚都，登场尤胜。所少者，林下风耳。饮兴甚豪，屡同宴集，顾未一造其庐。一夕，偶偕二三知己，乘月访之，屋宇修洁。蘅适他出，同师者小鸿出肃客，年方舞勺，酬酢儇巧，无羞涩态。鸿徐姓，字蕙香。

松保沈寶玲，字蓉仙。风流放诞，媚态横生，演荡妇尤神似妖韶。自诩嗔喜不常，真若有一顾倾城者，而名亦噪甚。

丽春朱福保，字幼云。疎眉豁目，轩爽可人。席间喜谈骨董，区别真贋，或述笑柄资谈助，娓娓可听。于侪辈有独辟町畦之致。云与穉芙皆余旧识。而云有时名，无待故人之慰藉。在都时，曾未一招致，而与穉芙周旋。舍如市之门

，登罗雀之庭，不能强吾性之所不习也。云其谅我。

淨香吴双寿，字穉芙。方其盛时，靡肌膩理，绰约逾常。壬子、癸丑之间曾与欵洽。今春复相遇，则病魔缠扰，鬢发俱衰，老大蛾眉，门庭冷落。感怀畴昔，良用惻然。恒折简招之，以慰其意。同人或以嗜痂为谑，所不计也。故春明宴集，偕穉芙为多，而镜仙次之。

余庆范小金，字镜仙，年十五。工顰眇视，弱不胜衣。俯仰之间，神如静女。隶春台部。春台方不竞，镜浮沈其间，未得与名流角逐，故无旌旆飞扬之态，寻芳者亦罕识之。一日，镜偶从人观四喜剧，与余联坐，遽与目成。招之来，一见如故。爱乌者，或于余前称镜为逸品，虽或过誉，万一似之。嗟乎，盐车骏足，毳帐阏氏，如镜仙者，亦何异名场风汉乎？萍踪小聚，遽唱骊歌。寒士品评，未能为镜增声价，抑又慨然矣。镜同师有小银者，年才十二，广颡丰颐，粉墨登场，当现宰官身而说法。未观其艺，姑阙所疑，优而柔之，亦后来之秀。

《明僮小录》终

●《明僮续录》序

夫程形于定镜，则渥饰自呈；寻声于絕弦，则繁音故在。是以睹先施之影，都人因而冶容；聆月华之歌，艳姿宛其按节。岂不以华鋌易谢，芳馨载流，对来轸之方遒，谗前欢之未已哉？曩者，吾友余不钧徒来游京师。以好奇兼爱之心，为选色侔声之举。清眸皓齿，发其瑶思；玮态瓌姿，镂之银管。斯时也，翩鸿一顾，精魂与以回移；素蜺下垂，神光为之离合。盛矣！丽矣！是邪？非邪？无何，越人大去，攀山木而无枝；夫君未来，塞江苹而谁忆？秋风掩泪，沈吟弃扇之词；翠被凄馨，块独熏香之夜。此则云车窈窕，青童无再返之期；锦瑟悲凉，素女乏长年之术。苕颜渐老，蕙叹方滋。怱曜灵之不留，怨淑明之忘我者矣。洎仆之来也，舞台未改，鸾影遽收；歌扇初开，莺声新啭。经过赵李，言寻娱乐之方。来去尹邢，已见容颜之易。嗟乎！愿安弱体，怨茵席之代更；信美余情，羌荃茝之善变。有不悟成亏之理，摠迟暮之怀者乎。顾尝以为盈辉生于朏魄，繁英缀于衰枝。苟由昔以视今，何矜晚而怨早。然而明月耀夜，随指即呈；名花当春，赏心斯寄。惟陈迹之难追，而当境之足控也。爰乃广彼前闻，哀为续录，用遗同好之士，不辞效顰之讥。庶几使知音者见求于盛时，悦影者流连于异日云尔。

同治五年，青龙在摄提格招摇指亥既生霸，古歛殿春生叙

●《明僮续录》题辞

鹅湖铸铁生

山鸟悲鸣，厥有笙磬之奏；众流怒泻，乃闻鼓钟之音。灵芬郁呈，奇气间作。

雕华镂丽，则琼瑰夺其工；陶质出真，则卉木掩其色。故其滂沱于毫芒，冥发于诚素。目无凡鸟，手此雕虫。伤已！仆缁染半生，郁伊十载。石氏之唾壶击■〈垂夫〉，王郎之长剑歌哀。谓为若人导扬慧业乎？抑亦自摅其老醜也。不必求神仙，饮酒被纨素。落落投风尘，草草怨迟暮。生花结古欢，绸缪慰中路。此间得佳趣，谁复知其故？蝴蝶一万里，鸳鸯两三行。黄金叩虚牝，接轸飞新阳。岂徒惜颜色，况复含芬芳。华簪易凋谢，及时劳断肠。营营笑南荣，富贵空尔为。世无百年人，况此琼瑶姿。秋霜亦罄折，飞藿终朝移。愿乞造化仁，长葆三春时。蓬山不可期，引之亦可至。中有绰约人，此境毋乃类。春风方骀荡，天涯已顛顛。安得胡卢中，控彼寸心累。

五亭旧隐

忆初逢，半遮团扇，画阑携手私语。秋深多少相思恨，都上病时眉妩。留不住，化一缕游丝便逐歌尘去。柔情漫诉，算人面当年，衣香竟日，此事总轻负。羣芳谱，姹紫嫣红几许？只今风月长聚。独怜啼宇催春色，惆怅落花无主。君记取，借翠管、鸾笺替写伤心句。招魂是处，但院落莓苔，墙阴薜荔，徒倚碧云暮。【调寄〔摸鱼儿〕】

●明僮续录

春猷刘庆祿，字倩云，皖人。师为梅巧玲，负时名，授徒众，而倩其称首。所演唯《舟配》《游湖》数剧，雅非所好，故登场绝少。而人亦不以此少之。习篆书、工铁笔，遒润有法，似具宿慧者。貌清扬婉变，秀色可餐。如处子，如冰雪，爱好天然，纯以韵胜。东家之贖，徒取病耳。性和易，无疾言遽色。与人游，不以喜愠区厚薄。而孰贤孰否，恒心识之。夫风尘物色，巨眼实难。倩尚弱龄，涉世也浅。乃能称物平施，明辨以哲。谓之未尝学问，可乎？吾爱之，重之。青出蓝，蓝谢青，古也有之，而何异于巧玲。

巧玲者，字蕙仙，景猷主人也。齿加长与倩比肩者，皆其后辈。色艺不具论，论其轶事。蕙与某公善，居久之，某公得监司，贫无以治装，蕙贷以资，且不责券。某公强予之。囊橐既具，未成行而某公歿。会吊日，甫辨色，蕙遽至，人谓为索逋来也，相愕眙。蕙入帟哭且拜，探怀出券就烛焚之，大恸去。今之古人哉，乃于伶也一遇之。嘻，异矣！

怡云王彩琳，字绚云，淮阴人。孤芳自挺，目无下尘，于侪辈中有鹤立鸡羣之概。而柔情艳思，时于鬣髻一露之。其演《醉归》《独占》诸剧，粉黛香酣，甯仅卖油郎心醉欲死也。含茹冷隽，町畦独辟。虽朝夕所与游，淡然惘然，不少假借，似不苟为妩媚者。脂韦之俗，匿其性情，尚虚车以逢世者多矣。吾不知绚所操术，其真洁清自好者欤，抑亦矫饰售欺者欤？

丽华沈全珍，字芷秋，吴人。玉立亭亭，擅硕人其颀之胜。演《游园惊梦》《

鹊桥密誓》等剧，体闲仪静，缠绵尽情。每登场，恒芷依偶，璧合珠联，奚啻碧桃花下神仙侣也。强多力，擅拳勇，举碌碡如弄丸。距跃曲踊，视短垣犹户闕焉，然不以豪气伤其艳。时论谓与『二云』同工异曲，一时鼎足，嗣响其难，知言哉。

棣华万希濂，字芷依，吴人。秀骨天成，意态闲适。貌骚人墨士，惟妙惟肖，性相近也，吐属温雅，无叫嚣之习。善奕、工书，孜孜不倦。笔意似赵吴兴，秀媚可喜。十余年来，诸名伶唯莲芬工行楷，以能书著称。芷依晚出，书名几与之埒，可谓能自立者。

畹春郑秀兰，字素香，吴人。神清骨秀，顾影无俦，以演剧雄于时。娴丝竹琵琶，尤胜捉弦运指，有雨洒芭蕉之韵。雅自矜重，羞作数钱姘女；恣径行直，遂倜傥不羈。顾用情则独挚，与某君善，时济其乏。逼岁阑，某君妙手空空，深虑无以酬素也。素微闻迫见之，多方慰其意。会有饷以巨金者，即转纳某怀，俾卒岁。吁！世不乏风义自高者。居恒诩诩，视朱家郭解，未足多寻，誚诿及之，则瞠目结舌，谢不遑矣。若素也，其未奉教于君子乎？

绮春时小福，字琴香，吴人。瓌姿靡丽，神采飞扬。当其被袞，翟尚琼英，细步登场，俨然华贵，盖醜粹胜也。善谈噓，觥筹交错时，舌本澜翻，辄倾四座。所谓人皆劫劫，我独有余。尤善昵就人，故乐道者众。与素香齐名，今则骏驾其上。芝兰空谷，曷若桃李漫山。斯世悠悠，宁唯是耶？噫！

联星沈振基，字燕香，吴人寶珠之子也，故又曰小寶。性聪警，善解人意。眉目娟秀，俊爽不羣。口素吃，期期艾艾，拙于言辞，唯度曲则应弦赴节，圆转如珠，致足异也。初寶珠以色艺擅盛名，早歿。燕时仅七龄耳。洎舞勺乃从执钥，后慧中秀外，绰有父风，尝演《双官诰》，至童牙孤露处，辄声泪俱下，盖中心是悼、随感而生。观者咸叹异之。夫误读金根，貽笑千古。燕少失怙，鲜辟咄之教。毁龀且后于诸郎，乃能负荷析薪，颀颀名辈，其视胥原皂隶、景升豚犬何如也？诗云。『无忝尔所生。』燕香有焉！

春华陈润官，字芷衫，皖人。卅角登场，即有声。菊部人见其括发丫叉，环而覆额，遂以『小辮』名之，沿至今未改。明眸皓齿，真香粉孩儿也。喜技击，所演多长剑大戟。英姿飒爽，振采欲飞，一洗粉膩脂柔之态。英雄儿女，傥其人欤。

桐华任小凤，字仪仙，邗江人。娉光眇视，蛾眉自然，躁释矜平，不同浮口。值佐樽俎，则渊乎有思，意态恬适。凤兮凤兮，诗所谓『静女其姝』者欤。而人或寡言笑少之。

景莲汪小庆，字曼仙，皖人。盼睐生姿，具百万回眸之致。溺于饮，醉后酡颜也视，憨益甚焉。不矜情饰貌，乱头粗服而不损其媚。誚对落落，唯意所适

，犹近于率真者。

春华张蓉官，字芷芳，皖人。貌仅中人，而以趨捷着。演《卖艺》，兔起鹘落，渐近自然。信乎，承蝟桔槔，非寓言也。支公谓：『贫道赏其神骏』。余于芷芳亦云。同时有艳侬者，善演《连厢》，艺亦相匹。艳，李姓，德华名，燕产也。肌不甚丰，而圆姿替月。自昆寶殁后，《连厢》一剧几如广陵散矣。艳实继之。周中规，折中矩，俯仰进退，尽得风流。如失伯英章草，见右军书，顿还旧观也，巧夫！

饮和鍾凤龄，字雁秋，吴人。少孤，唯母在。髫年入都，为醇和弟子。及长，蛾眉瓠齿，婉丽中别饶神韵。盖春馥流亚也。生有至性，白云亲舍，时切所怀。脱籍后甫定居，亟丐人辇其母。而吴下频年兵燹，人多流亡，其母踪迹不可知。屡以书往，不得一报，乃奋然为寻亲计。人以其隳成业也，咸劝阻之。秋则曰：『吾之不惧征缮，为将母地也。今不得母耗，何恋此贱业哉！』尽货其所有，不再谋而行。嗟乎！但有远志，无复当归，豪杰之士且侈言之矣。秋也一雏伶，乃能动于属毛离里之思，无所回惑，郗顾率性以行其志，是不大可风乎？余恐其阅时久而湮没也，附书之以殿于后云。

《明僮续录》终

●《明僮续录》跋

《明僮小录》为丙辰南旋所作。吾友殿春生见而韪之，促命手民，尘事胶扰，未之及也。今岁展觐来都，则吾友方观政爽鸠，晨夕过从，互探陈话。稔录中人，多牢落不偶，为怅惘者久之。深憾表章之不蚤也。夫崔护一呼，桃花复活；而樊川再至，绿叶空存。我之数奇耶？人之薄命耶？伤己！乃吾友复勒为《续录》一编，将并鄙作登之梨枣。余卒读一过，质而不俚，文而不缛。踵事增华，余之作，覆瓿可也，续云乎哉？然有是续，而余所录若而人并赖以传，岂唯余之私幸耶？用颯缕书之以志余迁延之过。而吾友实为余补过如此云。时在同治柔兆摄提格阳月下澣，余不钓徒跋。

●《明僮合录》跋

《明僮合录》者，余不钓徒及殿春生之所著也。燕市征歌，忽入周郎之顾；中流搴芷，偏知越客之心。是以车子引声，赛姐惭其余弄；襄成揄袂，卫姬输其可怜。固已顽艳均思、婣媚可玩矣。况复秋风红豆，伤心独活之名；江水青枫，远道当归之寄。但令捉尘，即是清流；妙解挥毫，居然名士。若斯之类，尤有取焉。嗟乎，芙蕖之生下泽，自振芳馨；鸚鵡之在雕笼，顾怜文采。夫其植根擢秀，殊智异心，存乎其人，实惟作者两君。于是悟浮欢之易尽，稔慧业之可传。殫厥瑶思，证兹紈质。仙人芍药，重编本事之诗；乐府樱桃，会补小名之录。丁卯且月，碧里生跋于宣南水心云意之轩。

《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正编 增补菊部羣英》

(清)麋月楼主(谭献)撰

●目录

次溪先生大鉴

次溪仁世兄左右

《增补菊部羣英》题词

增补菊部羣英

五长三绝，领袞羣芳者为上品。

风韵雅远，秀骨天成者为逸品。

自然倩盼，光艳照人者为丽品。

艺事精妙，登场独步者为能品。

风情恬雅，举止安祥者为妙品。

《增补菊部羣英》跋

●次溪先生大鉴：

手书敬悉。前读《晨报》上大文，知有梨园史料之辑，甚为钦佩。关于《羣芳小集》一书，略有所知。曾拟奉闻，因未知住址，以致延阁。此书弟有一册，其续集亦刻在内。麋月楼主，即谭复堂【献】。作序者眉子，即王眉叔【诒寿】。序及词，均见《笙月词》卷四中。续集有甲戌【同治十三】兰当跋。兰当即陶子慎【方琦】。唯《汉孳室文钞》中似未收耳。尊着出版，极想附骥写一小序。唯因对于戏曲茫无所知，未能如愿，尚祈鉴察为幸。专此奉复。顺颂大安

十月廿三日周作人启

●次溪仁世兄左右：

得书读悉。星樵遗韵，成一绝尘览。见示事太侔书一纸，并缀一行缴还。近日腰部不支，苦甚。笔墨事乃真不堪也。伶史材料，敝处亦无甚珍材。惟屑闻可记者，亦可资谈助。俟腰少健，记出可奉闻耳。本庵、水月庵无考，容代访之。

华顿首

【姚茫父】

长庚以前伶史，多是昆部中人。故今梨园前辈，仅及长庚而止。以前又别为一段也。此当北阜郭下搜之，如王紫稼例。

●《增补菊部羣英》题词

无双妙品，人疑玉树之花；第一情天，春满金台之柳。红毡贴地，串串珠歌；蓝衫当筵，娥娥粉笑。固已咏仙童于岭上，无烦夸赵女于楼头矣。加以生小

聪明，心原藕比，随身宛转，骨是花栽。银鹦之绮舌偏调，翠凤之香笺解答。绿蛮窄袖，三年藏豆蔻之词；碧晕纤眉，隔坐送芙蓉之语。爱风流之小史，洵婉变之宜人。则有凤城仙客、燕市寓公，来从西子之湖，解作东风之主。于是分曹贯酒，排日邀欢。乌巾屡侧，人来拓枝之台；金络频嘶，马识樱桃之巷。梅花笛里，红豆含情；莲子杯前，黄河赌唱。朝呼莺而夕呼燕，卿怜我而我怜卿。厥有记事之篇，遂续燕兰之谱。麝霏宝墨，题遍春风；玉界乌丝，镌来小字。瑶馆之丰姿如画，琼枝之品藻都真。花月平章，亦参狐笔芳兰，声价倍长龙门者矣。仆干萤自守，缩马不前。自薰戒香，已断摩登之梦；何来绮障，别生兜率之天。想花底之灵狸，对卷中之么凤。珊珊欲出，絮絮安禁？三叠红牙，不是莺啼之序；几时青眼，来寻蝶路之春。词曰：『樱桃窗下，展瑶编一读。■〈竹敕〉■〈竹敕〉飞红满吟屋。尽如花年纪，似燕身材，都写入、小字乌阑诗幅。凤城杨柳，暗粉约脂期，懒听春风杜娘曲。娇月照幽坊，帘影灯痕，想吹罢一双笙玉。把绮瘦罗肥细评量，问修到梅花几生香福？春寒料峭，是落英时候，客里闲情镇迤逗。柰花边金犊，柳下银骢，早又是惜别啼痕盈袖。临岐珍重话，如此销魂，愁病书生怎禁受？无处觅平原，买得香丝，算只有粉郎堪绣。又手擘檀笺赋新诗，似画出玲珑东风红豆。翩翩惊蝶，正江南烟柳依约，箏堂羽衣奏。记银罗索扇，红烛题诗，曾密语六曲，画鹅屏后。鬓丝今老矣。绮梦依依，撩破禅心十年久。把卷更沈吟，才调如君，料姓氏尚提香口。且细摩钿箫为君歌，须识我三生，红衫昙首。』

辛未六月山阴王诒寿眉子。

一醉长安卖酒家，东西劳燕话天涯。团团舞扇空明月，楚楚铢衣■〈木枝〉绮霞。道远冯谁寄芳芷，朝寒犹自惜春华。年来法曲飘零尽，珍重人间谱琵琶。
河阳生题辞

●增补菊部羣英

麋月楼主撰

上品三人。

逸品先声二人。

丽品先声四人，继起六人。

能品先声四人，继起四人。

妙品先声四人，继起三人。

○五长三绝，领袞羣芳者为上品。

岫云主人徐小香，字蝶仙。

紫阳主人朱莲芬，字水芝。

景龢主人梅巧玲，字慧仙。

蝶仙如锦城弦管，汉官威仪。
水芝如缙岭吹笙，湘灵鼓瑟。
慧仙如香熏百合，霞吐九光。
蓊树迟回阅古春，廿年前见玉精神。未须白发谈天宝，曾见名场几辈人。
斜阳芳树最相思，憔悴芙蓉江上枝。献赋即今犹被放，人生难得杜门时。
故人天末去匆匆，留与当筵唱恼公。歌板酒旗无恙在，水晶帘外晚霞红。
○风韵雅远，秀骨天成者为逸品。

先声：

蕉雪主人王顺福，字佩仙。

景龢王湘云，字湘云。

继起有待。

佩仙如光风转兰，流云吐月。

湘云如仙人张乐，名士渡江。

朱霞写影覆春流，几叠青山几叠愁。十万莺花都草草，独携璧月一登楼。
花雨旋教五色飞，香车过处锦成围。天风重展霓裳舞，劳我宫墙擷笛归。

○自然倩盼，光艳照人者为丽品。

先声：

绮春主人时小福，字琴香。

闻蕙主人曹小福寿，字韵仙。

嘉颖主人李德华，字艳侬。

醇和沈凤林，字镜秋。

继起：

春复诸桂枝，字秋芬。

春华范芷湘，小字蕊官。

馥森邹琴舫，字韵桐。

丹林李玉祥，字佩秋。

景龢余紫云，字紫云。

联星陆素兰，字静芳。

琴香如碧树晓莺，红楼晴雪。

韵仙如杂花生树，飞鸟依人。

艳侬如香散檀云，光圆宝月。

镜秋如粉图锦蝶，丝绣文鸳。

秋芬如天女散花，山鸡舞镜。

芷湘如绿芙照水，红药当阶。

韵桐如越酒甘辛，唐花繁丽。

佩秋如金尊泛滟，琪树婵嫣。

紫云如夜帐调箏，春灯翦彩。

静芳如凤雏仙羽，莺友春声。

吴宫入抱玉成烟，留醉青春绛树前。珍重名花如茧栗，丰台风月又今年。

百罚深杯醉不辞，亭长亭短柳如丝。风神约略同张绪，只恐飞花有别离。

犀辟尘埃玉辟寒，玲珑帘子曲阑干。瑤花自是无双种，人在蕃厘观里看。

凤兮五色自成文，化作瑶姬日暮云。无那神光离合处，变歌一曲是欢闻。

流盼花前尽一觴，长圆不定晓珠光。从渠禅鬓维摩榻，不染天花亦染香。

如絮歌云不动尘，溶溶初日屋梁新。愿参十地童真果，一现人间小史身。

晴烟花韵曲阑初，风定帘栊画不如。豆蔻春心通宛转，盈盈年纪十三余。

银河西畔听吹笙，解唱云璈第几声？絕似成蹊桃李下，最多情处是无情。

镂檀散麝作楼台，玉蕊临风细细开。枵触闲愁如水起，笛家重唱紫云回。

倚遍云和曲调稀，碧桃天上自芳菲。汉宫旧事谁重省，细唾新裁碧画衣。

○艺事精妙，登场独步者为能品。

先声：

蘊华主人张芷芳。

联星少主人沈寶儿，字燕香。

玉树主人王小玉，字荆仙。

景春陆小芬，字薇仙。

继起：

岫云董度云，字桂秋。

春华顾芷荪，字小依。

景龢张瑞云，字瑞云。

闻德王桂官，字楞仙。

芷芳如木难流辉，水沈散馥。

荆仙如刘生寶马，公瑾醇醪。

燕香如元圃仙人，乌衣公子。

薇仙如汉宫杨柳，秋水芙蓉。

桂秋如子夜清歌，寶儿憨态。

小依如林禽学习，神骏就羈。

瑞云如怨女出闺，名花绕砌。

楞仙如芳洲杜若，曲院蔷薇。

细腻风光得未曾，毳毼奏技复精能。酒边剑术从卿论，篋里先看黑卫腾。

倡条冶叶为卿芟，意气当筵自不凡。畅好章台春走马，珊瑚鞭子杏黄衫。
翩翩白袷世无双，沦落歌场宜冒降。宫体文章江令在，人间花月满春江。
清词不负《牡丹亭》，翠翦春衣觉有情。庭院无人鸣鸟歇，丁香花下坐调笙。
酒边款语每深深，韵向朱弦指外寻。风月昭阳防嫉妒，一吟宫怨待知音。
爽气西山看拄笏，豪情北海共衔杯。杨枝宛转风前舞，合向灵和殿里栽。
垂杨省识玉人家，卷幕春烟曲曲遮。如怨瑶阶风露冷，海棠合是女儿花。
评跋琼芽作牡丹，春深着意斗轻寒。最难调护花情性，只合楼台远处看。
○风情恬雅，举止安祥者为妙品。

先声：

春馥主人郑素香，字秀兰。

丽华主人沈全珍，字芷秋。

寶善主人陈芷衫，字紫珊。

春和主人刘庆祿，字倩云。

继起：

岫云徐如云，字蓉秋。

诒德孔元福，字莲卿。

春华张福官，字芷荃。

秀兰如红冰化泪，碧唾成花。

芷秋如海上明珠，城隅静女。

芷衫如解佩皋湘，停琴海上。

倩云如江心寶镜，句漏丹砂。

蓉秋如花花相对，燕燕于飞。

莲卿如桃李无言，箏瑟有韵。

芷荃如余霞成绮，谏果回甘。

娉光曼睐何缠绵，压倒尘世千婵娟。《金缕衣》曲那堪听，怕有镜中人见怜。

谁遣真灵下碧霄，步虚声度海山遥。紫房幽咽清歌起，愿得余年谥洞箫。

笼罩当筵几许人？六朝裙屐出风尘。如卿位置原奇絕，名士倾城合一身。

约素能教下蔡迷，银箏曲调是乌栖。刘郎婉变游仙侣，试向天台觅旧题。

欢踪来去似惊鸿，背烛微醺酒一盅。三五韶华人似玉，香名闻已冠明僮。

珠冠玉佩炫新妆，林雨苹婆别有香。障面却宜團扇举，醅醲红衬薄罗裳。

澹烟疏雨掩轻屏，敛袖花间太瘦生。消受卷帘通一笑，洗头时节最倾城。

《增补菊部羣英》终

●《增补菊部羣英》跋

古工师皆瞽人。其奏也乐，其节也舞，其声也诗，其容也礼。以致之天子，而

锡之诸侯，有官司焉。逮于民者，庠序所教，以时习之。节奏声容之美，于人也普矣。故附庸而上，莫不国有。其《风》彬彬焉，与《雅》《颂》并列。皆其国人之所歌也。自乐正失其官，庠序失其教，民之循者，自贍其生而惟恐不给。然而，无用之民且自放于礼法，往往任其聪明谗浪，自适以成一艺之长。于是王豹、绵驹、薛谈、秦青之徒闻。秦汉以来，博士所属咕哔不遑，号为治经。然礼乐益残缺，歌者益得挟其术以为治生之具，而四民固不悉娴。于是也，歌者万数，汉李延年独传其传也。以为郎他不奏，御者不知其几，史失诸野，无征焉尔矣。六朝、隋唐殆缘此。则虽王郎、昙首、谢傅、安石并擅歌名，然名家贵盛，无与于斯业。其余载籍所书，皆王谢之比。惟诗人讽咏，不遗微小，一篇一什，时得所考据。读刘随州之作而何戡得名，今之优人宜祖。于是至龙门传滑稽而录优孟，庐陵史五代而独着伶官，皆官司之选。宋元相仍教坊色目，前闻至多，大抵为士夫之所玩弄，鄙屑猥贱，甚于市井。其能自振拔于流俗，蔚然以文采相矜，周旋于士夫之间，使夫含毫吮墨之伦，不自惜其珠玉。歌者继何戡而作，作者嗣随州而起。则有清一代，优人之所擅。虽所操至贱，享名独优。殆缘其人之善自熏陶，抑亦时会使然习之也，岂一朝一夕之故耶？予尝考其所由，其原起于明季。士人自托豪放，不拘小节，以冠盖之望常自夷，而与舆台穷乞相逐，六如梦晋，其显焉者也。明社既屋，人心不死。匹夫之贱，不忘忠爱。时以歌哭，致其悱恻。有为当世士夫之所闻而生愧者。又尝以微长末技奔走清流，恢复之谋不成而其名已远。如苏昆生、柳敬亭者，其何愧朱氏之逸民欤。苏柳之与士夫习也久，其吐属至娴雅，台公巨卿十九优礼，以士夫接之。迦陵、芝麓诸家遗集犹在，可一一数也。自是而后，承其业多不肯自贬，益以风流自喜。而士夫宠之益高。王紫稼之狱，一时名流投间相援者，不絕于途，可以知一时之所好尚。又清法，职官狎娼律最严。杯酒之场，尤不可以无狎客。宅第相连，声伎相闻。乌衣子弟时弄粉墨，每每以优为师。土风豪习，兼濡并染，既无寒瘦可怜之风，亦少金银市侩之气。师传弟受，世世相承，常以不劳而致丰泽。故习其业者日众。国家无事，上下朝野相率以声色为欢。殊方遐土，能自致一第至京师者，莫不投缟素、豁耳目焉。快于一时之遇，辄不自己而吟咏之。或最录且被之篇章，以夸其秀。每春官贡士，则菊部一榜，殆若成例。然其文或传或不传。予不及见其盛也。自戊戌入都，闻榜孟小如以下十人。癸卯再来，又见榜王琴侬以下十人。迄于甲辰贡举悉罢，菊榜亦絕。不及十年而国变矣。建国元年，横被厉禁，而优人与士夫始絕。嗟夫，一业之微，而其盛衰乃与前朝一姓兴亡为终始。若是者何耶？夫其兴也。既承明季士流提倡之余，而又乘以塞外不事诗书之族，遂致贵贱之防，独施于优人。且教坊既废，不设官司。内廷燕享，取材民间优人，所接益贵盛。

其尤名者至使至尊动容，侯王纳交，公卿论友，天下之美几若蔽于是焉。而天下之人，亦时时各输其材，以为之奉。其势既成，亘延二百余年。逮至晚近，每一政变，莫不与优人有连。呜呼！其盛若此，又孰知其斩然而遂止于是乎？是虽细故，然于民生之所托业，犹足以考见古今之变，又系夫一朝之掌故，乌可以无记也？尝欲网罗旧闻，列举前录，自《燕台花事录》以次，连得《帝京花样》《怀芳记》《粉墨余谈》诸作，而《燕兰谱》《莺花小谱》《金台残泪记》则或存或亡，其它与其事而先后成一篇者，当益不乏其人。东莞张次溪先生博学好古，最喜搜集菊部史料，先后所得凡三十余种。近又得山阴王眉子《菊部羣英》，驰书见示。予喜夫取材之地益宏，因更以昔之所见，益以今之所感，书其尾而归之。

贵筑姚华茫父识于宣南莲华龕

《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正编 评花新谱》

（清）艺兰生 录

●目录

《评花新谱》序

《评花新谱》序

《评花新谱》题辞

用温飞卿〔春江花月夜〕词韵

评花新谱

《评花新谱》自跋

●《评花新谱》序

曩读余不钓徒、殿春生《明僮合录》，叹其赵瑟燕筑，善陶情申楫畹兰，自乐佩带。数年华则不踰象舞，排姓氏而差肖雁行。固不啻摹向巷中，呼来纸上已。吾友艺兰生，以惨绿之年，恋软红之梦。湖州重到，岂恨生迟？长安可居，休言不易。入彼姝之兰室，纷笑盈盈；听法曲于梨园，珠歌串串。尔乃情移琴工，兴托豪素。侧理增色，隃麋腾芳。月旦恣其品评，香国长夫声价。萃冀北之名骏，寄江南之故人。水曲兰苔，珍丛可数；汉宫杨柳，粉本如描。或绰约如处子，或洒脱若高人，或擅翰墨之长，或工竹肉之技。盖《评花新谱》之作，与《明僮合录》相辉映焉。乃彼则檀板荒凉，车辙冷落，荀令之香久歇，秦宫之燕已飞。曾日月之几何，倏烟云之都过。而仆于是重有感焉。夫曜灵易谢，芳华难留。当其朱颜媚春，缠头之锦争掷焉。及其青鬓雕镜，同心之结虚藏焉。则虽铃善系金，幡争翦彩，而花终泣雨、絮必沾泥。是非采勾漏之砂，乞姮娥之药，不足蠲兹离恨，涤此幽怀也。

时同治十一年壬申一阳生日，铁花岩主序

●《评花新谱》序

软红醉踏，风暖六街；大白狂浮，春深三雅。恨江南之草长，怨煞王孙；看冀北之花依，忽逢仙子。春风香径，地尽铺金；夜月红楼，人皆倚玉。羨翩翩之裙屐，洛下风流；叹碌碌之琴书，客中愁绪。是宜招邀胜友，荟萃吟朋，联雅集于梨园，寓深情于藻鉴。赋王子渊洞箫之句，裁李玉溪锦瑟之诗。名刻苕华，印铃兰篆。靡不雕琼镂璧，摘艳摘英。拂十样之鸾笺，订羣芳之雁序。已则有弘农望族、燕市寓公，当兰成作赋之年，饶杜牧寻春之梦。江湖载酒，羨君先得骊珠；花月怡情，愧我忝居骥尾。每当曲尘春暖，璧月秋高，霓裳咏罢，星驾归时。菊部倦游，绮情脉脉；杏帘在望，逸兴绵绵。凭青鸟以传来，搴帘一笑；听黄鹂之啭起，把筇三拄。乃至玉漏春催，金尊酒罄。寻芳客去，步月人来。凤笛鸾笙，看我辈真能行乐；莺期燕约，到几家且住为佳。窝入销金，认枇杷之门巷；人携联璧，登杨柳之楼台。于是蜡再烧红，蚁重泛绿；筵开玳瑁，觞捧珊瑚。何处吹箫，梦绕梨花院宇；伊谁弄笛，香飘桂子阑干。何须闻江上琵琶，青衫始湿也。应感中年，丝竹红豆闲抛矣。况复紫曲寻娇，无非遗恨；黄金买笑，只为多情。蕙质兰心，犹是相思之种；瑶林琪树，依然绝代之姿。问字谈诗，亦耽大雅；熏香傅粉，各具丰标。且品有兰茝之芳，操秉芙蓉之洁。谁云蕉叶有心，未能卷雨；杨枝无力，祇解随风乎？则尝韵写蛮笺，词霏翠管。骚兰颂菊，固异曲而同工。咏袖题襟，亦写声而绘影。或表弹丝之技，或推染翰之长；或传玉貌之娉婷，或记珠喉之宛转。梨痴棠醉，各述情怀；玉润冰清，难分甲乙。不有佳作，谁知风月无边；一遇词人，顿使莺花增价。仆鬻文入洛，联武游春。慨陈迹之难留，怅浮欢之易尽。歌珠舞翠，绮恨重题。醉墨题香，瑶思可证。听新乐府，倚阑唱遍，争传郑氏樱桃；看羣芳谱，信手编成，咸贵丰台芍药矣。

同治甲戌季冬之月香溪渔隐序

●《评花新谱》题辞

武林惜花老人

一枝花管散芳芬，燕瘦环肥次第分。淡我心怀同水月，艳君香梦续梨云。樱桃门巷春常满，杨柳楼台日渐曛。落拓青衫无赖甚，且揩醉眼读奇文。

长安有客倦题桥，曾记评花十载遥。【甲子春曾定花榜】联句罚依金谷酒，倚声谱入玉人箫。迷离梦暖知香醉，枵触情多感絮飘。昨夜华堂开绮宴，重提往事倍魂销。

长白山人

评花妙手惜花心，展罢瑶编春意深。但是有情皆满愿，新书一卷值千金。

楼台深处是儿家，遥指樱桃曲巷斜。余亦天涯潦倒客，漫将心事诉琵琶。【谓

梅卿】

一曲清歌谱绿腰，含情脉脉黯魂销。干卿底事伤春甚，闲把箏琶慰寂寥。【谓亦仙、小依辈】

鲸饮千杯兴未休，敢将诗酒傲公侯。阿侬别有关心处，拚醉垆头为解愁。【谓芙秋】

传来小影幻灵和，一笑微微红透涡。冰雪心肠冰雪貌，莲花毕竟让郎多。【谓楞仙】

灿灿银葩照座明，樽前丝竹最关情。玉人相顾时时笑，喜听琼箫断续声。【谓薇仙，湘航】

武源梦蕉居士

悔踏天街听碧箫，绮怀今日已全消。一枝彩笔凭君写，香渚应教编绿蕉
长安市上我曾经，檀板金樽梦乍醒。粉膩脂柔如靦面，笑他周昉枉丹青。

湘湖散人

蟾宫一一旧知名，玉笋班联次第清。试展瑶编证仙籍，霓裳风度记分明。
芝兰玉树好丰姿，写入生花笔一枝。我亦长安曾看徧，愿抛红豆寄相思。

古歙饮香词客

劳将韵事纂瑶编，菊部羣芳记北燕。铁绰铜琶容我醉，莺歌燕舞让君怜。庄辛
狂语留成迹，张绪风流感少年。抬举烟花凭妙手，安排翠管写鸾笺。

枇杷巷里雨霏霏，游子天涯梦未归。琼液拚教人一醉，冰弦不惜手千挥。门留
白板家犹是，浆饮蓝桥事已非。增我青衫零落感，春风无恙认依稀。

于越琴余阁主人

一曲帘栊梦里箫，思量歌榭夜迢迢。樱桃不是无情种，应倩编排上素绡。
漫道脂香与粉痕，斜回眸处最温存。红毵忽下惊鸿影，争不观场欲断魂。

酒滴金樽密意酬，问谁玉貌占风流。燕环肥瘦休相较，斜露弓弯应解羞。
低啮歌喉小步迟，闻君说着惹相思。阿侬此去京华路，也折如花第一枝。

用温飞卿〔春江花月夜〕词韵

香溪渔隐

莲花妙相鬢云黑，华严此界众香国。一枝湘管绘春风，梨醉棠痴皆弄色。金台
韵事结重重，飞上瑶编舞墨龙。历数秦宫春色好，擎来朵朵玉芙蓉。韩潭烟月
灯明灭，楼台处处清讴发。别有丰姿记玉人，艷如桃李冷如雪。【谓妙珊】歌
声和月画楼西，华宴初停破晓鸡。柳絮随风空缱绻，怜花依旧隔花迷。【谓亦
仙】软红十丈情波起，年年沈梦梨云里。而今绮障渐消除，莫向蓬莱求弱水。

西爽看霞客

裘马长安献赋年，闲将韵事写瑶笺。影图杨柳青春丽，名拟苕华翠婉孌。十朵

花分新姊妹，三生石记旧因缘。平章风月参狐笔，纸贵争看洛下传。

鸿城涛华潭主

弘农才子少年场，狎客欢呼酒满觞。濡墨疾书一小传，天风散作好花香。
东风昨夜逗帘旌，展谱闲看花小名。回首三年前顾误，碧梧枝下倚桃笙。【忆
凤宝旧事，故云】

珠江泛月客

试读评花谱，飘然意欲仙。新声歌白纻，小字写红笺。日醉众香国，情生兜率
天。酒痕今犹在，争奈此娟娟。

洞庭铁笛生

一管凌云笔欲仙，果然风月浩无边。秦宫千载无真史，留待君家腕底传。
一枝浓艳压群芳，花史修成句亦香。润饰承平添韵事，题红品绿未荒唐。

北平红豆词人

赞姚黄，评魏紫，莲舌粲如许。走马长安，题遍画屏句。玉人真个销魂，酡颜
也视，又添上，几分媚妩。春将去，艳君口角噙香，闻把众芳数。翠盖飘零
，莫说鄂君渚，惹侬入骨相思。桃花人面，感崔护，旧曾游处。【调寄〔祝英
台近〕】

稽山老樵

岭上仙童咏玉台，心花到此一齐开。杨柳身段芙蓉面，赏对风前合举杯。
《菊部羣英》新纪艳，《明僮合录》旧分编。凭君又长莺花价，珠玉随风落九
天。

白门攀柳童子

花谱，花谱，艳绝秦宫歌舞。几多玉暖香温，惹得游人断魂。魂断，魂断，纸
上呼来如见。【调寄〔调笑令〕】

羊城听春楼主

征奇选胜兴弥豪，帘外春风试剪刀。百宝栏前花斗艳，伶官新奏《郁轮袍》。
好凭青鸟迓鸾车，粉笑娥娥画不如。一曲《梁州》珠一斛，舞筵更试九华裙。
一醉长安不计年，昵他小史自翩翩。兰因絮果从头证，试问谁参解脱禅？

镜湖钓徒

少年偶上玉京游，评跋琼枝藻思抽。莫值等闲风月看，凭他点缀帝王州。
不负金樽潋滟开，一编略试史臣才。杨肥赵瘦工评鹭，曾向兰台秉笔来。

沈阳倚云阁主

几多韵事萃花晨，鄂渚歌翻一曲新。芍药朝酣金作带，芙蓉秋艳玉为神。试看
蕊谱标名候，何异蓬瀛得意人。千古痴情锤我辈，芳樽和泪饯残春。

旖旎风情绰约姿，几回相见几相思。舞衫歌扇翻新样，檀板金尊忆旧时。司马

泪多愁白傅，罗虬体效比红儿。【谓麋月楼主】春窗一觉梨花梦，镜里樊川鬓欲丝。

棠城护花尉

笙歌处处闹芳晨，品绿题红锦字新。梨醉棠痴逾艳冶，梅肥菊瘦见精神。双声绛树无双谱，一曲杨枝第一人。【谓蓉秋】荀令翩翩方入座，画堂香暖不胜春。

碧桃红药好丰姿，隐约帘栊系梦思。蜡烛娇啼添绮恨，羊车游冶及芳时。偶然解语真倾国，似此宁馨最可儿。按谱莫愁花事了，鸳针暗度一丝丝。【和倚云阁主元韵】

●评花新谱

艺兰生录

岫云徐如云，字蓉秋，本姓杨，吴人。二八年华，美丽自喜。隶四喜部，善演昆剧。姿态富艳，神韵幽闲，演玉环尤肖。性潇洒，对客落落大方，不以贫富区厚薄。选胜菊部者，咸以状头相许。饮兴甚豪，国色朝酣，益饶妩媚。知之者谓其藉此浇愁。盖蓉本乌衣子弟，以乱故失其家。假父卵翼之，挂籍梨园，雅非所愿。故红氍一曲，时作哀怨之音。嗟乎！秦宫花底，秀逸沈沦，使蓉而无转蓬之恨，安知不为造凤雕龙手也？噫！

赞曰：霓舞散绮，宫纨掩红。春风沈醉，芍药烟笼。一声檀板，曲曲帘栊。千金论市，冀北羣空。

闻德王桂官，字楞仙，燕人。年十三，隶四喜部。明眸皓齿，绝世丰神。一时有看杀卫玠之目。轩爽无昵就态，登场恒为男子装，与同师桂林合演《鹊密》诸剧，逸韵悠扬，深情若揭。又时挽两丫髻，着红袴褶作天魔舞。清歌一曲，则满座皆怡。盖不啻北林明月，共艳王郎也。豪于酒，善拇战，坐客或玉山颓倒，而楞犹舌本翻澜，娓娓不倦。时誉尤归之。夫证妙响于楞严，吾闻如是；列广寒之仙队，我见犹怜。窃恐人未悉其深，故亟为之表彰如此。

赋艳词人赞曰：如月之皎，如水之澄。梅花面目，冷拟于冰。兀傲自喜，凭客爱憎。玉也待沾，美詎徒称。

春华范芷湘，字亦仙，吴人。年十四，隶四喜部，柔情艳态，独占风流。每当花跌贴地，一串红牙，正如十七八女郎唱『杨柳岸晓风残月。』性和顺，酬酢出以温柔。明月入怀，飞花媚春，似能仿佛。诗云：『静女其变』，亦仙有焉。

麋月楼主赞曰：如絮歌云不动尘，溶溶初日屋梁新。愿参十地童真果，一现人间小史身。

景和余紫云，字研芬，淮阴人。年十五，隶四喜部。娉娉袅袅，锦瑟身材。当

其叠湘裙、曳罗袖，横波乜视，窄步轻移，飘飘然如红蕖之出渌水。娴丝竹，尤擅琵琶。其演《四弦秋》也，翠销红泣，韵自情来，正不徒江上余音，青衫泪湿矣。或曰乃父即三胜，道咸间负重名。醴泉有故源，嘉禾有旧根，谅哉。

麋月楼主赞曰：镂檀散麝作楼台，玉蕊临风细细开。枵触闲愁如水起，笛家重唱紫云回。

声振夏鸿福，字雪舫，维扬人。年十六，隶三庆部。诙谐滑稽，英爽绝伦。登场多效丈夫装，盖以须眉自居，不屑小儿女态者。所演博四十余剧。时而长鎗大戟，时而羽扇纶巾。听者神飞，观者心折。香溪渔隐始与之浴月夕风晨，辄偕胜友造饮其庐，清谈娓娓，逸兴遄飞。金以坐中不可无舫云。

赞曰：不拘形迹，独见精神。狂放善谑，倏忽笑颦。坦然胸臆，烂漫天真。须眉毕现，似晋唐人。

近信孟金喜，字如秋。年十三，隶春台部。风流蕴藉，宜喜宜嗔。登场以浓艳胜，演荡妇尤神肖。眇睐生姿，足令观者心醉。迨卸妆垂手，又翩翩一顾影少年也。初入都无知者，后声誉鹊起。长者车辙，时盈户外。是知以门第增光者，终属寻常纨绔耳。

赋艳词人赞曰：一笑生媚，其神在眸。天香国色，羣芳之尤。嗔喜善变，顾影寡俦。驰声菊部，客争缠头。

文安刘双寿，字眉卿，一作梅卿，燕人。年十四，隶四喜、春台两部。广颡丰颐，具林下风致。喜谈噱。座有向隅者，闻其言无不粲然笑。善琵琶，触指翛然。知音者谓有雨洒芭蕉之韵焉。嗟，嗟！门若春深，愁倚樱桃之曲；胡麻饭罢，空迷采药之踪。我本怜卿，卿其谅我。

赋艳词人赞曰：弹丸脱手，明珠走盘。春风识面，舌本翻澜。宾筵酬酢，斐然可观。诗吟彼狡，花名合欢。

佩春乔蕙兰，字幼仙，又字郑芎。年十三，隶三庆、四喜两部。丰神绰约，顾影寡俦，度曲甚佳。惜不轻易登场，只见其《折柳》一出，缠绵缱绻，一往情深，令人想见霍小玉送别时也。性温和，耽诗史，尤工楷法。簪花妙格，秀劲可玩。山阴道人挟之游。契订兰馨，谈而弥永，尤足声者。

麋月楼主赞曰：争许情移海上琴，又从弦外得遗音。花潭千尺盈盈水，共此青莲一片心。

瑞春姚寶香，字妙珊，小字锁儿，燕人。年十五，隶四喜、春台两部。笑秘春风，光流艳雪，所演多时剧。舞衫歌扇，妙绝一时。其神静，其音清，如瑶天笙鹤，不具尘俗气者。心性颇高，不屑随波逐流。吐属简雅，具有气骨，真菊部中所仅见。青莲亭亭，自拔淤泥，行将拭目俟之。同师有寶玉者，姓刘字璧

珊，年稍亚。尝现宰官身而说法，嶄然头角略见一斑。

赋艷词人赞曰：春花一簇，秋水一方。可人如玉，无言自芳。孤标独赏，志将高翔。世有伯乐，马斯其良。

又赞寶玉曰：轩轩器宇，落落意境。外呈浑璞，内蕴机警。慧态解颐，冷语耐省。一丈氍毹，须眉绘影。

春馥江双喜，字俪云，冀人。丽质天生，不假修饰。性格娇膩，酬酢间有飞鸟依人之致。师为郑秀兰，擅时誉，蓄邹伶三两而俪其翘楚也。演剧不多，亦雅非所好。盖慧根欠净耳。

赋艷词人赞曰：白也无敌，允矣宁馨。譬诸璞玉，雕琢未经。选花以色，何目不青。聊将持赠，一点犀灵。

春馥钱桂蟾，字秋菱，吴人，隶三庆部。清扬婉娈，秀色可餐。善昆剧，其演《折柳》《思凡》诸出，气韵娴静，独出冠时。工书法，笔意似赵王孙。丐题者踵相接也。平阳生多所雌黄，独于菱目为逸品，旋赠兰焉。同师诸桂枝早驰声誉。菱始与颀顽，今则骏出其上，可谓能自强者。

麋月楼主赞曰：江左风流不易逢，神清卫玠最雍容。人闻乍听湘灵瑟，数遍青江上峯。

德春阁桂云，字朶仙，燕人。年十四，隶春台、四喜两部。明姿靚态，骚艷无伦。每当约束登场，微一揜帘，欢声雷动。及观其艺，香酣粉弹，光采射人。征歌回者每曰：『余心荡。』顾下场，则体度闲雅，絕无搔首弄姿习。嗜手谈，酒阑灯炮，常翺人为此戏。曾见其与闻人生静对一枰，情韵远出娟娟，此豸煞是可儿。

赋艷词人赞曰：樱桃郁李，娇莺乳燕。巧笑倩兮，幼妇黄娟。绮情脉脉，芳怀恋恋。色相示人，妖冶之选。

春华顾芷荪，字小依，一作筱农。年十五，隶四喜部。丰裁庄雅，不类梨园中人。而静艷之致，时于氍毹间一露之。工昆曲，每演必与并湘偶，珠联璧合，奚啻咏霓仙子也。和易近人，讯应曲当，故鲜有拂逆。殆亦善于涉世者与？吾不意于荪也见之。

麋月楼主赞曰：爽气西山看拄笏，豪情北海共衔杯。杨枝宛转风前舞，合向灵和殿里栽。

维新范双喜，逸其字，燕人，隶四喜部。洁清自好，目无下尘，以演剧雄于时。技与雪舫埒，而色微不逮。性严正，矜任侠，苟忤其意，愀然不少假借。侪辈咸敬悦焉。对客则英姿飒爽，谈吐风生，神骏之目，殆无逾此。后忽脱籍去，不知所之。

赞曰：堂堂须眉，天然豪放。挥麈神清，风流自赏。俊鹖秋高，侠情云上。缙

岭吹笙，飘然独往。

绮春秦凤宝，字艳仙，燕人。年十二，隶三庆部。笑晕生涡，椎发未燥。与人晋接，言词伉爽真扑净俗尘三斗。性灵慧，嗜文翰，稗官野史，过目不忘。书法遒劲，画写意，人物多奇气。乐坊中耽翰墨者，向推郑芴、秋菱，得艳鼎足而三。梦蕉居士谒选入都，以香溪先容急招致之。居士被酒，辄击节曰：『何地无才。』

赋艳词人赞曰：质朴而华，性和而介。情挚而正，语妙而快。嗜史耽诗，独辟灵界。轨操真鉴，愿与同话。

景春陆小芬，字薇仙，隶四喜部，吴产也。气韵沉着，仪度幽闲。工《游园惊梦》诸剧，粉腻脂柔，真足令柳郎情死也。解音律，筵间每以箏琶为乐。与人酬答，从未出一戏语，真所谓落落大方者。而名亦噪甚。

麋月楼主赞曰：清词不负《牡丹亭》，翠翦春衣觉有情。庭院无人鸣鸟歇，丁香花下坐调笙。

安义翟佩芝，小字寿儿，燕人。工杂剧，隶春台部。每一登场，秋波流媚，曼声动人，使人之意也消。与印香主人甚相得。天性不喜饮，涓滴辄生红晕。文宴之间，恒阻主人勿与曲蘖生近，虽乱觴政不顾也。钟情惟所欢，应客颇岑寂。妒玉人者，即以此少之。呜呼，慎矣。

赞曰：绰约居然絶世姿，金莲贴地按歌迟。鬓云松挽燕钗坠，魂断春娇满眼时。

春华张芷荃，字湘航，吴人。隶四喜部。善奕工书。貌仅中人，而天性纯厚，恂恂有文士风。常结束作内家装，意态娴幽，俨然闺秀。妙识声律，竹肉齐陈，不靳其奏。与人交无疾言遽色，谈论间层次井然，令人听之忘倦。是盖以度胜者。

麋月楼主赞曰：澹烟疏雨掩轻屏，敛袖花间太瘦生。消受卷帘通一笑，洗头时节最倾城。

诒德孔元福，字莲卿，年十六。光盈宝月，艳夺绮霞，有太真之肥。翟蕻登场，雍容华贵。当筵试曲，亦复流走如珠，儇巧能得人欢，故乐道者伙。盖香桃艳骨，质自天生，莲也岂习为脂韦以逢世者乎？

麋月楼主赞曰：珠冠玉佩炫新妆，林雨频姿别有香。障面却宜团扇举，酴醾红衬薄罗裳。

维新钱双莲，字蕻仙，吴人，隶四喜部。神致萧闲，异常隽永。其用情也微而挚。犹忆寒夜往访，适瑶雪盈阶，不能移趾。余呼灯欲出，而蕻苦留之，治肴佐饮，曲尽款洽。嗟呼！茅容二簋，末俗尤难，矧出盛具以敬不速之客乎？彼学河间姹女者，无惑乎？絶交有书也。以之殿春，知音者当不余訾。

赞曰：其侠在骨，毋相以皮。乱头粗服，秀质华姿。春酿一瓮，瑞雪盈墀。风雨潇潇，为君诵之。

是谱作于壬申之秋，藏诸败篋，閤不示人。后得赋艳词人、麋月楼主各赞，春风披读，如证心头，爰欢喜无量。亟登篇左，以符体格，间有略者，拙句补之。甲戌夏日艺兰生识。

《评花新谱》终

●《评花新谱》自跋

春风沈醉，梦遶梨花；秋月闲吟，香飘桂子。踏华严之色界，地尽铺金；居姑射之仙山，人原如玉。当夫青衫入洛，紫陌扬尘。赏芍药于丰台，听樱桃之乐府。银屏倚遍，几多燕约莺期；金勒嘶骄，恰值梅肥菊瘦。则有粉郎十队，齐号团云。绛树双声，羞歌暮雨。绿绮闲调之际，燕寝凝香；黄河赌唱之时，貂裘贯酒。固已逞豪北海，莫肯贻笑东风矣。然而空谷芝兰，终含芳以自閤；漫山桃李，虽媚春而无言。用宜貌彼婣娟，写入乌丝之格。且喜感均顽艳，抛来红豆之词。爰命管城，累登翘楚。鸳鸯小小，珍偶堪怜；杨柳依依，风流可爱。春依婪尾，写梨痴棠醉之怀；谱订同心，仿葛嫩李香之纪。则是编也，聊以遣兴，深惭秃管不芳；未免有情，愿与好花同寿尔。

同治十有三年岁次閤逢閤茂未月哉生霸吴兴艺兰生书于燕都之胸罗二十八宿馆
《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正编 菊部羣英》

（清）邗江小游仙客 撰

●目录

《菊部羣英》自序

菊部羣英

保安主人鲍秋文

少主人黑子

法龄

喜儿

树德主人孔元福

桂喜

主人杨桂庆

贵云

维新主人钱金福

双莲

双玉

中山主人汤金兰

桐华主人任小凤

景秀主人张秀兰

双玉

杏春主人宋福寿

乐安主人孙彩珠

闻德主人徐阿三

桂林

桂官

桂芸

桂芝

全：

崇德主人徐阿二

保身主人刘赶三

少主人金奎

小辫儿

秋芙

保儿

蕴华主人张芷芳

菊秋

韵秀主人尉迟喜儿

韞山堂张

蕙芳

佩春主人章丽秋

蕙兰

声振堂陈

少主人鸿喜

鸿福

双喜

国顺堂李

金兰

双兰

春兰

连茂主人周长顺

春华主人朱双喜

芷荪

芷荃

芷茵

芷湘

全思春

寶善主人陈芷衫

二主人陈荔衫

春连主人朱莲桂

遇顺主人张桂兰

春芳

春喜

闻蕙主人曹福寿

西安义主人胡喜禄

六儿

来福

财寶

寿儿

馥森主人陆鸿福

琴芳

瑞生

韵芳

素芳

锡庆主人陆玉凤

少主人小芬

乐安主人孙心兰

玉林

诒德堂蒋

长福

双福

凤玲

金保

丽华主人沈芷秋

金树堂张

金福

金林

金善

金凤

瑞香主人张天元

咏秀主人朱小元

玉儿

四十儿

升儿

珠润主人李小珍

敬善主人曹春山

敬福

敬禄

敬喜

联星主人沈阿寿

少主人小寶

桂喜

蕉雪主人王顺福

二主人王湘云

春酥主人刘倩云

梅清

醇和主人罗巧福

少主人百岁

保春主人张梅五

近言主人陈四儿

陈五儿

玉奎

金喜

春馥主人郑秀兰

双喜

双福

绮春主人时小福

云仙

凤寶

春复主人陈兰初

桂亭

桂枝

桂蟾主人

桂凤

郭全福主人

嘉颖主人李艳依

琴官

顺儿

松荫主人李福寿

玉寿

嘉荫主人陈兰仙

蔚华主人陈芷香

春林堂

桐云主人陆金凤

少主人四儿

桂喜

来喜

三喜

寶铃

琪树主人韩寶芬

丹林堂李

玉祥主人

玉福

玉庆

景龢主人梅巧玲

紫云

瑞云

福云

璠云

瑞春主人钱阿四

少主人寶莲

寶琳主人

寶香

寶云

寶玉

文安主人范春桂

双寿

紫阳主人朱莲芬

聚得堂薛

采兰主人

采清

三元

春茂堂陈

少主人桂寶

桂寿

桂芬

岫云主人徐小香

少主人如云

度云

多云

五云

亦云

嘉礼主人杜阿五

二主人杜阿十

少主人狗儿

蘊玉主人石双贵

洪福

洪喜

盛安堂汪

王官

●《菊部羣英》自序

仆燕台匏系，十余年来，雅有征歌之癖。然闻其声而莫辨其人，美哉犹有憾。因于庚辛以还，暇时留意梨园，旁谘博访，汇为上下两编。搜集尚未全备，友人索观甚伙。爰取下卷先为校定，付之欵颺，以公同好。上卷并诸公所赐题咏，容俟汇齐续刊。

同治十二年岁次癸酉三月邗江小游仙客谨识。附凡例十四则：

一、是编专就时下梨园子弟，全行搜录。其有从前名下倏然尘外，不事应酬者，未及备载。

- 一、各班人名，悉照脚色序列；各堂次序，悉依住址编列，并非意存轩轻。
- 一、各堂子弟无多，悉数编入；各班脚色人数极繁，仅择其尤。遗漏之处，诚知难免。
- 一、各脚色宗族姻亲而隶梨园籍中，亦就访得者注明，尚恐缺而不备。
- 一、各堂主人曾系籍隶梨园者，备书籍贯等项。即物故者，亦略分注于下。非是者但系以姓。
- 一、各堂主人所出门下，亦皆备载，以识渊源。其有老辈年深无从考究者，阙以俟补。
- 一、各堂主人多系以艺擅名，惟现不登场者，无从睹记，概从略焉。
- 一、梨园脚色，向分付、贴、净、末等名目，此编分注概从俗称。
- 一、戏名所传不一，如《小宴》即《醉妃》、《琵琶行》即《送客》、《七星灯》即《五丈原》、《八大锤》即《朱仙镇》之类。兹编所载，亦皆从俗，俾阅者易晓。
- 一、京都旧有《法婴秘籍》刊本，现在物色维艰，其中编列人名，无凭查注，留俟续增。
- 一、京都高腔及各小班，颇有擅长脚色，惟素鲜见闻，难于搜辑，姑从割爱。
- 一、是编匆促付梓，各脚色籍贯、技艺，难免遗漏。且恐传闻有误，率尔操觚者，尚希大雅鉴正。
- 一、是编仅就各脚色籍贯、技艺等项，详细考订，不加赞语，识者自能辨之，无俟词赘。
- 一、是编梓成后，有续增改正者，请付本铺照办，以期美备，且能历久常新。

●菊部羣英

邗江小游仙客

○保安主人鲍秋文【名翠玉，苏州人。丙戌生。前隶和春部，唱昆旦。出天保。住韩家潭。】

少主人黑子【号兰笙，辛未生。隶四喜，唱小生。永胜奎花面徐宝成之婿。】

《羣英会》【周瑜】《黄鹤楼》【同上】《辕门射戟》【吕布】《白门楼》【同上】《凤凰台》【孙策】《借云》【赵云】《盘河战》【同上】《监酒令》【刘章】《烈火旗》【狄青】《延安关》【同上】取洛阳【岑彭】《穆柯寨》【杨宗保】《破洪州》【同上】《镇檀州》【杨再兴】《八大锤》【陆文龙】《岳家庄》【岳云】《飞虎山》【李存孝】《雅观楼》《反五侯》【俱同上】《举鼎观画》【薛蛟】《孝感天》【郑叔段】《绝缨会》【唐交】《御碑亭》【柳生春】《清河桥》【养由基】《翠屏山》【石秀】《胭脂虎》【王寻玉】《玉玲珑》【韩世忠】《得意缘》【罗昆杰】《虹霓关》【王伯当】《红鸾喜

》【莫稽】《五方阵》【严成芳】《马上缘》【薛丁山】《三休》【同上】《打金枝》【郭暖】《双沙河》【高将军】《教鎗换带》【杨怀谅】

法龄【姓万，号□□，本京人。己未生，隶春台、四喜，唱胡子生。】

《八拉》【小二】《挡凉》【康茂才】《白门楼》【吕布】

喜儿【姓刘，号穉芎，本京人。辛酉三月初三日生。部同。唱老、小生，兼昆生。能书。前松保刘小凤之子。辛未出台。】

《伏虎》【济颠】《冥期》【炳灵公】《寄子》【伍兴】《回猎》【咬脐郎】

《八扯》【小二】《挡凉》【康茂才】《骂曹》【禰衡】《白门楼》【吕布】

《飞虎山》【李存孝】

○树德主人孔元福【号莲卿，本京人。丙辰四月初二日生。隶三庆部。唱昆旦，兼青衫。出诒德，壬申新立。住韩家潭。】

《水斗》【青蛇】《断桥》《盗库》【俱同上】《彩楼配》【王寶川】《探窑》《回龙鸽》【俱同上】《戏妻》【罗敷】《宇宙锋》【赵小姐】《干元山》

【碧云公主】《落园》《二进宫》【李燕妃】

桂喜【姓沈，原名爱林，号韵秋，小名长顺。本京人，己未生。隶三庆，唱花旦。四喜武旦沈定儿之子。本师醇和罗巧福，辛未出台。】

《扛子》【小娘子】《卖饽饽》【王三姐】《打灶》【李三春】《入府》【李妻】《女店》【陈氏】《打刀》【女掌柜】

○主人杨桂庆【前隶四喜部，唱旦。癸酉移附树德。】

贵云【姓阎，号朶仙。本京人，辛酉生。隶四喜，唱花旦。壬申出台】

《扛子》【小娘子】《打灶》【李三春】《卖饽饽》【王三姐】《入府》【李妻】《面缸》【周腊梅】《摇会》【二娘】《女店》【陈氏】《闯山》【董金莲】《查关》【旗婆】《烧灵》【刘氏】《荷珠配》【荷珠】《铁弓缘》【姑娘】《打刀》【女掌柜】《嫖院》《背砖》《背橈》《上坟》【萧素贞】

○维新主人钱金福【号□□，苏州人。前唱出日新瑞春钱阿四之胞兄，住韩家潭。】

双莲【姓钱，号莲仙。本京人，戊午生。隶四喜，唱花面。】

《捉曹放曹》【曹操】《骂曹》【同上】《二进宫》【徐彦昭】《断密涧》【李密】《锁五龙》【单通】《黄金台》【伊立】《法门寺》【刘瑾】《牧羊圈》【中军】《探母》【杨延昭】《打金枝》【郭子仪】《断后》【包拯】《打龙袍》【同上】

双玉【姓孙，号梅仙，小名石头。本京人，己未生。部同。唱老旦。前春台青衫孙六之子。】

《断后》【李宸妃】《打龙袍》【同上】《辞朝》【余太君】《探窑》【老夫

人】《戏妻》【秋母】《牧羊圈》【朱母】《夜叉记》《教子》【薛义】《探母》【杨宗保】《打金枝》【郭暖】《黄金台》【燕太子】

○中山主人汤金兰【正名延庆，号幼珊。苏州人，戊戌正月初一日生。传赞载《昙波》。前隶四喜部，唱昆旦，善画兰。出春福，堂名旧署春如。住韩家潭。】

○桐华主人任小凤【号仪仙，小名宝儿。本京人，前隶四喜部，唱旦。出桐义，传载《明僮合录》。住韩家潭。】

○景秀主人张秀兰【号佩秋。前隶春台部，唱昆旦。出春秀。住韩家潭。】
双玉【姓口隶春台，唱双玉已去。】

○杏春主人宋福寿【号芝珊，顺天人。壬子九月初三日生。隶春台部，唱花旦。出青云。壬申自天津回。立三庆，昆正旦。宋兴福之婿，住韩家潭。】

《闯山》【董金莲】《摇会》【二娘】《双沙河》【公主】《胭脂虎》【石中玉】《玉玲珑》【梁红玉】《破洪州》【穆桂英】《艳阳楼》【高妻】《下河南》【媒婆】《龙凤配》【同上】《御碑亭》【王妹】《滚钉板》【陶氏】

○乐安主人孙彩珠【号绚华，又号芷沅。苏州人，甲辰生。隶永胜奎部。唱旦，兼昆乱。出西福云，堂名旧署梯云，庚午重立。住韩家潭。】

《相约相骂》【云香】《盗令》【赵翠儿】《水斗》【青蛇】《断桥》【同上】《定情》【杨贵妃】《絮阁》【同上】《琴挑》【陈妙常】《姑阻失约》【同上】《双拜月》【蒋瑞莲】《游园惊梦》【杜丽娘】《虹霓关》【丫鬟】《彩楼配》【王宝川】《击掌》《探窑》【俱同上】《打金枝》【升平公主】《金水桥》【银瓶公主】《芦花河》【樊梨花】《宇宙锋》【赵小姐】《玉堂春》【苏三】《五花洞》【妖怪】《戏妻》【罗敷】《孝感天》【郑叔段夫人】《牧羊圈》【赵景棠】《天水关》【刘禅】《黄鹤楼》【周瑜】《战太平》【二夫人】《探母》【公主】

○闻德主人徐阿三【名金儿，正名粉，号芝仙，又号椒怀。苏州人，癸卯四月十五日生。前隶三庆部，唱昆旦。出兄本堂，岫云徐小香之胞弟。传载《明僮合录》。住韩家潭。】

桂林【姓任，本姓王，号燕仙。本京人，戊午四月初四日生。隶四喜，唱昆旦。春台丑汪永泰之子。】

《狐思》【玉面姑姑】《捞月》【韩国夫人】《后诱》【阎婆惜】《挑帘裁衣》【潘金莲】《上坟》【萧素贞】《打番》【卢生】《后亲》【柳夫人】

桂官【姓王，号楞仙。本京人，己未四月初四日生。正名树荣。部同，唱昆生。怡道人有传。】

《寄子》【伍兴】《回猎》【咬脐郎】《看状》【苏公子】《冥勘》【炳灵公

】《舟配》【陈春生】《荣归》【赵廷玉】《后亲》【韩琦仲】《长亭》【张珙】

全：《打番》【桂官、桂林番儿】《游园惊梦》【桂官柳梦梅、桂林杜丽娘】

《醉归》【桂官秦钟、桂林花魁】《独占》【桂官、桂林同上】

《琴挑》【桂官潘必正、桂林陈妙常】《姑阻失约》【桂官、桂林同上】

《吞丹》【桂官李余林、桂林狐狸】《乔醋》【桂官潘岳、桂林夫人】

《藏舟》【桂官刘蒜、桂林邬飞霞】《亭会》【桂官赵伯畴、桂林谢素秋】

《后约》【桂官唐伯虎、桂林秋香】《赠剑》【桂官海俊、桂林百花公主】

《回头岸》【桂官刘远生、桂林吴氏】《大小宴》【桂官吕布、桂林貂蝉】

《奇双会》【桂官知县、桂林夫人】《说亲回话》【桂官王孙、桂林田氏】

桂芸【姓赵，号聘仙，小名恩赐。本京人，庚申生。部同。唱昆旦。】

《寄柬》【红娘】《舟配》【周玉姐】《回头岸》【丫环】《盘丝洞》【蜘蛛】
《后亲》【戚小姐】

桂芝【姓薛，原名玉福，号□□，小名锁儿。本京人，庚申生。部同，唱昆旦。
旧属盛安。桂芝已去。】

《打番》【番儿】《拷红》【红娘】《学堂》【春香】《冥勘》【馨娘】《荣归》
【小姐】

全：《游湖借伞》桂官【许宣】桂林【白蛇】桂芸【船妇】桂芝【青蛇】

《水斗》桂官【哪叱】桂林【木叱】桂芸【青蛇】桂芝【白蛇】

《双官诰》桂官【冯雄】桂林【何碧莲】桂芸【二娘】桂芝【大娘】

《干元山》桂官【哪叱】桂林【太乙真人】桂芸【石矶】桂芝【碧云公主】

《鹊桥密誓》桂官【唐明皇】桂林【杨贵妃】桂芝【牛郎】桂芸【织女】

○崇德主人徐阿二【正名馥，号棣香，又号亦仙。苏州人，庚子九月二十四日生。
唱昆生，岫云徐小香之弟、出兄堂，旧居闻德。转载《明僮合录》，住韩家潭。】

《惨睹》【建文君】《看状》【苏公子】《见娘》【王十朋】《书馆》【蔡伯喈】
《藏舟》【刘蒜】《乔醋》【潘岳】《醉归》【秦钟】《独占》【同上】

《前后亲》【韩琦仲】《瑶台》【淳于芬】《琴挑》【潘必正】《絮阁》【唐明皇】

○保身主人刘赶三【号宝山，天津人，□□六月二十六日生。隶永胜奎部。唱丑，
兼胡子生。住韩家潭。】

《羣英会》【蒋干】《拾镯》【刘媒婆】《绒花记》【崔八】《虹霓关》【孝子】
《双铃记》【王先生】《鸿门寺》【皂头】《红鸾喜》【金松】《赶考》

【店家】《金玉坠》【店妈妈】《浣花溪》【鱼夫人】《入府》【李瓶儿】《

探亲》【乡下妈妈】《演礼》【太太】《逛灯》【瞎子】《摇会》【邻居】《思志诚》【老妈】《请医》【医生】《玉玲珑》【鸨儿】《贪欢报》【张旺】《龙凤配》【苟阴阳】《审头刺汤》【汤勤】《双沙河》【魏小生】《小猪告状》《下河南》【公子】《八扯》【小二】《捉曹放曹》【吕伯奢】《教子》【薛保】《赶三关》【薛平贵、穆宏】《跑坡》【薛平贵】《回龙鸽》【同上】《打金枝》【唐王】《金水桥》【同上】《探窑》【老夫人】《戏妻》【秋胡】《天水关》【诸葛亮】《胭脂褶》【白皂隶】

○少主人金奎【号树仙，外号猴儿头。隶永胜奎，唱胡子生。】

《探母》【杨延辉】

小辫儿【姓□，部同。唱花旦。辛未出台。】

《八扯》【小姑娘】《打灶》【李三春】《探亲》【旗婆】《拾镯》【孙玉姣】

秋芙【姓□，部同。唱花旦。】

《探亲》【妞儿】

保儿【姓□，部同，唱丑。】

《八扯》【小二】《探亲》【儿子】

○蕴华主人张芷芳【名蓉官，安徽合肥县人。辛亥八月二十二日生。隶四喜部。唱武旦，出春华，保身刘赶三暨前忠恕张二奎之婿。转载《明僮合录》。住韩家潭。】

《卖艺》【姑娘】《泗州城》【龙母】《无底洞》【老鼠】《青龙棍》【杨排风】《火棍》【同上】《清风岭》【徐凤英】《白水滩》【徐绯珠】《红桃山》【张月娥】《蔡家庄》【蔡芙蓉】《打店》【孙二娘】《罗家洼》《英雄义》【扈三娘】《丁甲山》【扈三娘】《神州播》【同上】《攻潼关》【余小姐】《蟠桃会》【猪婆龙】《青石山》【狐狸】《金山寺》【水怪】《飞叉阵》【公主】《湘江会》【锤无盐】《取金陵》《芦花河》【樊梨花】《孝感天》【郑叔】【段夫人】

菊秋【姓张，正名椿，号忆仙，小名利儿。本京人，庚申十二月初六日生。隶四喜。唱昆旦兼青衫。辛未出台。】

《湖船》【张大姐】《女词》【李小姐】《学堂》【春香】《游园惊梦》【同上】《独占》【花魁】《琵琶行》【花秀红】《舟配》【周玉姐】《挑帘裁衣》【潘金莲】《彩楼配》【王宝川】《探窑》【同上】《祭塔》【白蛇】

○韵秀主人尉迟喜儿【号韵卿，本京人。丁巳九月初六日生，隶四喜部，唱胡子生。壬申新立，出咏秀。前春台胡子生尉六之子，西安义胡喜禄之婿，住韩家潭。】

《樊城》【伍子胥、申包胥】《昭关》【伍子胥】《醉写》【李太白】《骂曹》【祢衡】《打金枝》【唐王、郭子仪】《取荥阳》【纪信】《天水关》【诸葛亮】《黄鹤楼》【赵云】《上天台》【汉光武】《二进宫》【杨博】《芦花河》【薛丁山】《采石矶》【徐达】《探母回令》【杨延辉】《御林郡》【马方】《烟墩》【申侯】《攻潼关》【姜子牙】《青石山》【关帝】《斩子》【杨延昭、八贤王】

○韞山堂张【前主人名玉美】

蕙芳【姓郑，号月芬。本京人，丁巳生，正名元珍。隶四喜部，唱胡子生。堂名韞辉，主人现附盛安。】

《樊城昭关》【伍子胥】《醉写》【李太白】《捉曹放曹》【陈宫】《骂曹》【祢衡】《教子》【薛保】《戏妻》【秋胡】《打金枝》【唐王、郭子仪】《金水桥》【唐王】《回龙鸽》【薛平贵】《芦花河》【薛丁山】《五雷阵》【孙膑】《取荥阳》【汉高祖】《上天台》【汉光武】《黄鹤楼》【刘备】《战成都》【刘璋】《天水关》【诸葛亮】《定军山》【严颜】《洪洋洞》【杨延昭】《探母》《斩子》【八贤王】《换子》【徐策】《审刺》【闵觉】《扫雪》【刘子明】《法门寺》【赵廉】《南阳关》【伍云召】《青石山》【关帝】《二进宫》【杨博、徐彦昭】《断密涧》【李密】《金马门》【李太白】《借云》【刘备】《寄子》【邓伯道】《打嵩》【邹应龙】《求计》【乔松山】《战北原》【诸葛亮】《状元谱》【陈伯敏】《清官册》【寇准】《定天山》【薛仁贵】《瑞云庵》【傅世年】《白良关》【尉迟竇林】

○佩春主人章丽秋【名桂芳，小名小道士。苏州人，甲辰生。隶三庆部，唱青衫，会善耍钵。出春复，住韩家潭。】

《追荐》《彩楼配》【王竇川】《击掌》【同上】《教子》【王春娥】《宇宙锋》【赵小姐】《二进宫》【李燕妃】《金水桥》【正宫】《探母》【四夫人】《玉堂春》【苏三】《落园》《孝感天》【郑叔段夫人】《打金枝》【升平公主】

蕙兰【姓乔，号幼仙，小名桂祺。冀州人，己未生。隶三庆、四喜。唱昆旦。善书。辛未出台。】

《花鼓》【婆子】《折柳》【霍小玉】《藏舟》【郭飞霞】《偷诗》【陈妙常】《盗绡》【红线】《琵琶行》【花秀红】《戏叔》【潘金莲】《挑帘裁衣》【同上】《说亲回话》【田氏】《游园惊梦》【杜丽娘】

○声振堂陈【住韩家潭】

少主人鸿喜【小名保儿，癸亥生。隶三庆，唱花面，辛未出台。】

《上天台》【姚刚】《斩黄袍》【郑子明】《断密涧》【李密】《二进宫》【

徐彦昭】《御果园》【尉迟敬德】《沙之它》【李克用】

鸿福【姓夏，号雪舫，小名来官。本京人，原籍扬州，丁巳十月十一日生。隶三庆、永胜奎，唱胡子生。前载福夏秋芙之子。】

《樊城昭关》【伍子胥】《醉写》【李太白】《捉曹放曹》【陈宫】《骂曹》【祢衡】《教子》【薛保】《戏妻》【秋胡】《打金枝》【唐王】《金水桥》【同上】《赶三关》【薛平贵】《回龙鸽》【同上】《芦花河》【薛丁山】《五雷阵》【孙膑】《取荥阳》【汉高祖】《绑子》【汉光武】《黄鹤楼》【刘备】《战成都》【刘璋】《天水关》【诸葛亮】《定军山》【黄忠】《凤鸣关》【赵云】《绝缨会》【楚庄王】《清河桥》【同上】《探母》【杨延辉】《斩子》【杨延昭】《牧羊圈》【朱春登】《法门寺》【赵廉】《胭脂虎》【李景让】《南阳关》【伍云召】《御林郡》【马方】《戏凤》【明正德】《二进宫》【杨博、徐彦昭】《黄金台》【伊立】

双喜【姓张，号□□，小名全儿。本京人，庚申生。隶三庆，唱胡子生。辛亥出台。】

《上天台》【汉光武】《斩黄袍》【宋太祖】《断密涧》【王伯当】《二进宫》【杨博】《斩子》【杨延昭】《沙陀国》【程敬思】

○国顺堂李

金兰【姓王，号丽笙。本京人，壬子十二月初五日生，隶三庆，唱青衫。善耍戏法。住韩家潭。】

《彩楼配》【王寶川】《击掌》《探窑》《跑坡》【俱同上】《回龙鸽》【代战公主】《赶三关》【代战公主】《打金枝》【正宫、升平公主】《金水桥》【西宫、主银瓶公】《探母》【公主】《戏妻》【罗敷】《斩子》【穆桂英】《芦花河》【樊梨花】《牧羊圈》【赵景棠】《玉堂春》【苏三】

双兰【姓张，号蒂香。本京人，己未生。部同。唱花旦。辛未出台。】

《戏凤》【李凤姐】《荣归》【小姐】《关王庙》【玉堂春】

春兰【姓胡，号□□，顺天人。庚申生。部同。唱胡子生。壬申出台。春兰已去。】

《打金枝》【唐王】《二进宫》【杨博】《取荥阳》【纪信】《断密涧》【王伯当】

○连茂主人周长顺【正名玉辉，号韞山。山东聊城县人。庚戌正月十九日生。隶四喜部。唱武旦，出春茂。住韩家潭。】

《泗州城》【龙母】《清风岭》【徐凤英】《■〈虫八〉蜡庙》【张桂兰】《白水滩》【徐绯珠】《蔡家庄》【蔡芙蓉】《红桃山》【张月娥】《扈家庄》【扈三娘】《金钱豹》【丫鬟】《攻潼关》【徐小姐】《无底洞》【老鼠】《

双包案》【同上】《青石山》【狐狸】《破洪州》【穆桂英】《打店》【孙二娘】《罗家洼》《二龙山》《射红灯》《英雄义》【俱同上】《快活林》【蒋妻】《昊天关》【萧桂英】《恶虎庄》【母老虎】《三岔口》《金沙滩》《恶虎村》《罗四虎》《武当山》

○春华主人朱双喜【正名士敏，号韵秋，外号『羊毛笔』。苏州人，壬辰三月初五生。前隶四喜部，唱昆旦。出净香，住韩家潭。】

芷荪【姓顾，名长明，号筱农，行十。本京人，戊午十一月十一日生。隶四喜，唱昆生，兼昆旦，善鼓板。本师棣华万芷依。】

《胖姑》【小孩】《花报》【探子】《问探》【同上】《游湖借伞》【许仙】《断桥》【同上】《跳墙》【张琪】《下棋》【同上】《桂花亭》【唐伯虎】《梳妆掷戟》【吕布】《荣归》【赵廷玉】《巧姻缘》【孙玉郎】《卖甲鱼》【厨子】《瑶台》【淳于芬】《湖船》【张大姐】《女儿国》【丞相】《狐思》【欢姑】《琵琶行》【艄婆】《昭君》【王嫱】

芷荃【姓张，名富官，号湘航，行十一。江苏吴县人，乙卯正月四日生。部同。唱昆旦，善书、奕，工管、弦子。昆老旦张亭云之子。】

《胖姑》【娘子】《花报》【探子】《游湖借伞》【白蛇】《断桥》【同上】《跳墙》【崔莺莺】《下棋》【同上】《梳妆掷戟》【貂蝉】《卖甲鱼》【鱼婆】《女儿国》【国王】《狐思》【玉面姑姑】《琵琶行》【花秀红】《瑶台》【公主】《双官诰》【何碧莲】《挑帘裁衣》【潘金莲】《说亲回话》【田氏】《舟配》【周玉姐】《盗令》【赵翠儿】《杀舟》【同上】《相约》【云香】《落园》《讨钗》《钗钏大审》【俱同上】《干元山》【碧云公主】《活捉》【阎婆惜】

芷茵【茵一作蘅，姓吴，名香官，原名鸿宝，号也秋，行十二。本京人，己未四月十二日生。部同。唱昆旦，善吹笙。本师春连朱莲桂。】

《湖船》【张大姐】《花报》【探子】《跳墙》【红娘】《下棋》《佳朝》《拷红》【俱同上】《断桥》【青蛇】《荣归》【小姐】《巧姻缘》【周蕙娘】

芷湘【姓范，名蕊官，号秋贻，又号亦仙，行十三。本京人。原籍苏州，庚申四月初八日生。部同。唱昆旦，善弹弦。前余庆范小金之子。辛未出台。】

《湖船》【张大姐】《花报》【探子】《寄柬》【红娘】《跳墙》《下棋》【俱同上】《游湖借伞》【青蛇】《桂花亭》【秋香】《巧姻缘》【丫鬟】《昭君》【婢子】

全思春

○寶善主人陈芷衫

【名润官，小名磬声，外号『小辫子』。本京人，原籍安徽，壬子四月初二日

生。唱昆生，兼武生。工隶书，善画兰、饮奕。出春华，清馥徐阿福之壻。转载《明僮合录》。】

《看状》【苏公子】《折柳》【李益】《问探》【吕布】《雅观楼》【李存孝】《探庄》【石秀】《青龙棍》【青龙】《清风岭》【李虎】《白水滩》【十一郎】《蔡家庄》【郑天寿】《岳家庄》【岳云】《黄鹤楼》【周瑜】《孝感天》【郑叔段】

○二主人陈荔衫【小名连元，本京人，原籍安徽，辛酉五月二十四日生。隶四喜部，唱昆生兼武生。壬申出台。同胞兄弟，同住韩家潭。】

《寄子》【伍兴】《回猎》【咬脐郎】《探庄》【石秀】《蜈蚣岭》【武松】《雅观楼》【李存孝】《干元山》【哪叱】

○春连主人朱莲桂【号蕙仙，本京人。庚戌生。隶四喜部，唱青衫。前三庆丑朱三喜之子。自天津来，住韩家潭。】

《探窑》【王宝川】《打金枝》【升平公主】

○遇顺主人张桂兰【号蕙香，本京人，丁未生。前隶四喜部，唱旦。出国顺。住韩家潭。】

春芳【姓□，号菊如，本京人，丙辰生。隶三庆，唱青衫。辛未出台。】

《彩楼配》【王宝川】《探窑》【同上】《教子》【王春娥】《打樱桃》【小姐】

春喜【姓陈，号小梅，本京人，戊午生。部同。唱花旦。辛未出台。】

《湖船》【张大姐】《卖饽饽》【王三姐】《打樱桃》【平儿】

【遇顺两徒皆去】

○闻蕙主人曹福寿【正名服畴，号韵仙，本京人，辛亥六月二十九日生。唱昆旦，善画兰。旧属双贵，出闻德，改署谯国。住韩家潭。】

《连相》《花鼓》【婆子】《昭君》【王嬙】《折柳》【霍小玉】《独占》【花魁】《偷诗》【陈妙常】《藏舟》【邬飞霞】《鹊桥密誓》【杨贵妃】《小宴》【同上】《挑帘裁衣》【潘金莲】《后诱》【同上】《游园惊梦》【杜丽娘】《游湖借伞》【白蛇】《草桥惊梦》【崔莺莺】《双官诰》【大、二娘】《巧姻缘》【周蕙娘】《莲花塘》【大娘】

○西安义主人胡喜禄

【正名国梁，号艾卿，行二，扬州人。丁亥十一月初五日管春台部，前唱青衫。出敬义，前桐义胡庆福之胞弟，前安义胡三来之胞兄。住韩家潭。】

六儿【姓马，名桂莲，号爱秋，小名羣儿，行六。本京人，丙辰生。隶三庆、春台，唱武旦。旧属东安义。】

《卖艺》【姑娘】《青龙棍》【扬排风】《火棍》《打焦》【俱同上】《清风

岭】《徐凤英》《泗州城》【龙母】《无底洞》【老鼠】《金山寺》【水怪】
来福【姓何，号玉珊，行八，淮安人，丙辰生。部同。唱昆旦。】

《思凡》【赵尼】《折柳》【霍小玉】《独占》【花魁】《乔醋》【夫人】《
断桥》【白蛇】《楼会》【穆素徽】《琴挑》【陈妙常】《偷诗》【同上】

财宝【姓刘，号笛仙，小名才儿，行九。本京人，甲寅十二月初六日生。部同。
唱武生。旧出同义。】

《探庄》【石秀】《雅观楼》【李存孝】《青龙棍》【青龙】《清风岭》【李
虎】《蜈蚣岭》【武松】《白水滩》【十一郎】《八大锤》【陆文龙】《淮安
府》【贺人杰】《■〈虫八〉蜡庙》【同上】《三岔口》【任棠惠】《泗州城
》【猴儿、三咤】《夜巡》【都头】

【现已出京】

寿儿【姓翟，号佩芝，行十。本京人，丁巳生。部同。唱花旦。庚午出台。】

《湖船》【张大姐】《上坟》【萧素贞】《入府》【李妻】《荣归》【小姐】
《荷珠配》【荷珠】《巧姻缘》【周蕙娘】《铁弓缘》【姑娘】

○馥森主人陆鸿福【号竹卿，外号『肉丸子』。苏州人，乙巳十月二十日生。
前隶三庆部，唱昆旦。出诒德，住韩家潭。】

琴芳【芳一作舫。姓周，号韵笙，小名二定。本京人，丁巳九月二十九日生。
隶三庆，四喜，唱昆旦。怡道人有传。】

《湖船》【张大姐】《女词》【李小姐】《拷红》【红娘】《舟配》【周玉姐
】《独占》【花魁】《乔醋》【夫人】《夺食》【秋香】《后约》【同上】《
琵琶行》【花秀红】《挑帘裁衣》【潘金莲】《游园惊梦》【小姐】《寄扇》
【李香君】《园会》【荷珠】《折柳》【霍小玉】《亭会》【谢素秋】

瑞生【姓仲，号秀芳，本京人，辛酉十一月二十七日生。隶部同。唱昆旦。壬
申出台。】

《寄柬》【红娘】《佳期》【同上】《拷红》【俱同上】《后约》【秋香】《
游园惊梦》【春香】

韵芳【姓范，号□□，小名三儿。天津人，庚申生。部同。唱花旦。壬申出台。
韵芳已去。】

《扛子》【小娘子】《卖饽饽》【王三姐】《入府》【李妻】《女店》【陈氏
】

素芳【姓周，号馨秋。本京人，戊午十一月十六日生。部同。唱昆生。癸酉出
台。】

《寄柬》【张珙】《佳期》【同上】《折柳》【李益】《乔醋》【潘岳】《亭
会》【赵伯畴】《游园惊梦》【柳梦梅】

○锡庆主人陆玉凤【号素仙，外号『鹿尾儿』，苏州人。隶春台部，唱昆旦，兼青衫。出忠恕。壬申新立。住韩家潭。】

《思凡》【赵尼】《金山寺》【白蛇】《戏目连》【观音】《搜孤救孤》【公主】《铡判官》【柳金蝉】《四进士》【扬素贞】《孝感天》【郑叔段】《打嵩》【常保童】《审头刺汤》【雪艳】《殷家堡》【褚兰香】《龙潭镇》【骆宏勋】《混元盒》【黑狐狸】

少主人小芬【号薇仙，小名福儿，丙辰五月二十九日生。隶春台，唱昆旦、兼青衫，善胡琴。出景春。怀新陆翠香之婿。】

《湖船》【张大姐】《游园惊梦》【杜丽娘】《独占》【花魁】《醉圆》【巫姬】《三怕》【柳夫人】《偷诗》【陈妙常】

《探窑》【王宝川】

○乐安主人孙心兰【号性香，本京人，己酉生。隶三庆部，唱青衫。出东安义。住韩家潭。】

《彩楼配》【王宝川】《探窑》【同上】《打金枝》【升平公主】《祭塔》【白蛇】《祭江》【孙夫人】《斩子》【穆桂英】《芦花河》【樊梨花】《战太平》【二夫人】

玉林【姓□，号□□，山西人，戊午生。隶三庆，唱昆旦。辛癸出台。】

《独占》【花魁】《小宴》【杨贵妃】《舟配》【周玉姐】《茶叙》【陈妙常】

【玉林已出】

○诒德堂蒋【前主人名兰香，住百顺胡同。】

长福【姓卢，号悦卿。本京人，原籍直隶昌平州。乙卯四月十七日生。隶三庆，唱昆旦、兼刀马旦。现住四箴。】

《水斗》【白蛇】《断桥》《盗库》【俱同上】《无底洞》【老鼠】《青石山》【狐狸】《干元山》【石矶】《湘江会》【锤无盐】《射红灯》【孙二娘】《扈家庄》【扈三娘】《攻潼关》【余小姐】

双福【姓杨，号梅卿，本京人，戊未生，小名羊儿。部同。唱武生。】

《探庄》【石秀】《蜈蚣岭》【武松】《飞虎山》【李存孝】《雅观楼》【同上】《火云洞》【哪叱】《水斗》《无底洞》《青石山》《干元山》【俱同上】

凤玲【姓戴，号仪云。本京人，辛酉生。部同。唱昆旦，兼花旦。本师醇和罗巧福，辛未出台。】

《湖船》【张大姐】《花鼓》【汉子】《学堂》【春香】《烧窑》《顶嘴》

金保【姓郑，号玉如。本京人，壬戌生。部同。唱昆旦，兼花旦。壬申出台。】

】

《女词》【李小姐】《琵琶行》【花秀红】《花鼓》【婆子】《思春》《卖饽饽》【王三姐】

○丽华主人沈芷秋【正名全珍，苏州人。丁未十二月十一日生，唱昆旦。出春华。前净香郑莲桂之婿。转载《明僮合录》。住百顺胡同。】

《思凡》【赵尼】《下山》【同上】《游园惊梦》【杜丽娘】《寻梦》《圆驾》【俱同上】《鹊桥密誓》【杨贵妃】《絮阁》《小宴》【俱同上】《捞月》【韩国夫人】《醉归》【花魁】《独占》【同上】《琴挑》【陈妙常】《偷诗》【同上】《折柳》【霍小玉】《藏舟》【邬飞霞】《乔醋》【夫人】《梳妆跪池》【柳夫人】《楼会》【穆素徽】《盗令》【赵翠儿】《后亲》【戚小姐】《断桥》【白蛇】《瑶台》【公主】

○金树堂张【前主人名旺儿。住百顺胡同。】

金福【姓雷，号蓉仙。本京人，己未生。隶四喜、春台，唱花旦。】

《连相》《扛子》【小娘子】《卖饽饽》【王三姐】《入府》【李妻】《友店》【陈氏】《摇会》【大、二娘】《嫖院》【鸨儿】《打刀》【女掌柜】《背凳》《顶砖》《双沙河》【公主】《玉玲珑》【鸨儿】

金林【姓汪，号燕仙。安徽人，丁巳生。部同。唱胡子生。】

《昭关》【伍子胥】《骂曹》【祢衡】《醉写》【李太白】《乌盆记》【绸缎客】《赵三关》【薛平贵】《跑坡》《回龙鸽》【俱同上】《打金枝》【唐王、郭子仪】《金水桥》【唐王】《芦花河》【薛丁山】《斩子》【杨延昭】《上天台》【汉光武】《南阳关》【伍云召】《探窑》【老夫人】

【金林已去】

金善【姓胡，号莱仙，本京人，丙辰生。部同。唱花旦，兼青衫，善弹琵琶。】

】

《面缸》【周蜡梅】《别妻》【王氏】《嫖院》【鸨儿】《顶砖》《彩楼配》【王宝川】《探窑》《跑坡》【俱同上】《赶三关》【代战公主】《回龙鸽》【同上】《打金枝》【升平公主】《金水桥》【银瓶公主】《芦花河》【樊梨花】

《教子》金福【薛义】金林【薛保】金喜【三娘】

《戏妻》金福【秋母】金林【秋胡】金喜【罗敷】

金凤【姓黄，号芸仙。本京人，原籍绍兴，丁巳生。隶四喜，唱花旦。壬申出台。】

《摇会》【大、二娘】《入府》【李妻】《打樱桃》【平儿】《荷珠配》【荷珠】《铁弓缘》【姑娘】《双沙河》【公主】《玉玲珑》【梁红玉】

○瑞香主人张天元【号瑞香，天津人。隶三庆部，唱青衫兼花旦、刀马旦。庚午自天津来立，住百顺胡同。】

《探窑》【王宝川】《探母》【公主】《戏妻》【罗敷】《二进宫》【李燕妃】《赶三关》【代战公主】《宇宙锋》【赵小姐】《三休》【樊梨花】《芦花河》【同上】《胭脂虎》【石中玉】《翠屏山》【潘巧云】《摇会》【大娘】《杀狗》【萧氏】《湘江会》【锺无盐】《破洪州》【穆桂英】《玉玲珑》【梁红玉】《延安关》【双阳公主】《彩楼配》【王宝川】《击掌》《跑坡》《回龙鸽》【俱同上，代战公主】《金水桥》【西宫、银瓶公主】《教子》【王春娥】《探母》【萧太后】《面缸》【周腊梅】《双沙河》【公主】《攻潼关》【余小姐】

○咏秀主人朱小元【号吉仙，苏州人，八月十五日生。隶四喜部，唱武旦，出吟秀。】

《卖艺》【姑娘】《泗州城》【龙母】《无底洞》【老鼠】《青龙棍》【杨排风】《火棍》【同上】《清风岭》【徐凤英】《白水滩》【徐绯珠】《红桃山》【张月娥】《殷家堡》【褚兰香】《打店》【孙二娘】《英雄义》《丁甲山》《罗家洼》《神州播》《夺锦标》【俱同上】《扈家庄》【扈三娘】《攻潼关》【徐小姐】《四杰村》【鲍金花】《■〈虫八〉蜡庙》【张桂兰】《落马湖》【李佩妹】《杀四门》【刘金锭】《蟠桃会》【猪婆龙】《青石山》【狐狸】《金山寺》【水怪】《飞叉阵》【公主】《取金陵》《独虎营》

玉儿【姓口，隶四喜，唱昆旦。辛未出台。】

《独占》【花魁】《打樱桃》【小姐】

【玉儿已去】

四十儿【姓周，号丽卿。本京人，庚申生。部同。唱花旦，兼昆旦、青衫。辛未出台。】

《扛子》【小娘子】《女店》【陈氏】《卖饽饽》【王三姐】《打樱桃》【玉儿】《入府》【李妻】《花鼓》【婆子】《芦花河》【樊梨花】《舟配》【周玉姐】

升儿【姓王，名喜云，号霁卿。本京人，辛酉七月十一日生。部同。唱胡子生。壬申出台。】

《醉写》【李太白】《挡凉》【康茂才】《攻潼关》【姜子牙】《上天台》【汉光武】《教子》【薛保】《打金枝》【唐王】《五雷阵》【孙膑】《御林郡》【马方】《芦花河》【薛丁山】《昭关》【伍子胥】

○珠润主人李小珍【号晚仙，苏州人。隶三庆部，唱武生。出吟秀。住百顺胡同。】

《淮安府》【黄天霸】《独虎营》【同上】《二龙山》【张青】《恶虎庄》【杜明】《射红灯》【石秀】《蔡家庄》【郑天寿】《破洪州》【杨宗保】《胭脂虎》【王寻山】《探五路》《■〈虫八〉蜡庙》【黄天霸】《连环套》《恶虎村》【俱同上】《九龙杯》《探庄》【石秀】《翠屏山》【同上】《英雄义》【燕青】《红桃山》【花荣】《神州擂》【同上】《昊天关》【花逢春】《艳阳楼》【同上】《羣英会》【周瑜】《黄鹤楼》【同上】《借云》【赵云】《凤凰台》【孙策】《界牌关》【罗章】《反西凉》【马超】《白水滩》【十一郎】《镇潭州》【杨再兴】《攻潼关》【三咤】《双包案》【猫】《状元谱》【陈大官】《赵家楼》【华云龙】《金沙滩》《五人义》《泗州城》《无底洞》《青石山》《金钱豹》

○敬善主人曹春山【名福林，安徽人。隶四喜部，唱昆老生。住百顺胡同。】《访鼠测字》【况锺】《金山释放》【周羽】《草鞋夜课》【冯仁】《搜山行车》【严正直】《梳妆跪池》【苏轼】《双铃记》【汉御史】《四平山》【隋炀帝】《千里驹》【义士】《九莲灯》【富奴】《黄河阵》【燃灯】《德政坊》【萧大亨】《梅玉配》【苏顺】《棋盘山》【将官】《寄扇》【杨文骢】《教歌》【阿二】《拐儿》【大骗】《花鼓》【浪子】《仲子》《鸿门寺》【赵玉】《浣花溪》【崔甯】《雪中人》【吴六奇】《双官诰》【冯仁】

敬福【姓张，号紫仙。顺天人，庚申二月初六日生。隶四喜，唱昆旦，兼青衫。旧属聚得。】

《学堂》【春香】《藏舟》【邬飞霞】《借茶》【阎婆惜】《祭塔》【白蛇】敬禄【姓江，号荷仙。本京人，癸亥生。部同。唱昆旦。壬申出台。】

《学堂》【小姐】《规奴》《教子》【薛义】

敬喜【姓郭，号瀛仙，又号韵梅。本京人，庚申五月十三日。部同。唱花旦。癸酉出台。】

《面缸》【周腊梅】《别妻》【王氏】《关王庙》【玉堂春】《铁弓缘》【姑娘】《上坟》【萧素贞】《扛子》【小娘子】《翠屏山》【潘巧云】

○联星主人沈阿寿【号眉仙，苏州人。辛丑九月生。唱旦，兼昆乱。出兄本堂。前四喜名旦沈宝珠之胞弟，住石头胡同。】

《水鬪》【青蛇】《断桥》【同上】《游园惊梦》【春香】《刺梁》【邬飞霞】《芦林》【庞夫人】《说亲回话》【田氏】《黄河阵》【琼霄】《娘子军》【平阳公主】《千里驹》【吕小姐】《破洪州》【穆桂英】《双沙河》【公主】《贪欢报》【李湘兰】《马上缘》【樊梨花】《夺锦标》【薛芳娘】

少主人小寶【正名振基，号燕香。壬子二月十八日生。唱昆生，兼武生。现隶春台，出西福云。前四喜名旦沈寶珠之子，闻馨王长桂之婿。转载《明僮合錄

》。】

《独占》【秦锤】《大小宴》【吕布】《探庄》【石秀】《岳家庄》【岳云】
《蔡家庄》【蔡吉全】《八大锤》【陆文龙】《观音山》【小龙】《莲花塘》
【同上】

桂喜【姓贾，号露香。本京人，庚申生。隶四喜，唱花旦。庚午出台。】

《扛子》【小娘子】《打灶》【李三春】《杀狗》【萧氏】《查关》【旗婆】
《卖饽饽》【王三姐】

○蕉雪主人王顺福【正名琪，号佩仙，小名二歌。本京人，辛亥十二月二十二日生。隶四喜部，唱青衫兼花旦，识名人字画。出保身，闻馨王长桂之婿。】

《彩楼配》【王宝川】《探窑》《跑坡》《回龙鸽》【代战公主】《打金枝》
【正宫、升平公主】《金水桥》【西宫、银瓶公主】《戏妻》【罗敷】《芦花河》
【樊梨花】《拾镯》【孙玉娇】《探亲》【妞儿】《绒花记》《金玉坠》
《乘龙会》【东海龙母】

二主人王湘云【改名绀芸，号次瀛。本京人，乙卯十月二十四日生。隶四喜，唱昆旦。同胞兄弟，出景酥，同住石头胡同。】

《湖船》【张大姐】《游园惊梦》【杜丽娘】《折柳》【霍小玉】《小宴》【杨贵妃】
《舟配》【周玉姐】《狐思》【玉面姑姑】《打樱桃》【平儿】

○春酥主人刘倩云【名增福，正名庆祿，小名龙儿。本京人，原籍安徽望江县，丙午六月十三日生。前隶四喜部，唱旦，工篆书。出景酥。本师福盛杨三喜，转载《明僮合录》，住石头胡同。】

梅清【姓张，号小倩。本京人，原籍苏州，辛酉十二月生。隶四喜，唱昆旦，兼青衫。张林凤之子。】

《湖船》【张大姐】《舟配》【周玉姐】《游湖借伞》【白蛇】《探窑》【王宝川】

○醇和主人罗巧福【号笑仙，本京人。原籍苏州，乙未十二月十二日生。传赞载《昙波》。前隶四喜部，唱旦。出福盛。住羊毛胡同。】

少主人百岁【己未生，隶四喜，唱丑。辛未出台。】

《扛子》【强盗】《面缸》【知县】《打灶》【二哥】《上坟》【刘鹿京】《摇会》
【邻居】《清风岭》【江老鼠】《赶三关》【穆宏】《偷诗》【进安】
《烧窑》《入府》【李瓶儿】《雅观楼》【班方腊】

○保春主人张梅五【名福官，本京人。隶永胜奎部，唱花旦、兼青衫。出保身。住羊毛胡同。】

《拾镯》【孙玉娇】《探亲》【旗婆】《摇会》【大娘】《打灶》【李三春】
《入府》【李妻】《下河南》【媒婆】《绒花记》【二小姐】《红鸾喜》【金

玉奴】《双沙河》【公主】《雁门关》【铁镜公主】《贪欢报》【李湘兰】《背凳》《思志诚》《探窑》【王宝川】

○近言主人陈四儿【名连元，号玉卿。本京人。原籍安徽，壬子二月二十二日生。正名庆元，隶永胜奎部，唱胡子生。庚午新立，出西安义。西安义胡喜禄之婿。】

《骂曹》【祢衡】《斩子》【杨延景】《审刺》【闵觉】《五雷阵》【孙膑】《战北原》【诸葛亮】《天水关》【同上】《打登州》【秦琼】《镇潭州》【岳飞】《龙虎斗》【宋太祖】《牧羊圈》【朱春登】

陈五儿【名连珍、佩珊，本京人，原籍安徽。乙卯正月二十二日生。正名庆芳。隶春台部，唱武旦。同胞兄弟，出西安义。同住猪毛胡同。】

《卖艺》【姑娘】《清风岭》【徐凤英】《无底洞》【老鼠】《泗州城》【猴儿、水怪】《青石山》【狐狸】《金山寺》【蛤蚧】《奇女福》【罗舜娘】《锁云囊》【梁上昔】《红桃山》【张月娥】《殷家堡》【褚兰香】《四杰村》【林四妹】《飞义阵》【公主】

玉奎【姓余，号瑶仙。本京人，戊午九月生。隶春台，唱胡子生。现附盛安。】

《昭关》【伍子胥】《醉写》【李太白】《金马门》【同上】《教子》【薛保】《戏妻》【秋胡】《挡凉》【康茂才】《芦花河》【薛丁山】《黄金台》【田单】《法门寺》【赵廉】

金喜【姓孟，号如秋，又号珩仙、丽仙，小名月儿。直隶故城县人，庚申三月十四日生。部同。唱花旦。辛未出台。】

《喂药》【刘金锭】《荣归》【小姐】《荷珠配》【荷珠】《关王庙》【玉堂春】《闹洞房》【新娘】《贵子图》【丫鬟】《胭脂虎》【石中玉】

○春馥主人郑秀兰【号素香，小名奇生。苏州人，己酉十月十六日生。管四喜部，唱青衫，善饮，工管弦。出本堂，本师元春李桂芳。转载《明僮合录》，住猪毛胡同。】

《彩楼配》【王宝川】《击掌》《探窑》《跑坡》《回龙鸽》【代战公主】《赶三关》【代战公主】《打金枝》【正宫、升平公主】《金水桥》【西宫、银瓶公主】《雁门关》【碧莲公主】《探母》【公主】《教子》【王春娥】《戏妻》【罗敷】《斩子》【穆桂英】《祭江》【孙夫人】《祭塔》【白蛇】《斩窦娥》【窦娥】《南天门》【曹玉莲】《二进宫》【李燕妃】《三休》【樊梨花】《芦花河》【同上】《牧羊圈》【赵景棠】《玉堂春》【苏三】《一捧雪》【雪艳】《朱砂痣》【江氏】《宝莲灯》【王桂英】《泗州城》【观音】《孝廉卷》【柳氏】《乘龙会》【舜华公主】《御碑亭》【王妻】

双喜【姓江，号俪云。河间人，庚申生。隶四喜，唱青衫。本师瑞香张天元。辛未出台。】

《教子》【王春娥】《戏妻》【罗敷】《探窑》【王寶川】《赶三关》【代战公主】《宇宙锋》【赵小姐】

双福【姓郑，号倚云。本京人，庚申二月二十二日生。部同。唱花旦，善弹琵琶。壬申出台。】

《面缸》【周腊梅】《送盒》【同上】《女店》【陈氏】《打樱桃》【平儿】
○绮春主人时小福【正名庆，号琴香，别号赞卿，小名阿庆。苏州人，丙申九月初九日生，唱旦，兼昆乱。善饮奕。出春馥。本师清馥徐阿福。转载《明僮合录》。住猪毛胡同。】

《挑帘裁衣》【潘金莲】《折柳》【霍小玉】《小宴》【杨贵妃】《彩楼配》【王宝川】、《击掌》《探窑》《跑坡》《回龙鸽》【俱同上、代战公主】《赶三关》【代战公主】《打金枝》【正宫、升平公主】《金水桥》【西宫、银瓶公主】《法门寺》【宋巧姣】《探母》【四夫人】《教子》【王春娥】《戏妻》【罗敷】《斩子》【穆桂英】《祭江》【孙夫人】《汾河湾》【柳迎春】《斩窦娥》【窦娥】《南天门》【曹玉莲】《二进宫》【李燕妃】《宇宙锋》【赵小姐】《芦花河》【樊梨花】《牧羊圈》【赵景棠】《玉堂春》【苏三】《虹霓关》【丫鬟】

云仙【姓张，名连仲，号玉芬。江苏清河县人，丁巳生。隶三庆，唱青衫。本师春秀李银保。】

《彩楼配》【王寶川】《探窑》《回龙鸽》【俱同上】《赶三关》【代战公主】《打金枝》【正宫】《教子》【王春娥】《戏妻》【罗敷】《祭江》【孙夫人】《祭塔》【白蛇】《斩窦娥》【窦娥】《汾河湾》【柳迎春】《宇宙锋》【赵小姐】《三休》【樊梨花】《芦花河》【上同】《玉堂春》【苏三】

凤寶【姓秦，正名宝薰，号艳仙，外号『小和尚』。天津人，庚申四月初一日生。部同。唱老、小生，兼昆生。辛未出台。】

《醉写》【李太白】《打金枝》【唐王】《上天台》【汉光武】《教子》【薛保】《扫雪》【刘丁生】《朱砂痣》【韩天赐】《汾河湾》【薛丁山】《回猎》【蛟脐郎】《看状》【苏公子】《见娘》【王十朋】《乔醋》【潘岳】

○春复主人陈兰初【名全林，苏州人。甲午二月二十一日生。前隶三庆部，唱昆生。出景春，本师三复。住猪毛胡同。】

桂亭【姓陈，号秋园，园一作原。本京人，原籍苏州丙辰生。隶三庆，唱昆生。名生陈金爵之孙，四喜昆生陈永年之子。】

《游园惊梦》【柳梦梅】《琵琶行》【白居易】《亭会》【赵伯畴】《藏舟》

【刘蒜】《独占》【秦锺】《寄柬》【张珙】《佳期》《拷红》【俱同上】《折柳》【李益】《游湖借伞》【许仙】《水斗》《断桥》【俱同上】《夺食》【唐伯虎】《后约》【同上】《乔醋》【潘岳】《琴挑》【潘必正】《偷诗》【同上】《鹊桥密誓》【唐明皇】

桂枝【姓诸，号秋芬。本京人，丙辰四月初一日生。部同。唱昆旦，善奕。诗词传赞载《别录》。】

《思凡》【赵尼】《游园惊梦》【杜丽娘】《琵琶行》【花秀红】《亭会》【谢素秋】《藏舟》【邬飞霞】《独占》【花魁】《寄柬》【红娘】《佳期拷红》【俱同上】《瑶台》【公主】《折柳》【霍小玉】《鹊桥密誓》【杨贵妃】

桂蟾主人【姓钱，号秋菱，又号苻香。本京人，原籍苏州，乙卯八月初四日生。前春和钱如兰之子。部同。唱昆旦，善画，工管弦。壬申出师。】

《思凡》【赵尼】《游园惊梦》【杜丽娘】《亭会》【谢素秋】《藏舟》【邬飞霞】《醉归》【花魁】《独占》【同上】《折柳》【霍小玉】《狐思》【欢姑】《游湖借伞》【青蛇】《琴挑》【陈妙常】《偷诗》【同上】《鹊桥密誓》【织女】《梳妆掷戟》【貂蝉】《后亲》【戚小姐】

桂凤【姓刘，原名小芳，号菱仙，又号秋芳。本京人，戊午生。部同。唱昆旦。前景春朱祖喜之徒。壬申移此。】

《湖船》【张十姐】《女词》【李小姐】《寄柬》【红娘】《佳期》【同上】《独占》【花魁】《琵琶行》【花秀红】《游园惊梦》【春香】

○郭全福主人【号雪香，本京人，乙卯生。隶春台部，唱青衫。出声振，壬申移附盛安。】

《彩楼配》【王宝川】《回龙鸽》【同上】《打金枝》【升平公主】《金水桥》【银瓶公主】《牧羊圈》【赵景棠】

○嘉颖主人李艳侬【正名得华，小名套儿。顺天人，辛亥九月初九日生。唱青衫，兼昆生，善弹琴、吹笛、奕画。出嘉荫，瑞春钱阿四之婿。转载《明僮合录》，住猪毛胡同。】

《连相》《游园惊梦》【柳梦梅】《醉归》【秦锺】《独占》【同上】《折柳》【李益】《藏舟》【刘蒜】《琴挑》【潘必正】《梳妆掷戟》【吕布】《后亲》【韩琦仲】《金山寺》【许仙】《祭塔》【白蛇】《探窑》【王宝川】《跑坡》【同上】《宇宙锋》【赵小姐】《芦花河》【樊梨花】《戏凤》【李凤姐】

琴官【姓崔，号桐仙。本京人，辛酉生。隶四喜、春台，唱昆旦，兼花旦，善弹琵琶。壬申出台。】

《女词》【李小姐】《舟配》【周玉姐】《面缸》【周蜡梅】《荷珠配》【荷

珠】

顺儿【姓爱，号丽琴。本京人，癸亥生。唱昆旦，兼武生。】

《独占》【秦锤】《舟配》【陈春生】《干元山》【哪叱】

○松荫主人李福寿【名小韵，号□□，安徽人。前唱青衫。壬申重新住猪毛胡同。】

玉寿【姓李，号菊仙。本京人，庚申生。隶春台，唱花旦。】

《上坟》【萧素贞】《荷珠配》【荷珠】《卖胭脂》【王月英】

○嘉荫主人陈兰仙【名心宝，苏州人。申辰八月二十四日生。前隶四喜部，唱昆旦。出维新，住陕西巷。】

○蔚华主人陈芷香【名全元，安庆人。□□五月初四日生。隶春台部。唱青衫。出春华，住陕西巷。】

《彩楼配》【王宝川】《探窑》【同上】《战太平》【二夫人】

○春林堂【壬申新立，住陕西巷。】

登云【姓□，隶三庆、春台，唱花旦。】

○桐云主人陆金凤【医名廷章，号翼堂。苏州人，嘉庆庚午二月十一日生。前唱，出业医，外科，堂名同荫，住大外郎营。桐云现兼瑞和成。】

少主人四儿【号□，行□，壬戌□。隶春台，唱花旦，兼青衫、武旦。庚午出台。】

《打番》【番儿】《教子》【王春娥】《鸳鸯瓶》【鲇鱼】

桂喜【姓薛，号芹香，小名馨儿。本京人，丁巳生。部同。唱武旦。】

《青龙棍》【青龙】《蜈蚣岭》【武松】《■〈虫八〉蜡庙》【贺仁杰】《三岔口》【任棠惠】《忠义乐》【薛丁山】《鸳鸯瓶》【乌】《合家欢》《顶灯》《背橈》

来喜【姓殷，号紫香。本京人，丁巳生。部同。唱武旦。】

《青龙棍》【杨排风】《火棍》【同上】

三喜【姓王，号月香。本京人，丁巳生。部同。唱丑。】

《火棍》【孟良】《打店》：四儿【张青】桂喜【武松】来喜【孙二娘】三喜《琵琶洞》：四儿【蜘蛛】桂喜【鸡】来喜【孙悟空】三喜【蝎子】

宝铃【姓赵，号鸾仙。本京人，丙辰生。部同。唱昆旦，兼青衫、花旦。庚午出台。】

《醉归》【花魁】《吞丹》【狐狸】《奇双会》【夫人】《教子》【王春娥】

《忠义乐》【樊梨花】《顶灯》《跑马卖艺》

○琪树主人韩宝芬【号蕊珊，小名山儿。本京人，壬子生。隶四喜部，唱青衫，善胡琴。壬申出台。住李铁拐斜街。】

《彩楼配》【王宝川】《打金枝》【升平公主】《金水桥》【银瓶公主】

○丹林堂李【前主人系西安义胡喜禄之妹丈。住李铁拐斜街。】

玉祥主人【姓李，号佩秋。本京人，乙卯六月十五日生。隶四喜，唱青衫兼花旦。】

《彩楼配》【王宝川】《探窑》【同上】《祭塔》【白蛇】《戏妻》【罗敷】
《宇宙锋》【赵小姐】

《女店》【陈氏】《天水关》【刘禅】

玉福【姓李，号侣秋。本京人，壬戌生。部同。唱昆旦。癸酉出台。】

《湖船》【张大姐】《花鼓》【婆子】《挑帘裁衣》【潘金莲】《荣归》【小姐】

玉庆【姓曹，号□□。本京人，壬戌生。部同。唱花旦。癸酉出台。】

《扛子》【小娘子】《赶会》【刘二姐】《荷珠配》【荷珠】

○景龢主人梅巧玲【正名芳，号慧仙，又号雪芬。苏州人，原籍泰州。壬寅八月二十一日生。掌四喜部，唱旦，兼昆乱。工隶书，精鉴金石。出醇和。本师福盛杨三喜。传载《明僮合录》，名生陈金爵之婿。住李铁拐斜街。】

《思凡》【赵尼】《刺虎》【费宫娥】《定情》【杨贵妃】《赐盒》《絮阁》
《小宴》【俱同上】《折柳》【霍小玉】《剔目》【李亚仙】《赠剑》【百花公主】
《说亲回话》【田氏】《双铃记》【赵玉】《万事足》【邱夫人】《红楼梦》
【史湘云】《雪中人》【夫人】《梅玉配》【韩翠珠】《黄河阵》【云霄】
《彩楼配》【王宝川】《赶三关》【代战公主】《回龙鸽》【同上】《打金枝》
【正宫、升平公主】《金水桥》【西宫】《探母》【萧太后、公主】《雁门关》
【萧太后】《二进宫》【李燕妃】《芦花河》【樊梨花】《汾河湾》
【柳迎春】《三进士》【王氏】《玉堂春》【苏三】《虹霓关》【东方夫人】
《翠屏山》【潘巧云】《乌龙院》【阎婆惜】《胭脂虎》【石中玉】《玉玲珑》
【梁红玉】《浣花溪》【任荧卿】《得意缘》【云鸾】《闺房乐》【管夫人】
《德政坊》【穷不怕、夫人】《真富贵》【邵真真】《红鸾喜》【金玉奴】
《延安关》【双阳公主】《双沙河》【公主】《破洪州》【穆桂英】《摇会》
【大娘】《变羊》【柳夫人】《探亲》【旗婆】《贪欢报》【李湘兰】《思志诚》
【女老板】《盘丝洞》【蜘蛛】《乘龙会》【柳毅】

紫云【姓余，正名金梁，号砚芬，小名昭儿，行五。湖北罗田县人，乙卯七月初七日生。隶四喜，唱昆旦、花旦，兼青衫，善弹琵琶。前胜春余三胜之子。】

《湖船》【张大姐】《琵琶行》【花秀红】《面缸》【周腊梅】《别妻》【王氏】
《贪欢报》【李湘兰】《巧姻缘》【周蕙娘】《虹霓关》【丫鬟】《闺房

乐》《真富贵》【俱同上】《摇会》【二娘】《盘丝洞》【蜘蛛】《戏凤》【李凤姐】《荷珠配》【荷珠】《彩楼配》【王寶川】《探窑》《回龙鸽》【俱同上】《赶三关》【代战公主】《金水桥》【银瓶公主】《教子》【王春娥】《祭江》【孙夫人】《二进宫》【李燕妃】《芦花河》【樊梨花】《宇宙锋》【赵小姐】《梅玉配》【秀兰】《乘龙会》【琼莲公主】《翠屏山》【潘巧云】

瑞云【姓张，号藹青，小名五十，行六，本京人，戊午八月二十二日生。部同。唱武生。四喜昆旦张多福之子。四喜武旦沈定儿之外甥。庚午出台。】

《探庄》【石秀】《打虎》【武松】《打店》《蜈蚣岭》《快活林》【俱同上】《青龙棍》【青龙】《清风岭》【李虎】《■〈虫八〉蜡庙》【贺仁杰】《雅观楼》【李存孝】《蔡家庄》【郑天寿】《雁门关》【四郎子】

福云【姓孙，原名财喜，号□□，小名有儿，行七。本京人，原籍天津，已未生。前四喜武旦孙玉兰之子。部同。唱武旦。前玉树王小玉之徒。辛未出台，壬申移此。】

《卖艺》【姑娘】《青龙棍》【杨排风】《火棍》《打焦》【俱同上】《清风岭》【徐凤英】《打店》【孙二娘】《罗家洼》【同上】《蔡家庄》【蔡芙蓉】《奇女福》【邹娘】《快活林》【蒋妻】

璫云【姓陈，号□□，小名拴儿，行八。本京人，原籍苏州，丁酉生。部同。唱老、小生，兼昆生。壬申出台。名生陈金爵之孙，前四喜昆生陈永休之子。】

《寄子》【伍兴】《回猎》【咬脐郎】《冥勘》【炳灵公】《大小宴》【吕布】《醉写》【李太白】《挡凉》【康茂才】《教子》【薛义】《扫雪》【刘丁生】《朱砂痣》【韩天赐】《汾河湾》【薛丁山】

○瑞春主人钱阿四【名玉寿，苏州人。隶四喜部，唱昆正旦。出南班。名生陈金爵之婿。住樱桃斜街。】

《后亲》【柳夫人】《盘秋》【夫人】《拜冬》【同上】《痴梦》【崔氏】《双官诰》【何碧莲】《阳告阴告》【敷桂英】

少主人寶莲【号秀珊，小名文玉，甲寅生。隶四喜、春台，唱昆旦兼花旦。】

《独占》【花魁】《小宴》【杨贵妃】《茶叙》【陈妙常】《纺花》

寶琳主人【姓田，号玉珊，小名德生。本京人，癸丑生。部同。隶青衫，善胡琴。旧属西福云。】

《彩楼配》【王寶川】《三击掌》《探窑》《回龙鸽》【俱同上】《打金枝》【正宫】《金水桥》【银瓶公主】《二进宫》【李燕妃】《芦花河》【樊梨花】

【宝琳重立瑞云，附聚得。】

寶香【姓姚，号妙珊，小名锁儿。本京人，戊午生。部同。唱花旦，兼青衫，善弹琵琶。庚午出台。】

《面缸》【周腊梅】《卖饽饽》【王三姐】《玉堂春》【苏三】《彩楼配》【王寶川】《探窑》【同上】《打金枝》【升平公主】《教子》【王春娥】《戏妻》【罗敷】《芦花河》【樊梨花】《击掌》【王宝川】《回龙鸽》【同上】《二进宫》【李燕妃】

寶云【姓谢，号□□，小名昭儿。顺天人，庚申生。部同。唱昆旦，花旦，兼老旦，胡子生。辛未出台。】

《女词》【李小姐】《望儿楼》【窦太后】《探窑》【老夫人】《回龙鸽》【同上】《戏妻》【秋胡】《教子》【薛义】《纺花》《打金枝》【郭子仪】《二进宫》【杨博】

寶玉【姓刘，号□□，本京人，壬戌生。部同。唱胡子生。壬申出台。】

《打金枝》【唐王】《醉写》【李太白】《金马门》【同上】《教子》【薛保】《戏妻》【秋胡】《击掌》【王允】《回龙鸽》【薛平贵】《挡凉》【康茂才】《金水桥》【唐王】《芦花河》【薛丁山】

○文安主人范春桂【号葵仙，苏州人。隶四喜部，唱旦。出保安。四喜丑夏福保之婿。住樱桃斜街。】

《梅玉配》【苏玉莲】《绒花记》【小姐】《艳阳楼》【高妻】《莲花塘》【大娘】

双寿【姓刘，号眉卿。本京人，巳未生。隶四喜、春台，唱花旦，善弹琵琶。】

《面缸》【周腊梅】《扛子》【小娘子】《入府》【李妻】

○紫阳主人朱莲芬【名福寿，正名延禧，行二。苏州人，丙申十二月十一日生。传赞载《昙波》。唱旦，兼昆乱，工书，善管弦。出兄堂前景春朱福喜之胞弟。旧居景春。春台胡子生顾合祥之婿。住樱桃斜街。】

《思凡》【赵尼】《寄扇》【李香君】《游园惊梦》【杜丽娘】《寻梦》【同上】《题曲》【乔小青】《水斗》【白蛇】《断桥》【同上】《乔醋》【夫人】《醉圆》【同上】《醉归》【花魁】《独占》【同上】《后亲》【戚小姐】《活捉》【阎婆惜】《盗令》【赵翠儿】《芦林》【庞夫人】《盘秋》【谢素秋】《大小宴》【貂蝉】《梳妆掷戟》【同上】《琴挑》【陈妙常】《偷诗》【同上】《梳妆跪池》【柳夫人】《三怕》【词云】《双拜月》【王瑞兰】《楼会拆书》【穆素徽】《戏目莲》【观音】《芦花河》【樊梨花】《贪欢报》【李湘兰】《双沙河》【公主】

○聚得堂薛【前主人名三桂，住樱桃斜街。】

采兰主人【姓口，号畹秋。隶四喜，唱昆生，兼花旦，善画。本师怡云玉彩琳。】

《画兰》【余百谷】《赠剑》【海俊】《摇会》【二娘】

采清【姓周，号兰芬。本京人，己未生。部同。唱花旦。】

《嫖院》《送盒》【周腊梅】《卖饽饽》【王三姐】

三元【姓张，号佩秋。江苏清河县人，庚申生。部同。唱花旦。绮春张云仙之胞弟。庚午出台。】

《面缸》【周腊梅】《嫖院》《算命》

【聚得诸徒皆无】

○春茂堂陈【住樱桃斜街】

少主人桂寶【号丹仙，又号声凯。戊午十月二十八日生。隶三庆、四喜，唱武生。】

《探庄》【石秀】《打虎》【武松】《蜈蚣岭》【同上】《夜巡》【都头】《大夜奔》【林冲】《反西凉》【马超】《岳家庄》【岳云】《雅观楼》【李存孝】《反五侯》【同上】《■〈虫八〉蜡庙》【贺仁杰】《英雄会》【万金诏】《武当山》【明太祖】《金兰会》【岳云】

桂寿【姓陈，号蟾仙，小名顺儿。本京人，己未七月二十七日生。部同。唱花旦，兼昆旦。庚午出台。】

《佳期》【红娘】《拷红》【同上】《独占》【花魁】《琵琶行》【花秀红】

《扛子》【小娘子】《打灶》【李三春】《卖饽饽》【王三姐】《女店》【陈氏】《打刀》【女掌柜】《入府》【李妻】《戏凤》【李凤姐】《烧灵》【刘氏】《下河南》【媒婆】《龙凤配》【同上】《上坟》【萧素贞】

桂芬【姓汪，号美仙，又号艳秋。本京人，庚申生。部同。唱胡子生。前四喜武生汪年保之子。辛未出台。】

《昭关》【伍子胥】《醉写》【李太白】《挡谅》【康茂才】《戏凤》【明正德】《五台山》【杨延昭】

○岫云主人徐小香【正名炘，原名馨，号蝶仙。苏州人，原籍常州，辛卯十二月初十日生。唱小生，兼昆旦。出吟秀。旧主德闻。住小安南营。】

《游园看状》【苏公子】《赏荷》【蔡伯喈】《见娘》【王十朋】《游园惊梦》【柳梦梅】《拾画叫画》【同上】《剔目》【郑元和】《水斗》【许仙】《断桥》【同上】《乔醋》【潘岳】《醉圆》【同上】《奇双会》【知县】《醉归》【秦锤】《独占》【同上】《起布》【吕布】《闻探》《三战》《大小宴》《梳妆》《掷戟》【俱同上】《芦花荡》【周瑜】《梳妆跪池》【陈慥】《

三怕》【同上】《楼会拆书》【于叔夜】《玩笺错梦》【同上】《惊丑诧美》
【韩琦仲】《雪中人》【查伊璜】《探庄》【石秀】《雅观楼》【李存孝】《
对刀步战》【李洪基】

《羣英会》【周瑜】《黄鹤楼》《取南郡》《临江会》【俱同上】《辕门射戟》
【吕布】《借云》【赵云】《盘河战》《跃檀溪》【俱同上】《回阵》【韩
彦直】《孝感天》【郑叔段】《监酒令》【刘章】《取洛阳》【岑彭】《凤凰
台》【孙策】《延安关》【狄青】《四平山》【裴元庆】《反五侯》【李存孝
】《畚塘关》【杨业】《雁门关》【杨八郎】《镇潭州》【杨再兴】《破洪州
》【杨宗保】《淤泥河》【罗成】《打金枝》【郭暖】《玉玲珑》【韩世忠】
《岳家庄》【岳云】《八大锤》【陆文龙】《举鼎观画》【薛蛟】《御碑亭》
【柳生春】《得意缘》【罗昆杰】《玉堂春》【王金龙】《连升三级》【王名
芳】

少主人如云【名连馨，正名玉栋，号蓉秋。丁巳九月二十九日生。怡道人有传。
隶四喜，唱昆旦，兼青衫。】

《湖船》【张大姐】《花鼓》【婆子】《寄柬》【红娘】《跳墙》【崔莺莺】
《下棋》《长亭》【俱同上】《搜庵》【大娘】《夺食》【秋香】《桂花亭》
《后约》【俱同上】《茶叙问病》【陈妙常】《舟配》【周玉姐】《游园惊梦》
【杜丽娘】《寻梦》【同上】《戏目莲》【观音】《思凡》【赵尼】《教子》
【王春娥】《戏妻》【罗敷】《探窑》【王宝川】《祭塔》【白蛇】《祭江》
【孙夫人】《戏凤》【李凤姐】《挂画》【马娘娘】

度云【姓董，名连庆，号桂秋，小名『钮儿』。本京人，丁巳十一月十日生。
怡道人有传。部同。唱昆旦，兼花旦。】

《连相》《湖船》【张大姐】《花鼓》【婆子】《跳墙》【红娘】《下棋》【
同上】《长亭》【车奴】《搜庵》【小尼】《茶叙问病》【同上】《游园惊梦》
【春香】《折柳》【霍小玉】《上坟》【萧素贞】《挂画》【马娘娘】

多云【姓郑，名连福，号桐秋。本京人，原籍苏州，庚申生。部同。唱丑，兼
胡子生、昆生。前净香郑莲桂之子。】

《连相》《花鼓》【汉子】《寄柬》【琴童】《跳墙》《长亭》【俱同上，马
夫】《搜庵》【小尼】《茶叙问病》【进安】《挂画》《昭关》【伍子胥】《
乌盆记》【绸缎客】《教子》【薛保】《戏妻》【秋胡】《折柳》【李益】《
叙茶问病》【潘必正】《游园惊梦》【柳梦梅】

五云【姓陈，名连保，号芙秋。本京人，己未生。部同。唱昆旦。前寶德陈寶
云之子。】

《连相》《长亭》【红娘】《搜庵》【王士珍】

【现属嘉礼】

亦云【姓李，名连喜，号梓秋。本京人，甲子生。唱昆旦，兼小生、丑。四喜昆生李若云之胞弟。壬申出台。】

《连相》《长亭》【琴童】《搜庵》【王士珍、小尼】《朱砂痣》【韩天赐】
○嘉礼主人杜阿五【正名世乐，号步云。苏州人，甲辰生。隶四喜部，唱昆旦。出前嘉树杜蝶云之胞兄，壬申新立。】

《刺虎》【费宫娥】《拷红》【红娘】《刺梁》【邬飞霞】《劈棺》【田氏】
《秋江》【陈妙常】《絮阁》【杨贵妃】《小宴》【同上】《拜冬》【万俟小姐】
《游园惊梦》【春香】《金山寺》【青蛇】《四平山》【朱贵儿】

二主人杜阿十【正名保荣，号季云。苏州人，辛亥生。隶四喜部，唱武生，兼刀马旦。出前嘉树杜蝶云之胞弟，前净香郑莲桂之婿。同住小安南营。】

《对刀步战》【李洪基】《五方阵》【岳云】《湘江会》【锤无盐】《凤凰台》
【大乔】《烈火旗》【双阳公主】《穆柯寨》【穆桂英】《杀四门》【刘金锭】
《竹林记》【同上】《黄河阵》【碧霄】《盗魂铃》【妖怪】《夺锦标》
【顾大嫂】《丁甲山》【孙二娘】《扈家庄》【扈三娘】《庆顶珠》【萧桂英】
《岳家庄》《铁笼山》

少主人狗儿【隶四喜，唱昆生，兼武生。杜阿五之子。】

《起布》【吕布】《问探》《大小宴》【俱同上】《探庄》【石秀】《蜈蚣岭》
【武松】《黄鹤楼》【周瑜】《八大锤》【陆文龙】《二龙山》【张青】《小天宫》
【造化小儿】《金钱豹》【豹】

○蕴玉主人石双贵【号桂仙，本京人。隶四喜、春台部，唱青衫。出维新。辛未出台。维新钱金福之婿。住小安南营。】

《彩楼配》【王宝川】《击掌》《探窑》《跑坡》《回龙鸽》【俱同上】《打金枝》
【升平公主】《教子》【王春娥】《戏妻》【罗敷】《探母》【公主】
《斩子》【穆桂英】《芦花河》【樊梨花】《二进宫》【李燕妃】《牧羊圈》
【赵景棠】

洪福【姓□，隶四喜、春台，唱胡子生。壬申自天津来。】

《五雷阵》【孙膑】《芦花河》【薛丁山】《御林郡》【马方】

洪喜【姓□，部同。唱花旦。壬申出台。】

《扛子》【小娘子】《女店》【陈氏】

○盛安堂汪【辛未新立。住猪毛胡同。】

王官【姓张，号蓝田。本京人，己未十二月初二日生。隶四喜、春台，唱青衫。】

《彩楼配》【王宝川】《探窑》【同上】《祭塔》【白蛇】《戏妻》【罗敷】

《荣归》【小姐】《宇宙锋》【赵小姐】

《菊部羣英》终

《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正编 群英续集》

(清)麋月楼主(谭献)撰

●目录

群英续集

沧海遗珠四人

昆山片玉

羣英续选十一人

附錄

金缕曲都门春感，为周郎赋四阕

《羣英续集》后序

●群英续集

麋月楼主撰

○沧海遗珠四人

艾而张罗，时有逸翮。以志吾过，采此珠璧。

雏凤丹山去不还，梧桐华下掩珠关。平生爱作空中语，人在虚无缥缈间。

江左风流不易逢，神清卫玠最雍容。人间乍听湘灵瑟，数遍青青江上峯。【熙春主人钱桂蟾，字秋菱。】

争许情移海上琴，又从弦外得余音。花潭千尺盈盈水，共此青莲一片心。【佩春乔蕙兰，字纫仙，一字郑芴。】

婉变檀林护好春，分明镜槛洗纤尘。照依如燕身材后，莫照寻常第二人。【佩春张小芳，字菱仙。】

○昆山片玉

永嘉之末，正始之音。峨峨山高，洋洋水深。

如梦莺华似六朝，春流和月影迢迢。江山文藻今无主，独采崇兰读楚骚。【馥森周素芳，字绚秋。】

○羣英续选十一人

如金三品，披榛伐山。水流月明，天上人间。

韩潭烟月玉人家，紫陌芳尘第几车。点首我闻如是语，灵山妙响是频迦。【瑞春姚寶香，字妙珊。】

帖地弓腰弯复弯，十余年纪正韶颜。便骑竹马来嬉戏，跌宕衣冠只等闲。【咏秀茹喜瑞，小字福儿。】

肯从冶叶斗芳菲，脱个团栾小带围。清冷杨花飞作絮，玉阑干畔不胜衣。【景

蘇朱藹云，字霞芬。】

蓬萊婀娜復檀栾，留得仙雲一片寒。泛滌羽觴參位置，殿春花發借人看。【綺春秦鳳寶，字艷僊。】

郁金裙子不成妍，試讀南華秋水篇。玉樹人家好兄弟，依然白袷永和年。【春華陳芷芸，字荔衫。】

蓊門柳色已無多，兩兩春筵斗綺羅。安得棗花帘子下，曉笙遍倚雪兒歌。【瑞春劉寶玉，字璧珊。謝寶雲字月珊。】

韋杜城南五朶雲，楊枝最小絮紛紛。博山何日香徐發，一氣雙烟自不分。【岫雲李亦雲，字艷秋。】

日出東邊雨落西，無情也合隔花迷。鏡中潤靨交相映，陌上靡蕪葉復齊。【春馥江雙喜，字儂雲。】

雪膚花貌不參差，絕似人間好女兒。鑄就小名金■〈勺外盃內〉葉，輕盈如與斗腰支。【丹林李玉福，字芙秋。】

中年哀樂客辭家，絲竹登場有歲差。一樣天涯好明月，青衫重與听琵琶。【遇順陳喜風，字桐仙。】

書後三絕句道道

腸斷西樓一曲歌，倪家閣子悶烟蘿。刻華小玉渾難見，奈此茫茫古恨何。【夏郎亦秋沒數年矣，其弟鴻福終未一見。】

月骨花魂皆第一，平生任育誤多情。春明門外天涯路，酒未寒時依出城。客里尋春復送春，等閑落溷與沾茵。神仙三墮罡風劫，花月平章待後人。

○附錄

金縷曲【都門春感，為周郎賦四閨】

如夢春雲曉。遍天涯、東風院宇，燕鶯啼覺。草長紅心江南路，留得王孫未老。正綠鬢楊枝俱裊。忽墮明珠金樽側，有車輪乍向腸中繞。休浪說，被花惱。青袍踏遍長安道，最難忘、分花拂柳，烏衣年少。細雨殘紅飛難定，祇有閑愁待掃。渾不似當年懷抱。鸚鵡前頭三生話，便相逢不分今生早。无一語，玉山倒。

落絮翩翩影。任天風、參差頃斷，都無凭準。翠翦銖衣神仙侶，玉袖徘徊自整。便珍重千言難盡。願得化為塵與土，且因風吹上卿斜領。勞拂拭，一臨鏡。笙歌草草人初定，剩無多、銀屏畫燭，淚花紅凝。題遍人間芳華怨，彈到瑤琴弦冷。算宛轉留渠應肯。門外香車須早去，怕夜深風露還淒緊。嘶騎遠，酒纔醒。

芳草知時節。忒匆匆、流鶯啼後，珍叢消歇。多少花前驚心事，曾與斷紅細說。已廿載傷春傷別。碧海青天迢遞夢，照樓台無恙今宵月。斜漢畔，几圓缺。

人间宝镜红绵拂，尽留渠、团栾样子，影儿难觅。红豆江乡相思种，无处寻消问息。又付与柔肠千结。帘外轻红阶下雨，早花花叶叶无颜色。春正好，未须折。

没个消魂处。最迷离、空庭晚照，无人来去。昨日棠梨今日柳，留得春痕几许。恁客子光阴非故。沈水香残还对镜，问菱花可解闲言语。双鬓乱，甚心绪。芳尘婉变雕鞍路，不分明、脂憔粉悴，凤城烟雨。十二阑干添几曲，试把回肠细数。者一片新愁谁诉。萍絮因缘还自笑，我知君不问君知否。聊摩笛，唱金缕。

中年哀乐倦闻歌，寂寞山河带女萝。不信入门知自媚，枯桑海水竟如何。玉蟾化作团栾镜，铸此千秋万古情。依绪分明托明月，年年明月照空城。客子逢春不当春，自怜零落等秋茵。朝霜白日愁相见，不独魂消堕劫人。

河阳生题

《羣英续集》终

●《羣英续集》后序

《羣英续集》者，选燕都婪尾之春。赓菊部状头之录。新巢翡翠，拣■〈羽慧〉而登。小海珊瑚，数珍以出。婵娟此豸，琺瑯所联。况复丰台芍药，绿阴易成；曲巷樱桃，好华难寿。则又■〈木枝〉春心之萋郁，缔瑶想之婵媿矣。当夫绛树双声，粉郎十队，慧匈管朗，姣妬镜空。春梢豆蔻之香，水曲兰苕之戏。便嬛妆制，绰约情文。世有同心，谁能遣此？麋月楼主攀海燕之珍丛，仞雪鸿之旧印。鬓丝客里，河满君前。蓬莱之浅水难量，切利之情天易老。颞玃单珩，重费平章。小扇轻衫，更樵要绍。唾风台絮，九月迷花。佩小史之风流，寓中年之哀乐。但见徐陵珊管，着手成春。谁怜杜牧珠帘，伤心迟暮。仆缙衣入洛，金尊饯春。一曲琵琶，闲觅青鸚之院。二分尘土，偶随青犊之车。哀艳未忘，清愁罕袂。则三年之梦，一卷之书，得无怀思曼于当年，引琅琊为同调也乎。

甲戌五五兰当词人纂

《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正编 宣南杂俎》

（清）艺兰生 辑

●目录

宣南杂俎

梨园竹枝词

老斗

像姑

学戏

试喉
出台
站台
唱戏
上座
赶条
斟酒
搵拳
代酒
飞座
留条
摆酒
装烟
清唱
生日
摆饭
拜节
索鞦
听戏
吃醋
角口
隐语
结盟
堂会
逛天宁寺
逛琉璃厂
下天津
改籍
出籍
老班
娶妇
师父
跟班
题后三絕句

将赋归与赠姚郎寶香

读赋艳词人明僮赞语因书其后

又戏赠赋艳词人

题姚郎小影

王楞仙像赞

前题集《诗品》

以梅花画扇赠艺兰生，戏题其上，以逐句首字见意。

题壁有序

梨云梦

都门春感为周郎赋

即席赠王郎桂官

解嘲说

答菊秋代索书扇启

论琴

与香溪渔隐书

覆护花尉

秦凤寶小传

姚寶香小传

跋

●宣南杂俎

艺兰生辑

○梨园竹枝词

赋艳词人

老斗

挥霍金钱不厌奢，撩人莺蝶是京华。名传『老斗』浑难解，唤向花间兀自夸。

像姑

脂柔粉膩近仙姝，两字驰名是『像姑』。不信头衔臻絕贵，声声赢得相公呼。

学戏

自从乐籍挂芳衔，雏凤新声总不凡。为问教坊何所尚，部居第一是青衫。

试喉

晓鸡未唱发清讴，面壁声声试玉喉。一曲漫夸儿技熟，耐寒怜煞五更头。

出台

一声唱采打帘开，小凤谁家新出台。喉似贯珠人似玉，芳名有客费疑猜。

站台

隐约帘栊半面窥，亭亭玉立雁行随。秋波最是传情处，一笑瓠犀微露时。

唱戏

须眉巾帼偶无猜，装罢登场试一回。离合悲欢浑未解，也从就里演将来。

上座

轻移玉趾步翩翩，数语寒暄对客前。一握柔荑无限喜，好花相映各争妍。

赶条

天街辘辘鬪香车，蝶使分传四大居。最是莺花撩乱处，如松馆里上灯初。

斟酒

褰帘省识主和宾，徧酌当筵酒一巡。斟到郎行杯更满，儿情浓似玉壶春。

撻拳

寂寞垆头少管弦，欣看钩弋乍张拳。怪他慧黠知人意，葱指玲珑让客先。

代酒

一觥飞到手忙擎，生怕郎君困酒兵。豪饮肯辞儿量浅，可人何处不多情。

飞座

青鸟何曾一束通，酒坛蓦地集飞鸿。深心不肯多留恋，恐有新人在意中。

留条

人来不速静无哗，莫道蜂狂错认衙。拚却十千沽美醉，樽前添得一枝花。

摆酒

何必珍羞列满筵，玉壶但送酒如泉。生生几味蔬和果，飞去京蚨四十千。

装烟

莫负殷勤美意虔，纤纤亲送几筒烟。笑他老大生涯贱，惯向人旁肋两肩。

清唱

清歌一曲任昆黄，绝好当筵侑酒觞。把箸三挝浑合拍，不须檀板按宫商。

生日

先期密约去儿家，共赏芳辰醉碧霞。嫌煞门庭春黯淡，故从星斗乞光华。

摆饭

日食万钱讵便奢。天台一饭贵胡麻。酒能解渴充肠未，毕竟今番果腹夸。

拜节

佳节终须拜斗台，香车过处疾如雷。可怜芳版空投遍，十叩高门九不开。

索鞦

耳边细语听偏真，不索缠头更可人。儿慕绿袍新进士，乌靴赐处宠殊伦。

听戏

酒佣定得座儿还，一束相邀听别班。雅集何当花似锦，满园春色不能关。

吃醋

花鸟相依两两欢，一枝别恋太无端。鸟声愉悦花容妬，风送香来也带酸。

角口

齿牙卽席逞玲珑，语斗新尖面透红。恰似呢喃花底燕，双双相对骂春风。

隐语

别传隐语耐思寻，燕语翻成鳩舌音。本是好花当解语，如何语语具深心。

结盟

菊部风行尚订盟，一般声气结羣英。金兰簿上生香色，玉笋班中序弟兄。

堂会

早是歌场擅盛名，差传堂会奏新声。笑他几辈寻芳客，今日梨园见不成。

逛天宁寺

古寺天宁好景开，晚秋黄菊早春梅。看花到此销魂定，有客携樽赴约来。

逛琉璃厂

新春相约踏琉璃，古玩琳琅列整齐。但是玉人心爱物，解囊那计值高低。

下天津

歌场冷落几年春，覩得庐山面目真。到底品花先品格，格低无奈下天津。

改籍

鸥鸟无心任所依，一枝暂寄莫高飞。移花接叶分明是，出谷迁乔殆庶几。

出籍

身价千金客为偿，天空独鹤任翱翔。而今不寄人篱下，秋月春花自主张。

老班

莺花队里称仙伯，风月场中作主人。回首十年春绚烂，舞衫歌扇证前因。

娶妇

营得新巢稳碧梧，求凰古调入时无。杏花笑怨东君误，遣嫁人间小丈夫。

师父

日责缠头俗老伶，夜来风雨不堪听。种花人作摧花暴，谁向花间好系铃。

跟班

剧饮酣呼兴未阑，嗽声帘外促情欢。问卿何畏花奴甚，香国渠居耳目官。

题后三絶句

艺菊叟

高烧桦烛诵新裁，一片华云眼底开。我欲乘风天际去，吹箫长傍凤凰台。

小部音声名士觞，翩翩裙屐兴何长。仙桃醉后分明艳，勾引汪伦入梦乡。【词

人所欢曰艳仙善饮，故调之。】

数枝琼树立亭亭，纸醉金迷梦不醒。三十六宫春色满，别开生面写宁馨。【词

数三十六，故云】

将赋归与赠姚郎寶香

香溪渔隐

莫道归家喜气随，客途也怕说分离。明知此别为时短，总觉将来见面迟。两载赖君消旅况，一生证我是情痴。阮囊愧乏千金赠，握手临歧只有诗。

读赋艳词人明僮赞语因书其后

铁笛生

菊郡羣英迴絕尘，脂柔粉膩暗生春。赖君彩管标题出，胜展冰绡画美人。

《竹枝词》已补风謡，妙解名花慰寂寥。写到深情无限处，酒阑灯炮倍魂销。读罢瑶章意欲仙，诗人独辟有情天。一编抵得梨园史，宜与清词一例传。

又戏赠赋艳词人

铁笛生

瑶草琪花着意栽，东皇昨夜诏书来。如何桃李称前辈？孤负寒梅岭上开。【谓梅卿】

摘艳熏香重有情，偶从小部听莺声。众香国里花枝笑，争及桐阴雏凤清。【谓凤宾】

绮恨乍荣《金缕曲》，新声又唱《竹枝词》。零香剩粉知多少？分付诗人好护持。

题姚郎小影

香溪渔隐

烟月韩潭第一家，芳名艳说偏京华。偶然乞得徐熙草，描出瑶台富贵花。

绝妙丹青写素纨，画图真作璧人看。生香活色风流态，只恐龙眠绘亦难。

何须鄂被暗生春，解得相思便是真，最好含情相对处，画中爱宠意中人。

凭空现出六郎莲，别有华严色界天。驻得玉颜常不老，算来画史是神仙。【影为粤士潘惠南仿西法摄取者，长洲画士沙子春加之润色，颇能耐久。】

醉踏天街十丈尘，寻芳到处物题新。为披日下评花谱，【艺兰生有《评花新谱》】供养烟云有几人？

王楞仙像赞

长洲进士

水曲鸥鸟，闲静宜人。阶前素兰，幽香媚春。灵犀一点，颇有净根。妙华严峯，试问前身。

前题集《诗品》

护花尉

素处以默，妙契同尘。脱然畦封，如写阳春。可人如玉，花草精神。金樽酒满，明月前身。薄言情晤，识之愈真。缙山之鹤，庶几斯人？

以梅花画扇赠艺兰生，戏题其上，以逐句首字见意。

西爽看霞客

梅花消息逗芳春，卿霭初笼翠黛匀。楞月朦胧刚见影，仙姿潇洒总无尘。真从此地销愁好，可有多情索笑频。人在西窗清梦醒，也留香意伴吟身。

题壁【有序】

护花尉

霞芬朱郎为余爱友，乙亥夏日饮于泰丰楼，见壁上有赠霞芬四绝句，酒后技痒，戏和其韵。

春风杨柳斗腰支，绰约丰神系我思。最好笙歌明月院，嫣然一笑入帘时。

舞袖郎当弱不支，春愁无赖几沉思。四弦切切弹幽怨，想见青衫泪落时。【善演《琵琶行》】

绮罗襦罩嫩胭脂，脉脉无言倩女思。别有深情忘不得，酒阑灯炮向人时。

解媚频将玉臂支，累依刻骨几相思？年来欲补莺花序，为写琼枝独秀时。

梨云梦

惜花老人

东风间度似流霞，三月好莺花。春愁无限，千杯绿酿，三迭红牙。春光容易催人老，心事诉谁家？浔阳江上，青衫泪湿，顿易天涯。【调寄〔眼儿媚〕】

都门春感为周郎赋

麋月楼主

如梦春云晓。遍天涯、东风院宇，燕莺啼觉。草长红心江南路。留得王孙未老。正绿鬓、杨枝俱袅。忽堕明珠金尊侧，有车轮乍向肠中绕。休浪说，被花恼。青袍踏徧长安道。最难忘、分花拂柳，乌衣年少。细雨残红飞难定，只有闲愁待扫。浑不似、当年怀抱。鸚鵡前头三生话，便相逢不分今生早。无一语，玉山倒。【调寄〔金缕曲〕】

落絮翩翩影。任天风、参差吹断，都无凭准。翠翦铢衣神仙侣，玉袖徘徊自整。便珍重、千言难尽。愿得化为尘与土，且因风，吹上卿斜领。劳拂拭，一临镜。笙歌草草人初定。剩无多、银屏画烛，泪花红凝。题徧人间芳华怨，弹到瑶琴弦冷。算宛转、留渠应肯。门外香车须早去，怕夜深风露还凄紧。嘶骑远，酒纔醒。【前调】

芳草知时节。忒怱怱、流莺啼后，珍丛消歇。多少花前惊心事，曾与断红细说。已廿载，伤春伤别。碧海青天迢递梦，照楼台无恙今宵月。斜汉畔，几圆缺？人间宝镜红绵拂。尽留渠、团栾样子，影儿难觅。红豆江乡相思种，无处寻消问息。又付与、柔肠千结。帘外轻红阶下雨，早花花叶叶无颜色。春正好，未须折。【前调】

没个消魂处。最迷离、空庭晚照，无人来去。昨日棠梨今日柳，留得春痕几许。恁客子、光阴非故。沈水香残还对镜，问菱花可解闲言语？双鬓乱，甚心绪。芳尘婉变雕鞍路。不分明脂憔粉悴，凤城烟雨。十二阑干添几曲？试把回肠细数。者一片、新愁谁诉。萍絮因缘还自笑，我知君，不问君知否。聊摩笛，唱金缕。【前调】

即席赠王郎桂官

山阴道人

酩酊千杯后，鬢髭一露初。灵和丰致倩谁图，却把芳名争向月轮呼。学字假人久，拈毫信手涂。苔笺十幅写模糊，笑道墨痕浓淡合时无。【调寄（南歌子）】

解嘲说

涛华潭主

珠江泛月客善歌童，曰菊秋，貌仅中人，而性质直，不娴于世故。其侍客也放诞，无所顾忌，往往大声疾呼，不知手之舞而足之蹈。虽频戒之，勿改也。顾遇泛月客厚，故泛月客终中心好之，盖相交已期年矣。其友闻人生辈，数与秋同席。以秋之无品也，渐恶之。羣焉置喙，日相讥嘲，恒以此白眼向泛月客。客素重友谊，且不堪诟责。思欲改弦，以谢诸君。而心牵旧好，割爱为艰，中情犹豫，无所为计。因请解嘲之说于香溪渔隐，渔隐未有以应也。涛华潭主起而谓之曰：『噫，异哉！子何拙于辞也？他人之于秋，容未知之深，而以皮相，秋其恶之也宜。若子与秋情好如此，讵不能一言排众议耶？子坐，吾为子言。夫秋方年穉，狂憨若性成。欲强率真之人而矫揉造作，工揣摩，修边幅，不惟所不能，抑亦所不必。譬诸长风入松，夜雨过溪，泠泠之声，虽非若丝竹之赴弦应节，然天籁也。又况歌场酒地，梨醉棠痴，献笑贡谏，习焉不察。秋之放，安知非秋实耻之，故托佯狂玩世，以自贬其声誉者乎？即不及此，而雪白梅香，各编一格，赏心所寓，见人人殊。嗜痂之癖，毋使易地相笑可矣。子以斯语语诸君，诸君其何嫌乎？秋更何尤于子？而子仍旧贯又何伤？质诸香溪渔隐，以为何如？』香溪渔隐读之而叹曰：『有是哉！涛华潭主之善于解嘲也。夫玩世不恭，昔贤难免。以头濡墨，醉呼呜呜，其胸中非不知为流俗所嫉者，特藉此为佯狂计耳。秋其玩世不恭者欤！何令人见嫉一至于此？独观其与泛月客厚，则又非无情者。虽然人情善变，好恶不同，吾不能为闻人生辈左袒，吾又乌能强泛月客之遽绝秋也。设今日一旦弃之，他日复有论秋之善于泛月客前者，泛月客又将何如哉？』

答菊秋代索书扇启

云间孝廉

连日少叙，意兴阑珊。爱篱边之佳色，梦想徒劳；盼水际之伊人，溯洄宛在。前蒙赠缟，早已报琼。又请发棠，何殊求剑。本应割爱，甘居薄幸之名；未免有情，忍作绝交之论。只以待贾而沽，合欢易购。乞邻而与，作楷难求。又况囑书雅篆，几于李代桃僵；何能谬托相知，便尔鹊巢鸠占。迟迟之故，卿其谅之。然而遍观菊部，历数梨园，寡妇上坟【戏名】，既下台而减色【联星，桂喜】多儿连相【戏名】，复掷地而有声【岫云多云】。宝钗之踪迹犹疎【瑞春，宝香】遭逢萍水；玉女之丰姿虽美【丹林，玉福】轻簿杨花。至若金兰空谷【近信金喜】，实为王者之香【谓王君】；桂子天香【德春桂云】，早赘刘郎之婿【谓刘君】。自他有耀，与我何关。唯卿也，色舞眉飞，意浓态远。姗姗微步，正陆荀会座之时；飘飘欲仙，访郭李同舟之谊。如入山阴道上，应接偏忙；曾从相公家来，曹腾未醒。不堪回首，黯然销魂。微时之故剑难抛，爱水之情波未竭。弗嫌烦渎，蝇头再索于良朋；莫笑痴顽，貂尾续成于此日。倘使无忘旧好，将为梧凤之栖；如其转赠新交，权当屋乌之爱。

论琴

赋艳词入

琴绮【近信金喜别字】，十五雏伶也。擅时誉，顾以美不能自洁。客有言之于披沙子者曰：『琴不自好，若此子何取焉？』披沙子曰：『是乌足为琴也责哉。夫伶，贱业也。一纸飞去，双波送来，非其贱也耶。琴而非伶则已，琴既伶矣，则贱其业也，又乌所为自好也哉。况琴之为琴如此，安知非琴而琴者，不皆琴也耶。夫我辈固以其贱可招，而招之娱情耳，遣兴耳！何必为此曹论黑白、辨清浊，有所去取于其间哉？』客唯唯不能对。平阳生起而谓曰：『否！不然。夫吾辈詎狭邪者流？顾往往各操衡鉴，得一以为乐者。固心赏其人，以为出淤泥而不染也。于是引而近之、爱之、重之，不忍复贱之。斯吾之居心何如？其正而待之之意又何如？其厚夫既若是，则当始终爱之、重之。人言不足听，己见不可夺。有毁之者则斥之曰：决无是！岂有吾所心赏而为此者？如此岂不高自位置而厚以相期耶？如子言，非惟薄视此辈，抑且自居何等矣？』披沙子未然其说。赋艳词人闻之曰：『两君之见，均无当也。间尝论之譬之于花，皆取以娱目也。然高人爱梅、逸士爱菊、君子爱莲、骚客赋兰蕙，彼其意，非明明有所择耶。非以其孤高芳洁超出于众卉耶？非以熏菘不能无辨，而雅俗不可以齐观耶？今披沙子重视名节，以为非可期诸若辈。不知古今来，贱隶以名节见者，如雷海青辈，正复不少，特以贱，故史册湮没者多耳。此事予窃恨之。盖名节出于士大夫，非大者不足称。惟其贱为优隶，虽偏端亦觉可贵。伶之托业，固以容悦为事。然但求自洁其身，岂亦不可得耶？曾是区区者，而遂谓之名节，遂以为不可责诸若辈耶。尤谬者，以一例百，漠不加察，概视为

不足责之数，是何异聚玉石而焚之曰，皆瓦砾也；杂熏莸而处之曰，皆朽腐也。得无为高人君子所窃笑欤？何以言平阳生之见亦无当也？其谓「心赏之而爱之、重之，不忍复贱之」是也。其谓「人言不足听，己见不可夺」，则未尽是也。盖物不能皆恶，亦不能尽美。美于前未必不恶于后。所谓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矣。必欲固执成见，挟一甚厚之意。视此辈则流于坚僻。而其失也，不明是固矫披沙子之枉而过于正者也。故曰均之无当也。然则若之何而可？曰：当其见为善而不见为恶也，则爱之、重之、不欲贱之。及夫毁言之，与耳谋也，则不必遽信之，亦不必矫辨之。道在用吾之察而已。察焉而不知其诬也，则仍爱之、重之，而不少疑之；察焉而知非诬也，则远之、绝之，而不少恕之。若此者，岂不足以训耶？』

艺兰生曰：『余与赋艳词人相处，久知其神鉴衡、慎结纳，故所论亦斤斤以立品为高。然诗云：「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君取节焉可也。』

与香溪渔隐书

护花尉

香溪足下：仆入都已两月矣。思欲摭一韵事，为足下作下酒物而不得也。一昨忽于居易斋主案头获读手况，具见足下眷念友朋，虽远犹迩，慰甚喜甚。所云聆曲金闾，歔歔累日，仆在南中亦有此感。正不徒足下以桓子野自赋也。又言不知妙艳当日记否，座中有穷措大云云。辄叹天下有情人，何心心相印若此。因忆乞巧三日，眉卿芳诞，设席文安以介眉寿。斯时羣芳满座，妙珊亦与焉。妙知余自南来，因问曰：『南中曾晤香溪否？香溪起居安否？』余一一答之。又问：『当何日北上？』余曰：『糕节左右，会当见卿于此堂。』妙欣然举觞为余寿，并度《金枝》一曲侑酒。其声呜呜。然至按拍处，故迟声以媚座客。余感夫妙之情之深，与君用情之挚，千里相通。遂口占二绝句云：『华堂启宴烛凝辉，烂熳排成锦绣围。座上有人偏忆旧，酒阑故唱阮郎归。』『未免有情谁遣此，这回相见不无因。风流年少推徐孺，能动明僮几度询。』微吟之际，妙问何谓，余约略解之。妙喜，因悄谓余曰：『儿自得侍诸君子后，未有见如香溪之深于情者，君知香溪者。』言未已，眉卿急问何絮絮乃尔。余以其语语之，眉卿甚欢喜。妙之蕙心兰舌，且赞叹香溪何修得此？天南地北，事艳情浓。正拟鹄待旌旋作菊花饮，不谓来示竟有迟至来年之意。此无论忍心舍妙。即或忍之，仲冬之际，此间忽发催归符，胁令来都，尔时翔风正紧，水腹将坚，足下其玩此简书乎？抑别有筹策乎？愿足下实图利之。此间诸友兴会如常，惟潭主与雏凤略形割爱。绚烂而归平淡，亦阅历人所为，非仆所能置喙也。日下新出《鞠部羣英》一书，系麋月楼主所撰。就中分为五品：曰上，曰逸，曰丽，曰能，曰妙。而五等之中，又判为先声、继起。放眼一观，皆旧相识

。妙珊居续选十一人之首。其诗曰：『韩潭烟月玉人家，紫陌芳尘第几车？点首我闻如是语，灵山妙响是频迦。』虽未尽妙之为妙，与妙之所以妙，亦可见名花当春，有目共赏也。大着《凤城品花记》盥诵一过，不胜钦服。苟不珍闕，则倩上海申报馆排印行世甚宜。使芳名流播人间，亦盛德事，但好名之念可不必存耳。都中入秋以来，金飙飘发。夜间危坐陋室，闻纸牕作飕飕声，不禁归思大动。想足下于翡翠楼头，调琴之暇，浅斟低唱，当无此凄凉景状。然而樱桃门巷，月夜叩扉，宝炬凝红，香醪倾碧，闻车声辘辘，有妙人褰帘一笑，姗姗来迟者。斯时斯境，香溪岂无意乎？书不尽言，伏维纳福。

覆护花尉

香溪渔隐

护花尉吟席：别来年余，渴尘奚止万斛，所以久稽裁候者，一则居易斋主邮筒常递，两地均可深悉；一则阁下知我之深，当可谅我也。昨同无睡生酒肆小饮，薄醉而归。见案头一书，取而视之，乃尊札也。初阅一过，心甚疑焉；再阅数遍，不觉面有喜色；及反复至数十遍之多，乃不知手之舞而足之蹈。何意数千里外，尚有念我如姚郎者，真不可多得。仆何人斯，敢邀青盼？自知书生福薄，数年来已消受殆尽，一自南旋，但冀诸韵友不致骂我寒酸，已大幸事。所以明年北上，且图忏悔风流罪过，不谓藕丝未断，旧恨重牵。苍苍者天，究竟欲我何为？即今岁已告晏，断难就道。但等涛华潭主一到，即便启行。大约杏花春雨时节，当可约梅同醉耳。拙著叙事言情，谄陋万分，殊不足当大雅一噓。窃恐遗落人间，作覆瓿资也。《菊部羣英》务求购一本，即须寄下。此仆所郑重声明之者，幸勿度外置之也。万祷万祷，泐此复请着安。

秦凤竇小传

无睡生

秦凤竇，原名鼐竇，字艳仙，直沽人。少侠而慧，好读平阳《三国志》，能辨别当世人贤否。既隶乐籍，其师绮春主人时小福教之习昆曲，节奏调和，遂精音律。挂名四喜、三庆两部。耻为女子装。所演《吟脱》《见娘》诸剧，青莲、梅溪神情毕肖。时岁在辛未，仅十二龄也。丰姿清隽，与竇香相伯仲。尝被酒慷慨言曰：『吾生不幸，以歌曲娱人，贱同隶卒，尚何言哉？虽然，朝入永安之宫，暮登铜雀之台，伺人意旨，狐媚以乞取金玉锦绣。视朴素不华之儒，纵伏龙凤雏，其人白眼加之不少假。是固若辈所沾沾自为得计者，吾虽死不出此也。幸得如三国时周郎者事之，吾之至愿焉。』香溪渔隐闻之，叹赏不置，绳之赋艳词人。词人者，当世之贤士也。其南也，南邦之英豪俊杰争与交游。青兕词客尤敬爱之，谓其英敏沈毅，非己所及。僚侪无聊，辄与之饮于市。临觴促膝，纵谈今古相乐焉。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癸酉夏，词人北行。闻

渔隐语笑应之。令之来前，惊其轩爽绝伦。叩以汉魏之战争，孙刘之得失，能凿凿言之，色飞眉舞，绝无婀娜态。词人乃重其人，时引而近之，不以梨园相目。凤竇出语人曰：『向之欲得如周郎者事之，今遇之矣，吾无憾已。』人皆掩口笑，凤竇夷然不顾。又语竇香诸人曰：『吾侪遭际，悉非轻薄子、硕腹贾流，我与若宜善事之，毋二三其德，以貽俗辈口实。』竇香曰：『微子言，余岂终始易其情哉？虽然，子之言实获我心也。』乃相喻于无语。凤竇固善书画。至是度曲余暇，益从事翰墨，笑傲羣俦。摹兰亭帖，圆匀秀雅，深得右军法。绘人物花卉，跃跃有生气，并皆佳妙。词人曾倩其成折篋一枋寄赠青兕。见之者，金以此多凤竇，啧啧称羨。青兕曰：『不然。凤竇之所以足多者，在彼不在此。』

姚竇香小传

无睡生

姚竇香，字妙珊，小名锁儿，燕人。幼聪慧，粗解韵语。父母贫不能自存，鬻诸瑞春堂。隶四喜、春台部。庚午，年十三登场演剧。曲眉丰颊，秀外慧中。发清商之音，泠然善也，见者靡不倾倒。京师风尚，延宾会友往往进维伶备酒。一时耳竇香名者，争欲罗致之。顾竇香虽入乐籍，而清介绝俗，羞与骄贫谄富者伍。厚币招之，辄托故不往。有亲之者，不移时已为所薄，悻悻而去，无一人成耐久交。以是人皆艳其貌而畏其人。竇香顾严以接人，而独尊礼名下士。酒酣耳热，清谈娓娓，相依不忍他适。且从未以诗自炫【艺兰生按：此乃夸词】，恂恂如目不识丁。然香溪渔隐，诚厚君子也。家素不丰，辛未秋，敝囊败篋作冀北游。性嗜酒，尤好选声征歌，所识多人，而金尽床头，究未能博一人欢心。鄙之且自悔。居久之，遇竇香于酒家。神静气清，一洗梨园习。异之，与之语。虽不尽解，要自胸中有定识，不为势利侵乱者，益异之。因与往来。竇香知渔隐之为诚厚君子也。而耗于财，敬之有加礼，不琐琐于缠头之赠。癸酉春，竇香病肺，嗽不止。渔隐有忧色。无计疗之，或戏之曰：『非岭南新会橙不可。顾都中无其物也，奈何？』适旧友某至自粤东，渔隐驰见之。问无恙外，不暇出一语，即索其橙。某廉得其情曰：『橙固有之，子何用焉？橙医嗽药也。今无嗽，子何用焉？』渔隐固求不已，其乃笑而与之。渔隐得橙大喜，不遑言别，疾趋至竇香处。亲煮而饮之，乃始归。归而不知橙之能治否也，终夕不成寐。昧爽即披衣起，门甫启又疾趋至竇香处。而竇香果豁然愈已。于是渔隐大喜，于是竇香亦愈德之，愈亲之，视眼中之人莫渔隐若者。于是渔隐亦专意于竇香，昕夕相见无间。渔隐豪于饮，沈醉非所恤。竇香虑其婴疾，每酌，必正色裁止之。乃不受困于欢伯，竇香之力也。渔隐素淡于科名，竇香以京兆试逼，诫之曰：『士君子舍此无出身地。矧双亲在南，期望必切，岂

高隐时耶？』渔隐感其言，课举子业无辍。寶香每饭必私祝，以期其捷。数奇，卒被放，愧不欲见寶香。寶香又多方慰藉之。渔隐既放，父母命之还。甲戌孟春，爰以诗留别寶香。将行，寶香集同人饯于其居，酒半，含泪执笺而前曰：『向之不敢以诗鸣者，以寶香之句不足名诗也。今君行矣，敢不徇子之请。』遂拂笺书七言二絕，并泰西所照小景一纸以赠。诗曰：『吟风赏月已经年，何事刀环梦骤牵。离别更深摇落感，燕台从此有谁怜？』『形影相依不染尘，伴君书剑出天津。云山万迭人千里，樽酒何当话旧因。』渔隐南旋，语其友青兕词客。词客愀然曰：『寶香洵解人哉。倾心于子者深矣。子盍思所以报寶香乎？』相与歔歔者弥日。渔隐曰：『寶香有至性，其母与人争口角，不胜，自经死。故对客恒惨然不乐。其同学者曰：「枕函之畔，时有泪痕焉。」同学名寶云者，谢姓；名寶玉者，刘姓，皆婉好，貌称其技，时人谓之「瑞春三寶」云。』

《宣南杂俎》终

●跋

右《宣南杂俎》一卷，吴兴艺兰生辑其友风怀篇什，錄而存之者也。艺兰生富于年，湛于学，性豪迈，鄙章句。闱期近矣，余访诸胸罗二十八宿馆，见其方錄此帙，吮毫伸纸，意得甚。戏曰：『是亦抱佛脚耶？』笑答曰：『聊备宣南掌故耳。』因就其手读之，如食五侯鯖，各有俊味。其命名『杂俎』者，义亦类此。搜罗惜尚俭，满幅琳琅，愿以俟诸异日。

光绪纪元秋孟平阳酒徒读竟偶题。

《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正编 撷华小錄》

（清）沅浦痴渔（余嵩庆）撰

●目录

《撷华小錄》序

《撷华小錄》自序

撷华小錄

逸品

嘉颖主人李德华

锦雯主人刘润

熙春主人钱青

佩华主人张棻

麟春主人诸桂枝

遇顺陈喜凤

丽品

乐安主人孙采珠
韵秀主人尉迟喜
绚春主人姜双喜
近信孟金喜
咏秀王喜云
保安刘小喜
能品

胜春主人余紫云
绚华主人张芷荃
遇顺桑连奎
景龢朱霭云
杏春许燕香
咏秀茹福儿
春馥蒋双喜
文安田双庆
杏春白五儿
杏春吴六儿
安义春喜
丹林李玉福
景龢陈啸云

●《撷华小录》序

粤自歙州感遇，合录斯成。邗上搜奇，羣英毕纪。展昙波之几帙，佳傅居多；留艳澣之一尘，胜游如昨。阅兹数种，自成香国新书；蔽以一言，胥本法婴秘笈。然皆情天广覆，色界穷探。扇暖衫轻，祇快游仙之梦；花骄柳宠，未开选佛之缘。裙屐翩翩，果谁心赏。笑言晏晏，几许目迷。夫珉玉同纆，拱璧因之而失贵；蕙兰合畹，国香由是以不珍。体例无闻，空入成均之讽。搜罗虽富，徒增艳异之编。谁似是书成于吾友尔。其居邻湘水，工美人香草之思；客到蓟门，入大酒肥鱼之社。三年编阅，无分夕秀朝华；一字定评，略寓王前卢后。数苗条之玉树，丽容合列璧人。聆宛转之珠喉，能事兼推车子。抑兹韵友，别具逸情。或纸擘硬黄，规榘章句。或琴调寒碧，轸惜爨桐。弹棋则黑白分奩，兼精象戏。作画则丹青尺幅，雅似龙眠。都从夹袋收来，尽付柔毫写出。仿国风之篇次，识来芳草名多。比明月之团栾，闻得木樨香遍。间有药名独活，虫是可怜。对月凝愁，悼闲花之迟暮。临风写怨，伤弱草之飘零。亦为点缀成文，靡不淋漓尽致。陆子小名之录，笈姓字以都香。孟家本事之诗，绘声情

而逼肖。尤服其品题特慎，界画从严。未踰舞象之年，弗登斯选。纵擅惊鸿之誉，任轶其名。穉燕娇莺，亦靳西园之翰墨。纷桃郁李，讵参南部之烟花。辱示鄙人，属营赘语。君真作者，即斯觚董史之才。仆有请焉，盍为补陆郎之传。

光緒丙子冬孟下澣，古茂苑好雨殷勤客，綴于都門鄉館之羣玉山房

●《擷華小錄》自序

日下春多，酒邊花笑。舊雨今雨，尋綺夢于青門。柳枝柘枝，記香痕于紅豆。有懷欲訴，輒喚奈何！

蓋自初涉燕台，旁征花事。金尊檀板，曉風殘月之時；翡翠蘭苕，人影衣香之地。酒浮大白，塵躡軟紅。嘯侶飛觴，半是雛鶯乳燕。推襟送抱，靡非夕秀朝華。信四美之能兼，問百年其有幾？離離芳草，裊裊秋風。杜少陵同谷作歌，空悵三年皮骨。劉司馬元都訪舊，試尋千樹桃花。則見慘綠成陰，落紅如海。碧梧枝老，栖幺鳳以翩翩。玉笋林高，簇新篁之个个。几許輕塵朝雨，釀來無限春痕。曩時冶葉柔條，都復出人頭地。何戡猶在，莫盡低徊。孟野聞歌，彌多枵觸。爰以瀹茗焚香之暇，抒滋蘭藝蕙之情。合琼花玉樹以成林，想見當年張緒。幸蝶粉蜂黃之未褪，漫云天壤王郎。秾艷如新，容華不減。或神光离合，姿替月以俱圓。或情韻纏綿，思停云而共遠。或听珠喉之歷落，炙暖鵝笙。或洒墨汁以淋漓，摹殘茧紙。凡茲韻事，孰匪名流。抚歲月之婆娑，歷烟雲之變幻。鉛華易洗，陳迹難尋。能無倦眼重揩，禿毫獨染，繪羣玉山頭之粲者，結三生石上之良緣乎！或謂梅根蘭畹，盡多老干丛苗。水佩云裳，不少繁花嫩蕊。數真靈之位業，月三五而猶盈。擷香國之菁英，風廿番而未暮。誰云妙選，祇在中年。不知乔木陰森，早入羣芳之譜。琼芽質弱，待分膏露之華。未了緣多，不辭杜舉。它年論定，詎乏江毫。唯茲清友之重逢，所幸韶光之我假。用摹逸致，以寫幽懷。敢云滴粉搓酥，貌出風光旖旎。竊愿鸞飄鳳泊，都成仙佛團栾。

光緒二年乞巧前二夕，沅浦痴漁

●擷華小錄

沅浦痴漁撰 清涼旧衲書

○逸品

若有人兮，倏然塵表。或惠或夷，庶几近道。紛紛裙屐，搔頭弄姿。鸛雛黃鵠，孰為得之。

嘉穎主人李德華

硯农清標玉映，神情蘊藉，襟帶閑殊，有晉人風概。善鼓琴抚弦，動操得世外遠致。近復雅意學繪事，俛焉孳孳甚，欲不后于人。植品清峻，亦不鄙夷流俗

。圆神方智，亦介亦和。士大夫能操斯术，以往诡随激烈之讥，吾知免矣。

锦雯主人刘润

眉卿美风仪，秀外慧中，吐属驯雅。少即善谈名理，近更练习世故。清言娓娓，能使听者意移。赋性尤笃实，一二旧雨别去，经年念之，辄怆然不乐。自脱籍后，锐意学书。晨兴即搦管临摹，笔力秀劲肖率。更嗜说部书，研析字义，探讨原委，不肯草草过眼，有经生家所不逮者。曩令生长清门，以早慧之姿。得所禀承，岂非芝兰玉树？飘茵堕溷，孰寔为之。为眉卿惜，不能不为化工感也。

熙春主人钱青

秋菱作行草，秀拔流利，扇头小草尤工。体洁神清，宛然经生风范。其得名也早，兼之善书，纳交者更踵相接。而襟抱潇洒，纨褐一视靡不服其高致。时俗凉薄，愿以此君医之。

佩华主人张棻

菱仙气度闲雅，静穆自好。不屑俯仰侧媚取贵人欢，坐是屡困，不为动。唯凭几作草书，日数百字，至篝灯未休。字亦娟秀如其人。以此苦心精进不已，吾乌能测其所至也

麟春主人诸桂枝

秋芬磊落自喜，善饮，能手谈，拇战尤豪。然爽迈之中，仍不失绳墨尺寸。豪而不纵，质而不俚，众香国中别调也。

遇顺陈喜凤

桐仙温醇有书生气象，善弦索，琵琶尤工。捻拢挑抹，曲尽其妙。近又学鼓琴，甫娴数操，亦能得琴中趣。花骄柳宠之中，错以斯人，大堪坐镇雅俗。

○丽品

燕子帘栊，梧桐庭院。中有璧人，不钗而弁。神骏可爱，高谈转清。珠玉在侧，此焉移情。

乐安主人孙采珠

绚华早饮盛名，今兹重见之，齿踰三十矣。姿色犹娟洁，靓妆登场，光艳夺目，转喉亦清婉入听。演《黄鹤楼》《羣英会》诸剧，为公瑾后身。衣服丽都，神采飞动。嫣然一笑，倾阳城、迷下蔡，不足多也。少时貌尤艳绝。坐事，讼系徙塞上，遇赦得还。自是不应贵人召。不蓄弟子，唯精治衣饰。日奏一剧，其识解殆超流辈矣。

韵秀主人尉迟喜

韵卿细骨丰肌，眉目娟好，姿色之姣，固是可儿。穉齿时负名誉，不易与人款洽。近乃折节自贬损，语笑婉约，谐噱间作，非复曩时顾元叹之风。以是轩车

过从，门复如市。

绚春主人姜双喜

丽云少最妍皙，佐以憨柔，为一时翹楚。比年加长，体加丰，然天性钝诚，中无城府，语多直抒胸臆，嬉戏如犉角时。诈谗涛张，世所恒有。丽云独纯以天游，亦林樊之逸翰也。

近信孟金喜

如秋姿首秣粹，肌理细腻。神光离合，朗朗如玉山照人。第多病工愁，伊郁善感，见者或以冷艳少之。有时含睇宜笑，启齿粲然，非不别具风神，细心人当自领之耳。

咏秀王喜云

霁卿色泽莹净，顾盼生姿。曩癸酉甲戌间，年甫舞勺，扮生末登场，眉目如画，音响清彻，度薛访车子不是过也。今兹酒肆重逢，犹是翩翩美少，而声沈响寂，不复能唱渭城，岂造物妒才，予之啖者去其齿欤！谁识其咎，能无喟然。

保安刘小喜

稚芑广颡丰颐，总角时即敏给可喜。比年阅历世故，所遭不偶。顛頔侘傺，于酒边烛底时一发之。第茫茫人海，肝胆向谁。押衙何人，安得于吾生数遇之也。噫！

○能品

红尘软处，檀板催时。谁能遣此，时复中之。唳唳飞花，声声入破。陶写羈怀，唾壶在座。

胜春主人余紫云

研芬性情和易，音调谐润，清脆如新炙簧。演《祭江》《教子》《战蒲关》诸剧，声情激越，节奏哀婉，抑扬抗坠，曲尽其妙。同时唯琴香如骖之靳，余子弗逮也。

琴香齿较长，为鞠部中先辈。且《明僮合录》已详之，释彼登此，初非意存轩轻。

绚华主人张芷荃

湘航貌甚臞，举止纾徐，退然不与时流竞。初娴昆曲，近改习二簧，吐词清析，音和而调稳，不以伉厉为工，固愈于有声无词者。

遇顺桑连奎

蕙仙貌仅中人。登场现宰官身，则容止俨然，无郊岛气。演《牧羊传》《黄金台》诸剧，悲欢变幻，神情毕肖。发声中节，足遏行云，当为后来之秀。忆庚午辛未之际，童子以艺著者，鸿福、蕙芳皆与今之蕙仙埒。鸿福貌尤妍秀，音尤清越负盛名。不数年，鸿福游止漠北，重返春明，非复当年张绪。蕙芳声华

阒寂，亦已墮下乘禪，逸响难追，几同鷓旦，何戡犹在，可胜恍然。或谓成童时发音高迈，亟应善为摄持。若曹骠履名场，喜自矜炫。主之者又挟以微利，竟夕驰驱，外强中干，恶能持久？蕙仙而有鉴于是，其善自寶哉！

右十五人，就余丙子岁所见甄錄之。年皆踰十五外者，其有容色而齿太稚者不錄。时乎不再，荣悴难期，奚必强已披之华，与孕秀含苞者比烈也。

痴渔自识

《擷华小錄》既成，客有谓是錄仅登名流，而继起之英苕颖竖，不可无述，以谗同人。爰采数人附錄于后。信手编列，都无甲乙，缘品流未判，岁月方新，不敢以一人之私，据为论定。时俗好立鼎甲，前列名目，以鄙俗所艳羨加诸彬彬雅之林，拟不于伦，未遑从众。

景龢朱霭云

霞芬亭亭玉立，秋水为神。年甫成童，而气度春容，絕无疾言遽色，殆有夙根者欤。

杏春许燕香

燕香弱不胜衣，其清在骨。习昆曲《冥勘》《回猎》《断桥》《游园》诸折，音调清越，周折中规矩，同队鲜出其右者。

咏秀茹福儿

莱卿圆颊丰肌，语言敏给，习技刺拳勇，跳荡轻捷，有倜傥不羣之概。

春馥蒋双喜

扶云纤媚有态，灼若芙蕖。颖敏之中，再能出以谨厚，未始非一时之隽。

文安田双庆

云卿方瞳丰下，类富家子，举止矜重，不染纤佻习气，得之稚齿良难。

杏春白五儿

燕芬容止纤俏，目微瞬，应对颇警捷。

杏春吴六儿

燕芳机警解人意，貌亦妍皙。

安义春喜

春喜冠带登场，庄谐中度，发声亦清朗可听。

丹林李玉福

芙秋姿洁而心慧，能画兰，雨叶风枝，颇具婀娜之致。学二簧能为高调，亦侗中佼佼也。

景龢陈啸云

琴芳貌微寢，然气宇矜庄，不失大家风范。早岁孤露，登场奏《扫雪》一剧，潜然堕泪，足覩其摯性矣。

《撷华小录》终

《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正编 燕台花事录》

(清)蜀西樵也 撰

●目录

《燕台花事录》序

燕台花事录上

品花

燕台花事录中

咏花

燕台花事录下

嘲花

●《燕台花事录》序

《燕台花事录》何为而作也？明人有言，穷措大抱床头黄面婆子，白云好色，岂不羞死。此言固也，而义未尽。人间真色，要不当于巾幗中求之。不则历遍青楼，亦只得贗物耳。京师女闾，视临淄奚啻十倍。膏腾过眼，尤觉无花。而选笑征歌，必推菊部。其间不无粉饰，亦判媿妍。所谓天然美好者，岁要得一二人焉。岂西山多白樱桃花，秀气所锤，故生尤物耶。良由人间真色，固在此不在彼也。灯窗无俚，冥想前游，一夕成此。盖惧美人迟暮，藉以稍留颜色。虽然，人情无正色，悦目即为姝，香山早经道破。遗珠之憾，仆也先羣芳而雪涕矣！长安道上，大半看花。各举所知，是望诸寓公之好事者。

蜀西樵也识

●燕台花事录【上】

蜀西樵也撰 东莞张次溪辑

○品花

朱霭云字霞芬，京师人。年十五，丙子花榜状头，为梅主人高弟。姿首如碧桃红杏，亭亭玉立，秀削可怜。性敏慧而蕴藉，士夫多自视弗如。吐词尤隽，每发一语，輒倾座人。花晨月夕，景龠门外车马喧阗，大都为郎来。而酬应纷纭，入夏病几殆。今幸愈。天生此才，所当珍惜护持者。

孟金喜字如秋，直隶故城人。年十七，甲戌花榜第二人，近信弟子。貌白皙而丰润，性温婉，对客殊落落。而与交久，輒有飞鸟依人态。其销魂荡魄，尤在星眸斜转时。花天酒地，久噪芳名。去岁病几殆，近渐愈。而体多倦，深夜招之来，每倚肩作枕，阖眼蒙眈。同人怜之，无怪其不工酬应者。

贾主人桂喜，字露香，京师人。年十七，出联星。予识之在癸酉夏。年甫十四，其秀在骨，其媚在神。刚健婀娜，兼擅其胜。所演《打灶》诸剧，有独步燕

台之誉。乙亥重晤，则非复张绪当年矣！性不谐俗，于同辈亦少许可。时人比之梅花，故门前车马稍稀云。

绚春姜主人双喜，字丽云，直隶河间人。年十七，出春馥，亦于癸酉识之。眉目疎秀，雅善修饰。性憨，喜谐笑，不与人忤，故人多招之。春馥近有弟子蒋双凤，字扶云，年十四，回波流媚，貌亦白皙。是为后起之秀。

锦雯刘主人双寿，字眉卿，京师人。年二十，出文安，予癸酉入都首识之。姿首娟秀，过于所识诸郎。性温和，不见喜愠之色。顾不能饮，甫举杯则红潮晕颊矣。近喜阅《聊斋》《红楼》诸说部，学书饶有力。文安现有弟子田双庆，字云卿，年十四，颜色如桃花，能演《挡凉》诸剧。

乔蕙兰字幼仙，江苏人。年二十，佩春弟子。知书习史鉴，喜与文士清谈。闻其先本宦族，沈沦若此，亦可悲矣！

姚主人寶香，字妙珊，京师人。年十九，出瑞春。结束登场，俨然庄妇。而歌喉清婉，尤有绕梁韵。其得名在癸酉前，见人殊落落。近则阅历世故，每与谈，辄如听柘枝儿，声声打入心坎中。

谢寶云字月珊，年十六；刘寶玉字碧珊，年相若，俱京师人，瑞春弟子。当癸酉时，谢生刘净，与姚妙珊合演《进宫》诸剧，令人耳目一快。近则姚、谢已不能登场。而刘音益清健，且其躯复伟岸，乍见之，如贵介中人。至所绘兰，亦有誉之者。

王喜云字霁卿，京师人。年十七，甲戌花榜第三人，咏秀弟子。颜色如朝霞和雪，是具子房之貌而兼有魏征妩媚者。故演《挡凉》诸剧，不掩其姿。其弟茹福儿，字莱卿，年十三，丙子花榜第二人。面如满月，酬应如成人。以武剧名。

李玉福字芙秋，京师人。年十六，丹林弟子。貌白皙，尤善修饰。性聪颖，解作书画。善演《思凡》诸剧。灯红酒绿，尤喜唱大江东去，其亦巾幗中有须眉气者耶！

陈喜凤字桐仙，京师人。年十六，本绮春弟子，今归遇顺。貌不逾中人，兼有期艾之病。顾妆束登场，则歌喉清婉。且善琵琶，工琴。与人交落落大方，无狐媚态。

陈啸云字琴芬，京师人。年十五，景猷弟子。音清越以长，对面楼头人声腾沸中能闻其语。童牙孤露，每演《扫雪》诸剧，泪随声下。性尤诚实不欺，人以此多之。

艾顺儿字丽琴，京师人。年十五，嘉颖弟子。英爽不羣，音复清越。演《干元山》诸剧，令观者眉飞色舞。近易丈夫为巾幗，岂砚师欲束其不羈之态耶。

张翠喜字桐仙，京师人。年十五，声振弟子。初颇静默，近稍狡狴。石顽道人

谓其姿首足驾如秋而上之，予则感其有爱我之言。

白喜林字燕芬，直隶人。吴爱林字燕芳，京师人。年均十三，杏春弟子。眼波含媚语，吩咐如新莺。初不与人洽，偶抚之辄欲啼。近则颇工酬应矣！吴俊快解人意，而貌差逊。又其弟燕香，齿尤稚，演《冥勘》诸剧，名过两兄，以昆弋腔较胜也，其秀亦在目。

梁亦琴字倩依，涿州人。年十四，馥荃弟子。额秀腰纤，语音清脆。歌场一见，殆移我情。中以小隙，往还遂疎。然知予所在，必径来佐酒，亦复楚楚可怜。且予青衫落拓，感喟良深，其言间有如吾意者，故至今犹为耿耿也。

梁双喜字兰君，京师人。年十四，景福弟子。灯红酒绿间，星眼迷离，微露玉粳。于当年露香，盖十得四五焉。无怪鸛鸛君之颠倒，而予亦对新人如覩旧好也。

陆春燕字蕊仙，京师人。年十四，安义弟子。妆束上场，宛如好女。腰肢袅娜，体态轻盈，只合以香扇坠目之。音尤清脆，隔帘娇语，殆如去年之霞芬。天地生才，初不稍吝。明岁花榜状头，舍此奚属耶。其同怀兄春兰，年十六，貌仅中人，歌喉浏亮，独出冠时。

都门小住阅人德，好色其如好德何。暂把彩毫留丽质，落花一任去来波。

蜀西樵也丙子仲冬临川寓所书

范主人芷湘，字亦秋，江苏人，年十七。名优小金子，出春华，癸酉时正负盛名。予初入歌场，见其作《出塞》小鬟，手捧紫檀琵琶，侍王嬙侧，脂香粉腻，俏眼含波，不禁心醉。迨凤阳公子招来佐酒，细视双眸，略具雌雄，而妖冶之态，荡妇弗啻也。工弦索，能度《湖船》诸曲。乙亥重晤，尚询公子客死况，殆亦若辈中之有情者。

雷金福字蓉仙，京师人。年十八，金树弟子。癸酉时隶瑞和成部。日日演剧，予往观最多。貌白皙，而笑靥微涡，天然美好。或感微疾，剪银叶膏较含桃大，贴两眉角，尤增丰致。甲戌花榜，定作第七人，盖亦以色选也。亥子屡宴其所，待人殊拳拳，顾不免徐娘之感。近已脱藉还家，舞衫歌扇，往事如尘，无复登场献技矣。

王主人桂官，字楞仙，京师人。年十八，出闻德。善演武生，剧名久噪。盖其结束登场，羣以『香孩儿』目之。近病重听。其同堂兄桂林，貌白皙，尝演《断桥》诸剧亦有名，近沦落不可问。又竇善陈荔衫亦以武剧名，近病歿。

刘喜儿字穉芴，京师人。年十七，保安弟子。貌丰润，双瞳剪水，一顾撩人，几与孟如秋相伯仲。设粉黛登场，必有狂惑失志者。善演《醉写》诸剧。又绮春弟子秦凤竇，字艳仙，貌最丰。时以『小和尚』呼之。工度曲，亦演生，剧名出刘上。乙亥秋病歿。张菊秋字忆仙，本名椿。广西人，年十七，蕴华

弟子。少喜憨跳，近善歌。其弟贾蕙秋姿首过之，演《卖艺》诸剧，其武技有足多者。

张敬福字紫仙。郭敬喜字韵梅。俱京师人，年十七，敬善弟子。张歌喉较胜，与人言温婉可听。郭工琵琶，为近时陈桐仙之亚。有真性情，每语及同辈沦落者，辄泫然泣下。

余钱张顾有时名，底用区区月旦评。为惜凡葩易摇落，拾将残渚续羣英。

十二月立春后二刻，蜀西樵也志于汧湾榷局

《燕台花事录》卷上终

●燕台花事录【中】

蜀西樵也撰 东莞张次溪辑

○咏花

诸堂联帖，佳者殊鲜。必大雅而稳切，斯足尚耳。录惬意作如左，鄙作亦附焉。

香云：『素心何如天上月，香意不减春前花。』

福云云：『神仙家世传梅福，京雒才名愧陆云。』【云为梅主人弟子】

露香云：『前身曾饮百花露，小坐能留三日香。』【莲溪生赠】

予重入都赠之云：『南国惯生红豆子，西山多种白樱桃。』

如秋云、『如花解语、秋水为神。』

予云：『如是我闻聊复尔，秋来客感甚于乡。』

遇顺桐仙云：『焦桐入听，有仙则名。』

声振桐仙云：『桐云拂翠迎么凤，仙露溥花护晓莺。』【蜀青山人赠】

余将出都赠之云：『桐院月明秋撼笛，仙人风结客回帆。』

美秋云：『芙蓉如面柳如眉，秋水为神玉为骨。』

芙名玉福，予云：『难得玉容如处子，可分福命到书生。』

福儿云：『清福谁堪风月主，是儿生有雪霜姿。』【陇西君赠】

云卿云：『云和雅奏原空俗，卿子英姿合冠军』【湘丹撰，宴丞赠】

蓉仙，予云：『蕊榜新开，芙蓉镜下及第；云璈迭奏，神仙队里逢君。』

倩依，予云：『曼倩诙谐词绝妙，吴侬烟水气都消。』

蕊仙，予云：『蕊榜会看新及第，仙人闻说旧吹笙。』

诸郎壁上、扇头，诗词颇有可观。惜未多为钞记。如霞芬扇头之『未应小坐香三日，真觉无言动四筵。』露香扇头之『容易蹉跎联袂后，最难消遣送钩时』

。均忘全首，兹录其尚堪追忆者。

梅主人处有长沙李君【寿容】《墨兰》并题句云：『兰梦低徊感夙因，为君援笔写丰神。春风山下靡芜路，一笑相逢是旧人。』

澄江渔子《为眉卿题画六绝句》，录四云：『层岚泼翠水挖蓝，春影蓬蓬晓润含。桥上赤阑花上雾，天涯三月梦江南。』『好山如髻柳如眉，绛树双声酒一卮。天也奈何应补石，花虽顷刻莫沾泥。』『花潭千尺去来波，烟雨江干落絮多。双浆渡将根叶去，爱河流尽是香河。』『西陵松下旧同车，袅袅风前小树花。仿佛樱桃斜畔路，重沼春水觅胡麻。』

高阳酒徒出都后《怀诸郎绝句》，录十一云：『俗世而今无赏音，几人真个解琴心。青衫赢得多情泪，翻觉琵琶怨恨深。』【遇顺桐仙】『盈盈十四妙年华，一缕春烟隔绛纱。如此娇憨谁得似，前身合是女儿花。』【霞芬】『个依生小解温存，曾为将离劝玉尊。别样风流天付与，眉梢眼角总销魂。』【如秋】『流莺清脆啾珠喉，若个娇憨未解愁。赢得尊前一凝注，盈盈秋水剪双眸。』【丽琴】『衣香新爇麝兰膏，酒绿灯红兴自豪。纵为东风开口笑，也应珍重白樱桃。』【俚云】『一笑嫣然劝玉觞，须臾举座客如狂。销魂岂竟能真个，不信温柔别有乡。』【朶仙】『人生能得几良俦，别后相思未肯休。欲把梅花描小影，一般傲骨有风流。』【露香】『底事怜卿转负卿，夙缘岂竟有三生。樱桃馆里花多少，一样春风忒薄情。』【芙秋】『呢喃小语隔窗纱，掌上轻盈未足夸。可惜画堂双燕子，祇飞只影入王家。』【燕芬燕芳】『多情如此太缠绵，泪湿青衫我亦怜。却羡周郎时顾曲，醇醪一醉即神仙。』【声振桐仙】『挥手天涯感不禁，如卿傲骨少知音。祇缘一曲离亭宴，牵惹相思直到今。』【荔衫】

『征骖将发且勾留，手拂丝桐四座秋。漫向桂堂调彩凤，有人背烛替花愁。』此遯园花隐《送曹邱生出都四绝句》之一，盖有所指。

锺子安《寄都门诸友》之一云：『回首欢场乐事违，翻疑昨是叹今非。酒痕泻碧留花醉，波影流黄带月归。秋老孤鸿嗟独去，春来双燕傍谁飞。为言沈约多情甚，瘦减腰肢尺二围。』春来句指杏春、燕芬、燕香也。

高阳酒徒《题露郎淡墨风兰》云：『夜月沉沉更漏永，仙人醉卧蓬莱境。扑鼻忽闻空谷香，富头望见姮娥影。姮娥旧住广寒宫，天上何年谪软红。手拍紫云歌一曲，满衣香惹桂花风。风流旖旎真无两，记得前身金粟相。芸管传来秋水神，花名书上春明榜。春明榜出长安城，走马看花剧有情。闻说旗亭曾画壁，相传缙岭爱吹笙。吹笙骑鹤趁清景，天涯聚首飘萍梗。情天未证维摩禅，仙风敢诩旌阳井。翻怜曲罢顾周郎，一笑相逢酒绿场。曾惠好风留画扇，恰怜清露被微香。香国琼姿谁第一，天挺芳兰夸秀质。豪量吞残李白杯，彩笺艳过徐陵笔。兰兮兰兮谢繁华，梨园无此好奇花。白昔诗标君子格，祇今春在美人家。美人迟暮寻常耳，难得余芳常竟体。隋苑能争秋菊名，楚词合共申椒美，吁嗟乎，秾艳天姿斗靓妆，国香如此合称王。樱桃馆里花千树，输与秋风桂子芳

。』

遯园花隐前题云：『燕草凄凄冷碧丝，素心从古赏心迟。临风写就离披态，愁绝香郎运腕时。如此幽姿未出尘，国香无主叹沈沦。劝渠改画桃枝艳，应许飞花上锦茵。明僮墨迹寓公留，天壤王郎惯种愁。漫向芳魂歌楚些，护花不力此生休。纫芳我亦怅前因，楚泽迢迢莫问津。欲与同心契兰臭。展图何处觅佳人。』

梦余倦客前题云：『旖旎临风逞淡妆，自将清梦托潇湘。笑他桃李夸秾艳，谁向花丛号国香。漫将空谷叹沈沦，荆棘丛中远俗尘。领取孤芳惟自赏，多应写照自传神。』

且闲生前题，调寄《两同心》：『自然幽雅淡，绝丰神。写照中销魂真个，无言处竟体清芬。不争似、锦帐韶华，紫陌香尘。

况是画里真真，别有人人。抱素心谁怜蕙质，傍空谷夙证兰因。平分取、一寸相思，一缕啼痕。』

滋菴前题，调寄《满江红》，用《聊园词钞》首阙韵云：『道种灵芽，又几萼、临风茁也。各抱幽香衿品格，难分高下。独与素心人共对，铅华净洗真潇洒。想冰壶濯魄几多时，挥毫者。

香国里，春归社。花丛外，风连野。把丰标万种，一齐倾泻。寂寞软红尘里客，茜纱窗下杯同把。为他年开卷便相思，殷勤写。』

馥森东壁有《金缕曲》四阙云：

『如梦春云晓。遍天涯、东风院宇，燕莺啼觉。草长红心江南路，留得王孙未老。正绿鬓、杨枝俱袅。忽堕明珠金尊侧，有车轮乍向肠中绕。休浪说，被花恼。

青袍踏遍长安道。最难忘、分花拂柳，乌衣年少。细雨残红飞难定，祇有闲愁待扫。浑不似、当年怀抱。鹦鹉前头三生话。便相逢不分今生早。无一语，玉山倒。』

『落絮翩翩影。任天风、参差吹断，都无凭准。翠翦铢衣神仙侣，玉袖徘徊自整。便珍重、千言难尽。愿得化为尘与土，且因风吹上卿斜领。劳拂拭，一临镜。

歌笙草草人初定。剩无多、银屏画烛，泪花红凝。题徧人间芳华怨，弹到瑶琴弦冷。算宛转、留渠应肯。门外香车须早去，怕夜深风露还凄紧。嘶骑远，酒纔醒。』

『芳草知时节。忒匆匆、流莺啼后，珍丛消歇。多少花前惊心事，曾与断红细说。已廿载伤春伤别。碧海青天迢递梦，照楼台无恙今宵月。斜汉畔，几圆缺。

。

人间寶镜红绵拂。尽留渠、团栾样子，影儿离觅。红豆江乡相思种，无处寻消问息。又付与柔肠千结。帘外轻红阶下雨，早花花叶叶无颜色。春正好，未须折。』

『没个销魂处。最迷离、空庭晚照，无人来去。昨日棠梨今日柳，留得春痕几许。恁客子光阴非故。沈水香残还对镜，问菱花可解闲言语。双鬓乱，甚心绪。

芳尘婉变雕鞍路。不分明、脂憔粉悴，凤城烟雨。十二阑干添几曲，试把回肠细数。者一片、新愁谁诉。萍絮因缘还自笑，我知君不问君知否：聊撚笛，唱金缕。』

按：此乃麋月楼主为素芳周郎作。郎即甲戌花榜第一人，见为馥云主人者也。沅浦痴渔《翟家庄旅壁题〈望江南〉》词云：

『情脉脉，劳燕各西东。芳草涉江何处碧，樱桃隔巷可怜红。无计效秦宫。』

『冰雪意，卿我两心同。吹笛梦飞湘上月，散花人醉小寒风。春到又匆匆。』风韵颇不对。缘细注有『癸酉十月出都，眉卿来送』云云。眉卿时居樱桃斜街，予入都首识之，未免薄幸，故赠联云：『眉心似绾连环结，卿我应修福慧缘。』读此殆难为怀。丙子询诸眉卿，则作者已登两榜矣。

朱西斋为月珊作牡丹并题《浪淘沙》云：『锦幄护琼英，过了清明。姚黄魏紫斗倾城。误信胭脂容易买，却费调亭。旧约记三生。试订香盟。娲皇炼后倍珑玲。几度欲描描不得，五日纔成。』

且闲生将出都门赋《长亭怨慢 本意》云：『看多少凤城春色。一醉醒来，又成分折。酒里猜枚，镜中窥影，更何日、断肠无那？生怕听宵来笛。笛纵有情时，也只解、声声凄恻。』

安得，买金铃十万，省却落花狼藉。樱桃树下，别离后、问谁怜惜。算此去、一缕相思，亘千里、长空寒碧。叹同是天涯，衫上啼痕红湿。』其兄高阳酒徒途中赋寄《百字令》云：『碧天空阔，似一行飞雁，无端分折。握手临歧纔数语，偏又征车催发。卷地惊沙，参天枯树，红透霜林叶。君应输我，万山看遍残雪。』

最是小鸟依人，雏莺解语，也惜尊前别。偿尽相思无限债，更向阿谁分说。酒绿猜枚，灯红度曲，风味全消歇。者般离恨，都从情字流出。』《看花曲 本意》云：『一瞬，把歌场往事，都成离恨。断肠几时了得，索红友相邀，青天重问。思量此乐，除却五千年不分。今夜里无限相思泪，和蜡烛，总灰烬。』

凄绝，梦魂难寄顿，半只为旧家轻俊。惆怅黏花系月，渺渺关山，东风无信。燕台那边，历乱愁丝没理论。算王昌便为情死，也合和花殉。』

桃源客赠蓉仙联帖云：『乡梦惹蓉城，趁帽影鞭丝，万里壮怀来日下；秋心托

仙子，看花团锦簇，一年游兴寄天涯。』酒间援笔立成，不愧才人吐属。客寓都门日久，屡散千金。癸酉晤于青城主所，人极温雅，惟花天酒地中，不免次公狂耳。某郎呼为『醉刘』。予作歌赠之云：『伯伦一去二千载，醉乡之春今尚在。攫金莫笑刘又愚，几回酒渴思吞海。君家岂其苗裔耶，十年看遍长安花。有时乘兴忽大叫，青天白日餐流霞。醉来每被青楼笑，得遇王郎作同调。燕台杨柳无新枝，惟有櫻桃花絕妙。劝君更尽酒一尊，随我闯入羣芳园。金铃万个护不得，芙蓉一朵风中翻。置酒中庭为花惜，祇恐秋容变成白。爰璉春云出岫来，清歌便布瑶台席。夷甫有癖不言钱，次公之狂毋乃颠。佳人亲口赠名字，「醉刘」乃以先生传。吁嗟乎！男儿三十不称意，久住都门甚疲惫。床头散尽千黄金，到口只期谋一醉。醉中又踏天台山，桃花洞紧拂衣还。我亦青袍苦尘渍，天香枉向蟾宫攀。曲生风味聊复尔，孝廉船上香盈底。破瓮知谁作主人，饮糟也合称名士。人生何者能无愁，呼奴为我营糟邱。君不见：满天风月正无价，如此清凉有「醉刘」。』

旧为露郎赞云：『身材秀削，语音清脆。落落大方，一笑生媚。更可人怜，盈盈欲泪。微嫌不足，任性负气。』南昌君见之笑曰：『其不足处正佳。』予首肯者再。

朱眉君舍人诗云：『庆郎娇小太憨生，花里櫻桃换女贞。授色尚能存古意，赏音谁与赋闲情。客愁黯淡期同调，卿辈流连莫殉名。大愿有船应共载，笑凭佛钵保良婴。』与予情事差合。《癸酉出都赋别某郎》云：『为底情深为底痴，櫻桃花下立多时。明知不是春风主，偏学流莺占一枝。』『杜牧休辞薄幸名，酒和泪点滴盈盈。朱衣不管青衫湿，断送西州太瘦生。』『扑朔迷离太不堪，爱他情性最娇憨。学书教仿平原格，特地撩人共手谈。』『清脆歌喉一串珠，亭亭瘦影怯人扶。下场粉黛浑抛却，赢得双眉别样羸。』『怕人烦恼爱人怜，一笑回身恰并肩。亲把碧璃杯赠取，醉舒纤腕叫张拳。』『画梁吹过少男风，乳燕含娇语最工。情急偏生无一语，祇将清泪点双瞳。』『任是无情未忍休，本来生小不知愁。太湖烟水泮柯月，别有离人一段秋。』【谓錢如树勋】『敝车羸马别东华，从此天涯更有涯。欲折断肠花忏悔，慈云一笑手拈花。』《追感前事》云：『见时欢笑语喁喁，忍再当筵唱恼依。生受玉缸纤手递，芳醪留不住萍纵。』『记占重阳一日先，偶乘风雨话缠绵。怕听失意将离别，泪点罗襟絕可怜。』『两约天街发榜时，过听帖报莫来迟。明知好事无凭準，耳语相商苦太痴。』『陶然亭子祀文昌，签兆都含桂蕊香。虔炷梅檀祈一纸，可堪天壤有王郎。』『教书名字趁宵分，真假从人问转殷。一落孙山动凡想，仙才都让沈休文。』『愁里闻歌没奈何，非关尘海有风波。些时欢笑些时恼，累煞纤眉锁处多。』『分将蜀锦作缠头，砚篋楹联取次留。祇是科名听不得，怪他

偏索状元筹。』『道我多时见太非，何曾相爱便相违。生生软语难禁受，酒尽天寒怕典衣。』『柔情密意已全谳，难作空花镜里含。怪得前宵分橄榄，尝将苦味好回甘。』仲冬六日置酒某堂，话别后二日夜，青城主复钱于此。《车中感赋》云：『双脚踏遍玉尘沙，除却樱桃不是花。日暮寒天江水远，断无游子尚天涯。』『劝我迟留意最长，会逢恩诏出明光。蟾宫不织登科记，柱说城西制锦坊。』『丹砂无术点黄金，剩有萧郎一片心。置酒要烦歌折柳，无端鸪鸟集前林。』『教裁蜀锦换缠头，教觅西江碧玉瓿。教制蛮鞞护纤体，笑渠原不是莲钩。』『约我闲房话别离，送行应有断肠时。四牌楼里新居远，只是摇头不遣知。』『才离一日胜三秋，赖有良朋举酒筹。情到极时翻淡漠，更无余意强遮留。』『硬说相抛各一天，自家情事自家怜。师门何计能离却，翻向黄姑乞聘钱。』『埋怨多般未肯言，知从何地解烦冤。痴心苦把离愁说，才得双瞳惹泪痕。』『一面缘成百面缘，记渠私语倍愁牵。京华强别休回首，车马何时赋北旋。』《再忆》云：『帖报惊传第一声，喜闻同姓急闻名。怪来说是阳平客，乡里空烦记得清。』『艳福从知酿祸胎，非关奴辈利吾财。偶因小隙真成恼，亲受牵裙屈膝来。』『静爱咕咕宛转鸣，花壶纤手笑相擎。教藏怀袖休轻放，候暖时闻一两声。』『阿芙蓉染指头香，火热轻挑半段枪。清瘦合教怜阮瑀，怪人多事口先尝。』『也知时命偶香遭，文字何曾若个豪。生怕酒阑愁思起，几回低劝别牢骚。』『四更人倦梦无聊，清脆唤声声也樵。一出都门三十里，宵来才算可怜宵。』又见江郎扇头诗云：『官到广文原太冷，客非骑省却悲秋。』多情人固同此浩叹也！翁覃溪先生有言：『夫痴不过招厌，狂则必招忌。若予殆痴而不狂者欤！』后见赋别八绝句，为惜春生登诸《申报》，并跋云：『仆小住燕台，兴耽风月。樱桃花好，买醉难辞。偶于某某堂上见也道人留别某郎之作，觉情文之斐亶，更感慨而戏歆，作者其有忧患乎？至作者姓氏，询诸某郎，笑而不答，殆深于情欤！』数千里外竟获赏音，附书志感。

《丙子出都志感》三律云：『蝶浪蜂狂负好春，秋花合伴苦吟身。偶然忍泪谈遗墨，纔信深心出美人。文岂能工偏誉我，情如此重转伤神。怜渠赠别难为语，含笑从知未是真。』『别后真成一见难，怪渠生小话无端。差池燕羽惊初见，溜滴琴心却再弹。已隔天涯犹想象，重来人海定盘桓。明知情尽愁难尽，忍与空花比例看。』『桐阴拂翠月空明，见我时萦惜别情。娇小何曾识文字，缠绵端不羨科名。竟将遗墨收藏好，却惹归人感慨生。十四言中无限事，宵深乘醉手挥成。』

偶与所善某郎忤，既而悔之。填《簿幸词》，制绣帕遗之云：『一声长叹，谁分遣柔肠寸断。便断也教人怜惜，忍把负情依唤。奈罡风吹下梳翎，天涯认作将归雁。纵酒满金尊，花飞玉笛，赢得泪珠偷咽。』

端怕煞凄凉境，浑不耐些时不见。怪来迟片晌，佯嗔忍笑，寒更数尽重开宴。者般留恋，算罨生薄幸，樱桃错打黄金弹。从今过犯，折却相思一半。』

忆昨《蝶恋花》六阙云：

『天半朱霞惊乍见。旖旎风流，眼角含娇盼。问姓便将侬姓唤，争禁得者般温婉。』

小坐余芬都不散，霭霭春云，惯逐东风转。只惜芳名生小擅，宵深忍病陪欢宴。』

『雅俗怜渠都得半。拨尽檀槽，又把丝桐按。弹到仙翁肠欲断，临风肯逐霓裳伴。』

艾艾期期听总惯。喜遇知音，一凤当筵唤。莫道登场歌婉转，青衫湿透红颜腕。』

『喜是杏林春日燕。个甚憨痴，解捧云郎砚。袖底芬芳浑不辨，偎肩故故防人看。』

一笑登场妆束换。酒后茶余，却又清谈惯。别样聪明流到眼，十三年纪今刚满。』

『记得歌场刚一见。秀入眉峰，更瘦腰轻倩。侬为情痴应趁愿，宵深强便持筵唤。』

亦有闷怀难自遣。谁分琴徽，中道鹁弦断。无限花飞春不管，重欢已是离亭宴。』

『生怕秋深花事短。漏泄春光，幻作红衿燕。削额发垂刚不掩，朱唇小结樱桃半。』

道是蕊珠仙被谴。絮语呢喃，妬煞新莺啭。袅娜妆成偏汝惯，尽呼醋醋将谁怨。』

『玉笛悠扬声不断。顺口歌成，爱个儿清婉。窄袖短衣妆束惯，登楼忽露红妆面。』

一体灵狸谁解辨。绮丽丛中，且把胡琴乱。只是从人邀拇战，当筵依旧豪情见。』

《燕台花事录》卷中终

●燕台花事录【下】

蜀西樵也撰 东莞张次溪辑

○嘲花

金溪朱春舫戏赠秋芙联语云：『九串空花，春舫依然漆黑；三拳潦草，秋芙到处装红。』谐语殊堪喷饭。

尝携诸郎游天宁禅院，指佛出句云：『者和尚长伸手只想要钱。』某郎略解对

而不对，为润色之云：『那相公瞎淘神不会冤斗。』闻者大噱。

十三旦者，秦伶。有盛名，京师妇孺皆知之。同乡某水部子甫数龄，善属对。人举此命对，即应声曰：『六一翁。』庐陵有知，得无干笑。

京师旧传一律，中四语云：『得意一声拿纸片，伤心三字点灯笼。资格深时钞渐短，年光逼处兴偏浓。』写事最入妙。

又五言律云：『万古寒砭气，都归黑相公。打围宵寂寂，下馆【戏馆也】昼匆匆。飞眼无专斗，翻身即软篷。陡然条子至，开发又成空。』孽海中尚有如此苦恼。

《都门杂记》有云：『捐班新到快嬉游，戏旦连宵闹不休。博得黄金买歌舞，终归潜夜度芦沟。』语虽粗率，而予目击此等事，殆非一次矣！

『思思复思思，走走重走走。问女何所思，问女何处走。女亦无所思，女亦无处走。昨夜见纸条，樵也大摆酒。同行六七人，独不与我耦。往岁客京华，同年多且有。亦作狭斜游，舞袖大垂手。开筵孰主宾，雄辨倾左右。行乐未及央，弃予如敝帚。独自冒雨归，茫茫丧家狗。』此青城主调予作也。予戏寄子周云：『为我殷勤问某郎，年时玉体较前长。楼边有眼飞新斗，灶下何心怨老王。《打扛》【去】莫宽红结束，《上坟》应着素衣裳。更饶一出《查关》好，十四娇娃旗下妆。』

某溺于珠郎，约偕遁，格于郎傅不果。计无所出，遂就缢。时人悲之，挽以四字云：『珠斗高悬』。可谓雅切。

京师照相馆近有数家，当以寓且园者为最。有一纸，桐仙危坐鼓琴，莱卿佩洋表、执雕扇听之。予笑谓人曰：『此当名「雅俗共赏图」。』

中书君语予曰：『蔚卿热中有冷，如秋冷中有热。』予笑曰：『此何必言冷热，直谓之炎凉可耳。』有自谓与某郎交厚者，刺刺不休，或厌之。予私为之解曰：『此君不让古人。』怪诘其故？则应曰：『子不读明人文乎？所谓相公厚我，厚我且虚言状者也！』彼此不禁捧腹。

观小郎与客作象棋戏，郎局将败，予戏曰：『象过河可免。』郎疑不可。因告之曰：『他人不可，若则可。』客讶问故？曰：『佛有云：「象、马、兔三兽渡河」，即此注脚也。』相与轩渠不已，而郎面有嗔色。诸郎间有诨号，如霞芬之『小表嫂』，可对笋秋【郑丽芳】之『老同年。』最奇者，人呼朵仙【杨桂云】为『山查糕』。诘其故？则笑曰：『所谓又红又甜也。』为之绝倒。

小郎问予曰：『状元几年一个？』告以故。则迟疑曰：『设无其人奈何？』因言方今人才极盛，岁取之不尽，不似若辈花榜状头之每艰其选也。郎甫首肯，一醉汉大笑曰：『你莫信他，哄小孩子话。』或于灯红酒绿间，导予以谒当道之利。笑谢曰：『仆诚愚贱，窃谓向达官低首，不如向相公屈膝。』

《燕台花事錄》卷下終

《清代燕都梨園史料正編 鳳城品花記》

(清) 香溪漁隱 撰

● 目录

《鳳城品花記》序

鳳城品花記

● 《鳳城品花記》序

香溪漁隱于余為總角交，又同時被辟北上。公退之暇，常與戴折角巾，沖風雪，覓醉長安市上。聲伎滿前，觥籌交錯。酒後抵掌談時事，歌呼嗚嗚，泣數行下，旁若無人。嘗欲濡筆紀其事，會圖南未果也。

迨重入都，而漁隱方省親勾吳。其友賦艷詞人出《鳳城品花記》一冊示余曰：此漁隱于客冬之夜，燒三條燭立成者。余受而卒業，其記事文而不縟，質而不俚。乃嘆曰：『向欲濡筆紀之而未果者，漁隱已實獲我心矣！』詞人既以此冊見示，復與余戲綴評注其下，各錄副本，緘之行篋久矣。今奉檄來滬，僦居樞署之絜園。于時冬也，凍雲不飛，密雪蕩影。客有餉烏程釀者，苦無下酒物，忽憶此帙，啟緘出之，相與翻一葉酌一螺，似不減讀《漢書》已！

光緒二年丙子小除夕藝蘭生書

● 鳳城品花記

香溪漁隱撰 【賦艷詞人、藝蘭生】 戲注

辛未秋九月，余偕諸君子被辟入都。從公之余，尚多暇日。都門素尚梨園，韻事頗多。藝蘭生為余言之津津。余耳熟已久。竊疑秦宮鄂渚，未必真有神仙。斷袖分桃，亦姑妄聽之耳。然亦不可不一領略。因與披沙子同往觀三慶班，遍閱諸伶，無一妙人。惟一貂冠艷服者，演《秋胡子戲妻》一劇，作丈夫裝，意態似佳，亦未甚愜懷也。歸述諸藝蘭生，并斥其言之妄。生笑置之。後復與同人至四喜部，見佳麗滿前，似較三慶勝。中有雛伶，年可十二三。服飾不華，而顧盼生姿，娟好如美女。心竊愛之。【漸入彀矣】而亦不知其為誰何也。越翌日，復同藝蘭生聽三慶，遇長白山人、泛月客兩人携一伶在焉。睨之頗端好。詢其名，知為麗雲，隸四喜部者，因與俱座。須臾，復有一童來就坐，即前日貂冠而艷服者也。私叩泛月客，悉其姓夏名鴻福字雪舫，以演劇雄于時，人無不知者。戲散後，長白山人力邀入酒肆小飲，且招麗雲輩數人侑酒。余及藝蘭生未折柬也，因恐不及入城，且在席諸伶，一無當意，遂與藝蘭生逃席歸。【觀此，知香溪君非濫于用情者。】時正陽門方闔，僅容一身逡巡而入，竊笑諸君之嗜痂焉！【且休笑，竊恐笑人者笑于人。】

一日偕藝蘭生出城，復遇山人、泛月客于途，拉往垆頭小飲。未几，諸伶毕至

，艺兰生为丽云怱怱，遂招梅卿，复强余。余以未识庐山真面为辞。山人固荐鸿福，余未首肯。而朱笈数行，已作青鸟使矣。无何，雪舫来，【雪舫是宾】言论诙谐，飒爽不羣，差强人意。嗣后遂屡屡招之。每值公退，辄造饮其庐。余非雪舫不醉，而坐客亦非雪舫不欢也。【浹洽乃尔，何意后日。】值冬至日，同人均听四喜。见二童演《双湖船》，颇极天冶之致。一齿稍长，一即日前所见者。或告余曰：『长者名芷荪，少者名芷湘，皆属春华堂。』时诱春子方与芷荪善，荪湘皆其师弟也，余始恍然。是日诱春子即招饮春华，至则窗明几净，壁上皆名人书画，案头设绿萼梅一盆，清芬扑人，无纤毫尘俗气。【初次入门，故叙述甚详。】谈次适芷湘归，遇于屏间，因招之来，一见如故。【凡一见如故者，往往鲜克有终。易合必易离，理所固然。此君子之交所以淡如水也。】湘字亦仙，年十三，柔情艳骨，尽得风流。第年太穉，罕有知之者，时余方与雪舫密，虽甚怜爱，而形迹颇疏。次年，以其有箫宏之癖，诛求无厌，不甚器之。【雪舫之见弃，实自为之。】因专意于亦仙一人。【雪舫绝矣，亦仙亦是宾。】亦仙情致缠绵，宛转可人，意甚相得，自是尊酒联欢，殆无虚夕。即荪、荪辈亦以亦仙故，数招致之。不数月，都人士颇闻亦仙名，长者车辙，时盈门外。【亦仙声价，香溪君增之也。是时都人士亦颇闻香溪君名。】顾亦仙天性孤僻，目无下尘。苟有不合，辄作白眼忤座客。羣焉置喙，谗言盈耳，强余割爱。余诚不能忘情于亦仙，第重违友人请，稍稍疏之。而亦仙误会余意，颇有怨言，甚至路遇若秦越然。【因误会而生怨，亦是常情，何至路遇若秦越人之不相识。深于情者，顾如是耶？】余亦不便以我本怜卿，卿其谅我之说告亦仙也，徒付诸一叹而已！自是与亦仙绝。【亦仙绝矣】万虑俱消，杜门枯坐，而都门积习，文宴往来，往往不能无此辈，未能免俗，聊复尔尔。然从此用情不能专矣！【激而为此，势所固然。】每预宴集，随意擘笈，妍媸不计，长安春色领略殆遍。艳仙、如秋、蓉秋、楞仙、纫仙、秋芬、梅卿等皆名重一时，咸经予品题焉。【楞仙以下数人，更是宾中之宾。】其中为余所最赏识者，惟艳仙、如秋、蓉秋三人而已。【三人是宾中主，主中宾。】艳仙隶三庆部，天真烂漫，秀外慧中，耽书史，喜读《三国志》，与论蜀魏吴事，辄凿凿道之。能书楷，工整有法，画写意人物，跃跃有生气，同辈中罕有其匹。如秋柳眉香颊，玉质仙姿，为羣芳之冠耳。吐属清朗，绝无浮嚣习，故时誉咸归之。若蓉秋则风流秀逸，雅俗共赏，性善饮，用情尤挚，不以贫富区厚薄，轩冕韦布，款接如一。【赏识者三，而一以才胜，一以韵胜，一以度胜，是香国真管领，方不负品花二字。】三人皆与余最善，而余亦乐与之游，故半年来相偕良多。

于斯时也，花天月地，酒绿灯红。门巷认樱桃，楼台恋杨柳。有人皆玉，无地

不春。红烧桦烛，筵开树玉之庭；绿泛瑶尊，香满金莲之地。当夫日暖风和，秋高气爽，清歌乍罢，逸兴遄飞。向菊部以倦游，指杏帘之在望。惊鸿下影，尽教蝶使传来。挝羯催花，又听莺声啭起。迨夫楼头残照，酒家晚烟，人影已归，衣香渐散。既耳语之匆匆，犹情怀之眷眷。乃命高轩驾，或携夜光珠，醉眼迷离，几误吴娃之径；香风飘拂，遽登艳史之庭。于是弄笛敲棋，各寻韵事。高吟清话，悉惬素心。宿醒未醒，华宴再开。羣芳重集，狂兴又迴。纤纤玉笋，喜看钩弋张拳；脉脉绮怀，敢负杯行到手。值斯良会，谢太傅自足怡情；对此芳辰，杜牧之亦应乐死。窃谓人生适意事，至此已臻其极，颇有观止之叹。只恨花宫月窟，亦销宋玉之悲；酒国诗坛，愧乏江郎之句耳。

诂知珊瑚铁网，尚遗沧海之明珠；桃李春山，犹有芝兰空谷。至年余，而又识妙珊其人。【何珊珊其来迟也？】妙珊【妙珊是主。以起作结，绝似司马迁合传意境。】姚姓，寶香名，小字锁儿，十五龄童子也。父母皆燕人，操贱业，贫无依。鬻诸瑞春堂，隶四喜、春台籍。初习花旦，以性非所近，改青衫。时都下不尚昆曲，故所演多杂剧。歌裙舞袖，名动一时。其神静，其音清。艺兰生品为瑶天笙鹤，不具尘俗气者。性简默，若不屑角逐歌场，尤为町畦独辟【至此方是作记正主，是通篇一大关键。故作者极意摹写，而句亦华贵绝伦。

】先是泛月客与之游，不甚浹洽。余一见即奇之，而妙珊亦颇属意于余。【有缘无缘，分毫勉强不得。】会其父姚叟向瑞春主人索负不遂，复遭诟谇，且送官重笞焉！归而述诸姚媪，媪痛夫之受刑也，遽于昏夜潜缢于瑞春之门。【此姥亦太痴】主人觉，大窘，阴啖姚叟及邻右重金，得罢讼。妙珊自母死后，娇啼宛转，痛不欲生，幸乃父力挽始止。然身隶乐籍，虽抱戴天之痛，亦惟吞声饮泣，无可奈何。从此玉容惨淡，笑涡顿收。每侍客饮，辄复向隅。虽艳如姚李，而冷如冰雪。【桃李而冰雪，乃想见其为人。】余弥怜其情，益敬爱之。或笑余痴，余亦不复置辨焉。【如何，笑人者果笑于人矣！】

时披沙子已南下，忽贻余书曰：『闻足下与湘君忽尔参商，心窃怪焉。然以足下雅度，何遽薄幸若此，岂其中有故耶？刻下必当别选名花，以供清赏。梨园物色，定有知音。第酣红醉绿之场，非独具只眼，不能得其人。我辈素有雅癖，苟于若辈中得一知己，亦可以无憾。不当执流俗见，徒以粉桃郁李杂投也。愚意鞠部中，惟妙珊颇具清骨，似不食人间烟火者。然非足下与仆，鲜能识之深。若得与此君交，必能气味相投。未知足下已先得我心否？』余得书【香溪君自得此书，而招妙珊之意始定，则披沙子可图画于瑞春堂中。】大喜曰：披沙子知我。而招致之念遂决。【始而奇之，继而敬爱之，至是而招致之念遂决。何等纾曲，何等郑重，与遇于屏间，一见如故者固自有别。】翌日，即邀同人出城，至肆头，呼笔疾书一束，付酒佣去。窃喜半载神交，至此始偿宿愿。

然犹恨相见晚矣！比妙珊来，相视无言，一笑而已。【无言一笑，若有情、若无情，是为至情。】由此三五日辄与妙珊叙，顾于艳仙、如秋、蓉秋辈未敢冷落。每饮除妙珊外必更致一以副之。深以寒士品评，黄金无色，未能兼顾为虑。一日，偶会云间古香居士于友人处，谈论甚欢。居士富于学，且深于情。闻其与如秋最相善，久而弥笃。我知如秋之遇居士，他日得有所托，固其幸也。而余亦从此可以息肩矣。【如秋息肩矣。】适同时，蓉秋名噪甚，骚人墨客，日接于门。余度其阅人既多，不难得一知音，因并从割爱。【蓉秋割爱矣。】而厥后所常偕者，惟妙珊艳仙二人焉。自余得双璧，意愿良足。而妙珊与余用情尤渥，盖以神不以迹者。【神字、迹字，须细细咀嚼之。非个中人不能领会也。】其为人也，庄重不佻，或入以游词，则面赧不置一语。每与谈论，辄肃然相对，不自知其所以然。【妙妙，可谓相对忘形。】余尝谓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于妙珊庶几近之。余豪于饮，每饮必醉，醉后辄病。妙珊恒劝余勿与曲生近，余不忍拂其意，故友人招饮，虽未能力戒酒，而自是总不作醉乡游矣。【幸亏如此，否则醉眼模糊，恐坐对名花而不能领略耳。】

犹记壬申之十一月十一日，始与妙珊款洽，【招致之时，未详日月。方疑作者疏忽，至此大书特书，眉目一醒，益服文笔之善于用曲也。】至除夕迄未一过其庐。新正四日，乃与同人往访于樱桃斜街。时妙珊方患嗽，扶病而出。春山带蹙，秋波欲流。一种娇怯之态，令人可爱可怜。【宛如一幅《病美人图》】不数语，珍重而别。归后思念颇切，或告余【或者何？香溪君之氤氲使，亦妙珊之天医星也。】曰：『海南新会橙可治嗽，惜都中少此物耳。』余百计求之不得。适闻人生自南粤来，携有佳果数种，橙亦与焉。亟往乞分惠。生故作难色，余笑揖之，【故作难色，趣。笑揖之，更趣。】且告之故，遂见赠。疾驰啖妙珊，嗽果渐瘳。【嗽之瘳非橙为之，香溪君至诚为之也。】于今思之，良可哂也。

先是艺兰生曾着《评花新谱》一卷，略加品题，未定甲乙。盖以花之中，秾艳如桃李，幽雅如兰蕙，富丽如牡丹，灼洁如芙蕖，芬芳如桂，清高如梅，要皆争奇竞秀，各擅胜场，有未可轩此而轻彼者。【具此藻鉴，方得品花真际。】至是，艺兰生坚欲定一花榜，【艺兰生多事】余不以为然。而生即与泛月客逐一编次，以如秋弁冕，楞仙次之，丽云、妙珊、梅卿又次之。强余序名，拉出城，即席召如秋辈，出榜示之。羣艳咸屈一膝道谢，独妙珊默不发声，似有悲戚意。余疑其屈居第四故，因慰解之。妙珊蹙然曰：『余讵以是为荣辱哉！独念我辈沦落风尘，已属人生不幸事，即使声价顿增，亦犹是梨园子弟耳，何计名次之高下为？』【有如此志气，必非久困风尘者。】余闻之愀然动容，窃叹其志向之高。遂不欢而散。嗟乎！蹭蹬名场，头颅渐老。天涯落落，知己难逢

。【无限凄凉】于我且然，独妙珊也乎哉！特是妙珊抱出世之姿，孤芳自赏，宜其门庭寂寞，问津者眇矣。【读至此，当为怀才不遇者同声一哭。】然士大夫往往争欲见之，车马之迹日益喧阗，盖其色艺之足以动人，【世所取者，以色艺耳！可叹、可叹！】而皮相者流，未必知余取妙珊之旨也。【取意殊旨，雅俗判然。妙珊之言曰：与我善者，或数日而交绝矣！或数月而爱替矣！久者亦不过半年耳。求如香溪君之用情弥深，始终如一者，我见亦罕。】妙珊不解酬应，多脱略，以是不甚得人欢。盖自丧母后，无心于此也久矣！

时惟仲夏，炎暑逼人。寻芳韵事，极觉阑珊。会居易斋主、赋艳词人奉檄入都，披沙子亦来京谒选，同乡赴北闱者，又复络绎萃集。胜友如云，又添一番雅兴。披沙子知余与妙珊游，促作东道主，遂与诸君会饮于瑞春堂，并招艳仙焉。居易斋主素迂谨，一见妙珊，即啧啧称羨，许为羣芳领袖。【正法眼藏】赋艳词人则别垂青眼，独赏艳仙。【词人独赏艳仙，自是怜才，自是巨眼。凡他人推轂而得者，与亲眼物色得者，其赏心必有差。君相取士，何尝不然。】初，词人于燕，桌间意有所属。时如秋有状头之目，因僉以如秋先容，且代擘笺焉。经数四招致，而不甚惬意。【所谓有缘无缘，分毫勉强不得。】至此，颇许艳仙可爱，不欲夺余所好。余会其意，因笑曰：『实不相欺，昔余一睹其丰姿，甚惜其磊落聪明，而遭逢不偶，故特罗而致之，留待怜才者之真鉴耳。况仆既得陇，又安敢望蜀。』因力举之。甫数日，闻词人已招艳仙，两人情好，一如余与妙珊然。【艳仙又让美矣。】余心慰甚，窃喜我辈胸襟，可谓不谋而合。自是用情益专于妙珊焉。【看他一一出脱干净，前如新月，出未高，众星尚争光。至此如扫却浮云障雾，一轮明月皎然当空。】

七月中旬，偶与艺兰生访妙珊。言谈之间，妙珊牵余袂至静处，移坐近前，悄谓其师性贪，日责缠头不满欲壑，辄以指搯腕肤，不堪凌虐，因示之臂，爪痕宛然。且曰：『局促辕下，火坑不可以久居。而所交多纨绔，难与吐肺肝。感君诚笃，能以千金脱籍否？』余曰：『寒素之士，惟有一缕情丝堪献知己。年来所费，已竭棉薄。睹子荏弱，扼腕良深，其如力不逮心何！』【有力者心不副，有心者力不逮。真情种每出于寒素之士，为之三叹。】妙珊闻之凄然不乐，相对歔歔。时闱期已近，余因慰之曰：『仆何吝千金之赠，只以世情炎凉，无从呼将伯耳。无已，倘今科得捷，必能措置数百金，竭力报子何如？』妙珊曰：『诚然，则余且旦夕焚香，祝朱衣神暗点君头耳。』【惟有此焚香暗祝之人，故不可不售。亦惟有此焚香暗祝之人，故不必遽售。】相与一笑而罢。入闱后，三艺颇极经营，二三场亦不草草。录示同人，皆许以可售。心窃自幸，冀有以对妙珊也。揭晓日，中心彷徨，肠如辘轳。日暮，泛月客仓皇入曰：『香溪君下第矣！』【文章既可售，又有焚香祷祝者，而朱衣卒靳一点头

，殆妙珊所谓命耶。噫！】时方蒙被卧，闻言惊起，泫然流涕。【下第已不可堪，因下第而无以报妙珊，则愈难以为情。所以不以功名为念之香溪君，至是不觉泫然流涕也。】同人多方慰藉，始稍解。由是嗒焉若丧，愧不欲见妙珊，盖不出户庭者月余。或述诸妙珊，妙珊寄意劝慰，托友人【解愠风耶？撮合山耶？奇已。】强余出城，见之对坐默然，殊不可堪。妙珊解之曰：【他人于此，必作绮语曰：『甚好风吹得到此。』】『功名自有前定，君文不得售，余志亦莫能遂，命也。【我未成名君未嫁，伤心者不独罗江东也。】且君既有此心，徐徐待之又奚害。】【解语花不当尔耶！】遂各释然。

妙珊有师弟二。一名竇云，字月珊。一名竇玉，字碧珊。各擅妙技，登场合演，名盛一时，人呼为『瑞春三竇。』【与『春华三芷』遥遥相映】余每登其堂，咸出款客，三五日辄止。宿其庐，欢然相接如家人。【此境殊不易到】妙珊喜观剧，余时携往听他班。玉树亭亭，人皆称羨。尤嗜围棋，常与闻人生角胜负，旗鼓相当，而生故下之。【闻人生得韵字三昧矣。】余雅不善手谈，楸枰之间，但为之数黑论白而已。余与妙珊相处三年，其中韵事颇多，笔不胜述，惟择其可录者录之焉。

嗟呼！游子天涯，情人遥夜。方谓客途岑寂，无计浇愁；不图香国繁华，引人入胜。抛江南之鹤梦恋冀北之莺花。纵彼美可慕，未许真个销魂。而余情信芳，但喜别开生面。是盖三生灵石，旧是因缘；遂使十丈情波，都成魔障。惜乎！琅环地方夸艳福，离恨天又惹新愁。【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行将远别，知何年再踏软红？何以为情，聊此日共浮大白。盖余明春将着归鞭矣。而仆于是重有感焉！【下段如神龙入海，百川朝宗，足令读者神飞目眩。】

夫秋月春风，韶华易度。吴云燕树，芳信难通。我不知他年翱翔云路，以高车驷马上玉京游乎？抑青灯黄卷老牖下乎？而如妙珊辈，欢笑年年，幸而惜花有人，舞衫卸、歌扇捐矣！不幸而落花无主，朱颜改、青鬓摧矣！【情生文，文生情，使若辈读此，当为之泣数行下。】运会升沈，各有难定。兴言及此，忧从中来。转忆年来金屋寻娇，玉壶买醉。逸情雅兴，似醉如痴。其间乍离乍合，忽断忽续，与夫爱憎之异用，盛衰之迭乘，曾岁月之几何，而恍惚已如梦境矣。噫！其梦耶？其真耶？其真而以为梦，抑梦而以为真耶？【余为下一语曰：『以是为梦，即便是梦。以是为真，即便是真。以为非真，即真亦梦。以为非梦，即梦亦真。本无取真，本无取梦。何者为梦，何者为真。何者非梦，何者非真。何者非非梦，何者非非真。』】此其故，问诸造物，造物不言。问诸花，花不能解语。即问诸品花者，亦不自名其妙也。【有此一段回抱，以作总束，于文机则圆，于文势则紧，于文情则斐，于文境则高，令满纸都化为云烟

，其妙殆不可思议。】虽然，仆本恨人，尘缘未净。有难为太上之忘情，因叙其颠末如右。敢谓彩笔生花，聊作绀珠记事云尔。

赋艳词人曰：香溪君，洵多情者。其与雪舫也，则尝谓非舫不醉矣。与亦仙也，则樽酒联欢，殆无虚夕矣。与艳仙、如秋、蓉秋也，则有观止之叹矣。及其与妙珊也，则且爱之极而敬之畏之矣。向使舫也无萧宏之癖，则无有亦仙，何有于三人者。即舫绝矣，而亦仙不以白眼相加，则我本怜卿，虽至于今可也。至激而为不计妍媸，长安看遍，虽赏识者三要亦无心得之耳。然非邂逅妙珊，则香溪君之情不足动，而三人之爱亦不分。无何，明珠获于沧海，芝兰出于空谷，而未敢冷落之心，犹有勉力兼顾之意。无如寒士品评，黄金无色。息肩有所，用爱始专。此时之香溪君，阅历渐深，前车可鉴，故虽脱略不能得人欢，而其情亦固而不摇矣！虽然，妙珊之于香溪君，非有夙缘不及此。

又曰：此作有三难。大凡纪述之书，事多傅会，易于求工；而此则所以纪实，一难也。寻常纪述，凡写一人一物，作者置身题外，不难设色描摹；而此则不啻自传，二难也。两年中，芳情韵事，头绪纷烦，而欲其详略得中，宾主分明，三难也。此作亦有三胜：叙事则用疏宕高古之笔，写景则用风华渲染之笔，描情则用飘逸蕴藉之笔。笔笔换，笔笔转，写来分外出色，一胜也。雪舫之合，人作之；而其散也，则舫自致之。亦仙之合，自作之；而其散也，则人致之。艳仙辈三人之合，于泛泛中自得之；其散也，则渐渐自遣之。至于妙珊之合，自主之而又人作之，则亦遂永好之。离奇变化，妙造自然，二胜也。他传必有结局，而此则溯洄既往，推思将来，不结而结，结而不结，令人引兴无穷，三胜也。非妙人不能有此妙事，非妙手不能有此妙文。

芝兰生曰：香溪君曷然而作《品花记》也？曰『为妙珊也』。则记中之妙珊，譬则珠也。作《品花记》之笔，譬诸龙也。乘风破浪，嘘云吸雨，而龙睛龙爪，总不离乎珠。作者有此巨手，观者安得不用巨眼。

《凤城品花记》终

《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正编 怀芳记》

（清）萝摩庵老人 撰

●目录

《怀芳记》序

怀芳记

补遗

●《怀芳记》序

京师歌伶甲于天下。人原是璧，室尽如兰，一经品题，声价何止十倍。记咸丰丙辰，吾友余不钓徒展覲入都，招胜侣、萃吟朋，选伎征歌，寻花问柳，曾有

《明僮小录》之刊。勤搜珊网，广纂瑶编。盛事一时，贻芳千载。可以按图索骥，执镜招鸾焉。

兹萝摩老人《怀芳记》一记，成于丙子仲秋。相去十年，用情一致。舞衫歌扇，当年之旧雨无多；宠柳骄花，出谷之新驹更贵。想见软红十丈，珠温玉暖之乡；拾翠三春，蝶醉蜂迷之候。清眸皓齿，发其瑶思。玮态瓌姿，镂之银管。盛矣！丽矣！幻耶？真耶？窃恐陈迹之难追，所贵手民之是付。传来日下，何殊千佛之经。唱遍人间，犹是羣芳之谱。

光绪五年岁次己卯闰三月武林云居山人序

●怀芳记

萝摩庵老人撰 麋月楼主附注

张金麟，字倚云，苏州人。其舅为三庆部之阿金，度曲名手也。倚云初入都，隶集秀部，为春泉堂胡法庆弟子。法庆不解度昆曲，倚云乃独工。离师后，题所居曰丽春堂。性情庄雅，举止和婉。体微丰，妆杨太真为最宜。名噪一时，为樱桃第一枝。

△与倚云同坐，忘其为伶人，倚云亦自忘也。法庆者，以琵琶擅名，后以洋烟事遣戍。

张金兰，字倚香，苏州人。少倚云一岁，年十六始入都。为熙春堂弟子，亦工度昆曲。离师后，所居曰留春堂。性孤介，而貌早瘁，不能与倚云比。有弟子妆花旦者，人目之曰狐狸精。艳不免俗，亦倾动一时。【咸丰丁巳、戊午间，有八十二者，妖冶动一时，人目之为狐。】

△倚云得近士大夫者殆二十年，倚香不过五六年耳。然爱倚云者无不惜倚香也。

张翠香，字玉仙，苏州人。殷采芝弟子，所居曰日新堂。慧中秀外，顾盼生姿，登场尤亭亭可爱。

△玉仙不畏暑，当夏不汗，所谓冰肌玉骨自清凉者。

张三福，字梅生，苏州人。所居曰日新堂。性坦易，貌姣好，而眉黛间常有恨色。演《刺虎》最工，亦以其愁娥双蹙相称也。颇解作字，净几明窗，杂陈古帖，兼之鱼盎花饼，别饶清趣。【予以丁巳入都，此四伶皆不见。忆三福尚于冠带筵前一把晤耳。】

王长桂，字粲仙，扬州人。年十四五，娟丽无匹；二十许，艳冶如故。是余庆堂弟子，离师后堂名槐庆。房栊曲折，帘幕深沉。茶熟酒香，魂销心醉。游者视若迷楼焉。

范秀兰，字小桐，以字行，为吴金凤弟子。金凤字桐仙，能诗，解属文，为何尚书所爱，有盛名于时。小桐恬雅寡言笑，亦能书画，尝自画兰，请名流题咏

。离师后，居寒葭潭，是芥子园之一隅。怪石清池，可以娱客。然知音终寡，以其性太高洁，不入时耳。桐仙堂曰光裕。小桐堂曰承裕。

△倚云擅场二十余年，声名最高且久，终以贫悴死。梅生略有余资，遽谢其侪，偶返故乡，思为田舍郎，为亲族所黜，赍恨死。蕊仙好樗蒲，尽产以偿博债，僦居败屋中，抑郁死。嗟夫！士之怀才不遇为可概，既遇矣，而晚节末路，或颠沛困蹶不保厥终者。陆敬舆、李文饶且抱此憾，何有于三小史哉！【北里南部之书，未见及此。】

夏天喜，字秋芙，扬州人。长身玉立，回眸一笑，观者愴怍不能自持。王蕊仙与秋芙美艳相匹，蕊仙固是好女，秋芙则近于荡姬矣。苏长公谓食河鲀值得一死。余谓秋芙倘是女子，为我作妾，亦值得一死也。所居曰裕德堂，或赠以楹帖曰：『秋水为神玉为骨，芙蓉如面柳如眉。』为时所传诵。

△秋芙不能度曲，但以色胜。其戏以萧素珍《上坟》为最工，有时作武旦亦顾盼生姿也。秋芙不复登场，其师弟天寿亦扮《上坟》，刻意效之，毫厘不失，用心良苦。顾其貌劣，在秋芙种种态度，人见为可爱者，以天寿出之，则以为可憎。信乎东施效颦，见者望而却走。【予见秋芙，已髭髯有须。其兄子云林、年十二，未登场已倾衣冠。黄侍郎字之亦秋，演《画兰》愁蛾婉约，赋色写生，恐常时马守真无此玉貌。十年后重至春明，秋芙早死，云林沦落津门，次年玉碎珠沉矣。】

黄联桂，字小蟾，皖之太湖人。白皙温润，瞳子如翦秋水。是春福堂陈幼香弟子。幼香名长春，为朱殿撰所眷，亦有『状元夫人』之称者。小蟾离师后，堂名春元。性伉爽，有侠伶之目。

郑连贵，苏州人。堂名净香。妆武旦态度绝伦，凡武旦皆以跳掷相扑为长，连贵独以步骤胜。前乎连贵，后乎连贵，以武旦名者，皆莫能及也。予尝谓《洛神赋》『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以此两语状美人，疑其不类。必见连贵之扮戏，乃知此语形容之妙。亦惟连贵可以当之。【连芳扮《金山寺》，殆可接武。】

庄清香，字兰生，常州人。旧家子弟，沦入风尘。意致高远，不屑与流辈伍，落落不肯随众调笑。饮酒甚豪，所居曰闻妙堂。

陈凤林，字鸾仙，皖人。所居曰藕香堂。言论磊落超迈，眉宇间有英气，席间尝傲睨俗子。陈相国爱之。扮戏则《得意缘》《玉玲珑》之类。齿既长，乃于《羣英会》妆周郎，其豪可以想见。【周郎衣钵，近年推蝶仙。】

△鸾仙后随黄中丞出都，略有余资，商于汉口，可以温饱。

丁鸿宝，字云香，扬州人。鸿云堂弟子。离师后，堂名曰印雪。色黔而格俊，举止洒落，诙谐谈笑，倜傥不羁而不迁客，故近之者众。侯郎中最爱之。庆

郎中迁观察，贫不能治行。余与侯醮金资之，雪香亦以二百金为助。庆官进，卒无以偿也【《明僮合录》书梅慧仙亦有焚券事，士大夫奈何不愧之。】杨素兰，皖人，所居曰心言堂。清丽特异，姿态天然。每一登场，神采流映，观者靡不眩目动心。惜为擗蒲所误，车马未稀，门庭尚在，遽忧悴以殁，犹未娶妇也，是可伤已。

朱福喜，字莲卿，苏州人。所居曰景春堂。稚齿静婉若幼女，稍长温雅若书生。绝无纤媚之态，而蕴藉宜人。相对清谈，如乌衣子弟。侍坐依依，不觉其为梨园小史。戏祇《湖船》《醉归》《独占》《水鬪》《断桥》数出，其扮《独占》，态浓意远，情文深至，令观者真妬羨秦小官焉。禀气稍弱，惮于转喉，履氍毹时恒少。【景春堂自莲芳出，樱桃花下，车毂如云。莲卿弟子小兰，字畹香，幽怨如空闺病女，貌中人，亦不甚解文义。然喜从寒士游，卒不得时誉。年既长，遂为四喜部小杂，扶旗出场，泪恒承睫。噫！寒士固不可近哉！稍后有郝天秀者，字兰卿。依其母居，无师。予赠联云：『飞鸟依人，白袷翩翩佳子弟；旗亭画壁，青尊日日对莺花。』】

潘玉香，字冠卿，苏州人。姿貌明倩，歌喉清润。所居曰丰玉堂。是国香谭天禄之壻，妇貌亦美，人称佳偶。

俞秀兰，字香吏，苏州人。娟秀出尘，清可彻骨。能作飞白，书所居曰春晖堂。香吏与小桐皆卓然雅品，非俗眼所能赏，故座客终希。

俞鸿翠，字小霞，传经堂弟子。吴人，所居曰咏霓堂。妆小生，能书，亦写兰。有潇洒拔俗之致。【汤金兰能画兰，云林出，遂不敢登场演百谷故事。】

华阿荃，字佩秋，无锡人。柔媚旖旎，弱不胜衣。所居曰福新堂。

胡小金，字语山，苏州人。吟秀堂弟子，所居曰春秀堂。夏秋芙之后，论姣丽以语山为第一。一笑百媚，光采动人。如径寸珠，能照十二乘。当之者莫不神魂失据，甘为之死。【咏秀堂弟子笙儿，治荡下劣。有福儿，十龄童子。扮《回猎》咬脐郎、《干元山》哪叱，真如龙蛇，捉不住也。】

张葑红，字紫卿，苏州人。所居曰咏华堂。扮小生，举止大雅。

张竇香，字蕴卿，苏州人。所居曰莲清堂。文静婉约，亦有书生韵致。昆曲极工，可媲张倚云。

△国恤遏密，倚云出都为人仆，蕴卿服贾。倚云所托非知音者，悒悒死。蕴卿遇寇，折阅殆尽，遂成寡子。两人度曲，实超越寻常，而遭际若此。凡所业至精者，所遇必极蹇，虽一技莫不然矣。【京华菊部，真堪顾曲者，十不得一。维新堂弟子昆宝，丰容盛鬣，色艺俱胜。唱曲知辨阴阳、喉舌务头、衬字，遇人辄问。继之者湘云，戏则不多，《游园惊梦》《小宴》《七夕》，步武音节，皆有悟境。昆宝负盛名，己未，公交车招之者几废寝食。稍一料理，数千金

可立致。顾以不暇自谋，终未脱弟子籍。盛筵易散，郁郁早夭。湘云童年酣嬉，少长厌弃贱业。离师后，依其兄顺福以居。裹足不入歌楼，旧相识三五人晤语款曲，祇道家常。喜从赏鉴家辩论法书名画，为钥翟中清凉居士。】

沈寶珠，字蕊仙。仪容艳逸，神采飞腾。每入座中，竦动羣客。吐属可爱，真如聪慧女郎。语山可比夏秋芙，蕊仙可比王长桂，其美皆国色。以蕊仙比语山，则蕊仙独多清气矣。扮《双拜月》《赠剑》等戏，观者神为之往。【予识宝珠，已掌四喜部矣，清气犹昔。】

赵寶琴，苏州人，张倚云之妹婿。娇憨绰约，态度天然，亦倾动一时，晚乃贫頼。

□金林，字紫香，吟秀堂弟子，堂名曰□□。妖韶婉变，楚楚可怜，有飞鸟依人之致，扮《拾镯》最动人。

胡喜禄，一名长庆，字藹卿，敬义堂弟子。长身俊眼，别具妩媚。白云苏人，殊不类吴产。工于黄调，具能为西音，但扮《血手印》则观者如堵。【喜禄自立安义堂，弟子以小为名。小玉最号璧人，小枝郁勃有奇气。】

张玉美，字荔仙，苏州人。深山堂弟子，所居曰韞山堂。姿色秾粹，情意柔膩，望之如画中人，就之若芝兰玉树。能饮酒，能画胡蝶。

袁双喜，字听泉，苏州人。所居曰倚树堂。性和柔，吐属可人意。雪肤玉肌，冠絶流辈，何郎固不傅粉也。【弟子增福，号杏卿。出师居倚云堂。貌肥泽，予喜呼为『天官赐福』。性最温粹，无冶习。后不知其所终。】

徐小香，字蝶仙，苏州人。年十三，登场即名噪一时。性极聪警，而能静密。柔情慧语，宛转可怜。十五六扮《拾画》《叫画》，神情远出。齿长后，扮演益工。凡名伶皆乐与相配，遂为小生中之名宿。【小香居岫云堂，弟子五人，皆以云名。室题『五云深处』。度云者，倜傥善谈笑。】

△蝶仙得一弟子，询知为旧家子孙，还其家不索值。东南寇作，大府生死不可知。其子乃就蝶仙家置酒，蝶仙责而谢之，义声播于都下。【乱定入都，有石门故家子沦入菊部。乡人醵资赎之归，读书为博士弟子矣。又有杭州陶童子，亦良家子。甬上同年生得其家世，亦约予辈为落其籍。比南还，不愿读书，屡逃学。三年后仍为厮仆。世家大族子姓，尚不说学，如原伯鲁，何暇责若辈哉？】

朱双喜，字琴仙，一字韵秋，苏州人，梅生之妻弟也。净香堂弟子，所居曰春华堂。十三四时风趣天然，不假雕饰，真如出水芙蓉。喁喁吴语，眼嫵眉清，见者莫不爱之，号之曰『羊毛笔』，喻其柔也。长益妍丽，擅名十余年。晚蓄弟子，亦皆有盛名于时。自春福堂陈长春后，惟韵秋最为称意，而『羊毛笔』之号不衰。【『羊毛笔』席丰厚者二十余年，近闻散遣弟子，挈家南归，曲

中殆不能有二。】

严寶琳，字韵珊，苏州人。春福堂弟子，十三岁登场，倾动城市。招之者日日盆集，至于应接不暇。姿态丰艳，亦有天真烂漫之趣。

△韵珊与韵秋同时。两人同坐，璧人相对，光采互映，观者莫能轩轻。厥后韵秋席丰履厚，衍衍燕乐。韵珊乃为曲子师。士之有遇有不遇，固如此哉。【乌知名优有求为曲子师不可得者在。】

周翠琴，字稚云，苏州人。倚云弟子，质丽神清，有藐姑仙人之目。未久告殁，知与不知，莫不嗟惋。有挽之者曰：『生在百花前，万紫千红齐俯首；春归三月暮，人间天上总销魂。』盖稚云以花朝前一日生，而其卒也正当春尽，故云。一时传诵，流闻禁中。【稚云以三月死，予以七月入都，有『蕃厘观琼花已归天上』之叹。】

△论者谓：稚云上掩诸美，小史菁华锺于是即尽于是，不但一身不永，后亦无复有丽人可继芳躅者。信哉斯语！可谓知人知言。

王翠官，蕊仙之从子。婀娜流丽，姿态横生，是夏秋芙一派。爱之者众，惜早夭，一时亦有玉树生埋之叹。

△稚云死，倚云遂穷。翠官死，蕊仙遂大困。

王长贵，字蕊卿，皖人。风貌流宕，齿牙俊快。十四五扮花旦，倾动一时。三十许后，结束登场，丰姿如故。【长贵蓄弟子，皆学其师，以冶荡悦车子市儿，无一知名者。长贵年过四十，日日登场演《进府》《赶庙》诸戏，令人欲呕。】

朱福寿，字莲芬，莲卿胞弟也。视其兄尤静雅，稚齿喜作字，后乃益工，得者珍如珠玉。度曲亦极精，亭亭物表，独步一时，无与抗者。潘侍郎极赏之，莲芬遂谢却梨园，闭门种花临帖。若旧相知招邀，坚令偶持歌扇，观者益■〈目𠃉〉眙以为幸矣。以莲芬方吴桐仙，有过之无不及。二十年来，亦惟此两人为足当大雅之目耳。【水芝已杜门数年，忽失潘侍郎意，不能自存，复上歌场，风情不减。】

△余自庚子年，乃命侑啸侣，把酒征歌。至癸丑出都，凡十四年。所见菊部中风华出众，令人不能忘情者，皆具于此。虽其标格不同，才伎各异，要其为美则一也。坡诗曰：『短长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能憎。』仆持此意以评花，不限以一格。此外则等诸中驷下驷，无足记述。惟有桂喜者，长身秀骨，如瑶林琼树，迥出风尘，其品概在王蕊仙、沈蕊仙之间。长王四五岁，长于沈及袁听泉皆十余岁。乃与听泉同演《梅玉配》，齿已极长，风韵犹倾动观者。余仅见其登场，未与接杯酒之欢，遂未悉其世族，为可恨耳。其它如寶笙【妆小生】可作小奚，鸿福可作细婢。【鸿福，夏秋芙之子，以黄腔负盛名，为朱邸

激赏。】中驷之上者，如得寶、春林，【莲卿弟子】则中驷之次者如小玉，【妆武旦，后投军得官，战死。】小太平、玉寶则下驷也。有法寶者，下驷之下，而贵官某公赏之，殊不可解。

徐馥生，字琴甫，苏州人。本在清音队内，以善歌自拔，列于菊部。

萧小兰，字者香。评者谓娇憨可拟赵寶琴。【此小兰不知即维新堂弟子否？】

罗巧福，工黄腔。评者谓响遏行云，恒在箏笛之上。

沈庆林，字燕仙。评者谓姿致可侔樾云。【燕仙室中，无时人书画。】

汤金兰，字幼珊，苏州人。评者谓其悒悒大雅。【幼珊颀长，至鞠躬见客。尝学填词，有《良宵奈何》，一时传诵。】

姚桂芳，字秋蘅。评者谓其清俊拔俗。【秋蘅病目几眇，困悴出都。】

张芷馨，苏州人。朱韵秋之甥。【芷馨名小庆龄，以其似张倚云也，有孝名。

】

张芷仙，亦韵秋之甥。评者谓两人可称联璧。

△余自癸丑出都，庚午始返，凡十八年。以上数人，皆得之友人筒札中者，妍媸不能决。姑以耳为目焉。迨后见所谓金兰者，则憔悴枯槁，絕似垢面黄馘，不复有几微姿态。盖自芙蓉烟盛行，近之者损颜色，败精神。或且易形体，齿甫壮，而姣好化为老丑者，比比然也。【公交车中，好事者恒以鼎甲目伶人。莲芬、燕仙、幼珊为一科。桂芳、昆宝、芷馨为一科。桂芳凡劣，五人者皆有致。此己未以前品题也。后人益以私意高下，谬种流传，与科目同为一邱之貉。】

梅巧玲，字慧仙，泰州人。巧福弟子，所居曰景馐堂。态丰气静，娴婉有度，可以追侔张倚云。能作字，善谈笑，待客殷勤，屋宇修整，酒食精良，客皆乐过之。既工昆曲，又工黄腔，并扮《得意缘》《胭脂虎》等杂剧，用志稍纷，未免夺昆曲之分际矣。

沈芷秋，苏州人。朱韵秋弟子，所居曰丽华堂。举止洒落，矫矫不羣。工昆曲，静细沉着，不作浮响。每一啜喉，座客无复喧呶者。一声初动，万物皆静，四座无言，星欲稀。芷秋度曲有琴理焉。

△余见芷秋，年已二十余矣。其在春华堂稚齿时，有吴舍人悦之，欲购为侍史，力不能致，竟吞生鸦片以死，亦可谓情痴矣。前二十余年，有甘太史自经死，或谓沈蕊仙致之，而殊不然。蕊仙其时已自立门户，与甘情好方深，无阻之者。其日方开筵宴客，蕊仙亦在座。入夜客去，甘约蕊仙清晨过寓，联车出游。次晨蕊仙至，室未启扉。隔窗呼之不应，执门入视，则缢矣。其家人言：客散后得家书，无他事，特怪其用钱太多，言嗣后不复筹寄旅费。此亦何至轻生？祇是醉后神昏，无端愤恚，邪鬼乘之，理或然也。【春华堂同师韵秋者，先

后十余人。芷馨最长，芷芳演武伎，擅长《泗州城》《卖艺》，青龙棍其独步也。稍后，王小玉演武生，甚票姚。入座恂恂如处女，与芷芳皆刘家黑牡丹，妍媚在神情中。芷芳最为嘉定徐太史赏异。小玉喜淡交，时出冷隽语，十九岁死。春华堂离师自立者，芷秋、芷衫之下，有芷侬，能书善奕，演《游园》《看状》最入神，已蓄徒矣。浙达官某秉节，芷侬往依之，乃弃其业。弟子小侬，转师韵秋，名芷荪，以小侬为字，演《凤仪亭》温侯，合座叫绝。亦妆旦，演明妃，顾盼幽抑传神，惜不能弹琵琶，徒入抱耳。又有芷芬。扬州人，芷馨、芷衫之胞哉。】

陆小芬，苏州人。父曰玉凤，是名伶张尔奎之弟子，工黄腔，为正旦。小芬乃从朱莲卿学昆曲，性情和婉，举止安雅，绰有苏州风范，度曲亦工。【小芬字薇仙，歌《牡丹亭》诸曲入妙，所谓『清词不负《牡丹亭》』也。年稍长，车马稀，改习黄腔，阜成部以厚资聘之，独步一时。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希。昆曲云乎哉！】

李艳侬，大兴人。所居曰嘉颖堂。无脂粉气，无卑陋态，无谗浪语。朗如秋月，蔼若秋云。待人在若远若近之间，而见者辄心醉。语曰：『兰无言而自芳。』又曰：『桃李无言，下自成蹊。』艳侬之谓矣。初唱黄调不为工。后扮昆曲之小生，乌巾白袷，玉山照人，乃极相称。自江南用兵，苏扬稚幼不复贩鬻都中。故菊部率以北人为徒，虽亦有聪俊狡狴可喜者，而体态视南人终逊。惟艳侬亭亭独立，如王谢家儿，可以凭班丝隐囊，捉玉麈柄清谈竟日。即追求于昔年南产诸郎，尚不易觐，不意得之于北产。其家本在庆丰闸傍，殆锺潞水之秀欤。

△品花各有所见，评泊高下，不能一致，独致艳侬无訾之者。殆如西湖擅天下最胜，无贤愚莫不心赏也。【艳侬名德华，为维新堂陈新宝弟子，同时戊辰会试时所称状元也。出场不踰年，即离师，新宝因之获重资。艳侬娇娇自好，蜀人李少石授以琴调，粗解安弦，衣冠益叹赏。京师名伶拥贖后，非买夏屋取赁直，即张米煤小肆。艳侬独买天津瘠田二百亩，有课耕之志，嗜好固与俗殊。篇中誉之不无稍过。予以为人不可作乡原，李郎固歌馆中原人也。】

沈阿寿，字眉仙，蕊仙弟也。忼爽类兄，颜色词令差逊。扮《活捉》《刺虎》极工。【《水斗》剧中，无莲芬则阿寿扮白蛇。水芝出，阿寿扮青儿矣。】

沈小寶，蕊仙子，妆武生颇有英气，惜口吃。与眉仙同居，仍称联星堂。【联星堂当戊午己未间，有桂林者，仅能扮《湖船》，而以冶态倾俗目。】

徐金儿，字逸仙，蝶仙之弟，人恒呼之曰『阿二』。妆小生，昆曲最妙。蝶仙虽压倒一时，而知音者皆谓逸仙实胜之。譬之于书，蝶仙不免侧笔取妍，逸仙则笔笔中锋也。与芷秋并演，如红莲绿水，相得益彰。所居曰崇德堂。【蝶仙

产过中人，『阿二』则大困。】

杜蝶云，以字行，苏州人。所居曰玉树堂。余见时，齿已长矣。本扮旦，至是则生末净恣意为之。或妆吐火判官，观者哗讶，是聪颖人也。有弟曰阿五，能度昆曲，妆正旦，其声清脆动听，常祇奉藩郎。【蝶仙出都，至上海为客串，生净杂扮，科白草草，而名重沪渎。】

曹福寿，字韵仙，闻德堂弟子。离师后，堂名闻蕙。扮花旦，风情娟丽，妍而不妖。盈盈袅袅，大似苏产。洗妆入座，风神顿减，而性格憨柔亦可贵也。【韵仙亦扮太真，颇跌宕。出都依四川一监司而不终。】

王桂官，字楞仙。闻德堂弟子。年可十三四，弱柳当风，新花出水，可以方其韶冶。扮戏极多，《回猎》《西谍》固已可爱，妆伍子胥《寄子》尤工，观者或为之泣。凡小伶年与相若，尽在下风。可以继艳依之美而夺其席。燕台花案，大抵亦阅三年而一为论定。若有持衡者，必以楞仙为首选。楞仙自谓是北产，而殊不类。【有续《燕台花谱》者，品桂官为牡丹，容光照入，惜目大而无神，有时木立如痴。十五六时，耳忽聋，又不能饮，而喜鬻。天生丽质，何以遂自弃哉。】

余紫云，楚人，景齋堂弟子。父曰三胜，黄腔中老乐工，有盛名于时者也。齐名者三人，三胜之外，尚有程长庚、张尔奎。三人者，名满海内。凡工黄腔之正生，既负重名，则薄视诸旦，不屑与伍。长庚，尔奎乃蓄弟子，令妆旦从客饮酒，非旧法，三胜心弗善也。顾其子乃妆花旦，三胜如在，必不肯听。紫云婉孌，尚有女郎之致。能弹琵琶，唱小曲。【同时有吴凤鸣者，亦净末，黄腔之选。蓄弟子玉凤，湖州人，温雅不恶，后沦落，乃歌场卖酪。】

△软红重踏，乐府都非。可供赏鉴者祇此十数人。艳依、楞仙便为翘楚。然追忆昔时诸美，终隔数尘。以艳依方莲卿，以楞仙方寶琴，差似而未逮，向上者更无论矣。或以慧仙方倚云，则郑之配雅也。尚有有名者曰：绮春堂时小福，字琴香；春福堂郑秀兰，字素香，犹可相近。其次寶善堂陈芷衫，馥森堂陆竹卿，蕉雪堂王顺福，皆木强人也。又有春和堂刘倩云者，前数年颇有盛名。徐娘已老，无复风情，相对令人败兴，特不至如汤金兰之老丑耳。岫云堂弟子五，曰『五云』。春华堂弟子四，曰『四芷』。皆憨跳鄙倍，所谓顽童者是矣。凡平生未至都门者，一入春明门，但见『五云』、『四芷』辈，瑶环瑜珥，文袿绮襦，置之檀板金尊间，便以为是天下之佳丽。又见艳依、楞仙，更托以为是骖鸾骑鹤，天上仙人，非世间所有。而不知『五云』、『四芷』，固不当一盼。即艳依、楞仙，上拟旧时名辈，风流亦远不逮也。人才日替，即秉钧衡、建节钺者，往往有『一蟹不如一蟹』之讥。矧在区区主讴哉！【时小福当同治初国恤时，以清唱登场，有弦索无金鼓，揭帘一声，重垣属耳，遂负盛名

。性又谐媚善合，久而巧龄妬之，至置药茗饮中，哑其喉。治之愈。俊至歌场，自携饮食，不啜杯水。巧龄乃教弟子余紫云，尽习小福所能之剧，欲以掩之。紫云名遂噪。出师后，所居仍名胜春堂。啞喉发响，终不及小福之自然。予观巧龄之毒小福，乃知太行孟门，岂云险绝，人生世上，何在而非危机哉！郑秀兰年既长，遂创阜成都。性幽远，曲室中絮絮倾谈，绝似朋旧久离，一旦促膝。芷衫爱玩文墨，喜近雅人。竹卿最谐，俗名为『肉丸子』。近得一弟子周素芳，字绚秋，所谓永嘉之末，复闻正始之音，不知与卷中所许倚云、倚香何如？若予所见之宝珠、宝儿，尚非其匹。详见《羣芳续集》中。予撰《羣芳小集》，以顺福及弟湘云为逸品，固一人之私言。而此卷评论，似亦见其杜德机也。『五云』、『四芷』，小时鄙倍，诚如所讥。后来长成，亦惟度云、芷荪可为谈友耳。】

△或谓予：『此辈北产固不如南产。顾常至苏州，见歌者率凡猥无可爱，则何也？』予曰：『北人俊，病在生硬；南人婉，病在闇弱。必以南产置之北地，浚其性灵而振其骨采，则精神发越，不同奄奄无气者矣。倘以北产携入南中，导以和柔之词令，教以娴雅之举止，亦必远胜于苏州之庸庸者，在化南北之短，而集其长耳。且都中歌伶之教子弟，雅步媚行，绰有矩度。掉头掷眼，各具精神。虽雅俗不同，而一颦一笑，皆非苟作。故如『五云』、『四芷』，亦足以动人观听者，半系乎此。苏州则但知度曲而已，于语言笑貌，绝无修饰，故不能致人爱也。』【离乱二十载，都中南产几尽。惟时琴香、郑素香为吴人，张芷芳为皖人，尚应客，年皆近三十矣。】

△都中歌者之侍饮，稚子如骄子之戏于侧，长者如姬妾共谈衷曲，可以娱情而适意。外间歌者之侍饮，则如仆隶，兢兢焉恐失主人意，是有何乐哉？

△余谓曲子师今苏产既不可致，尝以燕产童子慧黠者，附海舶往苏州，就清音队学度曲。四五年后，不但曲调娴习，并动作声音亦改观。乃挈归，再教以扮演登场，使与吴娃无异。闻者心善之而不能从。再阅数年，南产终不可得。目前之知名者老去，恐传派益失其初。才皆下劣，而昆曲有腔无韵，亦成广陵散矣！

○补遗

陆金凤，字翼仙。所居曰桐华堂。【桐华堂后有任小凤者，色艺可望前人。潘侍郎与水芷绝后，乃赏之，不使见客。】

松龄，隶和春部。色艺压同辈，名噪一时。齿既长，颜色不衰。既蓄须谢去，司事者啖以重金，薙须复登场焉。殆五十余岁，评者以为人妖。

△都中菊部，曰『四喜』、曰『春台』、曰『三庆』、曰『和春』。四部虽齐名，和春独不为士大夫所与，衣冠公宴未有呼和春者。市井小夫乃乐观之。有

友呼别部羣应，而特从和春招松龄来演《翠屏山》，余得寓目，妖冶诚无匹也。

旺儿，是茶寮中捧盘童子，貌白皙，心性儇巧，遂为好之者怱怱入鞦韆部。为花旦振动一时，趋之者如蚁附膻。余入都后，见其登场，黄腔最工，惟步武不中绳尺，盖小时未从师之故也。

△歌伶虽贱技，而品格不同。其为贤士大夫所亲近者，必皆能自爱好，不作谄容，不出褻语，其令人服媚，殆无形迹之可指。爱身如玉，尤如白鹤朱霞，不可即也。别有一派，但以容貌为工，谑浪媒嬲，无所不至。且如柳种章台，任人攀折。此则我辈所恶，而流俗所深喜者。松龄、旺儿，固流俗所喜，似可置而不论，然皆絶顶聪明，超絶流辈，譬之婆罗辟门支果，虽落旁门，其精诣亦未可磨灭也。【都门二十年前，惟长庚、三胜、二奎以黄腔负重名。青衫旦、刀马旦往往年稍长，艺始长。近五六年，师以教其弟子，即有喊黄腔，妆武旦，为异日包银地一变而为西皮，则秦声激越高哀怨盈耳，无雅俗趋之若鹜，坐上客满，至不能容。『万方声一概，吾道欲何之』？吾有私叹！西讴中有十三旦者，登场如惊风蛺蝶，所扮演皆淫佚之剧。广庭属目，如陈秘戏。江河日下，遂至于此。】

《怀芳记》终

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正编

侧帽余谭

（清）艺兰生 撰

●目录

《侧帽余谭》叙

侧帽余谭

《鸿雪轩纪艶四种》题词

艺兰生以《纪艶四种》函索题词，各赋二絶句赠之

●《侧帽余谭》叙

夫炼京都之赋者，咸骋志乎繁华；删郑卫之诗者，尚采风于狂狡。是以乐府唱樱桃之曲，叛儿传杨絮之歌。燕入秦宫，锦袍铭夫旧宠；翰乘鄂渚，绣被挹其余音。莫不播诸篇章，抑且衍为稗说。吾友以四杰才名，就三征币聘。司马题桥之际，意气自豪；士龙入洛之年，声名藉甚。偶以退食余间，忽发游春雅兴。踏软红之土，犹是少年；披惨绿之衣，惯居末座。襟期自远，独携璧月登楼。垒块何消，时取金裘换酒。则有宜人婉变，粉弹莲花；絶世聪明，香吟荳蔻。红笺一寸，迟来瑇瑁筵边；翠袖双垂，时值柘枝舞罢。闲倚东风之曲，燕语雕梁；偶游北部以归，马嘶金埒。固已手编芳谱，价长丰台矣。而乃季子上书

，叹黑貂之徒敝；司勋乞郡，怅绿叶兮成阴。爰辞市骏之台，来作飞鳧之客。碧筒自劝，旧雨无多；红豆相思，春云如梦。谈挥麈尾，好趁月白风清；帽侧乌纱，真个金迷纸醉。推之乐坊善材，尽罗珊网；旗亭名胜，亦付瑶签。仿《酉阳杂俎》之编，踵《日下旧闻》之录，伸其雅愫，权当系树金铃；托诸寓言，即是迷津宝筏。翳昔稽山修禊，壶觞成今昔之悲；邗水题襟，宾主兴去来之感。当良辰而共赏，慨胜事之不常。况乎花好月圆，芳痕易堕，珠温玉软，绮恨长盈。惟名士之风流，斯达观而放浪。笑看杭州，襟上酒有余香；顿教韦杜，城南春堪不老。仆自应甲科，预闻丁曲，未能遣此不忘。豪竹哀丝，何以为情，已是晓风残月。春深驿路，催归望帝之魂。夜半鲸声，敲醒春婆之梦。通观巨制，僭识弁言。深惭花管无灵，入梦久衰乎江令；所冀木天联武，观光重到夫皇州。

戊寅春仲铁笛生识于申江舟次

●侧帽余谭

杜门郅扫，悄焉寡欢。回忆匹马长安，六经寒暑。承平景象，窃幸躬逢。时与乡士大夫联襜游春，娱极视听，琴觚杂陈，履舄交错，致足乐也。倦飞知还，倏成陈迹。茶余酒后，意之所及，信手剖记，凡得若干条，颜曰《侧帽余谭》，不类厕者杂纪例也。岁月骛逝，今昔殊轨，悲夫！

强圉赤奋若橘冬苕溪艺兰生

都门酒肆，向推四大居。近年煤市桥头，新起泰丰楼。地甫三弓，室近十座，皆精雅有致。正厅尤胜，厅旁植竹数枝，颜其堂曰：『解虚心』。室中悬古画一、联一。置天然几上，供秘色瓷瓶一、镜一、垆，他物称是。旁室置博古厨，杯箸酒具及招友之简，悉贮其中。游春余兴，且住为佳。顾客常满，座非豫订不得焉。中有小楼甚湫隘，说者谓鄂君覆被处也。余情未之信。

戏园盛于大栅栏，栉比鳞次，博有十数。广厦甚旧，而无黝朽倾欹之形。各班数日一轮，不拘某园必演某班。三庆、四喜、春台三大班，为司坊所承值，亦于此轮演也。他若肉市之广和楼，间亦值之。至东西城内之景泰、泰华诸园，则单演杂耍。间有自宣南来者，皆山陝小班，脚色既蠢，砌末尤劣，不足登大雅之堂。

时下盛尚黄腔。黄腔起于湖北黄冈县，词意俚鄙，皆若辈随口诌成。不经文人笔墨，宜无当于大雅。其中亦具音节，使改窜稍顺，则歌者转觉聱牙。然亦有以调旧厌闻，新易一二句，便觉铿锵动听，但此非老协律不办。

昆腔曲谱，出自玉峰魏良辅。后遂盛行于苏。种种传奇，音律精细。豪贵妙选名伶，扮演惟肖，遂尔轶类超群。京师自尚乱弹，昆部顿衰。惟三庆、四喜、春台三部带演，日只一二出，多至三出，更蔑以加。曲高和寡，大抵然也。

子弟教成歌舞，将出应客。先输钱于菊部，按节出费，谓之搭班。搭班之首日，例演剧敬神，且以动坐客。子弟无论学昆与黄，必隶三庆等三部。故昆曲之于三部，藉延一线耳。

搭班之前，歌扇舞衫，预为自制。其间唱昆者十之五。而五之中，唱旦者居其三，唱生者居其二。大约生旦之曲，宜于浅斟低唱。惟伶喉气未充，仅能随箫管声依约附和。而观此等剧者，亦以色不以声也。

惟伶昆剧，惟四喜最多，三庆次之，春台几如广陵散矣。

自挂籍乐部后，日日进园，立于戏台之东西房，谓之『站台』。蝶使分巡坐间，似曾相识者通眉语，使侍坐，坐时久暂不等。大抵铮铮有声者，略一周旋即便别去。护花尉故广交，每顾曲前后，左右纷然杂陈，艳之者拟于肉屏风云。善材授徒，亦视其性之所近。如纯正明艳者宜旦，淡雅雄健者宜生，狡黠者宜贴、宜丑，顽蠢者宜净、宜末。习与性成，不可勉强。诸堂自配脚色，得成一戏者，向推岫云、春华、闻德。今则景和、瑞春、杏春也。

惟伶本曰『像姑』，言其貌似好女子也。今讹为『相公』。按此名古惟宰相得而称之，至大家子弟及茂才亦膺是称，然已嫌其滥。今竟加之至贱之伶，致京官子弟，其仆转不敢以此相称。以同音之故，而使冠履倒置，正不独『伍髭须』、『杜十姨』之足资人笑柄也。

若辈向系苏、扬小民，从粮艘载至者。嗣后近畿一带尝苦饥旱。贫乏之家，有自愿鬻其子弟入乐籍者；有为老优买绝，任其携去教导者。妙珊言：『每一曲成，不知费多少心力，捱几许夏楚。人第见我辈赚人之易，而不知学歌之难也』。其言恳确，推之秦楼楚馆，何独不然。

乱弹中以青衫、须生为最难。盖上等脚色，唱处极多，非喉气充实则坐客不能动听。若辈之充是色者，往往于五更黎明时，面壁引吭，啾啾长啸。常止宿『五云深处』，东方未白，闻此声四起，远近响应，不知者几疑鬼啸。

以所部不竞，而迁地为良者，则改籍是也。试言其故：一因本人中材，而所部上材居多，未免为所凌轹而不能自振。一经改籍，既足新寻芳者之耳目，且他部或纯系中材，或参以下材，则斯人一出，大可啸傲其俦矣。一因所部以津贴细故不洽，故改弦易辙，以省费也。

明僮称其居曰『下处』，一如南人之称『考寓』。向羣集韩家潭，今渐扩广，宣南一带皆是。门外挂小牌，镂金为字，曰某某堂。或署姓其下门内，悬大门灯笼一。金乌西坠，绛蜡高燃，灯用明角，以别妓馆。过其门者无须问讯，望而知为姝子之庐矣。

觅醉花间，主人招邀胜侣五六人造之。仆辈入报，嚶然一声笑颜迎，侧足侍者不知几辈。寒暄数语，主人索纸笔。侍者磨墨隆隆然，坐者挥毫索索然，盖飞

笺召各友所欢也。授急足去讫，须臾还报曰：『条子就来，请主人更室坐。』团栾位置，排比已齐。山肴海物，纷纷罗列。方就坐，则褰帘一笑，似曾相识来也。由是或行令，或猜拳，或挥麈清谈，或竹肉并奏，一视其主人之所好。所识中有膺重名者，酒数巡，登车径去。余稍留片刻亦去。伶既去，酒亦阑矣。呼双弓米啜少许，而席撤。主人出，赏京蚨十千以授。若辈转递仆辈，内传呼曰：『某老爷赏钱若干』。随有仆出磕头谢。于斯时也，主人微疲，客颜亦酡。一声呼灯，则已排班鹄立，各持其一以出。一席之费，除赏资外，计需京帖三十千，旧例也。无名氏有句云：『得意一声拿纸片，伤心三字点灯笼。』颇雄劲。后有人更其意曰：『英雄末路拿稀饭，混沌初开灌米汤』，更觉声情激越。谚以若辈媚人赚取缠头为灌米汤。而于少年襁褓，初入京华者尤甚。名誉稍起，即声价自高。当其全盛时，红笺飞去，非亲昵不至，非权贵不至。即至矣，而略叙寒暄，匆匆告去。故寒士之游京师者，非深自谦抑，先意趋承，招之每托故不赴。某孝廉适值此，寻至其堂，大肆咆哮。堂主人之为泥首乞怜而后已。若辈虽近于狡，孝廉亦不免于戇也。呵！呵！

怡道人提倡风雅久矣。逢会试年，新进士胪唱后，品题羣英，定为及第花三枝。填写花榜，鼓吹送至其堂，一时传为佳话。岁丙子，道人宦游洱海，某公踵而行之。取景和霞芬为状元，次韵秀莱卿，三德春朶仙。且以景和啸云胪唱，时论翕然。间有不满于朶仙之为探花郎者，以品逊也。

蕊榜发后，不知者以某公与梅慧仙有旧，故独厚于景和焉。不知霞芬之冠冕羣芳，久已藉藉人口，虽欲置诸下乘，不可得也。至传胪一坐，本无足重轻。某公之意，殆以绿叶烘托牡丹耳。

菊部状头，例取旦脚，诚不欲负花榜之名也。如昆部不合式，则于乱弹中选之。榜探以次不论。霞芬榜出，闻有佗父谬加更易，以莱卿为首，非惟不洽众望，且不合例矣。

霞芬姓朱名霭云，小字恩子，景和诸云之翹楚也。多愁多病，弱不胜衣，咸以林黛玉称之。所居精舍二楹，为姑射仙人旧居。古雅絕尘，楸枰湘篴，亦复安排得当。院落树夹竹桃数枝，金笼立葵花鸟一。竹影横窗，灵禽唤客，殆不减潇湘逸致云。

娟好如早秋花者，则近信之如秋是也。如秋名金喜，靛衬朝霞，眼澄嫩水，嫣然一笑，使人之意也消。寿眉生最先识之，视为膩友而不近。于戏！因赠以联云：『如水雅宜君子淡，秋花怎比状元红』。秋以甲戌第二人登选，一时名下士争以玉轴投赠。

情犹水也，水无刻不流，情何时可阂。我辈志希风雅，安能如太上之忘情。然亦不宜涉于邪，如子朱子所谓得其情性之正者，斯可矣。吾友如平阳生、赋艳

词人、香溪渔隐，披沙子、护花尉辈，皆能见得到此，故于秋菱、艳仙、妙珊、如秋，皆爱之重之而不忍褻之。夫亦谓彼既薄命如花，我虽不能供之几席，以恣赏玩，又不能遍护金铃，使不摧折。惟是兰之芳，菊之秀，莲花之清矫，芙蓉之淡艳，或生空谷，或寄东篱，或出淤泥而不染，或涉秋江而可采，而皆自成逸趣，对可忘饥。若有情若无情，而情乃弥永，何必褰裳涉洧，效狂且为？嗟乎！使秋菱辈情根牢固，亦如吾友之所以待之者，则热火坑中，讵必无青莲一朵哉。

夏鸿福，鸣于辛未、壬申间。歌声宏亮，直欲飞上九天。香溪始招之，以其性近和峤，稍稍厌去。洎重入都，知侍某达官出镇塞外。鸿飞冥冥，不少弋人之篡云。

余久耳景和梅主人名，意必皤然一叟。及覩面，知年逾不惑，犹少艾如二十许人。登场尤明艳，慕名者争招致之。顾主人颇自高，悉待以闭门羹。或贵介招饮，则以其徒塞责，善言谢却，使望之如天际真人，可望而不可即。是可敬亦可恨也。惟旧相识招之即来，晋接蔼然。

如松馆设自前明，相传其额为严分宜书，端正遒劲，不类其人。【严分宜书额，又有六必居。相传可以避火，店主秘之内室，以膺者悬门外。权奸死后手迹，祝融犹避其焰，可畏哉。】后以旧规湫隘，更辟雅座于对门。广厦数十间，每当春秋佳日，香车宝马，闾溢巷内。赋艳词人《竹枝词》云：『最是莺花撩乱后，如松馆里上灯初。』纪盛也！自泰丰楼出，而向之适馆者易而为登楼。以是问津者稀，日不满坐。盛衰之故，风气所趋欤。

京师于岁首例行团拜，以联年谊，以敦乡情，诚善举也。每岁由值年书红订客，饮食宴会，作竟日欢。是日盛聚，梨园若辈应召，谓之堂会。色伎俱优者，每点至多出，获缠头无算。遇所识，或于例赏外别有所赠。

以歌侑酒，欢场旧例也。而近时日下微有不同，必其可以奏技，方能强之。若仅熟口头语。不足入高人之听者，虽情有难却，亦终面赧音涩。其为乱弹名色，虽不吝其技，然亦视交之浅深，非贸然自献也。

同治辛未秋，初游京师，友人邀饮宝兴楼。为丽云所勗而招梅卿。卿喜读讖及《三国演义》，与之谈，辄竟夜不倦。余秉觞政，有不胜酒者，许说掌故一则，以故梅卿恒不窘于欢伯。

香车一至，即须出京帖二千。掷酒保转付，名曰『车饭钱』。其侑酒费，例取八千，则按节照算，不即掷付，存体统也。博盛名者，即车饭之资，日进百贯云。

若辈虽隶乐籍，亦喜观本人不隶之部，非特山陝诸班，有携玉人而至者。即如隶三庆者往四喜，隶四喜者往春台皆是。其侍坐也较久，必视所喜之剧演毕乃

去，所费一如侍饮。

车饭钱一项，惟于酒肆招饮时取之，而下处则否。亦惟午晚时一取，而连局则否。如午时相招，已出此资，随携之观戏或赴下处，则无须重出。惟再赴酒楼，则仍须照付。初疑窒碍不通，询之老白相，谓各酒馆于车饭资皆有抽费，故应尔也。午时不招，仅约观剧，则此资仍付，以是日始相见也。至夜间跻堂欢饮，即是日并未一面，连应数条，亦不索此费。间有索者，乃充其仆私橐，非定例也。余之为是琐琐者，乃为问津人作武陵之棹。若挥霍自豪者，谅不屑例此。

三五同人雅座清饮，所欢即为他座所招，不能不入室周旋，谓之『飞座』。坐次窥主人意旨，如主人别有所属，故尔屏叶者，则冷语侵肌，酸风扑鼻。主人情难割舍，出车饭资慰藉之，名曰『留条』。果无他好，如主人之色不馁，若辈有以规察，而亦径去。然仍须留条以安其心，否则谓之『挑眼』。挑眼，京谚。犹言吹毛求疵也。倘请尊客，而以若辈为嫌者。一闻履声橐橐，亟招其仆而告之故，则亦绝迹不来。

『飞坐』非主人所招之人，即友人所欢，亦略来酬应。其时留条与否，若人不计较也。惟留之，益见屋乌之爱耳。

花间小醉，雅趣极矣。顾繁华之地，难免尘嚣。且数见不鲜，味同嚼蜡。赋艳词人于风清月白之宵，偕胜友访艳仙于梧桐庭院。或品茗、或赌棋，或闻香，或读昼，各寻乐事。词人自拍昆曲，艳仙按笛和之。于时璧月璧人，争相辉映。庭中木樨，拂拂吐香气，与雅韵相间发。似此清游，窃谓如水如龙。碌碌长安市上者，皆念不及此。

山阴道人矜慎物色，游都年余，赏识者寡。观剧三庆，见林春喜《打樱桃》一出，道人似心许。其友某约往垆头小饮，即代传笺，不可强之。次日以书寄某曰：『昨由白云乡见端正宝相于无忧林中，作平等观，未能说无上法，尚不足以帖道人心也。贫道枯坐，守庚申有年矣！坚定历练，只此入道第一大关键。今请放开眼界，穿上芒鞋，历观大千世界。如未遇大自在菩萨，结欢喜缘，即与把臂入林，共证絮果何如。』后遇郑芎乔郎，遂结兰契。佛家因缘之说，殆亦不可勉强矣。

景和子弟以『云』名，犹春华以『芷』名，瑞春以『宝』名也。而人材之盛，未有若景和者。计自湘云以至啸云，已逾十数。湘云辈次第脱籍，倏然尘外，余未之见。得与周旋者，惟紫云、瑞云、霭云、福云、啸云五人而已。而紫云、瑞云又各能自立，福云班虽次，亦能自强。盖巧玲久享重名，爱之者波及其余，故子弟辈以门第重。优游自在，不若他家之落寞。霭云特出，异日立名成业，当更可观。闻主人培植后秀，不遗余力。识其微者，以为方兴未艾也。

余之交霞芬，平阳生之蹇修也。甲戌入都，兴致已阑。朋辈招集，勉修旧好，符例而已。时霞方新进，身材似燕，雅艳可人，亟叹为非凡品。会酒酣，平阳生从容请曰：『我辈及时行乐，称意实难。但得俊才，何妨罗致。樊川薄幸，不系此也。』余笑颌之。生遂为余置酒，且代折简，寻赠联订交。

集句云：『明月分林霭，晴天养片云。』

品花寶鑑》一书，为记明僮滥觞。所载皆干嘉时人，承平歌舞，称为极盛。主持风雅者，又多名公巨卿，王孙公子。其所叙者，虽不能无溢词，然尚不失雅人风范。今惟所推及第花，差堪媲美，余则自桧以下。夫若辈出处，既非清流，使无骚人雅士为之先后，尘寰齷齪，何处得佳趣来。

岫云歌僮亦以云名，一如景和。自蓉秋以次，凡五辈，故其斋额曰『五云深处』。尝戏题其壁曰：『五铢摇曳侣仙羣，一气双烟自不分。借问神山来往客，岫中日出几多云。』

露香貌仅中人，而性絶灵慧。登场时粉黛香酣，亦极妖冶。与朶仙比肩，或谓过之。尝观其合演《双沙河》，风情骀宕，同曲同工。『寶帐香重重，一双红芙蓉。』彷彿似之。

杏林春燕，久传艺林韵事。小福寿居于韩家潭，颜其堂杏春。蓄双雏，曰：燕秋、燕香，秀外慧中，并皆佳妙。余招燕秋，而以香属山阴道人。一时王谢子弟，亦争致之。燕秋字喜林，小名五儿。

曾绘《杏林春燕》扇赠燕秋，并题其上云：『杏雨吹残，春云梦晓。睇枝头之小鸟，犹自依人；散帘外之轻红，几经过眼。偶因薄醉，辄惹闲愁。聊倚金缕新声，以赠玉楼旧识。』词曰：『一夜廉纤雨。怕匆匆、几声啼鴂，唤春归去。别院虾须刚半卷，帘外闹红无数。正燕子双双飞处。比似桐花，雏凤小试，清声隐约雕梁度。还爱作，掌中舞。聪明未必输鹦鹉。最怜渠、半襟红浅，背花偷觑。软语商量浑不定，意欲留将春住。又只恐、流莺相妒。别有翩翩轻絮影，趁东风飞傍差池羽。任缱绻，等萍聚。』

余非不爱燕香，顾迫以势耳。蒙山樵子不识此意，思作双雕之射。余戏谓曰：『此赵家姊妹也。后果妒宠，不免左右做人难。』然樵子自招双燕，连掇巍科，诘杏林之预兆欤。

都门鲜作泛舟游，盖御河湮塞，未能鼓柁自如。惟暮春之际，竞传逛二闸。二闸在安定门外二里许，运河之通道也。小舟三两，■〈舟羲〉岸相待。游人投之钱，即欵乃行至三闸而止。好事者携花载酒，驾言出游。维彼舟子，视掷果之车一至，争招招焉。

岫云主人徐小香，精音律。向以昆生著名，评曲者必首屈一指。顾自矜异，园主几聘请而未肯轻出。兼善黄腔，尝于堂会观《羣英会》一剧，时主人演周郎

，王九龄演诸葛，张喜演鲁肃，赶三演蒋干。须眉毕现，凛凛如生。就中主人与九龄尤出色当行，真所谓一时瑜亮。

歌僮学曲，必择乐坊名优。如程长庚、王九龄、张喜、马六、长寿、常四、刘五、赶三等，皆若辈师资也。若昆剧，则另有一种曲师，不甚著名。惟有杨三者，吴人，善昆丑。游京师久，往往与雏伶合演。惜年已迈，近来小演。喉音微塞，直亦憾事。

赋艳词人尝拟联贻艳仙，迁延未果。余为振笔直书曰：『其人若斯之艳，到此飘然欲仙。』词人颇首肯。后会于绮春，见壁上新补是联，方疑词人书赠。细阅款识，则非也。会心巧合，大奇大奇。

雪舫既去，继起者乃有蕙芳。其所演都须眉丈夫，貌亦相称。多材多艺，足与雪舫埒。某豪贵亟赏之，时召充家乐，旋为脱籍。惜本领既大，心计转粗。黄钟之音，移而瓦缶。选声者正无讶辍歌之速也。

霞芬既占首选，游黄金台者争以一见颜色为幸，不啻夷光之在姑苏也。平阳生谓余曰：『此好消息也』。未几，闻有某公子携多金为出籍，主人溪壑难填，事亦寢寐。惜哉！

朱郎疾，问讯者、馈药者日登其堂，主人恶其喧扰，属诸其家。余与桃花潭主往访之，见其杏靥含红，柳眉锁翠，强起酬答，状极疲惫。余不忍束之，温慰而去。潭主有问讯辞一章。

有精岐黄之术者，与霞芬略一识面，争先毛遂，亦护惜名花意也。乃翁虑人多绪乱，独延某医诊视，数月而愈。其时有为霞置酒者，以啸云代，日犹数十席云。

『清尊旅馆沈残梦，歌板天涯怨少年。』长洲李丽农下第诗也。客藏毳毼而归，解鞍杨村，薄醉假寐，恍惚与同人聚于姑射旧居。斗酒征歌，欢若往日。正豪饮间，剥啄一声，仆夫促起，而荒鸡报晓矣。兀坐车上，冥思残梦，意有所咏。偶忆及此，语意已尽，直为辍吟。

燕秋工小剧，明姿憨态，光艳射人，性灵慧解人意。秋波流媚，词旨便巧，四坐欢然。尝拟联云：『歌艳殢人娇，正燕子来时，杏花开候；夜阑留客醉，况秋波一翦，春色三分。』后以秋改名，未果赠。

陆太史赠福云联云：『神仙家世传梅福，京洛才名愧陆云。』福云貌不扬，名亦亚于诸云。徒以门第故，不致冷落。顾性英爽，善技击，所演《卖艺》《三岔口》诸剧，兔起鹘落，矫捷绝伦。公孙大娘舞剑器不得专美于前。

出西便门里许，有天宁寺，浮图高矗，梵宇深沉。禅房花木亦饶明瑟，而塔射山房尤胜。入寺者鲜事随喜，惟野眺以涤烦襟。春秋佳日。姝子集焉。老僧烹调肴菽，亦多适口。若饮酒茹荤，须挈行厨。寺出熏烟，游客必市一二瓶，归

以馈亲友。但为花气所掩，真味全失。而若辈度词，輒以天宁寺闻鼻烟为恶谑，亦奇。

若辈自相为语，率多度辞。非久在罗绮丛中，不能得其隐。大约用本字转音，而字句之间，又间以闲字。口角伶俐者，舌战相尚，至有发语至数十字，陆续一串，如莺歌、如燕语，听者瞢然。用此语者，非互相嘲笑，即讥讪本主之意。

香溪之南也，同人饯于瑞春。酒阑灯炮，凄然有怀，作诗以赠妙珊，末云：『涩囊愧乏千金赠，握手临歧只有诗。』嗣为岭南太史激赏，采入所著丛话中。妙珊有知，当胜于千金之赠矣。

赶三以乱弹小丑擅名，谐谈成趣，不顾时忌。某公以大吏入觐，同乡觴之。三登场，以隐语中某公阴事。某公怒杖之。既脱，犹时以撻逆鳞自诩。有堂曰保身，蓄徒二，不甚佳，旋废。正月琉璃厂有出灯谜者，以『保身闭歇』射戏名，识者谓『赶三关』云。

我辈及时行乐，本无成见。值可意者，招之何妨，然亦不宜太滥。如泛月客，客游京师久，花天酒地，履迹殆遍。但与之善，辄不计妍媸，皆罗致之。每饮必拥羣花，燕妒莺嗔，讫无专主。余恒戒之，弗听也。性好客，和易近人。惟灌夫醉后，在坐者殊觉难堪耳。

度云素丰艳，为怡道人所赏，至推为探花郎，时论颇非之。自岫云谢客后，诸伶星散，度云亦沦落他所。乙亥冬，遇于文昌馆，玉容憔悴，愁病交侵，不禁有风流顿尽之叹。

绮春主人以唱青衫名震一时，而酬应温文，吐属风雅，尤非后起所及。故年逾而立，门前车马未尝偶稀焉。

飘茵堕溷，今古同悲。公暇顾曲梨园，见有衣衫褴褛，充场上下脚者；有为人送淡巴菰者；有胁肩谄笑，呈献戏单者，虽春蚕半老，而眉目之间，犹露一种柔媚之气。酒家佣保，皆得指而名之。且缕缕述其轶事甚详。又前门桥头一丐，有识者曰：此《明僮小录》之某也，与小福齐名，闻小福时周恤之。

秀芳与尧封善，临别辄潜然垂泪，谆谆订再集时。咸以为情之所锺，伉俪弗若也。迨尧封东归，泛月客继之，亦殷殷惜别，一如待尧封。始知其虑所欢有他好，故作此伎俩以固宠者也。尝戏拈《红楼梦》语嘲之曰：『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经得秋流到冬，春流到夏？』秀芳輾然笑。

艳仙初入梨园，名不甚噪。鬢发颇寡，僉以『小辫』呼之，又呼为『小和尚。』面庞常带笑涡，吴门戴君题其小象有云：『翩然一笑，何来沙弥。』可谓善于形容。

某太守谒选都门，昵于艳仙，以画兰自炫。有貽香溪以槟榔叶扇，香溪珍之

，移赠艳仙。翌日，见其雨叶风葩，挥洒殆遍，并录钱裴山句。艳仙问诗书画何者为长？余曰：『诗固佳』。艳仙点首曰：『唉』！

雏伶尤好蝓蝓，形如络纬，以羽作声。饲以丹砂，腹赤有光。能耐寒，恒以葫芦贮之。葫芦以色似蜜蜡者佳，雕刻花鸟，精致绝伦，有贵值数十金者。每当酒热香温，诸伶出自绣襦，比较优劣。或口作琤琤细响，蝓蝓即应声欢鸣。吁，是殆可怜虫乎！

竇剑赠人，金貂换醉，此燕赵间游侠所为，乃不意于弱伶见之。忆甲戌冬，夜宴于近信堂。于时朔风舞雪，重裘不温。会茗生招饮急，既命驾矣，而情殊瑟缩。如秋知之，即解狐腋裘以衣曰：『且服此，不必遽效藺生故事也。』嗟乎！炎凉世界，谁复念范叔一寒至此耶。

如秋美丽自喜，而媚人处尤在秋波。披沙子曾调《眼儿媚》一阙赠之，且副以联云：『如花解语，秋水为神。』用紫笺屑金作飞白书。如秋常悬之花幡下。渔隐向疑招邀小史者，皆具断袖癖。入都后，始知为村学究见解，不尽其然。非特我辈，即有沉沦不返，亦惟性情融洽，极友朋之乐，真不自知其所以然者。时人戏脱胎李延年句云：『一顾竭其绵，再顾竭其薄。非不知竭绵与竭薄，相公丢弗落。』

春华朱主人，吴产也。年逾花甲，若辈望之如鲁灵光。喜用羊毫作擘窠字，故人称之为『羊毛笔』。其徒张芷馨辈，咸丰间负重名。已离绮障，得及见者，为芷荪、芷湘、芷荃，亦驰名菊部，厚获缠头。主人久厌嚣尘，徒以三芷年幼，未能恕忘。后三芷寢衰，乃不责身价，各为削籍。已遂翩然一舸泛五湖。去时有『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之羨。

郑芎癖嗜文字，涂鸦泼墨，恂恂如书生。所居镜室，鸦叉蟾滴，丛杂其间。时复呶呶，读高头讲章，作酸秀才态，闻者笑之。与毘陵太史过从甚密，珍珠百琲，不惜贻赠。已订三生约。无何，太史歿于南，郑芎得耗，终日饮泣，自悲运蹇。曾向余切切道故，犹泪数行下。忽一旦脱籍，从某公去，不禁愕然。

素芳以昆生占甲戌首选，乃怡道人破格之举。芳沈挚寡言，雅淡绝俗。酬对间，自有一种清气扑人眉宇。论者以花中水仙推之。与江左孙郎洽，郎自捷南宫后，兴采遄发，坐间无芳不欢，芳非郎亦不即赴也。莫厘山人嫫昆曲，于教坊少所许可。惟芳则誉不绝口，艺可知矣。

素芳眉目如画，好事修饰，而不屑作浓艳妆。曾见其月夜披白袷衣，坐桃簟，调《梅花三弄》。翩翩风致，彷彿张绪当年。

余因周三而识芷馨，盖亦梨园之翘楚者。性格温柔，绝无忤色对坐客。周三素放诞，馨事之维谨。与艳仙齐名，而皆早折，护花香尉能不惘然。

有无业游民，略熟几句盲词，于傍晚时，挟鼓鞞弦索，度曲巷而作声焉。小家

眷属，性尤笃好。每一延至，期必达旦。尝于绮春、近信夜饮，一聆其声，悲壮肃杀，酷近伊凉。妇人帷而听之，无懈骨，无倦容，而坐上客殊觉聒耳也。朶仙以演荡妇擅名，观者识与不识，僉谓无出其右也。惜花老人曰：『壬申之秋，朶仙始自津门来。齿尚穉，而登场度曲，颦笑皆工，略无羞涩态。余目为后来之秀，今果然矣。』

醴泉有故源，嘉禾有旧根。曩者，余不钓徒以范镜仙为殿春花，甚叹惜之。自香溪缔交芷湘，风晨月夕，辄复造饮其庐。间尝询其家世，知即镜仙之子，故字曰亦仙云。

香国楹联，率多好句。惜过目辄忘，惟记艳依云：『艳如西子湖边水，依是扬州梦里人』。琴香云：『琴心留太古，香草赋《离骚》』。素香云：『素心何如天上月，香意不减春前花。』莲卿云：『管甚莲似郎，好郎似莲好；为问卿怜我，多我怜卿多。』

妙珊初隶春台，学旦脚，无誉之者，盖丰韵欠也。后改青衫，珠喉浏亮，音节谐和，每一登场，观者同声赞叹。由是芳名大噪，门盈车马，几无厕足处。近年嗜阿芙蓉，声色顿减。钟爱如香溪，且因之割爱矣。色固足恃哉！

刘宝玉有玉环之肥，当其阔步氍毹，演李青莲『醉写』，风流跌宕，真神仙中人也。性素戇，言貌质朴，颇近率真。同堂如妙珊辈，芳誉寢衰，而玉仍颠扑不破。顾空负虚名，谁以怡红贮之。

或曰：『宝玉之言貌质朴，正其巧以逢迎，非率真也。』余曰：『若然，玉不足贵矣。然玉贵乎灵，玉而朴等于顽。顽则近于石，亦非足贵。石耶？玉耶？顽耶？灵耶？还以质诸爱玉者。』

蕙香本无字，曰妙仙者，披沙子所命也。与纫仙同师，皆工昆剧。顾沉默黜灵趣，或以『泥美人』诮之，正非苛论。其师种桃道士爱之，时加螺赢之咒，致纫仙颇有怨言。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厥占在家人之睽矣。

壬申子月，既望之夜，同人大会于寶兴楼上。人月争辉，履舄交错。坐中芷荃善笛，小芬善箫并胡琴，楞仙、蓉秋皆工昆曲。使各奏所能，一时歌声、笛声、管弦声，次第间作。天风缥缈，仙乐悠扬，想当年李三郎作月宫游，亦不过尔尔。

芙秋纤小柔媚，余以『女儿花』称之。善学百禽鸣，隔坐听之如百灵雀，断不料出自彼口者。又尝以葡萄空其中，距口寸许吹之，宫商毕具。同坐者百计效之不能也。同时如秋善鸟鸣，艳仙善吹樱桃，而皆不及芙秋之工。惜为师兄玉祥所浼，不得盛名鼎鼎。抗手时流，趋向所关，古人所以重息阴之戒也。

艳仙瘞玉后，都人士悼之者众。藕香谱《蝶恋花》吊之，余亦效颦以《金缕曲》，词曰：『花事秦宫了。问东君、香桃艳骨，摧残何早。潭水清清深千尺

，惟有愁丝乱绕。看满地红英谁扫。唤作瞿昙原自误，到如今果脱诸烦恼。云易散，天难老。燕台旧事休重道。遍天涯、寻消问息，影儿都杳。剩有多情斜汉月，依旧寒光清皎。又照激愁人怀抱。鹦鹉前头伤心语，愿生生但祝花长好。墨和泪，挥残稿。』外如赋艳词人、平阳生、香溪渔隐皆有作，曩欲都为哀艳词而未果。

瞬花谢艳，相赏者稀。强者自立家室，弱者逡巡而下天津。故天津之优，较京都为逊。大抵若辈享盛名不过十二三年，过此以往，憔悴日增，飘茵堕溷，有立见其成败者。

所恶于『跟兔』者，为其拘束之，使不得尽欢也。『跟兔』，即若辈随人之号。名为随人，实其师之羽翼，若辈畏之如虎。侍坐稍久，其人壁衣微嗽，即闻声而出。或互相口角，以致用武。一经知觉，面斥不少假借。甚且告于其师而夏楚之。

东、西四牌楼之隆福、护国两寺，月各得六日为赶会期。届时商贾麇集，珠玉锦绣，充牣其中。游人如入五都之市，目不暇接。豪富常携小史往，谓之逛庙。值当意之物，一诺千金，不吝其偿。

出师后，厚积余资，则娶妇不容缓也。同类自为婚姻，可谓门当户对。间有脱然畦封，竟以厚币聘小家碧玉者。亲迎之日，鼓吹喧阗，香车宝马，烂其盈门，所费或过中人产。风流喜事者，醵金集饮其家。方谈笑间，玉人双双出拜，金玉罽锦，各有所赠。

北地风沙极多，旋拂旋生，窗牖几案，日积寸许，致足厌也。惟登彼姝之堂，则窗明几净，一如琉璃世界，几忘其在软红尘土，诧叹不置。坐定，移时即有仆辈持麈尾处处拂拭去。其力众我寡，无惑其然。

程长庚掌三庆班，规例严整，明僮之隶其下者，必使尊之曰爷。且不许站台，免蔽座客。故隶三庆部者，到园后祇在帘内隐约偷觑。顾曲周郎，未免欲眼滋馋耳。

距永定门不远，有亭曰陶然，为汉阳江水部所建。亭基颇广，护以木栏。春秋佳日，微雨初过，槐柳滴翠，葱蒨可爱，亦红尘中清凉世界也。好游者预飞笺订客，招邀小史，携具前往，征歌斗酒，作半日欢。迨日影西逝，牛羊下来，陌上游春者亦歌缓缓归矣。

《扬州竹枝词》云：『看他呼吸关情甚，步步相随云雾中』。咏俊仆装烟句也。此风天津盛行，若京师高品，则不屑也。不谓近日竟亦有之。余始见者为夏鸿福，继者纷纷。吹气如兰，侥幸不少君子，病其过于和易焉。然以视余桃，为之犹贤。

割友人所爱曰『割靴页』，其义未详。意以京师偷儿，常割人靴页，以靴页喻

歌僮，以偷儿戏窃玉者。因是，二人同招一僮曰『同靴』。竟有形之草扎，类于同年同寅，一何可哂。

以若辈喻靴页，亦自有故。兄弟曰手足，时下常呼若辈为弟，曰侬弟、曰爱弟、曰小弟、曰我弟。弟者，足也。足不足云，若足旁至要之物如靴页者，其庶矣！且例诸『妻子衣服』之说亦通。

艳仙之歿也，上舍生某哭之哀，诣绮春焚纸帛无算。且为之请于主人，取其生平所临得意帖及玩好尽焚之，涕洟而去。噫！生真多情种子哉。

余初不识艳秋为何等人，会上巳日，与护花尉、香溪渔隐、泛月客修禊，饮于如松馆。客绳艳秋以语尉，强招致之，始知隶三庆部与世浮沉者。后余凡观剧，秋必殷殷垂睐，侍良久去，得非前因欤。茹福儿步如秋后尘，而无脂粉气，风流端正，酷类大家子弟。闻系出古香殿撰，都人士之有年谊者，曾欲为脱籍而未果。尝细叩之，则默不置是否。或好事者以姓僻傅会，亦未可知。其及第也，余赠以诗曰：『珠冠翠珥绣褙裆，绮阁争看白玉郎。一骑红尘来报捷，榜花犹带旧时香。』

如秋既享艳名，兼修慧业。性柔善，好佞佛，头陀沙弥恒多相识。庄严宝相有所募化，常装潢缘册，先求秋转恳诸檀越。诸君既愿结欢喜缘，且嘉秋之能证净业也，争先布金，不日盈册以去。与艳仙尤善，仙怛化后，秋尝向人言：渠为天上护花童子。优昙一现，殆有自来欤。

若辈亦尚结盟，以小红笺写名字，谏吉拜盟，呶呶私誓，亦颇不苟。然往往以所事一主，互相嫉忌而绝交者。呜呼！士君子风雨一室，以信义自期。及出而处世，所谓如兄如弟者，四海皆是。一旦以微故相凌轹，非特不能自返，且下井中石焉。交道之衰久矣，亦何有于弱伶。

旗亭赌酒，每以点将为令。举宏量者二人为大将，赌酒几觥，任指坐客各一人为小将，相将猜拳，以先胜决雌雄。由是彼此对敌，胜者以筯加琰作记，负即撤去。至两下俱尽，则将与将敌，败者自灌巨爵，略分饮麾下诸败军。山阴道人曰：『酒令伙矣，而若辈必取此者，以其雅俗共赏。且阅时多而费酒少，喧闹特甚，兴致易阑』。人以为知言。

绮春、佩春则有劝酒之法：宾主方入座，艳仙辈即以玲珑骰子进，以一枚自掷定令。如得么点将，二打通关，三贴翠，四飞花，五藏花，六催花。一人一摇，一人一令，行爵无算，令未毕而酒阑矣。

盖堂主人皆善饮，不琐琐为杯中物计。登其堂者，不醉无归。『贴翠』者何？以粉定碟儿，写暗数其内，如八数则写饮中仙，十二数则写阑干，廿四数则写花信之类。写毕覆于案前，先自一呼起，飞至某座，某座又飞至他客。辗转相递，如数而止。恰中则饮某客，越过则呼者饮。

试再揭『藏花』、『催花』之义。『藏花』以大盘覆大小杯数四，暗于其一置花一朵，使坐客轮揭。不中，则坐客即以其杯引满自饮。中则视盘中尚留几杯，咸饮主人。此必豪量而有机警者，方能为之不窘。『催花』仿羯鼓催花意，一人出座挝鼓，或代以击案，词史辈又戏以帕蒙其目。坐上客传递花枝，俟传至某手，鼓声截然而止，则觴某而大相谐笑。

伶伦氏耽文字者，首推景和、春熙两主人。景和主人梅慧仙，自号『梅道人』，善八分隶，轶事具载《明僮续录》。钱秋菱新赁居于珠帽胡同，堂曰春熙，善行楷，与道人后先辉映。曾为余书扇一角，笔力遒劲，酷似董香光，署曰钱青学书。

郑芎、艳仙，书法不逮二主人。然初写黄庭，亦饶秀韵。席间恒以飞花为令，传至十数，娓娓不穷。意有所属，故故飞来，淹博者弗如也。余酒囊颇宽，亦为所困。

郑芎有飞花之癖。罗列唐宋诗句有花字者，自一至七，排比匀称，用蝇头小楷书之扇头。尝见有琅琊太史书赠者，尤精工无匹，可拟于王铎《燕子笺》抄本。

文安主人老矣，癖耽烟霞，且有『半闲』之好。每秋获一二头，与游荡者博，博辄负，子弟所得缠头尽掷虚牝，支持惟梅卿一人。自辛未以来，堂中食指七八，皆仰给于梅。二年已及时且蓄徒双庆，犹不使之自立门户，以数梅向人啖索赎金。主人之负梅多矣！辛亥夏，双庆出应客，梅卿始自立锦雯堂，寄居佩春。双庆轻灵儇巧，常现宰官身而说法，口角清利，其将为异日之钱树子乎。

范铜为干约二尺许，空其中，缀以环。杂剧有《打连厢》者即此。盖一二雏伶乔扮好女郎，执檀板且歌且拍，先置干于指尖，旋转自如，铮铮作响。继移置眉宇间，仰面注目，不稍欹侧。复作势一耸，跳至鼻端，技至此为入神。于时翘足望、凝神睨者不知凡几。稍不谨细，即铿然掷地，而恶声随之矣。方在眉宇间旋转时，左手敲板，右手旋扇，口唱《红绣鞋》曲，五官并用，汗出如浆。熟此技者，向推昆竇、艳依，今则多云、亦云也。

竇云，『瑞春三竇』之一也。形貌纤小，可十三余人，其实已近弱冠。乔作老媪，颇得神似。惟声价远逊其侪，每预文宴，同辈咸揶揄之。乙亥间，声誉忽起，上计车者尤多招之，若辈戏谓之老运亨通云。『最难调护花情性，只合楼台远处看。』麋月楼主赠楞仙句也。楞仙性孤洁，见俗子辄冷面相向，恒不得人欢，色衰后竟无过问者。夫如脂如韦，滔滔皆是，楞而由此，谁其责者。乃以孤僻见绝，余未尝不笑其愚而悲其志也。

楞仙知色之不足博也，又知昆曲之非时尚。当隆盛时，潜受学于某教师。忆癸

酉秋夜饮于闻德，酒酣，楞拔剑起舞，英姿飒爽，振采欲飞，故朱颜雕谢，犹能以技自存。

同治末，小游仙馆主人辑《菊部羣英》一书，于若辈里居姓氏，详哉言之。看花长安者，按谱征。麋月楼主择其尤者，订为续增一册。加以品题，赞以诗句。惜有以文害辞，以辞害意之病。

都下例，于中秋家家祀月中之兔，尊之为『兔儿爷』。逐利者肖其像如人状，有泥塑者、布扎者、纸绘者，堆积市上，几于小山。家人携小儿女购归，陈瓜果拜之。常问蓉秋，汝家亦祀此否？默不答。诘以语近于谑耶。

司坊称所爱者曰『老斗』，未详所释。或强作解人曰：『老者尊称。如元老、大老之类。斗者，望如泰山、北斗之意也』。细译其义，似非寒郊瘦岛所能堪此。即若辈亦不易出之口，故《都门竹枝词》有曰：『身无百万黄金锭，老斗名难买到家』。尝质之琴香。琴香曰：『不然，俗传我辈赚人缠头，必以斗受之，名曰金斗。富者输予多金，其斗当如绰楔上之大。贫者竭其绵薄，其斗如薙发担上之小。至若清贵名流，则如魁星所踢之斗。硕腹贾人，又如粟米所量之斗。此乃通称，非专指也』。琴香从事乐坊久，谅非妄言，姑记之。

乐坊至今日，滥竽极矣。梨园子弟赚得缠头数百金，即倩人为赎身，谓之『出师』。出师后，同辈尊之曰『老板』。优游岁月，甚自适也。欲世其业者，蓄雏伶二三，己则推尊为师父。教之度曲三五出，为置衣饰，使出应客。面首稍佳，不匝月已有羣空冀北之势。其困盐车者，师父扑责纂切，若辈计无所出，不能自秘，葳蕤然颇自文饰。坐间或述及某某效襄成故事，辄羣相诽笑，则耻心犹存焉。每值令节，必具衣冠，袖芳版，乘车往老斗家敬贺。然接见者寡。一缘是日适值主人亲出贺节，一缘有所费也。其接见者，叩贺起，命坐谭。须臾随赏以红封，多寡一视主人云。

芳诞将逢，先约所亲爱者赐临，或饮一酒，或羹一饭。名盛者，三四日前即有客往，亦祝花长好意也。若人衣冠出，遍叩主客。受赏讫，随更衣入坐，各各举觞为寿，尽欢而散。至邀其摆饭者，亦预期订明，以备罗列珍错肴核，维旅烹饪亦调。所需约倍何曾一食之费。故除其诞日外，即甚膺重名者，胡麻亦不易设。慷慨为之，咸称豪举。于靡费之中寓撙节之道，犹古风也。

国丧例禁演戏，在词史辈各有其主，而倚此营生者不无仰屋之嗟，且有流为匪类。故初为说白清唱名目，登场服时式衣冠，脚色不缺。武剧无刀鎗箭戟，空拳徒抆，殊堪一哂。期月后，渐而借箸击案，以节繁音，渐而旦脚戴花，渐而老生带须，渐而丑净涂面。期年以后，顿还旧观，惟不敢大鼓大吹而已。嗣为某侍御奏禁，稍稍杀其场面。演剧不在大栅栏著名各园，而于西城外之文昌馆、浙绍乡祠、财神馆。风景不殊，亦掩耳盗铃之举。尤可异者，内城向不准开

场演剧。逢国孝，各大班转入城演之，得毋谓说白清唱在不禁之例乎？

词史辈虽有主者，然期月间生计较窘，发且种种亦不雅观。当此之时，惟有闭门学曲，无所于及。即艳播宣南者，亦不免门前冷落车马稀矣。

相君之面，虽不能尽似六郎，然白皙翩翩，鲜见黝黑。孟如秋言：『凡新进一伶，静闭密室，令恒饥，旋以粗粝和草头相饷，不设油盐，格难下咽。如是半月，黝黑渐退，转而黄，旋用鹅油香胰勤加洗擦。又如是月余，面首转白，且加润焉』。此法梨园子弟都以之。余笑曰：『卿之得有今日，亦正洗伐功深耳。』

粉郎一至，正如荀奉倩熏衣入坐，满室皆香。盖丽质出于天生者少，不得不从事容饰。芳泽勤施，久而久之，则肌肤自香。更佩以麝兰，熏以沉速，宜无之而不香矣。买香之肆，其施之膏沐者，别推桂林。余赁以佩带者，则数花汉。冲用以熏焚者，则有合香楼，皆著名老店也。

窄窄蛮鞞，小步花砖面上，亦殊可观。小史例着乌靴，正所以昭其敬。盖羔裘退食，吉莫常拖。彼童也纳履而登，转邻于褻。此例不革，良有由也。惟出师后，则挖云鞋子任其曳蹶。

一笑褰帘，即宜遍敬坐客酒，次及主人及所识，去亦如之。今皆不拘形迹，入座时只以手提壶曰：『斟酒、斟酒！』座客即羣止之。及其去也，惟举碟示意而已。觚不觚，圣人所以叹也。

鸟啼花落，輒唤奈何。杏春主人遇其下素虐，嗜阿芙蓉，短榻横陈，一灯相对，晏如也。燕秋辈侍宴归，恒令侍夜，非达旦弗得寝。一夕过醉，主人斥之，各褫其衣，令长跽通宵。秋等私相谓曰：『为人若此，不如死』。燕香曰：『请先之。』乘主人鼾睡，取芙蓉膏吞之，苦甚复吐。秋曰：『尔等碌碌无能为，余视死如归耳』。以膏和水，仰不复吐，喁喁泣诀，向晨疾作而逝。主人觉，亟解之，已晚矣。延阴阳生批殃榜，诡言暴疾。生廉得其情，上其事于有司，详鞫香等得状。系主人狱。耗闻，凡与秋有旧者，咸致书有司，属穷治。主人惧，厚赂秋父金。所司以尸亲既罢，遂寢其事。嗟乎！身轻似燕，飞去乌衣。命薄如花，飘沉黄土。从来彼美，祸肇龙蛇。谓主人偏是佳人，宫临磨蝎。情缘遽断，长依兜率之天。哀艳未忘，惯唱懊侬之曲。诗曰：『鼙鼓沉沉虬箭急，玉人斜背银缸泣。烟绡雾縠不胜寒，一瓿香露兰膏湿。金铺密锁真珠房，雕檀夜蕝铜鳧香。重重宝帐双栖燕，于菟间卧绣墩旁。春泥香雨杏花醉，锦蜂翠蝶恣游戏。罡风蓦地送春归，落红凝就灵英泪。夜半无人各自悲，先教花影暗中移。飞飞遁入梨云里，正是梁园雪满时。兰房画烛飘金烬，碧纱私语脸波润。可怜红艳比芙蓉，谁知身以芙蓉殉。飞香入云春诉哀，文儒青绮沈郎来。化蝉冤魄空呜咽，门外碧桃无主开。蒙山寄我尺素鲤，背人剖读泪如水

。天风缥缈逐羊车，远道凭谁荐芳芷。抱月飘烟一捻腰，当年欢向掌中销。而今绮障消磨尽，忉利仙宫度玉箫。绵绵此恨何能已，痴云间逐芳魂起。红楼一角带斜曛，愁煞梁间双燕子。』

《侧帽余谭》终

●《鸿雪轩纪艳四种》题词

艺兰生以《纪艳四种》函索题词，各赋二绝句赠之

侧帽当筵态欲仙，清歌妙舞泥人怜。如何幽赵佳人外，别有羣芳谱一编。

樱桃声价重当时，开卷翻嫌识面迟。客里闲情消不得，拈毫戏谱品花词。【《评花新谱》】

风月闲情老未忘，凤城春色属羣芳。劳他一管生花笔，姹紫嫣红费品量。

书剑飘零感岁华，人生会合等抔沙。客中我亦钟情者，不信才人例爱花。【《凤城品花记》】

十年京洛旧知名，过眼飞花感易生。旧雨不来春欲去，戏拈斑筓赋闲情。

工愁未许此身闲，锦瑟新篇仿义山。我亦三生狂杜牧，无题诗句未全删。【《宣南杂俎》】

翩翩裘马出乡间，十载长安感客居。煞羨风流杨万里，软红尘里着新书。

嘲风弄月兴逾狂。韵事流传未忍忘。几度然脂劳记载，要留佳话在词场。【《侧帽余谭》】

海昌饭颛山樵题

《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正编 鞠台集秀录》

（清）佚名 撰

●目录

鞠台集秀录光绪十二年作

绮春主人时小福

少主人德保

春馥主人郑秀兰

少主人丫头

三儿

禄儿

喜儿

金寶

□□

丽华主人沈芷秋

颍川主人陈石头

芝秀主人陈根棣
瑞香主人张天元
嘉颖主人李艳侬
少主人官保
平阳主人张敬福
绚香主人江双喜
藕香
树德主人孔元福
春茂堂陈
顺林
秋林
景馥堂梅
少主人二锁
升儿
胜春主人余紫云
如琴
景庆主人陈啸云
敬华主人王福官
景春主人朱莲芬
寿春主人陈四保
亮儿
桂子
忠华主人杨月楼
凤林
凤竇
平阳主人汪桂芬
景善堂徐
少主人宝方
宝荃
寶庆
景华主人韩寶芬
春福堂
馥云
扶寶

安华主人王福儿

绚华主人张芷荃

安义主人胡喜禄

春如

春莲

春元

春林主人陈杏云

颖春主人朱桂元

燕春主人吴在昌

乐安主人孙心兰

近华主人孟金喜

佩芬

韵秀主人尉迟喜儿

少主人三儿

梅云

长儿

瑞麟

颖和主人李丽秋

国兴堂秦

三主人□□

寶琴

寶奎

寶顺

云齋主人朱蔼云

保身主人刘赶三

乐安主人孙采珠

德春主人杨桂云

翠凤

翠如

宝春主人陈桐仙

顺喜

庆春主人李小亭

长寿

长奎

熙春主人钱桂蟾

素云

怡云

竹云

翠云

黛云

钊庆主人陆小芬

五主人长林

●鞠台集秀录【光绪十二年作】

○绮春主人时小福

猪毛胡同

名庆，字琴香，一字赞卿，小名阿庆。苏州人。掌四喜部，唱旦，兼昆、弋，并唱小生。转载《明僮合录》。

《挑帘裁衣》【潘莲金】《折柳》【霍小玉】《小宴》【杨贵妃】《教子》【王春娥】《彩楼配》【王宝钏】《击掌》、《探窑》、《跑坡》、《回龙鸽》【俱同上，并代战公主】《汾河湾》【柳迎春】《斩窦娥》【窦娥】《二进宫》【李艳妃】《玉堂春》【苏三】《虹霓关》【丫鬟】《宇宙锋》【赵小姐】《牧羊圈》【赵锦棠】《羣英会》【周瑜】《孝感天》【共叔段】《雁门关》【杨八郎】《打金枝》【郭媛】

少主人德保

字奎芳。隶四喜部，唱生。

《烧烟墩》【申侯】《困城》【马芳】《挡凉》【康茂才】《探母》【杨四郎】

○春馥主人郑秀兰

猪毛胡同

字素香，小名寄生。苏州人。前掌四喜部，唱青衫。转载《明僮合录》。

《彩楼配》【王宝钏】《击掌》、《探窑》、《跑坡》、《回龙鸽》【俱同上，并代战公主】、《打金枝》【正宫、升平公主】《祭江》【孙夫人】《雁门关》【碧莲公主】《芦花河》【樊梨花】《一捧雪》【雪艳】《贵寿图》【织女】《乘龙会》【舜华公主】

少主人丫头

字吉云。隶四喜部，唱昆旦。

《湖船》【张大姐】

三儿

字瀚云。隶四喜部，唱昆生。

《扫秦》【疯僧】

禄儿

转载后

喜儿

转载后

金寶

字蕊云，苏州人。隶四喜部，唱昆旦。

《花鼓》【婆子】《湖船》【张大姐】

□□

字桐云，顺天人。隶四喜部，唱昆旦。

《花鼓》【婆子】《湖船》【张大姐】

○丽华主人沈芷秋

猪毛胡同

名全珍，苏州人。唱昆旦。转载《明僮合录》。

《思凡》【赵尼】《下山》【同上】《鹊桥密誓》【杨贵妃】《琴挑》【陈妙常】《偷诗》【同上】《游园惊梦》【杜丽娘】《寻梦》、《圆驾》【俱同上】

《折柳》【霍小玉】《乔醋》【夫人】《盗令》【赵翠儿】《断桥》【白蛇】

○颖川主人陈石头

猪毛胡同

字瘦云，顺天人。隶三庆部，唱旦，兼昆、弋。

《思凡下山》【赵尼】《断桥》【白蛇】《活捉》【阎惜姣】《游园惊梦》【杜丽娘】《彩楼配》【王寶钏】《祭江》【孙夫人】《芦花河》【樊梨花】《五花洞》【潘金莲】《雁门关》【碧莲公主】《孝感天》【共叔段夫人】《金水桥》【西宫】《寶莲灯》【王桂英】《御碑亭》【王有道妻】《戏妻》【罗敷】

○芝秀主人陈根棣

猪毛胡同

字芷卿，顺天人。隶四喜部，唱生。

《回龙鸽》【薛平贵】《牧羊圈》【朱春登】《取荥阳》【汉高祖】《乌盆计》【绸缎客】《金水桥》【唐王】《打金枝》【同上】

○瑞香主人张天元

陕西巷

字瑞香，天津人。隶春台部，唱青衫，兼花旦、刀马旦。

《赶三关》【代战公主】《宇宙锋》【赵小姐】《得意缘》【云鸾】《胭脂虎》【石中玉】《翠屏山》【潘巧云】《杀狗》【萧氏】《延安关》【双阳公主】《破洪洲》【穆桂英】《玉玲珑》【梁红玉】《下河南》【媒婆】《庆顶珠》【萧姑娘】《攻潼关》【余小姐】

○嘉颖主人李艳依

陕西巷

名得华，小名套儿，顺天人。前掌四喜部，唱小生，兼昆、乱。转载《明僮合录》。

《游园惊梦》【柳梦梅】《醉归》【秦钟】《独占》【同上】《梳妆跪池》【陈季常】《折柳》【李十郎】《监酒令》【朱虚侯】《孝感天》【共叔段】《射戟》【吕布】《举鼎观画》【薛蛟】《琴挑》【潘必正】《谢亲》【韩琦仲】

少主人官保

转载后

○平阳主人张敬福

陕西巷

字紫仙，顺天人。隶三庆部，唱青衫。

《祭江》【孙夫人】《二进宫》【李艳妃】《雁门关》【青莲公主】《探母》【同上】《芦花河》【樊梨花】《宇宙锋》【赵小姐】《落花园》【陈杏元】《教子》【王春娥】《牧羊圈》【赵锦棠】《金水桥》【公主】《打金枝》【升平公主】《彩楼配》【王宝钏】

○绚香主人江双喜

陕西巷

字俪云，河间人。隶四喜部，唱青衫。

《打金枝》【升平公主】《教子》【王春娥】《戏妻》【罗敷】《探窑》【王宝钏】《赶三关》【代战公主】《宇宙锋》【赵小姐】

藕香

名玉荷，顺天人。隶四喜部，唱昆旦。

《藏舟》【邬飞霞】《寄柬》【红娘】《湖船》【张大姐】《花鼓》【婆子】《琵琶行》【商妇】《独占》【花魁】

○树德主人孔元福

陕西巷

字莲卿，顺天人。隶春台部，唱青衫兼花旦。

《蒲关》【二夫人】《寶莲灯》【王桂英】《落园》【陈杏元】《彩楼配》【王寶钏】《探窑》【同上】《祭塔》【白蛇】《戏凤》【李凤姐】《铡判官》【李保妻】。

○春茂堂陈

李铁拐斜街

顺林

字如云，顺天人。隶四喜部，唱青衫。

《祭江》【孙夫人】《彩楼配》【王寶钏】《回龙鸽》【同上】《戏妻》【罗敷】《二进宫》【李艳妃】《教子》【王春娥】《探母》【公主】《宇宙锋》【小姐】

秋林

字意云，顺天人。隶四喜部，唱花旦。

《打面缸》【周腊梅】《卖饽饽》【女店家】

○景齋堂梅

李铁拐斜街

少主人二锁

字竹芬，苏州人。隶四喜部，唱昆生。

《藏舟》【刘蒜】《琵琶行》【白居易】

升儿

字荣秋，顺天人。隶四喜部，唱花旦。

《打杠子》【小娘子】《打樱桃》【平儿】

○胜春主人余紫云

李铁拐斜街

字艳芬，湖北罗田人。前掌四喜部，唱青衫。

《彩楼配》【王寶钏】《击掌》、《探窑》、《跑坡》、《回龙鸽》【俱同上，代战公主】《芦花河》【樊梨花】《探母》【公主】《打金枝》【升平公主】《祭江》【孙夫人】《蒲关》【二夫人】《孝感天》【共叔段夫人】《金水桥》【西宫、银瓶公主】《二进宫》【李艳妃】《虹霓关》【丫鬟】《宇宙锋》【赵小姐】《赶三关》【代战公主】

如琴

□□□，顺天人。隶四喜部，唱青衫。

《彩楼配》【王宝钏】《探窑》【同上】

○景庆主人陈啸云

李铁拐斜街

字绮芬，顺天人。隶四喜部，唱青衫。

《孝感天》【共叔段夫人】《监酒令》【吕后】《祭江》【孙夫人】《宝莲灯》【王夫人】《落园》【陈杏元】《打金枝》【升平公主】《贵寿图》【织女】《探窑》【王寶钏】

○敬华主人王福官

李铁拐斜街

字□□，顺天人。隶春台部，唱花旦。

《入府》【表大奶奶】《双沙河》【公主】《双摇会》【二奶奶】《送盒子》【周腊梅】《闯山》【董金莲】《下河南》【媒婆】《打灶》【李三春】《红鸾禧》【金玉姐】。

○景春主人朱莲芬

樱桃斜街

名延禧，苏州人。隶四喜部，唱花旦。

《思凡》【赵尼】《寄扇》【李香君】《游园惊梦》【杜丽娘】《寻梦》【同上】《活捉》【阎婆惜】《水鬪》【白蛇】《断桥》【同上】《谢亲》【戚小姐】《乔醋》【夫人】《劈棺》【庄子妻】《大小宴》【貂蝉】《梳妆掷戟》【同上】《琴挑》【陈妙常】《偷诗》【同上】《双拜月》【王瑞兰】。

○寿春主人陈四保

石头胡同

字三秋，顺天人。隶三庆部，唱昆旦。

《醉归》【花魁】《独占》【同上】《跪池》【柳氏】《琴挑》【陈妙常】《偷诗》【同上】《思凡》【赵尼】

亮儿

字蕙云，顺天人。隶三庆部，唱昆旦，兼花旦。

《湖船》【张大姐】《打面缸》【周腊梅】

桂子

字□□，顺天人。隶三庆部，唱丑。

《湖船》【客人】《打面缸》【张才】

○忠华主人杨月楼

名久昌，苏州人。掌三庆部，唱生，兼武生。

《探母》【四郎】《安五路》【邓芝】《镇潼州》【岳飞】《御碑亭》【王有道】《羣英会》【鲁肃】《取南郡》【同上】《回龙鸽》【薛平贵】《打金枝》【唐王】《金水桥》【同上】《定军山》【黄忠】《阳平关》【同上】《五雷阵》【孙臧】《戏妻》【秋胡】《下河东》【呼延寿廷】《长坂坡》【赵云

】《黄鹤楼》【同上】《连环套》【黄天霸】《恶虎村》【同上】《翠屏山》
【石秀】《泗洲城》【猴子】

凤林

字畹香，顺天人。隶三庆部，唱昆旦，兼青衫。

《琵琶行》【花秀红】《湖船》【张大姐】《弹词》【李小姐】《二进宫》【李艳妃】

凤竇

传载后

○平阳主人汪桂芬

百顺胡同

字艳秋，顺天人。隶春台部，唱生。

《樊城》《长亭》《昭关》【伍员】《鱼藏剑》【同上】《状元谱》【陈伯愚】
《探母》【杨四郎】《让成都》【刘璋】《一捧雪》【莫成】《取帅印》【秦琼】
《二进宫》【杨波】《捉放》【陈宫】《天水关》【诸葛亮】《金水桥》
【唐王】《打金枝》【同上】《骂曹》【祢衡】《洪洋洞》【杨六郎】《举鼎观画》
【徐策】《教子》【薛保】

○景善堂徐

百顺胡同

少主人宝方

字清华，顺天人。隶四喜部，唱生。

《二进宫》【杨波】《捉放》【陈宫】《牧羊圈》【朱春登】《天水关》【孔明】
《断密涧》【王伯党】《黄金台》【田丹】《回龙鸽》【薛平贵】《醉写》
【李白】《挡谅》【康茂才】《胭脂虎》【金元帅】

宝荃

字□□，顺天人。隶四喜部，唱花旦。

《扫地挂画》【马娘娘】

寶庆

字□□，顺天人。隶四喜部，唱净。

《天水关》【姜维】《黄金台》【伊立】《二进宫》【徐彦昭】《捉放》【曹操】
《断密涧》【李密】《白良关》【尉迟恭】《挡谅》【陈友谅】《牧羊圈》
【中军】

○景华主人韩寶芬

百顺胡同

字润华，天津人。隶三庆部，唱花旦。

《打灶》【李三春】《胭脂虎》【石中玉】《玉玲珑》【梁红玉】《斩子》【穆桂英】《双摇会》【二奶奶】《双沙河》【公主】《杀皮》【内掌柜】《闯山》【董金莲】

○春福堂

百顺胡同

馥云

□□，顺天人。隶四喜部，唱花旦。

《卖饽饽》【女店家】《打樱桃》【平儿】《打面缸》【周腊梅】

扶寶

□□，顺天人。隶四喜部，唱老旦，兼昆丑。

《探窑》【王夫人】《回龙鸽》【同上】《斩子》【太君】《探母》【同上】

《戏妻》【秋胡母】《湖船》【客人】

○安华主人王福儿

百顺胡同

字仪仙，顺天人。隶四喜部，唱昆旦。

《醉归》【花魁】《独占》【同上】《琵琶行》【花秀红】《游湖借伞》【白蛇】《瑶台》【公主】

○绚华主人张芷荃

韩家潭

字湘航，江苏吴县人。唱青衫。

《孝感天》【共叔段夫人】《芦花河》【樊梨花】《回龙鸽》【代战公主】《祭塔》【白蛇】《二进宫》【李艳妃】《牧羊圈》【赵锦棠】《宇宙锋》【赵小姐】《祭江》【孙夫人】

○安义主人胡喜禄

韩家潭

名国梁，字艾卿，扬州人。前掌春台部，唱青衫。

春如

字棠仙，苏州人。隶四喜部，唱花旦。

《卖胭脂》【姑娘】

春莲

字芙仙，顺天人。隶四喜部，唱昆旦。

《连相》《湖船》【张大姐】

春元

字梅仙，顺天人。隶四喜部，唱生。

《斩子》【杨六郎】《捉放》【陈宫】《二进宫》【杨波】《南阳关》【伍云召】《金水桥》【唐王】《打金枝》【同上】《回龙鸽》【薛平贵】《黄金台》【田丹】

○春林主人陈杏云

韩家潭

转载后

○颖春主人朱桂元

韩家潭

转载后

○燕春主人吴在昌

韩家潭

字燕芳，小名六儿，顺天人。隶四喜部，唱花旦兼青衫。

《孝感天》【共叔段夫人】《五花洞》【潘金莲】《雁门关》【碧莲公主】《杀皮》【内掌柜】《十二红》【周屠妻】《玉玲珑》【梁红玉】《胭脂虎》【石中玉】《浣花溪》【任蓉卿】《小上坟》【小寡妇】《下河南》【媒婆】《乌龙院》【阎婆惜】《翠屏山》【潘巧云】《红鸾禧》【金玉姐】《双摇会》【二奶奶】《闯山》【董金莲】

○乐安主人孙心兰

韩家潭

字性香，顺天人。隶三庆部，唱青衫。

《彩楼配》【王宝钏】《探窑》【同上】《打金枝》【升平公主】《祭塔》【白蛇】《祭江》【孙夫人】《芦花河》【樊梨花】《斩子》【穆桂英】《战太平》【二夫人】

○近华主人孟金喜

韩家潭

字如秋，直隶故城人。隶四喜部，唱花旦。

《拾玉镯》【孙玉姣】《雁门关》【碧莲公主】《胭脂虎》【石中玉】《关王庙》【苏三】《双沙河》【公主】《双摇会》【二奶奶】《闯山》【董金莲】《铡判官》【李保妻】

佩芬

顺天人。隶四喜部，唱花旦。

《卖饽饽》【女店家】《打樱桃》【平儿】《玉玲珑》【梁红玉】

○韵秀主人尉迟喜儿

韩家潭

字韵卿，顺天人。隶四喜部，唱生。

《樊城》【伍员】《昭关》【同上】《骂曹》【祢衡】《天水关》【孔明】《上天台》【汉光武】《二进宫》【杨波】《芦花河》【薛丁山】《探母》《回令》【杨四郎】。

少主人三儿

字笛云。隶四喜部，唱花旦。

《打樱桃》【平儿】《卖饽饽》【女店家】

梅云

转载后

长儿

字绮云。隶四喜部，唱武生。

《雅观楼》【李存孝】《淮安府》【贺人杰】

瑞麟

字璧人，顺天人。前近信少主人。隶四喜部，唱生。

《挡凉》【康茂才】《芦花河》【薛丁山】《赶三关》【薛平贵】《醉写》【李白】《金马门》【同上】

○颖和主人李丽秋

韩家潭

转载后

○国兴堂秦

韩家潭

三主人□□

天津人。隶四喜部，唱生。

《醉写》【李白】

寶琴

字小华，顺天人。隶三庆部，唱花旦。

《得意缘》【云鸾】《杀皮》【内掌柜】《玉玲珑》【梁红玉】《胭脂虎》【石中玉】《拾玉镯》【孙玉姣】《下河南》【媒婆】《贪欢报》【李湘兰】《双沙河》【公主】《双摇会》【二奶奶】《闯山》【董金莲】《浣花溪》【任荣卿】《红鸾禧》【金玉姐】《探亲》【旗婆】《翠屏山》【潘巧云】《打灶》【李三春】《思志诚》【女老板】

寶奎

字英华，天津人。隶四喜部，唱生。

《胭脂虎》【金元帅】《黄金台》【田丹】《芦花河》【薛丁山】《回龙鸽》

【薛平贵】《五雷阵》【孙膑】

寶顺

□□□，顺天人。隶四喜部，唱青衫。

《探窑》【王寶钏】《回龙鸽》【同上】、《金水桥》【西宫】

○云齋主人朱蔼云

韩家潭

字霞芬，苏州人。隶四喜部，唱昆旦。

《乔醋》【夫人】《思凡》【赵尼】《下山》【同上】《小宴》【杨贵妃】《琵琶行》【花秀红】《游园惊梦》【杜丽娘】

○保身主人刘赶三

韩家潭

字寶山，天津人。隶三庆部，唱丑，兼生。

《羣英会》【蒋干】《绒花计》【崔八】《虹霓关》【孝子】《浣花溪》【夫人】《红鸾禧》【金松】《探亲》【乡下妈妈】《请医》【医生】《审头刺汤》【汤勤】《下河南》【公子】《双铃记》【毛先生】《红门寺》【皇顺】《赶考》【店家】《演礼》【太太】《双沙河》【魏小主】《入府》【李瓶儿】《摇会》【邻居】《八扯》【小二】《捉放》【吕伯奢】《胭脂血》【白皂隶】《赶三关》【穆洪、又薛平贵】

○乐安主人孙采珠

韩家潭

字绚华，又字芷沅，苏州人。隶三庆部，唱旦，兼昆乱，并唱花旦。

《相约相骂》【云香】《盗令》【赵翠儿】《水斗》【青蛇】《断桥》【同上】《琴挑》【陈妙常】《姑阻失约》【同上】《游园惊梦》【杜丽娘、春香】《双拜月》【蒋瑞莲】《红鸾禧》【金玉姐】《乌龙院》【阎婆惜】《虹霓关》【夫人、丫头】《彩楼配》【王寶钏】《金水桥》【宫主】《翠屏山》【潘巧云】《破洪州》【穆桂英】《得意缘》【云鸾】

○德春主人杨桂云

韩家潭

字朶仙，顺天人。前掌四喜部，唱花旦。

《十二红》【周屠妻】《杀皮》【内掌柜】《双铃记》【赵玉儿】《乌龙院》【阎婆惜】《翠屏山》【潘巧云】《探亲》【旗婆】《红鸾禧》【金玉姐】《入府》【表大奶奶】《梅玉配》【太太】《下河南》【媒婆】《打刀》【铁匠妻】《虹霓关》【夫人】《双钉记》【件作妻】《闯山》【董金莲】《樊江关》【樊梨花】《烧灵》【刘氏】《英杰烈》【匡忠妻】《破洪州》【穆桂英】

《贪欢报》【女老板】《盘丝洞》【蜘蛛】

翠凤

□□□，顺天人。隶四喜部，唱花旦。

《女店》【女店家】《打刀》【内掌柜】《上坟》【小寡妇】

翠如

□□□，顺天人。隶四喜部，唱丑。

《女店》【管家】《打刀》【掌柜】

○宝春主人陈桐仙

名喜凤，顺天人。隶四喜部，唱刀马旦。

《杀四门》【刘金定】《湘江会》【锺无艳】《雁门关》【碧莲公主】

顺喜

□□□，顺天人。隶四喜部，唱花旦。

《打面缸》【周腊梅】

○庆春主人李小亭

韩家潭

长寿

□□□，顺天人。隶四喜部，唱昆旦。

《花鼓》【婆子】《湖船》【张大姐】

长奎

□□□，顺天人。隶四喜部，唱昆生。

《藏舟》【刘蒜】《琵琶行》【白居易】

○熙春主人钱桂蟾

韩家潭

名青，字秋菱。顺天人，原籍苏州。隶四喜部，唱昆旦。

《思凡》【赵尼】《游园惊梦》【杜丽娘】《亭会》【谢素秋】《醉归》【花魁】《独占》【同上】《藏舟》【邬飞霞】《折柳》【霍小玉】《游湖》《借伞》【青蛇】《狐思》【雪姑】《琴挑》【陈妙常】《偷诗》【同上】《鹊桥密誓》【织女】《梳妆》《掷戟》【貂蝉】《谢亲》【戚小姐】

素云

转载后

怡云

转载后

竹云

字篁仙，顺天人。隶四喜部，唱生。

《独占》【秦鍾】《琵琶行》【白居易】

翠云

字茗仙，顺天人。隶四喜部，唱昆旦。

《湖船》【张大姐】《花鼓》【婆子】

黛云

字眉仙，顺天人。隶四喜部，唱丑。

《湖船》【客人】《花鼓》【忘八】

○钗庆主人陆小芬

韩家潭

名景垣，字薇仙，苏州人。隶春台部，唱小生兼青衫。

《岳家庄》【岳云】《得意缘》【罗昆杰】《举鼎观画》【薛蛟】《八大锤》
【陆文龙】《孝感天》【共叔段】《金锁关》【赵云】《黄鹤楼》【周瑜】《
监酒令》【刘章】。

《寶莲灯》【王桂英】、《回龙鸽》【王寶钏】《祭江》【孙夫人】《祭塔》
【白蛇】《战太平》【二夫人】《赶三关》【代战公主】《打金枝》【升平公
主】《监酒令》【吕后】

五主人长林

字兰仙。隶四喜部，唱生。

《醉写》【李太白】《挡凉》【康茂才】

《鞠台集秀錄》终

《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正编 新刊鞠台集秀錄》

（清）佚名 撰

●目录

新刊鞠台集秀錄

杏春主人宋福寿

韵晴主人夏景清，唱花旦兼小生。字秀芬。善饮酒，工丹青。

景秀主人李三寶，系嘉颖主人李砚侬之子。

韵秀主人迟章久，号韵卿，小名喜儿，唱老生，兼昆生。善奕，工琴鼓。掌
福寿部。

敬华主人王福官，隶四喜部。

景芬主人张寶兰，号湘华。己丑花榜第三人，唱青衫。

怡云主人王瑶卿，系绚云主人之子，唱青衫。甲午花榜第一人。

颖春主人朱桂元，系绚云主人之婿。唱刀马旦，同住怡云堂。

绚春主人姜双喜，号丽云，唱青衫，善饮酒。

王主人兰香，唱青衫，住绚春堂。

瑞春主人钱佩香，号纫秋，唱老生，善饮酒，系昆旦钱阿四之孙。

咏秀主人朱澐，号素云，又号纫秋，唱小生，善书，隶芳四喜部。

景善主人徐承翰，号文波。

复春主人陆景云，号华云。唱小生，善饮酒，掌福寿部。

绣春主人杨韵芳，系馥华主人杨亦琴之子。唱青衫，住复春堂。

余庆主人章铭坡，号瑞卿，小名金虎。唱昆旦，兼花旦，善饮酒，隶玉成部

。蓉华主人，号蓉仙，别名一汪水，唱花旦。

颖华主人田桂凤，号桐秋，善绘蝴蝶，唱花旦，隶三庆部。

怡春主人孙怡云，号芷青，隶四喜部。唱青衫兼花旦，善胡琴。

馥云主人陈秦秦，小名禄儿，唱花旦。

国兴主人春厚波

安华主人王福儿，号仪仙，唱昆旦，善饮酒。

云酥主人朱小霞，系霞芬主人之子，唱花旦，隶四喜部。甲午花榜第四人。

蕖华主人孙藕香，名玉荷，唱花旦，善饮酒。

景华主人韩宝芬，字润华，唱花旦。

韵春主人孙梅云，号癯仙，唱青衫兼花旦。

德春主人杨桂云，字朶仙，唱花旦，隶四喜部。

颖川主人陈石头，名德林，号瘦云，唱青衫兼昆旦，隶福寿部。

韵华主人胡二立，名顺奎，号素仙，唱青衫，隶四喜部。壬辰花榜第一人。

玉华主人李紫珊，小名万盏灯，唱花旦，隶玉成部。

宝春主人陈桐仙，住樱桃斜街，唱刀马旦。

宝龄主人路三宝，号莹仙，名玉珊，唱花旦，隶三庆部。

韵霓主人郑盼仙，名二奎，唱青衫。

兴华主人吴彩霞，号笙华，唱青衫。

韵仙主人陈瑞麟，小名狗儿，号稚芬，隶福寿部。

颖酥主人李丽秋，唱花旦。

韵秀主人吴顺林，号如云，唱青衫，隶四喜部。

景春主人朱桂秋，小名八儿，莲芬主人之子，唱老生，改习花旦。

平阳张紫仙，唱青衫，善饮酒。

胜春主人余紫云，号艳芬，住石头胡同唱青衫，好古玩系老生余三胜之子。

熙春主人钱长生，号芝云，隶四喜部，唱昆旦兼青衫。

绮春主人时小福住猪毛胡同，名庆，号琴香，唱青衫，兼昆旦，掌春和部。

春馥主人郑秀兰，号素香，唱青衫。

锦林主人孟秋林，唱花旦。

乐安主人孙彩珠，唱花旦。

景酥主人梅大锁李铁拐斜街，善胡琴，系巧玲主人之子。

●新刊鞠台集秀录

○杏春主人宋福寿

少主人莲卿，唱花旦，兼小生。

《朱砂痣》《铁莲花》《打杠子》《荷花配》《教子》《打灶》

○韵晴主人夏景清，唱花旦兼小生。字秀芬。善饮酒，工丹青。

○景秀主人李三寶，系嘉颖主人李砚依之子。

唱小生。善饮酒。同住韵晴堂。

《射戟》《打金枝》

大主人小砚，唱青衫，隶福寿部。

二主人檀云，唱青衫，隶福寿部。

《打金枝》《滚钉板》《教子》《五花洞》

○韵秀主人迟章久，号韵卿，小名喜儿，唱老生，兼昆生。善奕，工琴鼓。掌福寿部。

《探母回令》《羣英会》《梅龙镇》《满床笏》《议剑》《酒楼》《弹词》《十面》

少主人笛云，小名三儿，唱花旦兼刀马。

《红鸾禧》《荷珠配》《胭脂虎》《马上缘》

连奎，姓古，号吟仙，唱花旦兼青衫。戊戌花榜第七人。隶福寿部，兼四喜部。

《打樱桃》《进宫》《芦花河》《八扯》

寶奎，姓吴，号玉仙，唱老生兼孩二生。戊戌武花榜第三人。隶福寿部，兼四喜部。

《探母回令》《断密涧》《五雷阵》《赶三关》

丽奎，姓王，号绮仙，唱花旦兼青衫，系怡云主人王瑶卿之堂弟。戊戌花榜第四人。隶福寿，兼四喜部。

《铁弓缘》《祭塔》《思凡》《鹊桥》

陈主人，名福奎，号润仙。唱老生，善胡琴。住韵秀堂。隶福寿部

《美人计》《进宫》《定军山》《戏妻》《黄鹤楼》《探母》

余寓主人，名润卿，号玉琴，唱武旦兼花旦，掌福寿部。

《儿女英雄传》《卖艺》《十粒金丹》《火棍》《飞叉阵》

《醉酒》《乌龙院》《迷人馆》

库儿，姓茹，名湘泉，系三庆武生茹来青之子。唱武生，隶福寿部。

《探庄》《泗州城》《无底洞》《干元山》

狗儿，姓口，号湘龄，唱武旦，隶福寿部。

《泗州城》《无底洞》《蟠桃会》《■〈虫八〉蜡庙》

○敬华主人王福官，隶四喜部。

《双沙河》《入府》《双摇会》《打灶》

○景芬主人张竇兰，号湘华。己丑花榜第三人，唱青衫。

《祭塔》《祭江》《教子》《落园》《宇宙锋》《五花洞》

大主人，号彩麟，名佩芝，唱花旦兼刀马，隶福寿部。

《娘子军》《烈火旗》《湘江会》《打灶》《荷珠配》《竹林计》

○怡云主人王瑶卿，系绚云主人之子，唱青衫。甲午花榜第一人。

《五花洞》《牧羊圈》《金水桥》《孝感天》《虹霓关》《玉堂春》《祭塔》
《祭江》

二主人凤卿，唱老生。

《上天台》《捉放》《回龙阁》《蒲关》

香林，姓果，小名保儿，唱青衫。戊戌花榜第二人。

《祭塔》《彩楼》《教子》《落园》

○颖春主人朱桂元，系绚云主人之婿。唱刀马旦，同住怡云堂。

《娘子军》《延安关》《芦林坡》《银凤山》

少主人顺官，唱青衫。

○绚春主人姜双喜，号丽云，唱青衫，善饮酒。

桂香，姓唐，号筱秋，唱花旦。

《闯山》《打樱桃》《烧灵》《摇会》

薇香，姓何，号小余，唱青衫。戊戌花榜第六人。

《教子》《寄子》《探窑》《进宫》

○王主人兰香，唱青衫，住绚春堂。

《宇宙锋》《祭江》《彩楼配》《寄子》

○瑞春主人钱佩香，号勿秋，唱老生，善饮酒，系昆旦钱阿四之孙。

○咏秀主人朱澐，号素云，又号勿秋，唱小生，善书，隶芳四喜部。

《举鼎》《烈火旗》《射戟》《八大锤》《探庄》《翠屏山》《得意缘》《黄鹤楼》

以上均住韩家潭路南

○景善主人徐承翰，号文波。

少主人寶芳，小生兼武生。昆剧。

《长生殿》《荆钗记》《破洪州》《黄鹤楼》

寶堃，姓张，系景芬主人张寶兰之弟。壬辰花榜第三人。唱青衫兼花旦。

《采桑》《落园》《彩楼配》《虹霓关》

菊兰，姓章，系余庆主人小金虎之子。甲午花榜第四人。唱昆旦。

《探亲》《查关》《算命》《花鼓》

堃兰，姓郎，唱花旦。

满堂，姓吴，唱老生。

兰仙，姓张，唱丑，戊戌花榜第三人。自兰仙以下，皆系少主人之弟子。

《绒花计》《探亲》《湖船》《花鼓》

兰麟，姓郑，唱花旦。戊戌花榜第八人。

《铁弓缘》《挂画》《荣归》《女店》

兰芬，姓赵，唱昆生。

《变羊计》《断桥》《佳期》《吃面》

兰茹，姓陆，唱老生。

兰芝，姓刘，唱花旦。

○复春主人陆景云，号华云。唱小生，善饮酒，掌福寿部。

《儿女英雄传》《孝感天》《大岳家庄》《粉妆楼》《十粒金丹》《举鼎》

大主人小芬，号薇仙。唱小生，善饮酒，隶福寿部。

《杀皮》《虹霓关》《马上缘》《延安关》

佩芳，姓吴，系玉成花旦红菊花之子。唱老生，兼娃娃生，隶福寿部。戊戌武花榜第二人。

《扫雪》《探母》《挡幽》《飞虎山》

奎芳，姓于，唱花面，隶福寿部。戊戌武花榜第九人。

《八扯》《飞虎山》《双包案》《锁五龙》

○绣春主人杨韵芳，系馥华主人杨亦琴之子。唱青衫，住复春堂。

《祭江》《五花洞》《祭塔》《教子》

○余庆主人章铭坡，号瑞卿，小名金虎。唱昆旦，兼花旦，善饮酒，隶玉成部。

《刺虎》《摇会》《湖船》《奇双会》

○蓉华主人，号蓉仙，别名一汪水，唱花旦。

《送面》《摇会》《贪欢报》《闯山》

○颖华主人田桂凤，号桐秋，善绘蝴蝶，唱花旦，隶三庆部。

《关王庙》《双钉记》《贪欢报》《眼前报》《乌龙院》《双盗戟》

○怡春主人孙怡云，号芷青，隶四喜部。唱青衫兼花旦，善胡琴。

《探母》《彩楼》《击掌》《回龙阁》《落园》《琵琶行》《琴挑》《玉堂春》

二主人喜云，号芷仙，唱青衫，善音乐，隶四喜部。

《芦花河》《战蒲关》《教子》《五花洞》

三主人盼云，号芷侬，唱老生，兼娃娃生，隶四喜部。戊戌花榜第五人。

《御林郡》《黄金台》《挡凉》《教子》

○馥云主人陈秦秦，小名禄儿，唱花旦。

○国兴主人春厚波

少主人馥苓，号雅芬，小名五九，唱花旦，隶福寿部。甲午花榜第二人。

《翠屏山》《胭脂虎》《双钉记》《乌龙院》《打樱桃》《玉玲珑》《穆柯寨》《双摇会》

彩芝，姓唐，号瑶华，唱花旦。善琵琶。

《打面缸》《别妻》《卖饽饽》《双摇会》

彩仙，姓张，号紫芬，唱青衫。

《打金枝》《落园》《战蒲关》《进宫》

彩虹，姓刘，唱老生。

《打金枝》《文昭关》《战蒲关》《金马门》

○安华主人王福儿，号仪仙，唱昆旦，善饮酒。

《醉归》《瑶台》《琵琶行》《游湖借伞》

少主人佩云，小名官儿，唱青衫。

《二进宫》《蒲关》《彩楼配》《落园》

彩云，姓侯，唱花面，隶福寿部。戊戌武花榜第四人。

《打龙袍》《天水关》《黑风帕》《断密涧》

以上均住韩家潭路北

○云酥主人朱小霞，系霞芬主人之子，唱花旦，隶四喜部。甲午花榜第四人。

二主人小芬，唱老生，隶四喜部。戊戌武花榜第一人。

《黄金台》《鱼肠剑》《文昭关》《战成都》

○蕖华主人孙藕香，名玉荷，唱花旦，善饮酒。

《藏舟》《寄柬》《湖船》《花鼓》

○景华主人韩宝芬，字润华，唱花旦。

《双摇会》《胭脂虎》《双沙河》《玉玲珑》

少主人小宝，名国永，唱花旦。

○韵春主人孙梅云，号癯仙，唱青衫兼花旦。

《探母》《教子》《采桑》《小宴》

小如，姓孟，号薇芳，系近华主人孟如秋之子，唱昆旦兼娃二生。戊戌花榜第一人。

《打樱桃》《舟配》《铁莲花》《湖船》

菊芳，号秋生，唱青衫兼小丑。

《教子》《寄子》《祭江》《采桑》

○德春主人杨桂云，字朶仙，唱花旦，隶四喜部。

《双铃记》《梅玉配》《英杰烈》《翠屏山》《乌龙院》《盘丝洞》《探亲》
《摇会》

少主人小朶，号棣依，唱花旦，隶四喜部。壬辰花榜第二人。

《双沙河》《铁弓缘》《樊江关》《赶三关》

二少主人又朶，唱小生，兼花面。

《铁弓缘》《锁五龙》

○颍川主人陈石头，名德林，号瘦云，唱青衫兼昆旦，隶福寿部。

《思凡下山》《美人计》《游园惊梦》《断桥》《御碑亭》《出塞》《宝莲灯》
《祭江》

○韵华主人胡二立，名顺奎，号素仙，唱青衫，隶四喜部。壬辰花榜第一人。

《五花洞》《教子》《孝感天》《祭江》

湘琴，姓贾，小名长明，唱小生。

秀琴，姓李，小名寿儿，唱老生。

○玉华主人李紫珊，小名万盏灯，唱花旦，隶玉成部。

《小上坟》《红鸾禧》《马上缘》《坐楼》

少主人金卿，小名柱儿，又小名灯儿。

《双沙河》《玉玲珑》《双摇会》《卖胭脂》

以上均住百顺胡同路南

○寶春主人陈桐仙，住樱桃斜街，唱刀马旦。

《湘江会》《雁门关》《杀四门》《竹林计》

○寶龄主人路三寶，号莹仙，名玉珊，唱花旦，隶三庆部。

《乌龙院》《翠屏山》《卖胭脂》《打樱桃》《双摇会》《玉玲珑》

○韵霓主人郑盼仙，名二奎，唱青衫。

《探窑》《打金枝》《祭江》《玉堂春》

○兴华主人吴彩霞，号笙华，唱青衫。

《回龙阁》《探母》《金水桥》《祭塔》

○韵仙主人陈瑞麟，小名狗儿，号稚芬，隶福寿部。

《儿女英雄传》《探母》《十粒金丹》《采桑》

○颖齋主人李丽秋，唱花旦。

《卖胭脂》《双摇会》《玉玲珑》《贪欢报》

○韵秀主人吴顺林，号如云，唱青衫，隶四喜部。

《祭江》《探母》《教子》《宇宙锋》

以上均住大外廊营

○景春主人朱桂秋，小名八儿，莲芬主人之子，唱老生，改习花旦。

○平阳张紫仙，唱青衫，善饮酒。

《回龙阁》《赶三关》《金水桥》《雁门关》

○胜春主人余紫云，号艳芬，【住石头胡同】唱青衫，好古玩【系老生余三胜之子】。

《跑坡》《孝感天》《祭江》《玉堂春》《祭塔》《战蒲关》《戏凤》《虹霓关》

○熙春主人钱长生，号芝云，隶四喜部，唱昆旦兼青衫。

《湖船》《琴挑》《偷诗》《进宫》

二主人丽生，号葵云，唱小生，兼丑及净，隶四喜部，兼三庆部。

《寄柬》《挂画》《拐磨》《花鼓》

铁仙，姓张，号云薇，唱昆旦兼青衫，隶四喜部。

《断桥》《独占》《祭塔》《出塞》

金仙，姓王，小名顺儿，号妙云，唱花旦，兼昆旦，隶四喜部。

《入府》《借伞》《鹊桥》《卖饽饽》

银仙，姓张，小名莲儿，号寶云，唱老生，兼小生。

《御林郡》《进宫》《偷诗》《三拉》

○绮春主人时小福【住猪毛胡同】，名庆，号琴香，唱青衫，兼昆旦，掌春和部。

《挑帘裁衣》《汾河湾》《斩窦娥》《小宴》

大少主人德保，号炳奎，唱老生，隶春和部。

《困城》《挡谅》《昭关》《教子》

二少主人实保，号炳章，唱花面，隶春和部。

《黄金台》《御果园》《黑风帕》《锁五龙》

四少主人慧保，号炳文，字佛珠，唱老生，隶春和部。

《定军山》《除三害》《教子》《一捧雪》

福云，姓刘，唱老生。

《牧羊圈》《打金枝》《洪洋洞》《赶三关》

桐云，姓陈，唱花旦。

《胭脂虎》《探亲》《坐楼》《双钉记》

秀云，姓王，唱丑。

《绒花计》《浣花溪》《打灶》《探亲》

○春馥主人郑秀兰，号素香，唱青衫。

《贵寿图》《乘龙会》

○锦林主人孟秋林，唱花旦。

《贪欢报》《思志诚》

○乐安主人孙彩珠，唱花旦。

○景馥主人梅大锁【李铁拐斜街，】善胡琴，系巧玲主人之子。

吟香，姓赵，号绮梅，唱青衫，隶玉成部。

《寄子》《回龙阁》《探窑》《教子》《祭江》《孝感天》

《新刊鞠台集秀录》终

《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正编 瑶台小录》

（清）王韬 撰

●目录

瑶台小录

瑶台小录上

瑶台小录中

瑶台小录下

●瑶台小录

长洲王韬撰 东莞张次溪辑

○瑶台小录（上）

南朝金粉，徒揽愁怀；北地胭脂，空劳梦想。京洛绮纷之地，侂童婉娈之场。争妍取怜，别标风格。所谓赏识于牝牡骊黄之外，品题在须眉巾幗之间。仆也素衣未染缁尘，车辙不踰；折木得之耳食，略识二三。侧闻冀阙风高，燕台月冷，才人不偶，游子离乡。旗亭画壁，唱『黄河远上』之篇；铁板铜琶，歌『乌鹊无依』之曲。清樽杳置，童冠偕来。鞠■〈月登〉而前，佞肩而坐。觥筹交错，逸兴遄飞。招手成令，善心为窃。人来日边，警敏无匹。语妙天下，忍俊不禁。杂以俳谐，恣其欢谑，滑稽多辩，标弄百端。眇仓庚之疗妒，怕鹦鹉之多言。齿喜梅酸，性忘桂辣。即看铺歆，亦自风流。大有牢愁，都堪陶写。华酌琼浆，何减蓬池之脍；网轩凉吹，几疑化人之居。时复刻烛题诗，烹茶说饼。一枰坐隐，五弦手挥。检滕王蛺蝶之图，仿逸少惊鸿之格。抑亦雅人之深致，达士之闲情。泊乎酒阑灯炮，月落参横。良会不常，离怀斯轸。回风送远

，三迭《阳关》；珍重临歧，一声《河满》。因而吮毫濡墨，镂月裁云。咏周生之圆颐，忆定子之睡脸。山木相悦，澧兰有思。白眼穷途，犹胜老兵共饮；紫微仙吏，傥为杜秋写愁。以抑塞磊落之才，成哀感顽艳之什。柯亭之笛声欲裂，渔阳之鼓挝如闻。问心期以谁亲，抚骨体而不媚。此余友璩璩轩主人《瑶台小录》之所由作也。公交车南还，出以示余。余谓此中人才殊复难得，岂秀气独鍾于男子，而风怀偏托之美人哉？顾其品汇，厥有数端：公子褐裘，佳人修竹，手玉同色，智珠孕胸。琪花照世，众芳皆歇。桃李成蹊，不言自馨。此一流也；清词霏屑，吹气胜兰，鸣琴在床，晴波生指。桓伊三弄，柳公双锁，文楸响答，时出疏帘。更或写黄筌之折枝，静女分香；学茂漪之笔法，仙娥顾影。此一流也。靡颜膩理，敷粉凝脂。望若璧人，宛如处子。夷姁自喜，眇丽可鉴。濯濯春柳，深色荡魂；娟娟秋荷，微波通款。此一流也。奏阳阿发激楚，唱曹子于兜铃。效少年为拍弹薛仿之声，潜气内转韩娥之讴。余音绕梁，不抗不幽，亦雅亦郑。此一流也。英姿飒爽，对酒当歌，星眸善窥，风气日上。作皮里之阳秋，笑目论之下士。羞同儿女徒解人颦，别具肺肝兼知援手。又一流也。借吹嘘以生翅，经盼睐而成饰，爰则加膝，口所偏肥。芙蓉镜下居然及第，樱桃宴中推为上宾。传观千佛之经，压倒羣芳之谱。喜《霓裳》之同奏，异名纸之生毛。又一流也。至如柔曼倾意，寻梁契集，謁来城北，偷嫁汝南。灵狸之体，惆怅东平。共枕之树，托生上界，风斯下矣。亦一流也。今将就此编，依次录之。非曰好事，聊以怡情。

秀春主人顾曜曜，字玉仙，小名寿儿。吴人，庚辰文榜第一。纨质蕙心，温厚如玉。花城酒国，泛岂随波。处华缙而独厌风尘，工吐属而不离文字。我行天下，仅见斯人。赠以五律一首云：『花史出瑶台，奇花耀碧瑰。情多憎蝶媚，语巧任莺猜。兰茝三湘赋，蒲桃百合杯。春明门外骑，为尔久低徊。』

韵秀孙寿荃。寿荃，字梅云，小字顺儿，顺天人。师尉迟喜儿，色艺俱胜。性敏慧，善伺意旨。缠绵往复，常使人有去后思。以彼其才，阶之仕宦，谅亦飞黄之上选，荐白所揄扬矣。天南遯叟云：闻梅云近已别树一帜，称韵春主人，初次花榜，名列第四。赠以七律云：『天与温柔一段春，当筵疑现宰官身。相逢草草都成忆，小语喁喁解昵人。供以幽花知有韵，冻将明镜更无尘。真灵别籍谁刊定，祇恐文章累洛神。』

德春少主人杨德云，字蕙仙，小名四儿，顺天人，杨桂庆之子也。桂庆有假子曰贵云，字朶仙，以治名震都下。德云与之异趣，英爽豪迈，不事修饰，其生质然也。多与燕市酒徒交，而时人恒不喜之，殆涂泽者易为工欤。庚辰武榜名列第五。演《李存孝》一出最工。赠以四绝句：『璧月琼花岁岁新，杨家有儿名德云。生小娥姁谢脂粉，不曾学系石榴裙。』『圆瞳如漆见神姿，飞虎山前

挟槊时。何事纷纷竞蛮触，竟忘帐下有奇儿。』『将军大树久知名，军律森严斗酒兵。似此英姿来搏战，也应高筑受降城。』『九衢香雾隐重重，谁识元成妩媚容。我欲举头天际望，置君七十二高峰。』时在癸未之夏，氍毹中忽闻法越之警，心窃忧之。适蕙仙以纨扇索书，因成四绝，盖别有所感也。

忠华王蓉蓉，字畹云，昆山人。师杨月楼，歌喉冠一部。论者谓他日足继王九龄也。登癸未武榜，人争以武状元目之。而畹云殊不自异，天怀卓犖，等富贵如浮云；雅意缠绵，纳肺腑于皎日。身在尘外，天下英雄，微使君孰当之者。畹云丰肌腻理，人或以赵合德比之，谓此乃汉成之温柔乡也。述之于璩璩轩主人，玉遐独曰：『否否！合德一淫姬耳，柔乡一言，有识齿冷。若值此天人之姿，将合十顶礼之不暇，敢复堕邪师见哉？』赠以三绝句：『畹云之生情所钟，有意无意如云浓。长风吹空浩无极，有时还掩青芙蓉。』『畹云情态如花娇，肌理媚极难可描。若使生逢汉成帝，柔乡魂魄更谁销。』『我爱畹云非以姿。独怜伉爽异羣儿。读书美女簪花格，为赋幽并侠士诗。』

熙春陈杏云。杏云，字文仙，小名七儿，顺天人。色艺为诸曹冠。性情孤洁，与俗多乖。故年已十七八，犹未能鸿飞冥冥云。庚辰文榜名列第七，时论为为之不平。文仙今已脱籍，名其堂曰春林。赠以七律一章：『欲咽还幽寄意深，碧云无际影沉沉。朱颜人惜临鸾镜，青眼谁输市骏金。媚月嫣花争炫采，高山流水自弹琴。风尘知己今谁是？我为孤吟感不禁。』

景和郑蕙蕙，字丽芬，一名艳云。先世亦吴人，师梅慧仙。抱质雅素，冲怀自芳。又写兰，尝以一枝贻人，拱璧不啻也。赠以五律云：『秀骨如兰媚，天然写一枝。我将空谷隐，为尔赋新诗。逝水年当惜，孤芳世岂知。娟娟风露底，独系楚臣思。』

春馥陈禄禄，字秦云，吴人。年十二，风仪华美，无小家子气。以色艺骤列癸未初次文榜第一。同曹或心忌之，因有更易名第之举。然秦云天怀澹漠，视升降殊不介意。巾影衫痕，风流自赏，其风度正当在魏晋之间也。其师秀兰，夙有名誉。赠以四绝句：『藉甚金鳌顶上人，多生福慧列羣真。蓝桥女伴闲相问，犹有云英未嫁身。』『问年刚是十三余，早向樱桃花下居。莫倚郁轮袍一曲，冰寒于水更何如？』『抡选终知有定评，古今人物半虚名。一从大雅沦徂后，不薄开元以下声。』『气自清华韵自娇，天生典重似琼瑶。涂脂百辈齐梁语，风味知谁近六朝。』

景春少主人朱荣贵。荣贵，字穉芬，小名三儿，吴人，朱莲芬延禧之子也。庚辰文榜第二。其评语云：『纾徐为妍，笃雅有节』，可以知其人矣。穉芬与雨花散人交最密。尚未缔姻，而渴思得妇。赠以五绝四首：『莲渚满西风，莲花非昔红。莲房结莲子，怜子复莲依。』『亭亭十六七，情如春草生。含情问春

草，无雨更多晴。』『缠绵复缠绵，饮子碧筒酒。好为连理花，持荷得成藕。

』『团圆匣中镜，中有古时春。照出如花意，依依独语人。』

近信少主人陈瑞麟。瑞麟，字璧人，又字穉芬，小名狗儿，顺天人。于诸伶中齿最穉。征色考艺，雅倍以长者，莫能过焉。璧人生甲戌，年甫十龄，而歌声遏云，真英物也。近隶韵秀。赠以五律一章：『性巧珠同慧，神清玉作姿。天生好标格，当此妙龄时。我已嗟沦落，君休及暮迟。母如薛车子，但系转喉思。』

景善少主人徐寶芳。寶芳，字剑华，小名才儿，顺天人。年十一。身甚短小，而气格如二十许人。貌略逊穉芳。其能歌则相伯仲也。举止庄雅，尤不失先正典型。

寶芳同门之兄，曰寶荃者，亦雅材也。与芳皆善病。寶荃近脱籍，为粤游，主于黄氏，名噪一时。赠以七绝二首：『瑜亮同时有瑞麟，髫年头角露嶙峋。揭来翡翠筵边立，湘几居然矮似人。』『闻说工愁兼善病，阿兄憔悴亦如斯。从来天意怜幽草，愿化轻阴与护持。』

同兴裘寶奎。寶奎，字英华，又字笙华，顺天人，《鞠台集秀录》作天津人，非也。年十四，善歌。风标玉立，眉目间有惨淡之色。与人言，疑远疑近，不可方物，而低徊往复，如不胜情。论其姿致，抑亦畹云之亚也。赠以二绝：『高格依稀以畹云，此声天上又重闻。绝无画角描头态，自有回肠荡气文。』『似颦非颦不言际，无情有情相见时。道是温存又疏略，更无消息与人知。』

嘉颖少主人李官保。官保，字小妍，顺天人。父德华字妍农，有盛名。官保承其学，年甫十四，色艺俱绝。仪表端贵，望之如神仙中人。赠以二绝云：『绝艺还须让后生，词场小李又知名。渊源毕竟尊家学，遮莫匆匆唱渭城。』『风流如见旧乌衣，标格真宜玉带围。我向花中论气魄，等闲裙屐似君稀。』嘉颖朱桂元。桂元，字霭芬，顺天人。貌不越中人，结束登场，宛有锺郝风范。歌声清袅，足遏行云，为并时侪辈所莫及。其纤婉之态，不在十五女郎下也。霭芬今为颖春主人，年甫十八九，左手常着金约指。赠以二绝云：『楚楚腰支弱不禁，轻罗小扇出花阴。倦来学作银屏倚，微露纤纤约指金。』『抗坠悠扬出苦辛，全从幽靓见精神。余生善病琴香老，乐府分明有替人。』金砚芬、时小福皆以色艺擅名，霭芬之前辈也。

忠华王招招，字畹如，广陵人。与畹云同师杨月楼。慧心灵性，恒为举座所欢。畹如长畹云一岁。杨氏厮养辈称之为大相公。今闻已返南中，亦未甚得志也。赠以二绝：『畹云豪宕畹如清，定子当筵有盛名。我亦随声相附和，大郎风致更倾城。』『轻如飞燕堕瑶襟，宛若流莺语碧林。骰子玲珑见依意，灯花开

落替侬心。』

莲贵小主人王联桂。联桂，字小琴，天津人。能歌杂剧，而不甚见知于时。盖以小琴来自析津，故未为时流所赏。暖韞轩主颇识小琴，而酒座恒不相接。丙戌入都，问小琴，已不知何往矣。乃知酒旗歌板间，具有前缘，遇不遇，亦有不可预期者也。赠以二绝：『亦是芳闺绰约姿，众中眉黛未逢时。伤心九品论资格，何处堪求国士知。』『惭愧平生说护花，此花咫尺类天涯。请回俗士三年驾，重迓佳人七宝车。』

佩华刘燕芴。燕芴，字幼芳。先世亦吴人。年十三，姿韵楚楚，能不失庄姝之度，最为高阳令君所眷。而目论者恒失之。赠以二绝：『温文体格幽闲性，腴觊情怀婀娜姿。莫以轻盈猜碧玉，可知王谢未同时。』『谁探仙籍叩层城，幸有飞琼识姓名。争奈彩云偏易散，花前闲煞紫鸾笙。』

以上十有六人，是为正编。

○瑶台小录（中）

景和二主人梅凌云。凌云，字肖芬，小字二琐，广陵人，名优梅慧仙巧玲之子。年十四，明慧白皙。工写兰，有板桥道人风致。言词温婉，雅度恂恂，使晋人见之，当亦叹支公之神骏矣。肖芬在歌场中为小生，善昆曲。近岁昆山曲子，几如广陵散，不能无望于肖芬也。赠以五律一首：『不有诗书气，何缘意度温。清标殊俗卉，雅志拟芳荪。巾影销脂艳，湘烟淡墨痕。故家零落尽，法曲赖君存。』国兴李宝顺。宝顺，字咏华，顺天人。貌极清弱，以能歌著称。其宛转沉着处，论者谓不在吴靄仙之下。癸未秋，曾于裘英华座间见之，纔胜衣耳。别后数年，而所诣已如此，殆昔人所谓进德之美者与。闻今为复华主人，赠以二绝句：『莫向东风感岁华，能通一艺即名家。南皮高会如重续，定有人惊薛仿车。』『无言默默倚金波，倩影分明怯袖罗。一种闲情谁省识，露桃枝上晚凉多。』

熙春朱素云。素云，字雅仙，小字四牛，后改名澹，吴人，前咏秀朱小元之子也。年九龄，即隶熙春为弟子。癸未夏见之，意度温朗如裴叔则一流，中心叹赏，颇以未入是年花榜为恨。及丙戌入都，则素云已哀然举首，声气隆隆，始知若曹名誉为有凭也。菴心小禅室主赠以诗词，极揄扬之不遗余力。癸未，偕其南下，为余言之津津。赠以七律一首：『昔年曾共菴禅主，马背船唇论素云。蕊榜不应遗姓氏，新诗聊与致殷勤。春花秋月仍无恙，艳色香名更有闻。今日状元声价定，世间余子漫纷纷。』

颖秀主人吴顺林。顺林，字靄仙，一字如云，顺天人。初隶春茂，脱籍后，从学时小福，操青衫，艺甚工，几有青胜于蓝之势。貌弱而文，性和以介。情意缱绻，不斤斤以货财为重。人谓其师所不能及。余于宾朋雅集时，从未与靄仙

相遇，而爱慕之心，出诸自然。此亦佛家所谓前因也。赠以二绝句：『未敢怜君转念君，亦庄亦雅亦温文。天风夜半吹瑶瑟，叶叶罗衣欲化云。』『法曲飘零漫引商，词场老辈渐沦亡。新声征到青衫子，让与吴郎一国狂。』

熙春孙怡云，字雅仙，小名祥儿，顺天人。端丽如静女，时于言笑中见真性情。丙戌文榜第二，年甫十二三耳。赠以五律一首：『箏柱数华年，依依共绮筵。兴来非有忤，小极倍生怜。逸性宜书画，雏音泥管弦。相逢频掷果，芳思落谁边。』

春馥小主人郑瀚云。瀚云，字杏衫，小字三儿，吴人，香兰次子也。绮龄弱质，柔婉可念。丙戌文榜第三。秀兰之徒，以秦云最为有声。年十七。尚未脱籍，与杏衫堪伯仲。赠以二绝：『阆苑曾看扫落花，春风取次到儿家。餐霞自有神仙种，莫误人间泛月槎。』『秋菊春兰各自芬，因君弥复念秦云。相思怕有人消瘦，好爇金炉护夕熏。』

瑞胜和部田际云，定州人，世所称『想九霄』者也。幼隶某巨公门下，为小优。巨公出镇溧阳，际云乃随其师某之上海，改习秦腔，时年甫十四五耳。姿韵幽娴，音调清脆，与凡为秦声者不同。顾南士多守雌，蔽所习见，寻常征逐，率谄事妖姬姹女，尽态极妍，反谓明僮一流不足挂齿。际云愤甚，遂于弱冠后复之京师。至则结束登场，发吭引声，一座尽惊叹。于是贵人达官，下至贩夫驺卒，无不啧啧『想九霄』者。或偶觐一面、接一语，则视轩冕圭组之荣不啻过之。一时声誉所流，遂远胜沪渎十倍。呜呼盛矣！论者谓：际云设当盈盈十五时，即翩然以翔于日下，不知羣公倾倒当更作何等状？乃骊齿未暮，而伯乐终逢；梁云早飞，而韩娥始叹。然则孰谓软红尘土中，无真衡鉴哉？玩赏不足，为诗以张之，赠以五律三首：『天与娉婷质，嗔宜笑亦宜。衣香飘綵縠，钗影压琉璃。碎步提鞦际，浓歌郤队时。移情刚一瞥，消息到今疑。』『凤钥隔迢迢，思君暮复朝。瑶台一相见，藉以永今宵。对影难为语，闻声未可招。元经空独抱，谁解子云嘲。』『奇质不可闕，声华攀下高。我携磨镜具，来听郁轮袍。毵毵原吾分，飘零又尔曹。春申江上月，相照莫辞劳。』际云屡往来于京都、歇浦之间，曾为丹桂班主，折阅数千金，然后决然舍而之京，声华藉甚。闻近已为内庭供奉矣。辛巳岁，璠璣轩主客上海，夜必出郭观田郎演剧，虽大风雪不阻。人或疑有他遇，几无以自明。

绮春少主人时德保。德保，字奎芳，吴人，时琴香小福之子。琴香以青衫擅名，奎芳则为正生色。年十二三即登场，奏技倾其座人。性婉挚，目微短视。毕止间，弥见春容之度。赠以六言两章：『半温半冷性格，十三十五年华。剧谈大似名士，读曲羣推世家。』『勒马英姿飒爽，转喉逸韵苍凉。借问乌纱银铠，何如翠羽明珰？』

韵秀少主人尉迟笛云。笛云，小字三儿，顺天人，尉迟韵卿之子。年甫十三四，能演诸杂剧。尽态极妍，如置身于其际，由是有声歌场中。盖幼承其父之教，殫以诣力，名即随之。世固未有苦心而不获者也。韵秀诸徒以梅云、绮云为冠。

绮云，小名长儿，顺天人。曲艺甚精，性情亦真挚可近。今梅云已别树一帜，韵秀惟绮云、笛云称巨擘矣。赠以二绝：『炼出当年姹女身，狂情冶思总疑真。写声绘影知何限，沉着文章让此人。』『韵秀人材最郁困，梅云婉婉绮云真。绮云不共梅云去，与尔同撑斗室春。』

颖和主人李丽秋。丽秋，小名官儿，顺天人，朱霞芬霭云之弟子也。霞芬本吴人，幼师景和梅巧玲。温丽庄雅，为近十数年之冠。师承授受，具有渊源。故丽秋年越髫髻，已声誉鹊起。及稍长，出籍别居，又从诸名优讨论杂剧。性本聪慧，诣复精进，遂几与杨朶仙、吴燕芳诸人相埒。亦庶乎能卓然自立者矣。暖韞轩主撰癸未第三次花榜，评丽秋曰：『龙跳虎卧，莺娇蝶芳。』此八字自谓能尽其妙。赠以七律一章：『水样温柔记弱龄，亦能狡狴亦娉婷。金樽酒满常延月，碧汉槎通早渡星。顾影自怜垂柳舞，伤春愁损瘞花铭。蝶莺龙虎真奇论，谁问无形证有形。』

安义郭春元。春元，字梅仙，顺天人。白皙善歌，当壬癸间，与王畹云、裘英华辈齐名。今畹云久以病废梅花，英华亦罕登翫毘奏技。一刹那间，人事屡变，不能不动盛衰之感也。赠以二绝：『巾扇风流又此时，华灯明月照相思。难忘十五盈盈候，高唱黄河远上词。』『王生抑塞今何处？剩我凄吟感旧篇。俊骨由来易摧折，愿君珍重惜华年。』

春馥陆华云。华云，小名喜儿，吴人，与锡庆陆小芬为昆弟。癸未武榜第三，蒞心小禅室主所定也。性情温厚，曲艺亦工，时誉颇以为重。美人迟暮，今尚居弟子之班，正与偃蹇名场者同其郁结矣。赠以四绝句：『我曾髫岁识芳名，想见车前掷果迎。今日因君感憔悴，文章尤命竟难更。』『樱桃花底坐絨愁，心事凭谁问蹇修。笑指寻常梁上燕，衔泥容易近朱楼。』『两字依人是网罗，蛾眉谣诼古来多。相如也有挥金愿，奈此成都四壁何。』『月子团栾自有时，莫因愁绪损芳姿。玲珑帘外看秋水，除却同心更孰知。』

以上九人，是为续编。

○瑶台小录（下）

朱素云，名澣。岁己丑，重见于京师时刚脱籍。身世之感，有不能自遣者。神闲意瘁，言愁始欲愁矣。为赋《浣溪纱》词赠之：『生本华严十种仙，茫茫抱月又飘烟，最无聊赖是情天。应有雄心偿怨抑，已成瘦骨奈愁煎，愿君珍重过韶年。』

郑杏衫，名瀚云。杏衫今年十四，高情朗韵，有薛车子之声；慧舌灵心，擅黄翻绰之辩。京洛雅材，此其冠矣。赠以七律：『炼尽精华有此人，休言造物赋才贫。豪情欲暖三冬日，妙语能生四海春。似尔英名驰绮岁，惊人余技动梁尘。不知挟策纷纷者，可有衣冠得比伦。』

云和姚丽蕖。丽蕖，字芙初，小名元儿，天津人。性情闲婉。每会饮，拇战甚豪，有力敌万夫之概。赠以二绝：『依约湘君旧姓姚，手扶灵气下丹青。众中不敢多言说，纔者秋波意也消。』『美人如剑气如虹，入座泱泱赋大风。拇战直赢三百盏，漫言优孟不英雄。』

梅肖芬凌云。三年不见，肖芬貌益丰硕。虽时赴歌场奏技，而儒气且益。深言动雅，则令人可观而不可狎。吾目中所见无第二人也。赠以二绝：『儒行何妨以墨名，彼苍原未限豪英。妍姿冶骨从夸艳，谁似梅郎水样清？』『黄金台圯已多时，侥幸人间国士知。我向风尘求骏骨，欲烦高唱籥云词。』

德厚朱桂秋。桂秋，小名八子，吴人，朱莲芬之子。艺工齿磬，歌声遏云。其安雅之度，异乎以姚冶为入时者。赠以五律一首：『裘冶非无子，东南固有人。伟哉天地力，锤毓到伶伦。筵月频相照，园花取次新。元音终不沫，记取绮年身。』

韵春主人孙梅云。癸未识梅云，因自号璠璣居士，盖取云为偏旁也。己丑入都，颇闻孙氏诸宾，有大相错迕者，而不详所以致此之由。己而相遇，且日疏，益莫可究诘。或谓有物焉间之，在梅云亦不能自主。其然与否？吾不敢知。然而婉婉之容，便慧之性，当世终无以过之也。复为二诗以续前咏：『东鹄西鹑眷此生，苦抛心力误多情。恩山怨海须臾事，毕竟谁赢薄幸名。』『词令风华四座倾，燕兰谱里魏长生。相逢未恨相知晚，我亦曾聆唱渭城。』

馥云主人陈秦云。秦云事母甚孝，与人酬酢无贫富之见，恒十余年不衰。昔睹其人，今知其行。赋以补前诗之未备：『陈郎煦煦得春气，天性尤征孺暮时。独以艰难谋菽水，不徒游冶恋花枝。眼前富贵浑闲事，心上温馨有故知。闻说玉台新下聘，好凭双笑慰乌慈。』

韵秀郑二奎。二奎，字盼仙，丽芬之弟也。姿神妍逸，某太史以状元目之，声誉遂满日下。赠以二绝：『费尽胭脂画牡丹，何如本色任人看。花王自有真风格，只是人间品藻难。』『略似韶年郑丽芬，心香意蕊共氤氲。相逢为诵今原句，知有寒温系雁羣。』

复春主人陆华云。丙戌赋华云诗，颇以未脱樊笼为恨。今兹重见，已立家室，声誉亦鼎鼎。乃知蠖屈之士，毋甘自菲薄为也。赠以二绝：『竟有英雄自立时，当年深慨美人知。因君转悟穷通理，不向人间赋感知。』『豪饮狂歌得几人？相逢落落建儿身。郗怜绮席难回避，犹自香车碾细尘。』

云和张春生。春生，字荔衫，顺天人。娴雅能歌，专习昆曲，独占一时。己丑文榜第二。赠以二绝：『今日花丛谁俊物？吾独属目二三人。风流尽说张公子，罗绮天然娇好春。』『宝兰韵秀琐儿歌，才上觥斝奏采多。雅曲自希空独抱，更无人赏待如何。』

王蓉，字畹云，苏州人。色艺冠其曹，为王桂芬之子。桂芬以艺名海上，垂三十年尚未退老。而畹云近以杨月楼为师，其名益噪。顾其隶三庆部为优，非其本志，祇以家贫亲老，不得已而出此。其性贞介绝俗，常怀以色事人之恨。后忽患痘毁容，殆天之有以全之也。继而瘖不能歌，依某伶以活。名优下梢如是，可慨也夫！

顾玉仙，自号怀玉山人。自言与暖韞轩主为文字交。酷嗜书画，每见必论及之。告以作书须先从事隶楷，因示以法，且戒以勿习院体书。及爱写兰，乃倩姜子宜轩为写兰谱一册。旅中馈遗，自楮墨管城子外，无他物也。赠以七律二章：『澄怀如水意如云，文字缘深我共君。柿叶写书芟伪体，蕙兰留影挹清芬。磨人未可兼金惜，透纸须同运甓勤。他日艺林驰骏誉，料应次第策殊勋。维摩示疾强登筵，脉脉情怀尚未宣。螺岫列眉通极浦，凤城回首隔遥天。未酬一愿虚前日，从此相逢又一年。只有加餐珍重语，与君相劝更相怜。』

以上都十有二人，多有复见于前者。暖韞轩主更拟为广编、前编。广编则录南中诸名优，前编则专及都中庚辰以前诸老辈，庶存南北之宗，表后先之美。不意甫登金榜，遽赴玉楼。庚寅冬杪，没于杭垣旅舍。文字深交，失此良友，惜哉！海上诸伶，以二周为冠。周凤林字桐荪，周钊泉字补枝。他如徐介玉，丁兰荪，亦其佼佼者也。暖韞轩主云：仆尝三至京师，遍观菊部，妍姿妙艺，洵不乏人。其间如杨蕙仙之英武，时奎芳之清隽，尤乐观之。然杨能武而不善歌，时善歌而未工武，盖全才又若斯之难也！上海富春部雏伶阿福，籍本苏台，来游鞞下，乃能兼蕙仙之技击，似奎芳之善歌，造物生才，何限中外。顾流传小字，颇非雅驯，窃为更其名曰玮云，字曰俪奎，称厥徽美，复为四诗旌之。世多桓子野，或不病其僭踰乎！『是真斌媚魏元成，谁向风尘重姓名。触我英雄迟暮感，欲从飞骑下长城。』『巾幗须眉本不同，男儿安用妇人风。刀光如雪身如燕，绝代风流顾盼中。』『广乐迷离记凤城，奇才今又草茅生。英姿似尔真殊绝，未合人前唤小名。』『绛灌解文随陆武，茫茫今古谁能全。新诗写入燕兰谱，吴山吴水别样妍。』按阿福操武生艺，兼善《雅观楼》、《双官诰》诸剧，性极巧慧，然不自修饰，恒敝衣以行市中，未有属而目之者也。何暖韞轩主若甚倦倦于中，独附于是编之末，岂嗜好有余于酸咸之外者欤！世不乏顿、渐两家，请于此参一转语。

《瑶台小录》终

《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正编 情天外史》

(清) 情天外史 撰

● 目录

情天外史自序

凡例

《情天外史》正册

神品第一

韵春堂

隽品第二

绚春堂

艳品第三

国兴堂

俊品第四

云酥堂

能品第五

绚春堂

异品第六

国兴堂

佳品第七

国兴堂

倩品第八

景酥堂

俏品第九

景善堂

逸品第十

国兴堂

《情天外史》续册

超品第一

韵秀堂

上品第二

颖春堂

媚品第三

复春堂

妍品第四

颍春堂

憨品第五

德春堂

殊品第六

德厚堂

妙品第七

景善堂

美品第八

绮春堂

静品第九

绮春堂

絕品第十

绮春堂

《情天外史》后序

京华消遣记

●情天外史自序

一缕情丝，大千色界。任天而动，与生俱来。情不自禁，欲将弥炽。情能善用，理乃常存。不入情中，天机胡畅？不超情外，天趣胡深？兴匪兕之歌，操获麟之笔；写灵均之怨，续方朔之谐。《情天外史》所由作也。则有公堂秉鉴，锁院持衡，墨客为卿，管城奏雅。当其笈描十样，锦织七襄，固宜梅占春魁，芍居近侍。尔乃桃陈妖冶，擅宠专房；絮逞颠狂，乘隙入砚。是知花花籍贯，草草科名，文场一情选也。若乃封疆管领，屏翰旬宣，济济人才，盘盘吏治。倘有矢躬清洁，酬遇错盘，固宜即墨特封，士元大用。尔乃众女谣逐，轻弃蛾眉；鸷鸟飞扬，滥膺鸚荐。是知泽兰委地，甘蕉障天，行省一情缘也。又如秉钧报最，当轴奋庸，外患凭陵，时艰孔棘。倘有贤豪遗佚，英俊下沈固宜资格不拘，吐握弗倦。尔乃滥竽充数，南郭吹齐；文马移情，龟山蔽鲁。是知我善即善，人云亦云，枢府一情窳也。嗟乎！衣冠优孟，身世梨园，歌苦识希，曲高和寡。情谁能遣，欲问青天。象以外超，特修艳史。知我者其在雏伶粉黛间乎！

光绪乙未三月初吉

●凡例

一、是书专为天仙部表彰幽隐，故以天仙十人入正册，各班十人入续册。虽天仙脚色，一散入丹桂，再散入鸿奎，部名仍从其朔。

一、是书专为司坊揄扬色艺，是以科班名角，概未登入。

一、是书专为后进提倡风雅，是以出师立堂，毋庸赘述。

一、天姿天籁，过时难保，是以十六岁以上，不入论列。

一、是书于三月初八日托始，十六日告成。各省公交车，争索观览，藉以流传海内。兹更添叙小传，补绘图形，以公同好，或亦消遣世虑者之所不弃也。

●《情天外史》正册

○神品第一

韵春堂 芷芬，姓马。年十五岁，本京人。扮演须生。

隶天仙部，擅长《鱼肠剑》《断密涧》《辕门斩子》《四郎探母》等剧。尤妙者，与桂仙演《天水关》一剧，洵属秀雅绝伦，歌舞罕匹。

神奇天授小郎君，品格声歌两轶羣。

芷僻兰幽宜特赏，芬馥香妙耐徐闻。

○隽品第二

绚春堂 菱香，姓侯。年十四岁，本京人。扮演老旦。

隶天仙部，擅长《断后龙袍》《探窑》《探母》《望儿楼》《钓金龟》等剧。尤妙者，与芝林演《滚钉板》一剧，真乃当场落泪，见真性情。

隽永珠喉最可嘉，品题一字未应差。

菱歌清唱初更月，香圃频开晚节花。

○艷品第三

国兴堂 馥林，姓秦。年十四岁，扬州人。扮演花旦。

隶天仙部，擅长《摇会》《闯山》《查关》《入府》《打樱桃》《胭脂虎》《红鸾喜》《翠屏山》等剧。尤妙者与芷芬演《探母》一剧，宛如双璧联辉，一时罕及。

艷如桃李正春风，质量天然肖化工。

馥播芳蕤赋大陆，林歌翠羽梦师雄。

○俊品第四

云齋堂 桂仙，姓裘。年十五岁，本京人。扮演黑净。

隶天仙部，擅长《鱼肠剑》《断密涧》《御果园》《白良关》《草桥关》《打龙袍》等剧。尤妙者，与绮云、吉祥演《二进宫》一剧，宛如鸾凤和鸣，洋洋盈耳。

俊雄出自短身材，品物应夸小忽雷。

桂棹一歌江水涌，仙船初刺海潮来。

○能品第五

绚春堂 兰香，姓王。年十五岁，本京人。扮演正旦，兼擅胡琴。

隶天仙部，擅长《教子》《戏妻》《彩楼配》《击掌》《跑坡》《落园》《宇

宙锋》《战蒲关》等剧。尤妙者，与菱香演《探窑》一剧，如闻子夜清歌，奈何频唤。

能将艳冷诉幽情，品在花中似女贞。

兰转光风人服媚，香凝浓露调清平。

○异品第六

国兴堂 采仙，姓张。年十五岁，蓟州人。扮演小生，兼习小丑。

隶天仙部，擅长《探母》之杨宗保，《打金枝》之郭暖等剧。尤妙者，与馥林、采芝、采鸿演《翠屏山》一剧之海和尚，真乃玉工巧做，点缀天然。

异相休嫌鼻点青，品儿应属此宁馨。

采云一片裳成锦，仙乐三终壁画亭。

○佳品第七

国兴堂 采芬，姓顾。年十四岁，天津人。扮演须生。

隶天仙部，擅长《战蒲关》《御林军》《鱼肠剑》《取荥阳》《挡谅》《醉写》《金马门》等剧。尤妙者，演《击鼓骂曹》一剧，真乃手如雨点，语似河流。

佳音入耳喜洋溢，品似诗家太瘦生。

采映须眉如玉照，芬流齿颊遏云行。

○倩品第八

景馥堂 吟香，姓赵。年十六岁，本京人。扮演正旦。

隶天仙部，擅长《教子》《戏妻》《彩楼》《击掌》《跑坡》《落园》《宇宙锋》等剧。尤妙者。演《祭塔》《祭江》二剧，真乃神情妖冶，哀艳动人。

倩兮微笑巧梳妆，品入词家百媚娘。

吟到梅花叠字锦，香含荀令满庭芳。

○俏品第九

景善堂 宝堃，姓张。年十六岁，本京人。扮演花旦。

隶天仙部，擅长《闯山》《摇会》《女店》《茶馆》《荷珠配》《红鸾喜》等剧。尤妙者，演《小荣归》《变羊计》二剧，真乃微步凌波，乘风吹去。

俏学垂杨一搦腰，品声合谱玉人箫。

宝钗摇会眉横妩，堃履娉婷步送娇。

○逸品第十

国兴堂 采芝，姓唐。年十五岁，本京人。扮演花旦，兼擅琵琶。

隶天仙部，擅长《打杠子》《卖饽饽》《翠屏山》之莺儿。尤妙者，演《别妻》《面缸》二剧，自弹琵琶，真乃落花流水，妙造自然。

逸民自古七贤偕，品鹭名优得九佳。

采干搜岩添一格，芝房乐府忍尘埋。

按天仙部不乏美才，元音未希，散而复聚。

《情天外史》正册终

●《情天外史》续册

○超品第一

韵秀堂 梅仙，姓任。年十六岁，本京人。扮演老旦。

隶同春部，擅长《断后龙袍》《探窑》《望儿楼》《钓金龟》《胭脂虎》等剧。

尤妙者，与二丽、吟香演《孝感天》一剧，真乃幽情苦绪，月冷风凄。

超然台上问名花，品列孤山处士家。

梅点寿阳添艳额，仙逢萼绿比清华。

○上品第二

颖春堂 凤卿，姓王。年十四岁，苏州人。扮演须生。

隶四喜部，擅长《鱼肠剑》《御林军》《战蒲关》《醉写》《挡谅》等剧。尤

妙者，演《芦花河》一剧之薛丁山，真乃应弦赴节，高唱入云。

上下谁将明月分，品流消息近来闻。

凤凰未合题凡鸟，卿子何须号冠军。

花榜殊，弗沿袭，易炉金，采昆玉。【此品有故移置，详见《消遣记》。】

○媚品第三

复春堂 韵芳，姓杨。年十五岁，本京人。扮演小生，兼习正旦。

隶同春部，擅长《教子》之薛乙哥，《寄子》之邓方等剧。尤妙者，演《铁莲

花》一剧之扫雪小儿，真乃体态娇柔，声情激越。

媚生一笑奈何情，品肖闺中静女多。

韵把小阑花向午，芳塞曲沼芰横波。

○妍品第四

颖春堂 瑶卿，姓王。年十五岁，苏州人。扮演正旦。

隶四喜部，擅长《彩楼》《击掌》《祭塔》《祭江》《跑坡》《落园》《芦花

河》《五花洞》等剧。尤妙者，演《战蒲关》一剧之二夫人，真乃鹃啼夜月

，蛩语秋风。

妍色原难妙艺兼，品评应不混施盐。

瑶精山草千年媚，卿手春葱十指纤。

○憨品第五

德春堂 小朵，姓杨。年十五岁，本京人。扮演花旦，兼善胡琴。

隶四喜部，擅长《闯山》《入府》《摇会》《女店》《荷珠配》《双沙河》等

剧。尤妙者，演《铁弓缘》一剧之端茶小丑，真乃珠喉一串，椎髻多姿。

憨然情态美丰仪，品貌团团亦可儿。

小曲细喉频弄响，朶钗椎髻自生姿。

○殊品第六

德厚堂 贵寿，姓樊。年十五岁，本京人。扮演须生。

隶丹桂部，擅长《捉放》《鱼藏剑》《文昭关》《战蒲关》《洪洋洞》等剧。

年甫十五，音稍近哑，听者惜之。然其吞吐抑扬，宗派殊未易得。

殊好酸咸岂俗同，品诗合遣唱玲珑。

贵声宜在竹匏土，寿世还须笔墨工。

○妙品第七

景善堂 菊仙，姓孙。年十一岁，本京人。扮演花旦。

隶天仙部，擅长《算命》《挂画》等剧。学戏无多，是以人罕识之。然其粉雕

玉琢，姿媚最足动人。

妙格簪花似女流，品饶姿媚胜同俦。

菊觞应许陪佳士，仙曲宜歌上小楼。

【此品临刻补遗】

○美品第八

绮春堂 彤云，姓陈。年十四岁，上海人。扮演花旦。

隶鸿奎部，擅长《嫖院》《摇会》《锯缸》《借妻》《打灶》《闯山》《烧灵

》《背橈》《双沙河》《双钉记》《绒花计》《红鸾喜》《下河南》等剧。履

法习熟，出色当场。

美堪说怪少人知，品与金莲步步宜。

彤管贻予谐雅韵，云鬓助尔骋妍词。

【以上均住韩家并此三品，书出后核考移置】

○静品第九

绮春堂 慧寶，姓时。十四岁，苏州人。扮演须生。

隶鸿奎部，擅长《天水关》《五雷阵》《乌龙院》《除三害》等剧。乌衣子弟

，曾冠花榜，相见恨晚，附录于此。

静观自得语从容，品画评香莫负侬。

慧业三生缘夙具，寶传一字衍真宗。

○絕品第十

绮春堂 岫云，姓王。年十四岁，本京人。扮演小丑。

隶鸿奎部，擅长《嫖院》《摇会》《锯缸》《借妻》《打灶》《闯山》《烧灵

》《背橈》《双沙河》《双钉记》《绒花计》《红鸾喜》《下河南》等剧。姿

趣横生，赶三流亚。

絕辭應紀魯郊麟，品擅談諧迥出塵。

岫半金烏饒艷色，雲中白鶴顯精神。

按各徽班亦多妙選，見聞未廣，探采或遺，諒之。

《情天外史》續冊終

●《情天外史》後序

書寓繁華莫如滬上，司坊色藝無過都中。扮美妓、作名優，插宮花於帽側，飾小童為少女，理雲鬢於窗前。巾幗焉？須眉焉？倏忽變相。清揚也，婉嫵也，綽約生姿。天下事是非莫辨，好惡無憑，晝夜混淆，陰陽反復，情天外史竊有感焉。當其舞衫映日，歌扇隨風，節方赴而袂投，弦乍調而響應。不含愁而自美，勿庸效西子之顰。每換征與移宮，常恐動周郎之顧。選勝在黃河遠上，固應雙鬢發聲；逞妍於殘月曉風，恰稱紅牙按板。斯編亦信史也。若乃肆筵設席，授几侑觴，耳鬢廝磨，履舄交錯，值燈紅與酒軟，盡堪射覆藏鈎；念圭白與木柔，何忍踰閑蕩檢。嘆我生之靡樂，聊以自娛；辟爾德以俾嘉，庶無大悔。斯編亦佐史也。又如香車馳騁，美景游觀。或布金於祇圍；或致賂於仆從。或青衿挑達，悠悠我心；或斷袖垂憐，耿耿不寐。寤言一室，誰知烏之雌雄。執策三年，竟忘馬之牝牡。斯編豈稗史哉。嗟乎！微危之關，几希之界，忍之頃刻，清白兩完；縱之須臾，衣裯均澆。木犀香發，美矣味回。銀海炫生，油然光黯。艾豸賈禍，姦豬蕩情，容或有之，伊可畏也！識者諒不河漢斯言。

光緒乙未三月中浣

●京華消遣記

予宦黔十載，任冲難，調冲繁。捐廉俸，募親兵。衛閭閻，丈田亩。捕積匪二十餘起，復匿糧五千餘石。不合於大人先生，乃罷官去。家無立錫地，亦無担石儲。就養於予弟，督兒輩習舉子業，送考游梁燕。思以家學矯挽浮薄風氣，于鄉會試及大考輒擬作，大人先生或否之。

越癸巳甲午，兒輩有所成就，家學幸不墜，擬作亦無庸矣。年逾六十，耳聰目明，貿然無所事。惟遣興梨園，擊節賞奇，倚歌屬和。或訕笑見者，予自適其適，弗較也。漸以顧曲周先生者，今垂青于雛伶後進也。華袞之榮奚過是。有以雛伶行酒者邀予，諸伶來見時，各眉飛色舞，作小鳥依人狀。詢及予姓氏，羣呼予『老头』。予喜其情親而意切也，遂受之。或以先來傲後至者曰：『汝詎識若耶！』仿西洋氣，學製造菜菔槍，分贈諸雛伶，為郎相引重。京華各樂部，非老手頹唐，即才人胆大，格格不相入。日從事于小天仙。

憶年時七夕，听他班《鵲橋》甫散，出大柵欄，有艷品坐車中，褰帘呼曰：『胡未听小天仙？』貌則滴粉搓酥，聲則吹蘭振玉。方稠人過市，未及通姓名

，忽独顾予言：『向不白于大人莱菔枪队，藉谗其色艺，并悉其性情焉。』小天仙班中多后起之秀。知音苦希，座客不满，予心为不平，作《情天外史》正册表扬之。益以各班之翘楚为续册。正册十人，首神品。续册十人，首超品。此二十人者，有经岁之周旋，无通风之关节，视向之花榜不侔焉。有曾冠花榜而次二，弗甘易炉金之跃冶，斯秀品阙文矣。有曾冠花榜而次四，亦悦采昆玉之韞山，斯上品者录矣。有夜光暗投，按剑相视，如正册隽品，不理人口也。有呼声甫绝，飞钩着胸，如续册媚品，善解人意也。又详加考核，于简末移置三人。《情天外史》之全册乃定。二十人皆善予，惟正册第三人与予为尤善，倘亦佛家所谓前世因耶。嗟夫！三闾之香草尚在山中，二姚之美人不离世上。东坡有言曰：『风月山川无主人，得间者便是主人。』予幸得间于京华，平章风月。行将游江浙，泛淮泗，归隐光黄，盘作山川主人，不若灵均郁郁也。汨罗有知，当投《情天外史》全册赠之。即以为反《离骚》也可。

光绪乙未六月中浣情天外史自记

《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正编 越缦堂菊话》

（清）李慈铭 撰

●目录

题词

越缦堂菊话

花部三珠赞

哀傅生文

九月望日，偕贵筑徐介亭司马皋、武昌李天台士、垵宜昌王鼎丞孝廉

夏日，偕汝翼、匡伯、彦清、弢夫、仲彝、子缜、云门饮满洲某氏且园，复从弢夫饮对门朱郎家，夜归，即事呈诸君

弢夫挈霞芬来，同彦清诸君夜话听歌

九月十三夜，菊花盛开，雨后月出，偕弢夫、仲彝、梅卿于寓斋燃灯看花，小设杯勺，并招霞芬、芝秋诸郎即事有作

赠朱郎霞芬调弢夫

丙子季冬十七日，孝仲、敦夫、敦叔、彦清、匡伯、弢夫、仲彝置酒越缦堂，为余豫作生日，且招秋菱、霞芬两郎奉觞赋诗为谢

丁丑元夜，孝仲、裊盒、彦清、弢夫、匡伯、仲彝小集寓斋，并招钱、朱、蒋三郎

上巳日，裊盒招集极乐寺看海棠，携霞芬同往。是日大风，花尚未开

丁丑九日京邸，偕子宜庆乐楼听歌，即送其之官闽中

秋夜饮霞芬坐中作

花朝夜饮霞芬新居

观宣府伶人侯幼珊演《仕女图》剧

春夜饮丰楼酒家，同褪盒、敦夫、弢夫招霞芬

九月初三夜，集饮韩家潭朱霞精舍，以『露似珍珠月似弓』为韵，余得『露』字

又代人作得『似』字

十月十六夜，偕敦夫对饮朱霞精舍看月

霞芬馈木香花

九月十三夜，饮霞芬家赏菊，是日暖甚，月如春画

夏晓，雨后偕霞芬出城，入天宁寺

偕霞芬坐天宁寺看山院

夏晚，偕霞芬自陶然亭携酒登南郭敌楼二首

丙子生日，定莠、弢夫、萼庭、仲彝、梅卿枉过，留之小饮，即席赋呈

凉秋月夜，子缜邀听歌郎李雁依弹琴

玉漏迟

三姝媚

珍珠帘

寿楼春

金菊对芙蓉

解连环

醉蓬莱

百字令

三部乐

解蹀躞

贺新郎

台城路

●题词

一老都门宦隐身，蒔花艺竹费精神。更分余暇谈今乐，笑骂衣冠琐屑人。侈谈精舍辟朱霞，老眼模糊爱看花。不畏人讥与鬼妒，莼翁心境本无邪。一官肮脏不随时，话到科名泪似丝。更似曝书亭上客，风怀留得早年诗。我与公无一面亲，文章曾荷品题频。及门最羨樊山老，刻烛摊笺共买春。公曾主讲天津学海堂，拙作诗赋颇得佳评。樊云门先生，公入室弟子也。甲戌十年幼梅赵元礼初稿

零落人间越幔堂，春明旧事溯同光。

而今谁为征文献，歌舞原来有典章。

《越缦堂菊话》

云史题

题《越缦堂菊话》七律一首，应次溪仁兄、肇瑛女士雅属

絕代风流越缦堂，秦徐嘉耦爇心香。

仙心鸛翼賡同梦，楷法蝇头认密行。

史料梨园钞脱腕，歌声檀板听回肠。

丰楼往日陪清宴，曾挹骚坛杜若芳。

甲戌孟冬师郑孙雄初稿

●越缦堂菊话

会稽李慈铭菴客撰 东莞张江裁次溪纂

同治二年五月十四日己未：上午薄晴，下午阴。章秋泉、来德甫、芝友来邀，至四雅轩听四喜班。晚至时丰斋，德甫招添才，芝友招添寶，予招芝侷侷酒。予不近歌郎、不听乐部几两年矣。前月偶一听戏，旧识诸郎翩然入座，皆询予以何日至京。足见温岐狎游，久入散愁之侶；顺郎话旧，谁知熟魏之名。阳五已成古人，方朔真为大隐。今日为德甫所胁，遂亦暂续昔欢。添寶、添才皆出初覩。添寶为心寶之弟，香名■〈口叅〉今。然两稔以前梨园花第，固无此人也。初更酒散，余兴盎然。近来客中之乐，可首屈者矣。

同治三年四月十三日癸未：晴，有风。上午诣德甫，遂偕刘慈民舍人、谭研孙工部同至三庆部，听四喜部芷侷、芷秋演《独占》。情态极妍，尚有旧院承平风韵。晚从德甫饮毓兴居。予呼芷秋，德甫呼添财，慈民呼芷侷佐酒。夜从德甫、慈民、研孙饮添财家。予呼芷侷、慈民呼新寶；又有秀兰、兰生、三元诸郎及江西不识姓名者三人，同座行觞枚战。吴语依人，三年来无此痛饮局也。夜分后归。

七月初十日戊申：晡后出，赴饮。招芷秋，久不至，及罢酒始来。予颇怪之，略不顾接。芷秋掩抑通辞，玉容寂寞，告予以顷饮龙树寺，见君一纸，即驱车归。道泞，行又不得速。甫及家，闻君车已驾，亟踉踉来。因举屣视予曰：『街泥已污絢矣。』予转益怜之，与从容小坐而别。自惟此等嗔痴，有何真妄？顾眉间化佛，不离蕉树之身；指上竖禅，未絕藕丝之痛。桃花有影，明月无香。带水拖泥，只博合眼一笑而已。

十六日：下午，诣三庆园听戏。座客踏肩，甚不可耐。晚饮裕兴园，招芷秋。夜归，月明如昼，清绮有秋色矣。

二十三日辛酉：晴。出城诣广德楼，偕陈莲峯、殷实畴听戏。摩肩踏臂，嘈杂不堪。予初独据一席，坐未几，芷秋来。予敛膝容之，历一时许。有旧识贱工

名梅午者，亦至左右夹我，扇不得摇，热汗交下。此亦王弇州所谓『与君说苦君不信』者也。

九月初三辛丑：晴。夜饭后，朱厚斋邀饮，曲中予招玉凤、梘卿，盖不见三年矣！玉容渐老，犹有余妍，不免稍回芳芷之情，再结红梘之爱耳。

同治四年正月十四庚戌：晴。寒夜，周文俊兵部邀同其羣从文杰解元、麟图工部及允臣兄弟，宴于景和堂蕙仙家。予招芷秋。又有蒨云、芷侬、梅五诸郎，搯笛征歌，三更而罢。芷侬见予若不相识，终席冰襟不交一言。芷秋失座欢，赧赧有辞。此辈周旋固亦甚难耳。

同治九年八月十九日：上谕：『御史秀文奏请严禁卖戏一折，京师内城地面向不准设立戏园，近日东四牌楼竟有太华茶轩，隆福寺胡同竟有景太茶园，登台演戏，并于斋戒忌辰日期公然演唱。实属有干例禁，着步军统领衙门严行禁止。』

同治十三年八月十五日：钱秋菱来敬节。秋菱，名青，小字桂蟾。貌不扬，而按曲妍静。能作小行书，有魏晋人风格，人亦闲雅。潘星丈、绂丈及秦宜亭皆极赏之。今年三月，诸同年燕集安徽馆。秋菱演《惊梦》一出，赵桐孙叹为仅见。予曰：『君未见沈芷秋耳。若令比执，不止拔茅弃旌矣。』然潘凤洲遂因此惑之。其人亦颇知亲文士，近日都伶之秀出者也。

光绪二年九月二十五日：余性浮动，少喜观剧，三十以后深戒此事。比年在都，未尝过问。近日强作游戏，自十九日至昨日，竟至六出不厌。虽以同人固要，情好嬖娒，非可得已，然桑榆之景，渐近西山。入夏以来，十旬九病，近方少愈。怠荒已多，犹复不惜寸阴作此儿戏。过庭之训，老未知悛。通计今年废经失业，学之无成亦可知矣。书此以志自讼，非敢分过友朋。

光绪三年三月初五日：作片招秋菱来。以闻霞芬昨日丧其父，赠以洋银六圆，属秋菱转致之。

四月初三日：傍晚，梅卿邀饮丰楼。同车往。座有潘伯循、仲彝、秋伊、弢夫、子宜、心云等诸君。余招秋菱、霞芬。霞芬以明日赴妙峯山烧香，属其代为姬人祷疾，自书香板付之。二更时归。夜露，晦，风寒如深秋【付秋霞车饭四千】。

初七日壬辰：午前答拜殷萼庭兄弟，即出城赴天宁寺之集。到者鲍益夫、史竇卿、汝翼、彦清、心云、少箕、子缜、云门、子宜、孙仲容兄弟，及仲彝、弢夫，宾主共十四人。余招秋菱、霞芬。酒边左史，小寄闲情。老辈风流，贤者不免。今者衣冠扫地，争事冶游。乐部人才，亦以日劣，风会颓靡，盖与翰林不殊。其酒肉贵游，风尘热吏，皆改趋北里，恣狎淫倡，挥霍之余，偶亦波及。而冷官朝隐，举子计偕，往往托兴春游，陶情夏课，酒垆时集，灯宴无虚

，清浊不分，流品遂杂。其惑者，至于徧征断袖，不择艾豸，妍嗤互济，雌雄莫辨。其稍知自爱，谬埶钟情。如江夏彭侍郎视学江左，岁以千金寄黎艳侬。丹徒杨大理得视学安徽之命，即徧许诸郎厚分囊橐。而四川臬使、江西李布政，去年退职至都，皆彻夜笙歌，挥金巨万。太和张京兆莅治神都，亦复轻赍时出。其下此者，益无论焉。余以冗官病废，劳心著述。同人过爱，时以食酒相邀，冀为排遣。虽甚勉强，偶亦追从。秋、霞两郎，实所心赏。杖头稍足，花叶时招。而魑魅喜人，蜉蝣撼树，遂疵瑕颡叔，瘢垢鲁男，增饰恶言，快弄利口。其相爱者，复劝泯其事迹，隐厥姓名。岂知野马满空，何伤白日；杂花乱倚，奚病孤松？既为之矣，讳之何益。若夫同集之友，所眷各殊，或隐讳于家庭，或嫌疑于风影，其下伎之名字，亦羞污于简编。故一概略之，非每集所召止此二人焉。特发其凡于此。傍晚归。

五月十九日：梅卿邀晚饮丰楼，固辞不得。余近来踪迹屡在酒家，或以惜别嬖娒，或以寓情陶写，然十之七八强作应酬。愒日疲神，多非得已。缩三旬之举火，求一刻之暂欢。志士之悲怀，寒人因而霑涕者矣。今夕招霞芬，坐间戏语子宜、心云，此非灵均香草，实为庄生寓言，视之如涂车刍灵可也。

八月二十日：晚，赴心泉及张霁亭府尹景龢之招。是日，梅蕙仙生日也。坐客甚杂，无僇之甚。少箕、云门两遣人邀饮丰楼，遂驱车往招霞芬、秋菱。酒散后，诣景龢以钱二十千为蕙仙寿。

冬十月二十日：为秋霞书楹帖撰联句云：『秋树齐芬，独让幽桂；菱花并影，双照圆蟾。』

光绪五年三月初八日：为霞芬书楹联两联。一云：『霞呈宝镜双花霭，芬染银炉百福云。』首尾藏其名字也。一云：『绿鹦款语宜春榭，玉燕新巢称意花。』切其新居也。

十二月二十二日：下午，诣同乐园赴竹箕观剧之约。四喜部演《雁门关》，诸色皆佳。又演《甲子图》灯戏。盖今年剧场以此日毕，故爨演极盛，兼寓吉祥以娱人也。

光绪七年元旦：去腊都中四喜部新制《贵寿图》，演汾阳见织女事。灯采绚烂，而色目不佳，科爨俱恶。惜无以昆曲曼声写之者，即演其大历初入朝，代宗诏宰相、仆射、度支、侍郎、京兆尹五人，各出钱三十万共宴私第，内侍鱼朝恩出罗锦二百匹为缠头费一事。鱼龙百戏，尽可登场；珠翠千行，皆当选色。亦足令人色舞也。

三月二十六日：午，由地安门外绕十刹海过。见杨柳成行，湖光如镜，睠顾久之。出西直门，是日有云埃，不得见西山新翠。抵极乐寺，霞芬偕其妇已先至。海棠正好，梨花已零。人影花光，侔鲜妃艳。徧游寰宇，涉历山池，亦是人

生极乐矣。

闰七月七日：邸钞上谕：『御史丁鹤年奏：内城茶园违禁演戏，请飭严禁一折。据称：「内城丁字街十刹海等处，竟敢开设茶园，违禁演戏，殊属不成事体。着步军统领八旗都统，即行查明，严禁毋稍宽纵。」』按：十刹海演剧，恭邸子贝勒载澄为之，以媚其外妇者。大丧甫过百日，即设之。男女杂坐内城，效之者五六处，皆设女座。近闻采饰鬻演，一无顾忌。载澄所眷，日微服往观，惇邸欲掩执之。故恭邸谕指鹤年疏上，即日毁之外城，甫开茶园，一日亦罢。

光绪八年十一月初七日；孺初来，敦夫来。是日，四喜乐部头梅蕙仙出殡广慧寺，闻送者甚盛。下午，偕两君出大街，至其门首观之，则已出矣，遂雇车归。蕙仙，名巧龄，扬州人。以艺名喜亲士大夫。余己未初入都时，曾一二遇之友人坐上，未尝招以花叶。及今二十余年，邂逅相见，必致殷勤。霞芬，其弟子也。余始招霞芬，蕙仙戒之曰：『此君理学名儒也，汝善事之。』今年夏，余在天宁寺招玉仙。玉仙适与蕙仙等羣饮右安门外十里草桥。蕙仙谓之曰：『李公道学先生，汝亦识之，为幸多矣。』此曹公议远胜公卿，然余实有愧焉。自孝贞国恤，班中百余人失业，皆待蕙仙举火。前七月七日，骤病心痛死。其曹号恸奔走，士夫皆叹惜之。蕙仙喜购汉碑，工八分书，远在其乡人董尚书之上。卒年四十一。蕙仙后更名芳，字雪芬。

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初三日：是日，复觉不快，杂阅诗曲以自遣。洪稗畦《长坐殿》传奇，鬻演科白俱元曲当家。词亦曲折尽情，首尾完密，点染不俗。国朝人乐府惟此与《桃花扇》足以并立。其风旨皆有关治乱，足与史事相稔，非小技也。《桃花扇》曲中时寓特笔，包慎伯能知之而未尽，其序及评语皆东塘自为之。不过借侯朝宗为楔子，以传奇家法，必有一生一旦，非有取于朝宗也。其于史道邻、黄虎侯，虽写其忠，而皆不满。故于史之解哄、哭师，皆极形其才短；于黄口中时及田雄，明其养贼而不知。高杰、左良玉并不足言。而杰之死最可惜；良玉之死实非叛。两人皆南都兴亡所系，写之极得分寸。马、阮之恶极矣。然非降我朝而致死。夏氏《幸存录》之言非妄，故《全谢山外集》亦辨之，非开脱巨奸也。东塘传其死亦核，且深得稗官家法。惟言袁临侯之从左起兵，以黄树为末色，以郑妥娘为丑色，皆未满人意。然传奇亦不得不然耳。《长生殿》寄托尤深，未易一二言之。

○花部三珠赞（并序）

嗟呼！兰渐以隳，虽风不芳。麻居于蓬，委地畴直。是以污羸之所，佳卉难名；枳棘之林，祥禽自远。其或猗靡下泽，宛转中泥。君子原其遭逢，达人悯其沈溺。乃有籍编坐部，名列伎人。而灵珠在握，能别淄澠；华玉中韬，不迷白

黑。岂非莲性本絜，絕累于负涂；金质美完，何伤于在锻者欤！余滞迹京华，薄游燕市，偶因所见，盖得三人。

时琴香者，名小福，吴人。所居室曰『绮春』。色善事人，艺能倾俗。引喉一歌，广场百诺【失落数字】余与琴香甚疏也，顾甚眷余。今年其三十生日，百镒之金，十日之饌，豪客接坐，华毂塞门。琴香独乞余书一横幃，以为光宠，至数十请不厌。夫李陵生降，乡里以为耻；褚公高寿，骨田之所羞。今则清议不申，中正失品，鹰鹯之疾，乃在斯人。至于思附题门，不嫌疥壁，较之会稽孤姬乞临川之数行，洛下名姬夸李端之一语，殆有甚焉。

钱秋菱者，名桂蟾，父故吴人，侨于京师，遂为燕人。所居室曰『熙春』。色秀可餐，清神善照。臚鲜秋水，颊艳晨葩。每当裹首登场，转喉按曲，伯龙为之失步，玉茗因以添豪。滇人高某者，奴隶之材，狙佞之行。始以进士官吏部，狭邪无行，几伍转尸。后内其女于总戎之子，胁取其赀万数，遂市裘马，逐轻薄。慕秋菱之色，岁耗其金数千。秋菱鄙之，不一卦齿颊。余以同人媒介，偶一招从，三年之中，席无十接，囊金未解，花叶都虚，而秋菱偏昵就余。往往衣香熨裊，萸玉温祛，脉脉相看，依依不舍。尝曰：『闻君招而不至者，盖非人也。』在昔牙郎卖绢，郑婢欲以陨主；太尉斟羔，党姬言而冷齿。彼为女子犹曰钟情，若其爱异分桃，缘非结佩。洞箫之谥，光上于歌筵。锦瑟之身，有怀于禅榻。求之近世，夔尔谁俦？

朱霞芬者，名爱云。父吴伶也，以善歌名。霞芬事景觚梅蕙仙为弟子，今年十五矣。琼枝擢苑，玉山映人，骨俊亭妍，肤清内朗。乐部故事，每届三年牖传榜发，则亦翹其尤异，目为状元。恩榜偶开，亦同斯例。丙子之岁，遂属霞芬冠。珠树之三英，是称极选。附杏园之双宴，持宠名花。黄绢同评，非冬烘之假手。皂纱一裹，何汗颜之让人。繇是百琲投珠，千环斲玉，金钱入市，争看西家。珥果盈车，共紫卫玠。影纓多于星流，曳裾疑其云集。同郡汤某者，貌同獠狔，文昧偏旁。新由翰林改官知县，敢为债帅日拥淫倡。偶见霞芬，亦以大悦，遂朝夕从之饮酒，百计奉之，冀得欢心。而霞芬益自远背，辄唾骂之。呜乎，自钱神着论，君相因以无权；货殖名篇，史策从而失据。酱瓿浆儻，屠酤与封君絜髻，黼绣偏诸孽妾。以后衣缘履食何饰？孟谁问乎畦医酒。赵翦张远，跨于许史，降至今日，事益难言。朝无等章，士无禄糈。带重儻以金紫，假卒皂以锤县，客婢安輿，突王姬之仗内；苍头骏马，薄朝贵于沟中。其学士大夫，往往勾曲豉之余沾，骄觚鲍之遗臭，效籛籛于败竖，峻门墙于寒人。家无孔方，即非生我；国有颜子，何足与人？况乎此曹本以利市，而能不淆清浊，内别熏莸？龙门之登，乃慕乎棘下；驥旄之埒，独耻于新秦。是则传彼伶官，当改题以一行师乎？桐子宜易位于三公，春秋贵贱不嫌同辞。为之赞曰：

鞞彼时生，英英韶爽。芳风远闻，孤云直上。削迹贼中，万花孰抗。钱生婉娈，天街壁人。爱弄临池，松雪夺真。出楼一曲，鱼鸟知春。睨尔朱生，绰约殊绝。翩来近人，荀香三接。冰霜在怀，胜于云热。惟此三子，风尘莫俦。报以银笔，为有位羞。

○哀傅生文（并序）

游桃之秋，瑟居不聊。一日与同岁生二三人过乡祠，闻有演曲者，入听之，始与傅生相见。后数日饮丰楼，遂招之来。年二十余矣，名芝秋，字曰四，京师人也。身长玉立，眉目入画，吐辞清亮，有士夫风。至改服登场，尽态极妍，光采裴回，惊动四座。雅俗顽艳，齐口感叹，以为都下数十年来所仅见也。自是屡招之，生亦日与余亲。性善饮，工谈笑，尝为余言：幼入乐部为弟子，其师程长庚拗而愎，不许弟子出侍酒。及长，安徽某中丞阅其伎，赏之，遂邀与偕。某故满洲世家子，以军功积官。性挥霍，一颔笑得其意，立畀千金。生固未尝乞一钱也。某在皖与故提督李世忠交最欢。李亦奇赏生，从某乞生去，欲留之。生以李故盗，渠意不可测，亟辞归。某擢两广制府，生从之粤。未几，某被劾落职，生遂还京师。盖其所至流落不偶，与余同也。生故善鬻演，谐媚百出。然生言遇广场有妇女，辄改变其辞语，托之庄讽。见同辈有媠褻者，辄规之。或闻中篝帷薄之失，忿疾形于面。客沪上三年，未尝一入北里也。余嘉生之志行，卓出流俗，而悲其沈于乐伎，以色艺为养，招摇过市，盖非不得已。尝两召生至越缦堂倚烛共语，皆至夜分。生初见余居处容服，以为富人也。一日，新折券畜弟子需百金，告余，余嘿不应。生遽觉之，谢过不复言。数日，语余曰：『君之不得志，天下所知也。然私窥君澹定无戚容，君必非长贫者。以某测之，君不久当有所遇也。』又曰：『君倘岁有千金入，某必从君执鞭矣。』孟冬二十八日，余偕友人饮，两召生。生告余以近屡病，必戒烟药。当于明月朔日始，誓绝之。然须调息早睡，恐十日中不能侍君也。又屈指曰：『盖七八日亦可矣』。又顾座人曰：『诸君幸识之。』次日雪中，余饮丰楼，召生不至。又三日而生死矣。悲夫！岛夷之烟药流毒中国者，盖六十余年。自王公大人以至走隶庸丐，死于此者无万数。其始食之，而后绝之而死者，亦不知其数也。余深疾世之嗜此者，而不劝人以遽绝。其生稟脆弱者，尤苦止之。生之告余也，余谓之曰：『汝质羸，宜稍减之，毋遽戒。况日届冬至，病者所忌，宜慎之。』生不谓然。临去时，余再三属其重自爱，盖已心忧之，而不谓其遽至于此也。生未有子。其妇方娠，将以是月娩。为文以哀之曰：

嗟余生之屯遭兮，畴相许以知心。何斯人之慧僚兮，乃乍见而窥深。怜美质之陆溷兮，效薄技于审音。羌易服以呈媚兮，惧冶容以诲淫。秉贞姿而拂怨兮，薄一笑而千金。欲援之以为士兮，奈余力之不任。彼众慧之丛妒兮，久淹滞

于侑类。夸菘菹以都朝兮，弃兰荪于幼艾。胡媼嫫之颠倒兮，泣姬姜于蕉萃。悲实命之不犹兮，抱冰操而谁愆。迨色艺之倾羣兮，已逝景其催人。赏软舞而点留兮，眩光采之缤纷。花沃沃以浓至兮，柳傲傲而骀春。一嚙笑之不自主兮，冀得奉君子之光尘。讶初價之倾心兮，抚琴轸而相谗。执都养而甘芥兮，比下女之貽若。结殷勤以弗替兮，将蛻垢而离浊。胡坐席之尚温兮，倏鬼伯之下索。痛丑夷之蛊毒兮，几驱世而为壑。哀斯人之勇悔兮，翻速祸而僵踣。■〈鬯吏〉优昙之一现兮，遽霜摧以凋落。岂余隄之不瘳兮，遂黜殃于尔身。既死丧之孔迫兮，愁相见之无因。滋穷涂之泪涕兮，怨造物之不仁。祝孺子之生男兮，庶毕尔之娱亲。冀尔灵之不沫兮，识操笔而伤神。

○九月望日，偕贵筑徐介亭司马【皋】、武昌李天台【士、垵】宜昌王鼎丞孝廉【安、定】及户部赵、陈两同官，携歌郎六七人宴游天宁寺有作

联骑城西出，寻秋到上方。林烟飞茶火，塔影界花光。夷语红绒酒，【是日有法兰、俄罗、米三国男女会饮山上】吴歌紫鹞装。天涯惜良会，分策又斜阳。

○夏日，偕汝翼、匡伯、彦清、弢夫、仲彝、子缜、云门饮满洲某氏且园，复从弢夫饮对门朱郎家，夜归，即事呈诸君

城南马廐新为园，杂花稚竹深映门。池台简略半未就，时有客至罗琴尊。面东开轩数弓地，佳日停云暂相憩。穷途犹喜交材贤，余力同期治文字。庭前烟雾横窗纱，石榴如火纷天斜。清风时来入帘隙，玉缸酒面飞红霞。长髯短屐互行炙，雄辩清言共骆驿。朱郎手持团扇来，玉树一枝照瑶席。芭蕉展叶桐阴交，此外尺地皆炎歊。醉中不觉人世窄，仰见赤日行天高。是时至尊正忧旱，神畿千里麦苗断。我曹冗食何所为？对此盘飧得无赧。柳边隐隐鸣轻雷，西邻重见华筵开。檐花一阵过疎雨，转向银屏看月来。

○弢夫挈霞芬来，同彦清诸君夜话听歌

绿蕙香无歇，言愁奈尔何。晚风吹鬓暖，初月媚人多。诗意宜吴语，茶光上越罗。王珉白团扇，掩泪不闻歌。

○九月十三夜，菊花盛开，雨后月出，偕弢夫、仲彝、梅卿于寓斋燃灯看花，小设杯勺，并招霞芬、芝秋诸郎即事有作

锦屏小试菊花天，人影秋光一倍妍。曲坐衣香添酒暖，隔帘月影避灯圆。风尘客感搔青鬓，兰蕙骚歌托素弦。莫道夜深霜渐白，小车油壁在门前。

○赠朱郎霞芬调弢夫

碧栏新茁一枝花，璧月团栾是旧家。劝客不辞金凿落，向人羞舞玉鸦叉。偏移翠袖偎灯影，常得红颜映鬓华。为谢笼鹅王内史，肯教丹诀换胡麻。

○丙子季冬十七日，孝仲、敦夫、敦叔、彦清、匡伯、弢夫、仲彝置酒越幔堂，为余豫作生日，且招秋菱、霞芬两郎奉觞赋诗为谢

游桃嘉平月既望，风日和霁如春妍。南窗喜见晴旭满，不须榑炭红炉然。岁事渐促百不理，室中坐卧依寒毡。故人相约共治具，为我衰暮开愁颜。古人生日不称祝，况我孤露尤堪怜。行年五十无一就，所得霜雪滋华颠。二亲未享一日养，弟侄饥饿耕无田。生值灾星逼残腊，蓼荼百萃攻中坚。幸恃顽钝得不死，支撑病痼能增年。每逢此日辄惨戚，何敢口腹恣珍羶。素心知我益缱绻，特先十日开华筵。芳醪佳果满几案，藪肴脍炙纷盈前。冬笋寸寸斲寒玉，蒸鳧肥滑堆吴绵。谈谐互作务酝藉，礼数虽设无周旋。舍人博雅守家学，穷经矻矻争前贤【谓孝仲】诸君各擅词赋妙，葩华络绎供丹铅。就中鲍叔【敦夫】同里巷，清漳夹岸连华椽。盐官羊仲【敦叔】居稍远，海航一日能来还【海宁与越之三江口海岸对峙，相去仅数十里】。王翰【弼夫】迥绝隔回浦，会稽东部同山川。其余四君尽同县，斜桥光相衡相连【孝仲居斜桥】。新河近汇郭西水【匡伯居新河】，陶堰时泛城东船【彦清居昌安门外，仲彝居陶堰】。同学同岁分少长【孝仲、敦夫同学，匡伯、弼夫、仲彝同年，敦叔、彦清亦兄弟同年】，旧雨今雨无拘牵。长安冷落守素业，不附时局夸飞骞。天涯难得一朝聚，对此不饮真痴顽。名花照眼更殊绝，酒波艳映双枝悬。钱郎肤清秋水鲜，朱郎双颊争红莲。手持翠琖劝我醉，玉山未倒先蹁跹。庭前翠竹千琅玕，斜阳晚晚催暝烟。卷帘俄见明月上，更分银烛擘华笺。

○丁丑元夜，孝仲、裊盒、彦清、弼夫、匡伯、仲彝小集寓斋，并招钱、朱、蒋三郎

杯盘乡味试初筵，既调才华尽若仙。生世几逢元夜饮，帝都幸见中兴年。灯衔画烛争花艳，坐簇春人比月圆。转瞬杏园风信好，锦屏佳语喜先传【是夕有灯花之瑞】。

○上巳日，裊盒招集极乐寺看海棠，携霞芬同往。是日大风，花尚未开簪盃春明慰寂寥，重三携酒款僧寮。风声挟树全趋水，山色浮青欲过桥。弱柳低垂留客醉，好花迟发避人娇。年年不负寻春约，又向高粱趁锦镳。

○丁丑九日京邸，偕子宜庆乐楼听歌，即送其之官闽中

天涯犹得暂相过，莫负登楼一曲歌。老辈壶觞同调尽，广场丝竹感怀多。豫愁别后稀鸿雁，长使山中怨薜萝。为问人生几重九，黄花容得久嗟跎。廿年师弟重依依，家破都悲面目非。孤露久披东里葛，郎潜空忆北山薇。风尘薄宦怜今始，经术传家似子稀。明岁闽南相望处，白云应傍塞鸿飞。

○秋夜饮霞芬坐中作

明妆宛宛堕灯前，白发撩人一惘然。镜里玉容能送老，雾中花气不妨禅。蛾眉难得兼金赎，绮语从教众口传。惆怅东晴西雨意，骚情锦瑟有谁笺？

○花朝夜饮霞芬新居

骄骢扶醉趁花朝，来扣铜铺月上梢。深院漏声通密坐，画帘灯影定新巢。倩颜上酒春红重，纤手藏钩软玉交。似此良宵暂行乐，银屏咫尺忍轻抛。

○观宣府伶人侯幼珊演《仕女图》剧

髻髻登场百媚加，柘枝鼓趁舞腰斜。翠裙宛转笼初月，珠袂玲珑罩薄霞。差似秘图张素女，颇传宫体出唐家。六朝金粉飘零尽，独出胭脂塞上花。

○春夜饮丰楼酒家，同提盒、敦夫、弢夫招霞芬

新帜酒人家，红楼四面霞。灯光添绮户，栏影出名花。密坐香能隔，虚榻月易斜。金尊好颜色，相与惜芳华。

○九月初三夜，集饮韩家潭朱霞精舍，以『露似珍珠月似弓』为韵，余得『露』字

眷秋煦余暘，嘉辰惜遥暮。微行遵城南，朱楼临近路。清池不可见，屣舄自来去。孤惊暂为欢，即眷儵成故。华月呈纤钩，娟娟隔疏树。芳筵启轩帟，银烛映阶露。衣熏扇际分，鬓影尊前度。素心偶合并，红颜岂长驻。留连壶箭添，惆怅鸡声曙。

○又代人作得『似』字

煜煜桂树华，粲粲菊丛蘂。桂生诂云洁，菊开亦易委。所托云露滋，承藉始为美。自惟遘质轻，蓬心本无似。日夕望碧云，开径迟玉趾。幸陪言笑欢，良霄继清晷。珍果自求甘，芳醕自惭旨。初月鉴薄帟，清风落横几。愿为筵上烛，明心奉君子。不作衣上香，因风辞玉体。

○十月十六夜，偕敦夫对饮朱霞精舍看月

今夕亦复佳，心赏随目涉。清辉固不减，瑶襟互成惬。银烛启兰幌，红窗掩琼叶。澌澌金尊开，迤迤晶屏迭。瓶花映镜重，炉熏展袖裊。静数银壶箭，暗听绣廊屐。茶香递密语，酒霞泛红靨。绮怀岂取盈，欢惊暂为接。归逢人早朝，笼证指遥堞。

○霞芬馈木香花

细翦冰蘼屑麝胎，双含风露落琼瑰。分明洗砚匀笺侧，长见笼香翠袖来。

○九月十三夜，饮霞芬家赏菊，是日暖甚，月如春画

为典朝衣漉葛巾，未霜天气撰萧辰。深秋明月温于酒，绮阁黄花艳似人。小隔晶屏尤入画，僛横蝉鬓倍宜春。江湖十载差无负，更放华镫照锦茵。

○夏晓，雨后偕霞芬出城，入天宁寺

油壁同时出，花随载酒行。蝉多知近寺，塔迥不依城。远岫犹云势，低厓陆水声。客来林鹊喜，与佛报新晴。

○偕霞芬坐天宁寺看山院

经坛松外午烟霏，一院苍苔客到稀。近户花香通蕝簟，钩帘山色趁罗衣。高粱

夹陇茅茨隐，远磬穿林野鹤飞。惆怅鬓丝禅榻侧，夕阳何事苦催归？

○夏晚，偕霞芬自陶然亭携酒登南郭敌楼二首

把酒凭高俯玉京，晚来云物似秋清。林阴返照全归寺，山翠连空近扑城。飞鸟恰从团扇落，好风偏向蓑衫生。康时多有登临暇，郟敌支颐语老兵。

郁葱坛苑树周遮，清带壕流一道斜。极望风烟郊寺塔，万重楼阁帝城霞。斜阳次第遥呈岭，暝色苍深尽在花。几度更矜腰脚健，不须天际数归鸦。

○丙子生日，定勇、弢夫、萼庭、仲彝、梅卿枉过，留之小饮，即席赋呈

知己相从慰岁寒，生辰聊复具杯盘。可怜孤子终天恨，犹博良朋一日欢。膝下伶仃同伯道，客中僵卧比袁安。奉觞难得双花侍，强解衰颜倚醉看【谓朱、钱两郎】。

○凉秋月夜，子缜邀听歌郎李雁侬弹琴

凉宵秋月妥花阴，来听虚堂一曲琴。寂寂帘栊通绮语，萧萧梧竹出清音。朱弦三叹孤将绝。翠袖双寒感易深。到处华灯歌管地，谁从松柏结同心。

○玉漏迟（少簋招饮杏春堂，余招秋菱、霞芬）

傍花莲漏。疏窗曲槛，勾留凉夕。下了香车，相见倍相怜。生恨明灯婉娈，似偏照深红羞靥。还转向，银屏影底，倩伊偷隔。

自从系定红丝，恁密疎逢，暗添华发。似此多情，翻悔那回相识。拚得青衫化泪，总不换天涯离别。团扇底、私语怕教人说。

○三姝媚（夏夕，偕秋菱饮霞芬室）

炉烟歌扇袅。又花间招携，金尊频倒。翠管筵前，正袖霞低拂，镜菱偷照。背了银荷，衫暗并、端相娇小。水样湘帘，偏借银蟾，映人双笑。

惆怅年时怀抱。看旧眷新娇，一般风调。密字珍珠，算酒边心事，抵伊多少？白发催人，偿几度、蛾眉低扫？但愿欢红愁翠，相依未老。

○珍珠帘（霞芬以茉莉徧缀秋菱所书团扇。风香袭袖，露颗沾衣。密意重重，素心脉脉。采兰赠若，非所云闻。解佩缄珰，方斯诂远。惆怅之诂，情见乎辞。）

是谁琢就珍珠蕊？露苞含、多少温存深意。恰到半开时，又素馨如醉。见说琳宫新采得，便暗取荷囊深系。偷寄，恁背人低数，相思何事。

偏称小扇轻纨，配绰约簪花，琼瑶匀缀。卅喜算团栾，看细排心字。比似丁香犹款密，好诂取从头盟誓。休弃。便金奁缄香，见时长记。【『恁背人』九字，本作『问红豆相思，幽情知未？』又拟改『看点点相思，化将清泪。』兹用梦窗体。】

○寿楼春（初秋，连夕偕诸子饮丰楼，作此以记。一时人地，恨不得倩菱人霞侣，擷笛歌之也。）

听新秋鸣蝉。渐催人、暮霭风露初娟。尚有寻春仙侣，共驰华笈。珠市曲，铜街前，认酒旗，青楼高悬。又鬓影清尊，桂熏画烛，花惹一庭烟。

人生几开芳筵，况文园卖赋，难换金钱。那得朱颜长驻，素蟾长圆。菱镜小，霞衣鲜。漫揣量，卿怜侬怜，要休忘连宵，双双玉人团扇边。

○金菊对芙蓉（丁丑九月二十日，寓斋烧灯对菊，同人小集，作展重阳之饮，并招秋菱、霞芬两郎。即送少箕赴粤、子宜入闽，同弢夫作。）

红叶初酣，黄花未老。银灯小驻秋光约，飘萍俊侣，再展重阳。玉缸怕照年来影，问鬓边，添几新霞。征鸿过尽，且听漏滴，闲领茶香。

还爱眼底吴妆，正相依、翠袖同倚丝囊。纵贪欢一晌，也胜寻常。帘前此去天涯路，早西风瘦遍垂杨。明年今夕，岭云万里，何限思量。

○解连环（酒边感赋赠霞芬）

暮寒催劲。认青帘挂处，小车潜等。看素手、暗启风帘。正眉翠含颦，脸红低晕。万种温存，旖旎到、银荷灯影。更嫣然笑指，潋滟金尊，照人厮并。

悲欢旧情漫省。渐中年耗去，壮怀消尽。问底事、未了愁根。把寒句么弦，细搜幽恨。自指星星，更几度、相依青鬓。倩罗巾、为花替拭，泪痕拍损。

○醉蓬莱（燕九节，偕秋碧老人，招钱郎秋菱、朱郎霞芬小集寓斋。薄暮，霞芬为朱邸追入城，故有曲终之句。）

正落灯风里，花缣催红，柳萸回绿。韶昼初长，趁小窗幽独。扶杖相寻，白须红舄，款闲门修竹。乳拍糕团，蜜煎瓜鼓，钉盘牙簇。

可识今朝？上京燕九，多少香车，凤城西逐。拣取双枝，占春风茅屋。袖翠衔香，脸霞上酒，映梅花如玉。可惜匆匆，不教留看，画帘红烛。

○百字令五十生日，鲍效夫、曾圣与、杨斯大、羊敦叔、朱蓉生、陶子缜、何达夫、殷鹤庭诸君枉过，张灯夜饮，霞芬为之佐。觥酒酿花秣，陶然一醉，即席赋此。）

瘦年前夜，喜冬暄回暖，春风催律。小试灯屏围绛蜡，徧照梅花如雪。白发龞眉，儿童指点，册载填词客。斯人独在，东方游戏还剧。

漫道铸错郎潜，三朝京辇，几醉闲花月。同辈少年偏见爱，来作灵均生日。更喜尊前，一枝琼树，绰约依人立。笑他坡老，紫裘夸煞吹笛。

○三部乐（庚辰初夏，春明待榜，旧侣俊集，官事多闲。偕提盒诸君，会浙中五科同年于文昌歌院，合乐选舞，锦簇云围，玉漏屡添，玳筵未罢，亦计偕之胜事，期集之美谈。傥入摭言，定传韵赏，赋此记事，并调提盒。）

京辇余韶，倩细仗锦装，更开花国画阑，深院难得。珍丛都集约珂里，仙侣霓裳。趁绮尊共醉，钿板低拍。部头进点，柘鼓清歌争发。

羊车几催密字，有押衙皂帽代传花叶。尽教语留紫燕，队排银鹞。恁伊州一

时舞彻，红烛底都忘坠。月珠绕翠，匝防拥髻，灯背愁绝。

○解蹀躞（壬午三月三十夜饮霞芬家饯春）

又是一年春尽，兰夜寻歌馆。绮窗围坐，分曹赌银盏。取次密语藏钩，愿连一握，纤萸搦来长暖。玳筵畔，常怕鬓丝人见，轻纨约歌扇。断红双脸还留，好花看。漫道禁住钟声，奈他红烛尊前，比春还短。

○贺新郎（冬夜，偕匡伯、弢夫、仲彝饮菱香室，赋赠钱郎，兼悼傅生。）

烛下人如月。又当筵、倚襟吴语，暗香初接。一样秋人缠绵意，分手俄成愁绝。记隔夜、瑶笙吹彻。花叶团栾屏录曲，更金尊互劝歌回雪。双袖底，酒痕热。

同看莺燕开帘出。暮回头、红菱照眼，玉芝先折。犹有蛾眉留人住，为我明珠承睫。祇一霎、温存须惜。典尽貂裘那作计，恐人间容易芳华歇。休更亿，北邻笛。

○台城路（夜偕周子千水、允臣农部、幼翹解元，■〈禽欠〉赠旧歌者。）

十年扶醉金门路，秋风又吹萍梗。绛烛围尊，■〈金皂〉襟贮月，重■〈语，氏代五〉旧游轻俊，筵前漫省。看零落何戡，半凋青鬓，怕说更深。画帘斜堕桂花影。

江南燕归未准。天涯芳叶远，谁寄愁信。瘦赋佣金，清歌换米，同是随人消损。商量旧隐。待种树招莺，借它清荫。久恐年年，露寒难占稳。

《越缙堂菊话》终

《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正编 异伶传》

（近人）陈澹然 撰

●目录

异伶传

●异伶传

桐城陈澹然剑潭撰 东莞张江裁次溪辑

程长庚者，安徽潜山人也。咸同来号为伶圣。初，嘉道间，长庚舆笋估都下。舅氏为伶，心好之，登台演剧未工也。座客笑之，长庚大耻。键户坐特室，三年不声。一日，某贵人大宴亲王宰相，大臣咸列坐，用《昭关》剧试诸伶。长庚忽出为伍胥，冠剑雄豪。音节慷慨，奇侠之气，千载若神。座客数百人皆大惊，起立狂叫动天。主人大喜，遍饮客，已复手巨觥，为长庚寿，呼曰「叫天」。于是叫天之名遍都下。

王公大臣相宴乐，长庚或不至，则举座索然。然性独矜严，雅不喜狂叫。尝曰：『吾曲豪，无待喝彩，狂叫奚为？声繁则音节无能入。四座寂，吾乃独叫天耳。』客或喜而呼，则径去。于是王公大臣见其出，举座肃然。天子诧其名

，召入内廷，领供奉，授品官。长庚亦面奏毋喝采。且曰：『上呼则奴止，勿罪也。』上大笑许之。终其身数十年，出则无敢呼叫者。用此叫天之名重天下。

道光十八年，英吉利以鸦片入广东，二十二年入长江。长庚愤欲绝。咸丰间，发捻回苗遍中国。诸贵人宴乐不衰，长庚则闭户不出。或怪之，则泫然流涕曰：『京师首善，乃若此，吾不知所税驾矣。』乃择门下贤者督教之曰：『京师乱且作，毋使广陵散绝人间也。』咸丰六年，英人破广州，缚粤督去。江南军大溃，捻益寇中原。十年，英法联军入京师，显皇帝狩木兰。长庚痛哭出。未几，和议成。俄罗斯夺龙江、吉林边七千里，英法诸国始订市长江。明年，显庙崩。穆宗幼立，两宫听政。返京师，恭忠亲王领枢府，始开译署，理外交。诸贵人宴乐如故。

长庚丧乱且贫，则复治故业，孤枪抑塞，调益高。独喜演古贤豪创国，若诸葛亮、刘基之伦，则沈郁英壮，四座悚然。至乃忠义节烈，泣下沾襟，座客无不流涕。久之，而简三、杨月楼、汪桂芬、谭鑫培之徒出焉，皆长庚忧乱时所闭门授业者也。

同治初，发捻渐平，京师无事。诸贵人务歌颂，饰太平，宴乐益盛。海内诸奇伶争入都，至则尽屈长庚，称弟子。诸名士乃独工楷法，习词赋时文攫高科，倨贵甚上者；乃或研训诂，穷性理，盗古文词相标榜，号曰『清流』，位尊则争拜门墙若长庚状。未几，倭文端薨。性理绝，而训诂词章益胜。厕翰林、坊局、御史台，则务搜经史，上自黄帝以来数千年治法，埋首习章奏，或乃劾权贵，小者取直声，号曰『敢谏』。长庚心独忧。

简三者，苏人也。面冷而工谑。每乡会试出三则，即试题讽时政，诠释豁然。同治八年，天津教案作，法兰西汹汹且战，卒以内难和。李文忠为直督，左文襄定陕甘，刘襄勤定回疆。未几而滇黔复定。京师宴乐滋益多。十三年冬，毅皇帝崩，德宗嗣立，两宫再临朝。三有儿寝长，独礼师习为儒，儿或观剧词，则痛扶骂曰：『王公子弟无食贫，乃求剧为乐，汝何人，乃事此耶！』于是长庚年且七十矣，无子，豢族子授之家。客说曰：『子才真奇杰，乃以贫故郁优伶。今老矣，所豢子且才，盍请名师授楷法，习时文求举，进翰林张门户。』长庚太息曰：『噫！此无用物也。中国之乱，实始此曹。吾且不使子孙习训诂、词赋、古文，溷清流，窃名士；乃令习楷法时文求举，进翰林作亡国奴耶！』则一聘洋师，习外国文，言求治法。鑫培拥车骑过之，笑曰：『先生名达高天下，今权在贵族，若翰林，吾侪子孙终不获参大政，奈何使疲此？中国尚可瘳耶！某则将使诸子工宴乐，习贵人状自快耳。』长庚则太息不言。

光绪初，海内无事，清流势益张，诸名士愈老贵，金愈多，或喜狎优伶相尔汝

。此两人尤痛绝之，禁其徒无接士大夫者。未几，日本窥台湾。英吉利以事要我，俄罗斯复挟伊犁，清流争益亟。未几，皆和罢。则宴乐益豪，不结优伶则谓曰：『此不识优伶，安得名士。』当是时，李文忠锐志开铁道，建海军。诸名士益警警为乐。此两人尤痛惜之。

然当是时，刘武慎、岑襄勤方保越南，吴武壮亦保朝鲜。乃未几，而法越之难作矣！十年春。越事急。孝钦皇太后特斥恭亲王等，罢枢廷，专战事。六月闽军燿。十月治万寿。刘壮肃守台湾，法人禁海莫能救。明年，粤军亦出镇南，驰越境，乃得弃越和。于是醇贤亲王锐志建海军，开津榆铁道，诸名士始采报说入疏章，号曰『洋务』。诸贵人益宴乐以为太平。长庚与其徒尤太息不置。

方恭亲王之领枢廷也，劬国政，休沐则召长庚诣园林献剧为娱。长庚方小疾，不至。王性固坦怡，方虑外交，则激怒，叱左右縶以来。长庚至，抗言曰：『奴病不能声。』王益怒，縶之厕。长庚大呼曰：『理无贵贱，王奈何仇公理？为奴死不能为王献剧也！』久之，声益烈。王乃笑曰：『叫天演剧，不使人叫天，今乃自叫天耶！』遣之去。

同治间，太后将谢政，大臣请建颐和园明孝养。于是园工寔作，清流号直谏，言者乃稀，海军兴园，则为军署岁款集焉。长庚既老，简三则领供奉班。久之，乃以鑫培代。太后寢老，几暇日演剧为常。或喜赐王大臣观剧，则诏诸王公领诸房赐饮，王大臣辄纪述以为荣。简三、鑫培独不乐。使献剧则游衍出之。太后怒叱内官搥以杖，游衍如初，再搥则怒目视。搥者强令履台上，不声。太后惜其才，亦遣去。其师弟倔强如此。

长庚既没。十五年冬，醇贤王薨。明年春，德宗始亲政。户部虑曰：『今洋债且二千万，乃为铁道、海军耶！』罢之。二十年，而中日难作，清流主战急。湘淮军既败，海军燿。明年夏，定和。割台湾，弃朝鲜。朝鲜始自立称韩国。于是俄夺辽南，英夺威海，德夺胶州，法夺广湾，天下自此多故矣！二十四年，德宗锐变法，使优篋外国服入禁中，未发也。未几，太后三临朝，天子入居瀛台，事辄罢。

谭鑫培者，湖北江夏县人也。久事长庚，名独着。都人士呼曰『小叫天』。长庚没，鑫培落落不自聊，尝痛饮不出。诸贵人则宴乐若咸同。于是鑫培名益重。自王公贝勒诸少年，下逮翰林诸名士，及部属才者，尝日叩其门求秘法，鑫培辄弟子之，笑曰：『翰林部属希贵官，乃求此。若曹王公，席尊贵天下，大政且恃王公，奈何独嗜此？』诸王公贝勒太息曰：『先生不知耶？我曹日侍内廷剧，顾问或不知，则面绌废弃终矣！求此乃所以为大政也。』鑫培则痛饮而罢。未几，大阿哥立，外使或违言。二十六年，拳匪难作。十一国联军入京师

，两宫西狩。鑫培痛哭去。天下汹汹且大乱。明年事定，两宫返京师。鑫培乃复至。朝廷既诏诸行省建学堂，罢科举，毅然更法度，诸大帅争遣俊少学东瀛。归辄获西哲名词，号曰新学。于是训诂、词赋、古文皆日卑，斥为旧学。高者乃谓六经可灭中国，父子君臣兄弟夫妇之法皆不足为，至以同胞名父母。内外大臣闻其至，则开阁敬之。某帅之摄楚督也，宴留学生黄鹤楼。酒酣，生则抗言排革状，帅俯食不敢声。于是排革风大作。二十九年，某亲王率直督电帅臣，将以明年治太后七十万寿。陕督升允独抗斥罢之。鑫培则举酒遥立，酬升公。为乐故事：太后寿，治剧。天子冠服遶台场，若莱舞状，久则习为常。一日，常剧作，德宗复遶台，退则顿足怒。于是废立声复作。论者谓某公或助之，然卒罢。自旧学衰，新学盛。新署既广，诸郎吏获金寡者，且十倍咸同，而宴乐益甚。苏沪名妓争入都。鑫培既供奉，益建剧肆，养其徒，岁获金过王公远甚。八子为伶，皆娶妇。车马园宅务豪侈。诸子出则骏马高车，俨王公贵人状。客谏曰：『公寝老，独不为子孙货殖地耶？』鑫培笑曰：『吾与先师言三十年矣，今王公宰相诸大帅皆豪乐，不一虑子孙。此何时，将不知死所，乃陷此齷齪行耶。吾乐吾年而已！』客曰：『子孙儒乃贵，公则独昧此何哉？』鑫培笑曰：『三十年前，吾先师且不令子孙习科举，为名士，今则奚为。』客曰：『公师子孙已习洋文，官道府众矣。公独奈何不令子孙事此耶？』鑫培笑曰：『恶中国之弱，岂患无洋文哉？无实业耳！往者二十年前，久学西洋毕业归，高者不过饰西哲书，称名士，卧烟榻，拥夷姬，无一能言实业者。况今新学盛，父子之道且亡。乱世当求老氏术，奈何其必为此耶。』三十二年，始诏罢捐例官移奖，众客请官子孙。复不可。曰：『外国官皆实业，中国乃皆游民。吾以实业贻子孙耳！且自周秦以降，二千年学术凡几变矣！国朝之起，始而宋，继而汉，久乃以时文诗赋楷法贯之，今则又成新学矣。大抵一术之兴，类皆一二大臣任魁杰，人主乃挟其术牢络之，捷者辄先获为民望。久之，一新者起，旧者乃复蔑如。倏盛忽衰，茫无定宅。子舆氏曰：「无恒产者无恒心。」今士无恒心久矣！夫产岂独区区土地云尔哉，随所业皆产也。且中国之法，旦夕纷纭，昨之所尊，今之所弃。独吾术自李唐千百年，乃无盛衰。当明季时，烈皇帝已崩景山。流寇汹汹驰阙下，正阳门肆剧且歌舞欢呼。流寇遍戮士大夫，此数千人独锦衣如昔。岂若习游民，拥冠带，朝荣簪笏，夕困縲绁乎哉！且人之卑天下者，为其不能自食耳。今之贵人，何一非妾妇。媚悦以求其上，此妇偶激，则彼妇逐之。虽拥旄节、坐枢廷，逐则恻恻焉，莫测其生死。苟精吾术，虽譎谏谈笑之间，天子无能相厄。夫岂天子之威不优人若哉。彼固自求乐，虽桀纣终不忍杀优人自苦其生。即怒而见逐，则亦安往而不获吾优者。且自古优人文士，皆以泄孤愤于悲歌慷慨之中。荆轲、高渐离歌哭燕市者此也。至

若承平雅颂，职在翰林。名士名优，则皆引为奇耻。故文之与剧，皆天地所使，诛奸雄，阐奇烈，存人道几希。今旧学将亡，韩愈复生，且将饿殍。况中西文皆繁剧，日言教育，虽累百世终不获及愚氓。剧则天子庶人，乃无不乐。千钧一发，厥惟吾徒。子独奈何欲使吾子孙入官吏、作游民耶！』穆相孙之为伶也，家人强归袭伯爵。不可，或怪之。相孙曰：『吾以一身备帝王将相，威重一时，此胡为者？』或曰：『子之帝王将相乃伪耳。』孙笑曰：『嘻，天下事何者为真哉！』客大惭而退。而汪桂芬则尤奇。

汪桂芬者，失其地。少侍长庚，职胡琴，久之通厥用。治剧，名尝与杨月楼俱出鑫培上。鑫培领供奉，桂芬独傲睨不偕。少不娶，无室家。独御道人装，首金圈约其发。躯微貌寝，出演剧则倾国赴之。京伶高者，暮出纔二出，报辄百金。桂芬耻言金，无食则出，饱则否。鑫培不至，主人乞桂芬。曲罢，出授二十金，辄携去。鑫培至，桂芬则坚索出必五十金，外此，虽太后召示，重金不至。客慕其高洁，饮之，至巨馆门则返，饮陋馆则狂喜歌呼。客喜，请奏歌。不可，则挂胡琴馆壁上。酒酣，桂芬辄自取，高调入云，恒数出不倦。客怪之。桂芬笑曰：『歌以乐吾天耳！日娱贵人，贍家室，则优人矣。』客大惊喜曰：『子其仙耶！』则狂饮而罢。久之厌京师，游上海，诸名妓争请拜门墙。授以音，则倾一市。都中戏剧甲天下，诸妓习歌舞，京伶至，妓必求宿乃大欢。不得，则寿五十金求一夕宿。杨月楼之游上海也，诸妓尤乐其风采，剧园罢争逐之。雨夕，或键户强桂芬，则竟夕端坐，瞑而鼾，若无视者。诸妓叹曰：『此天人也。』久之。桂芬太息曰：『吾始嫉都下贵人，乃游此。今诸妓屏廉耻乃不下贵人。』浩然返京师。太后闻其贤，召领班，不可。桂芬岁可数万金，独不妄取。未几没京师。

是年秋，两宫方蹕颐和园。一日太后召枢臣毕，德宗奏曰：『太后将以十月寿，儿疾甚，惧不克跪奉觞』。太后愀然太息曰：『吾旦夕求汝愈，岂在跪奉一觞耶。』德宗跪谢，不克兴首，伏太后膝。太后泫然，掖起之。于是两宫大哭，枢臣宦侍皆流涕助哀。朝罢，而枢相某公独携四客玩西山，快饮构诗钟竟日。鑫培闻其状，则流涕不言。时光绪三十四年重九日也。诗钟者，盖起于科举家求试律。其法：闭目指二字，或指二物。必取至，不伦者强对之，为七言偶语。字则引陈典点化纳其中，物则括其意而不必名其器。盖诗之秘钥，名士之声华，宦途中之奥曲，中国五千年未有奇于此者。某公之为大帅也，自鼎甲始喜用此弋天下才。所至风辄盛。鼎甲者，科举时殿试前三人也。逮跻枢府，诸名士争以此弋之，弋而不获，则以声■〈口啣〉之。盖自是而诗钟乃遍都下。未几，两宫之变作矣。德宗之疾也，盖十年。自重九日退朝，势且剧。太后忧劳亦重疾，皆强起视朝，冬十月初旬，方举万寿返宫廷。德宗病亟不能贺。大

臣命优人治内剧如常。鑫培叹曰：『此何时，尚治剧耶！』则称疾不入。二十日，诏嗣皇帝入。明日，德宗崩。以醇亲王摄大政。又明日，孝钦显皇太后崩。十一月十一日，嗣皇帝即位。于是摄政王典礼议作。议者多请王驻外宫，肃内外，某公持不可。某大臣争之。某公阴进曰：『此瀛台故智也。』逾月罢之。初，大行之丧，警厅示百日毋音乐。诗钟之盛乃倍昔时。诸名士争刻其词播都下，高者至以除夕简巡守道云。宣统元年春二月十二日，届百日期，警厅示都人开剧肆。都下大欢，争治剧。鑫培诸弟子乞开场。鑫培涕泣曰：『吾虽优人，荷先后恩，首伶官，邀巨禄。例典，凡士庶亲丧二十七月中且不得事音乐。今天子谅闇，大行未出，忍事此哉！』持不可。已而德宗殡西陵。其徒穷益甚，哀之。鑫培叹曰：『今都下剧园争演剧，若曹久困，吾安可复持。特被恩遇，不能自为耳。』自长庚、鑫培用剧肆豢其徒，某日报两人莅台，则观无隙地，不出则趋者辄稀。久之，两人虽老，或强起贍其徒为门户。及是鑫培久不出，其徒相率踞堂下痛哭曰：『今大行逾百日久，王公争宴乐，或手檀板，拥歌姬，亲度曲为豪。某帅尤以手胡琴度曲娱客名天下。宰相贤者且为诗钟，弟子争巨官。公奈何局守程朱，独忍我曹饿死耶！』鑫培谢曰：『王公将相皆可为，吾安敢事此。』鑫培惮妻甚，往时恒不出，徒则赂其妻迫之。及是妻复痛陈徒妾状，乃强出。谢其妻，退语其徒曰：『若曹陷我，无面见大行地下矣！』则泣下沾襟。盖其时去大行逾二百日矣。

自长庚造鼻音法，音辄出丹田，京师剧一变。既没，不获见。乃见桂芬、月楼，已俱没。今独是鑫培，而其传独秘。客尝闻诸月楼矣！月楼语客曰：『吾师奏曲名天下，靡法勿精，古大家皆若此。独观其将出，先日夕辄静默不声。明日履台，默益甚。曲至诸良工多切奏，彼则淡澹出之。促节则急奏无留行，独致精结。语至尾声，虽平调必千回百折，愈吐愈高，响彻云霄而后已。此其运气乃至神乎！吾侪特一体，且以名天下。嗟夫，吾师其圣矣乎！』故天下号曰『伶圣』云。鑫培之出也，三日，其帅及复手胡琴高唱，猝中风。又十日竟死。诏褒恤焉。鑫培叹曰：『此吾贤弟子，惜乎运气未精也。』都人言长庚、鑫培设剧园，绝淫剧。身任文武老生，掌班事独严，重未尝媿其徒，故不事鞭笞，语出如帅令。尤敬礼贤士，傲王公。长庚性清约，既老，耻为伶。弟子泣求，间一出。岁暮，则徒步遍谒皖人官京曹者，投红柬，具酒醴宴之。宴则玄服奴冠，出酌客，谢曰：『长庚苦贫，不克养父母，堕伶技辱诸公。』出则侧行伺车下，退则修红柬躬致金。为贫者寿，必纳乃归。皖旅槩，贫者不克返，斥千金治义园，安旅魄。既没，乡人犹感其义。备印结资，其从孙皆入官。鑫培性豪迈，急人难有侠士风。戊申，湖北灾。独率诸园治义剧三日，所获数千金为赈，独自负其任。治常剧无殊持，独喜若长庚为诸葛亮、刘基，则须眉毕至

。尤喜治程婴保赵孤诸惨剧。曰：『吾慕此数人不获，聊以泄吾悲耳。』且曰：『吾与先师随所造成一家言，司马迁不能过，况齷齪贵人哉。』此两人出入内廷数十年，风采动天下，未尝乞恩泽。京西白云观，有道士常以道法通王公，为人谋宠官辄验。士大夫或寿万金，乞此两人结内监，希宠遇。两人则奴叱标诸门，其节概如此。

赞曰：月楼之道其师，至矣！凝静致远如此夫。吾不解声律，戊申秋七月，某帅至，公宴始一见鑫培。观其妙造自然，苍凉悲壮，则固迁史之音哉。当是时，某帅方冠带坐中庭，宰相以下数百人皆侧坐。酒酣，鑫培方曲罢，易服趋帅座劳之。帅起立，应对维谨。余大惊。客曰：『子未入长安，一帅乌足道，王公宰相见鑫培且然，盖其名重天下久矣。』余太息久之。然鑫培独折王玉峯，叹为弗及。王玉峯者，少瞽，独制三弦法。数十年为戏曲，出则列三弦，盛锦囊几上，端坐若枯僧。久之，弦渐作，座客指何曲，自金鼓箫笛，若钹铙，若诸琴，若男女谈笑，步履警劲，下至犬马虫鸟声，一出中，音节歌呼，辄若数十人奏。台上乃皆一指所为。鑫培闻其妙，礼至园林，指一出请奏之。已而叹曰：『此千古未闻奇绝也。嗟夫，士安有不至道而能至艺者，吾愧子多矣！』长庚故多贤弟子，鑫培弟子不克毕其师。国戚之哀，贤者益寡。然彼固求食不官，逊诗钟弟子远矣！桂芬擅奇技不下鑫培，乃独超然绝尘俗，仙矣哉！吾观释迦重平等，王公贵人则曰：『此优人也。』悲夫！客言月楼怀甯人，意态雄杰，享园林，工图画，拥名姬，见者惊为名士。独盗贵家女，类清流，故不着。

《异伶传》终

《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正编 哭庵赏菊诗》

（近人）易顺鼎 撰

●目录

哭庵赏菊诗

贾郎曲

秋日诣天琴，适留垞先至，既而补松、散原亦至。天琴邀饮酒楼，召素云说京华旧事，因作长歌一首，留垞先和，余继和之

连日与天琴、补松、散原、留垞、今雅招朱、贾两酒纠小饮，因和天琴三叠前韵

贾郎为余与樊山置酒，即席和樊山韵

连日观女伶王克琴及贾璧昙、小金娃诸郎演秦腔，颇极声色之胜。贾之色胜于声，金之声胜于色，王则兼擅胜场。余征歌垂四十年，不图历劫余生犹见此豸，不自悲转自慰也。因赋一律以志吾幸

和樊山《天仙三女伶》诗原韵

偕樊山观小达子、小金娃演《回荆州》、小如意演《锁云囊》，因分咏二首
观剧诗四首

听谭伶小叫天演《白帝城》剧，感赋一首

仿苏曾乞题《捧砚图》，为歌郎姚佩兰作也。今又与姚相值于沪上，再乞赋诗，戏赠一首

观王克琴演《遗翠花》剧戏赋

天琴见示乙庵和天琴韵近作二首，又谢余相召观剧病不能出五首，因和近作二首韵答之

和天琴再观琴客演剧，韵二首

朱郎曲

万古愁曲

读樊山《后数斗血歌》作后歌

癸丑年本事诗

余今春入都，最赏女伶孙一清。夏秋间忽隐去，近乃知己归一佳公子，适如余所愿也。赋诗志慰，兼志佳话

梅魂歌瘦公和余《国花行》云：『梅魂已属冯家有。』既非事实，论者多不以为然。瘦公亦自悔之。余乃戏作此篇，浮瘦公一大白也。

本事五首

偶对樊山句

和鬯威本事四首，韵、本事仍不同也

小香水歌小香水，女伶名也。义州赵氏女，字曰佩云。明慧善歌，演梆子青衣兼须生，为京师梨园第一。

悼女伶金玉兰二首

瘦公以金伶他信作诗告余，而余适得友人书，言金伶固在天津演剧也。因和瘦韵，以正京师各报之误，并他信之不确定

和友人以金伶无恙相慰诗二首，各用元韵

和陈叔伊诗人谢余赠梅伶兰芳小影

和陈翼牟主事见慰孙、金二女伶音耗

巧遇森玉、海平，得入菊处、满堂两女伶之室，赋谢二首

观梅兰芳演《雁门关》剧

颐咳和余尘字韵，盖犹未知金伶被祸为误，转因和韵告之

七月十九日纪事

小香水、小菊芬去都后，余始见男伶、女妓数人。就所见者以诗记之，得绝

句十首

以梅伶兰芳小影寄樊山石遗滕诗索和

冯凤喜谣一作《十伶谣》。

天桥曲十首有序

送兰芳偕凤卿赴春申，即为介绍天琴居士

午听中和園秦腔，晚听聚美園吴语，赋诗纪事

樊山寄示《饯别梅郎兰芳诗》索和，元韵一首

兰芳已至，再和前韵示之，并寄樊山

海郎为余置酒冯幼薇宅中赏芍药，留连竟日，因赋《国花行》赠之，并索同坐瘦公、秋岳和

中和三庆两園女伶歌中和、三庆皆戏园名。

数斗血歌

偕瘦公访梅郎赋，索瘦和

崇效寺看牡丹四絕句

甲寅元旦试笔时寓大吉巷

金鱼胡同那園观剧四絕句

观小叫天演《珠帘寨》作

再赠梅郎一首

阳历正月六日怀仁堂听剧作

鲜灵芝曲

葬花曲

《哭庵赏菊诗》附錄

绛都春为琴绮赋

新雁过妆楼，再为琴绮赋。时余将有海上之行矣

红颜自古慕才名，二十年前载酒情。今日城南觅歌舞，寒鸦流水不分明。

絕妙甘为幼妇辞，罗痴易哭我同时。亦知身后难收拾，顿尽风流几首诗。

次溪收集易哭庵梨园诗若干首，刊之以备乐部之掌故，且纪名流之韵事。嘱为叙文，历碌未就，以诗代之。

甲戌十月朔江东杨云史

久违甚念也。嘱为哭庵梨园诗叙文。我与哭庵虽为长者行，而意气脱略，不拘形迹。民初更亲见其清狂颠放，尽情于醇酒妇人，故感叹旧谊，为之腹痛，甚愿为之。惟此叙宜用六朝小品笔墨方称，年来文字气盛言粗，不复能作纤丽生活，而于言情识小，更觉倒绷孩儿，故不敢落笔，但题小诗两絕而已。专此邮奉

次溪仁弟着席

云史泐十一月四日

●哭庵赏菊诗

汉寿易顺鼎哭庵撰 东莞张江裁次溪纂

○贾郎曲

广陵一片繁华土，不重生男重生女。碧玉何妨出小家，黄金大半销歌舞。昔年我亦踏香尘，十里红楼遍访春。依然廿四桥头路，不见三千殿脚人。蕃厘地媪真奇慧，别产琼花收间气。幻出秦青杨白华，开成魏紫姚黄卉。问姓红楼旧世家，问名云上玉无瑕。二分占尽司勋月，一抹生成定子霞。髫年便证明僮果，未向茵飘先溷堕。小史真如日在东，诗人欲赋风怀左。吹台登罢又明湖，佼好人人说子都。猴岭月明看控鹤，高唐风气为绵驹。京国从来盛游衍，樱桃万树樱桃馆。百戏鱼龙镜槛开，五陵莺燕笋人满。贾郎初到未知名，一曲登场万众惊。妃子能空六宫色，念奴解作九天声。一时观者皆倾倒，万口同声听叫好。压倒丰台芍药花，休言晋国灵芝草。红氍毹上涌华鬘，此竇乾坤不敢慳。大千秋色凭眉夺，五万春魂借体还。红梅阁唱西梆曲，艳鬼来时万灯绿。落雁沉鱼避笑顰，女龙雌凤传歌哭。香车宝马帝城春，都为来看贾璧云。菊部诸郎空黯澹，椒房七贵致殷勤。从来一部娄罗历，歌舞酣时国将毕。岂意羊车看璧人，已悲凤阙迁金狄。移宫换羽亦伤神，萧瑟还为去国人。解佩多时留夏口，履珠昨日到春申。沪滨遍吸人间电，贾郎一到开生面。惊起鸳鸯卅六双，掷尽鹰蚨三百万。王面金钱月万元，歌台声价试评论。名高始信优伶贵，禄薄谁求总统尊？瑶光夺堦堪愁煞，堆满车中是罗帕。花里秦宫岂愿生，路旁卫玠还妨杀。我友罗君曾告余，贾郎内行有谁如？眉梨老父长丰膳，椎髻闺人祇俭梳。丹青酷嗜还成癖，竟日相依惟笔墨。书罢常教茜袖乌，客来忘却朱唇黑。冶游闻更却亲藩，桃李冰霜孰敢干！拂衣不顾沉沉者，辞鞞真成望望然。昨观所画罗君箴，山水萧疎得师法。协律难逢汉武帝，濡毫且拟张文达。【贾郎喜临南皮张相国画】】京师我见梅兰芳，娇嫩真如好女郎。珠喉宛转绕梁曲，玉貌娉婷绝世妆。谁知艳质争娇宠，贾郎似蜀梅郎陇。尤物同销万古魂，天公不断多情种。卅载春明感梦华，祇今霜鬓客天涯。还倾桑海十行泪，来写优昙一朵花。○秋日诣天琴，适留垞先至，既而补松、散原亦至。天琴邀饮酒楼，召素云说京华旧事，因作长歌一首，留垞先和，余继和之

天风吹我来春申，酒人青骨难成神。第六泉边过重九，悲秋情味如伤春。狂呼笛家速车子，此辈亦是金仙人。剪鹑奈逢天帝醉，解貂且饮周郎醇。樊先久作春申客，招我诗坛分片席。我如患疟患头风，日赖杜诗与陈檄。杨侯歧路悲杨朱，迩来着论成潜夫。欲为金源修野史，时学玉川携一奴。吴兄忽复抱书至

，况似卢敖逢若士。陈兄亦自车窗来，满座汉书兼史记。五人狂走踏清秋，李白休言不称意。块垒都填木石肠，楼台不碍金银气。去年我宦高雷阳，岭外东坡祇自伤。道观新居无白鹤，阴祠两度祀黄羊。岂意长星劝杯酒，先惊妖孛罗旗枪。小臣幸已抛边节，天子旋闻下御床。知北游与图南息，吹箫卖药无人识。昨者还从日下来，当年曾扈关中蹕。会盟早誓侯八百，贤圣空闻君六七。宜春殿里莺不飞，延秋门上乌仍集。禾黍空看玉马频，棘荆总傍铜驼密。四十万人齐解甲，三百余年俱隶籍。南人笑我不归南，北人怪我思归北。来云北去已经秋，海雪南还纔几日。检书束装又将发，自怪行纵何亟亟。东篱菊花解笑人，西山薇蕨难充食。海内诗王一镜烟，【天琴别号】，未空文字与语言。平生忠爱追臣甫，近日歌行压乐天。吴陈杨并成蟠叟，难得相携共杯酒。枋得都堪值一钱，文山何恨逢阳九。独有琴书去国身，空衔干戚刑天口。到此惟思张掾言，千秋万岁皆身后。主人标格真斜川，莲社况喜多高贤。贾郎不至朱郎至，未输顾柳陪龚钱。诗界迥超吴骏老，旧人偏遇李龟年。酒楼记取春申浦，坐客都城庾子山。

○连日与天琴、补松、散原、留垞、今雅招朱、贾两酒纠小饮，因和天琴三叠前韵

酒徒几辈别修门，骨可成神愧子文。欲补丹青重九日，更添素碧一双云。【朱名素云，贾名碧云】竹丝为我供陶写，瓜豆从人说剖分。还似樱桃斜畔路，满天花雨乍逢君。

○贾郎为余与樊山置酒，即席和樊山韵

明月高楼又几回？三生生面要重开。图宜水绘其年画，妆异丰台大可催。天下二分真艳色，【贾郎扬州人】地球第一此惊才。【沪上谓贾郎色艺为寰球第一】紫云亲劝狂奴酒，应胜长星劝帝杯。

○连日观女伶王克琴及贾璧昙、小金娃诸郎演秦腔，颇极声色之胜。贾之色胜于声，金之声胜于色，王则兼擅胜场。余征歌垂四十年，不图历劫余生犹见此豸，不自悲转自慰也。因赋一律以志吾幸

千灯如电照恒河，来听秦声绛树歌。替月圆姿惊蜀主，遏云哀曲比韩娥。皱来池水干何事？飞落梁尘有几多？难得天留珠剑在，劫余光气不销磨。

○和樊山《天仙三女伶》诗原韵

一朵鞞红是国魂，天留婪尾殿余春。季龙馆漫开如意，飞燕妆还倚太真。梨似哀家声浪脆，桃为息国脸霞新。娶来我若为天子，值得多蒙几度尘。【王克琴】

命带桃花又带愁，等闲风月度春秋。容颜未觉鸡皮老，身世甘随驢倮休。红泪有时还清枕，绛眉无意再名楼。谁生絶代蛾眉感，猿臂将军亦不侯。【林黛玉】

】

落梅江上饮香茗，六载眉峰比旧青。身似金仙辞落月，眸如玉女亦明星。鸾绡早博三千匹，骠箭还赢一万零。莫把后庭花再唱，有人惆怅隔江听。【王寳宝】

】

○偕樊山观小达子、小金娃演《回荆州》、小如意演《锁云囊》，因分咏二首
蠓矾他日感啼鹃，英气千秋尚凛然。强敌正争三足鼎，仇人先作并头莲。【即用剧文原句】君臣似虎离山日，夫妇如鱼得水年。大耳也同重耳样，齐姜遗恨古今怜。【《回荆州》】

缘撞舞剑捷无伦，飞燕惊鸿一美人。梁上不惭君子号，帐中已换女儿身。刀如雪白灯如电，囊锁云香镜锁春。应是公孙传弟子，杜陵观罢黯伤神。【《锁云囊》】

○观剧诗四首（男伶一，女伶三，皆今在沪上，哭庵所叹为希有者。）

二分秋占扬州月，五万春留贍部花。天地寂寥吾老矣，不知此时属谁家。【贾璧云，扬州人，沪上称其色艺第一。】

留得金刚不坏身，东坡惆怅觅余春。□喉销骨兼眉语，知是天仙是化人。【林黛玉，沪上名妓，有『四大金刚』之称，今惟渠尚在。】

津门尤物说王杨，素女为师态万方。海上名花都减色，始知北胜压强南。【王克琴，天津人，与杨翠喜齐名，而色出其上，真尤物也。】

歌舞江山感旧游，红氍毹上再回眸。衣裳金缕都零落，我亦销魂赋杜秋。【王宝宝，五六年前汉上惊为绝技，今亦过时矣。】

○听谭伶小叫天演《白帝城》剧，感赋一首

何人痛哭唱猊亭，此是先朝第一伶。地本不祥名白帝，曲真恰好写黄庭。永安遗恨从头诉，正始余音侧耳听。太息愤兵徒误汉，关张无命并无灵。

○仿苏曾乞题《捧砚图》，为歌郎姚佩兰作也。今又与姚相值于沪上，再乞赋诗，戏赠一首

赤凤依然青兕逢，昔时捧砚意惺忪。姚黄芍药骄飞燕，樊素樱桃妒季龙。北渚有兰宜楚客，东坡以玉比吴侬。【姚，吴人。】瑶光夺堦须留意，海上眉仙第几峰。

○观王克琴演《遗翠花》剧戏赋

屈作青衣太不平，红娘操纵一莺莺。书生未必皆皮厚，【克琴道白云：『读书人脸皮厚』一语，令人绝倒。】骚客居然独目成。颜色照人花富贵，语言出口雪聪明。男儿漫诩黄金膝，倘得卿怜膝亦轻。

○天琴见示乙庵和天琴韵近作二首，又谢余相召观剧病不能出五首，因和近作二首韵答之

诒我瑶华一朶盈，向来心迹本双清。夜灯太乙陪中垒，晨宿长庚对启明。【谓天琴、乙庵】工部岂期身后重，司勋犹恋掌中轻。山头雀与桥边鹤，寒岁苍茫共此情。

自笑新来典肃霜，三千丈发比愁长。两番任饮屠苏酒，【新旧历两元日】一味惟思般若汤。雪水性寒茶更隽，月泉老人句都香。乐全禅伯浑无事，掣电机锋尔许忙。

○和天琴再观琴客演剧，韵二首

夜夜明灯照万缸，客归无巷不惊庞。樊思破产五十万，【《汉书》称樊嘉五十万。樊山有此小印。】谢要题诗六百双。【朱竹垞诗：『思将谢女题诗笔，画作轻鸾六百双』。】玉貌真同圆月艳，珠喉况有遏云腔。偷桃我学东方朔，几度窥环向绮窗。

闻道层城黯壁缸，守桃阿母狠如庞。年刚凤柱二十五，梦化鸳梁卅六双。价本重同和氏产，调高恰配郢人腔。【谓天琴也】何由携汝空山里，读易梅边坐小窗。

○朱郎曲（和樊山韵，赠歌郎朱幼芬，即送其归北）

我昔游春醉无限，燕台遍识羣花面。迷香从不履平康，惟有歌郎征逐惯。春官氄氄几东风，荐祢无人似孔融。却看梨园喧状榜，写来花榜榜花红。霞芬双凤如昆弟，各向金堂自栖憩。状元榜眼属两郎，与我追随结深契。霞郎秀绝凤郎娇，两朶国花为近侍。舞台双演《荡湖船》，香车屡约天宁寺。别有如秋及紫云，问年略长亦相亲。此皆光绪初元事，卅七年来化梦痕。霞郎标格云霞置，射雀乘龙旋作壻。凤郎色衰逐舆儻，宠燕娇莺不如婢。一时多少宁馨儿，齐向花前着舞衣。月皆十四十五夜，人尽十八十九时。游丝十丈天风绊，身作天边劳与燕。眉头秋色满大千，梦里春花迷五万。连番物换复星移，消瘦东阳减带围。红烛照颜年少去，青山如梦旧游非。十年六度看花榜，怅别修门独长往。全抛玉雪几家儿，自作金风一亭长。爱晚霞频独自看，买春雨供何人赏？忤绮先删小史诗，参禅祇听高僧讲。紫陌重来听管弦，如花似水感流年。瑶空底事罡风恶，吹堕芙蓉七宝冠。紫云久不操歌曲，如秋墓上樱桃熟。怆绝霞郎亦古人，尺波隙驹浮生蹙。韩潭第几小朱门，凭吊霞郎不返魂。寡妇离鸾弹怨曲，诸孤雏凤继清尘。小霞小芬并美秀，更有佳壻称梅云。梅云亦复冠花榜，樱雨时来伴酒尊。人世光阴真转烛，小者幼芬复如玉。都夸芝醴有根源，谁道英灵非岳渎。梦华回首说东京，两世清歌一世听。曾向红氍看几度，恍从绛树谱双声。昔见幼芬汝黄口，今见幼芬吾白首。花尚依然崔护桃，树犹见此桓温柳。燕市吴淞两地逢，旧游枵触一生中。虎生豹子非凡品，鹤立鸡羣有父风。世族儿孙多不肖，名门罕见箕裘绍。最难惨绿是佳儿，大半雕青成恶少。鞠部居

然有世家，兰阶何况皆英妙。生子当如孙仲谋，呼祖何妨李存孝。沧桑变后访歌场，金狄铜驼事可伤。百千万劫此残劫，二十五郎余几郎？鼠几年又鼠几月，新剧《江宁》《鄂州血》。【《江宁》《鄂州血》，皆沪上近演新剧。】青衫旦曲已罕听，青衫客泪还重说。名篇且复和今非，【樊山别号】无奈天涯又别离。不知今夕是何夕？似说归期已有期。

○万古愁曲（为歌郎梅兰芳作）

一笑万古春，一啼万古秋。古来有此佳人不？君不见古来之佳人，或宜嗔，不宜喜，或宜喜，不宜嗔。或能颦，不能笑，或能笑，不能颦。天公欲断诗人魂，欲使万古秋，欲使万古春。于是召女娲，命伶伦，呼精精空空，撮小小真真，尽取古来佳人珠啼玉笑之全神，化为今日歌台梅郎兰芳之色身。天乐园在鲜鱼口，我为兰芳辄东走。香风吹下锦毵毵，恍饮周郎信陵酒。我见兰芳啼兮，疑尔是梨花带雨之杨妃。我见兰芳笑兮，疑尔是烽火骊山之褒后。我睹兰芳之色兮，如唐尧见姑射，窅然丧其万乘焉。我听兰芳之歌兮，如秦穆闻钧天，耳聋何止三日久。此时观者台下百千万，我能知其心中十八九。男子皆欲娶兰芳以为妻，女子皆欲嫁兰芳以为妇。本来尤物能移人，何止寰中叹希有。正如唐殿之莲花，又似汉宫之人柳。宜为则天充面首，莫教攀折他人手。吁嗟乎！谓天地而无情兮，何以使尔如此美且妍？谓天地而有情兮，何以使我如此老且丑？兰芳兰芳，人人知汝梅兰芳，岂知尔祖为梅芳？或如拿破仑第一，更有拿破仑第二。勿令林和靖成独，要使林和靖成双。尔祖先朝第一伶，内廷供奉留芳馨。儿童亦称『大老板』，天子亲呼『胖巧龄』。岂惟艳色擅歌舞，侠迹流传不胜数。数千余金券屡焚，七十二家火待举。我见尔祖出葬时，多少邦人泪如雨。文宗皇帝之末年，我父上计来幽燕。当时海内忧患亟，书生痛哭空笺天。佣书典衣一寒士，声伎颇满文山前。能同歌哭惟尔祖，亦如毕秋帆遇李桂官。尔祖之师罗景福，对于吾父心拳拳。每云易老爷乃非常人，能教此子以正，不仅深爱怜。吾父忽复幡然折节讲学屏声色，移居萧寺遂与尔祖割爱绝往还。德宗皇帝之初季，我向幽燕又上计。尔祖才如卅许人，我年甫过二九岁。不知当时兰芳之父堕地业已十余龄，岂料今日乃与兰芳论交两三世。正月二月百花生，东风如虎吹王城。考旧闻于日下，忆梦余于春明。记残泪于金台，录梦华于东京。我亦尝呼明僮，召神婴，集舞燕，招歌莺。如意馆，沉香亭。樱桃斜畔樱桃熟，胭脂坡上胭脂盈。或白虎鼓瑟，或苍龙吹笙。或金鱼换酒，或银甲弹筝。梦境堪追忆，人才可品评。孟如秋、朱爱云、蒋双凤、王蔚卿、顾玉仙、孙梅云、陈鸿喜、果香菱，虽有兰芳之色，而无兰芳之声。紫云、紫仙有声而无色，乃知非有九天声、倾国色，不能饮此万古第一之香名。兰芳兰芳，尔年二十余，颜色真好姣。我年五十余，容貌已枯槁。且莫叹枯槁，昔日故

人皆宿草。且莫悲宿草，今日天荒兼地老。我如蓟子训抚铜驼，又似丁令威返华表。玉马朝周宋国人，金仙辞汉咸阳道。南内无人泣杜鹃，西台何处招朱鸟。道家龙汉换开明，杜老龟年话天寶。去年我见贾璧云，卫玠璧人当代少。去年我见朱幼芬，宗之玉树临风皎。今见梅兰芳，使我更倾倒。使我哀贤才，思窈窕，坐对真成被花恼。犹忆尔祖之楹联：几生修到梅花，何所独无芳草。茫茫三十七年间，影事前尘如电扫。嗟我生平喜少不喜老，恨寿不恨夭。未见兰芳兮，自恨我生死太迟。既见兰芳兮，又幸我生死未早。兰芳兰芳兮，尔不合一笑万古春，一啼万古秋。尔不合使天下二分明月皆在尔之眉头，尔不合使天下四大海水皆在尔之双眸。尔不合使西子、王嫱、文君、息妫皆在尔之玉貌，尔不合使韩娥、秦青、骀姁、车子皆在尔之珠喉。尔不合破坏我之自由，尔不合使我回肠荡气无时休。吾将与尔北登恒岳，东观之罍，西上峨眉，南入罗浮。追黄帝于襄城之野，叫虞舜于苍梧之陬。索高辛于有娥之台，招周穆于无热之邱。枕不必洛妃留，香不必韩寿偷。使嫦娥弃后羿，使织女辞牵牛。丁歌甲舞兮昆仑醉，翠暖珠香兮瞻部游。照影于恒河，老死于温柔，含笑于神州。兰芳兰芳，吾无以名尔兮，名尔曰万古愁。

○读樊山《后数斗血歌》作后歌

无真性情者不能读我诗，我诗得失我非不自知。时至今日身之得失且勿计，尚何计及诗之得失为。我诗本来又非诗，我诗乃合屈原庄周而为之。我诗皆我之面目，我诗皆我之歌哭。我不能学他人日戴假面如牵猴，又不能学他人佯歌伪哭如俳優。又不能学他人欲歌不敢歌，欲哭不敢哭，若有一物塞其喉。歌又恐被人谤，哭又恐招尤，此名诗界之诗囚。时至今日，世界已无界，一切界说皆破坏。岂复尚有诗界能存在？若谓我诗凌乱放恣不得谓之诗，是必欲尽今天下人欲歌不敢歌，欲哭不敢哭，如曹蜍李志而后快，其人眼光毋乃隘，此名诗界之诗械。嗟我不思两庀之特豚，岂尚欲与苏李曹陆陶谢李杜来争墩？诸君此时犹斤斤分唐与分宋，真唐真宋复何用？真所谓痴人前说不得梦。嗟我作诗未下笔以前，胸中本有无数古人之精魂。及其下笔时，无数古人早为我所吞。此时胸中已无一二之古人，此时胸中岂复尚有一二之今人？他人下笔，动作千秋想。我下笔时，早视千秋万岁如埃尘。他人下笔皆欲人赞好，我下笔时早拚人嘲人骂，不畏天变兼人言。萧统小儿诮解事，赵陀大长聊称尊。陶弘景云『山中何所有，山中多白云；祇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我之诗即我之白云，自舒自卷长氤氲。陶元亮云『可为知者道，难与俗人言。』我之诗即我之桃花源，世上无人能问津。樊山述他人语，云我诗《数斗血歌》『下者浅者不能作，高者深者不屑作。』我亦不知如何为高，如何为深；高者何人，深者何人。我自作诗，何预他人事。且自大嚼兮过我之屠门，遑持布鼓兮过人之雷门。樊

山又有诗，谓我『贪财好色不怕死。』谓我好色不怕死，诚哉乃我之知己。不知贪财何所指？他人视财如性命，倾身障簾家家是。我无一钱人共知，展转沟壑将饿死。典衣买醉尚挥金，未向陶胡奴乞米。人言樊山颇多财，我亦未假盖于彼。不知人贪抑我贪，此语一笑置之斯可矣。又谓我诗拉杂复鄙俚，我诗拉杂诚有之，果何句俚何句鄙？我诗虽恶人难学，似我者病学我死，强学我者必至鄙俚而后已。若以『贪财、鄙俚』四字妄加人，正恐出乎尔者反乎尔。樊山又谓京师十一女伶我所夸，我之好色乃好鸩盘茶。顾五亦谓我，看到人间鼓子花。樊山、顾五并未见此十一女伶面，岂有不采舆论、不考声价又未见其一面，而以武断专制来相加。然则如贾璧云、王克琴亦皆我所好之色，樊山屡作歌咏相褒嘉。可见我好之色并非鸩盘茶，何以未见者则不表同情，已见者又表同情耶？忆昔懒残云：『那有工夫为俗人拭涕？』此语自来颇难解。不知拭涕者即懒残自拭，俗人者即懒残自谓。懒残尚无工夫为自己拭涕，哭庵岂有工夫与他人置喙？樊山先生非他人，我姑与之一游戏。而且樊山先生爱我深，我方流涕感其意。笑矣乎！他人以东风吹我之马耳，我以目光出他人之牛背。

○癸丑年本事诗（除夕作）

孙一清家作端午，五色彩丝缠角黍。雄黄酒异白蛇妖【用小说《雷，峯塔》故事】牡丹花兼黛螺妖。此时无家胜有家，一室干爷对干女。传奇踪杳黑白卫，歇后语惜红黄牡。【余作女伶诗，以孙一清比红黄牡丹，小香水绿牡丹，小菊芬红牡丹。】小香水家作中秋，疑到广寒宫里游。嫦娥亦称诗弟子，天女能陪老比丘。露脚斜飞湿寒兔，画屏无睡待牵牛。【集成句】吴质公然绝，啻虫倚桂树。杜陵暂免思鄜州，今夕何夕一年毕。小菊芬家作除夕，亲攀梅花赠菊花，奇香冷艳俱无匹。佳人绝代本无双，才子当今惭第一。【菊芬之父对许养田、张致和诸君，称余为天下第一才子。】天津银鱼白如雪，清苑酱菜甜胜蜜。主人长斋客饱啖，不用椒盘伤白石。我如渔父善探幽，又似飞仙能绝迹。曾问桃源两度津，更上莲峯万仞壁。【孙一清、小香水家皆闭门谢客，小菊芬家则更无能问津者。】何须乞食到潘间，乞食歌姬院一年。贪看公孙剑器舞，屡抛玉局画叉钱。月斜仙掌销魂路，春到华鬢切利天。恨不早从花下死，醮金定葬柳屯田。

○余今春入都，最赏女伶孙一清。夏秋间忽隐去，近乃知己归一佳公子，适如余所愿也。赋诗志慰，兼志佳话

平原浊世本翩翩，彷彿乔家始嫁年。得李药师拂婿，异乔补阙绿珠篇。花锤国色开三月，【在舞台极盛时间，仅三数月，余曾以牡丹比之。】人带歌声上九天。【元微之《赠念奴》诗云：『飞上九天歌一声』。】乡里本同苏小小，【一清杭产。】更教佳话胜圆圆。

○梅魂歌【瘦公和余《国花行》云：『梅魂已属冯家有。』既非事实，论者多不以为然。瘦公亦自悔之。余乃戏作此篇，浮瘦公一大白也。】

千古以来之名花，惟有菊花属陶家，梅花属林家，此外诸花皆非一家所能有，岂非天下之宝当与天下共之耶！可知天下之尤物，即是天下之公物。私尤物者灾将及，公尤物者福可必。诸侯殃在宝珠玉，匹夫罪坐怀尺璧。惟有以菊属陶梅属林，此乃古今舆论全数赞成，不仅三分之二来出席。菊花何以能属陶？以陶咏菊之诗，亦与菊品同其高。梅花何以能属林？以林咏梅之诗，亦与梅意同其深。然而古今舆论劝进表，虽上陶家林家，仍复东向三让，南向又再让。有德居之尚不敢，无德居之岂非妄。元亮君复皆不敢自私，若谓吾之咏菊诗，吾之咏梅诗，乃是代表古今天下人民心理而为之，若专属我则谨辞。譬如议院推举一总统，此议员者不过代表全国人民以示护与拥，岂能谓此总统乃我一人捧。菊魂我今且勿论，请论数千年来之梅魂。数千年来之梅魂，乃在梅郎兰芳之一身。哭庵亦复代表全国之人民，来为梅魂梅影传其真。然则廿四世纪以前之梅魂，已失林家和靖守；廿四世纪现在之梅魂，已入易家哭庵手。哭庵又何敢自负，不过梅魂一走狗。吾友瘦公乃云梅魂已属冯家有，此语颇遭人击掙。冯家冯家果何人？不过与我同为梅魂效奔走。质之冯家固不受，诘之瘦公亦引咎。梅花万古清洁魂，岂畏世间尘与垢！何伤于日月乎，能损其冰雪否？谤我则可，谤佛则不可，此语出自娄须先生吾老友。白璧之瑕梅本无，白圭之玷瘦实有。唐突恐伤西子心，慎言宜戒南容口。请罚瘦公酒数斗，更罚瘦公再作梅魂之诗一百首。瘦公昨和我诗，劝我作诗先自剖。我今以盾刺矛，亦劝瘦公作诗先自剖。【娄须先生，爽召南也。】

○本事五首（和无竞韵，与原诗本事绝不同也）

重帷真下莫愁堂，岂学沉箱杜十娘。【鉴于十娘事，年已二十余，未肯字人，其演《怒沉百宝箱》，能使观者万人皆泣。】霞亦铺开来比艳，云都遏住不能忙。生成烈性贞兼孝，负尽瓌姿色与香。【似此绝色奇香，竟以女儿身销却，真可哭也。】难解天公何命意，仅教舞榭现红妆。【哭盒此十四字抵得一篇《天问》。吟至此处，不觉击碎唾壶，可谓『真宰上诉天应泣』矣。】

（小菊芬）

明眸巧笑太销魂，惹我情天着梦痕。双颊更教涡解语，【古人但言双眉解语，双睐解语，不知此姝双涡亦复解语。】一身愿以口全吞。【哭盒量最大，非长身玉立如此姝者，未易满量也。】心情白似冰姑射，光艳红于火陆浑。放诞风流偏冷侠，坠鞭未易许王孙。

（金玉兰）

不颦笑有笑颦妍，芍药烘晴罩瑞烟。柔语已消千种意，狂香曾破几回禅。玉防

词令连环解，珠怕心思九曲穿。欲上眉楼还却步，鼾声难学石斋眠。

（花元春）

羊车卫玠舞台看，费尽柔肠女儿鸾。春色大千归北胜，花魁第一出南安。楼东声价珠千斛，月下丰姿玉一盘。十二瑶台方称汝，更添二十四阑干。

（梅兰芳）

闲问龟年访野狐，近来佼好数冯都。龙宫辘重宜千乘，鹤监衣裳定五铢。海上相逢怜我老，花前醉倒赖卿扶。碧云日暮无穷思，写寄江南作画图。

（贾璧云）

○偶对樊山句

海上三云青碧素，【樊山去年唱和句，指张云青、贾璧云、朱素云也。张云青即『一盏灯』。】胸中四影菊兰梅。【此余近日对樊山句，谓小菊芬、小菊处、金玉兰、梅兰芳也。】全凭一部《伶官传》，陶写生平乐与哀。

○和鬯威本事四首，韵、本事仍不同也

出塞昭君怨画工，我诗遣唱少玲珑。【白香山诗云：『莫遣玲珑唱我诗。』谓歌女商玲珑也。】洛妃韞小真乘雾，赵后裙轻莫倚风。临去秋波无限绿，动人春色不多红。【往营口之先一日，演《独木关》《梵王宫》两出。】医闾东望堪肠断，不独天空水亦空。【冷朝阳送红线诗：『还似洛妃乘雾去，碧天无际水空流。』真同此情景。】

（小菊处）

杜老重逢黄四娘，舞衫歌扇又登场。【谓近日访樊山事】夜深忽梦少年事，已落犹留半面妆。【集成句】琴操解寻苏学士，剑锋不畏贾平章。谁教虎齿犹簪胜，周穆忙来汉武忙。

（赛全花）

骊山马嵬赋闲情，甘愿蒙尘与召兵。一朵牡丹犹比艳，两朝菊部少齐名。黄河诗赌双鬟唱，白石词添鬲指声。昨梦低头随七贵，榴裙颜色更鲜明。【樊山赠克琴诗云：『榴裙笼罩知多少，七贵低头拜下尘。』余和云：『娶来我若为天子，值得多蒙几度尘。』此诗起句用余诗意，结句用樊诗意也。】

（王克琴）

问年尚小殿花神，婪尾天留最后春。锁骨妄传菩萨相，珠喉知是女儿身。【凡闻歌声即可知其为童女与否。元微之谓念奴『飞上九天歌一声』，又谓其『潜伴诸郎宿』，湘绮丈所谓『应是微之不解声』也。一清歌喉宛然童女，以名盛被谤，故为辨之】娶妻愿孰偿文叔，【都中有『娶妻当得孙一清』之谚】修史冤宜辨太真。【随园诗：『唐书新旧分明在，有金钱洗录儿。』正此类矣。】底事京尘留我住，不携二妙上春申。【兼谓梅兰芳也】

（孙一清）

○小香水歌【小香水，女伶名也。义州赵氏女，字曰佩云。明慧善歌，演椰子青衣兼须生，为京师梨园第一。】

昔者黄帝张乐于洞庭之野，鱼闻之匿影而深潜，鸟闻之高飞而不下。百灵来朝，万籁皆哑。惟有大月当空，银汉泻照，见水底鳞屋龙堂之万瓦。昔者成连鼓琴于沧海之坳，空山无人石嵯峨。忽焉海水起立，鱼龙怒号，木叶尽落，星斗动摇，鸟兽悲噪，神鬼遁逃。不闻琴声兮，但闻天风与海涛。匹妇含冤，六月飞雪。庶女仰天，雷电下击。精诚出声音，可以贯金石。此事古人独称绝，后来何人能夺席？长白辽溟医巫闾，海环山抱何郁纡。二百余载好家居，帝王卿相争扶舆。一朝王气消无余，留一巾帼胜彼十万眉与须。况考二百余载一朝之艳史，仅有男伶数四，绝无女伶一二可屈指。直至亡国时，见汝小香水。天公生此女伶第一之人才，欲令殿此中国廿四之世纪。有美一人，芳兰竞体。乘犊车，入燕市，发珠吭，启玉齿，引商刻羽，含宫嚼征，曼声似韩娥，潜气类车子。时而如抗兮，其声乃在九天上。时而如坠兮，其声乃在九渊底。既上入九天下入九渊兮，又将字字声声打入人人坎里。日为之留，云为之止。观者万人忽然为之悲，忽然为之喜。万人语声何喧阗，一闻歌声寂无似。小寂一时复大喧，乃是喝采之声欲震屋瓦使飞起。万人之声不能敌一人之声，万声已终兮，一人之声犹复上穿九天、下穿九渊、缭绕转换、百折千回而未已。嗟尔中和园，危险将无比，梁尘尽落恐梁倾，屋瓦皆飞愁屋圯。君不见天上三十有三天，二十八宿罗星躔。青龙在东方，弄珠为戏殊痴顽。白虎在西方，以人为食何贪残。朱雀在南方，文采灿烂徒美观。玄武在北方，缩首入脰行蹒跚。玉皇深居高拱于紫垣，犬声唁唁守九关。钧天宴罢俱酩酊，相与鼾睡十万年。下界亿兆民，岂无痾与瘵？其声如蝇蚊，不得达帝前。自有小香水，玉皇魂梦不得安。岂惟魂梦不得安，且聚万古女龙雌凤不平枉死之婊娟，日托香水来鸣冤。玉皇决计迁都避香水，似闻昨日大开会忙千官。中有一人能画策，叩头陈词玉阶侧。欲令香水歌不哀，当令香水笑无绝。然而黄金高如山，香水之笑十二万年不可得，玉皇宫中日愁疾。吁嗟！香水何不一笑兮？虽使三千粉黛无颜色，却使大千世界皆春色。人生三万六千场，世界一百二十国，得汝一笑永无疾病与灾厄。玉皇大乐，且复普赐下界人民寿一秩。

○悼女伶金玉兰二首

舞台祇许拜惊鸿，曲巷何曾惹系骢。生不肯行神女雨，死应化作美人虹。绿珠此日楼真坠，蓝玉前朝狱颇同。甘殉痴情随艳鬼，《红梅阁》与《紫霞宫》。

【皆戏剧名也。余有句云：『情痴艳鬼愿同坟』，即因此而作。今竟成诗讥矣。】

莫向铜街恋软尘，桃花血肉一堆新。天原不肯生尤物，世竟公然杀美人。玉碎定非真宰意，璧完犹是女儿身。金轮锁骨俱长寿，独遣秋坟唱采春。

○瘦公以金伶他信作诗告余，而余适得友人书，言金伶固在天津演剧也。因和瘦韵，以正京师各报之误，并他信之不确

闻道津门胜蓟门，绕梁震瓦正争喧。谁传侠女冤三字，误使书生叩九阍。感事诗难删绝唱，怜才泪尚带微温。不妨破涕还成笑，重向情天着梦痕。【余前为金伶作《本事诗》，有『惹我情天着梦痕』之句。】

○和友人以金伶无恙相慰诗二首，各用元韵

甫悼亡余又告存，青蝇幸免吊虞翻。人真似月能生魄，诗亦如香可返魂。造命文章原得力，怜才涕泪已留痕。何时一见樊通德，拥髻凄然与细论。

感君佳什比阳春，慰友怜才意并真。救月礼从前圣重，护花心到晚年纯。事应奇过还魂女，情莫深于学道人。明日海棠知更艳，绿章一奏已通神。

○和陈叔伊诗人谢余赠梅伶兰芳小影

侥幸中央种一株，【白香山诗：『何不中央种一株』。】平生快事胜呜呼。【余自着有《呜呼小说》】即今我辈谈车子，往日贤兄望达夫。【令兄木庵先生尝赠诗以高适期许】岱阁斜街犹恋芍，亭林随笔未离菰。何时得共依花坐，麈尾旁边玉唾壶。

○和陈翼牟主事见慰孙、金二女伶音耗

早师南岳奉华存，香海莲花浪不翻。青鸟尚传仙使信，白虹岂化美人魂。【孙伶亡去之日，尚有书别余。金伶被祸之说，闻系《天民报》所载，余尚未之见。】但期玉碎成谰语，更望珠还拭泪痕。多谢良朋相慰意，几时尊酒得同论。

○巧遇森玉、海平，得入菊处、满堂两女伶之室，赋谢二首

舞台对面比云霄，岂意妆台傍翠翘。绛树双声原耳熟，紫云一笑更魂销。玉骢客似逢三侠，【彷彿虬髯、李靖、红拂三人相逢光景】铜雀春犹锁二乔。【不肯轻见一人，与锁无异。】阿母福浓依福薄，【笑谓其母云：『阿姥大好福气，但我辈无福耳』。】此生无分作文箫。

桃花潭水此情深，把臂良朋许入林。敢谓三生同片石，也知一刻抵千金。笑顰双绝卿眉语，问答都乖我口喑。【神思飞越，对阿母几失词。】妆阁得窥非幸事，祇教添赚断肠吟。

○观梅兰芳演《雁门关》剧

万人来看笑啼妍，空巷倾城六月天。缟袂仙人疑绿萼，【着白纱衫】红妆贵主号青莲。【剧本中公主号】紫云而后音谁继？【光绪初，余伶紫云为青衣旦第一，三十年来始又见兰芳也。】赤日之中暑亦蠲。【时盛暑如炽，观剧者千余人，坐无隙地，亦不知有暑。】冯【幼伟】郭【逋仙】娄【休莫】黄【秋岳】

罗【瘦公】谢【苏生】我，固应唤作国花颠。【余于兰芳有国花之目】

○颐咳和余尘字韵，盖犹未知金伶被祸为误，转因和韵告之

环肥燕瘦尽成尘，讵免先生白发新。正以无鸩伤一国，遂将有虎误三人。黄金枉费怜才泪【张玉田词：『黄金铸出相思泪』。】碧玉终留待字身。亟谢良朋仍壮语，天公原为我回春。

○七月十九日纪事

秋波占断人间秋，流云遏回天上流。癸丑七月十九日，请歌一曲《回荆州》。义州女郎小香水，能作秦声妙无比。一歌子野唤奈何，一歌琅琊愿为死。向来惯演孙夫人，今日还呈绝代身。演赵云者小菊芬，演刘备者明月珍。子龙身手原无敌，先主须眉亦罕伦。玉帐刀光惊雪亮，戎装侍女环相向。刚猛生成大帝风。庄严显出天人样。华鬢璎珞涌诸天，翠羽明珰望俨然。强敌欲争三足鼎，仇人翻做并头莲。宁知大耳同重耳，季隗齐姜总弃捐。夫妇方如鱼得水，君臣已似虎离山。思亲泪落吴江冷，望帝魂归蜀道难。郎似蜀君啼杜宇，妾如齐女化哀蝉。吞吴相枉留遗恨，思蜀儿偏乐此间。珠喉字字听吞吐，车子秦青谁比数。凄凉远胜琵琶行，浏亮真同剑器舞。一曲清歌泪万行，谁知别有伤心处。唐殿歌残是尾声，伊州舞错因眉语。怜卿怜我共无憀，家国平生恨未消。灵泽祠前曾酌酒，公安浦口屡停桡。生憎燕国丁沽水，即是蠓矾子午湖。萧郎看剧潜收涕，本异刘郎是夫婿。刘郎不看看萧郎，侧面回身暗相对。四目相看阅片时，两心互照盟千■〈衤冀〉。心死庄周亦可哀，目成正则难为继。但听珠为一一声，宁知珠是双双泪。珠泪莹然眦上光，玉颜怆绝心中事。眼前别鹤对离鸾，此剧何名《龙凤配》？万种生离死别悲，一般儿女英雄意。拭尽鲛销鲛泪多，收来鸾影鸾肠费。骚客情能感美人，书生福已逾先帝。漫道萧郎是路人，萧郎今是受恩身。灵旗此日怀灵泽，析木明朝指析津。绿华无定行踪幻，红豆相思入骨真。本自无心在在世，不辞将骨化灰尘。

○小香水、小菊芬去都后，余始见男伶、女妓数人。就所见者以诗记之，得绝句十首

谁识三河侠少年，明眸皓齿步金莲。相逢不解寒暄语，自脱黄衫挂马鞭。【九阵风】

四十年来鞞部头，又看小凤擅歌喉。看花看到花三世，花对看花人亦愁。【小朵、小小朵父子。小朵之父朵仙尚在，小余三岁。】

姚家『四佩』并知名，姚二姚三秀且清。笑我玉山浑醉倒，不能向汝玉山行。

【姚佩兰兄弟】

朱梅瑜亮不争差，争说桐琴【幼芬字】与晚华【兰芳字】。难得都嫔刀马剧，桃花马上两桃花。【朱幼芬演陶三春，梅兰芳演樊梨花。】

韩潭夜静拂檀槽。弹出金台月正高。不见桐仙犹见汝，卅年泪满郁轮袍。【唐采芝弹琵琶。光绪初，诸伶惟桐仙琵琶擅名，今尚在。】

剑器歌成自怆神，少陵岂独惜余春。宁知天地英雄气，剩付何戡一辈人。【王瑶卿、凤卿演《儿女英雄传》。】

能唱耆卿绝妙词，晓风残月恰逢伊。不论木石还冰玉，如此吴儿定可儿。【石曼君】

营口当年女状元，倭俄战日艳名喧。都将辽海风云色，带到枇杷花底门。【金秀卿】

两度相逢彭月楼，长身玉立信风流。元都今日刘郎老，便见桃花也合休。【彭月楼】

唐贤韵事宋贤摹，乞爱卿如乞镜湖。本属闲人无待乞，爱卿可似镜湖无。【花爱卿。陆放翁词：『镜湖元自属闲人，又何必官家赐与』。】

○以梅伶兰芳小影寄樊山石遗媵诗索和

京国珍丛第一株，秦宫花底若堪呼。欲题洛下君王后，却寄江南士大夫。【樊山诗有『牡丹洛下君王后，蕙草江南士大夫』之句】诗老留连宜紫稼，曲家评泊要雕菰。【焦里堂有《观剧评记》】圆姿即是天边月，照取冰心印玉壶。

○冯凤喜谣【一作《十伶谣》。】

能愁我者梅兰芳，能醉我者贾璧云。能瘦我者王克琴，能杀我者小菊芬。能眩我者金玉兰，能娱我者孙一清。能温我者小菊处，能亲我者小香水。能恼我者小玉喜，能活我者冯凤喜。凤喜凤喜汝何人，天桥桥头女乐【读若『闹』】子。

○天桥曲十首【有序】

天桥，数十弓地耳，而男戏园二、女戏园三、乐子馆又三、女乐子馆又三。戏资三枚，茶资仅二枚。园馆以席棚为之，游人如蚁，然娑人居多也。乐子馆地稍洁，游人亦少，有冯凤喜者，楚楚动人。自前清以来，京师穷民生计日艰，游民亦日众，贫人鬻技营业之场，为富人所不至。而贫人鬻技营业所得者，仍皆贫人之财。余既睹惊鸿，复睹哀鸿，然惊鸿皆哀鸿也。余与游者亦哀鸿也。书至此余欲哭矣。

垂柳腰支全似女，斜阳颜色好于花。酒旗戏鼓天桥市，多少游人不忆家。天桥桥外好斜阳，莫怪游人似蚁忙。入市一钱看西子，满村迭鼓唱中郎。不待沧桑感逝波，已看龙种道旁多。牛衣泣尽肠雷转，犹自贪听一曲歌。【旗民旧习如此】

几人未遇几途穷，两种英雄在此中。满眼哀鸿自歌舞，听歌人亦是哀鸿。燕歌、歌舞两高台，【男戏两台名】更有茶园数处开。【女戏皆称茶园】何处

秋多人转少，却寻乐子馆中来。

秋寒翠袖如空谷，日暮黄昏似古原。那怪杜陵魂断尽，哀王孙又感公孙。【本作『女乐余姿映寒日，杜陵那得不销魂』】

疏寮茶坐独清虚，对菊人都号澹如。三五女郎三五客，一回曲子一回书。【一作『双鬟人本澹如菊，九月枫还艳似花。四五女郎三五客，二文戏价一文茶』。】

筝人去后独无聊，燕市吹残尺八箫。自见天桥冯凤喜，不辞日日走天桥。哭庵老去黄金尽，凤喜秋来翠袖寒。汝久岂寒吾速老，赖寒博得几回看。苧萝湓浦两红妆，感事怜才益自伤。两种人才三种泪，一齐分付与斜阳。【两种人才谓：一种未遇，如苧萝之类是也；一种失路，如湓浦之类是也。三种泪谓：感事一种，怜才一种，自伤一种也。】

○送兰芳偕凤卿赴春申，即为介绍天琴居士

碧云黄叶满郊畿，天遣吴儿见玉妃。花比牡丹真北胜，人如鴈白亦南飞。秋风帝子看初降，春草王孙望早归。管领吴淞好烟月，知君不负缕金衣。

申浦『三云』碧素青，【天琴有『海上三云青碧素』句，谓贾碧云、朱素云、张云青也。】更添『二妙』合双清。渡来碧海留鸾影，飞上丹山听风声。洛市羊车看卫过，延津龙剑待张评。江南若见樊夫子，为道羈愁满上京。

○午听中和園秦腔，晚听聚美園吴语，赋诗纪事

文章勋业两消磨，赚尽英雄为听歌。半日饱看三国色，【小玉喜、小菊芬、花元春。】寸心默领六秋波。【玉喜三、菊芬二、元春一。】本无彩凤双栖分，翻恨灵犀一点多。五万春花皆梦耳，大千人海奈愁何。

○樊山寄示《饯别梅郎兰芳诗》索和，元韵一首

吴淞雪水瀹茶罍，酿作清诗寄凤城。寒梅已催三九节，蜡柳还啼四五声。莺珠喉玉靥新图，画扇角裙旧姓名。今日知公翻羨我，梦华录又续东京。

○兰芳已至，再和前韵示之，并寄樊山

飙轮不假渡河罍，人与诗俱到帝城。岭外情怀倒挂凤，江南魂梦乱飞莺。梅诗曾写千余字，花榜亲题第一名。预祝樊山老居士，明年为汝谱还京。【宋词有〔还京乐〕】

○海郎为余置酒冯幼薇宅中赏芍药，留连竟日，因赋《国花行》赠之，并索同坐瘦公、秋岳和

梅花再生为牡丹，牡丹再生为芍药。君不见梅花落后牡丹开，芍药开时牡丹落。至人薪尽火仍传，天女花多衣不着。春兰秋菊无尽时，此是乾坤真橐钥。冯侯宅中芍药开，梅郎招我看花来。梅郎本与梅花似，合冠羣花作党魁。姑射处子称绰约，绰约须知即芍药。古来姑射比梅花，芍药梅花合成珞。汾阳销尽唐

尧魂，洧水羞同郑国谗。狂香浩态罗丰台，珠光吐出奇花胎。芍看梅耶梅看芍，我虽看芍还评梅。京师第一青衣剧，梅郎青衣又第一。梅郎每演青衣时，冷似梅花玉妃泣。时作菩萨垂华鬘，时作贵妇戴花冠。胡天胡帝庄严相，此际梅郎似牡丹。兼演花衫摹荡冶，纤腰近更娴刀马。天香国色此时看，斗大一枝红芍也。姚黄魏紫几千春，都借梅郎得返魂。阳秋义例通三世，华夏英灵集一身。樊南莫恨蓬山远，樊川莫恨寻春晚。每愁碧汉隔红墙，何幸紫云赠青眼。忆昔天寶三郎李，曾赏名花对妃子。昭阳却有梅花人，残妆竟日无梳洗。玉环飞燕本难兼，岂意春魂同唤起。旧恨楼东珠泪销，新妆亭北阑干倚。罗【癭公】黄【秋岳】在坐并诗家，不羨金吾羨丽华。请将五色文通笔，品定梅郎作国花。

○中和三庆两園女伶歌【中和、三庆皆戏园名。】

燕京暮春花事繁，游人争言看牡丹。有花诸寺半倾圯，仅存崇效与法源。谁知牡丹之生魂，乃在剧台中和园。何来女伶十数辈，其中四五香名喧。黄牡丹为小翠喜，色艳而正谁敢干？少年拜袞出高密，公子裼裘来太原。富贵花中更富贵，珠光剑气兼神寒。若将花榜例诗榜，美周合呼黎状元。红牡丹为小菊芬，紫牡丹为金玉兰。此皆尤物一敌万，菊芬尤抵杨玉环。长身玉立已絕世，狂香浩态真无边。美目盼兮巧笑倩，朱颜酡些遗视绵。一顾倾城再倾国，胡然而帝胡然天。瓌姿奇逸比甄后，玉体横陈思小怜。盈一尺围得天厚，开十分满如月圆，若得染衣并酣酒，乐死不复求神仙。绿牡丹为小香水，似有幽恨难为宣。白牡丹为小玉喜，淡妆素质真婵娟。一园有此花五朵，那怪观者成狂颠。此外尚有三庆园，牡丹两朵堪争妍。红黄牡丹孙一清，含苞初放云霞鲜。绿白牡丹于小霞，澹如秋菊超尘寰。一清年小名最大，色艺双絕万口传。去年早已魁花榜，状元尚在翠喜前。小霞艺胜年亦小，色与玉喜差比肩。吁嗟乎！佛寺牡丹开一月，剧台牡丹开一年。开一月者年年有，年年祇此一月间。开一年者日日有，一年以后将难言。色空二字佛所说，痴爱二字佛所捐。我来看花忽搵泪，天荒地老聊参禅。

○数斗血歌（为诸女伶作）

吁嗟乎！汉唐以前之人君，能以声色亡其国。宋明以后之人君，亡国不能有声色。此曹殊无亡国才，声色徒使他人得。哭庵云：与其有娥英周后妃，不如有妹喜与褒姒。我昔曾叹尧舜汤武皆伪儒，我今益知桀纣幽厉乃俊物。古者声色二字专以属妇人，我谓声色尚有别解兼属男子身。一时之有声有色者，在歌童与舞女。历史之有声有色者，又在英雄与儿女、孝子与忠臣。前明之亡，何以有声有色、如荼而如火？前清之亡，何以无声无色，如土而如尘？更有一事最堪异，前明亡国多名妓，前清亡国无名妓。无论历史有声有色者，前清远不及

前明。即此一时之有声有色者，亦复相去不可道里计。谁知中华祖国五千余年四百兆人之国魂，不忍见此黯淡腐败无声无色之乾坤，又不能复其璀璨庄严有声有色之昆仑。于是合词上奏陈天阍，若谓天地灵秀之气原有十分存，请以三分与男子，七分与女子，而皆使其荟萃于梨园。三分与男子者，贾璧云、梅兰芳、朱幼芬，其余尚多不具论。七分与女子者，去年我见王克琴，使我动魄兼惊魂，樊山曾作小说传其真。春风吹人来旧京，旧京丝管如锦城。惊鸿游龙何纵横，沉鱼落雁相竞争。今年乃见小翠喜、小香水、小菊芬、金玉兰、于小霞、孙一清、小玉喜、张秀卿、小菊处、李飞英，请以韵语代戏评。小翠喜，我曾见其演《托兆碰碑》，其音悲壮而淋漓，直欲追步谭鑫培，使我涕泪纷交颐。孙一清，我曾见其演《汾河湾》。张秀卿，我曾见其演《十万金》。小玉喜，我曾见其演《文武魁》。小香水，我曾见其演《玉堂春》。其声皆可遏行云，而小香水尤绝伦，使我如见万古女龙雌凤之啼痕。小菊芬，我曾见其演《大劈棺》。金玉兰，我曾见其演《新安驿》。北方佳人真玉立，明眸巧笑俱无匹，浩态狂香皆第一。风流放诞定与文君同，玉体横陈堪夺小怜席。能破阳城十万家，还倾下蔡三千邑。于小霞，我曾见其演《二进宫》，又见其演《宇宙锋》。二簧青衫已成广陵散，曲终人远使我惟见江上之青峯。李飞英，我曾见其演《藏舟》。昆曲何时改梆子？发情止义亦复幽音怨思使我愁。小菊处，我曾见其演《红梅阁》，又曾见其演《玉虎坠》。亦复兼擅色与艺，能使观者心至醉。京师歌舞连津畿，女伶日盛男伶微。女伶歌台已六七，男伶歌台仅三四，其中似有天时人事相转移。卯兮之城日以远，女床之山崔且嵬。鸾鸟自歌凤鸟舞，杂花生树羣莺飞。妓家虽亦塞衢巷，人才似比梨园稀。吁嗟乎！我如蜀王衍，这边走，那边走，祇是寻花柳。我如明弘光，一生几见月当头，万事不如杯在手。已成倒绷孩儿之阿婆，肯作闭置车帷之新妇。亡国之余又落花，中年而后宜醇酒。早误光阴半世余，遑思名誉千秋后。选舞征歌四十年，狂奴故态还依旧。一生崇拜祇佳人，不必佳人于我厚。况我一生苦辛，备历羊肠与虎口。况我一生知己，惟有蛾眉与螭首。不思两庑之特豚，甘作双文之走狗。有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愿月长圆、花长好、人长寿。何况三副眼泪又似汤卿谋，一生沦落不与佳人偶。并世佳人见已难，何况古来佳人去已久。今日得见并世之佳人，我不向汝低首更向谁低首？何况并世之佳人，又能化为古来无数之佳人，玉环、飞燕、明妃、洛神一一可辨为谁某。令我哀窈窕、思贤才，令我发思古、抒怀旧，令我阐潜德之幽光，诛妍谀于既朽。岂徒能见古来之佳人才子、怨女痴男，且复能见古来之孝子忠臣、义夫节妇，且复能见古来之儿女英雄，以及圣君贤后，何惜呕出胸中血数斗。吁嗟乎！我亦不知谁为才人，谁为学人，谁为遗臣，谁为遗民？谁为旧，谁为新，谁为伪，谁为真？与其

拜孙夏峯，不如拜陈圆圆；与其拜傅青主，不如拜马守真；与其拜黄梨洲，不如拜柳如是；与其拜顾亭林，不如拜李香君；与其拜王船山，不如拜董小宛；与其拜李二曲，不如拜卞玉京；与其拜陆桴亭，不如拜顾横波；与其拜张杨园，不如拜寇白门。拜夏峯、梨洲、亭林、船山、二曲、桴亭、杨园兮，徒使天下秋；拜圆圆、守真、如是、香君、小宛、玉京、横波、白门兮，能使天下春。嗟我不薄今人爱古人，既拜前明亡国之女妓，又拜前清亡国之女伶，赖此名伶数辈乃与前明名妓相平均。吁嗟乎！孰言亡国无人才，此辈皆自先朝来。孰言天地少灵气，造物锤灵在此辈。孰言璀璨庄严之世界不复存，璀璨庄严世界乃在此辈之色身。孰言倾城倾国胡帝胡天之人不可见，此辈能返万古春花魂五万。孰言慷慨悲歌幽抑怨断之音响不可求，可歌可泣、惊天动地乃在此辈之珠喉。请君勿谈开国伟人之勋位，吾恐建设璀璨庄严之新国者，不在彼类在此类。请君勿谈先朝遗老之国粹，吾恐保存清淑灵秀之留遗者，不在彼社会在此社会。嗟吾此言质诸天地而无疑，质诸鬼神而不悖。还以质诸四万万之人心，聊复挥吾一双双之眼泪。

○偕瘦公访梅郎赋，索瘦和

点尘飞不到窗纱，为访神婴偶驻车。鸚鵡帘栊飞燕子，牡丹时候看梅花。肌肤莹似羊脂玉，言语香于雀舌茶。归去人间浑觉懒，那能常泛斗牛槎。

○崇效寺看牡丹四絕句

炀帝曾偕后主看，一时秋菊与春兰。书生也占人间福，看过梅花看牡丹。【访歌郎梅兰芳后，始来看花。兰芳性情孤冷，与梅无异。】

花魂先到锦氍毹，浩态狂香见一株。三十六宫无此颜，岂惟颜色六宫无。【唐人品牡丹为『浩态狂香』，中和园女伶小菊芬真浩态狂香也。】

四十余年泪几行，洒来人世吊兴亡。卽空卽色都参透，愿对花王礼梵王。【花王无语，空王亦无语，奈何？】

神明华胄久萧条，建设人才亦寂寥。璀璨庄严惟剩汝，国魂须向国花招。

○甲寅元旦试笔【时寓大吉巷】

元辰风日足倘祥，小放牛归大吉羊。【观菊芬演《小放牛》】战胜愁城何用酒，扫空心地当焚香。祭天祭孔人方讼，寻吕寻关我亦忙【吕祠、关庙，两处拈香。】重把国花评判起，要推兰菊有芬芳。【又观兰芳演剧】

○金鱼胡同那園观剧四絕句

杨白花謠太不经，《南华》读过解撻宁。孝能干艳忠完发，太息伶官有宁馨。

【杨小楼演《八大锤》《连环套》诸剧。小楼，月楼子。月楼有渔色名，小楼独谨飭，且好道，能读子书。革命后作道士髻，至今发尚完也。常与余论《庄子》，余问『撻宁』作何解，对甚详。】

明灯如月照华鬢，拥出芙蓉七寶冠。欲写骚人魂断句，光风转蕙泛崇兰。【王蕙芳、梅兰芳演《虹霓关》《雁门关》诸剧。】

赤帝如何逢白帝，地名妖讖比彭亡。天童昔日同游客，莫演伤心北地王。【侗贝勒演《连营寨》，即《白帝城》也。前数年贝勒曾与余同游天童。】

汉节持来气凛然，柔乡岂意在冰天。当时若使无胡妇，苏武争经十九年。【王瑶卿、凤卿演《薛武牧羊》剧，又名《塞北奇缘》，凤卿所编新剧也。】

○观小叫天演《珠帘寨》作

少年祭庙囊盛矢，生子当如李亚子。劝讨黄巢伐朱温，娶妻当如刘夫人。卢龙百战俘燕主，得将当如周阳五。悲歌置酒三垂冈，男儿当如李晋王。按兵不救因弓藏，梨园鬻演非荒唐。魏国夫人殊媚妩，能与刘夫人水乳。谁知赤心独眼龙，祇畏玉面胭脂虎。监军者谁陈景思，受恩遗事今难知。或如当日李供奉，曾向幽州救子仪。帅印竟落次妃手，军令将斩大王首。指挥代北鸦儿军，俯伏河东狮子吼。从古英雄畏妇人，一朝藩镇得纯臣。贪财好色原无害，杀贼勤王自有真。诙谐不悖劝惩旨，我视传奇如正史。军中元帅两王妃，帐下奇儿几天子。黄幡绰与敬新磨，演出英雄热泪多。老将黑能当貉子，胡儿龙岂类猪婆。红氍毹上如花闹，青史编中似梦过。先帝伶官今亦老，伤心犹唱百年歌。

○再赠梅郎一首

天遣癯仙领众芳，藐姑射作美男装。云高太甲归迎雪，林际春申去饯霜。【梅郎以初冬赴沪，腊月返都。】一国输钱看西子，万人击鼓乐东皇。沉香压倒青莲笔，唤取姜夔制乐章。

○阳历正月六日怀仁堂听剧作

飞灰验候过吹葭，庭榜云龙见汉家。二十八躔珠贯蕊【二十八席】，百千万树玉交花【宴时大雪】。水从管贮温如炭，冰以床行稳胜槎【入西苑门，即坐拖床行冰上】。仙曲霓裳还听取，叫天高唱《战长沙》。

○鲜灵芝曲

去年甫见刘喜奎，今年又见鲜灵芝。生男一蟹输一蟹，生女一雌胜一雌。鲜灵芝是谁家女？生小梨园习歌舞。人言年可二十强，我道十七八九许。芝草无根古所云，此芝无根却有根。芝根若问出何处？请问名优丁剑云。三灵芝草崔丁李，艳帜香名争鼎峙。我曾饱看全盛时，今日三芝俱老矣。剑云今将四十余，何年得此一颗珠？簸钱堂上呼姨姝，玉镜台前学老奴。偶将技向燕台售，色艺谁能出伊右？色是儿家自养成，艺由夫婿亲传授。一字之评不愧鲜，生香活色女中仙。牡丹嫩蕊开春暮，螺碧新茶摘雨前。男伶女伶争审美，梅兰芳与喜奎比。喜奎恰是好女儿，兰芳仍是美男子。尤物羣推金玉兰，明媚巧笑艺尤娴。玉兰片亦称珍味，不及灵芝分外鲜。鲜之一字真无两，试集诗联写春榜。兰

苔翡翠相鲜新，芝草琅玕日应长。昨见灵芝演《藏舟》，今见灵芝演《跪楼》。此皆小菊芬第一，菊若见之菊亦愁。《错中错》本寻常调，演自灵芝偏绝妙。佳人上吊本非真，惹得人人思上吊。娟好妍妙喜奎兼，妖媚娇嫩灵芝专。喉音肌肉真娇嫩，百媚千妖总自然。朱唇笑靥天然韵，眼波眉黛魂销尽。试听喝采万声中，中有几声呼要命。两年唱采声惯听，要命初听第一声。不啻若字其口出，忽独与余兮目成。我来喝采殊他法，但道丁灵芝可杀。丧尽良心害世人，占来锁骨欺菩萨。柔乡拚让与丁郎，我已无心老是乡。天公不断生尤物，莫恨丁郎恨玉皇。

○葬花曲

君不见汉家美人王昭君，唐家美人杨太真。洗空北地胭脂色，沉醉东风芍药春。君不见许状元之本生母，张解元之未婚妇。青儿主仆宋稗官，红娘主仆元乐府。君不见《思凡》曲唱女冠子，惊美词填李笠翁。礼佛秋宵木鱼响，题诗春画纸鸢风。吉祥新剧载六七，嫦娥奔月尤超轶。百千万劫叹无双，三十六天夸第一。演之者谁天仙人，天仙化作梅郎身。更排《黛玉葬花》剧，似返绛珠仙草魂。绛珠仙草生何处？万古泪花所凝聚。谁从青埂峰上栽？误堕红楼梦中去。绛珠又化天人来，花开万树疑天台。二日五日春将过，二十四番风正催。云鬟螺髻垂双绺，衫色鹅黄盘百纽。羊脂玉润作娇颜，鸦嘴锄轻随素手。沁芳桥上倚栏杆，一朵能行白牡丹。万点鹃红深似海，两弯蛾绿淡于山。依是吴城小龙女，一生泪雨如花雨。倩谁炼石补青天？替他埋玉堆黄土。依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依感合肥。【李合肥喜举此二语】燕子偷窥临水影，鹦哥学诵葬花诗。流水落花李后主，花落水流王实甫。如花似水更堪悲，肠断临川汤显祖。牙签玉轴误搜罗，【所持《牡丹亭》《会真记》皆瘦公物】徒感幽情唤奈何。粉靥頰时因读曲，泪痕红处为闻歌。舞台不啻灵山座，观者千余齐证果。画汝应求改七芗，生子都输梅二琐。人人筑馆号潇湘，解秽凭卿发异香。羯鼓从今赖妃子，虎贲谁敢学中郎。姚黄魏紫都难比，何况千红兼万紫。采药麻姑态逊娇，散花天女颜输美。素娥漫拟斗婵娟，已嫁终输未嫁妍。一自人间到天上，一从天上到人间。宫闱幽恨乾坤满，安得梅郎来遍演？五万花魂借体还，大千秋色双眉管。吁嗟乎！君不见《长生殿》曾受老黄哭，《沉香亭》空将太白催。玉茗堂宜偕小青读，《石头记》谁是怡红才？

《哭庵赏菊诗》终

●《哭庵赏菊诗》附录

汉寿易顺鼎哭庵撰 东莞张江裁次溪纂

京师诸伶，樱桃斜街五家：庆福三徒，遇春寄住；胜春一师二徒；景春一师三徒；文安二徒；声振四徒。

李铁拐斜街六家：蔚秀一师；景馥一师四徒；春茂五徒；丹林四徒；春福三徒；瑞香一师二徒。陝西巷五家：馥荃二徒；平阳一师；嘉颖一师二徒；绚春一师三徒；树德一师二徒。

韩家潭二十二家：联星一师；安义六徒；熙春一师三徒；佩春三徒；锡庆一师；遇顺二徒；寿春一师二徒；绚华一师；麇春一师一徒，素云寄；景福一师二徒；富德一徒，寶云寄；佩华一师一徒，寶玉寄；庆春五徒；德春四徒；云馥一师一徒；近华一师一徒；乐安一师，扶云寄；国兴四徒；维新五徒；杏春一师三徒；寶春一师一徒；保安一徒。

百顺胡同五家：丽华一师；金树一徒；芸秀一师一徒；馥华一师；咏秀六徒。石头胡同五家：丽顺一师二徒；蕉雪一师；崇义一师一徒；韵秀一师三徒；松荫一徒。

猪毛胡同八家：绮春一师二徒；春馥一师五徒；近信二师二徒；景庆一师一徒；福寿二徒；蘊华一师二徒；丽春二徒；盛安二徒。凡五十六家，师徒一百五十八人。

以上六则錄自《哭庵先生笔记》中哭庵自注，谓不记何年所錄，均在丙子丁丑至庚辰辛巳间云云。编者附记

胜春余紫云，字砚芬，麻城余三胜之子，梅巧龄其本师也。京师菊部多苏州及本京人。北斗以南，紫云一人而已。以唱青衫得盛名，同光朝无出其右者。每演《祭江》《祭塔》《大审》《教子》诸出，幽情似水，响遏行云，浏亮顿挫，仿佛公孙舞剑器也。姿仅中人，而媚眼斜看，几足惑阳城、迷下蔡。殆楚词所谓遗视睇者与！守身如玉，慧眼有珠，贵人袖巨金相盪，欲谋一握手欢，拒弗顾。贵人忸怩去，而故交冷客，絕岁不名一钱，招之未曾不往，且饮必尽欢云。

近华孟金喜，字如秋，直隶人。出近信，姿态冷艳，如浣纱春女，如临水秋花。脸眉间常有一种幽情，与愁騰断红相映。然遇三两素心，琴歌酒赋，又未尝不笑齿嫣然也。余尝更其名为琴绮。

○絳都春为琴绮赋

冰弦独理。把万古东风，赚成商意。灯畔梦痕，镜里年华都如水。人天旧怨浑弹碎，算苦了粉郎葱指。鬢云夜堕，几番憔悴，萼华仙子。应是海山信杳，尽愁心、付与断红鸾尾。冷到玉徽，便觉相思真无味。桐丝一寸秋魂死，更休向鬢余飘泪。最怜兰恨将销，笼鹦唤起。

○新雁过妆楼，再为琴绮赋。时余将有海上之行矣

嫩指调冰弹不破，人天綠意冥冥。弦畔东风。吹冷万古瑶情。春梦和他鹦鵒忤，秋怀诉与凤凰听。漫销凝，催花羯鼓，弄月鹅笙。相思水，荒山远，料移船

海上，别调凄清。见说文鸾，而今也叹飘零。禅心几回拖逗，初不为琵琶肠断声。兰因在伴，华年锦瑟，修到三生。

余于九月十日作七绝十首，其第四首云：『朱梅瑜亮不爭差，爭说桐琴与畹华。难得都娴刀马剧，桃花马上两桃花。』自注云：『桐琴，朱幼芬字；畹华，梅兰芳字。两日间，观幼芬演《斩黄袍》之陶三春，又观兰芳演《樊江关》之樊梨花，诗语盖指此也。』十一日即手书此诗致瘦公、秋岳，嘱其登报。乃十二日之报未登，十三日之报仍未登。而十三日刘少少君之戏剧闲评出矣。余颇恨瘦公、秋岳两君不速登余诗，若早登余诗，则可见余之于朱梅毫无轩轻，而谓之为朱党亦可，谓之为梅党亦可也。少少君为曾约梅党，不以恶评加于幼芬；已亦不以恶评加于兰芳云云。仅案：予去年曾作《朱郎曲》一首赠幼芬，极称其美。即《万古愁曲》亦云：『去秋我见朱幼芬，宗之玉树临风皎。』此岂恶评也耶？少少君又谓余自拟以易顺鼎、梅兰芳为打诗钟题。谨案：前数月《民视报》有诗钟课，以易顺鼎、梅兰芳命题。余本未阅《民视报》，闻友人言，始购阅之。后又访知其主笔者为罗秋心君，与余并不相识。其时少少君尚在湘，未回都，故未知此题出于《民视报》，遂疑为予自拟耳。至『樊樊山最称知己，少少君原愧解人』一联，则全系游戏之作。又因此题正面着笔甚难，万无作法，乃从旁面他人身上衬托出之。文家本有尊题之法，题系梅兰芳自必尊梅兰芳；既欲尊梅兰芳，则不得不抑朱幼芳矣。若题系朱幼芳，则必曰『冯幼薇原愧解人』，此一定之理也。盖游戏之作，但求其浅显有趣，可以发笑；考试应课之作，但求其新颖不犯雷同，可以胜人，初非以之为定评也。余稔闻少少君人品极高，学问文章皆极渊雅，其所著《新穆天子传》，余心折久之。且于审美一科，致力尤深，其自谓从美学之规则，依良心之命令，洵非虚语。且少少君倾倒幼芳，余亦何尝不倾倒幼芳？惜少少君仅见余游戏之诗钟，而未见余不游戏之《朱郎曲》，又未见余九月十日之绝句耳。少少君谓余工对对，而拟一联赠余，以『对对子』对『樊樊山』，可谓工绝，然则少少君亦工对对，似不得谓余独长于此技矣。他人或拟少少君与余为文人相轻，此非个中人语，且恐又愧解人。何也？余尝言文人相轻之『轻』字当改为『亲』，盖相轻即为相亲之确实证据，非相亲断不肯相轻。其着于表面者为相轻，其积于内容者实为相亲也。不然，彼泛泛悠悠者何以不闻相轻也乎？

民国三年，刘喜奎从天津来，色艺倾动一时。未几，鲜灵芝来，年十九二十许，小刘喜奎两龄，争巧竞妍，各不相下，要皆能尽声音容貌之美。卒之，刘败而鲜胜。近数月间，庆乐辍演、中和辍演、同乐辍演，而始终不辍者惟广德楼而已。盖女伶战胜男伶，鲜灵芝又战胜诸女伶。京师之盛衰关系国家之盛衰，大栅栏之盛衰关系京师之盛衰，使无鲜灵芝，恐大栅栏日晡遂无人迹矣。鲜

所演剧又多足以移情感人，有益于社会人心风俗。然则如鲜灵芝，其关系岂小哉。

《儿女英雄传》一书，系满洲人四川龙茂道文某所著。光绪初年，余在京闻此书初出不久，吴小村、王雪澄两人尝至其家见其原稿。余于此书亦尝粗阅一过，书中节目则久忘之矣。其书以安公子为主，或谓其即属本人。又有谓十三妹为何义门之女者，似不免附会也。光绪中，此书极风行，其后京师遂演成戏剧，仍以《儿女英雄传》称之。余在都不久，曾观此剧与否，亦不记忆。前日在天乐园观演此剧，盖先一日已演《悦来店》，是日演《能仁寺》，乃全本中节目之最佳者。路三寶演十三妹，虽技艺不娴，年龄已老，而一种侠义之概、英爽之气，犹觉可以动人。余生当末世，梦想古人，对公孙之绵衣、慕隐娘之黑卫，不自知其泪何以涔涔落也。梅郎兰芳演张金凤，自是天生一绝世好女儿，其于十三妹力劝许配安公子时，一种娇羞推却之状，曲体神情，恰合身分，无怪观者数千人通场喝采。演安公子者为陆杏林，惜太少英气，然作派亦尚不取人憎厌。闻剑秋言，前二十年演此剧扮十三妹者为余玉琴、扮安公子为陆华云、扮张金凤者为二奎。余玉琴即余庄儿，貌本不恶，技艺尤灵敏矫捷，纯熟异常。其扮十三妹，明眸皓齿，着红绡衣，光采照人，艳丽无比。华云、二奎亦皆以面首著者，惜余不得见矣。闻王瑶卿将在文明园演剧，若能扮十三妹，与兰芳配，必可观也。玉琴供奉内廷，极得上眷。先朝礼部试题多由御定，某科题为『君子坦荡荡』，乃为十三旦而发，以『坦』字含十三旦笔画也。某科题为『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乃为余庄儿而发，以『严』字即『庄』字，古书通用也。六七年前，余尚曾与玉琴剧饮，往事殊不堪回首耳。《雁门关》一剧，俗又称为《南北和》，盖演宋辽杨家将与萧太后故事也。剧中正角甚多，如畚太君、萧太后、杨四郎、杨六郎、杨八郎、碧莲公主、青莲公主、孟良、焦赞、岳胜、萧天左之类，皆非名角不可。各班中非人才多而且备者不能演，上海亦惟丹桂园能演之。前日在京师天乐园中演此剧，颇极一时之盛。时在三伏末，暑尚如焚，观者数千人，趾错肩摩，挥汗如雨，而曾不畏暑，亦似不知暑。惟其原因，盖不专在《雁门关》之戏剧，而尤在梅郎兰芳之色艺冠时。秋岳性不甚喜观剧，又最畏暑，而所著戏评亦云，使彼在戏园受一百二十分之浊气，皆兰芳之魔力。余君东屏辈则谓由余之《万古愁曲》使然。然则此责兰芳不能辞，余亦不能辞矣。兰芳扮青莲公主，为八郎在辽结婚之妇，作旗装，衣白纱长衫，笼以云蓝半臂，真太白所谓『非羣玉山头见』，即『瑶台月下逢』也。做工唱工皆极其胜，而对于萧太后、畚太君、碧莲公主、八郎，母女姑媳姊妹夫妇之间，体会入微，描摹尽致，一啼一笑无不入理入情，不但一字一珠、一笑千金而已。而扮畚太君者为谢寶云，扮萧后者为胡二丽

，扮八郎者为路三寶，扮碧莲公主者为王蕙芳，皆极一时之选。即扮孟良之郝敬臣，扮焦赞之李连仲、扮四郎之孟小如，扮六郎之瑞德寶，扮岳胜之田雨农，亦皆各奏尔能，不愧名角。盖无此数人，则《雁门关》之佳剧无由演成，即兰芳之色艺亦无由使人共见，所谓牡丹虽好，非有千红万紫，又何能显出牡丹耶？

凡人皆不能无嗜好、无交游、无消遣，此亦一定之理也。因嗜好、因交游、因消遣，遂生出种种之结会，演成种种之行为，此亦一定之势也。先君最恶吸鸦片烟与赌博，尝言人孰无嗜欲，但当稍分清浊、稍分雅俗。与其吸鸦片烟，毋宁赌博；与其赌博，毋宁游狭斜，盖吸鸦片烟之人必絕无志趣，不登流品，可知此嗜欲中之最浊最俗者也。赌博之人必专心为利，可知亦嗜欲中之最浊俗者也。若游狭斜，则必多为交游起见、为消遣起见，而其嗜欲亦必因爱好美色而起，在嗜好中不能不谓为近清近雅。即因好淫而起，亦较吸鸦片与赌博之嗜好稍雅稍清矣。与其恋一竹筒，何如恋一女色？与其取人之金钱与己，何如以己之金钱与人？此人类人品所分，关系至巨，不可不留意也。孟献子言：与其有聚敛之臣，毋宁有盗臣。先君亦尝言：与其有刻薄成家之子，毋宁有败子。正与献子同意。杭州吴子珍尝讥其同邑名臣谥文端者，曰：『端于声色而不端于货利。』老辈微言，可窥见一斑矣。余所遭之时，与先君不同。吸鸦片者久已失败，不足置论。惟赌博、狭邪之风则更甚于前。而赌博之事，虽清流志士亦喜为之，则余未免齿冷。因以己见，发抒一论云：『与其赌博毋宁狭邪，与其狭邪毋宁看戏。盖看戏之嗜好，必在声色，不在货利可知。即好声色，亦非好淫可知。且尚有忠孝节义之观感其中。且亦以己之金钱与人而所费不多。不伤廉又不伤惠，好色而不淫，用财而不吝亦不费，在诸欲中可谓甚清、甚雅，无害于人品者矣。』

贾郎璧云，今世之秦宫子都也。余以壬子夏由沪入都，其时贾郎已应汉口大舞台之聘，在汉演剧，余但闻其名，未见其人。一日余友瘦公以《寄贾郎诗》及贾郎所画扇见示，并详述贾郎生平，余始悉贾郎之为人不但色艺冠时，书画佳妙，而其内行敦笃，好与文士交游，有足多者。瘦公属余为贾郎赋诗，且以贾郎已在沪，余亦将返沪，作书为余介绍。八月后，余出京，在海舟中成《贾郎曲》一篇。抵沪以诗质樊山，乃同往大舞台观贾郎演剧。其所演为《海潮珠》，即崔杼弑齐庄故事，贾郎扮棠姜，明眸巧笑，光艳动人，余与樊山皆叹赏不置，以为名下果无虚士。樊山闻贾郎在都时有拒绝某亲贵一事，尤为伶界中所罕觐，足以愧前清末年一般寡廉鲜耻之士大夫，遂作《碧云辞》一首以赠之。盖有某亲贵强拉贾郎同作狭斜游，贾郎以将往演剧，拂衣固辞。某亲贵深衔之，贾郎亦不顾也。樊山与余观剧后，同饮酒家，折柬招贾郎来。樊山戏曰：『

子愿为崔子耶，抑愿为齐庄耶？』贾郎睨余微笑，此为予与贾郎第一次之纪念。贾郎未剪辫时，予亦尚未剪辫。有人问贾郎何以不剪辫？贾郎曰：『候易先生剪后，我始剪耳。』此为予与贾郎第二次之纪念。此两次纪念皆印入脑筋甚深。癸丑春，予再入都，始剪辫，闻贾郎尚未翦，予颇愧之，旋闻贾郎亦已翦矣。

《哭庵赏菊诗附錄》终

《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正编 菊部丛谭》

(近人)罗瘿公 撰

●目录

题词

鞠部丛谭

●题词

瘿公书法迈羣伦，诗笔尤能见性真。
余事丛谈谈菊部，好凭游戏寄酸辛。
次溪嗜古善搜罗，史事填胸寓啸歌。
镜凿不愁鬼夜哭，诗人忠厚古情多。

藏斋居士

●鞠部丛谭

顺德罗瘿庵撰 东莞张江裁次溪辑

从前堂会，外串普通名角皆系银二两，较优者为四两，其十两者则大名鼎鼎之名角也。梅巧玲一生未尝出十两以外。以十三旦田桂凤之震耀九城，亦不过十两也。王瑶卿极盛时，间有给二十两者。当庚子后，壬寅、癸卯之间，外串谭鑫培为五十两，已开前此未有之奇。记癸卯年，广东会馆堂会，外串老谭《空城计》、《武家坡》两出，共给银五十两。则以魏耀亭代约，所给较廉。王瑶卿之《武家坡》，亦给银十两而已。老谭之由五十两骤进而为一百两，则那琴轩相国所代为抬高者也。袁项城之在枢府，五十正寿，在锡拉胡同本宅演剧。余时在座。项城方在礼堂一人独坐。那相在第三排席上，见老谭将出台，那相乃离席，拉项城至三排同座。及老谭出时，那相站起对老谭一拱手。项城见那相如此，亦为之改容。座客均为诧异。次日，都中士夫相见，无不道老谭矣。其时亦不过每堂会一百两而已。入民国后，骤增至三百圆，更涨至五百圆。其有交情者，或减至四百圆或三百五十圆。而梁任公太翁作寿，老谭演《一捧雪》，仅送二百五十圆而已。

民国三年，老谭以入公府演剧不力，为庶务司郭某所怒，禁其登台。于是叶玉甫太翁作寿，老谭亦不敢应演。其后，老谭托人缓颊，愿以时效力，不敢领赏

。郭某乃定为每出给银四十圆。其时梅兰芳仅定给十圆，朱幼芬六圆而已。民国元、二年间，梅兰芳初露头角。其时朱幼芬每日出演，交游甚广，捧之者众。评剧捧角之风已渐开矣！于是朱、梅两派，互相攻击。兰芳名日益显，及赴上海归来，名乃成立矣。

王瑶卿盛时，老谭每与青衫配演，必瑶卿也。瑶卿之前则为孙怡云。及瑶卿日起，怡云已渐衰矣。老谭亦间受瑶卿所窘。兰芳初年，力摹瑶卿，及声誉渐起，而瑶卿大受其影响，以渐而愈衰。当与老谭同在中和园时，人常问『听瑶卿戏否』？不尽提老谭也。今则憔悴可怜，声名且出后辈尚小云、程艳云之下，亦可叹矣。

陈德霖当时仅充吴顺林配角而已，一日，为某伶所窘，乃感愤闭门，恣力于学。一年后再出，已大非昔比，遂成大名。

德霖昆曲功力最深。及光绪中叶，昆曲极衰，无人过问，其时德霖乱弹功力尚浅，歌台之上黯然无色。及他日锐进至登峯造极，人但知其为青衫泰斗，而不知其昆曲如是精能也。近数年士夫提倡昆曲，间请德霖出台，始有称其昆曲者。据深于昆学者谓：北方伶人中，昆曲字正腔圆，可称稳练者，惟德霖一人而已。

三代名伶，惟余氏一家。三胜、紫云、叔岩，皆极有声者也。梅氏惟巧玲与兰芳祖孙济美，二琐不免蜂腰，当时寂寂无闻。独雨田以胡琴冠绝都下，所谓三代，当称雨田也。俞氏则菊笙、振廷，勉强可称两代。杨月楼、杨小楼，亦仅两代。小楼今无子继绳，盖若是其难哉！三胜吾不及见，紫云则时有往还，其时已不常出演，仅听过数次而已。《虹霓关》之丫环，本为乳娘，服青褶子，为青衫正工戏，至紫云乃改穿花衫。每紫云演此剧时，则京中旦角无不往观者。其绕场所走步，非他人所能及，故人争师法也。叔岩少时，嗓音之清亮，无与伦比。紫云与老谭交厚，常请其指授，故韶龢时，唱做已居然老谭矣。在天津时，声名藉甚。当北洋最盛时，盐商皆尚奢侈，常有堂会，必有叔岩。叔岩既日夜演剧，常有四五出者。于是叔岩惫极，嗓音乃一败不复振矣。紫云没后，叔岩席丰履厚，久不出台。比年间，与乃岳德霖赴演于天津，或遣兴于浙慈馆，名乃渐起。及新明戏院成，兰芳乃邀叔岩同班。叔岩能戏一二百出，皆宗老谭。常有冷僻之戏，他人所不能演者，叔岩皆能之，名乃益振。使叔岩当时不以过惫损音，则今日之叔岩，即再生之老谭也。

小楼从前不常出演，每出仅数日，无不满座，其声势不在老谭之下。自隶第一舞台，日必出演，名乃渐落。然每演《水帘洞》《安天会》等剧，固无不满座也。其与梅兰芳同班，而后乃大受兰芳之影响，每兰芳演毕，行者遂多，于是小楼与兰芳乃成不能共处之势。设使老谭不死又常时出演，其必有此现象，可

知老谭之善保令名，盖以不常出演之故。兰芳之在吉祥、广德，亦常有上座百人者。可见常常出演，决非计也。

兰芳之姑夫秦稚芬，小名五九，为张尚书荫桓所奇赏。尚书以戊戌党祸遣戍，稚芬送至张家口，挥涕而别。戊戌后，杜门匿影，不复与人晋接矣。稚芬能隼谈，熟谙宫禁亲贵掌故，余喜与之谈。光绪间，名流无不识稚芬者。其书学孙过庭《书谱》，殊逸秀。熟《通鉴》，常执卷询魏匏公，匏公笑曰：『吾腹中久无字矣，若询戏曲，可详对也。』吾每过谈，见其笔砚纵横，恒作长幅书，惜当时未索取之。育化会成立，稚芬充文牒主任。后得狂易疾，不能见客矣。民国三年，兰芳为田际云所窘，稚芬出而执言，际云置酒陪礼乃已。其侠气亦可重也。

稚芬之师弟唐采芝，琵琶擅绝一时。画兰娟秀有逸致，同辈不能及也。采芝喜交名士，不乐与富贵人近。有黔人何威凤，名士也，与最厚。人谓采芝曰：『汝厌交富贵人，他日恐贫困死。』采芝不能改也。威凤以困顿歿，采芝每与人道及威凤，辄泫然。采芝为梁任公所厚。曾刚甫赠一联云：『瑶草吹香遗楚佩，华灯流灏照秦丝。』汪颂年所书，甚工也。采芝新婚时，吾与同时名辈临存，双双礼拜。今其子十余岁矣。其妇为名伶陈啸云之女。啸云今为教曲师，学最精博，程艳秋之青衫戏皆啸云所授也。采芝果贫不能自贍，在第一舞台拉帐子，日得钱两吊，今并此而无之，恃其子拉胡琴得钱数千奉养而已。其琵琶尚不离手，已无人顾及矣。采芝亦能书小字，作钞胥也。

吾壬寅年见诸伶时，姚佩秋十八、王琴侬十六、姜妙香十五、王蕙芳十二、朱幼芬十一、余叔岩十三，其时尚未有兰芳、玉芙也。

有妙云者，年十八，秀曼殊绝，后随李季高以去。瑶卿、凤卿、孟小如，并年长矣。杨韵芳犹极奢侈，喜交西人，常醉于其家，故士夫绝迹，后渐困至于今，已充零碎角矣。有陈鸿喜者，亦有盛名，及兰芳在天乐时，鸿喜已充配角，今不知所往矣。

杨小朵之父朵仙，以荡逸着，小朵承其风，有名一时。其姿容丰艳，固极动人也。其子小小朵唱须生，殊高亮，民国三年在文明园颇为众所赏，至欲与凤卿争戏码，津中以重资聘之。不久倒嗓，今渐能唱矣。

王蕙芳，嗓音极佳，放荡不用功。初为张定武所赏，后为袁大太子所赏，武人争结纳馈赠之。终日坐汽车、请客、游颐和园，日费数十金或百金，曾以七白金买一鸟，数日而鸟死，今已不能自振矣。然嗓音尚极高亮，但不入听耳。当与兰芳在天乐时，每出演必偕兰芳。常语人曰：『兰芳某剧某剧皆学我者也。』天乐上座甚盛，蕙芳以为兰芳借其庇荫，常以此夸兰芳，兰芳颌之而已。一日兰芳赴津演剧，天乐园主问蕙芳停演否，蕙芳怫然曰：『是何言也，岂少兰

芳一人，天乐遂关门耶？』及演时，上座不及百人，蕙芳忿极。次日星期，蕙芳谓必满座，乃仍不及二百人。于是蕙芳乃大恨，与兰芳隙遂深矣。及兰芳离天乐，而蕙芳不能自存。当时瑶卿、凤卿为一对，蕙芳、兰芳为一对。兰、蕙盖中表也。瑶卿中落，凤卿以受累于其兄，乃改依兰芳。而蕙芳与瑶卿合，日必过从。瑶、蕙出演必双，然皆不振。

瑶卿、蕙芳、妙香、兰芳、玉芙，皆德霖弟子。名青衫无不出其门，盖梨园之河汾也。尚小云初欲拜兰芳门下，以他故中止。又欲拜陈德霖，已请客矣，及期而德霖以事不至，遂罢。程艳秋已受业于兰芳，即德霖之再传弟子也。其嗓音清窄，极类德霖，本有『小石头』之称，待嗓音回复时，追步不难也。

贾璧云当宣统三年入京，声名之盛，夙绝一时，豪贵招邀，盖无虚日。一日，庆王之子曰『搏二爷』者，属杨小楼代挽之至邸。是夕璧云有戏，而二爷止其勿往。璧云谓：『安有千余人候我唱戏，而我以陪汝宴辍演者？勿太无理乎！』二爷怒，持之急。璧云曰：『吾售艺耳，吾得罪贵人，不过幞被出京，何至遽斫头？』乃拂衣起。二爷呼侍卫执之。小楼至，跪求乃免。樊山、石甫作《贾郎曲》，皆盛称其不畏强御。及去年复入都，色艺已渐落矣。又值兰芳极盛，来非其时也。而璧云傲骨如故，即使不得罪贵人，亦岂能争存？况其傲愈甚耶！璧云误矣。

时慧宝书学六朝，师魏匏公。朱素云书学黄山谷，师王可庄。尝见素云斋中四屏，一为张季直书，一为郑苏堪，一为王可庄，其时皆殿体书也。秦五九学《书谱》，尤为难能。瑶卿花卉殊明丽。蕙芳、妙香皆能作花卉。璧云山水略师戴文节，并可观也。素云之妇，花卉甚工，曾画一簋贻瑶卿，余见而爱之，瑶卿乃转以赠余。戊戌间，瑶卿方盛时，曾刚甫有《忆王孙》绝句十二首，极清艳，盖为瑶卿作也。

凤卿之学汪桂芬，独《朱砂痣》为桂芬所亲授，其余皆私淑者也。当时凤卿名不甚显，端午桥赏誉之，名乃渐起。壬寅间，有小桂芬者，童伶也，唱工甚佳，有名津沪间，及倒嗓，不能回复。贯大元当童伶时亦有盛名，倒嗓回复后，已无余味矣。

刘鸿升嗓音之高亮，一时无两，然恃其喉音，不求韵味，故不足悦耳。鸿升无子，夫妻二人极俭朴，惟建大宅于护国寺街，费金四万余。闻其画壁作《聊斋》等图，亦费万余，盖奇闻也。鸿升本工黑头，常与老谭为配，后改须生。今堂会偶演《探阴山》、《御果园》，一时无与为比。鸿升戏谓：『早知花脸尚有噉饭处，吾可不必改习矣。』然苟不改，则无现在之地位。花脸，堂会得金最多不过二三十圆而已。

老旦、武旦，初不为时所重。自龚云甫采青衫调自成一家，为老旦始重。自九

阵风以声色艺显，而武旦始重。老旦戏唱后三出者，独龚云甫耳。人谓云甫非老旦正宗，不及谢寶云正路，此说诚然。惟谢寶云不肯卖力，故有『谢一句』之称。然其唱老生极佳，尝屡见其唱《二进宫》之须生，固非近人所能及也。陈文启如乞丐叫街，至不堪矣。

九阵风得其岳朱四十之传授，益专精之，四十亦自谓弗如。其二十前后之明丽苗条，一时无两。今虽年长，而登台尚如二十许人。樊山《岚秋曲》推许极至。自以讼事入狱年余，艺事稍退，有时不及朱桂芳之严紧，然奋发时，尚极佳也。桂芳脸板腰直，貌亦远逊岚秋。阎、朱以外，继者尚无其人也。

小生自徐小香、王楞仙以后无全才。朱素云能唱，程继仙能做，今素云已颓败矣。称稳炼者，独继仙耳。妙香以青衫改习，时有酸气，又无武工，然为兰芳必不可少之人。甚矣，才难也。程连喜英秀，饰周瑜最工。吾最赏之，惜其颓放自甘，艺日退矣。茹富兰英俊，他日或有可望。将来能与程艳秋配戏者，必富兰也。

侯俊山技艺之精能，无以上之。当徽班极盛时，恒排斥梆子，不许阑入，故大栅栏一带无梆子也。自侯俊山驰誉一时，极为张子青相国所赏，每堂会必首招俊山。徐颂阁相国亦极誉俊山。程长庚掌三庆时，无如之何，但暗詈之而已。俊山色艺冠绝当时，吾二十年前见俊山剧时，已四十余矣！其《八大锤》一出，近年曾再演义务戏，吾皆观之，见者皆谓其纯然徐小香。今程继仙之《八大锤》已不恶矣，若较之俊山，则相去远矣。

花旦自以田桂凤为胜绝，惟年鬓已高，世人重色轻艺，故桂凤不为时流所推，独老辈恒道之耳。然其细腻灵活，迥非后辈所能及也。自璧云渐老后，都中已无良花旦，芙蓉草艳冶自喜，白牡丹亦不失为中驷，小翠花过于荡佚。芙蓉草若不失音，惟此子足以称能也。

吾生平观剧，其第一满意者为老谭与田桂凤合演《坐楼杀惜》。吾观老谭是戏凡三次矣。其第一次与杨小朵合演，一次与路三寶合演，配角虽不恶，然较之桂凤则逊多矣。当桂凤盛时，老谭恒为所窘，常有老谭演压轴，桂凤演大轴，老谭戏完，坐客无一人走者；若桂凤演在老谭之先，桂凤戏毕走者遂多，老谭乃大患。桂凤尝以《送灰面》之顽笑戏演在老谭《空城计》之后，座客无一退席者，可见其当时之力量矣。每与老谭配戏，老谭扮完，专候桂凤洗指甲，至半钟之久，老谭无如何也。用是之故，两人意见颇深。桂凤年鬓渐衰，久不登台，两人已久不合演矣。吾曾于湖广馆见其合演《坐楼杀惜》，两人各不相让，当『坐楼』时，阎婆惜耍笑宋公明，极其顽弄，老谭不能堪也。老谭曰：『我们两人有二十年交情，须要为我留点面子。』桂凤曰：『谁人不知我们两人的交情，还留什么面子？』及至『杀惜』时，老谭气闷已久，乃抖擞精神

，作种种身段，总不将婆惜杀死。桂凤困极，求饶云：『您早点把我杀了罢。』阖座为之大笑。此剧较平时多演两刻钟，吾见老谭剧无如此竭力者，可谓尽态极妍矣。

一剧配角之整齐，以光绪末年老谭在中和园之《辕门斩子》为最。老谭饰杨六郎，龚云甫饰太君，贾洪林饰八王，金秀山、郎德山饰焦、孟二将，朱素云饰杨宗保，王瑶卿饰穆桂英，王长林饰木瓜。朱、王盖兼演《鎗挑穆天王》也。此剧祇演过一次而已。民国元年广德楼义务戏之《八蜡庙》，配角之整齐，为一时之冠。老谭饰褚彪，杨小楼饰费德功，俞振庭饰黄天霸，张毓庭饰施公，贾洪林饰院公，梅兰芳饰小姐，王蕙芳饰丫头，九阵风饰张桂兰。可谓珠联璧合，极一时之盛矣。前年冯总裁堂会亦有是剧，谭、贾、张已逝，易以余叔岩、高庆奎、王凤卿，其小姐、丫头则为尚小云、程艳秋，其张桂兰则为黄润卿，一时诧为仅有。然以较广德楼之《八蜡庙》则减色矣。此天之所限，不能强求也。及梁议长宴客于江西会馆，三井洋行宴客于那园，皆照式再演此剧，谓之为豪举则可，频频演之，便不足重矣。

老何九为昆净第一，其《火判》《山门》《嫁妹》等剧，皆非他人所能及也。自昆剧不为世所重，老何九困于衣食，不能不出演，每唱前三出戏，演毕得钱数吊，贯酒还家，一醉高卧而已。观剧者恒不及见何九，即见亦不之重也。民国二年，徐佛苏嫁妹于蓝公武，吾为特召何九演《嫁妹》一出，座客多赞赏，不知此即每日演前三出之净角也。近者侯益隆之《嫁妹》，功架甚佳，已极难得，较之何九则火气过重，不及何九之神气倨慢也。

金秀山为黄润甫之弟子，嗓音阔大沈厚。自秀山没后，已无好黑头矣。老黄三唱工自成一派，做工极佳，秀山不能及也。刘鸿升唱黑头甚好，久不演唱，自去年堂会始有令其唱黑头戏者。其《草桥关》、《探阴山》等皆甚有韵味，胜于其唱须生也。裘桂仙于诸老并尽之时，亦算首屈一指，然多病不能常演，又不长做工，视前辈固远逊也。

吾曾见俞菊笙与余玉琴合演《儿女英雄传》，菊笙饰邓九公，玉琴饰十三妹，各极其能，非后辈所能及也。

丑角如刘赶三、罗百岁、刘七、赵大鼻，皆有名。赶三最为时所称。赵大鼻始好说新名词，今张文斌实摹仿『大鼻』者也。百岁、刘七。皆丑角之铮铮者。近惟萧长华最佳，已非堂会不出演矣。丑角要灵隽而不俗，二顺可谓不俗矣。李敬山俗而且恶，最下矣。

吾于辛丑年见『七盏灯』于汉口，时方十六七岁，明艳佚丽，殆无其匹，至今每一念及，犹恍见华灯之下有此绝代丽人也。至丙午见之沪上，尚当其最盛时，明丽虽稍减，仍极妍也。其时，小子和方有盛名，常双双出演，可称双璧。

其后易名毛韵珂，已不甚为时所重。去年见毛、冯于沪上，并苍然矣，不胜今昔之感。然吾论明艷之姿，尚无逾于辛壬间之『七盏灯』者。

王琴侬笃守陈德霖家法，唱工极有法度，青衫之正宗也。弱冠时极为粤人陈君所厚。陈君贫儒，馆京宦家，日夕与琴侬相见，待之极诚笃。陈君歿于旅邸，琴侬临哭甚哀，每语及陈君，辄为欷歔。赵声伯亦与琴侬甚厚，声伯小楷为海内之冠，为琴侬书至多，至今二十年，往还尚甚密也。

朱幼芬小时，端秀而又娇柔。王蕙芳为朱家弟子时，并十二三岁，幼芬每为蕙芳所欺。幼芬善哭，尝语余曰：『蕙芳常欺负我，我娘向着蕙芳，不理我。』其娇态犹在目也。吾当时曾书《赠仙歌》一阕，云：『露华痕泫，爱紫藤花下，恹整罗衣，镇相见。似衔余凤子，娇到鸾雏，元不是阿母宫中灵眷。春云齐唤起，伫笑停歌，纤月钩帘。恣流眄，双戏逗微嗔，玉女窗前频掩，抑泪珠偷咽。要商量，清尊替花怜。莫红豆轻抛，那人愁遍。』久不存稿，苦费追忆也。

陆凤琴初名小琐，杨小朵之弟子也。今已不为时所称。然其十三四岁时，轻盈婉妙，固可儿也。吾曾有诗云：『复帙华灯滟，钩帘风力微。身轻小垂手，襟重五铢衣。春酒流莺劝，汀苹白马归。涂妆舞么凤，相赏莫相违。』久已不为轻艷之词，此稿亦不存矣。

从前徽班子弟无习梆子者，独罗小寶以梆子高响入云，清越无对，前此所未有也。自倒嗓后，改习皮黄须生，亦有谭味，然已不能自振矣。

友人陈剑秋，豪饮洪醉，每揭他人帽覆火炉上爇之，以为笑乐。时妙香、琴侬、叔岩、幼芬等皆戴貂冠，皆及门脱帽而后入。吾口占诗赠剑秋云：『狂奴何止尘轩冕，时辈儒冠亦可溲。赢得酒阑惊爇帽，一时菊部尽科头。』今已不复此景矣。

妙香有弟曰蘅香，行七，貌胜于妙香，甚温婉，唱青衣颇佳，已逝世矣。琴侬有弟曰箫侬，貌亦秀倩，亦习旦角，终不出台。幼芬有兄曰小芬，兰芳之姊夫也，今困不能自立，恃食于兰芳而已。

张定武昔爱胡素仙、王蕙芳，出资为二伶开德意楼西菜馆，素仙自为管帐，定武日必至焉。香厂于元节设茶棚，吾尝见定武以红围车让蕙芳坐，而自骑马从其后，不为怪也。定武帅兖州日作寿，其座客有宗教之张天师，及衍圣公孔令贻，宗室之恭亲王溥伟，泰山斗姥宫之老尼姑慧霖，上海老妓林黛玉，及老伶官某某，与胡素仙、王蕙芳等，可谓五光十色矣。

世人每以梅兰芳为定武所赏，资助甚丰。此说大误。兰芳小时朴讷，不为定武所赏，莫然视之而已。世盖误以蕙芳之事为兰芳也。

武昌革命之日，老谭在西城新丰市场演《空城计》，吾往听之。及次年黄克强

等入都，天乐园演义务戏，都人恭维黄克强，全包正座楼，请其听老谭戏。满目西装伟人。是晚亦演《空城计》，吾亦往听，似不知老谭心中作如何感想耳。

旧制：每遇国恤，四海遏密八音三年。其时伶人最困苦矣。一百日后，戏园中渐有清唱，不穿行头，不开大锣鼓。其后渐有行头，惟不穿红衣。一年以后，渐复旧观矣。戊申，两宫大丧，未及一年，戏园已还旧观，禁令盖渐弛矣。国会初开，有欲举田际云为议员者。项城语人曰：『想九霄若作议员，吾将以总统一席让谭鑫培也。』项城有称帝之意，而尚伪辞谢。张季直入谒讽止之。项城曰：『若民意趋向帝制，吾必退位，以帝位还诸清室或朱明之后人。朱启钤、朱瑞，皆明裔也。』季直退而语吾曰：『岂但朱启钤、朱瑞，尚有朱素云、朱幼芬亦明裔也。』及项城取消帝制时，所制备之九龙袍未及用，有传其以赐刘鸿升者，此太滑稽，无是事也。

项城曾令人编一剧，付第一舞台令其演唱，其剧名余忘之矣。杨小楼饰张勋，慈瑞泉饰孙文。其后有人谏止，遂未演也。有谓在公府曾演过一次，未知确否？然第一舞台确已排过此剧矣。

吾曾见贝勒载涛演《金钱豹》、《飞虎山》，武工极精。肃亲王善耆，全家皆能演剧，常父子兄弟登台。一日孝钦后问：『尔不尽心官事，终日演剧，何也？』善耆叩头言：『臣母老嗜剧，臣不能日召优伶，故率子弟舞彩为娱耳。』后乃称善。一日演《翠屏山》之石秀，舞刀伤额，颇重，因此乞假。贝子溥伦，少时甚美，善演潘巧云。盖天潢贵旅，席丰履厚。无事可为，皆致力于戏，故常有不识字，无有不识戏者。盖不独侗厚斋为独擅也。但厚斋色色精到，音乐之外，词翰、绘事、赏鉴，无不精能，盖兼有唐庄宗、李后主之长，又非其它天潢所能企及耳。

老谭尝以渔翁装画像，介余代求梁任公题诗。任公有句云：『四海一人谭鑫培』，此语已传遍中外矣。余亦有题诗，今忘之矣。

《盘丝洞》一剧，以梅巧玲为最擅长。樊山翁曾观之。其后杨小朵亦演之，他人不敢演也。盖是剧作露体装，非雪白丰肌不能肖耳。广德楼之义务戏有《五花洞》，旦角五人同时并唱，为陈德霖、孙貽云、孙喜云、吴彩霞、朱幼芬等，亦极绚烂也。

庚子国变后，疮痍初复。回銮后，吾入都，每夕必集韩潭。日夕所见者琴侬、妙香、叔岩、幼芬也。每夕必听歌，尝有诗云：『银烛秋堂罢听歌，四更风露怯衣罗。当筵送酒花枝暖，忍向尊前唤奈何。』『追欢分付紫檀槽，别有伤心托浊醪。不乐衣冠驰九陌，且抛心力为伊曹。』其时拜客，虽盛夏必具衣冠、坐骡车，甚以为苦也。忽忽二十年，吾之心刀亦但乐为伊曹费耳。宫中日必演

剧，老谭排日宣召，赏赉颇丰。吾有诗云：『贺老登场万口瘡，霓裳旧谱已重寻。内家排日传呼进，口勅频闻有赐金。』为老谭咏也。狄楚青有句云：『国自兴亡谁管得，满街争说叫天儿。』即在此时也。

王凤卿好翁覃溪书，所藏至伙。一夕，吾与梁节庵、顾印伯、易石甫、陈石遗集其家，凤卿遍出所藏乞题。节庵甚乐，乃各为一诗题其上。凤卿尝藏梁任公小楷金面折扇，甚寶爱之。当党禁时，扃鐫甚固，不敢示人。入民国后，乃装潢求题。凤卿又丐余仿唐人写经书《华严》一则，并丐庆小山画佛其端，装手卷珍护之。其嗜好亦非后辈所能及也。

瑶卿盛时极挥霍，其所居东城椿树胡同之大宅，后售与人，即项城时施愚之所居也。施愚为其太翁祝寿，瑶卿至其故宅演剧，不能无感怆，尝为吾道之。昔中山王徐达故宅易为官廨，其孙贫困，代人受杖，即其故居之大堂也。瑶卿所感，得无类是。凤卿之子少卿，唱须生，学老谭，不师凤卿也。今改操胡琴，颇佳，常为其父操弦。昔时凤卿之琴师为田寶林，陈德霖之师也。已老矣！胡琴不及少卿之入听也。

山阴魏匏公，奇侠名士，客居津门，今老矣。剧学渊深，其抄旧剧本，自程长庚以至谭鑫培，合四百余出，皆能自唱。其规律极严，剧界老辈皆敬事之，惜嗓音不济，天限之也。每唱必十余出，历数时不倦。恒拉薛凤池为操胡琴，与谭鑫培、梅雨田、陈德霖甚厚，凤卿、慧寶、叔岩皆敬畏之者也。一日，雨田至津，集酒楼为魏三操弦，数时不辍。雨田手肿数日，不能操弦。陈彦衡每为其所窘。魏三不恒至京，至则住凤卿或叔岩家，不造士大夫也。袁云台尝问匏公：『时局纠纷至此，公有何感想？』匏公勃然曰：『此当问君家父子，奚问我耶？』举座为之色变，盖项城极盛时也。

吴顺林之富厚，为优伶第一家。吴穉禅，其子也。穉禅为桃佩秋之姊夫，昔唱须生，今改老旦，每出演不拿戏份，盖不在乎此也。佩秋之姊妹，一嫁穉禅，极富；一嫁陆华云之侄、小香之子寶珊，极贫。寶珊唱小生，不能自立，姊妹之间太相形见绌矣。

兰芳之岳王佩仙生五女，一适迟子俊、一适迟月亭、一适姚佩兰、一适梅兰芳，承能自立。

陈德霖、时慧宝为郎舅，杨小朵、王瑶卿为郎舅，王蕙芳、梅兰芳中表而为郎舅，姜妙香之与王蕙芳、九阵风之与桂芳亦郎舅也。王蕙芳之妹适黄润卿，盖兰芳为之蹇修也。凡名伶无不有几重姻戚，盖昔时界限甚严，伶界不能与外行结婚，今则稍弛矣。

陈德霖所谈之梨园四大名家，曰任小凤、刘赶三、钱阿四、谭叫天。小凤本京人，桐华堂主人，隶四喜部唱旦。刘赶三，天津人，保身堂主人，隶永胜奎部

唱丑，兼须生，能戏甚多。钱阿四，苏州人，瑞春主人，隶四喜部唱昆旦，为名生陈金爵之婿、梅巧玲之连襟也，王凤卿为其孙婿。今之小生钱俊仙，其孙也。俊仙门首犹榜瑞春堂，数十年物也。

余紫云号砚芬，为梅巧玲之弟子，湖北罗田县人。其父三胜为胜春主人，叔岩昔称『小小余三胜』，门首犹榜胜春也。今叔岩与兰芳相得益彰，交谊弥笃矣。

徐小香为岫云堂主人，有弟子五人，曰：如云、多云、度云、绮云、若云，并有美名。京曹王小铁，书『五云深处』楹榜贻之，甚传于时。如云，小香子，习昆旦。多云习昆生。度云、绮云并演昆生。度云后改小生，今尚存，为教戏师，余并歿矣。

梅巧玲主景齋堂，其弟子皆以云字取名，皆擅名一时。一刘倩云，习昆旦，今朱幼芬之妇翁也。二王佩云，三王湘云，皆梅兰芳妇翁王佩仙胞弟。四余紫云，叔岩之父。五张瑞云，幼芬之姑丈也。六孙馥云，武旦有胜名。七陈啸云，今程艳秋之教师也。八朱霭云，号霞芬，幼芬之父也。九姚意云，佩秋、佩兰之父。十周倚云，武旦。十一郑燕云，即二奎之兄，今为胡琴师。其余名不甚显。杨隆寿与梅巧玲，同辈相善，以女妻巧玲。次子二琐，盖兰芳之外曾祖也，以武生有盛名，主小荣春科班，杨小楼、董福年、程继仙皆其弟子也。

小楼满科后，不为时所重，常为同业所欺，愤欲自戕，尝赴永定门外自沉于河，遇救而免。乃发愤力学，俞菊仙收为弟子，数年尽得其传，至今名冠侪辈，皆昔时困学之效也。俞振庭以粗暴横厉、酗酒渔色，不为其父所喜，故不能传其家学，然席乃父之荫，犹称霸于梨园，其才亦足称也。

南府伶官多江苏人，盖南巡时供奉子弟，挈以还京，置之宫侧，号南府子弟，皆挈眷居焉。其时江苏岁选年少貌美者进之，嘉庆后渐选安徽人，皆纳之南府。道光后南府皆居太监，伶人乃不得挈眷矣。光绪间，时小福、乔蕙兰、陈德霖辈，皆曾供奉者也。

每年宁寿宫初演剧，皆先跳灵官，皆分配伶人饰之。头一对为时小福、王楞仙，其后易以乔蕙兰。光绪丙子，菊榜状元朱霞芬，榜眼蒋双凤，探花孟金喜字如秋，皆甚美。如秋尤妍丽，今须生孟小如之父也，易石甫最眷之。去年石甫赠程艳秋诗云：『不见如秋见艳秋』，如秋即指金喜也。当时年少昆旦恒唱《荡湖船》《女儿国》《打连厢》等戏，必以昆丑杨三配演。杨三有盛名，没后，京师有一联，语云：『杨三死后无昆丑，李二先生是汉奸。』当时风气锢塞，凡达外情、与外国人交际者，皆目为汉奸。李文忠最为时所掎击者也。

时小福有二弟子，曰王福儿，曰顾寿儿。福儿即琴依之父也，貌丰艳，琴依似之。寿儿字玉仙，有富豪汪韶九以九千金为之脱籍。易石甫时以苏藩公子、少

年名士赴试在都，甚昵爱之。尝偕于晦若，与玉仙三人并骑，游圆明园。玉仙堕马折一齿，大为时人所诟厉。石甫旋以道员赴官汴梁，载玉仙以去，相依数年，颇有所获，买宅苏州终老焉。

朱莲芬唱昆旦，兼昆乱，为潘伯寅尚书所赏。摹尚书甚肖，常作书署潘欸，或不能辨也。其子小八唱须生，娶小朵之姊，已并逝世矣。

樊樊山为梅畹华咏《天河配》，作《明河篇》云：『五十年前菊部头，芷秋艳依炫霓羽。』芷秋姓沈，唱昆旦；艳依姓李，唱昆生，兼青衫。芷秋工演《游园惊梦》《鹊桥密誓》《梳妆掷戟》，恒与艳依合演也。张紫仙本名敬福，为曹春山弟子，唱昆旦，兼青衫，今在梨园为最老辈，年六十余矣。其发音幽细，惟不讲求板眼。王琴侬尝戏效之以为乐，甚肖也。以老辈故，人不敢诋之耳。

梅巧玲、余紫云，皆青衫花衫兼演。巧玲且演《思志诚》，紫云演《打面缸》《贪欢报》《双摇会》《翠屏山》。今人有力诋梅兰芳兼演花衫者，非达论也。今人既奉紫云为青衫泰斗，如上列剧目，兰芳固未尝演也。时小福、乔蕙兰皆以《挑帘裁衣》得名。乔蕙兰、陈德霖皆善演《打花鼓》。德霖尝告兰芳，谓：『尔欲学花鼓，京师惟我能教，此外无第二人。』兰芳既从德霖学会此戏，终未尝演。去年天乐园昆班悬牌，谓已排成《挑帘裁衣》，为小报攻击甚厉，终不敢演，亦可谓所见不广矣。

程艳秋以青衫兼习刀马旦，有闻而婉惜者，谓从此不复为纯粹青衣矣。不知前辈名伶，必文武昆乱兼习，方能特出冠时。若拘守青衫老戏十余出，则旦角之途太狭矣。

梅兰芳初次演《尼姑思凡》于吉祥园。张季直、熊秉三、梁任公并坐台前第一排座，时人谓第一流阁员同时出席云。

御史江春霖，骨鲠伉直，屡劾庆亲王奕劻、袁项城，朝贵极畏之。然偏眷孟小如，当小如小旦改习须生时，江御史出五百金为小如置行头，时人比之宋广平《梅花赋》云。

贝子载振眷南妓谢珊珊。一夕与珊珊合演剧于城东某花园，珊珊亲为贝子傅粉，御史张元奇露章劾之，明谕责载振。吾当时曾撰一传奇志其事，词藻颇艳，以畏权贵不敢示人，今稿已失去矣。女妓之名见上谕者，为谢珊珊与女伶杨翠喜，皆载振事也。杨翠喜之案，牵动朝局甚大。瞿善化之被逐、岑西林之移官、袁项城之入相，皆缘此案而起，翠喜为传人矣。翠喜明丽，光照四座，吾在津屡见之。王克琴与齐名，不能及也。克琴后适张定武，翠喜仍在王小五家，今年长矣。京师向禁女伶，女伶独盛于天津。庚子联军入京后，津伶乘间入都一演唱，回銮后，复厉禁矣。入民国，俞振庭以营业不振，乃招津中女伶入

京，演于文明园。金玉兰、孙一清，皆俞五所罗致也。是为女伶入京之始。其时尚男女同班合演，瑶卿、凤卿皆同班也。迨金、孙演毕，座客散者遂多，瑶卿等乃大愤，力请于警厅，厉行男女分班以窘之。不及两月，完全女班成立，日益发达，男班乃大受其影响，非瑶卿等所及料也。孙一清被赏于某公子，旋取之去。易石甫记之以诗，有云：『铜台高耸浊漳横，飞去美人天四更。』石甫几以此得祸焉。刘喜奎以避张定武之压迫，匆遽入都，不一月而倾动都下，老谭亦受其影响，又非老谭之所及料也。老谭晚年，以男厄于梅兰芳，女厄于刘喜奎，尝引以为憾，亦伶界奇变之局也。

从前大轴戏，必武生、老生也。自梅兰芳崛起，几于每唱必大轴。若老谭在后，尚可支持。至于杨小楼，则屡受奇窘矣。老谭若不死，不知能长久支持否？未可定也。

《鞠部丛谭》终

《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正编 宣南零梦录》

（近人）沈太侔 着

●目录

《宣南零梦录》序

东莞张生次溪以沈太侔先生遗着《宣南零梦录》属题

《宣南零梦录》题词

宣南零梦录

●《宣南零梦录》序

《宣南零梦录》一卷，亡友番禺沈南野撰。君儼椽旧京数十载，自其少时即好为花月冶游，有承平公子故态。文采风流，一时无出其右。此编乃暮年戢影，追记当时雅游之迹，并及同、光间遗闻轶事。谈空选色，隳不害佻；拏芳撷腴，缙而有则。盖假文字之邮，抒海桑之感者也。君歿已十稔，遗着散佚殆尽。次溪张子尝及君门，珍藏此稿，属纂《燕都梨园史料》，以仆一言聳愚，亟为校印，藉广厥传。是戈戈者，于君生平撰述，不过如海之一滴、火之一星，而琼瑰未化，掌故犹存，使非次溪笃念本师，勇于阐述，则将并此而无传。君或有知，又何恫焉。其曰《宣南零梦录》者，君所自署，今仍其朔也。中华民国二十有三年十一月吴江黄复序。

●东莞张生次溪以沈太侔先生遗着《宣南零梦录》属题

番禺许之衡

四海人知南野名，焚余流布亦菁英。投诗交遍长安道，风义于今属后生。

●《宣南零梦录》题词

鲁潍王箕生

潦倒词人此下场，一编丛录记沧桑。闲情旖旎言烦琐，足匹风流越幔堂。
结庐人境耐孤暄，塞上荒凉印雪痕。太息沈郎腰瘦尽，落花无语月黄昏。
一棺萧寺有谁怜，影事何堪忆往年。本是玉堂词笔妙，如何只泛孝廉船？
师谊情深张次溪，搜求遗稿费参稽。楸阴感旧今犹昔，怕听春风杜宇啼。

●宣南零梦录

番禺沈太侔先生着 门人东莞张江裁辑

光绪乙亥，余年十一，侍先慈入京。是为三庆、四喜最盛时代，池子每座当十钱六百文，后增至八百。【每百枚合当十铜元一枚】楼上每桌当十钱六千，后增至八千。【每千合当十铜元十枚】官座由十八千，增至二十四千。【楼之两旁近戏台处，三桌平连，隔以板片，谓之官座。】每届腊月，三庆演《三国志》，四喜演全本《五彩舆》。两班角色均极齐全，寻常戏码必有昆曲一二折，堂会戏尤推重朱莲芬。光绪甲申后，昆戏忽然绝响，亦甚奇也。甲午中日事起，战云弥漫，奉先严电谕，携眷出京。甲辰乃复北来。此十年中大端，如戊戌之政变，庚子之播迁；琐事如梨园之兴衰，名伶之存歿，余皆闻而知之。或检阅津、申报纸，东鳞西爪，探索一二。宣统庚戌，客游鸡林，获交谈君小莲。谈君精音律，能度曲，亦嗜皮簧。尝为余言：『庚子以前并无卓卓名，【余在京时，尝与谭伶斗蟋蟀，赛马。据其自言，每日拿戏份三十千。谈君之言确也。】庚子而后，名忽大噪，九城妇孺几无不知「小叫天」者。然观谭伶之面，枯如人腊，瘦若僵尸；聆谭之声，幽咽苍凉，如鸿嗷，如鹤唳，试与孙菊仙黄钟大吕较，谭调实商角也，亡国之音哀甚，非吉征，奈何？』余友此言可谓不幸而中，果未一年，清社遂屋。近来社会渐有厌恶旧戏之观念，今后之中华民国丧乱伊于胡底？余纵能预料，殊不忍言。谈君墓木已拱，【余辛亥入关，此君于壬子冬，客死鸡林。】余子醉生梦死，宇宙虽大，能于此中默参消息者，恐无几人，是亦大可哀也已。

余于光绪甲午出京，庚子以后，谭伶名震九城，余不及见。迨甲辰再来京，因右耳尚闻歌声，间亦涉足梨园，惟谭伶不常登台，即登台矣，而好座不易得。因余必坐近戏台，始能听也。今就余所聆谭伶各戏，忆而存之。虽年月不尽记，想亦一般谭迷者所乐知也。谭伶为中和园台柱，丙午秋冬间常不登台，以致顾曲者日少，每日有上二三百座之时。十一月初一后，谭伶忽然振刷精神，除传差及堂会外，无日不演，自是座为之满。旧作有云：『四围加凳子，尺地一圆钱。』为中和园咏。嗟呼！万人空巷之盛况，叫天死后不复再见。世运日降，此其小焉者也。是月十一日，谭伶与王瑶卿合演《汾河湾》，老生、青衣，皆京中第一角色。其作工则一举一动无不入妙，唱工则一句一字无不精神，叹观止矣。十二日，谭伶演《洪洋洞》，此其拿手好戏，座客甚伙。正在演

唱，西楼上有三四大声喝彩，其声如连珠铙，又如驴鸣、如犬吠，后台各人迭出讽言。叫天则不动声色，极力演唱。乃喝彩之人变喝彩为狂骂，詈及叫天。一时楼上下观者咸抱不平。非常扰乱，互相谩骂，戏亦中止矣。闻喝彩之人，为该园守望巡警带走。自是中和又停演多日。某公在湖广会馆演寿戏，玉成班底，加外串谭伶演两折。白天演《桑园寄子》，晚演《碰碑》。宋贤云：『诗以穷而后工。』余为之易一言曰：『戏以哀而后工。』叫天之工，工于哀也。是日，三麻子演《水淹七军》，亦称绝唱。某日，中和园演《御碑亭》，谭鑫培去王有道，德俊如去柳春生，王瑶卿去孟月华，工力悉敌，无毫发憾，及今追忆，真成广陵散矣。又某日演《搜孤救孤》，谭鑫培、贾洪林去公孙杵臼及程婴，金秀山去屠岸贾，名角荟萃于一出中，此亦极难得者。谭伶为老生领袖，固已无人不知，而其演唱恒不守成法，腔调之高下，音节之长短，均自出机杼，令人无从捉摸。故叫天登台，须辅以好胡琴。大琐之胡琴，能随其腔调音节高下长短，左宜右有，无不如意。而叫天之唱工乃愈佳，而大琐之胡琴亦益着，是可谓中和园之二妙。谭伶演《战长沙》，及与王瑶卿演《辕门斩子》，余亦曾往观。辛亥以后，曾于两旬之中，观谭伶演《碰碑》一次，《卖马》一次。同观某友，滑稽之流，亦有心人也，有感赋一首云：『已无天可叫，凄绝老何哉。犹是当年曲，居然亡国音。碑存谁肯碰？铜当莫沉吟。我亦男儿汉，无钱抱恨深。』当，去声。『男儿汉』及『无钱』云云，皆秦琼所唱词也。先严由庶吉士改官铨部，自是即未回粤。京外官垂三十年，公私事悉载之日记，迄壬寅弃养，日记五十余册，扃钥一箱。比欲移居，启钥检晾，于箱底成束中有戏单一纸，多所涂乙，当是新春同乡京官团拜戏目草底。细阅一过，真有此曲天上、难得人间之感。兹照录于下：《连环套》【杨月楼、钱宝峯】《黑风帕》【何九】《辛安驿》【侯俊山】、《拾玉镯》【田际云】、《五花洞》【石头、芷仙】、《背娃入府》【田桂凤、赶三】、《长板坡》【杨月楼、王三、钱宝峯、石头、芷仙、卢台子】、《荡湖船》【杨三、秦云、华云】《审刺客》【卢台子、钱宝峯】。此行涂去，改写《让成都》【汪大头】、《红鸾喜》【桂凤、赵三】。灯戏《盘丝洞》【巧玲、桂云、紫云、彩珠、霭云、月楼】。另一行写『陈子芳』三字，下云：『由那琴轩、溥倬云代约，戏码临时再定。』按：那丈与先严有金兰之契，时官某部郎，甚贫乏。溥丈系宗室，与先严同部。陈子芳系票友，以花旦著名，闻尚生存也。此戏单为夹在日记册，便可考其年月，惜杂置残丛耳。然秦云、华云尚演《荡湖船》，其年龄必在十四五左右，以此推测，当是光绪壬午、癸未间团拜夜戏单，以好戏皆在灯后开演耳。二云乃师兄弟，秦云眉目如画，溺于色，而事母至孝。与山泉、笑梅校书昵，【笑梅即『万人迷』。】旦旦而伐，出师未久即憔悴不堪。华云出师

后有志自立，初学小生，继改武小生。余甲午出京，华云尚充配角。迨余再入京，已以武小生著名。曾组某戏班，成班甫逾年，一病不起，余甚惜之。秦云为余所赏，华云为余友邹卓南所眷，少日风流不堪回首。我生多感，乃复拾此零梦，亦以秦云能孝其亲，华云知所自立，不可不传耳。

华年瞥若逝波，影事多于蔓草。昔人句曰：『夜深偶忆少年事，梦啼清泪红阑干』。今昔之感，亦复谁能遣此？曩客鸡林，眷女伶尹桂兰，曾赋《观剧杂诗》数十首，为彼都人士所传诵。迨避地汉皋，又赏女伶十三旦及碧云霞，男伶芙蓉草及小桂和，赠诗至百余首之多。迄今思之，无异一场春梦。旧句『老尚能狂只自哀』，七言不足尽余之生平。比读程自镜君佳作，所谓：『无袁彦道叫绝之豪，依然技痒；有贾伯坚相思之曲，未遽情忘。』此两联不啻代余写照，直可作余生谏，偶一吟讽，不知涕之何从。旧梦零星，拾之不尽，前已言之。比来每忆饰一事，辄枵触不已。行将抛却绮怀，别寻消遣。今兹所拾，仍是前尘也。梅大琐初名竹芬，十六七岁时，余曾招之侑酒。既至，则敛襟默作，沈静端庄，类大家闺秀。肥白如瓠，双靥红润，若傅脂粉，同人拟以『荷露粉垂，杏花烟润』八字，谓其神似薛宝钗也。后忽不见，闻已改行习弦索。及余再入京，有梅大琐胡琴，一时无两者，试往聆之，始识即竹芬之变相。余先后客京华三十余年，所招致诸伶，及朋侪所招，曾与余接席者，不下百数十人，今兹存者，可屈指数。其余若干人，直同夏日之苍蝇，秋风一扫，顿尔灭迹。乡先辈杨掌生谓：『若辈十年为一世』。洵不诬也。名伶之后，能不坠家声者，则有杨小楼、梅兰芳、杨小朵、时慧宝及俞氏昆仲、朱氏昆仲，亦不过数人而已。时慧宝写北碑，笔力甚健。曩年老友隋鼎臣招饮，同席有老伶工七八人，陈德霖、时慧宝均在座，酒阑相约往听秦腔。是日金刚钻演《苦中苦》，声泪俱下，闻者伤心。慧宝已有醉意，喝彩声不绝于耳。今隋叟逝已数年，此乐何可复得？俯仰之间，已成陈迹，人孰无情，能不悲哉？

杨忆依在诸伶中独以狂胜，尝购西洋器皿数百元，满载一车。道逢相识者，即持赠一具，比到家，仅剩一琉璃瓶耳。又尝赁二人肩舆，乘之往来通衢，昂头四顾，旁若无人。游毕归家，甫入卧室，大呼仆孩，则有一黑丑小童应声而至，为之解衣脱履，就榻而抑搔之，座上客满，如不闻也者。

朱素云善饮、工书，所交多知名士。与江西某君为耐久交，每来都必招素云作十日饮，行时复多所馈遗。闻素云初出师时，某君即赏之，至是已二十余年。交久不渝，其某君与素云之谓欤。

王楞仙即桂官，唱小生。都中小生自小香逝后，当推楞仙首屈一指，后以嗓音，不常奏技，暇则溜览医书，尤精外科。又有赵仙舫者，二黄中之名丑，俗呼之为『赵大鼻』，诙谐入妙，雅而不俗。亦精歧黄术，有着手成春之誉，门外

颂扬匾额甚多。王、赵二伶今都物化矣。京中名伶多才多艺者，颇不乏人，朱莲芬工书，朱素书亦工书，姜妙香精绘事，近日梅兰芳亦就名伶学画。又景善堂有兰元者能弹琵琶，是皆以一技鸣者。吾辈老大无成，对之有愧色矣。

汪桂芬未死前数年，自上海归京，不愿登台，堂会戏亦不到。在教场几条胡同筑一外室，所贮粲者仅十四岁，室中陈设之华丽，虽大家无以过之，然桂芬并不常往也。闻似此之外室有五六处之多，豪哉桂芬！乐哉桂芬！如此快活，宜其不肯唱戏也。

杨静亭所编《都门丛载》，脱稿于光绪九年，书共八册，卷末附刊《竹枝词》数十首。事隔三十余年，时代变迁，偶于宾筵戏诵一二首，座客多以为闻所未闻。因而征及本事，爰择其今昔情形迥异者，移录数首，加以按语，聊资谈助，是亦留心都门戏园掌故者所宜知也。如词场门咏公子云：『翩翩公子甚斯文，也向楼头索解醺。左右玉人肩并倚，不知谁是小郎君？』按三庆、四喜、春台各班雏伶，日戏场三出开过后，咸骈立上下场门帘下向楼头瞻望，若楼上有熟客，即登楼侍坐，往往主客二三人，而侍坐雏伶多至二三十辈。旁观艳羨者有人，嫉妒者有人，当局亦扬扬自得。其实彼等心不在戏，大轴未上，已各携相好赴酒楼去矣。咏官座云：『坐时双脚一齐盘，红纸开来窄戏单。左右并肩人似玉，满园不向戏台看。』此可与上首参观之。当时各园戏单系用长约二寸，高约一寸黄纸印成，此单未送之先，另有园中探得是日戏目，用红单片开最佳之戏数出呈诸官座，各富豪挨座传观，有愿先睹为快者，阅讫赏以一二十文。咏座儿钱云：『当十青铜一吊三，付来观戏也怡然。恨他有意相欺哄，牌上偏书小制钱。』按当时各园散座，每人收京蚨一千三百文，即现在当十铜元十三枚也。包桌六千。又有所谓官座，系平连三桌，间以木板，每座售京蚨二十四千。绅商请客，必先日定官座。今日戏价，较当时贵十倍不止。又从前名伶如谭英秀、杨猴子、孙菊仙，每日仅拿三四十千戏份，现在寻常女伶每月包银至少亦三二百元，伶何不幸而生于光绪年耶！

《宣南零梦录》终

《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正编 梨园旧话》

（近人）吴焘 撰

●目录

梨园旧话

●梨园旧话

倦游逸叟撰 东莞张江裁次溪辑

弈碁从古说长安，回首欢场感百端。同是误人歌舞事，如何今昔亦殊观？
我亦登场傀儡人，当年袍笏迹都陈。而今白鬓谈天宝，况是沧桑劫后身。

倦游逸叟自题

余年幼随任山东，与诸兄弟课举子业，习闻京师梨园之盛甲天下，心虽好之，徒深向往而已。迨同治庚午，应京兆试，赁庑于内城。亲朋时有观剧之约，虽得一新眼界，而有父师铃束，按期课艺，不能数数出城也。洎丙子通籍，供职戎曹，晨兴入署从公，午后多偕友人观剧。一月中，观剧之日殆逾其半，征歌之癖遂愈引愈深。伶官中负盛名之余三胜、张二奎，时已先后物故，而名伶程长庚、徐小香、王九龄、何桂山、张奎官、汪桂芬、卢胜奎、杨月楼、谭鑫培、俞菊生、梅巧龄、喜禄、寶云、时小福、余紫云辈未易更仆数。他如资望虽稍亚，当时亦卓然称名伶者，更难缕指。彼时京师梨园之盛，可谓极天下之大观而无憾。盖值同治中兴之后，天下无事，世际承平，气运昌隆，四民各安其业，歌舞所以鸣国家之盛，故伶官亦人才辈出，鼓吹休明，蹈厉发皇，诚有莫之致而至者，非偶然也。嗣余从政粤西，改官畿辅，又擢任热河、吉林，二十年中入都展覲者三，暇即观剧。虽从前有名望者渐次雕零，而继起有人，名伶仍赓续不絕，即梨园规则亦大致不差。迨丁巳冬，解组来京，棋局纷纭，风尘瀕洞，偶一观剧，觉与耳谋与目谋者，皆非昔日之所经，则风俗人心与一切政治之设施皆非所习，愈可知已。兹将昔年歌场之所见，一一论述，以质有征歌之癖者。

咸、同年间，京师各班须生最著者为程氏长庚、余氏三胜、张氏二奎。程，徽人；余，鄂人；张，浙人，分道扬镳，各有其独到处，絕不相蒙，时有『三杰』之目。以大名家之诗喻之，程如老杜之沈雄，翕辟阴阳，牢笼众有，其音调之高朗，作派之精到，真有天风海涛、金钟大镛莫能拟其所到之概。余如韦、孟之闲适，空山鼓琴，沈思独往，观者如游名园花木翳荟中，如闻幽鸟一鸣，尘襟为之一涤。张如沈、宋之应制各体，堂皇冠冕，风度端凝，复加锤炼之功，则摩诘、嘉州之早朝大明宫，一洗箏琶凡响矣。盖尝论之：程则卓然大家，余、张则名家之自标一帜者也。鼎足而三，各执牛耳于菊部，后有作者弗可及。

程、余、张三伶，佳剧极多，不能殫述。其尤为杰出者，程则《华容道》《战长沙》《捉放》《骂曹》《樊城》《昭关》《鱼肠剑》，最为出色，至《羣英会》《镇澶州》《举鼎》《观画》诸剧，有徐小香小生衬之，则更精美无极矣。余则《桑园寄子》《空城计》《摔琴》《碰碑》《珠帘寨》等剧。张则《打金枝》《探母》《五雷阵》《金水桥》等剧。皆独出冠时，观之令人神旺。

程伶不唱二簧反调，不解其故。至诸葛公之剧，只演《安五路》《天水关》两出。询其何以不演《战北原》《空城计》诸剧？据谓殊失诸葛公谨慎身分。又询何以不演薛平贵《赶三关》《武家坡》《算粮登殿》诸剧，则谓以其不近情

理之故。盖其识过他伶远矣。程伶昆剧最多，故其字眼清楚，极抑扬吞吐之妙。乱弹唱乙字调，穿云裂石，余音绕梁，而高亢之中又别具沈雄之致，视他伶之徒唱高调，听之索然无韵者，殆有霄壤之殊。而又四平八稳，无所谓行腔，更无所珍惜，忌人学步。不求异人而人自不能及，故各名伶皆有派，而程伶无派。汪桂芬固趋步于程伶者，然响遏行云，自具幽燕老将之概，各极其妙，殊不相蒙。独吾友周君子衡，每一发音，扬之高华，按之沈实，与程可称瑜亮。盖其喉音天然，与程相似，非尽由学步而来。独记四十年前，与周君会饮福兴居，周君高唱《昭关》全出，程在窗外潜听，点额者再，盖其相契者渐矣。但梨园中，程以外不再见有其人耳。然则程之独擅胜场，推为戏剧大家，洵无愧色。

余三胜于《三国演义》一书素所研习，颇能贯串其词句。记得某科团拜堂会，有巨公欲令程、余、张三伶共演一剧。提调戏事者令三人自行商酌，议定演《战成都》，程饰刘璋，张饰刘先主，余饰马超。余谓此剧之马超无可表见。迨余登场，于刘璋诘问其因何投降刘先主？超将刘璋如何闇弱，先主如何仁义，且为景帝裔孙，谱系班班可考，人心所附，天命归之，弃暗投明，实由于此。洋洋数十语，顿挫有法，英气逼人，观者无不拍掌。盖程、张此剧之佳，在人意中，余之竞胜争奇，出人意外也。能者固不可测哉。

张二奎最擅长袍带戏，其《打金枝》『金乌东升』一段，俨有『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气概。盖其仪表既英伟，而喉音嘹亮，又复高唱入云，演剧者神动天随，观剧者心倾意满。名伶之移人情处，固有不解其所以然者。至张剧，西皮调为多，板眼极迟缓，宗之者目为奎派，迄今五六十年，奎派犹相沿不絕，一似必效其唱法始合轨辙者，可谓能自辟风气者矣。

王九龄喉音清脆，如初炙簧，如新调舌，能令听者心旷神怡。如《除三害》《骂王朗》《战蒲关》，《五彩舆》之海刚峰，《宫门挂带》之唐高祖，皆其擅长之剧。当时梨园中无第二人演此数剧者，程长庚亦称其独擅胜场。揆他伶不演此数剧之心理，以为效颦而增丑，不如不效之为愈。其心原为己而非为人，而不与人争长，即所以让善。俯仰数十年，余犹及见此古风，感慨系之矣。

汪桂芬又名大头，本安义堂弟子。满师后，殊偃蹇，先在三庆班与程长庚司胡琴，间演老旦之剧。而程伶之唱工白口身段台步做派，无不默识而心通，但其喉音刚浮于柔，程则柔寓于刚，故与程同唱高调而意趣各别。盖程如杜诗之精深博大，无美不臻；汪如苏辛词之豪迈纵横，举头天外。相似而不相似，非仅毫厘之差。余观二伶之剧多矣，体验颇久，非设言也。

卢胜奎，学余三胜者也，隶三庆班时，与程伶配演。其专演者如《碰碑》《珠帘寨》《空城计》等剧，皆规仿余伶，惟妙惟肖。其争胜处，不但不删减词句

，且复多多益善。如《碰碑》之〔反调〕，多至数十句，《空城计》于王平差人献地图时，上场添〔正板改二六〕一大段，《凤鸣关》表功〔二六〕一段，较他伶多至数倍，其词句之抑扬高下又参互错综，以变化之自然引人入胜。余常与之闲谈，卢谓余曰：『《三国演义》固小说家言，吾尝取陈志校核之，虽不无增饰装点，而相合处颇多。』伶人有此谈论，亦难能可贵矣。

张奎官不唱高调却极有韵致，盖嗓音幽细，剧家所谓『云遮月』者。其宗派与余三胜相近，但余唱汉调，途径微有不同。其最擅长者，如《一捧雪》之《搜杯》、《审头刺汤》、《雪杯圆》，《天雷报》，《法场换子》等剧，皆注重作派，低徊往复，宛转关生，耐人寻绎。其尤出色者，《一捧雪》蓟州堂一出，描摹义仆愿以身代死情状，可使观者陨涕。昔人谓戏剧之佳者，可以感发人心，裨益风俗，良不诬也。

杨月楼为张二奎弟子，其所演《探母》《打金枝》《取洛阳》《五雷阵》《牧羊圈》等剧，恪守师门衣钵，观者咸称其不坠宗风。但杨本以武生著名，后始兼演须生，二者并负盛誉。予独喜其武生各剧，如《恶虎村》《连环套》之饰黄天霸，《昊天关》之饰赵义，《贾家楼》之饰唐璧，皆奕奕有神，与他伶迥异。至《长板坡》之饰赵云，每岁只演一次，大率在腊月封台前二三日献技。癖好者渴想至一年之久，始得一观，无不目眩神摇，如睹顺平侯飒爽英姿，当日与魏将十荡十决，挥戈酣战时情状，真绝技也。其子小楼，今亦以武生得名，亦以《长板坡》一剧博观者之赞赏。余亦屡屡观之，遇其高兴演此剧时，实不愧为肯构之子。然六十余年前之事矣，余常论之。陆抗为孙吴名将，然视其父帷幄运筹，火烧连营七百里之伟烈，似有未逮。即悬揣小楼之心，谅亦不敢信其能跨灶也。

谭鑫培名金福，后以字行，湖北人，与其父同隶三庆班。其父演老旦剧，鑫培演武生剧。其父嗓音高亢，同人以『叫天』目之，其原名反晦。余屡观其剧，年虽老而所唱之汉调娓娓可听。鑫培既知名，人遂以『老叫天』、『小叫天』分属其父子焉。鑫培于光绪八、九年后，始渐以演须生戏著名，驰誉二十年之久，宗之者如众水归壑，駸駸乎无不奉为泰斗矣。然于程长庚掌班时，辄跃跃欲试，思演须生之剧，而程不许。嗣其父与其伯叔行为之力请，谓后辈争强爱好，何妨试令为之？程曰：『我之戏，渠敢演乎？』金曰：『渠何至谬妄若此。令演班长从来不演之《战北原》可乎？』强而后可。余是日适遇其演此剧，观者无不惊讶，盖不悉个中情事也。此剧将完，余到后台探询此事原委，见程谓之曰：『虽属难能，亦不过尔尔。汝之武生剧若精进不懈，将来可独出冠时，毋见异思迁也。』当时深有味乎其言。程掌班时，余观其须生戏，只此一出。迨己丑展觐入都，谭已在中和园立同春班，为班主，须生剧常常演之，武

生剧如景星庆云，不易睹矣。谭之身材修短合度，功夫极纯熟，加以喉音清亮，白口爽利，扮演武生戏尤于靠把为宜。其擅长者如《定军山》之黄忠，《阳平关》《黄鹤楼》之赵云，《挑滑车》之高宠，神完气足，观听一新。尤佳在光采奕奕中别具一种儒雅气象。辛巳岁乙亥科团拜，余值年提调戏事，延吾友孙春山驾部及周君子衡、杜君衡斋相助为理。诸君于戏剧一道皆研究甚精，菊部各名伶无不虚衷请教。驾部谓余曰：『俞菊生、谭鑫培同是武生而宗派不同，何不以一剧令二伶分时演之，以观其变？』议定演《挑滑车》，菊生下晚登场，演至挑车时，再接再厉，真有气吞丑虏，奋不顾身之概。夜间鑫培又以此剧登场，于登台守大纛旗时，指画战状，惊讶奋怒情形，一一毕露，真画工所不能到，观者无不拍掌，无一人嫌此剧之复演者。信能手各有过人处，不可以常情测也。

谭鑫培久负盛名，至有『伶界大王』之目，其自命亦有俯视一切之概。至道及程长庚，则尊为『大老板』，奉若神明，俯首皈依，所谓中心悦而诚服者。而其须生之剧，则独辟蹊径，别有会心，与程毫不相似。殆如蜂之酿蜜，见蜜而不见花，非依傍他人门户，仅学其皮毛，毫无心得者可比。譬诸名手作文，虽根底于大家而自具锤炉，不为虎贲貌似，故能自立宗派，名噪一时。不似今之宗谭者，陈陈相因，千人一律，名为谭派，其实谭之佳处固未得其毫末也。

俞菊生亦张二奎弟子，掌春台班有年，虽为伶官而武勇绝伦，确有真本领。评剧者谓其与杨月楼同出一门，同饰武生，而宗派则异。余于武勇一道茫无所知，故于二伶宗派之所以异，不敢妄为品评。惟酣战时，步步吃紧，咄咄逼人，对敌者稍有迟缓即为所伤。闻人言：『俞尝与侪辈为扑打之戏，数十人不能近进其前。』则演剧之武艺可知矣。至其白口，则字字探喉而出，一字不肯放松。尚和玉为其弟子，其白口颇与相近。光绪甲辰冬十月，余在杨文敬公方伯署中观万寿戏，俞饰《贾家楼》之唐璧，舞刀一场，有如万道金光，回旋上下，不可逼视。彼时年近七旬矣，真好身手也。

伶官之有小生，昆剧极重之，以生旦相配之剧多也。乱弹剧著名者不多见，往往备数而已。间有小生正剧须唱工者，如《孝感天》之共叔段、《黄鹤楼》之周瑜、《天水关》之刘后主，则以演青衫者代之。以各剧有生、旦、净、武生各脚色在内，不能以小生缺乏，俱废而不演也。至如《射戟》《叫关》《小显》等剧，则几如广陵散不可得闻，二十年前即如是，今则更无论矣。初不料小生行中竟有空前绝后如徐小香者。徐正名炘，字蝶仙，苏州人。道光季年来京，为某堂弟子，初习昆剧，后唱乱弹，二者均擅胜场。咸丰中，京师乱弹日盛，遂在戏园演乱弹剧，而堂会则多演昆剧，以士大夫嗜昆剧者多，故常烦其演唱。其昆剧亦实在超神入化，不能形容万一也。余观其与长庚同演者，昆则《

水漫》《断桥》《探庄》等剧，乱弹则《黄鹤楼》《镇澶州》《天水关》《举鼎》《挂画》《羣英会》等剧，皆如初写黄庭，恰到好处，戏剧之能事备矣。名伶演剧，固独有过人处，然亦须相配者一律整齐，方无遗憾，谚所谓『牡丹虽好，还须绿叶扶持』也。即以《羣英会》一剧而论，徐小香之饰周瑜，程长庚之饰鲁肃，可称双绝矣。而饰诸葛公者为卢胜奎，饰蒋干者为昆丑二阁，【不知其姓，亦未知是此阁字否？】饰曹孟德者为黄润甫，饰黄盖者为钱宝峯，其它饰蔡瑁、张允、甘宁、太史慈者，无不配搭匀称，无懈可击。余尤爱徐伶于《打盖》一场，走场时，手拂雉尾，摇曳多姿，尽态极妍，无美不备。迄今四十余稔矣，犹历历悬吾心目间也。

徐伶《监酒令》一剧，在帘内唱〔倒板〕，出场后唱〔正板〕二簧一大段，喉音既清华朗润，而所唱『站立在龙津桥抬头观望，又只见紫雾腾云绕建章。看龙楼与凤阁依然无恙，只不见当年的创业高皇』等句，悲壮苍凉，英光迸露，风流儒雅，如闻空际鸾凤音。而程伶又饰陈平以配之，以程之卓然大家与之配演，倾倒者至矣。徐伶《八大锤》一剧，是其得心应手之作，其车轮战数场，各有身段，鎗花手法绝不复，其妙处真无可形容。饰岳忠武者为程长庚，饰王佐者为卢胜奎，饰乌珠者为黄润甫。以表表各名伶合演一剧，其光采可想。至《观画》说平话时之意趣生动，接应宋军时乌珠与陆文龙问答数语，尤觉娓娓动人。而文龙『放尔逃命去罢』一句，更凄怆欲绝，观者亦不禁泪下涔涔矣。一日，同年倪覃园太史邀余及孙春山驾部、周君子衡、杜君衡斋，会饮于福兴居，并先期约定徐小香共酌。徐是日在戏园演《孝感天》，谈及其〔反调〕各腔，殷殷请教于驾部，谓『如有未协之处，务求指示毋隐。』驾部极赞美之，旋背人低语之曰：『共叔段「共」字乃平音。壤流之助，如是而已。』徐几欲下拜。虚心若此，其艺安得不精？余询其身段台步何登峯造极到如此地位？徐谓：『从前在戏园演某剧，回寓后照式装扮，于穿衣镜前重演一次，自为审察，其戏园喝采之处，有适当者，亦有不无疵类，即默识于心，他日重演务为改正者。近十余年来，始觉疵类较少耳』。余曰：『有是哉，即老杜所谓「得失寸心知」也。天下未有心不在是事，而是事能诣极者；亦未有心在是事，而是事不诣极者。子之言艺而进于道矣，戏剧云乎哉！』徐小香昆剧及南梆子腔，如《风筝误》《游寺》《奇双会》《得意缘》诸剧，无不精妙。而又有昆丑杨三，昆旦朱莲芬、阎复喜、梅巧龄诸名伶与之相配，自然精采动人，毫发无憾。盖诸伶均有名师传授，而缙绅中之嗜此道者又以所得者相饷，观摩既久，其诣自精，不同以乱弹戏入手者，得名后始习昆剧一二出，诩诩然曰『昆乱皆娴』。而自有识者观之，固丝毫不能相假也。

何桂山即何九，以花面驰誉于菊部垂三十年。隶三庆班，其昆剧如《山门》《

嫁妹》《火判》，固为有目共赏。而尤以乱弹著名，其喉音高朗，以花面而唱高调，又极坚卓、极圆足，如撞万石洪钟，听之震耳。一日，余与友人会饮于泰丰楼，值三庆班在广德楼演戏，程长庚与何桂山演《龙虎斗》。同人议定不到戏园，即在泰丰楼平台上遥听。程上场龙争虎斗之引，何上场喑哑叱咤之音，及两伶唱工乙字字清晰，听之甚真。泰丰楼离广德楼固不为远，而市廛屋宇相隔，无一字不贯入耳中，则两伶之气足神完，概可想见。誉何者谓其『响遏行云，屋瓦皆为之震』，虽未免过甚其词，亦可谓绝无仅有者矣。

武花面以架式擅长者，庆四以短衣胜，如《九龙杯》、《李家店》之黄三泰，《连环套》之窦尔墩，《落马湖》之李沛，装饰如画，奕奕有神。尤佳在喉音洪亮，白口字字清朗，听者惬意。黄润甫、钱宝峯以靠把胜，如《草桥关》《取洛阳》之马武，为黄擅长之剧；《长板坡》《瓦口关》之张飞，为钱擅长之剧，两伶佳剧甚多，不能悉数，略举数剧以概其余。此外以武花面著称者，更纪不胜纪矣。

旦角著称者殆难缕数，以当时各堂弟子无不应召侑酒，色与艺并重，故习青衫与花衫者最多。青衫著称者以喜禄、宝云、余紫云、时小福为最，花衫著称者以松龄、长贵、梅巧龄、杨桂云为最。至昆旦则以朱莲芬为无上神品，即许海秋先生《玉井山房文集》中称为『莲郎』者是。此不过略举数伶，以志承平时梨园中舞扇歌衫之盛。其它以色艺著名如《品花宝鉴》所称蕙芳、宝珠其人者，实繁有徒书不胜书矣。

吾友孙春山驾部精篆隶，收藏古器碑帖极多，尤好唱小嗓戏词，喉音清脆，出自天然。又将各名伶长处采择而融贯之，词句之芜杂未惬者删削而润色之，拍板高歌，尽美尽善，梨园子弟之演青衫者无不五体投地，奉以为师。以青衫著名之张紫仙，即所教授者。张一日谓驾部曰：『某日某处堂会，我与时小福之戏排定，合演《孝感天》。闻时唱反调八句，我只四句，未免相形见拙，务请有以益我。』驾部立为增加四句，并授以行腔之法。届期余与驾部均在座，时饰共叔段，唱完八句，颇露自矜之色。张亦继唱八句，时惊讶之情溢于眉宇。谚谓『同行是冤家』，信然。夫争产者必同父之子，争宠者必同夫之妇，争名者必同官之僚友，岂独伶官也哉。

昆丑杨三，隶四喜班，与四十年前隶济南高升班之郭四，同由苏州科班出身，同以昆丑著名。郭在济南演戏，姑不具论。杨之佳剧如《盗甲》《访鼠》，其身段之灵活，固极出色。他如《风筝误》之丑女及《陈仲子》《借靴》等剧，则『神妙直到秋毫巅』，观者无不绝倒。不知如何揣摩，始能臻此境界？殆谚所谓『天生吃此饭者』也。

京师梨园丑角戏，有所谓抓眼者，无论何人何事，均可随时扯入，以助诙谐

，殆即宋元明平话之遗意。京丑刘赶三往往以此博观者喁喁。甲戌会试，题为『君子坦荡荡』。三场毕后，某园演《连升三级》，刘饰店主人，诘问王名芳曰：『谅尔不知闱中命题之意，乃指十三旦也。坦字右乃旦字，荡荡各一旦字；又坦字加土旁，为十一旦，加荡荡两旦字，则十三旦矣！』彼时唱秦腔之十三旦，艳名正噪，故刘以此题抓哏。刘既以此技擅长，迨中东之后，竟以李文忠公抓哏，至激徽人之怒，惊惧而死，亦太肆无忌惮矣。

丑有京丑、昆丑之分固已，又如《羣英会》之蒋干、《乌龙院》之张文远等剧，谓为方巾丑。至如《霸王庄》《连环套》之饰朱光祖、《九龙杯》之饰杨香武者，谓为『开口跳』。途径各别，不能稍混。从前京丑刘赶三，演其本色之剧，固属佳妙。余曾观其偶饰方巾丑，则疵类甚多，观者嗤之。此乃知执艺者惟专乃精，不独戏剧然也。

京丑黄三雄，面宽而短，且上锐下丰，一出场即令人发噱。其擅长者如《龙凤配》、《双沙河》、《嫖院》等剧，不仅科诨可噱，其状貌尤可噱也。又有名跨虎者，其诙谐入妙，往往在人意中又出人意外，盖于旧本词句中，别有揣摩融会而变化之，故能独步一时。迨其后与杨桂云配戏之罗百岁承其衣钵，名噪梨园者垂数十年。此皆京丑之可纪也。『开口跳』之佳者无过麻德子，盖其白口清利，字字皆探喉而出。其平时与人言，与演剧白口无异。其最擅长者，《五人义》之周文元。《庆顶珠》之教师，尤令人击节。至其『开口跳』本色诸剧，则武功纯熟，纵跳精能，犹其余事也。

喜禄、寶云，同以唱青衫著名，各有擅长之处。喜禄以态度作派胜，其所饰之人，必体其心思、肖其身分，而行腔又宛转抑扬，恰到好处。『美人细意熨贴平，裁缝灭尽针线迹』。其妙处殆有难以形容者。当时堂会戏若无喜禄登场，同人咸以为歉。故孙丹五先生《余墨偶谈》载某戏提调歌有『小香到，提调笑；喜禄病，提调跳』之语，其名噪都下可知。至寶云，则以行腔胜，嗓音既秀雅，其行腔悉自出心裁，不袭他伶窠臼。而他伶所行之腔，一经其采择变化，便簇簇生新，悠扬可听。余友孙春山驾部恒效之，而寶云亦时请教于驾部，两人常以『青出于蓝』，『蓝出于青』互相揄扬，互相谦抑。盖驾部为风雅中人，所唱小嗓别有会心，而喜禄、寶云之为青衫巨擘，实无可轩轻也。

喜禄、寶云年辈略在前，继起者为时小福、余紫云，二伶皆隶四喜班。时伶嗓音高朗，如风引洞箫，尤工于作派，如《汾河湾》《武家坡》《教子》《浣沙计》等剧，皆其惨淡经营之作，盖专心致志，不兼演他项戏剧故也。余伶先演花旦剧，后演青衫，嗓音柔脆，玉润珠圆，其唱工固臻妙境。至不专属青衫之剧，如《戏凤》之李凤姐，《虹霓关》之丫环，姿态横生，惟妙惟肖。惟双蹻弓样而身材绝不嫌高，台步之精工，一时无两。此外以青衫着誉者虽不一其人

，较时、余二伶，均不能称鲁卫也。余官京师有年，所观名伶佳剧不知凡几，独老旦一项，鲜有超羣出众者。惟三庆『老叫天』，口操鄂音，纯唱汉调，其擅长之《探窑》《断后》《辞朝》等剧，情致缠绵，醅醅有味。余尤爱其《胭脂虎》一剧，饰李景让之母，白口以鄂音出之，字字清晰，作派庄严，极肖贤母，力持大体，安服众心，情状可谓老旦中之矫矫者。此外各班殊少满意之选，备数而已。忆光绪六、七年间，与友人会饮，梅巧龄亦在座，谓众人曰：『予于老旦之剧极有研究，嗣后拟改演老旦，诸公以为何如？』揆其意，彼时年已四旬，自觉于曩昔所演花衫诸剧，渐不相宜，故有此语。众人烦其于酒筵上连唱《钓金龟》《六殿》数大段，调高响逸，余味曲折，真有穿云裂石之概。同人谓之曰：『子若改唱老旦，吾等当常观四喜班之剧，想喝采者不亚于观《盘丝洞》《渡银河》诸剧也。』惜其不久物故，终未献技于歌台耳。

余初观松龄、长贵花旦之剧，年均在五旬以外。闻松龄先经辍业，已历多年，后为某班主所怂恿，并贿以五百金，劝其重理旧业，不禁技痒，遂剃须而为冯妇，色虽衰而作派极佳。余观其演《翠屏山》之潘巧云，饰石秀者为杨全，两人之辣手狠心，两伶曲为传出，可称工力悉敌。至长贵擅长之剧，为《双铃记》《双钉记》，能将淫妇凶悍之情状体会入微。余尤喜其《双钉记》之公堂一场，面色或白或青，随时变幻，不知如何揣摩，始臻此境。闻两伶咸丰年间其名已噪，非幸致也。

杨桂云为德春堂弟子，本阎姓，后为堂主杨五义子。光绪初年出台，初仅演花旦小戏，而其《烧灵》《闯山》《嫖院》各剧，已有英华发露，与其它出台弟子不同。二三年后，即演重头戏，如《贪欢报》《十二红》《翠屏山》等剧，皆出奇制胜，精采异常。又得京丑罗百岁与之配演，更为相得益彰。迨后即不专属花旦者，如《梅玉配》之少夫人、《雁门关》之萧后，亦俱出色当行，无懈可击。由其揣摩纯熟，经验有年故也。忆二十年前，余展觐来京，见其子亦演花旦戏，居然克绍箕裘，誉满都下，盖其濡染家学者深矣。其子名小朵，以桂云字朵仙也。

从前京师各戏园，每日必有花旦剧，以各堂弟子当十余龄时学成一二剧即登台试演，故赓续不絕。然所演者不过《黑松林》《卖饽饽》《女店》《闯山》各剧，聊博观者一粲而已。若《双钉记》《双铃记》《翠云庵》《十二红》《翠屏山》《乌龙院》等剧，非具大本领者不能出色。当时专精此技者，只松龄、长贵、杨贵云，寥寥数人，名噪一时，不能数数。觐今则所谓花衫尚有所闻，专演花旦无人矣。

或谓今时无专演花旦者，以警察厅于花旦戏剧涉于淫褻者不许扮演之故。余谓整饬社会风俗，理应禁止，但余从前观名伶松龄等之花旦剧，重在作派，并无

淫褻之处，且淫报昭彰，狂且知所儆惧，于社会风俗亦未始无裨。自沪上女伶开端，演至花旦戏剧，丑态百出，揣其意，殆不惜裸体以博众欢，此真风俗人心之蠹，可为流涕太息者矣。有主持风教之责者，其加意哉。

武旦一项，鲜著名者，以各堂弟子多习青衫、花旦，惟无嗓音貌又平常者始习之。虽技艺娴熟者不乏其人，但无特着之长，观者遂司空见惯，不以为奇。有一阵风者，貌既可观，身材又袅娜有致，其所献之技，如蜻蜓点水，跌宕生姿，殆可作掌上舞也。武旦之标新领异者，余所见，只此一人。此外仅以趯捷称者，车载斗量，无从记忆矣。他如五阵风、九阵风，皆其滥觞也。

余官京曹时，亲友无演剧作寿者，惟王贝勒大僚之赐寿者，始有演剧称觞之事，而余之乡会座师均未赐寿，故未逢其盛。惟坐唱者谓之清音，程、徐、梅各名伶，亦应主人之召，无自矜身分者。余仅预清音寿筵二三次，主人一日之费不下百余金，已为穷奢极侈，所费不资矣。而各部充经承者，间有召集梨园称祝者，闻所费甚巨，然亦不过二三百金为止。又普送寿柬，收集祝仪，其数亦足相抵。若京朝官则无此豪举，非第无此财力，亦惧言路纠劾也。

余虽未预演剧寿筵，而堂会演剧，每岁必预二三十次。缘自开印后，各科各省各衙门无不演戏团拜，各省督抚提镇两司来京，其同乡与所治京官亦以音樽宴会。至会试之年，各省新举人到京，无不设宴公请座主。一日酒筵戏剧之费，共需二三百金之谱，或出自公事项，或由与宴者公摊，一人只出三二金耳。而京师各班名伶，是日所演之剧，已由提调戏事者先期排定，届期两点钟后即陆续登场，真如道出山阴，有应接不暇之势。记某年余与冯联堂、倪覃园两太史提调戏事，以三庆为班底。班主程长庚演两剧，徐小香、杨月楼、卢胜奎、何桂山、谭鑫培各伶皆演数剧。有分演者，有合演者。而他班王九龄、梅巧玲、俞菊生、时小福、余紫云辈，无不应召而来，登场献技。赏心乐事，可称极一时之盛，迄今犹梦想不置也。

京朝官团拜演戏，大率在宣武门外文昌馆、财神馆两处，名曰饭庄。若本人请客看戏，可先期知会庄主人，遇某科某省团拜，于楼上留一席或两席之地，预为通知，以凭具柬邀客。酒席即用本馆者先期订定。盖饭庄只图生意之多，而团拜各主人，楼下即已敷用，仅用一席两席费，得以音樽延客，名为搭桌，实为便宜，彼此往还，借花献佛。故余得每岁看堂会戏不下二三十次也。

从前堂会观戏，坐位极宽绰。肆筵设席，席只六人，坐而观之，心闲体适。近岁以来，余偶赴堂会寿筵，则不胜其苦。犹忆钱干臣先生太夫人寿辰在六月间，拜寿后，主人坚留观戏，而坐客拥挤不堪，几无立足之地，汗流浹背，苦不堪言，拟即乘间潜归，而仆人又无从寻觅。未几，开筵于东院，争坐者噪杂喧哗，颇似粥场放粥形状。匆匆饭毕，又到戏院觅得一座位，挨至夜一钟，各名

伶仍未到齐，余实不能再待，踉跄而归。又江兢庵先生太夫人寿，余亦前往称祝。是日更形拥挤，停演数次，谓恐电灯发生危险，故暂停演，其实意欲闲杂人退出若干，或可稍松动。岂知来者仍源源不断，二次停演时，两儿扶掖余先上歌台，又进后台，始得由后门狼狈而出。以冠裳会集之地，嚣然不靖，较乡村野台戏尤觉过之，真咄咄怪事。以此一事观之，十余年来嚣然不靖，岂独堂会戏哉，是可慨矣。

钱宅演戏日，一座客谓余曰：『刘鸿声戏，原定《斩黄袍》，刻拟改演《草桥关》，此其花面戏之出色者，不可不听。』余以此剧原唱不过数句，且从前听过何桂山、金秀山，陈三福各名伶所演不知凡几，故毫不措意。嗣某座客又谓余曰：『刘鸿声已来。惟《斩黄袍》戏原定三百元、改演花面，价值须增，已议定四百元矣。』闻知舌拮不下。世间怪事，何所不有，予欲无言矣。

迺来看堂会戏之苦，已略述其梗概。尤苦者酒席之恶劣，无以复加，几有枵腹之叹。若称祝者晚饭后始往，殊非敬礼之道。而日间所演者，率皆敷衍庸劣之剧，毫无足观，必俟至夜间子丑之间，所谓名伶始渐次登场，而观者已疲乏不堪，昏昏欲睡。若值隆冬，其苦更难言喻。忆从前堂会戏，大率午后开场，未申之交即观佳剧。夜间迟至十二钟，即已辍响，往观者无不畅然意满。以今视昔，观剧之劳逸何如乎？赵瓯北先生诗曰：『绝顶楼台人倦后，满场袍笏戏阑时。』此实无可奈何之境，故止戏不宜过迟也。

余官京曹时，屡提调戏事，皆以三庆为班底，都不过用当十钱二千缗之谱，略分例给、专给、普给三项。例给约五六百缗，所谓戏价是也。本班伶人及外召他班伶人，或演一剧或演二三剧，每伶多则给百缗或数十缗，以次而降。最著名之程长庚、徐小香，逾格给二百缗为止。此项约共享千缗内外，所谓专给是也。至名伶登场，必给彩钱，有给一二次，递至六七次，每次十缗，此项约共六七百缗左右，乃本班众人所分得，所谓普给是也。本班及外召各伶，皆演唱后酌给钱数，无先期议价者。而是日所演之戏则皆先时拟定，有提调自向各伶商定者，亦有素不深识，托其侪偶转相要约者。当时风俗大略相同，故堂会办法彼此不甚殊异。彼时银价，每两易当十钱十六七缗上下。计戏剧一项，只用银百数十两耳，而音容歌舞之盛，视今似胜数倍。若以用项而论，今日豪情胜概，较诸昔年之所用，真勺水蹄涔矣。

程长庚赏有六品顶戴，不独为三庆班主，且为庙首。内务府许其管领各菊部，有事则于精忠庙会议，听其裁决。各伶有违犯规律者，听其处罚，无敢相抗。而程亦以身作则，恪守规律，衣必服青。得顶戴后，提调戏事者或以其演剧辛劳，赠以上色袍褂料，让之再三而后受。冬则只服羊裘，不御狐貉之服。每日未申之交，必到戏园主张戏事。余常到后台观其扮戏，班众皆敬其所事，无

一人敢哗噪者。前台则执事人外，不许一人褰帘外出，秩序厘然，有条不紊，故梨园中人无不心悦诚服。噫！戏剧小道如此，况国家用人行政，而可以私心糅杂其间哉？吾疾夫私心蟠结者，饰口言秩序，而实无一事循秩序者也。程长庚之为人倾服，首在爱惜同人，从不自私自利。当乙亥丙子之交，国有大丧，八音遏密，内务府以伶人极众，衣食无资，不能待至三年之久而戏园不能开演，因特许各伶于城外饭庄卖戏，名为说白清唱。各班主无力养贍众人，故班伙皆自食其力。独三庆班一切仍旧，改于天和馆开演。程日到场，从无间断，所得戏资归诸公用，决不私有己有。其尤感人者，为不应外串一事【凡堂会戏召他班伶人演唱者，谓之外串】。程谓：『我若应外串之召，自谋诚为得计，其如本班众人何？』有巨公令其外串，加以逼迫，终不应命，巨公亦无如何。盖其所持者正，权势亦不能夺也。然而此风已古矣。

各堂弟子时与士大夫接近，其天资敏慧者，耳濡目染，间有娴习文翰之人。徐小香善尺牍，字体亦韶秀。梅巧龄善八分书。钱秋菱书临董华亭，姿媚有致，字如其人。李艳侬善画兰，饶有清气。朱莲芬之书，师法襄阳，又参以诚悬体，劲挺有姿，其擘窠大字书，尤有怒猊抉石、渴骥奔泉之概。吴县潘文勤公时命其代笔，名噪都下。余收有梅伶横幅、钱伶扇面、徐伶小柬，独未得倩朱伶一书屏联，殊为憾事。

梅巧龄有一可纪之事：部郎某君与之往还颇熟，借用其三千金，永未归璧，而部郎遽卒。身后事皆其乡人为之经理，此项借款乡人悉知之，金以梅齿及为虑。设奠日，梅来吊奠毕，与座客晤，咸谓部郎子幼家贫，丧葬均无所出，借款请缓数年，俟其子稍长，再行归结。梅即出券谓众曰：『吾来专为此事。』即时将券于柩前焚之焉。此风义视古人之麦舟赠友何多让焉？以伶官而有士君子之行，可以厉薄俗矣。

程长庚驰誉数十年，论者以其籍皖之潜山，谓徽有『两人杰』，盖指程与合肥李侯相也。拟人虽不伦，余谓事功与技艺皆有等级高下之殊，登峯造极者即为有数之人物。各史于列传外，有方伎一门，比物此志也。合肥功业彪炳，宜享不朽之名。程以一技之长，誉之者无间人言，几于口角流沫，迄今六七十年矣。余幸得聆其雅奏，并闻诸顾曲大家，谓其乱弹剧已臻极诣，逆料后有作者无能为役，殆可断言。徽有『两人杰』之语，谓为诙谐也可，谓为未尝无理亦无不可。徐小香于其歿时，以联挽之，有『絶调竟成广陵散』之语，惟能者知能者，余深信其非标榜谰言也。

凡事宜戒苟且，戏剧何独不然？京师从前演剧，《天水关》必先由蜀后主上场，无始自马遵者。《捉放》必先由曹孟德上场，以次而及陈宫。『公堂』一段无自吕伯奢上场者，更无不带『宿店』者。今则《天水关》剧几如『此曲只应

天上有，人间那得几回闻』。《捉放》则絶无自孟德上者，偶演『宿店』必标明『準带宿店』字样，一似格外求好，以饜观者之意。风气如此，有不解其所以然者。苟且如此，戏剧之江河日下更何待言？况体国经野之要，而可以苟且出之也哉？

梅巧龄佳剧，如《雁门关》、《盘丝洞》、《渡银河》等剧，最为出色。《雁门关》饰萧后，体貌既丰腴，又御旗妇冠服，口操苏音，清脆无比。《盘丝洞》饰蛛精，率众裸上身，沐浴于河。老杜《丽人行》所谓『肌理细腻骨肉匀』者，庶几近之。《渡银河》饰杨太真，艳丽而肥，恰称『环肥』之目。加以喉音清亮，圆转自如，故梅演此数剧，主家辄以夸豪举，鄙见殊不谓然。

作寿演剧乃今日常有之事，而来宾中竟有与主家素无往还，并未与主家送礼，而亦贸然入座观剧，如京谚谓『看衬戏』者。甚至妇女亦从而效尤，恬不为怪。近数十年来，妇女竞言开通，以素不相识之家，连袂而往观剧，以云开通，诚开通矣！若谓不乖乎礼法，恐未必然。夫无论何等国家，妇女可不循礼法乎哉？

从前京师各戏园，有先期于街衢黏贴某日所演之戏，亦有不标戏目而以各样新戏咳之者，但既经标明戏目，除雨雪停演外，从不开演者。今则于所报之戏，临时忽然辍演者，常常有之。记某年某戏园演《梅玉配》，分两日演唱。余第一日往观，次日复往，则门首寂然，竟已辍演。询其故，则天津督军署用电话令全班赴津演寿戏。其实所谓督军者，彼时固在京也，不禁喟然曰：『京师称首善，譬众星之拱北辰。前朝将帅威势之大，至年大将军止矣，似无如此权利。』今戏园中临时辍演之事时有所闻，缘因固非一端，不能示人以信。一自鼎革以来，事事效法外人，外人最重信字，而今偏不效之，可慨也矣。

李赞皇言曰：『佳文譬如日月，终古常见，而光景常新。』诚为名论。余谓文固如是，名伶演戏何独不然？昔年观程长庚、王九龄、徐小香诸伶之戏，遇其演擅长旧剧，均如发硎新试，如游名山、如啖嘉果，今日观之，明日仍思观之，从无厌弃之心。今则每演新排之戏，未尝不轰动一时，后如重演，观者往往索然意尽。盖演时以作工身段台步作派为主，徒求妆点之鲜明无当也。前某堂弟子饰刀马旦之陈桐仙，所演《竹林计》《杀四门》等剧，对枪时有所谓一百八枪者，回旋上下，令观者目眩神摇，可谓尽舞枪之能事。陈又善弹琵琶，犹记吾弟子蔚君弹琴，陈以琵琶和之，所弹《归去来辞》《长门怨》等曲，悉以琵琶音韵补其空缺，宛转抑扬，娓娓可听，此四十年前事也。鼎革后，余来京师，犹数数见之，已颓然一老翁，久不为冯妇矣。忆曾倩其抚胡琴、弹琵琶数曲，前尘影事，枵触于怀。刘梦得赠何戡诗云：『三十余年别帝京，重闻天乐不胜情。旧人惟有何戡在，更与殷勤唱渭城。』予亦同兹感怆也。

乱弹戏词句粗俗，不比昆剧之雅，然亦词意明白，上下句意思尤须联贯，不得图省力气，妄为删减。程长庚掌三庆班时，青衫某伶唱《祭江》，于反调减去数句，大遭其呵斥，此亦其班规严肃之一端。余谓犯此病者，花面尤多。曾见一黑净于所唱二簧一段，将上下句互相删减，致语气毫不相属，唱工虽可取，观者意兴索然矣。

前四喜班有两长剧，一《雁门关》、一《五彩舆》，皆以八日分演，引人入胜。《雁门关》演辽宋交战，终于行成，大率本小说之《杨家将》而成此剧。本班名伶无不献技，咸谓非四喜班不能演此剧。梅巧龄饰萧后、王九龄饰杨延辉，已足涵盖一切，而时小福、余紫云、张紫仙饰三公主，尚有饰延辉原配及所谓八姐、九妹者，又有各堂弟子分饰所谓阿哥、格格者。此剧占旦角太多，无不竞胜博观者欢，以各堂多隶属于四喜故也。《五彩舆》一剧，演明嘉靖时严嵩父子专政，及其党鄢懋卿巡淮浙盐务，携其妾乘五彩舆到处滋扰故事。此事《明史》亦载之。闻此剧为道光朝严问樵大令保庸所编。戏园屡演此剧，观者无不饜心。各伶醮金公宴大令以酬其劳，与康熙年间京师聚和班伶人以《长生殿》一剧公宴洪昉思太学，情事相同。余屡观此剧，最喜王九龄之饰海刚峯、余紫云之饰鄢妾，一则不畏强御，风骨嶙峋，一则姿媚横生，唱工圆润，可谓毫发无遗憾矣。

观剧者如入五都之市，有一物之不备，即不足饜往观者之心。从前各园演剧，生、旦、净、末、丑以次献技，各有其正者，亦各有其副者，否则不得名为班也。至余所述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徐小香各名伶，当时亦不多见，而稍次之人才接踵继起，故戏剧一道知名者不絕，历久常新。今则一日所演之剧，专饰小生者，几无其人，佳者更不可得。他如青衫、黑净、须生唱工之剧，亦时有时无。后起人才，惟以花衫著称者尚有所闻，余则无闻者。迁流所极，伊于胡底。即以戏剧一事观之，不能无人才升降之感。

前各班司胡琴者，为本班执事人，按次轮流执事，无私属诸一人者，所谓班规也。惟四喜唱青衫之时小福、余紫云，以行腔较多，每津贴司琴之李四，以和其腔，每出不过当十钱数缗而已。今则名伶演剧，必有司琴之人，甚至两伶合演一剧而调门不同，两司琴者各按其调门以合之，此亦从前絕无其事。整齐划一谓何？曷怪自为风气者之比比皆是也。

京师三大班，为三庆、春台、四喜，皆注籍于内务府，轮流在大栅栏演剧。此外各班悉以小班目之，只在肉市、鲜鱼口及崇文门外演唱，界限极严，不能逾越。三大班既鼎峙而立，生、旦、净、丑各角色皆工力悉敌，不能优劣悬殊。即以武生一项而论，三庆有谭鑫培，春台有俞菊生，如骖之靳，无复加矣。而四喜武生为杨全，其出色之剧，如《英雄义》之史文恭，《泗州城》之孙悟空

，《八蜡庙》之褚标，力健气充，英光迸露，实可谓武生之矫矫者。使四喜无其一人，即不能与三庆、春台齐驱并驾。此外各脚色可类推矣。余友王君镜泉，一日具柬邀在正乙祠观堂会戏。王君在银号经商，盖其同业于是日演剧酬神也。午后一点钟开演，不带灯戏。程长庚演《昭关》，徐小香演《射戟》，卢胜奎演《空城计》，何桂山演《五台会兄》，黄润甫演《取洛阳》，春兰演《祭江》，末出武戏为《五人义》，麻得子饰周文元。本班名伶以次登场，真有千岩竞秀，万壑争流，应接不暇景象。程尝谓：『应人之召，将戏排定，无论班主班众，均当出场。』而一日所费戏价，只当十钱六七百缗耳。承平之世，如此盛会，需款不过尔尔。则当时公事私事之一切舒宽，概可想见，何其幸也。

公德、公益，今人之口头禅也。乃合观今日之人心，往往与公字相反。即以戏园而论，从前入园者安靖无哗，得以静心观剧，今则各项卖食物者、送手巾者、送报纸者，纷至沓来，周而复始，喧阗嘈杂，竟有挥之不去之势。方今时局艰危，小民谋食不易，若辈图蝇头微利以贍身家，悲悯之不暇，何忍加以苛责？惟三十年前，戏园中未尝无卖食物者，而决无目下之纷扰情状。殆由人心不古，知有己不知有人之故。余谓当路者果能以身作则，事事开诚布公，不存自私自利之见，转移风俗之道，其在斯乎？

从前戏价各园一致，今则不然。此园之价与彼园异，今日之价与明日又异，恍恍离奇，莫可究诘。观剧本寄兴消闲之事，戏价参差何关轻重？可异者，付价之外必索酒资，不餍其欲不止。甚至于观听适宜之座位，并未卖出，司座者【南方谓为案目】谬谓己为人占定。深悉其中窍要者，辄谓非运动不为功，至有贿以多资，其数浮于戏价者。今时之政客贵人岂惜此区区之费？而不知其遂酿为风气也。噫！运动之说，即承平时，士大夫纳贿行賂之事，偶有踏之者，即为终身之玷。近二十年来，不特社会有此说，即巍然大官亦昌言不以为怪，贿赂公行，几如一邱之貉，可胜慨哉。

京师为冠裳荟萃之地，凡事属观瞻者，皆以京师之品评为准。即以乱弹戏剧而论，班曰徽班，调曰汉调，而伶人唯工作派，台步身段，必经久住京师于戏剧极有研究者之评论，而伶人之身分始定。犹之演昆曲者，须经苏人嗜此者细加推敲，果其无疵，始为无疵也。二十年前，上海伶人有邀无识者之赏鉴，名噪沪上者，而深悉戏剧三昧者观之，率嗤为外江派，以其多不循戏剧绳墨也。迩来京伶之偃蹇者，多赴上海演唱数月，幸获过情之誉，即回京侈然自诩为名伶，而观者亦相率和之，甚至外江派伶人亦有来京浪得名者。十余年来，政治、风俗、人心无所不变，岂观剧之心理亦因之而变乎？穷则变，变则通，理固如是。余谓愈趋愈下者，致今世间无是非，终不得谓之善变也。

余此编专述从前戏剧人才，并歌场之盛，皆壮岁时数年所经历者。今则时异境迁，既不常常观剧，梨园人才知之未审，故无所毁，亦无所誉。盖誉则涉标榜之嫌，毁则虑为人所忌，致起笔墨之争。犹记八九年前报纸登载某伶之剧，有誉之者，有毁之者，互相左右袒，议论纷如，喧嚣十余日始已。余有鉴于此，无所品评，职是故也。昔梁昭明太子《文选》，以何逊生存，不选其诗。余亦准此例耳。至孙菊仙与以秦腔著名之十三旦，四十年前即已誉满都下，余观其剧殆难数计，亦不加论列，既属生存，即不在品评之例，故并付阙如。又今负盛名之杨小楼，曾论及之，乃因其父《长板坡》一剧为空前轶后之作，不第当时无与抗手者，逆料后有作者亦断断不能企及，故略为比较。非意有所嫌也。且以孙吴名将陆抗相喻，亦可谓名父之子矣。『敢不絶于余怀，诉流风而独写』，岂独为梨园之旧话已哉！

《梨园旧话》终

《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正编 梨园轶闻》

（近人）许九埜 着

●目录

梨园轶闻

●梨园轶闻

宛平许九埜着 东莞张次溪校录

京班最重老生，向以老生为台柱。道、咸间分三派：一、奎派，即张二奎，实大声宏，专工袍带王帽戏，如《打金枝》《探母》《荥阳》之类；一、余派，即余三胜，【紫云之父，叔岩之祖】苍凉悲壮，专工《桑园寄子》《碰碑》之类；一、程派，即程长庚，清刚隽上，力争上游，专工《鱼肠剑》《捉放》《昭关》之类。其余后起诸伶，大约均不出此三派以外。

京剧本系昆曲，自变为乱弹后，【即二黄】胡琴亦随之兴起。咸、同间，犹有用双笛者，清圆浏亮，非嗓音圆足者，不能按腔合拍、丝丝入扣，所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也。今虽二黄盛行，而油腔滑调，非复盛世元音矣。

老伶工未有不习昆曲者，如长庚之《钗钏大审》，小湘之《游园惊梦》《前后亲》，谭鑫培之《别母乱箭》，何九【即何桂山】之《嫁妹》《山门》，未易更仆数。即后来之陈德霖、钱金福诸伶，皆系科班出身，于文武昆乱无不熟习。内行中谓必先学昆曲，后习二黄，自然字正腔圆，板槽结实，无荒腔走板之弊。亦如习字家之先学篆隶，再习真草，方得门径也。

京戏重科班，如科举时之重正途。然唱小旦者谓之『司坊』，品格最次，凡戏场中之谢赏及抱牙笏、请点戏诸事，皆以旦角为之，以其可以陪酒侍座也。司坊中习老生者绝少，后亦渐渐有之。惟后台衣箱不能乱坐，旦角有旦角衣箱

，独丑角可随意起坐，规矩森严，老伶工悉遵守之。

外行谓之『洋盘』。【是否此二字，不可知】凡由票友下海者谓之『卖了』，必先拜老伶为师，方不为行中人所歧视。从前票友最尊贵，大半皆文墨中人，凡喜庆宴会，主人必具衣冠、备酒筵，延之上座，无敢轻慢，然后登场。唱罢后必犒赏文场、前后台，所谓耗财买脸，亦一时风尚也。

『叫天』即谭金福，号鑫培，三庆科班出身。其父『老叫天』，在三庆为埽边角，好养画眉、百龄各种小鸟，故有『叫天』之目。迨鑫培初露头角，名誉渐起，人遂以『小叫天』呼之。幼即聪敏，于文武昆乱无所不能，自倒苍后，专演武剧，如《八蜡庙》《盗魂铃》《武当山》，凡武生戏皆能之。又能唱武老生戏，如《定军山》《战太平》《庆顶珠》诸剧，堪称绝技。闻其幼年曾唱野台戏，背上生疮仍摔镲子，有老年人曾见其仰卧台上，足见当年教师之严，而名角亦非磨炼不成。得享盛名，诚非易易。

『叫天』隶三庆最久，自月楼由沪返京，亦隶三庆。两人并驾齐驱，几不相下。惟月楼体魄雄伟，声音宏亮，最重池心。【从前戏园，正面皆长桌，五行八座，人咸集于此】『叫天』未免相形见绌，一怒而赴上海，面演武剧又失败，乃专演老生戏。时海上人材缺乏，『叫天』嗓音流利，气韵悠扬，遂独出冠时，为顾曲家所赞赏。且能戏独多，兼张、余、程三派之长，一时无两。惟其底气稍嫌微弱，究非黄钟大吕之音，故如袍带戏不多演。而演《捉放》不带公堂，演《乌盆计》必带宿店，则又善用其长，善藏其短也。

『汪大头』名桂芬，咸、同间名武生汪年保之子也。幼学徒于春茂堂，习老生，兼老旦，身短貌陋，人皆以『大头鬼』呼之。同堂五人，皆以桂字排，貌皆不扬，故有『春茂五鬼』之目。『大头』满师后，艺既不佳，嗓音又劣，遂改习文场。诂胡琴入手后，指法玲珑，弹丸脱手，竟驾乎樊三、李四之上。【樊三为三庆琴师，李四为四喜琴师。】迨樊三物故，『大头』遂一跃而随侍长庚左右，相习既久，于长庚之声音笑貌、举止动作无一不烂熟胸中。得其神似后，嗓音复活，且更清越，登场一试，羣众皆惊。时长庚已故，嗣响无人，『大头』遂执歌场牛耳。乃由北京而上海，而遍历诸埠，名盛一时。与孙菊仙齐名，殆又过之，时有汪、孙派之目。『大头』中气充足，嗓音高亢，发于丹田。【京师有『矮老婆高声』之谚，人多以此讽之。】惟其沉着处，颇嫌重浊，盖习闻长庚晚年之作，非复中年之清隽耳。

王九龄丰神秀雅，局度安详，在稠人广众中与文人墨客并立，直不知其为梨园中人。嗓音圆湛深厚，为他伶所不及。【后台谓之『铁嗓子』】初习昆旦，无赫赫名，年二十后改习老生，唱开场戏，如《山海关》之类，调高响逸，彩声雷动，名满京师。最擅长之剧为《除三害》《骂王朗》《乌盆计》等戏。惜其

神情略嫌板重，于离合悲欢未能形容尽致，又适与长庚同时，未免声价略减。英雄时会，殆亦天实为之欤？

杨月楼【即小楼之父】外号『杨猴子』，在沪上以演猴子戏得名。本系张二奎弟子，相貌魁梧，声音宏亮而嫌稍左。自肇事旋京后，隶三庆部。初尚有海派，【内行谓之外江派】后为长庚诸老伶所陶冶，遂亦敛才就范，颇合绳尺，文武兼全，能戏不少。时三庆初排《三国志》，月楼演《长坂坡》，饰赵云，精神饱满，唱做均佳。后长庚老去，月楼接演鲁肃，安详沉静，颇能传长庚衣钵。惜其享年不永，未克久负盛名，亦少年斲丧太过之故，惜哉。

『梅胖子』，名巧玲，字慧仙，扬州人。【即兰芳之祖】其师为罗巧福，【百岁之父，唱青衣，与二奎重整四喜者。】其岳父为陈金爵【嗽云之祖】。巧玲丰颐玉貌，态度端凝，能戏为《赠剑》《闺房乐》《打棋盘》《梅玉配》《五彩舆》诸剧，富贵风流，居然大家风范。且气息安雅，擅长隶书，尤为士大夫所欣赏。

徐小湘，字蝶仙，苏州人，以唱昆生得名，兼善乱弹，与长庚同时。演三国戏如《羣英会》《取南郡》，饰周瑜，丰神俊逸，气韵高华，可谓空前绝后，无上上品。昔王小铁着《鞠部羣英》，有小湘赞云：『锦城弦管，汉官威仪。』足以覩其梗概矣。与小珍、小沅【即朱素云之父，唱武旦。】同为吟秀堂弟子，有『吟秀三小』之称。后王桂官、陆小芬、朱素云续演小生戏，极力追摹，不过略具形似耳。

陈德林，小名『石头』，字瘦云，在三庆坐科，习青衫。能戏甚多，嗓音圆润，神气安详，虽不及紫云之清脆、小福之沉着，然同时同科已无出其右者。后年岁愈老，韵调愈高，竟称绝唱，殆亦天授，非人力也。然而善自调摄，【德林无各种嗜好】似亦非尽天赋也。

『俞毛包』，即俞菊生，字润仙，【振廷之父】为张二奎弟子，与月楼同门。幼习武旦，以身材过高，改习武生。工架老练，神采飞扬，演《铁笼山》《挑华车》诸剧，俨然有大将风度。惟其性情暴躁，同场诸伶偶有过失，必诟詈不已，且或以手中刀杖击之，同行谓之『毛包』以此。然其用功之勤奋亦有不可及者，如《金钱豹》之飞义，每日戏散归寓，必时时习之，无或间断，宜同人之不敢藐视也。

何九，即何桂山，为净角之特出者，嗓音洪亮，气韵沉雄。同时如刘鸣九、郎德山辈，均不能与之抗衡。其拿手杰作为《嫁妹》《山门》，凡净角唱工戏，无所不能。后虽刘永春、金秀山亦显名当时，然气派之正大，昆乱之兼长，为桂山所独步。同时隶三庆部者又有陈三福者，嗓音圆朗，真正铜锤花脸。只以做工板重，遂不为台下所称许也。

庆四、钱寶丰，皆二花面之著名者，先隶春台部。与『毛包』同演《混元盒》《恶虎村》《闹昆阳》诸剧，庆四专工恶霸、八大拿戏。后继庆四而起者，有黄三即黄润甫，以演曹操戏著名，每演《长坂坡》必以寶丰饰桓侯，一文一武，神情逼肖，可称双絕。

『卢台子』，即卢胜奎，闻系文士出身，颇研笔墨，嗓音沉着，似哑而实亮，为余三胜嫡派，隶三庆部，为长庚配角。凡三庆本戏如《三国志》、《取南郡》，皆其亲排，极有邱壑，非如后来之新剧家，首尾不相顾也。

刘赶三为名丑角，与刘五、三雄、杨三，先后驰名。惟赶三嬉笑怒骂，迥不犹人。后有罗百岁者，口角灵便，干净异常，从无秽褻之词形诸齿颊，前后台皆重之。然丑婆子戏如《探亲家》《普球山》《浣花溪》诸剧，终让赶三首屈一指也。

青衣戏以反调为最难，《祭江》《祭塔》尤为重头。同、光间，紫云每一登场，四座寂然无声，惟台上胡琴声、鼓板声与歌声相应答，如闻九天鹤唳，凤管鸾笙，令人飘飘欲仙，诚所谓『此曲祇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者是。回首五十年来，此调已成广陵散矣。闻之陈德林云：『青衣学戏，二黄先学《教子》，西皮先学《芦花河》，能此二出，则轻重疾徐、抑扬高下，得其大半，其余各戏不难迎刃而解。』

《二进宫》最难须生、旦、净三角合手，调门高下相同，方能凑拍。此戏以王九龄为最佳，配以时小福、刘鸣九，亦一时佳剧也。昔年旧历新春，各部院、各省同乡同年团拜，必演剧助觞，均系徽班，【二黄、昆曲】从无演奏秦腔者。

【即梆子腔】自『老十三旦』【即侯俊山】到京后，惊才絕艷，焜耀一时，堂会遂有秦腔加入，【时同治末、光绪初年。】以《新安驿》《珍珠衫》最著名。后『想九霄』继起，竟有二黄、秦腔合演者，亦潮流所趋也。

春茂、景龢、英秀三家，均在李铁拐斜街、外廊营之间，相距不过数武，而一时汪、谭、梅三大艺员皆产生其中，地灵人杰欤？人杰地灵欤？殆亦天地灵秀之气与间气相合而生欤？异矣！

余家居京师，与梨园最为接近。少时课余之暇，辄往观剧，见闻既久，濡染亦深，于此中奥窍颇窥门径。自离都门，此事遂隔，今偶忆及，爰笔録之，以资谈助。同好诸公，茶余饭罢以之为埽愁帚也可，即以之为覆瓿书也亦无不可。壬申孟春宛平七十二叟许九埜识于济南之习勤斋

《梨园轶闻》终

《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正编 旧剧丛谈》

（近人）陈彦衡 着

● 目录

旧剧丛谈

●旧剧丛谈

陈彦衡着 东莞张江裁次溪辑

皮黄戏剧之组织排场，多与昆曲相类，盖由苏班摹仿变化而自成一派，已非旧观。然则今日之皮黄，当明其源别、源流之所以异，与夫因革变化之所由来，而折衷于一是。固不可拘一隅之见而概论之也。

今日之皮黄，由昆曲变化之明证，厥有数端。徽、汉两派唱白纯用方音乡语，北京之皮黄平仄阴阳、尖团清浊分别甚清，颇有昆曲家法，此其一证也。汉调净角用窄音假嗓，皮黄净角用阔口堂音，系本诸昆腔而迥非汉调，此其二证也。皮黄剧中吹打曲牌皆摘自昆曲，如〔泣颜回〕摘自《起布》、〔朱奴儿〕摘自《宁武关》、〔醉太平〕摘自《姑苏台》、〔粉孩儿〕摘自《埋玉》，诸如此类，不可枚举。而武剧中之整套〔醉花阴〕、〔新水令〕、〔斗鹤鹑〕、〔混江龙〕等更无论矣，此其三证也。北京皮黄初兴时，尚用双笛随腔，后始改用胡琴，今日所指唱者之〔正宫〕、〔六字〕诸调，皆就笛而言，其为昆班摹仿变化无疑，此其四证也。

徽班老伶无不擅昆曲，长庚、小湘无论矣，即谭鑫培、何桂山、王桂官、陈德霖亦无不能之。其举止气象皆雍容大雅，较诸徽、汉两派，判如天渊，此又由昆曲变化之确实证据。然则北京之皮黄，固不可与徽、汉两派之皮黄同日而语矣。

皮黄盛于清咸、同间，当时以须生为最重，人材亦最伙。其间共分数派。程长庚，皖人，是为徽派；余三胜、王九龄，鄂人，是为汉派。张二奎，北人，采取二派而掺以北字，故名奎派。汪桂芬专学程氏，而好用高音，遂成汪派。谭鑫培博采各家而归于汉调，是曰谭派。要之，派别虽多，不外徽、汉两种，其实出于同源。故梨园老伶，念字多本楚音，而于阴阳平分别尤为清晰，大抵阴平高呼，阳平低出，为皮黄之通例。惟《捉放曹》二黄首句『轮』字『明』字皆阳平，三胜则迂回低唱，长庚则慷慨高歌，唱法各殊而各极其妙。然则徽、汉两派，字音之高下不尽相同。《度曲须知》谓字音之阴阳清浊，全在口中之筋节，而不尽拘工尺之高低。此指昆曲而言。昆曲中之阳平字亦有揭调直出而不失音律者，程氏其犹本昆曲之遗意欤。

谭鑫培文武全才，于戏无所不能，独王帽戏只演《上天台》《摘缨会》两剧，余不多演，盖以其平铺直叙，不足展发才气，故宁不演，非不能也。谭氏最称九龄唱工，《上天台》为九龄杰作，极喜仿其声调。《摘缨会》则唱作、武工一一具备，谭氏演之如火如荼，有声有色，令观者如入山阴道上，几于接应不暇，此岂徒有大嗓之奎派所能耶？鑫培常言：『人之艺术各有短长，老角之

可贵者，只是善用其长，不显其短。』又云：『老角皆知安分守法，不敢自作聪明。』以谭氏之才艺，其服膺前辈如此，宜其演剧不肯率意为之也。

姚增禄，武老生也，文武昆乱，所能甚多。清室贵族之嗜戏剧者，往往聘为教习。余在肃王府中见其演《法场换子》。而与谭鑫培配《宁武关》之老旦，尤为妙绝。其神色、说白、身段、作工，几可与鑫培并驾齐驱。老角本领，殊令人不可测度。又有李寿峰者，文武须生，兼能昆曲。鑫培演《别母》，李配老旦亦佳，然较姚则少逊。现能演此者，老旦中只一罗福山，然又不如李，以后恐无人矣。

当时梨园名角辈出，票界亦不乏人才，如孙菊仙、许荫堂、德珺如、金秀山等，皆以票友下海而负盛名。惟周君子衡，资深学博，为票界秦斗，然非知交喜庆堂会不肯登台。内行名角鑫培、桂芬等，无不称道『周三爷』，见之执礼甚恭，其钦仰可知也。又有孙君春山，前清进士，为吏部司官，善唱青衣，选声琢句，簇簇生新。紫云、德霖皆虚心请教，尝语人曰：『某句某腔，孙十爷所传也。』而春山从不登场，但与三五知己宴会时，酒酣耳热，乘兴一歌，萧然意远。若周、孙两君者，其票界之星云欤。又孙春山善制新腔，青衣剧中《孝义节》《武昭关》《祭江》《孝感天》等词，皆有所改正。余曾以其《武昭关》慢板二黄告梅兰芳，兰芳已装入留音片中。第此段，例须临完上句改散板，留须生上场接一下句。春山每一人独唱，无法收束，遂自撰一下句，然不能用之登场也。自兰芳唱片流行，遂不能再减，而须生上场只得再添一上句矣。此后青衣新腔，层出不穷，大都皆根据此段而不及其浑成大雅。然则制造青衣新腔，当推孙十爷为鼻祖，后人不过拾其牙慧耳。

名角演剧，场面必择好手，而尤以打鼓者为重要。盖打鼓者为场面领袖，非与演剧者性情心思息息相通，不能得心应手。长庚时有顾某与其子章圃；鑫培时有郝六、李五，皆打鼓中巨擘。此外如李大、何九【另一何九，非何桂山】、王景福、刘顺，亦其中好手。大抵打鼓者，贵能博通剧中之关键，而辅助演者之精神，尤以鼓点简洁大方、不落小家俗派为正宗，故观剧者但闻锣鼓便知为名角登场。自秦腔盛行，锣鼓专务火暴，虽二簧场面亦杂以梆子。俗派流传，外江变本加厉。今日场面中求其真有二簧规矩韵味者，即北平亦不多见矣。胡琴与唱有密切之关系，其重要不在鼓板之下。当时名手樊三之外，有李四、韩明厥，后则有梅雨田、孙佐臣。雨田胡琴，刚健而未尝失之粗豪，绵密而不流于继巧，音节谐适，格局谨严，有时偶用花点，不必矜奇立异，自然大雅不羣。其随腔垫字与唱者嗓音气口针芥相投，妙在游行自如，浑含一气，如天孙云锦，无迹可寻，洵可称胡琴圣手。孙佐臣手音极响，以挺拔取姿，虽好用花点，而路数大方，不失矩矱，较之以大鼓俚曲加入过门者，其格调之高下，相

去不啻霄壤矣。

自鑫培出，而谭派盛行。学之者有王雨田、贵俊卿、张毓庭，皆由票友而归内行。然但袭谭之声调似是而非，若身段作工，则茫然不知。盖谭之身段作工，变化从心，无迹可寻，固非外行所能剽窃也。内行学谭者，只李鑫甫一人。李聪明过人，目无余子，独服膺谭氏，故其揣摩最有心得。鑫培一日在中和园演《阳平关》，临时忽以事不至，李即代之登场，坐客几不能辨，细观方知为李，然无一去者，可知其所学非仅形似矣。惜其人早故，未能知名，设使至今存在，谭派老生舍伊其谁属哉！

身段为内行专门之学，不肯轻易传人。以故票友能唱者颇不乏人，身段则多不能工。能之者，惟溥西园、包丹廷二君。西园，前清贵胄，当时名角如鑫培、楞仙辈，皆罗致门下，所学自高人一等。有时粉墨登场，名贵之气，出于天然，尤非寻常所能比拟。丹廷学戏于王洪寿、如《探庄》《蜈蚣岭》《雅观楼》《八大锤》等剧，身手步伐，皆有家数，不但票界所无，即求之内行中，近来亦不多见也。剧中锁呐曲牌皆摘自昆曲。内行场面以多能为贵，其节奏迟速断续皆听鼓指挥，而鼓点之优劣则大有径庭。所用曲牌大抵取其词意与剧情略有关合者，如发兵则用〔泣颜回〕，班师则用〔五马江儿水〕，饮酒则用〔画眉序〕，行路则用〔一江风〕，譬之颂诗，断章取义而已。场面老手与票界音乐家以能口举其词目为渊博，然亦不足据为典要。如《天官赐福》〔喜迁莺〕下用〔小开门〕或用《红梨记》花婆〔寄生草〕一段原词『看他梳妆巧，打扮新』，与《天官》毫不相涉，不知何所取义，意者因其声调相合耳。但内行不考其词，冒然用之，亦属非是。梅兰芳排《木兰从军》，元戎出师用〔朱奴儿〕，反寇聚众用〔出队子〕，二者虽同一发兵曲牌，而〔朱奴儿〕为李闯入寇之词，〔出队子〕系吴王兴师之曲，顺逆倒置，未免不伦。经余告之，始将二牌互易。其它尚多此类，由于内行少文学知识，故致此误。愚谓采用曲牌，音调自宜从旧，而词意不妨翻新。昆曲中同名而异词者甚多，安得精于音律者起而正之耶？

田际云，梆子花旦，又名『想九霄』。少时尚姣好，中年拥肿，少风韵，艺亦平平。其人工于心计，组织玉成，编制新剧，颇能轰动一时。当时人以其名对『忘八旦』，可谓滑稽之尤。又有『李象寅』对『杨猴子』，皆绝对也。

戏剧虽小道，亦美术之一种。学无渊源则根底不厚，识不广博则成就不高，其理一也。谭鑫培亲炙程、余诸名宿，兼采众美，粹于一身。譬之诗文大家，无一字无来历；又如书画妙手，无一笔落恒蹊。其天资固非寻常所及，其遭际亦属旷世难逢。昔王石谷遇烟客廉州而成一代画家，鑫培之遇长庚、三胜，其犹石谷之遇烟客廉州乎？演剧者既为美术家，则观剧者即为赏鉴家。夫古董也

，字画也，不见真者无以证其伪，不知优者无以见其劣，观剧亦犹是耳。对于名角演剧者，一字一声，当识其渊源之所自，一手一式，当知其门径所由来。周子衡谓鑫培《昭关》词与桂芬不同，而实本乎长庚。溥西园谓楞仙陈大官之跌步出于《断桥》之许仙。探本穷源，具有真知灼见，绝非模棱影响之谈。如此观剧方不负名角之苦心孤诣，而为内行所推重。呜呼！此岂易言哉！李顺庭善唱锁呐二黄，与何桂山演《龙虎斗》，真能叱咤风云，千人辟易，惟第二、三出即登场，观者后至，每以不及见为憾。何到园最早，到时即演，演毕即去，尝曰：『余不耐晚演，喜观余者，早来可也。』曾与鑫培演《捉放》，为时已晚，何不待『宿店』竟下，谭殊无如之何。后与鑫培在文明园合演数日，皆终场而去。时何年已老，故不如前之执拗。何性嗜酒，得钱即谋一醉，唱时尝以酒代茶，亦异禀也。

演剧者程度，往往视观剧者目光为转移，所关亦至重也。有『灯笼王』者，善学长庚，一旦登台偶效程腔，观者竟以彩声报之。王自鸣得意，复用前腔，观者置之不理。王以为未尝闻也，又连用前腔，观者大笑，谓『长庚好腔无重用者』，羣报以倒彩，而王不再登台矣。前在北平见张毓庭甫出台，以谭派为号召，程度浅弱固不待言，所唱重腔极多，而无一次无彩声。余思之不得其故，问诸友人，始知其预约戚友捧场，旁观亦随声附合，未暇计其工拙。然不数年，张遂日益退化，无人称道矣。故观客对于演剧家贵有监督纠正之责，而非徒事赞扬称颂之能。梨园老角能享大名，得力于观客之磋磨，正自不少也。名角演剧，首重作工，盖有作工而后唱、念、身段始有精彩。作工者，表情之谓也。然而殊难言矣。吴梅村《柳生传》有云：『演义虽小技，其辨性情、考方俗、形容万类，不与儒者异道。其始也，养气定词，审音辨物，以为揣摩。及其至也，目之所视，手之所指，足之所跂，言未发而哀乐具乎其前。演剧之至精者，亦犹是也。』谭鑫培演孔明有儒者气，演黄忠有老将风，《胭脂褶》之白槐，居然公门老吏，《五人义》之周文元，恰是市井顽民。流品迥殊，而各具神似。由其平日于各色人等之举止语言，无不细心体察，刻意揣摩，故其扮演登场，能随时变态，移步换形。明季马伶尝侍某相国三年，遂称绝技，皆所谓能自得师者也。余尤爱其《状元谱》一剧，见大官始而讶、继而怒、怒而至于打，如文章之由浅入深，画家之由淡而浓，步步引人入胜。而盛怒之下，态度深稳，身分尤高，妙处全在痛恨子侄不肖，虽狠心责打，实具爱怜之苦衷。其斥大官，追念先嫂，声泪俱下，令观者友爱之心油然而生，此岂可以寻常作工目之耶？近日号称谭派者，于责打大官时先起关门，余见鑫培未尝有此。陈伯玉乃积善乡绅，陈大官亦循良子弟，以叔父打胞侄，不必虑其逃逸，似无关门之必要。且打后无人开门，而安人竟然闯入，尤为矛盾。理路未明，妄

添枝节，自以作工周密，独未计与老旦进门抵触，反成笑柄。然则作工岂易言哉。

鑫培演《状元谱》，饰大官者以楞仙为最佳，当呼之进前时，只有惶恐听命，进前长跪，不敢抗违，身分极合。鑫培危坐，举袖抚其双肩问：『你是陈大官？』声色俱厉，望之凛然。说到『好奴才』三字，随用右手水袖向大官劈面一甩，即掣板赶打，简净大方，姿势极紧。打时，二人回旋追逐，如兔起鹘落，精采夺目。二人皆精武功，其身手步伐，迥非寻常家数，殊令人有观止之叹。近来饰大官者皆作惊骇欲遁状，员外下位，手擒大官，力摔在地，而大官犹挣扎欲逃，所以不得不关门。如此恶打，何异市井无赖鬪殴？以视谭、王，不啻霄壤。偶一忆及，连类志之，足见名角之思想艺术皆不可及也。

名角作工，不外通情达理，恰如其分。若毫无意识，自作聪明，未有不貽笑大方者。曾见某净角同谭氏演《捉放》《杀家》，逃走出门时，两边张望，作心虚避人状，欲出复回者数次。谭氏跟随在后，进退维谷，皱眉摇首，大为不满。此等做作，细思实觉可厌。又见某某演《探母》，四郎唱至『我本是杨』，公主突前力掩其口，四郎亦惊惶失措，蹶起一足，半晌方下。观之不觉失笑，此所谓揣摩过分也。鑫培戏界老手，虽语涉游戏，亦饶风趣，如《珠帘寨》云：『我今天来得比那一天都早，怎么会误了？』因其向来晚到，故作此语。是戏是我，语意双关，非常敏妙。他人皆云：『今天未开戏我就来了。』意谓加倍早些，更为有趣。不知好角从无未开戏先来者，已失自己身分，且明言开戏二字，越出范围以外，反觉索然。一寻常白话尚不能领会，遑论其它哉？又前清时谭氏演此剧，唱『怕老婆的人儿，又加级，又纪录，还要赏戴花翎』，民国时则唱『带宝星』。近之谭派唱『加级纪录要带大宝星，』尤足令人喷饭，未免太不求甚解矣。

旧剧词句以简明通俗为主，取其人人可以了解。如昆曲文字之典雅，词旨之高深，未必尽人能心领神会，所以反不如皮黄之受人欢迎。但梨园内行文学知识太浅，白字讹音相沿不改，遂至文义不通，为人诟病。愚谓戏词中如『你再怎讲』、『言得即是』等类太不成话，自当删除。他如语涉鄙俚、字欠妥适者，皆可略为改正，要以词义明了而不乖音节为归。若过事吹求，则旧剧词之可存者恐十无二三，将改不胜改矣。昔年鑫培演《伐东吴》，钱金福之潘张云：『画虎不成反类犬也。』当时渐有人赞之，以内行中皆讹为『反类其犬』，不知作何解也。大抵内行多不求甚解，因讹传讹，毫厘千里，苟无人纠正之，其误谬正不知胡底也。

旧剧多本小说传奇，原无深文奥义之可言。其最无聊者莫如《盗宗卷》《清官册》二剧，事实既荒诞无稽，而情节支离，词意俗鄙，虽有名手，亦难见长。

及鑫培演来，但觉其有声有色，入理入情，使观者毫无厌倦之思，是真能化腐臭为神奇，具此本领方不愧名角之品题。吾友何颂臣尝云：『好角能将无情无理之戏演得有情有理，乏角能将有情有理之戏演得无情无理。』可谓名言。非老于顾曲者不能道也。

友人鹤侪论《御碑亭》一剧：『词旨明通，情节纯正，为旧剧之最佳者。惟王有道入场，请出妻妹，交代看守门户，家无仆婢可知。所以嫂氏归宁，惦记小姑一人在家，急急赶回，中途遇雨，许多枝节由此而起。而王有道休妻时，忽唤苍头雇车，此人何来？未免太无根据。大抵编剧者为王有道设想，碍难使其妻徒步而归，又不便自去雇车，不得已而加一苍头，致前后不符。独未思德禄来接姑娘，系一同步行回去，由孟家庄私回，避雨碑亭，奔走泥淖中，亦未尝坐车，则此次回去，大可仍旧步行，何必添此一节，致成蛇足耶？』余谓此说极有理，惟相沿已久，此等小节或未必为人注意，一旦删去，不但演者违其习惯，即观者亦诧为漏场，非有名角出而毅然改革不为功也。

《琼林宴》一剧，本诸《七侠五义》，事实不必论，范仲禹以生员进京考试，半月之间竟大魁天下，并无此理。谭氏晚年但称『卑人范仲禹，前半月在此地将我的妻儿失散』云云，颇觉简当。或亦知其误而改之欤？此剧本衰派作工，不甚为人注重，自谭氏演之，始成名剧。盖谭氏平板唱法，别开生面，迥不犹人，而身段、台步以武术精神饰疯颠状态，尤妙在不脱文人氣息。一出毫无情理之剧，演得如火如荼，令观者惟恐其尽，得不叹为奇才耶！

《孝义节》，青衣皆唱〔西皮倒板〕，下高台唱〔西皮慢板〕，扯门帘。惟陈德霖唱六句〔慢板〕二簧，至第五句过门中下高台，与他人迥异。廿年前，在北平湖广馆堂会，见德霖演此剧最为整齐，时谢宝云配老旦，李五打鼓，梅雨田操弦。【二人皆随鑫培来者，有人特烦为陈帮场，遂大为生色。】李五于下高台过门中，用堂鼓肖风水声，泠然动听。雨田胡琴，随腔处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虽专门为陈操弦者无此吻合。可知名手无所不能也。

须生冯瑞祥为二路之矫矫者，嗓音清圆，颇饶韵致。谭氏快板中『后影好似王宝川』、『贩买绸缎回故乡』等句，皆采用其腔。惟其人似有神经病，每演剧间，赞赏者固不乏人，倒彩亦间不能免。如《探母》唱『去去就来』，尾音拖得极长，直入下场门内，然后掀帘露首以毕其腔。观者睹此怪状，不禁哗然，报以倒彩。然冯初不以为意，下次复演，仍蹈旧辙。即他剧亦时有此类可笑处。是何用意，殊不可解。

演剧最忌雷同，腔调虽妙，不可重歌，身段虽佳，不能复用，所谓数见不鲜、令人生厌也。老角剧词有多至数十句者，则腔调有时而穷，难免重复之诮。谭鑫培每于剧中长词减裁变化，使一句一腔，绝不相犯，此其善学前辈处，非特

唱为然也。《空城计》出城听老军语时，身段神情凡三变，无一重者。《斩谿》人帐以扇交左手而以右手指王平，及带马谿又以扇归右手，即以扇指马谿，虽小节亦不合掌。他如《探母》叩头摔发只一下，《杀惜》插刀入靴只一滑，删繁就简，愈见精神。名角之胜人处，正自贵精不贵多也。

当时徽班之外有梆子班。清季北京银号皆山西帮，喜听秦腔，故梆子班亦极一时之盛，而以义顺和、宝胜和两班为最著名。自田际云立玉成班，始兼唱二簧，然少名角，惟黄胖名月山以二黄武生而隶梆子班，短打武剧，精悍便捷，最称拿手。独唱时用胡琴，调门极低，武剧中虽几句摇板，然亦顿挫有致，不似后来学之者一味粗莽也。秦腔老生中，郭宝臣【即『老元元红』】、杨娃子、达子红、十三红，花旦中十三旦、一盏灯、福才子、灵芝草，青衣中捞鱼鹤、溜溜旦，花脸中黑灯、银玉，丑角中刘七、张黑，皆其中翘楚。惟山西老角日见零落，渐以北直梆子搀杂其间，不免江河日下矣。大抵梆子戏剧多鄙俚嘈杂，少文静之趣，故为缙绅先生所不取，不能与二黄争衡，而终归于淘汰矣。张紫仙亦青衣中矫矫者，与紫云同时。其唱每遇行腔，辄以慢声缓渡，使之转折清醒，然往往溢出范围之外。后来青衣每用花腔，必格外扳慢，致前后板眼不相连属，未始非紫仙始作俑也。又有孙怡云、张霭仙、陈瑞麟，皆以唱名，而皆莫如郑二奎。二奎喉音圆润，别饶韵致，扮相端好，作工亦极蕴藉，为青衣中美材，惜不永年，知之者鲜。以后虽有名角而唱法渐趋纤巧，求一字正腔圆、惬意贵当者，不多睹也。

长庚时，搭班各角皆有包银，最多者每季不过大钱八百吊，每日车钱八吊而已。后无包银，改为日份，多者不过四十吊。戊子时，鑫培增至一百二十吊，为数最丰。戏园卖座，每人一吊三百文，合现在铜子十三枚耳。甲午、乙未间，鑫培日演两剧时，犹守此例，后在中和园改为一吊六百文，每座仅增三铜子，人有议其贵者。堂会全班，日以继夜，最多不过三百两。鑫培外串，例演两剧，每剧十两，后增至两剧三十两，老辈以为过昂。近日名伶演一剧动费数百元，多或至千元，前岁天津某宅演剧，一日至费万元。踵事增华，世尚所趋，原无足异，独人材消乏为可叹耳。

林君季鸿，闽中世族也。幼在北平喜观剧，于青衣腔调极有揣摩。清宣统间，余与季鸿日聚于韩家潭杨韵芳家。杨为陆华云弟子，季鸿喜其嗓音宽润，为编《玉堂春》新腔，教之时，梅雨田亦常来谈，因谱以工尺，归教兰芳。一日兰芳在文明园演《玉堂春》，雨田为之操琴，而《玉堂春》新调遂大为人赞赏。其后展转相传，逐渐更易，庐山真面，已失旧观。林氏首创之功不可没也。季鸿不以唱自矜，而所制腔乃见重于雨田，其程度可知。又有梁君幼兰、黄君凤臣，皆闽人。早年随宦京师，所见程、余佳剧甚多，于各家字音唱法，研究

极深。惜二君年老，不能亢声高歌，有时兴到，尚能低吟效其声调，聆之如饮太羹元酒，古味盎然，令人咀嚼不尽。凤臣尤心醉三胜所唱《空城计》凤鸣关》。各词皆三胜所传，每段不下数十句，非气力充沛不能游刃有余，可见老辈之禀赋过人矣。三人者皆非票友，而于戏剧致力之深，虽专门者有不逮，诚可谓好之者。然非当日名角，艺术过人，焉能令人倾倒若此耶？

三庆演连台《取南郡》，为排本戏之嚆矢。四喜之《五彩舆》《雁门关》，春台之《铡判官》《混元盒》，皆步其后尘。而最多莫如福寿，如《粉妆楼》《福寿镜》《荡寇志》《施公案》《十粒金丹》《儿女英雄》等戏，日新月异，层出不穷，虽足以号召一时，究不若旧剧之能持久。盖后来所排本戏，规模结构多就事实敷衍而少裁制，精神、身段、唱工又皆临时安排，乏研究之价值。故一般好奇者所附和，而真有周郎癖者反无取焉。又有《龙马姻缘》四本，大致采《聊斋志异 马龙媒》故事，生、旦唱作皆备，杂以科诨武打，剧情绚烂，而词句雅驯，为某文士所编。余幼时曾见之，后竟无演之者，或其本已失传欤。名角演剧，不但唱作皆精，即白口亦字斟句酌，迥异寻常。如《空城计》，王平请令曰：『王平愿往。』孔明必再问之曰：『王将军愿往？』致王平无词以对，只得以『当报国恩』四字作无聊之敷衍，然后孔明再以令箭付之曰：『将军此番前去，必须要靠山近水安营扎寨，扎寨之后，画一地理图速报我知』云云。此种俗套，几于千人一面。鑫培独不再问王平，只对王平点头说一『好』字，随即掣令箭交王平曰：『此番前去，靠山近水安营扎寨，画一图形速报我知。』何等简当，何等大方，譬之词章家好手之高于庸手者，正在言简意赅，不多用闲文虚字。然此等处多无人注意，仅可为知者道耳。

梨园老角论唱工，须三音皆备方为好手。三音者，高音、平音、低音也。高音嘹亮而不窄小，平音坚实而不偏枯，低音沈厚而不板滞，此之谓三音皆备。三者缺一，不足为重。虽然此特论嗓音之优劣耳，设或五音不讲、四声不谐、格调不高、韵味不厚，纵能震惊乎俗耳，难免贻笑于方家。要之嗓音虽由于天赋，而人力亦实居大半，其间发音运气、念字行腔，具有微妙之作用。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又不可徒以形迹求也。然今日得一三音皆备者，已为无上之人材矣。

谭鑫培亲炙名宿，博学多能，前已详论之矣。但即其唱工而言，三音皆备、四声俱全，其吐字发声不必矜才使气，虽稠人广坐中，能使字字入人耳鼓，声声沁人心脾，非具绝大本领，乌能遽臻此境？后人以枯弱喉歌油滑腔调，侈然以谭派自命，何异痴人说梦。会当揭谭氏之特长，以证俗派之谬点，必有览之哑然而笑者。

场面有文武之别，武场以鼓为领袖，小锣、大锣次之，文场以胡琴为领袖，月

琴、三弦次之。胡琴带笛子、七钹，月琴带大钹，三弦带武剧堂鼓，二人又带锁呐，以六人为限。近有加一人专打大钹者，乃梆子派，非二黄旧例。昔日场面由班中聘定公用，虽名角无自带者。凡搭班各角，嗓音皆以正宫调为準，过高过低无取焉。故无论何人，同场合演，调门无或参差，无须自带胡琴也。胡琴花点得彩，始于李四，然必俟唱者得彩后，偶一为之，不能喧宾夺主。梅雨田尚守此规矩，余则不讲矣。场面以博学多能为贵，打鼓老手沈宝均，能打昆曲、二黄四百余出，同行重之。梅雨田能吹昆曲亦不下三百出，锁呐曲牌无不能之，即胡琴之指法章法，与曲牌之源流派别之同异，莫不分门别类，考据精详，非仅以一二过门花点，博得彩声便为名手也。月琴之音清以越，三弦之韵静而幽，配合胡琴有疏密相间，刚柔相济之妙。近人加入二胡，其工尺高下与胡琴同一，手法无特殊之点，但觉呜呜盈耳，嘈杂不清，不知何所取也。

贾洪林幼时学孙菊仙，嗓音败后作二路边角。尝与鑫培配戏，见鑫培执弟子礼，皆以为得谭氏真传。其实谭未尝教之，特其作工颇有揣摩，非余人所及。同时与谭配戏者有刘春喜，亦师事鑫培，靠把武剧颇有门径。鑫培《定军山》之严颜。《珠帘寨》之周德威，皆是刘莫属。刘性嗜酒，登台每带微醺，故又有『刘疯子』之目。二人技能皆非恒泛，而因嗓音关系不能出人头地。然则唱工岂非须生第一要务哉。

赵仙舫本习花旦，以鼻大貌寝，改为三花面。早年往山东演剧，途中坠车折股，遂一足跛，台步无足观矣。然嗓音清脆，极有口辩，且粗通文墨，好用新名词，当时多有击案叹赏者。其后张二锁亦效之，遂不觉生厌矣。二锁后来丑角中有名者，学罗百岁，略近似，平日期期艾艾，不能自圆其说，及登场则信口开河，毫无留滞。信乎！演剧之有别才也。

丑角老手唐玉喜，南人也。善昆曲，饰方巾丑最合体裁，而以《取帅印》《选元戎》之程咬金称拿手。其子唐常，习武花面，工架极佳，嗓音稍弱，而昆曲之《嫁妹》《火判》亦有家传。可知当日梨园学戏，皆以昆戏为根底。而北平皮黄，由昆曲变化而来，盖信而有征矣。

路三宝名玉珊，山东人，刘和坤全胜科班弟子也。余在济南见之，不过十余龄，演剧辄冠其曹。辛卯秋，余赴试北闱，孟君鹤泉在福兴居约中餐，同座皆招歌郎。孟荐三宝于金君子绳，时路初到北平，举止生硬，大为诸郎白眼。是日谭鑫培在庆和园演《定军山》，雷雨将至，余匆匆去，不及终席。不数年，而玉珊之名大噪，能者固自不同也。距今四十年，犹历历在目，旧雨飘零，坠欢如梦，抚今追昔，不禁恍然。梨园出身，有科班，有私坊。私坊者私立教坊，亦梨园中人自立堂名，广蓄弟子，教以戏曲，与科班无别。但出局侑酒，不知始于何人，遂为同行所轻鄙。庚子以来，此风已革，然当时酒肆灯红，韩潭

月白，浅斟低唱，绮韵独饶，朝野名流主持风雅者，莫不涉足其间，为诗酒欢宴之会，蔚为一时风尚。呜呼！可谓盛矣。

鑫培剧词多根据长庚、三胜诸人旧本，间因词句过长或字音难唱，略为减裁改易，然无大段杜撰者。惟《五家坡》窑外〔一段〕原板，与三胜、九龄词各异，不知其根据何本。旧词只唱至奔西凉为止，鑫培之词则将到西凉、遇公主、作番王、见血书，一一说明。而王宝川在门内听之洒泪，及至开门相见，反问长问短，俨若一无所闻，未免矛盾，殊不若旧词之恰合剧情也。谭氏《汾河湾》〔原板〕亦同此病。而演此二剧者，大半皆本谭词，不但不肯改易，且目此段为全剧精华。盖其声调佳妙，久已脍炙人口，虽欲割爱，有所不能。古人谓声音之道入人最深，岂不信哉。

《碰碑》〔倒板〕后〔慢三眼〕、〔回龙〕接〔快三眼〕，与《桑园寄子》『见坟台』一段同一体裁。反调第一段〔三眼〕、第二段〔原板〕，亦二黄定例。刘鸿升唱『叹杨家』至『马前英豪』六句，即归〔元板〕。或以语老谭，谭大为骇异，以从无此唱法也。凡唱《碰碑》第一段〔慢三眼〕，往往失之散漫，至『大郎儿』，急转直下，又不能停留，致前后尺寸悬殊。谭氏此段，起句即凝练合度，以下句句精密，宽而不散，紧而不促，至『大郎儿』，一气呵成，恰合〔快三眼〕尺寸。梅雨田胡琴，〔快三眼〕纯用双弓串合，于细针密缕之中游刃有余。而打鼓李五又能提纲挈领，相辅而行。其疾徐顿挫，三人若合符节，洵称绝技。谭氏尝言：『自失梅、李，唱此剧时每觉费力。』然则场面之与唱者，其关系岂浅鲜哉。

旧剧唱法，长短疾徐与剧情身段皆有关合，如青衣〔二黄慢板〕《进宫》《蒲关》等剧，皆在收束处上句行腔，一则转面归座，一则起身出园，因有身段台步，故用长腔，表示其雍容之度，下接大过门，行动自绰有余地。当日造腔者皆有用意，非徒以纾徐取姿也。近来青衣竞尚新调，《六月雪》〔慢板二黄〕第三句即用长腔，此段系对禁妈妈坐唱，无行动身段，尾腔拖长，殊无理由，且与首句落脚冲突，胡琴过门亦嫌重复。考之旧剧，殊无此例。而〔反调〕中『顺水推船』句末字在中眼，尤属创闻。按皮黄每句末字例应落板，须生《捉放》《除三害》，二黄第二句有末二字在中眼并出者，皆为变格，青衣无此句法，亦非末字独落中眼也。此句本系旧腔，末字仍在板上，袭之者故移置中眼，以见新奇，然音调无特殊处，不知何所取义，而演是剧者靡然效之，亦可怪矣。三十年前，北平票友顾君唱青衣，喜造新腔，时有『顾腔』之名，多以其不守旧法，目为异端。而操琴者不习其音节，动与齟齬，尤肆口讥之，顾之腔遂湮没无传。使在今日，焉知不遇赏音而负盛名？因论青衣新腔，而忆及之，天下事亦有幸、有不幸也。

近来不特青衣腔调推陈出新，即须生唱法亦五花八门，不可思议。盖老伶凋谢，绝艺沦亡，后起者无实学真传，不得不趋于新奇以眩世，向日所谓金钟大镛、雍容大雅之首，渺不可得复闻矣。窃谓学剧者如学诗文字画，须目睹以前名人之作品，深知其优美之点，然后可以简练而揣摩。故论诗文字画则汉唐之文章具在，宋元之名迹犹存。苟有志之士竭力追摹，未尝不可挾其精华而臻其妙境。独老伶去世，遗风余韵与之俱远，虽有智者不能想象而臆造，此一大憾事也。近世留音片于流传声调不为无功，惜为时太晚，老伶无多，可传者殊寥寥耳。

旧剧场面皆隶班中，由班长定其差等，分剧支配，各有专司。虽头等名角，未有自带场面者。遇有喜庆堂会，甲班之角往乙班外串，即用乙班场面。甲班场面不得越俎而代，其规则然也。长庚以三庆班长资格，以章圃司鼓、桂芬操琴，为自用场面之渐，然皆隶本班，初非为一人专设。且长庚不应外串，故仍未开自带场面过班演剧之例。长庚之言曰：『大人先生喜观余剧者，尽可演三庆部。身为班长，虽演多剧，讵敢辞劳？若余独应外串，而使全班向隅，何以对同人？』其不应外串，为顾全大众起见，义气可风，人不能强之也。自雨田、李五为鑫培专司琴、鼓，正如左辅右弼，缺一不可，一时称为双绝。后来名角遂援以为例，人人自置场面，不由班中取材，一若非此不足壮声色，而鼓与胡琴遂成名角之专用品矣。按？梅、李之辅翊鑫培，在立同庆部时。最先立同春部，操琴者为王云亭。雨田时在四喜，李五亦不隶同春。打鼓者为李五之兄李大或何九，殊无专人。其时仍守长庚旧例，场面取材本班，并非一人专用。即后来雨田因事不至，则觅孙佐臣或竟以其子谭二承乏。堂会、戏馆遇临时无人，即用官中场面，余所见不止一次。鑫培自谓伊演剧皆通大路，场面理应明晓，无劳斤斤选择。对于场面之优劣，初不甚经意，盖其自恃艺高，不欲借重于人，自贬声价，故为是言。然今之名角，力变旧法，竞尚新声，所谓大路已不可通行，即有场面能手，倘非研究有素，难免背道而驰。名角之有固定场面，已为今日必不可少之定例，而场面之价值亦愈趋而愈高。然求其不越准绳而自具精采如梅、李二人者，盖不数睹矣。

《骂曹》一剧，重在击鼓，名角擅长者，桂芬而外，谭氏最精。擂鼓三通，错综变化，五花八门，迥异寻常蹊径。〔夜沉沉〕一段，格律谨严，韵味渊雅，佐以雨田胡琴，音节铿锵，如出金石，可称神品。惟二人合奏，每至尾声，雨田胡琴紧与板连，而鑫培鼓点起于板后，微有参差，颇怀疑问。后询鑫培，据云：『雨田于收束处尚缺一句，故不能合拍。』并将此句工尺告余，余尝举以语人，皆以为独得之秘，今日已成滥觞矣。然鑫培不告雨田，雨田亦不问鑫培，盖鑫培名重艺高，颇自矜贵，虽雨田为之操琴，非低首请教，不肯轻易

语之。而雨田自负聪明，以为声入心通，可不学而能，亦不肯自贬声价，降心相从，其负气好胜，固自高人一等。余曾以鑫培之语告雨田，雨田以为老谭杜撰，此句绝无。然旧谱〔节节高〕后，实有一句收束，后接尾声，工尺虽异，老谭所云未始无据也。又〔夜沉沉〕中段长播，旧分三段，鑫培则一气贯注，不分段落，由来已久。一日，忽再接再厉，出人意表，若非雨田应付便捷，几致无从措手。老谭之故作狡猾，往往类此。梨园内行，虽同力合作，每自负才艺，各不相下，尔诈我虞，结习如此，贤者不免。因志《骂曹》击鼓，连类及之，亦谭、梅二人之趣史也。

老角演剧，遇他人舛错，每为之涵盖弥缝，不肯暴露其短，内行称为有戏德。惟鑫培不然，他人有误，必借故发挥，不留余地，故与之配戏者皆时存戒心。民初，段宅堂会，外串鑫培、兰芳《汾河湾》。接近兰芳者以其初次合演，面托鑫培格外关照。鑫培云：『诸大老如此热心，余敢不竭力，况兰芳晚伊两辈，在理尤应护持。』情词极为真挚。及演至『闹窑』一场，兰芳杀过河时，与鑫培里外错走，不免相撞，仓卒之间，殊无人理会。鑫培于末场白中『打救孩童性命』句下，忽加『叫他这边躲，他偏往那边去』二语，即景生情，妙语解颐。鑫培受人之托，有言在先，乃临时竟不为之回护，想亦结习难忘，忍俊不禁了。又在天乐园演《天雷报》，高四保饰地保，误呼『周伯伯』，观客初不留意，及老旦云『外边有人唤你』，鑫培云：『你听错了，不是唤我罢。』众人不禁哗然。四保念至『新科状元像继宝兄弟』一语，鑫培又曰：『你要看清楚，不要错认了人。』大家回想，又复哄堂。其不肯掩人之短，必欲扬之而后快，诸如此类。然意存讥诮，而语不离宗，口才便给，固非聪明过人者莫办也。清廷传外班伶工进内演剧，谓之『传差』，由内务府管理其事。凡名角皆赐俸，当值赏赉有差。鑫培俸视六品秩，每次赐金四十两，恩遇最优。民初，公府亦循例传差，鑫培仅得二十元，其子谭二不满所望，退有后言。其时公府管理剧务者为王文卿。王幼隶山东科班，后为项城差弁，随往北洋。适余叔岩在津演剧，王喜其聪秀，认为义儿。及入公府，项城因其接近梨园，故令专司其事。闻谭二之言，怒其不逊，思有以折之，阴嗾官吏禁老谭登台。当局不得已，命人往劝老谭，以艺高年老，宜保重休养，不可演剧为辞，于是堂会戏园谭氏绝迹者累月。时有『保存活国粹』之说，传为笑柄。谭二无计，往恳叔岩为之缓颊。叔岩慨然引为己任，惟以列入门墙为交换条件。先是叔岩拟师事鑫培，挽人说项，经谭拒绝，故此番借故要求，不得不允。后经叔岩居间，鑫培入府演《珠帘寨》为谢，其憾始解。然老谭自矜其艺，终不肯轻易传人，但劝叔岩先学《太平桥》开场诸剧，佯示敷衍；且师范尊严，不能随意请教。叔岩之受业谭门，其效盖可睹矣。

山左，南北水陆通衢，素称繁盛。清同、光间，地方安堵，名流宴会。每喜招集梨园，选艺征歌，以助雅兴。故当时鞠部皆争邀伶界能手，藉抬声价。余幼在济南，名班有二：曰『高升』、曰『如意』。高升为徽班，昆剧最多，亦兼演二黄。有贴旦张桂兰，苏人也，色艺双佳，声名藉甚。其人粗通文墨，温雅善谈，士君子多乐与往还。幼为洪天王府侍儿，太平遗事犹能约略言之。昆丑葛四与杨三同门，亦隶高升部，年踰花甲，其演《活捉》《祥梅寺》等剧，作工身段变化神奇，同辈罕有其匹。或谓杨三忌其艺出己上，劝之赴山左，似非虚言。二黄须生则有刘和坤，刘与张奎官同为三胜弟子，唱工作派，深得师传，衰派悲剧，尤擅胜场。演《桑园寄子》，观客有为之下泪者，可见其表情之工矣。如意部须生曰孙永才，作工靠把，皆有根底。所演诸剧，大略与鑫培路数相近，惟名贵大方，远逊鑫培，而嗓音不润，唱工尤非所长，然论其功候，已迥异时流。此外文净卞四、小寅，声容并茂；武生韩升、长保，文武兼优；而武净王永寿艺术精纯，尤为其中之翘楚。数人者皆京师梨园中材，自不能与当时名角并驾齐驱，故思迁地为良，自树一帜，所谓『于无佛处称尊』也。然使置之今日伶界，已为鹤立鸡羣。旧剧退化，可胜叹哉。

长庚演剧极为认真，他人有误，退场必严词呵责，不少宽容，然当场从不与人难堪，所谓有戏德也。三胜则讥刺讪笑均寄之于戏，盖其性喜诙谐，发于情不自禁，虽稍损老成宽厚之度，而口才敏捷亦自难能。尝闻老友梁君幼兰云：『三胜之弟本习净行，性最嗜赌，时窃乃兄衣物，质以偿债。适昆仲演《捉放》，三胜嘲之曰：「看此人面貌上，定爱赌博。」知者无不发笑。又一日演《碰碑》，末剧某角未到，后台管事嘱其马后【内行谓延长时间为马后】，三胜乃临时撰词，故意延缓，致时间过晚，《碰碑》甫下，坐客已稀，后演者大为扫兴，未免谑而近虐矣。』鑫培步趋长庚，对于演剧亦极重视，不愿同场稍有疵累，其当面奚落，不啻以嬉笑代怒骂，与恶作剧者固自有间。内行老角有著名促狭，如曹六、李五等，要皆有意为难，无理取闹，无足记述。此但就须生正角而言，若滑稽取笑，乃丑角专长，固不在此例也。

余叔岩在津演剧时名『小小余三胜』，年尚幼稚，喉音颇佳，而腔调芜杂，乃兄伯钦所教也。及嗓音败后，辍演家居，余尝劝其多观老谭剧，细心揣摩，艺术必能大进。叔岩亦深慕谭氏，值其登场，必往参观。叔岩之学谭，不自拜师始也。其后嗓音稍复，渐能上调，遇有堂会，余每为介绍串演，俾资习练，叔岩亦深表同情，且不受值，以为借台练功，无代价之可言。民二春间，李君直绳宅中堂会，挽余为提调一切。是日之剧，票友内行参半，有丁吉甫《落园》，王君直《碰碑》，恩禹之、程继先《羣英会》，梅兰芳、王蕙芳《虹霓关》。最末则叔岩《空城计》，外串金秀山司马懿、黄润甫马谡、李顺亭王平、王

长林老军，凡老谭配角，应有尽有。此剧上场，已逾午夜，坐客观至终剧无一去者，而叔岩之名遂喧腾于众口矣。叔岩天资聪颖，模拟谭派颇具形似，惟才力薄弱，鑫培之精采沈着处殊不能到。其加入春阳友社，与票友串演时，正刻意追随老谭，颇见进境。及后成名，唱法身段每好自出心裁，随意增易，谭氏规模相去越远。然较之他人，路数犹为纯正，故以今日之须生而论，叔岩可谓铁中铮铮者也。

李宅堂会《空城》一剧，除叔岩不取资外，黄三十元、秀山十元、李五六无、长林六元、场面八元，共计不过四十元。即兰芳之剧，亦仅三十元。以今日而论，岂止价增十倍。黄三、秀山，外串最多，数只四十元，近虽寻常角色，价皆倍之，高等者无论矣。身负绝艺，生不逢时，不禁为黄、金诸人三叹。是日王君直演《碰碑》，观者亦极满意。君直，天津盐商，素嗜谭剧，喉音清润，颇近鑫培，虽叔岩有所不逮。当时票界，学谭者不多，故君直声誉特着，堂会客串，人争延致，一时有『王叫天』之称。惟只讲求声调，身段作工非其所长也。君直、叔岩虽执业不同，而皆以谭派享盛名，亦可知老谭之魔力矣，故并附志焉。

旧剧须生一门最为难工，以其扮演剧中主要角色，贵乎设身处地，形容得体，固非毫无学识者所能办也。长庚、九龄，皆读书识字，故其胸襟与俗子不同。余幼时见其登场，不但声容之美、艺术之高，人不能及，即其神采举止，一种雍容尔雅之气概，亦觉难能而可贵。盖于古人之性情、身分体察入微，一经登场，不啻现身说法，故为大臣则风度端凝，为正士则气象严肃，为隐者则其貌逸，为员外则其神恬，虽疾言遽色，而体自安详，虽快意娱情，而神殊静穆，能令观者如对古人，油然起敬慕之心。后惟谭鑫培有此风度，论者谓其吐属容止有儒者气，可谓深合谭氏身分。老伶李顺亭、钱金福等皆谓谭氏之艺文武兼长，色色精当，前辈无此全才，后人不能学步。同行之推重若此，其声价盖可知矣。慨自名伶凋谢，衣钵无传，间有一二稍负时名者，类皆气质俗鄙，举止粗浮，有如沐猴，何殊画虎？近来旧剧须生不能执歌坛之牛耳者，未始不因此也。

长庚为人严正，管理三庆部井井有条，人多畏而敬之，尊之曰『大老板』。为之打鼓者，先有顾某，后为其长子章圃【即程继先乃翁也】。操琴者先为樊三，后为汪桂芬。汪本春茂堂弟子，习老旦，后为程操琴，故其得程腔独多。程氏之唱，刚健沈雄，大气磅礴，老友周子衡学之最肖。陈德霖为章圃弟子，白云：『幼时在三庆后台，与同辈嬉笑，辄被「大老板」呵斥，见之无不畏惧。一日某宅堂会，周在前台串戏，伊在后场不知为周，误以为长庚上场，嬉笑如故。忽有人自后击其顶，视之，「大老板」也。』则周之神似长庚可知矣。当

时三庆部三国戏最著名，长庚为鲁肃、徐小湘为周瑜、黄润甫为曹操、卢台子为孔明、钱宝峰为张飞，羣材荟萃，独步一时。故友何颂臣尝言：『蝶仙【小湘字】扮周郎，风流儒雅，令人如见公瑾当年。其与长庚合演《羣英会》《取南郡》等剧，璧合珠联，工力悉敌，令人有观止之叹。』

小湘自负才艺，倜傥不羣，与长庚每不相下。一日因事齟齬，辞去三庆部。长庚如失左右手，烦多人居间劝驾，小湘始允复回。登台之日，长庚与之合演《镇澶州》，盖隐寓收伏之意也。是日小湘竟不到，长庚独演《昭关》，坐客为满。次日小湘始来，仍演《澶州》，『大老板』之身分可以想见。小湘演《八大锤》，舞双枪时，鸾带下垂，并不盘围腰际，而回旋自如，毫无妨碍。王楞仙、十三旦，皆得其传。厥后鑫培之与楞仙，正如长庚之与小湘，旗鼓相当，绝无仅有。鑫培《镇澶州》，与楞仙对枪，删去么二三俗套，大方家数，非寻常所知。楞仙物故，鑫培永不演此剧，盖久已成人间广陵散矣。小湘本苏人，素工昆曲，移其身段做工于皮黄，均异样精彩。楞仙学于小湘，所娴昆曲亦多，而武工精熟，尤为出色当行。然则皮黄中小生一门，非声容并美、文武兼全者，固不能胜任愉快也。武丑又名『开口跳』，武功与口白并重。麻德子嗓音苍润，说白圆转流利，最为动听。其次王长林，清脆爽利，亦称能品。张黑虽有武功，口白甚怯，论者比于江湖卖艺者流。其余或工夫不纯、或嗓音不响，求一全才，盖戛戛乎难矣。武旦中以朱四、燕云、余玉琴最有名。朱四名文英，武旦出手是其先导。燕云虎跳、前泼、飞越台桌，最称绝技。玉琴先工武打，后改花旦，《儿女英雄传》实彼排演之。当时玉琴饰十三妹，黄三饰邓九公，尉迟喜饰安得海，陆华云饰安公子，郑二奎饰张金凤，唐常饰海马周三，贾鸿林饰华忠，赵仙舫饰赛西施。集多数之人材为一人之辅翊，玉琴得名有由来矣。厥后惟朱四之子桂芳资艺双佳，可称后起之秀。武行中以二者为最难工，而声价反出文角之下，故习之者少，日久恐亦将失传矣。

梨园内行论须生一门，约分三种：曰『安工』、曰『衰派』、曰『靠把』。安工以唱为主，如《除三害》《二进宫》等剧是也。衰派纯讲作工，如《状元谱》《天雷报》等剧是也。靠把则重武功，如《定军山》《战太平》等剧是也。自来名角各有拿手好戏，而不必样样皆能，是以长庚、三胜不相袭，二奎、九龄不同工，艺以专而愈精，物以希而益贵，此其所以为名角也。惟谭鑫培才高艺博，能兼三长，而又不拘一格。同一唱工，《碰碑》则学三胜，《乌盆》则学九龄。同一作派，《状元谱》则学长庚，《桑园寄子》则学三胜。同一靠把，《定军山》则学三胜，《镇澶州》则学长庚。不特此，《天雷报》拟周长山，而身段汰其冗拙。《空城计》仿卢台子，而声韵较为悠扬。至于靠把武功，乃其本行夙学，最难者身手轻灵，超越前辈，而气韵渊雅，不同武行。集众

家之特长，成一人之绝艺，自有皮黄以来，谭氏一人而已。

谭鑫培与杨月楼，早年皆以武生隶三庆部。杨貌魁梧，武功娴熟。演《长坂坡》《定军山》等剧，有名将风度。嗓音宏大，摹仿二奎，间亦唱文剧，武剧则尤为人所欢迎。谭鑫培武艺特精，周子衡尝言其《挑滑车》《英雄义》最出色。余尝见其演《恶虎村》《翠屏山》《五人义》诸剧，出奇制胜，迥不犹人。晚年犹演《八蜡庙》褚彪，身段刀法皆非寻常家数，武行中多不能窥其门径，可知其神妙矣。

余三胜为汉派须生，北来最早，所演多作工衰派剧，亦擅靠把。鑫培自言《定军山》为彼所传，惜早物故，未及见之。刘赶三尝效伊《教子》，『小东人』一段，老辈以为神似。大抵其嗓音沈着苍凉，以韵味胜。谭氏《捉放》《碰碑》，皆遥接其衣钵也。有子紫云，为胜春堂主人，改唱青衣，渐负盛名。余叔岩即其子也，所学须生皆延师教授，家学盖早已失传矣。又有王九龄者，亦鄂人，宿以唱工著名。嗓音圆润，声韵悠扬，令人聆之如饮醇醪，身段态度亦复温雅大方，如《天水关》《除三害》《上天台》《宫门带》【饰唐高祖，有封官唱一段】等剧是其专长，反二簧尤为绝调。谭氏《乌盆计》剧，音节多仿之。九龄与三胜同出汉派，而一为衰派，一为安工，又各不同。九龄《凤鸣关》〔二六〕一段，赵云自述功勋，自盘河救公孙起，至白帝城救驾止，四十余句，可谓长矣。三胜词亦略同九龄。《空城计》上场唱大段慢板，三胜亦然，而词各不同，又有杨仪而无赵云，其余词句亦与谭氏《空城》不同。谭剧盖本诸卢台子，卢亦学三胜者，余见其《凤鸣关》与九龄同，而《空城计》则与谭氏一辙，可知鑫培之渊源有自矣。然谭此剧实有突过前人处，但于词句间求之，犹皮相也。

张二奎，北平人。品貌轩昂，声音宏亮，所演皆堂皇名贵之剧，故于王帽最宜。其音调平正通达，落落大方，惟间用北方字音，徽、汉之韵少减。其人亦早故，继其传者有周春奎，许荫堂。春奎气盛言宜，年七十余，犹能声振屋瓦。许不及春奎，而按部就班，不随时俛仰，有足多也。大抵奎派以腔调平稳、嗓音宽大为正宗，学者往往限于天赋，气力不能充沛，且无以见长，故少有习之者，而师传亦戛戛乎息矣。

长庚之《昭关》，出场〔摇板〕词为『勒马停蹄威风涌，那旁坐定一老翁』。周子衡每言之，汪桂芬改为『伍员马上怒气冲，跳出龙潭虎穴中』。谭鑫培则仍用长庚词。长庚多由『樊城』起，至『过关』止。其时饰东皋公者为卢台子。桂芬多单演《昭关》。鑫培演《樊城》每带『长亭』，演《昭关》必带『过关』，盖学『大老板』也。演时，张奎官为东皋公。张亦老角，学三胜，能戏极多，鑫培早年曾从之学戏。可见鑫培之剧，兼收并采，不拘一人，故所造博

大精深，无美不备。但拘一格以论之，浅之乎视鑫培矣。张奎官与鑫培配戏甚多，如《搜孤》之公孙杵臼、《羣英会》之孔明，允称拿手。其余与谭配剧者，如沈三元、王仙舟、李顺亭、贾鹤林等，皆二路名角。配《空城计》之马谡，前为钱宝峯，后为黄润甫。配《庆顶珠》之教师，前为麻德子，后为王长林。而王楞仙、金秀山、桂凤、罗寿山，亦尝合演。名伶荟萃，一时称盛，偶一追思，未免感慨系之。

自长庚歿后，一班顾曲家金以为天上紫云，人间不复再有。而汪桂芬自为程氏操琴后，冥心探讨，刻意揣摩，登场之日，一鸣惊人。其时谭鑫培、孙菊仙俱已成名，桂芬崛起草莽，未免为同行所忌，桂芬遂浩然南行，时在清光绪丙戌丁亥间，及庚子始返北平。其人性情乖僻，颇自矜贵其艺，不肯轻示色相，除官府堂会为一般要人所强迫，不得已登场外，对于内行戏馆之聘，往往临时托故而逃，故外间得观其剧者甚少。时有票界某君，约其在天寿堂演剧三日，言定一日与楞仙《羣英会》、次日《洪洋洞》、三日《战长沙》。已演两日，至第三日，忽临时逸去。某票友不得已登台代之，座客大哗，至不能终场。可谓恶作剧矣。然其唱，较之早年，已臻炉火纯青之候，鑫培而外，实无足与之抗衡者。

须生一门，除头等名角外，有所谓二路老生者，其精神虽逊一筹，而见多识广，艺熟功深，各有所长，未可轻视。如刘贵庆、周长山、冯瑞祥、龙长胜，皆唱作兼优，独树一帜。而姚起山、吴连奎、沈三元、景四宝、周长山、尉迟喜、贾立川、王仙舟、王洪寿、李顺亭、贾鸿林、曹六、董文等，或以白口见长，或以唱工取胜，或工于作派，或娴于武功，与名角配戏，尤能烘托得法，点缀生情相得益彰，异样精彩。一班顾曲家皆认为不可少之人才，其声价较诸头等正不多让。

孙菊仙出身于天津票友，亦隶三庆部。天赋歌喉，不必循规蹈矩，而高下长短，从心所欲，自成一家，以唱工得名。其后长四喜部，时鑫培在同庆部，两班竞胜，往往每人日演两出。孙除演正戏外，或与素云等演《羣英会》，或与龙长胜演《镇澶州》【孙饰令公魂】；鑫培则《空城计》带演《五人义》之周文元，《碰碑》带演《八蜡庙》之褚彪，观者几于无所适从。庚子赴上海，亦负盛名，现已年近期颐，而精神矍铄，尚能逢场作戏，亦奇人也。

何桂山为铜锤花脸之先进，长庚时隶三庆部。所谓铜锤者，如《回朝》之闻太师、《进宫》之徐延昭，纯讲唱工，必须字正腔圆，不落丝毫小家派，方为正宗。何本善昆曲，如《嫁妹》《功宴》《山门》等剧，晚年尚能演之。其唱二黄，纯用阔口膛嗓，魄力沈雄，格调高浑，皆出昆曲家法。金秀山嗓音宏亮，声调亦佳，惟趋于逋峭，浑厚之气逊于桂山。余则自桧以下矣。惟架子花面

宝成、庆四，而后钱宝峯、黄润甫，各有特长，无所轩轻。宝峯长身俊伟，靠把极精，《瓦口关》《芦花荡》诸剧，有『活张飞』之目。黄润甫念白唱工清脆苍劲，自成一家，而作工精细，局度从容，论者谓其《阳平关》曹瞒是有学问之奸雄，《连环套》窦二敦为有身分之寨主，可谓深得其妙。晚年喉音失润，尚能以简老取胜。学者甚多，然皆未见其极盛时也。唱工与架子兼长者，则有穆凤山，文能唱《双投唐》《大保国》，武能演《八蜡庙》《恶虎村》，每一演剧，坐客为满，曲终始散。以花面压终场，殊为罕睹。最奇者，穆本票友，其艺术精纯，虽梨园内行难觅其匹，可谓絶无而仅有。惟好用鼻音，开后来花面恶习。何桂山尝言：『余能以口唱，不能以鼻唱。』意盖讥之。然凤山实有大过人处，固未可厚非。此外有韩二鵬、钱金福，皆以工架擅长。而金福武功尤为娴熟，近虽年逾花甲，嗓音稍逊，身手稳练，确有真传，脸谱精工，尤称絶技，可谓硕果仅存。他如《打焦赞》《竹林计》《白水滩》《朝金鼎》等剧，纯为摔打，花脸行中颇不乏人，不足重也。

徽班不甚讲求武剧，自杨月楼、谭鑫培以武功得名，而武生始为人所重视。同时有俞菊生，气概雄伟，武功坚卓，为个中之巨擘，又兼演武花面，如《铁笼山》《艳阳楼》《金钱豹》《飞叉阵》等剧，杨小楼即摹仿之，而实学自杨隆寿。杨所能武戏极多，弟子亦伙。同时有张淇林者，武艺极精，小楼之《安天会》即其所传，虽为二路武生，其功夫不在头等之下。大概武生以气度轩昂、工架稳练为上驷。至纵跃翻跌，乃武丑所能，非武生本等。近日武生，名贵大方，足以追踪前辈者，杨小楼庶足当之。余在济南，见有武生牛长宝演《八大锤》，学徐小湘，叹为外间罕觐，距今已五十年。闻沪上有老伶牛嵩山者，年逾七十，即其人。当时名角，得其一技片长，便自不凡，詎不足重耶。

徽班著名青衣，首推胡喜禄，其唱务以冲淡取胜。谭鑫培为余言：『胡唱《彩楼》，只一句花腔，尚不肯轻用。』其矜秘可知。厥后时小福、余紫云、吴顺林、陈德霖，皆有声于时。小福沈着有韵，紫云峭拔多姿，二人异曲同工，无分高下。时本苏人，犹操南音，所唱多昆曲遗韵。顺林则专学小福。德霖亦紫云之亚，恪守师传，不趋时尚，后辈皆以『老夫子』称之。近来青衣，创为新腔，鬪巧矜奇，变本加厉，往往以皮黄之腔调互易，上下之句法倒装，迷离惝恍，不可捉摸，竞相效仿成为风尚，而于四声阴阳弃置不讲，识者颇引为憾。惟程艳秋颇知讲求音韵，腔调未谐者每多改正，内行中不可多得之人材也。

徽班青衣、花旦，判然两途。青衣贵乎端庄，花旦则取妍媚。一重唱工，一讲作派，二者往往不可得兼。花旦资格最老者，首推梅巧玲、杨贵云，他如万盏灯、一汪水、宝琴、丽秋等，人才虽众，声价未隆。自田桂凤出，而花旦几与须生为敌体。桂凤姿容秀媚，作工细腻熨贴，尤能动人，尝与谭鑫培演《乌龙

院》《翠屏山》等剧，当时称为双绝。谭或因故不到，桂凤独演末剧，虽至天晚，坐客无一去者，其魔力可知。乃时过境迁，声价顿减，令人不胜今昔之感。晚近当局整饬风纪，禁剧甚多，花旦一门几已失传。近来青衣多兼花衫，以一人而具二者之长，其受人欢迎，不亦宜乎？

老旦著名者，有周老旦、苏老旦，然皆不及汪桂芬。汪本学老旦，后改须生，间亦演老旦戏。其唱不用堂音，与须生迥别，而韵味深远，有余音绕梁之致，绝非他人所能。与汪同师者有谢宝云，嗓音圆健，亚于桂芬，惟不肯多用力，时有『谢一句』之名。尝与鑫培配《状元谱》《探母》等剧，颇为人所重。余见其与鑫培配《骂曹》之旗牌与《阳平关》之探子二角，本老旦应行，然谢为之则难得。余者虽有嗓音，格调不高，纵负盛名，非其比也。

昆丑杨三，早年北来，即负盛名。故友何颂臣言其与朱莲芬演《活捉》，走场追逐时，足捷如风，身轻于纸，觉满台阴森有鬼气，可谓善于形容。其次刘赶生，善演《羣英会》之蒋干、《审头》之汤勤，所谓方巾丑也。同时有刘赶三，雄辩多才，不伤大雅，清季乡会试期，演《连升三级》，必讲闈中文题，以博笑乐。某岁，春闈文题为『君子坦荡荡』，刘解之曰：『坦字十一旦，荡荡二字，内各有一旦，合之为十三旦，主司盖不忘十三旦也。』十三旦即侯俊山，于时声名藉甚，颇为大老所倾倒，故刘讽之，其滑稽多类此。其外长于科诨者，莫如罗百岁。罗名寿山，说白简净冷隽，绝不逾越范围，而见景坐情，自然令人捧腹，可称妙品。二人虽长于口才，唱工亦自不弱。赶三神似三胜，百岁善学桂芬，引吭一歌，采声雷动，其能引人入胜，固具有真实本领，非徒以诙谐见长也。杨三同门葛四，与杨齐名。杨到北京，葛赴山左。余在济南，见葛演《盗甲》《祥梅寺》等戏，时年逾六旬，目不能远视，而身手便捷，步伐井然。由于场上矩矱烂熟于胸，虽冥中探索，亦进退裕如。又有刘和坤与张奎官，同师三胜，艺亦在伯仲间。当时北京名角林立，梨园多怀才抱艺之流，往往不得意而谋食于四方，人才埋没不知凡几，可胜叹哉。

《旧剧丛谈》终

《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正编 北京梨园掌故长编》

（近人）张江裁 辑

●目录

北京梨园掌故长编

晓谕戏馆载《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及《钦定台规》

梨园色艺阳湖赵翼云崧《檐曝杂记》

京师梨园梁应来《两般秋雨庵随笔》

韵兰梁应来《两般秋雨庵随笔》

京师歌楼天汉浮槎散人《花间笑语》
蜀伶陈银遇盗记山阴俞蛟青源《梦庵杂着》
假官骗天汉浮槎散人《秋坪新语》
西川海棠图天汉浮槎散人《秋坪新语》
玉儿传山阴俞蛟青源《梦庵杂着》
米伶有名绣谷李登齐《常谈丛录》
方俊官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
赠优人石田有清干嘉间无名氏《着笠者诗稿》
京师优童《燕京杂记》
梨園声价无锡杨味云《觉花寮杂记》
《长生殿》梁鸿志《爰居阁胜谈》中

●北京梨园掌故长编

东莞张江裁次溪辑

清代梨园人物盛极一时，善才佳话散见于前人笔记，惜少好事者为之搜辑，遂使湮没弗彰者比比焉。余久蓄斯旨，第余晷恒鲜。今就近日随手摘录者，萃为此编，刊以问世。畴范虽隘，亦聊以存故实已耳。夫万物之橐，宙合之义，连环可解，连犴无伤。语其大也，已足无外。而其始也，亦仅一元丹嶂，虽峭绝五丁，尚可开凿也。古人云：『得鱼同一喜，何必我持竿？』世有与我同情者乎？宏此远业，固所愿也。

共和二十三年八月张江裁记

○晓谕戏馆【载《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及《钦定台规》】

康熙十年，议准：京师内城永行禁止开设戏馆。其城外戏馆如有恶棍藉端生事，该司坊官查拿治罪。乾隆二十七年，奏准：前门外戏园、酒馆倍多于前，八旗当差人等前往游宴者，亦复不少。嗣后交八旗大臣、步队统领衙门不时稽察，遇有此等违禁之人，一经拿获，官员参处，兵丁责革。仍令都察院、五城顺天府各衙门出示晓谕，实贴各戏园、酒馆，禁止旗人出入。

又奏准：在京如有需次人员出入戏园、酒馆，不自爱惜名器者，交步军统领、顺天府及五城御史严行稽察，指名纠参，以示惩儆。

二十九年奏准：五城戏园概行禁止夜唱。

三十九年议准：嗣后无论城内外戏园，概不许旗人潜往游戏。交各旗该管大臣严切诫谕，随时稽察，毋许违犯。并令步军统领衙门及都察院转饬五城御史，日派番役甲捕人等巡缉访查，如有旗人擅入戏园，除将本人照例惩治外，并将管束不严之该都统等交部议处。

四十一年议准：嗣后如有旗员赴园看戏，一经发觉，除将本人治罪外，并即查

明：如系各部院衙门司员、笔贴式等官及各营官弁，即将该管之各堂官附参，交部议处，其本旗都统等毋庸交议；如系参佐领等官及闲散世职，即将该管之都统、副都统附参，交部议处；若系骁骑校以下人员，并将该管参佐领一并议处。

五十年议准：嗣后城外戏班，除昆、弋两腔仍听其演唱外，其秦腔戏班，交步军统领五城出示禁止。现在本班戏子概令改归昆、弋两腔，如不愿者听其另谋生理。倘有怙恶不遵者，交该衙门查拏惩治，递解回籍。

嘉庆四十年奉上谕：向来京城九门以内，从无开设戏园之事。嗣因查禁不力，夤缘开设，以致城内戏馆日渐增多，八旗子弟征逐歌场，消耗囊橐，习俗日流于浮荡，生计日见其拮据。现当遏密之时，除城外戏园将来仍准照旧开设外，其城内戏园着一概永远禁止，不准复行开设。

八年谕：着步军衙门、五城巡城御史于外城开设酒馆、戏园处所，随时查拿，如有官员改装潜往及无故于某庄游宴者，据实查参，即王公大臣亦不得意存徇隐。

十二年谕：给事中严烺奏：『现在■〈雨上澍下〉雨未沾，请于斋戒期内飭令大小臣工，凡遇喜庆等事暂停演戏。并请敕下五城御史晓示各戏园，毋许演唱戏剧』一折，向例斋戒期内原俱禁止演剧，况值望泽维殷，朕斋心吁祷，属在臣工，仰体宵旰勤求，谅亦断不出此。至外城戏园，于祈雨斋戒日期未必尽能知悉。但当雨泽愆期之际，节次设坛祈祷，并降旨平糶仓粮，清理庶狱，凡所以关系民瘼者，无不刻深縻廛，小民等自不当恣意燕乐。然未经明白晓示，伊等自无由谨避。着五城御史预行晓谕居民人等：凡遇斋戒日期并祈雨斋戒及祭日，所有戏园概不准演唱戏剧，以昭肃敬。惟所称俟甘雨沾足之后，再听其便，此则不必。朕斋居默祷，昕夕虔祈，恪恭寅畏之诚，无时不仰希昊鉴，岂閭阎所能深悉？若因朕心夙夜干惕，谓民间皆宜敬体，此意未免绳之太过，且恐民间以演剧营生者转至失业向隅。核之定例，亦未符合。嗣后若非戒斋之期，毋庸饬禁。

十八年谕：外城地面开设戏园，本无例禁，但演唱淫词艳曲及好勇斗狠戏剧，于人心风俗大有关系。着该御史等严行查禁，以端习尚。

道光四年奏准：凡太监等毋许在戏园、酒肆饮酒、听戏，如有犯者，即责成该管营泛员弁及司坊官查拏，送交内务府办理。又定：嗣后如有请建设戏楼者，俱不准行。

咸丰二年谕：京师五城向有戏园、戏庄，歌舞升平，岁时宴集，原为例所不禁。惟相沿日久，竞尚奢华，或演夜唱，或列女座，燕会饮馔，日侈一日，殊非崇俭黜奢之道。至所演各剧，原为劝善惩恶，俾知观感。若靡曼之音，鬪狠之

技，长奸诲盗，流弊滋多，于风俗人心更有关系。着步军统领衙门、五城御史先期刊示晓谕，届时认真查办，如仍蹈前项弊端，即将开设园庄之人严拿惩办。

按：清帝虽喜戏剧，而深知戏剧一道利少弊多，然非人情所能免，不过以供一己之娱乐。其种种禁令尤不近理，如内城不准设立戏园，载之国法，其视此途不可谓不重。然满人多游惰不好读书，往往沈溺于此，视同日常功课。至清末叶，内政不修，规律视同具文，上自皇帝、太后，下至贩夫、走卒，皆嗜戏剧，荒时废业。《五代史》：后唐庄宗以数十伶人而亡国破家，于此益足证矣。其见于《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及《钦定台规》中所载晓谕，特节如右，以见清室重视戏剧之一斑云尔。

○梨园色艺【阳湖赵翼云崧《檐曝杂记》】

京师梨园中有色艺者，士大夫往往与相狎。庚午、辛未间，庆成班有方俊官颇韶靚，为吾乡庄本淳舍人所昵。本淳旋得大魁。后宝和班有李桂官者亦波俏可喜，毕秋帆舍人狎之，亦得修撰。故方、李皆有『状元夫人』之目。余皆识之，二人故不俗，亦不徒以色艺称也。本淳歿后，方为服期年之丧而秋帆未第时颇窘，李且时以财济之。以是二人皆有声缙绅间。后李来谒余广州，已半老矣。余尝作《李郎曲》赠之。近年闻有蜀人魏三者，尤擅名，所至无不为之靡，王公大人俱物色恐后。余已出京，不及见。岁戊申，余至扬州，魏三者忽在江鹤亭家，酒间呼之登场，年已四十，不甚都丽，惟演戏能随事自出新意，不专用旧本，盖其灵慧较胜云。

○京师梨园【梁应来《两般秋雨庵随笔》】

京师梨园四大名班，曰四喜、三庆、春台、和春。其次之则曰重庆，曰金钰、曰嵩祝。余壬午年初至京，当遏密八音之际，未得耳聆目赏。次年春，始获纵观，色艺之精，争妍夺媚。然余逢场竿木，未能一一搜奇也。丙戌入都，寓近彼处，闲居无事。时复中之。四班名噪已久，选才自是出入头地，即三小班中，亦各有杰出之人、擅场之技，未可以桧下目之。此外尚有集芳一部，专唱昆曲，以笙璈初集，未及排入各园。其它京腔、弋腔、西腔、秦腔，音节既异，装束迥殊，无足取焉。表弟苏蔚生，雅有今乐之好，取自四喜以下七班，某日至某园，一月之中周而复始，谱为小录一编，界以乌丝之阑，装以红锦之裹，题其签曰『燕台乐部。日下梨园』，录而属余为之序。云：『首善繁华之地，太平歌舞之时，几处旗亭，能讴水调；谁家箫鼓，不按凉州？既纸醉以金迷，复花交而锦错。楼台十二，一时卷上珠帘；裙屐三千，几个偷来铁笛？固已猜疑长乐，仿佛广寒矣。爰有家居浙水，人号斜川。爰当定子之筵，履顾周郎之曲；衫裳倜傥，襟袖温存。每当灯酒良宵，春秋佳日；今雨旧雨，无花有花

，未尝不高倚阑干，俯临珠玉。评量粉黛，环肥燕秀之间；品藻冠裳，贾佞江忠之列。红牙拍去，青眼搜来，莫不采菲无遗，存花有案。爰集都下名班曰四喜、三庆、春台、和春、重庆、金钰、嵩祝，分隶七部，合汇一编。排如春水鱼鳞，準递年年之信；序似秋风雁翅，不衍月月之期。其间粉墨登场，丹青变相，铜琶铁板大江东；高调凌云，翠绕珠围，小海唱低歌醉月。选声选色，取貌取神；宜喜宜嗔，可歌可泣。于是按图集锦，照谱征花。看来欲遍长安，佳处争传日下。羣仙簇彩，大罗自有因缘；一佛拈花，下界都来供养。亦足遍邀袍泽，同听霓裳也已。其它舞彩之行，尚有集芳之部，然而此曲只应天上，序班未遍人间。不隶梨园，难归菊部。爰已同于割玉，情匪类于遗珠。至若赵北新音，秦西变调，仰天抚缶，但唱呜呜；市地繁弦，惟臣艾艾。已同桧下，概比郑声。凡此旁搜，俱不赘列。顾或者恨撷芳玉籍，未识雏莺乳燕之名；采艳金台，不书董袖鄂香之事。岂知酒阑灯炮，茶熟香温。但陈玉笋之新编，不类燕兰之小谱。然而三年宋玉，好色虽异于登徒；十五王昌，薄幸迥殊乎崔灏。使仅阑凭依袖，亦知眼过烟云；倘教钗挂臣冠，未必心同木石。而兹者寄情丝竹，用佐琴樽，聊寄娱耳之资，不叙销魂之事云尔。』

○韵兰【梁应来《两般秋雨庵随笔》】

韵兰者，京师春台部中名旦也，色艺冠绝一时，顾性傲倪，少所青眼。孝廉某君极眷恋之，形相色授，颇见妒于同侪，而促月盟言，誓同枯菀，盖不仅被中之鄂、花底之秦焉。年十九，以瘵卒，某君哭之恸，赋《惜兰词》二十章，征同人哀诔，而属余为之序，云：『桃开千岁，人间为短命之花；昙现刹那，天上乃长生之树。从来朝露，本苦无多；况属彩云，尤其易散。然而水莲泡幻，达观久付虚空；泥絮沾濡，情种能无抑郁也乎？如春台部兰郎者，泥巢乳燕，花苑灵狸。家住玉钩斜，骑鹤下翩翩之影；善歌金缕曲，啾莺闻啾啾之声。芳名则雅爱兰香，绝调已盛传杨叛。固已蜚声乐籍，驰誉燕台矣。爰有浙西名士，久噪雕龙；日下寓公，新来鸣鹤。偶顾绿么之曲，顿生红豆之思。于是众里目成，暗中心许。赭白马，城头蹀躞，公子相逢；金错刀，袖底铿锵，美人赠我。每见潘车掷果，携手相将；保毋鄂被熏香，销魂真个。妒之者以为失身之凤，爰之者以为比翼之鹣。而乃长乐难期，短缘已促。杏林深处，难探及第之花；芍药开时，原是将离之草。于是数声杜宇，一阕阳关。方期玉玦之分，冀以金钗之合，孰意杨花命薄，桐树生孤。莲药依心，菖蒲郎面。此也，秋雨卧相如之病；彼也，春风作王粲之游。既而长剑归时，大刀唱后，不惜黄金似土，来作缠头；岂知紫玉成烟，已伤委骨。用是怆怀珠璧，堕泪琼瑰。犹思人约黄昏，去年元夜；依旧门临碧水，今日桃花。早已平量恨海之波，待涸爱河之水矣。然而空虽非色，短岂殊修？使问天，果属有情；得知己，死不可恨

。向使郎果金台终老，落拓梨园；玉籍长留，沉浮菊部。将春残杨柳，飘零京兆之眉；秋后莲花，憔悴昌宗之面。未必鬢鬢潘貌，能销黯黯江魂。则与为弥子瑕之色衰，毋宁作卫叔宝之看杀。而况樱桃一曲，芳名总在人间；霓羽千秋，旧谱已归天上。以视桃笙秋老，断袖先凉；萧瑟风悲，买丝谁绣者。一则名花似草，一则弱絮留萍。如彼如斯，孰得孰失。乃我友怜香情重，破壁神伤。缠绵则玉藕牵丝，惆怅而金荃赋什。顾或者谓终宵角枕，空生秋士之悲；一集香奁，究损冬郎之德。既蜂腰之中断，何雀脑之思深？岂知钗挂臣冠，宋玉原非好色；酒黏郎袖，欧公亦自多情。而况书剑飘零，檀槽知遇，岂有生前倚玉，曾留春帐之情；歿后沉珠，不吊秋坟之魄者乎？由是敷陈丽藻，抒写哀思，乞我弁言，题之卷首。化笔墨烟云而如画，请看北苑春山；悟迷离扑朔之非真，试读南华秋水。』

○京师歌楼【天汉浮槎散人《花间笑语》】

京师歌楼名伶，盛衰不同，良可慨也。国初，王紫稼与合肥龚芝麓宗伯交好，事载梅邨集《本事诗》。雍正间，刘三侍李玉洲太史，助张少仪观察救父。乾隆间，李秀章识毕秋帆尚书于风尘，约同居处，报捷鼎元，都人以『碧岑夫人』呼之。事载《随园集》《燕兰小谱》。此外如庆成部唐玉林任侠，待方毓川中丞；方兰如识庄本醇殿撰于未第。李郎现已近耄，尚在吴中。自乾隆己亥，魏婉卿来京，大开蜀伶之风，歌楼一盛。庚辛间各班名伶详载《燕兰小谱》，惜癸丑宜庆部王得儿，三庆部高朗亭、沈霞林，大顺宁部朱喜桂，皆未入谱。己未以后，歌伶日衰，近来稍振，大半皆安庆、苏、扬、燕、晋，无蜀人矣。余于友人处见《日下看花记》，诗固佳，但大顺宁部韩四喜，技步婉卿【余《长安品艳》评之曰「天马行空」】，三庆部江金观秀南，色艺皆优，若生以当时，亦不在陈银观之下【曾见《莺花词 客过三山堂访秀南》云：「艳绝琼枝迥出羣，皖江山色楚江云。牟珠一串销魂曲，书遍羊欣白练裙。」想见其入风采】。顾长松、沈四观、杨天福，何至皆列下等？至张才林、何玩月、管庆林、张发林、程三林、飞来凤、马凤观，概不收入，未免有遗珠之叹。』

○蜀伶陈银遇盗记【山阴俞蛟青源《梦庵杂着》】

蜀伶陈银，走数千里来京师，入宜庆部。短小精悍，顾盼自喜，演剧时虽傅粉调脂，弓鞋窄袖，效女子妆束，而科诨诙谐，褻词秽语，丑状百出，屠沽及舆僮隶往往拍案狂叫，欢声雷动，其臭味相投所宜然也。久之，士大夫亦羣起叫绝，剧中无陈银，举座不乐。数年间，侑觞媚寝，所得金绮珠玉累数万。陈银于是居奇炫异，谓京国好尚者如此。凡踵门求款曲者，无缠头之赠、赠或不丰，皆拒不纳。一日，日既暮，有客乘后轮车，被服炫丽，仆从如云，云粤西参议计偕来京。握手道相见之晚，语次颇稍动，一健仆奉千金至日：『聊以表数

年来万里思亲之意。待公事毕，尚拟略尽绵薄。』语毕辞去。陈银私谓『此人真奇货。』持其裾，欲留信宿以罄其囊橐。客沉吟再四，曰：『余甫入都门，众事猬集，无已，明晚当就教，过此无隙矣。』次日，陈银设盛筵，并出其妻妾艳妆侑酒，履舄交错，杯盘狼籍。客令羣仆返寓，而屏诸侍席者于重门之外。夜分人寂，潜以迷药入酝中，遍觴诸人，少选皆昏仆。客一声呼啸，羣仆从屋上跃下，陈银数年所蓄侑觴媚寝之资，倾筐倒篋而去。

○假官骗【天汉浮槎散人《秋坪新语》】

蜀伶陈漾碧在宜庆部，色艺倾都下。日久，缠头所入资累巨万，遂于孙公园置产造屋，廊庑器具靡不华好，一时士夫巨贾靡然从风，以不得入其室为耻。一日，演剧梨园，既卸妆，丰貂玉佩，素面朱唇，登楼酬应所素识。忽一日，客蓝顶腰金，仆侍赫奕，出座执其手曰：『睹子声容，殊堪绝世，真色真香，觉天下妇人可废矣。盍共往酒楼一酌耶？』陈以素昧平生，辞弗往，客强拉之去。陈心艳其贵，未能过却，遂造金陵楼，珍错毕陈，欢谑尽醉，临别命仆携二元宝赠之。叩其寓不告，但云：『某粤省太守，来京补观察，不日出京，毋庸还往也。』越日，陈在别园，贵客亦至。既曾相识，叹洽倍常，爰复招饮赠银如前。濒去，陈握手请曰：『荷公倾盖，垂爱逾格，即行李匆匆，宁不少尽斯须欢。蓬荜虽陋，某午当备粗酌，幸车骑惠临也。』其人力辞，陈请益坚。沉吟再四，嘱以毋多费，只一二肴品叙谭可也。至日，华车耀目，俊仆屯云，蹴踏而来，复持千金为赠。陈喜跃靡极，亦盛列酒馔，自歌侑觴，欢宴至暮。起欲去，陈固留宿，不得已乃遣仆返曰：『诘朝来，勿须早也。』遂携手入卧室中，绛蜡双然，翠帷低掩，于是并坐纱幮中，交股接唇，谐谑无度。已而弛衣登床，致其缱绻。漏三下，举家皆寝，犹隔壁闻床戛戛作声，二人笑语呢呢不休。翊晨，家人起，则门窗洞辟，入室启帷，见陈偃枕拥被，沉沉卧榻上，唤之不醒，亟以水解之乃觉。急披衣起视，囊篋俱空，方知为盗席卷而去。陈惭愤切齿，鸣之官，无从踪迹矣。

浮槎曰：『陈本欲假途灭虢，詎知开门揖盗，巧偷豪夺，行异而情实均。安乐山樵句云：「青蛇有意敌黄蜂。」蜂尾蛇口，皆最毒物，可为罕譬矣。』

○西川海棠图【天汉浮槎散人《秋坪新语》】

《西川海棠图》，合浦孝廉李载园为优人银儿作也。美人是花真身，花是美人小影。图意如此云。银儿陈姓，籍蜀之成都，年十七，利齿轻躯，面目光泽，来京师从双庆部魏长生学秦腔。长生者，亦蜀人，故曲中翕然推为『野狐教主魏三』者也。陈尽得其技，声容之外，兼通幻戏，遂以色艺倾都下。方是时，刘芸阁之峭、王湘云之媚、刘桐花之捷给，各擅其部，以相争长。然以当陈，皆下驷矣。故《燕兰小谱》中称其『如鱼戏水，如蝶穿花』。湘皋《漾碧行

》云：『垂髻狐子比妖娇，剪舌鹦哥逊□□。』盖实录也。乃入宜庆部，拔戟自成一队，遂以出蓝誉夺其师之帜。载园之初入都门也，虽耳陈名，固未之识，一但友人偕造其寓，陈一见倾心，捉臂言欢，如旧相识，咄嗟命酒，珍错毕备。饮酣，自起侑觞，曼态娇声，浅斟低唱，扇影灯光之下，掩映生姿。载园不禁为之心醉，自是往来莫逆。每值梨园演剧，载园至，陈必为致肴核，数下场周旋，观者万目攒视，咸啧啧叹羨，望如天上人。或陈赴他召，闻载园来，亟脱身至，其相契殆有至深者焉。载园既数与余相过从，暇尝叩之曰：『子与陈之沦浹，固知之矣。然倾倒何遽至是？』载园笑曰：『唉，是正如山谷无题诗，尽空中语耳。外人皆以吾情逾断袖，实乃妄堕绮语障，子知我者，奚亦问为？』予曰：『是何也？』曰：『渠至吾寓惟茗话手谈，往往夜分不去。予促之归，则■〈目毕〉帷昵枕，宛转相就，若飞鸟之依人，大动人可怜色。故交颈促膝，无所不至。虽触体皆靡，而终不及乱。渠未尝不诤予之忍，予初不易我之介，所交如是而已。』予笑不复问。先是有好事者为湘云作图，复有为芸阁作赋，都下一时传诵。载园乃倩名手，为绘《西川海棠图》，遍征题咏。予为题二绝云：『细腰千载说横陈，俗艳休争别样春。可是霓裳泥沉醉，华清宫外月如银。』『翠拂修蛾霞点腮，锦官城畔几经开。春风帝里花如海，争买胭脂学样来。』亦可谓露华拂槛，仿佛闻香矣。岁丙午，载园试宰直省，向因挥霍，负欠累累，竟难出春明。陈为之广张华筵，演剧于宜庆堂中，大招宾客，无不乐为解囊，遂获千金。又出己资，代偿债家数处。载园乃得脱。然去去之时，祖道广渠门外，执手缱绻，语刺刺不休，西山翠色，如与眉间浅黛遥为结恨。已而夕阳在树，风获萧萧，暮色自远而至，不得已而后行。自是陈声名愈盛，日不暇给。梨园别部演剧，观者恒寥落如曙星，往往不终剧而罢，众深嫉之。有大力者潜之要津，谓其妖淫惑众，且多狂诞不法。而陈又适以误触巡城御史车，因逮送秋曹，决三十，使荷校徇五城，将问遣。陈多方夤缘，乃得薄责，递回原籍，然已狼狈如幼芳矣。载园时摄篆保定，再署满城、清苑，闻其事，亟遣力致助，隐为周旋。及题授鹿城，陈以递籍迂道至，一见握手，悲而喜，喜而复悲，不知啼笑之何从也。居数日，为治行李甚备，厚有赠贻，具舆马，送之十里外，殷勤后期，痛哭而别。知其事者无不叹为两情相与，各尽其义云。予己酉自浙归，过鹿城，晤载园话旧，酒阑灯炆，载园出海棠卷副本，指谓余曰：『花枝依旧，子亦忆卷中人乎？』

浮槎散人曰：『陈银，吾素稔其人，虽色艺足称，而交尽金夫，非炙手可热，鲜不遭嗣宗之白。然以利则如载园，董固有加数倍、数十倍不翅也，何遽倾心如是耶？毋乃数有前定，情不自知，抑所谓水光山色，有以日酣其性者乎？虽然凶终隙末，豪杰不免；有始有卒，若辈或一遇之耳。噫！』

○玉儿传【山阴俞蛟青源《梦庵杂着》】

李重华，江左诸生也。纳雍赴北闱时，都下乐部中有李玉儿者，色艺双绝，名冠梨园，达官巨贾或纨绔儿如蝇蚋趋膻秽，日相征逐，他人惟凝睇而望，不敢近。欲登其堂，必执贄，贄不丰，相接亦落落。茶一盃，寒暄数语即退，不能腆颜久踞宾座也。生偶过歌楼，见之神魂飞越不能制，思与握手道款曲，而客囊羞涩，莫尽绵薄，惟日携杖头钱往院中观演剧。久之资尽，典质亦空，不能作顾曲周郎矣。因访其居址，日伺门外，俟登车即先于其所往候之。如是半年，玉儿窃怪于中，欲询之而未发也。一日大雪迷漫，赴显者之约。元阴昼晦，衢路人稀，而平日之踟躅道周，耽望颜色者，又冲寒冒雪侍立车侧矣。玉儿问曰：『君何为者？』生泪涔涔下，呜咽不能语。邀之入室，叩知其故。玉儿笑曰：『君既读书，当思奋迹云路，以图进取，不宜妄自菲薄，濩落至此。虽然士为知己者用，女为悦己者容，足下我之知己也，请为君作居停主人，勉供膏火，复理慧业，何如？』生唯唯。适某显者诞日，玉儿属生赋诗百韵以进。时祝嘏者联幃累轴，而名作独推生，显者大悦。由是玉儿益爱敬生，联床语夜，隔座衔杯，凡可以娱生意者靡不尽。逾年，秋闱报捷，继登进士，入翰苑。重华作卮酒，抚玉儿肩曰：『余向者丧志落魄，几堕泥涂，微卿何以有今日？敢叙雁行，用答高义。』玉儿因呼生为兄，凡平日相与往来之达官巨贾及纨绔儿皆谢绝，不复与通。后生出知某州，既典郡，自簿书外皆玉儿一人总持之。相从数十年，交情不替如一日。重华卒于官，复经纪其丧，抚其幼子，若犹子焉。嗟乎！天下之至微极贱者，莫优伶若矣，乃亦知有知己之感，引手穷途，及知其怀才不偶，虽衣敝履穿之士亦敬奉之不敢忽，若预料其能发迹于异日者。孰谓伶人也而可忽诸？

○米伶有名【绣谷李登齐《常谈丛录》】

京师优部如春台班，其著者也，二十年来，要皆以米伶得名。米盖吾邑之饶段村人，名喜子，自幼入班，习扮正生。每登场，声曲臻妙，而神情逼真，辄倾倒其坐。远近无不知有米喜子者，即高丽、琉球诸国之来朝贡或就学者，亦皆知而求识之。班中以老成也，呼为『米先生』，都人亦相随以是为称，其见赏重如此。岁佣值白金七百两，遂以致富。道光十二年壬辰，年才四十余，病歿。人嗟惜之，春台班由是减色。凡伶工恒购蓄狡童，充小旦以渔利，米独近方严，绝不为此，是亦若辈中之铮铮者。王芙蓂孝廉元挺公交车归，尝详述焉。其人与事俱无足系轻重，然于歌舞乐事中而忽有斯人，其名播传夷夏，而适产吾乡土，纪之亦可为太平之点缀云。

○方俊官【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

伶人方俊官，幼以色艺擅长，为士大夫所赏。老而贩鬻古器，时来往京师，尝

览镜自叹曰：『方俊官乃作此状，谁信曾舞衫歌扇，倾倒一时耶？』倪余疆《感旧诗》曰：『落拓江湖鬓欲丝，红牙按曲记当时。庄生蝴蝶归何处？惆怅残花剩一枝。』即为俊官作也。俊官自言本儒家子，年十三四时，在乡塾读书，忽梦为笙歌花烛拥入闺闼，自顾则绣裙锦帔，珠翠满头，俯视双足亦纤纤作弓弯样，俨然一新妇矣。惊疑错愕，莫知所为。然为众手挟持，不能自主，竟被持入帟中，与一男子并肩坐，且骇且愧，悸汗而寤。后为狂且所诱，竟失身歌舞之场，乃悟事皆前定也。余疆曰：『卫洗马问乐令梦？乐云：『是想。汝殆积有是想，乃有是梦；既有是想，是梦，乃有是堕落。果自因生，因由心造，安可委诸夙命耶？』余谓此辈沈沦贱秽，当亦前身业报，受在今生，未可谓全无冥数。余疆所言，持正本清源之论耳。后苏杏村闻之曰：『晓岚以三生论因，惕以未来；余疆以一念论因果，戒以现在，虽各明一义，吾终以余疆之论可使人不放其心。』』

倪少宗伯承宽《感旧为方俊官作》诗，诗末有注：『俊官，名兰如，吴人。为庄本淳学士所狎，有「状元夫人」之号。己卯入都，学士已歿，憔悴自伤，门前冷落。』宗伯诗、语无泛设。嗣后，南部李桂官方至。其详见随园《瓯北长歌》，称史文靖于庚辰重赴琼林宴上，亦呼『状元夫人』，后依秦中幕府，较方为优。

○赠优人石田有【清干嘉间无名氏《着笠者诗稿》】

莺莺燕燕乐府喧，幽州阿多谁第一？京城石伶最有名，声态能传教师术。禁街闾巷正繁华，拓馆红楼十万家。咿呀翠管春相逐，谑浪歌台众共夸。抹粉糝须花影碧，当场小部风流剧。博欢喜与乔妆游，梨园子弟鬪前席。入新摹拟合时风，镇日形容出出工。放诞总凭嬉笑里，良规半在怒瞋中。此伶都人称绝妙，自来屡得羣情笑。大老争翻野史奇，词家也袭秦川调。五侯七贵会须论，传说声华满国门。扶轮辇路骄儿盛，久坐茶园眸子昏。滑稽谐铎无不有，相似波流不离口。君不见连城皆推诸小郎，娇歌余韵绕雕梁。窈窕身材习淫佚，芬芳唇齿谐宫商。又不见高棚傀儡衣冠样，偏能漫衍鱼龙状。按拍低腔中妇心，寻声欲和山樵唱。我生亦作如是观，眼前世事殊艰难。石伶彷彿解张弛，薄长颇觉神乎技。正阳门外歌一声，过客停车尽倾耳。

○京师优童【《燕京杂记》】

京师优童甲于天下，一部中多者近百，少者亦数十。其色艺甚绝者，名噪一时，岁入十万，王公大人至有御李之喜。

优童大半是苏扬小民，从粮艘至天津，老优买之，教歌舞以媚人者也。妖态艳妆，逾于秦楼楚馆。初入都者，鲜不魂丧神夺，挟资营干，至有罄其囊而不得旋归者。

达官大估及豪门贵公子挟优僮以赴酒楼，一筵之费动至数百金，倾家荡产，败名丧节，莫此为甚。其都中恬不为怪，风气使然也。可慨夫！

南省优僮，梨园部用钱雇之。京师不然，与钱部中，方得挂名。常有挂名两三部者，衣服装饰等物，俱是自置。有演剧一出，衣装值千金者。

老优畜僮，视之如子。畜有数人，则命名成派，视如兄弟。中有享盛名者，其余亦易动人，咸谓某优之徒、某僮之兄弟，便增声价。有如父兄为达官，子弟易得科名者然。世情一辙，良可浩叹。

优僮盛名，享之不过数年，大约十三四岁始，十七八岁止，俟二十岁已作浔阳妇，而门前冷落鞍马稀矣。竭意修饰，殫力逢迎，菁华既消，憔悴立致。寓京都数年，多有目击其盛衰者矣。

优僮之居，拟于豪门贵宅，其厅事陈设，光耀夺目，锦幕纱厨，琼筵玉几，周彝汉鼎，衣镜壁钟，半者豪贵所未有者。至寝室一区，结翠凝珠，如临春阁，如结绮楼，神仙至此当亦迷矣。嚶然一声，侧足侍掩口问者，不知几辈。出门则雕车映日，健马嘶风，裘服翩翩，绣衣楚楚，浊世佳公子固不若也。

优僮有盛名者，日陪数筵，酒一巡，即登车驰去，人不得留之也。每陪一筵，或酬十金，或酬数金，至赏赐之物，金玉珠翠、貂袍麝锦，莫知其数。

优僮自称其居曰『下处』。到下处者谓之『打茶围』。置酒其中，歌舞达旦，酣嬉淋漓，其耗费不知伊于胡底。

风流好事者撰《日下名花册》，详其里居、姓字，品其色艺、性情，各系以诗词，如史体之传赞，寻香问玉者，一览已得之矣。间岁一登，可拟于缙绅便览一书。

○梨園声价【无锡杨味云《觉花寮杂记》】

近日京师梨园，声价十倍，红氍毹上清歌一曲，缠头辄费千金；宴会一次，动需巨万。梅兰芳、程艳秋、尚小云等，皆有名士捧场，为之编排新戏，如易石甫、罗瘿公诸君，金荃制曲，玉茗填词，不失为才人本色。瘿公之歿，余挽以联曰：『低唱按红牙，消魂花月张三影；高吟生白发，抱病风尘谢四溟。』盖纪实也。忆光绪庚寅、辛卯间，余初至都门，梨园老辈如莲芬、紫云、小福等，犹见其登场奏艺，谭鑫培名誉甫着，瑶卿、小朵，年仅垂髫耳。每届新春，各署各科皆有团拜，每宴费三四百金，名角皆可罗致，较诸今日不可同年而语矣。

庚午秋，王瑶卿年五十，其弟子乞词为寿，余填〔满江红〕曰：『铁笛仙翁，是旧日、开元供奉。曾见汝脸霞红印，雀翘初拢。舞罢霓裳天一笑，万枝绛笙歌拥。更筵前唱彻紫云回，梁尘动。弹破了、梅花弄。唤醒了、梨花梦。又清声、听到桐花小凤。南国新翻琼树曲，东风深护瑶林种。羨丁年玉笋满门墙

，霞觞捧。』余识瑶卿在庚寅冬，今已四十年矣。回忆歌舞升平，殊有梨园白发之感。

○《长生殿》【梁鸿志《爰居阁脞谈》中】

《长生殿》传奇，在昆曲中固称雅奏，而有清一代戏曲之有关掌故者，亦莫《长生殿》者若也。清儒著述纪其事者，一鳞半爪，往往不详，且各尊所闻，殊不一致。余暇日刺取诸书，加以案断，虽未臻博洽，而事实略明。洪稗畦、赵秋谷有知，其许我矣。

王东淑《柳南随笔》：康熙丁卯、戊辰间，京师梨园子弟以内聚班为第一。时钱塘洪太学昉思升着《长生殿》传奇初成，授内聚班演之。圣祖览之称善，赐优人白金二十两，且向诸亲王称之。于是诸亲王及阁部大臣凡有宴会必演此剧，而缠头之赏，其数悉如御赐，先后所获殆不资。内聚班优人因告于洪曰：『赖君新制，吾辈获赏赐多矣。请开筵为君寿，而即演是剧以侑觞。凡君所交游，当延之俱来。』乃择日治具，大会于生公园，名流之在都下者悉为罗致，而不及吾邑赵□□。【名字原阙。按：其人为赵星瞻征介也。赵，常熟人，康熙四十二年癸未进士，选庶吉士。】赵适馆给谏王某所，乃言于王，促之入奏，谓是日系国忌，设宴张乐为大不敬。上览其奏，命下刑部狱，凡士大夫以诸生除名者几五十人，益都赵赞善伸符【执信】，海宁查太学夏重【嗣璉】其最著者也。后查以改名慎行登第，而赵竟废弃终身。

梁应来《两般秋雨庵随笔》：黄六鸿者，康熙中由知县行取给事中，入京以土物及诗稿遍送诸名士，至赵秋谷赞善，答以柬云：『土物拜登，大集璧谢』，黄遂衔之刻骨。乃未几而有国丧演剧一事，黄遂据实弹劾。朝廷取《长生殿》院本阅之，以为有心讽刺，大怒，遂罢赵职，而洪升编管山西。京师有诗咏其事，今人但传『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二句，不知此诗原有三首也，其一云：『国服虽除未满丧，如何便入戏文场？自家原有些儿错，莫把弹章怨老黄。』其二云：『秋谷才华迥绝俦，少年科第尽风流。可怜一出《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其三云：『周王庙祝本轻浮，也向长生殿里游。抖擞香金求脱网，聚和班里制行头。』周王庙祝者，徐胜力编修【嘉炎】是日亦在座，对簿时赂聚和班伶人，诡称未遇得免。徐丰颐修髯，有『周道士』之称也。是狱成，而《长生殿》之曲流传禁中，布满天下，故朱竹垞检讨《赠洪稗畦【即洪昉思】诗》有：『海内诗篇洪玉父，禁中乐府柳屯田。梧桐夜雨声凄绝，薏苡明珠谤偶然』句，【《梧桐夜雨》，元人杂剧，亦明皇幸蜀事】樊榭老人叹为『字字典雅』者也。

金壑门《巾箱说》一：昉思之游云间、白门也，提帅张云翼开宴于九峯三泖间，选吴优十人搬演《长生殿》，军士执爰者亦许列观堂下，而所部诸将并得纳

交昉思。时督造曹公子清【寅】亦即迎致于白门曹公素有诗才，明声律，乃集江南北名士为高会，独让昉思居上座，置《长生殿》本于其席，又自置一本于席，每优人演出一折，公与昉思讎对其本，以合节奏，凡三昼夜始阅。两公并极尽其兴赏之豪华，以互相引重，且出上币兼金賧行，长安传为盛事，士林荣之。迨归至乌镇，昉思酒后登舟，而竟为汨罗之投矣，伤哉！予为文以诔，有云：『陆海潘江，落文星于水府；风魂雪魄，赴曲宴于晶宫。』西河毛先生颇称之。先是康熙戊辰，朝彦名流闻《长生殿》出，各醵金过昉思邸搬演，觴而观之。会国服未除，才一日，其不与者嫉而构难，有翰部名流坐是罢官者。后其本遂经御览，被宸褒焉。

金壑门《巾箱说》二：予过岸堂【，孔东塘尚任，取渔洋所书『岸堂』二字为号。】索观《桃花扇》至《香君寄扇》一折，借血点作桃花红雨着于便面，真千古新奇之事。所谓全秉巧心，独抒妙手，关、马能不下拜耶？予一读一击节，东塘亦自读自击节。当是时也，不觉秋爽侵人，坠叶响于庭阶矣。忆洪昉思谱《长生殿》成，以本示予，予每醉辄歌之。今两家并行矣。因题二绝句于《桃花扇》后云：『潭水深深柳乍垂，香君楼上好风吹。不知京兆当年笔，曾染桃花向画眉。』『两家乐府盛康熙，进御均叨天子知。纵使元人多院本，勾栏争唱孔洪词。』

焦里堂《剧说》：稗畦居士洪昉思升，仁和人，工词曲，撰《长生殿》杂剧，荟萃唐人诸说部中事，及李、杜、元、白、温、李数家诗句，又刺取古今剧部中繁丽色段以润色之，遂为近代曲家第一。在京师填词初毕，选名优谱之，大集宾客。是日国忌，为台垣所论，与会凡数人皆落职，赵秋谷时官赞善，亦罢去。秋谷年二十三，典试山西。【秋谷生于康熙元年壬寅，年十八，中己未进士。二十三年甲子，典山西乡试，年才二十三也。】回时，骡车中惟携《元人百种曲》一部，日夕吟讽，至都门值《长生殿》初成，因为点定数折。昉思跌宕孤逸无俗情，年五十余，堕水死。

毛西河《〈长生殿〉院本序》：洪君昉思好为词，以四门弟子遨游京师。初为西蜀吟，既而为大晟乐府，又继而为金元间人曲子，自散套雅剧以至院本，每用作长安往来歌咏酬赠之具。尝以不得事父母，作《天涯泪》剧，以寓其思亲之旨。应庄亲王世子之请，取唐人《长恨歌》事，作《长生殿》院本，一时勾栏多演之。越一年，有言日下新闻者谓：『长安邸第每以演《长生殿》曲，为见者所恶。』会国恤止乐，其在京朝官大红小红已浹日，而纤练未除。言官谓遏密读曲大不敬，赖圣明宽之，第褫其四门之员，而不予以罪，而京朝诸官则从此有罢去者。

《清史》《赵执信传》节录：执信少颖慧，工吟咏，尤为朱彝尊、陈维崧、毛

奇龄所引重，订忘年交。性喜谐谑，士以诗文贄者，合则投分，不合则略视数行挥手谢去，以是得狂名。康熙二十三年，充山西乡试正考官，寻擢右春坊右赞善。二十八年，以国恤中在友人寓宴饮观剧，为给事中黄仪所劾，遂削籍，时年未三十也。

《清史》《洪升传》节录：论诗引绳切墨，不顺时趋，与王士禛意见亦多不合，朝贵轻之，鲜与往还。见赵执信诗，惊异，遂相友善。所作高超闲淡，不落凡境。兼工乐府，宫商不差唇吻，旗亭画壁，往往歌之。以所作《长生殿》传奇，国恤中演于查楼，执信罢官、升亦斥革。年五十余，备极坎■〈土稟〉，道经吴兴寻溪，堕水死。

李次青《先正事略》：秋谷先生名日高，忌者亦日众。朝士某以诗集遍贻台馆，先生甫展卷，立还其使，其人衔次骨。钱塘洪升昉思以诗词游公卿间，所演《长生殿》传奇初成，置酒高会，名流毕集。时尚在国恤，衔先生者因腾章入告，遍及同会先生。至考功独任之，在座者得薄谴，而先生罢职。综上诸说，知演剧被劾事在康熙二十八年己巳。【据《清史》赵传】秋谷是时年甫二十八也。上弹章者稿为给事中黄仪，亦即《柳南随笔》所谓王某。东溆常熟人，操吴音，黄、王不分，故有此误。《两般秋雨庵随笔》所载，则直书黄六鸿矣。余意黄为秋谷所轻，所谓『大集奉璧』云云，必有其事。《清史》赵传所载，以诗文贄者，不合则略视数行，挥手谢去，此固秋谷恒态，而《先正事略》则明言『朝士某以诗集遍贻台馆，秋谷甫展卷即还其使』，此朝士即黄仪。黄仪亦常熟人，故赵星瞻以同县之故，馆于其邸。赵以不获与宴，而促黄上封事，于理亦或有之。黄实读书人，精舆地之学，尝与阎若璩、顾祖禹修《一统志》者，诗文或非所长，故为秋谷所轻视耳。演剧之地，或曰生公园，或曰查楼，或曰即在昉思邸中，今不可考矣。演剧之时，在康熙二十八年，是年七月孝懿仁皇后新薨，【孝懿后，即贵妃佟氏，薨之前一日，册封为后者。】而孝庄文皇后则以太皇太后之尊，甫于前一年【即康熙二十七年戊辰】薨逝，尚在八音遏密时也。或谓演剧之日适逢忌辰，大误。三绝句中固明言『国服虽除未满丧』也。至传奇脚本，或言先达禁中，梨园子弟咸被厚赐，遂演剧以酬洪昉思之劳。或言因被劾而后圣祖见之，于是内廷亦盛行此剧。然据毛西河所述，则明言洪应庄亲王世子之请，遂作《长生殿》院本，则此曲必先为内廷所赏，即竹垞所谓『禁中乐府柳屯田』也。至于违制演剧之处分，有谓洪昉思编管山西者，有谓仅削去四门弟子者。余意秋谷被劾罢官，昉思必同时斥革，似无屏诸远方之理。或因此不能徜徉都下，遂归老吴越间耳。其后朱竹垞《赠昉思诗》则作于康熙四十年辛巳。【诗曰：『金台酒座擘红笺，云散星离又十年。海内诗篇洪玉父，禁中乐府柳屯田。梧桐夜雨声凄绝，薏苡明珠谤偶然。白发

相逢岂容易，津头且缆下河船。』】明年壬午，竹垞又有《题洪上舍传奇絕句》，洪上舍即昉思也。【诗曰：『十日黄梅雨未消，破窗残烛影芭蕉。还君曲谱难终读，莫付尊前沈阿翘。』】又二年，为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则昉思堕水死矣。【金壑门《巾箱说》：『往予杭州寄亭，去昉思居咫尺，每风动春朝，月明秋夜，未尝不彼此相过，偕步于东园。游鱼水曲，欲去还留；啼鸟花间，将行且伫。昉思辄向予诵「明朝未必春风在，更为梨园主少时」之句，且曰：「吾侪可弗及时行乐耶？」迨甲申春初，昉思别予游云间白门，甫两月而讣至，所诵二句竟成其讖。至今追思，为之叹惋。』】又《疑年賡錄》亦载昉思卒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年五十余。生年未详。】又赵秋谷《赠竹垞诗》结联有：『各有弹文留日下，他时谁作旧闻传』之句，注云：『竹垞在长安着《日下旧闻》』。按：秋谷此诗作于康熙三十六年丁丑，去己巳被劾时已八载，竹垞亦尝以携小史入直，为掌院学士牛钮所劾，故秋谷谓『各有弹文言日下』也。先退庵公《浪迹丛谈》卷六，谓《长生殿》戏最为雅奏，谙昆曲者无不喜之，而余颇不以为然，即如《絮阁》、《搜鞦》等剧，陈陈相因，未免如听古乐而思卧。而《醉酒》一出尤近恶道，不能人云亦云也。又引王东淑、梁应来两人笔记中语，谓两书所记各有不同，百余年中事，焉得博雅君子一质之，云云。盖虽不满于此曲脚本，固极重视此曲之旧闻也。康、雍之间有项生者，以演《长生殿》名，去洪、赵时，已三十年矣。厉樊榭征君书项生事一篇，可资喟喟，文曰：『甲寅冬，【按：甲寅为雍正十二年】十一月十六，夜饮小玲珑山馆主人许，歌酒间有狐旦色项生者，意态融洽，婉婉似好女子。曲能唱情，殆杨琼一流。坐间皆为之回肠荡气，不复知其为三十许人。主人因告予言：「项生故吴产也，十余年前曾隶江淮大吏某家乐部，大吏昵之，令习《长生殿》新声，为杨玉环。项生素慧黠，不数日，尽其妙。大吏益以为天下声色之选在是，凡饰歌舞具，金缯锦翠，珠珰犀珀，刻意精丽。至玉环马嵬缢后，明皇泣玉环像，则令好手雕沉水香，肖项生像，傅以粉黛，饰之如生。明皇泣，大吏亦泣。后大吏竟以贿败。项生沦落，乃鬻歌以食，话旧事尚时时流涕」云云。此亦《长生殿》剧中最哀艳故事，故附记之。当项生演剧时，昉思早死，而秋谷尚健在，【秋谷卒于乾隆九年】惜未能亲聆雅奏，与某大吏同时搵泪，哭项生沈檀象也。

《北京梨园掌故长编》终

《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正编 北京梨园金石文字錄》

（近人）张江裁 辑

● 目录

《北京梨园金石文字錄》序

《北平梨园金石文字录》题辞

北京梨园金石文字录

梨园馆碑记在右安门内陶然亭，今已磨毁。

重修喜神祖师庙碑志在崇文门外精忠庙

重修喜神殿碑序崇文门外精忠庙

重修安庆义园关帝庙碑记在崇文门外四眼井戏子坟

春台班义园记在南极庙街南极庙旁

潜山义园记在右安门内盆儿胡同

安苏义园碑在右安门内猪营松柏庵

重修天喜宫祖师像碑记在崇文外精忠庙

梨园聚议庙会碑在崇文门外精忠庙

铁香炉在彰仪门外天宁寺塔院三圣殿内

蜡台一对在彰仪门外天宁寺塔院三圣殿

花筒一对在彰仪门外天宁寺塔院三圣殿

八卦大铁香炉在樱桃斜街梨园新馆内

又铁香炉一亦在梨园新馆内

铁磬一亦在梨园新馆内

●《北京梨园金石文字录》序

天津姚彤章

余与东莞张子次溪，同历吾乡赵幼梅先生门，而初未知也。乙丑春，息影蓬庐，阅所刊明史弱翁《旧京遗事》，已叹其关心燕都掌故，为时辈所难能。向往之者，盖有日矣。岁庚午，余应国立北平研究院聘，获与次溪共事史学研究会，适会中倡修《北平志》，次溪及余复同襄搜检之役。由是昕夕聚处，欢然互道身世，乃憬然于彼此同门之谊。厥后相契既深，渐谂其述作裒辑之富，而益慕其搜访之勤且淹博。盖次溪于理董志乘之余，犹能屏居家燕处之闲，以恳恳从事于故实之访求，即一人词组之微，亦全关此邦文献。今兹所辑，尤足与《北平志》相表里。然则余之于次溪正昔贤所谓『私情公谊两难忘』也。况次溪方有丛书之刻，万卷怡情，卿环福厚。是录之成，正如龙袞九章，此特其一领耳。双肇楼高，朱霞天半，不能让海山仙馆专美于前也，于是弹冠振衣而乐为之序。

●《北平梨园金石文字录》题辞

鲁潍王箕生蟬斋

双肇楼中香芬郁，诗成多被红袖拂。金石搜访到伶官，从来张华工博物。云郎紫稼尽风流，都是当年菊部头。玉貌珠喉无觅处，残碑断碣足千秋。瘞玉埋香

无定所，莓苔满地多风雨。生前纵使怀异才，寂寂泉台与谁语？好事幸有张次溪，访古到处留雪泥。片石遗文索求遍，珍重传钞费赫蹏。编成一册弥愉快，莫教看煞同卫玠。红香翠暖如有知，定有芳魂来罗拜。何时盼得成此书，价值应许同璠玕。为卿不惜因情死，我是琅琊王伯舆。

●北京梨园金石文字录

东莞张次溪辑

○梨园馆碑记【在右安门内陶然亭，今已磨毁。】

义冢，朋友以义合者也。居处相倚，缓急相恃，忧乐与共，盖甚重乎其义也，而况于死生之际乎？鲁论记孔子交朋友之义，朋友死无所归，曰：『于我殡。』孔子立万古人伦之极，后世敦伦常笃气谊，不欲以伦薄自处者，皆取法焉。间有为人所不能为之事，盖亦贤豪者流也，然而往往难之。今夫人有高下、品有雅俗、术有贵贱，亦不同之极致，而揆之方以类聚、物以羣分之意，各有俦侣，各有相爱相恤之道。其不同者，类也；无不同者，情也。义缘情而起，欲立欲达者，秉彝同好也。安在流俗中必无古处自期，而敦伦仗义，不复见于里巷间乎？众等，梨园馆中侪伍也。夫梨园为小技，梨园之子非大人之侣、非君子之俦，而持其患难死生，必无有异情焉者。又况背井去家，寄迹数千里，外亲族党所不能顾向，而一抔之土未营，七尺之躯安托？众等恻焉念之。义冢之设，盖诚笃于义者也。于是辟草披荆，计亩若干，东至西至南至北至，置之门内，以备同侪无以厝其骸骨者。斯举也，勒之于石，以垂不朽，梨园之子生而有业、死而有托也已。夫死生贵贱乃见交情，衣冠文物中观光帝畿者不少，当共握手缔交、文章酬酬、酒食言欢、指金石而矢同心，自命为君子之朋，一日可足千古。一旦蝇头微末、得失所分，心如冰炭，掉臂不顾，而歧路彷徨莫一援手者尽然也，又况于死生之际乎？此亦梨园之子所深耻而不为，而斯久愿为之。呜呼！其亦人杰也哉，其诚笃于义者哉！【右安门内】

大清雍正拾年岁次壬子中秋前三日，吴门闵源栋撰

大成班箱上众等和成班箱上众等惠成班箱上众等瑞祥班箱上众等紫林班箱上众等桂林班箱上众等桂云班箱上众等永兴班箱上众等玉成班箱上众等公府班箱上众等紫英班箱上众等桂□班箱上众等桂□班箱上众等寶成班箱上众等紫成班箱上众等玉秀班箱上众等裕和班箱上众等嘉成社箱上众等秀雅班箱上众等
会首邹致善系顺天府宛平县人李□文系保定府深州长家屯徐家庄人□□桂系山西太原府阳曲县人孙国豹系山东兖州府■〈卅溜〉阳县人□芝贵系直隶人郭凤山系山东人

○重修喜神祖师庙碑志【在崇文门外精忠庙】

盖闻诗书典籍，深严褒贬之词，杂史歌曲【剥落四字】之【剥落二字】以千百

世以上之行为，千百世以下犹在目前也。文人学士诗书触目惊心，庸夫愚子无【剥落二字】终身昏【剥落一字】何以【剥落二字】何以【剥落一字】过，能得性情之正而已。夫得性情之正者，贤愚共乐，莫善梨园之【剥落二字】也。夫【剥落一字】者，创自明皇【剥落二字】元纪，【剥落一字】其出剧叶其宫商，虽小子顽童无不悦观而乐听【剥落一字】是以【剥落一字】甚【剥落三字】以恶其奸，是以补经史之不及也。然出剧宫商，必待伶官，始演其真情，【剥落三字】泣【剥落六字】以【剥落三字】现今【剥落十字】精忠庙侧立祖师庙焉，孰知年深日久，风雨损坏，于乾隆三十二年，梨园【剥落十四字】报不【剥落二字】而然一新，美奂美轮，流丹飞阁，更显然梨园之【剥落二字】也。今将以为【剥落二字】注意重修之功，【剥落四字】原以传不朽云。

赐进士及第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钦命提督江西学政加三级刘跃云撰文
大清乾隆乙巳年

举诚弟子十番□□钱粮处中和乐□索学外二学内三学公官众等信官众等景山钱粮处三学掌仪司斛斗房双和班戩谷班保和班裕庆班端瑞班余庆班萃庆班大成班王府新班和成班大春班四和班寿春班集成班宜庆班永庆班太和班萃芳班景和聚新和聚和合班金环班金庆班金银班□□班金成班贵成班太成班

寶成班玉成班永祥班禄和班松寿班大德盛班庆龄班万家楼广和楼裕兴园长春园同庆园中和园庆丰园庆乐园

乾隆五十七年三月十八日长庆班油饰山门旗杆见新引善弟子进冠袍带履，寶兴金铺叶霖仓、叶光华宜庆班蒋朝品、王天贵、陈炳、张先德裕庆班夏玉官、黄保官、姚兰香萃庆班谢玉

龄长庆班王庆宁

乾隆五十三年后阁油饰见新萃庆班助戏一台

乾隆五十五年三月十八日萃庆班弟子姚德□、谢玉龄合龙门助银壹百两王天贵助油饰彩画银十两，献磬一口宜庆班弟子刘祥官助油饰彩画银二十两，进献冠袍带履一分王明远助油饰彩画银十两，进献欢门排旛一件刘庆贵进献黄缎桌围六个会首弟子贯义宗、冯文彬、田大汉、郭明

○重修喜神殿碑序【崇文门外精忠庙】

盖闻乐府曲部，相传旧矣，非徒窳易耳目，实寓劝惩之助也。肇自上古葛天氏兴八阙之歌，阴康氏启华原之舞，太昊作离徽之乐，伶伦造黄钟之律，以通神明之贶，以合天人之和，修真理性，反其天真，而歌舞乐音自是兴焉。古人律其辞之谓诗，声其诗之谓歌，词曲之作，岂权舆是耶？太史公谓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删取三百五篇，篇中皆弦歌韶武之音。三代而下，莫盛于汉文。其时刑措不用，独于礼乐之事，亲为创立乐府。迨至明皇游入月宫，闻天上之乐，归

制霓裳曲部，此乐府曲部所以建焉。其后宋金元明，文人墨客采诗博典，演为传奇，内中褒忠扬孝、贬佞除奸，实勉人为善去恶，济世之良剂也。渡蚁还带、雷报海潮，实劝人知因果报，惊愚之木铎也。于戏！古孔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羣，可以怨。』今举佞贤奸，见为当场榜样，足能善劝恶惩，亦能振聋起聩，此则大有醒世之机，夫何褻于曲部哉？方今圣人御宇，正宜讴歌节奏，庶可上报圣明载覆之深恩，次答祖师护佑之宏庥。燕都精忠鄂王庙侧，旧有喜神圣殿，连年频遭风雨，以致殿宇朽坏。为此同人乐助，庀材鸠工，有者重修重补，无者新创新建。期年前后落成，上下焕然一新，庶还答报圣恩有所，尤欣神人共受其庇，非敢妄为壮观娱目，实如慎终追远，至意谨序。今将尊祖师庙历年重修重葺善士名目恭勒于左：重修阁下喜神殿圣像两旁配像十尊，冠袍带履全新，系安徽春台班领袖弟子陈孔蒸并同事李华贵等乐助于嘉庆十七年二月吉日。重修喜神阁三间彩画，油饰见新，亦是春台班弟子陈孔蒸并同事李华贵等乐助于嘉庆十九年三月吉日。修其两旁配殿六间，系安徽四喜、三庆、和春班领袖弟子众善人等并同事会首人等乐助修葺全新。又垂花门楼系直隶和成山陕【双和、顺立】班领袖弟子众善人等并同事会首人等乐助修葺一新于嘉庆二十一年三月十八日。是年会首高朗亭、胡大成、潘兰亭、陈士云、霍玉德、韩永立，公同商议重修戏楼罩棚，其修理工资除在京大小各班、居楼园馆众善士乐助，名目载列于后。镇国将军绵总敬书，安徽弟子程祥翠撰。引善弟子梁邦彦承辨弟子叶光华

和成班双和班三庆班春台班顺立班四喜班和春班新兴班公和班万庆班金玉班如意班义成班景和班太祥班和瑞班恩和班裕春班寶兴班中和园裕兴园庆乐园广和楼三庆园庆和园广德楼天乐园同乐园庆春园庆顺园广兴园隆和园阜成园德胜芳草园万兴园太庆园万庆园六和轩广成园

道光六年九月补修后阁墙垣，系庆成班及阖班众等领首。重修阁上下圣像，春台班领首。阁上下彩画及两廊，嵩祝班领首。所有京城大小各班累年修理油饰，恭勒于上，永垂不朽。

会首弟子韩永立、殷彩芝、高朗亭、陈士云、池寶财、李三元

本庙住持弟子李如顺走庙弟子井德泉

道光七年三月十八日

○重修安庆义园关帝庙碑记【在崇文门外四眼井戏子坟】

京都崇文门外四眼井地方设立安庆义园，自明迄今，新旧有二处，基址毘连，各有限制，境界无越，管理之人亦有专司。惟园旁关帝庙一所，则同郡之公宜享祀者焉。奈百十年于兹，风雨飘零，墙垣倾圮，几致守伺者无所凭籍，而异乡公事纠费为难，若不及时修理，则神位之香灯、客坟之吊祭，倘有荒弃

，夫何忍焉？爰约在京同乡诸君子，亟筹经费，量力捐输。园无分乎新旧，庙勿别乎公私，身在异乡，情殷同郡，因于道光丙戌冬月择吉鳩工，照原庙之旧规，居地从新拆作，即于丁亥春日落成。此项筹费未敷，仍在新义园岁祭余资帐内弥补。用刻城石，以志其颠末云尔。

道光七年岁次丁亥孟夏之吉

安庆新义园董事高朗亭、陈孔蒸、程御詮率领同善人等公立

安庆义园接买新地挑塘捐输，故名列后：

傅学士张鉴万董东来王彤万何奉峩叶桐椿李华贵汪亮彩何声名沈韵亭韩存犹李郁才程腾远郝栢祥畲启远郝应兰潘寿康李续美

重新造屋，修摸故冢，功德名目开后：领首监修程御詮，承办高朗亭陈孔蒸郝可贞殷采芝郝呈祥查桐鸣刘照远吴正田叶翠亭黄翠保卢禄馭陈金彩米应先姜新盘程

殿楹潘德逵檀汝弼陈邦泰董秀荣汪瀛洲、何俊儒檀兰卿郝梁臣汪德泰傅鸿升汪少霞潘兰亭王炳瀛孔容生苏德宽陈词雅刘润浦王国元任三林张耀林伍

任泰杨翠英吴广义徐兰仙甘鹤龄李兰亭潘乔舒徐月亭蒋咏兰王绮云周小凤陈纫芴张松年韩庆元程祥翠冯艺仙宋碧筠陈莲卿汪有仁曹梅仙

特授顺天府大兴县正堂加十级记录十次胡为禁约事

照得本邑绅士陈孔蒸、程御詮等，置买焦起恒房地一所，作为义冢，洵属义举。诚恐无知小民在此地起土，以致骨骸暴露，实为可悯，为此示仰军民人等知悉：嗣后毋得在此地内刨土滋扰，倘有不遵，许管义园人鸣同地总赴县，据实指名禀报，以凭拿究重惩，决不轻贷。各宜凛遵勿违，特示。

右仰通知

道光十一年十一月 日

永勒安庆同仁义园

合将各位捐输永垂不朽，芳名列左：

陈邦泰捐京钱壹百吊

陈孔蒸捐京钱伍拾吊

殷采芝捐京钱伍拾吊

蒋咏兰捐京钱伍拾吊

王绮云捐京钱伍拾吊

陈纫香捐京钱叁拾吊

汪龄书捐京钱叁拾吊

吴正田捐京钱贰拾吊

傅鸿升捐京钱贰拾吊

何吉祥捐京钱贰拾吊
陈金彩捐京钱贰拾吊
张少骞捐京钱贰拾吊
程御诠捐京钱贰拾吊
郁致廉捐京钱贰拾吊
徐月亭捐京钱贰拾吊
卢禄馭捐京钱贰拾吊
潘德達捐京钱贰拾吊
檀汝弼捐京钱拾吊
宋碧筠捐京钱拾吊
甘鹤龄捐京钱拾吊
孔容生捐京钱拾吊
张汉云捐京钱拾吊
陈青莲捐京钱拾吊
叶汉英捐京钱拾吊
张耀林捐京钱拾吊
王寿仙捐京钱拾吊
苏德宽捐京钱拾吊
章凤先捐京钱拾吊
陈货盈捐京钱拾吊
李鹏交捐京钱拾吊
查兰玉捐京钱拾吊
王贵喜捐京钱拾吊
汪庆隆捐京钱拾吊
严全保捐京钱拾吊

○春台班义园记【在南极庙街南极庙旁】

义园系乎春台者，别乎梨园之义园而言也。皖省各班向有合置梨园义冢一所，凡业梨园者歿，听其或厝或葬，或起棺扶归寿藏，或永寄居兹佳城，历有年矣。近因坟冢渐增，累累然几无余地，我春台陈公孔蒸、蒋公云谷二公，是以续有此举。兼以同人协心乐捐，访得左安门内南极庙左侧有郭姓废地一区，计地十六亩，势居平旷，堪为义冢，东西南北周围四至，全步其界，特此凭中说合，购于道光十五年八月初七日，价费若干，应契蒙批恩免纳税。但法在垂久，事保无虞，必竖碑以防湮没，更筑堵以阻游牧，方使旅魄得安，不致异魂无寄。且恐岁月既久，其后坟冢将亦累累无几，因议此园本专属春台，则亦惟春

台之人始许其厝葬，庶足以善后也。所有乐捐姓氏及葬次规条，并勒于世也。

大清道光十七年岁次丁酉清和月谷旦春台班等公立

陈长春捐钱二百吊文

谢锦源捐钱一百六十吊文

殷彩芝捐钱一百六十吊文

吴桐仙捐钱一百六十吊文

汪麟书捐钱一百六十吊文

刘庭兰捐钱一百六十吊文

朱鉴荣捐钱一百四十吊文

李占鳌捐钱一百四十吊文

王长贵捐钱一百十吊文

陈邦泰捐钱八十吊文

郝良臣捐钱八十吊文

郝呈祥捐钱八十吊文

毛清香捐钱八十吊文

黄联贵捐钱八十吊文

何富宴捐钱七十五吊文

王春兰捐钱七十五吊文

胡湘云吊捐钱七十五吊文

胡双林捐钱七十五吊文

傅鸣升捐钱七十五吊文

檀兰卿捐钱六十吊文

陈孔蒸捐钱一百吊文

蒋云谷捐钱二百八十吊文

张金兰捐钱六十吊文

高兰生捐钱五十七吊文

汪全林捐钱二十六吊文

陈秋痕捐钱二十六吊文

叶沁香捐钱二十六吊文

俞鸿翠捐钱二十六吊文

夏天喜捐钱二十六吊文

张金林捐钱二十六吊文

朱福喜捐钱三十吊文

何翠林捐钱三十吊文

陈鸾仙捐钱三十吊文

谢发林捐钱三十吊文

张之福捐钱三十吊文

姚连元捐钱二十吊文

钱金福捐钱二十吊文

丁鸿寶捐钱十吊文

尤天寿捐钱十吊文

姜新盘捐钱十吊文

阖班众姓捐钱一百吊文

旧存公项三百吊文

共捐钱三千五百二十三吊文

地圆十六亩，周围树木、院墙，门楼一座，神殿三间，厢房二间，甬路、井台、界石全。公立义园，永远不准看地人栽种。

○潜山义园记【在右安门内盆儿胡同】

安庆旧有义园在崇文门外，为一郡设也，其地颇隘，葬几满。今春同里陈君盛江告以族人庚鉴与周君瀛买地一区，置潜山义园。潜为安庆属邑，地瘠多山，民每轻去其乡，佣贩自给。近年故乡兵火，避地北来者尤众，奔走衣食，谋生不遂，往往客死，无过而问者。幸而官给殓具，瘞之漏皋，青磷白骨，丛杂于荒烟蔓草间，生不识为何方之民，歿不辨为谁氏之鬼。悲夫！二君恻然，因有是举，此诚仁人君子之用心也。使天下之游斯土者皆如二君之用心，将无邑不有义园，俾死有所归，游魂无馁，岂不足以劝将来、厚风俗哉？故乐为之记。

赐进士出身勅授承德郎刑部湖广司翰林院庶吉士望江倪文蔚撰并书

大清咸丰七年岁在丁巳孟夏月谷旦立石

首事周瀛

郝学言

徐廷奎

潘润昌

李长明

章可纯

韦文波

韦文锦

周延龄

韦文绣

陈盛江
曹显猷
余运秀
张金生
郭焕廷
余永谟
陈盛茂
严嘉宾
郝厚卿
张倚云
徐绍峯
郝占林
张占鳌
郝有章
郝知礼
孟耀文
查用宾
李绍堂
郝左元
郝永升
郝鹤年
郝恒翠
孔艳清
张新广
余凤九
产得元
张锦坦
陈兰芝
金春荣
产艳伦
祝东来
徐亨英
方福林
余三胜

陈兰初

陈庚鉴

程玉珊

○安苏义园碑【在右安门内猪营松柏庵】

盖闻天地有好生之德，圣贤多安死之方。由好生之念推之，不独生者当全其生，即死者亦当全其死，虽死亦如生矣。京都八方环集，商庶骈阗，各省卫人挟艺营利，蹴居长安者，动以亿万。计其中贫病飘离，孤子失所，死无殡地者，不知凡几。生无以养，死无以全，蔓草荒磷，枯骼遗骸，半残于蝇蚋狐狸之吻，此真仁人孝子所不忍闻，伤心惨目孰过于斯耶？前人义园之建，专为同乡歿无依赖者掩而葬之，使得全其死，事至善也。吴门徐蝶仙，慷慨好义，不吝解囊，商之同里朱莲卿暨皖中程玉珊，创首共图斯举，广为劝募，集资营造，购得大猪营隙地一区，坐落宣武门外横街南下洼之西，东至许姓莹地，西至龙泉寺口边大道，南至陈姓莹地，北至官道，其中建设安苏义园一所，为同乡孤苦客死都下者埋掩之地。援松柏庵僧人恒实看管作为之善策，于虐仁矣。夫人得全其死，无异得全其生，推桑梓之情，悯尸骸之暴。累累黄壤，寸寸丹忱。异地孤魂，同声感泣。其事不可湮没弗彰，其地不可颠预弗考，使后之同志者广为推恩，勤加修葺，则造福庶无涯矣。爰笔而乐为之记。时在同治九年岁次庚午仲秋月中澣，国史馆详校方略馆校对内阁中书本衙门撰文协办侍读浙西武林王莛厚山氏撰记并书。

文宅捐银壹百两

伊宅捐银壹百两

无名氏捐钱壹百吊

陈柏岩捐钱壹百吊

朱韵秋捐钱壹百吊

梅慧仙捐钱壹百吊

朱莲芬捐钱壹百吊

徐椒怀捐钱壹百吊

陆竹卿捐钱壹百吊

徐王氏捐钱五拾吊

张子明捐钱壹百吊

陈兰初捐钱壹百吊

陈兰仙捐钱壹百吊

袁听泉捐钱壹百吊

杜蜨云捐钱壹百吊

朱吉仙捐钱壹百吊

张芷芳捐钱壹百吊

○重修天喜宫祖师像碑记【在崇文外精忠庙】

溯自前明建立精忠庙，其左旁有天喜宫，奉祀祖师圣像，历有年所。嘉庆、道光中，建有重修碑碣。迄今数十年，风雨摧残，楼殿倾圮。咸丰间，先师张君士元往来奠祀，有意重修，心愿未遂，遽尔仙逝。光绪初年复有会首程君椿不忍坐视，起意修葺，工程浩大，独力难持，商之同人徐君炘、梅君芳等，均愿乐从，共勩盛事，始有规模。适值孝贞显皇后国服，程君及梅君先后作古，徐君旋里，因是中阻。前人之心愿未完，不无遗恨。苗等屡沐神庥，无由报祀，际兹众志成城，羣情感戴，是以首倡捐资，告厥成功，勒碑永奠，亦不过继绪前徽已耳，是为之志。

谨将众善芳名开列于左

王有廉捐银九千捌百两

广德楼捐银十两

三庆园捐银十两

中和园捐银十两

庆和园捐银十两

时庆捐银壹百两

迟春香捐银十两

徐承瀚捐银十两

周长山捐银五两

承修庙首弟子杨久昌、督工刘锡田、走庙弟子阎兆庆、精忠庙焚修王有廉

○梨园聚议庙会碑【在崇文门外精忠庙】

古者伶官代异其制，然音律则无不同。自十字谱行，而院本以作，于是昆山之剧、弋阳之歌竞奏于通都大邑间，大要借因果为劝惩，即咏歌为讽谕，而感人之道寓焉矣。胜国时，设教坊司，殿中韶乐其词出于俳优，多乖雅道，十二月乐歌按月律以奏，及进膳、迎膳等曲，皆用杂剧为娱戏。流俗諛譎，淫哇不逞。正德时臧贤以伶人进，与诸佞幸角宠窃权，教坊取隶益猥杂，筋斗百戏之类日盛于禁廷，而豪族富民效尤于下，选色品声，靡靡之音充于京师。御史汪珊有屏绝玩好之请，然未能尽革其风也。国朝乾隆初，命张文敏制院本进呈，各依节令奏演，如屈子竞渡、子安题阁之属，谓之《月令承应》。其于内廷诸庆事奏演祥征瑞应者，谓之《法宫雅奏》。其于万寿令节奏演羣仙诸佛添筹锡禧，以及黄童白叟含脯鼓腹者，诸如《九九大庆》。又演《目莲救母》事，析为十本，谓之《劝善金科》，于岁暮奏之，以代古人雉袂之意。演唐元奘西域事

，谓之《升平寶筏》，上元前后数日奏之。嘉庆癸酉军兴，特命罢诸连台，上元日惟以《月令承应》代之，放除声色之意，远超于胜国。以故梨园供奉内廷者，率法惟谨，亦无敢以新声巧伎进。又恐无以束修其俦侣也，特立庙于崇文门外西偏，有事则聚议之。岁时伏腊，以相休息。举年资深者一人统司之。【剥落五字】典至巨，意至善也。今将复新其庙貌，思得文言以永于石，因述缘起，并系以铭：

大雅之音，式和且平。萃处既协，咏歌以兴。聿修丹雘，胥调箎笙。吉【剥落一字】令辰，明祀攸行。神具醉止，喜气充庭。既匡既敕，福祿来成。于万斯年，鸣此和声。

赐进士出身诰授奉直大夫兵部主事北平孙汝梅撰

赐进士及第诰授光禄大夫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军机大臣南皮张之万书丹

大清光绪十三年岁次丁亥季秋谷旦

○铁香炉【在彰仪门外天宁寺塔院三圣殿内】

炉高一尺，圆肚形。左旁铸有『咸丰二年三月十八日诚献』十一字，中铸『洪福班』三大字，右旁铸有『信士弟子何介山等立』九字。

○蜡台一对【在彰仪门外天宁寺塔院三圣殿】

蜡台两个，一铸『和春班』三字，一铸『洪福班』三字。

○花筒一对【在彰仪门外天宁寺塔院三圣殿】

花筒两个，上铸『洪福班』三字。

○八卦大铁香炉【在樱桃斜街梨园新馆内】

炉高尺余，为圆肚形，直径亦在一尺以上。文作四喜班信士弟子人名，共七列，每列七名，今多剥落，其可考出者如下：

张宗孔刘进公朱永祥章廷阳王□才王玉山曹德丰吕怀德叶玉奎张连明王沛如黄荣贵朱永寿朱玉贵刘超龙□尚俭王福庭叶春华藩茂兰□□泰张如松王顺敬高凤林李占鳌文大龄徐有至陈茂才李荣青李玉林周润贵张廷贵姚福

按上列各人，惟『李占鳌』又见道光十七年《春台义园碑记》中，则此炉当系道光初年者。

○又铁香炉一【亦在梨园新馆内】

文为『光绪十三年光裕堂献』。

○铁磬一【亦在梨园新馆内】

文作横行，共七字，上铸『九皇圣会』四字，下铸『四喜班』三字。左铸『光绪十五年九月立』八字，右铸『会末弟子众等诚献』八字。

《北京梨园金石文字录》终

《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正编 双肇楼》

清代燕都梨园史料 双肇楼

●目录

《双肇楼丛书》序

《双肇楼丛书》题词三十二首有序

双肇楼记

双肇楼记

双肇楼记

双肇楼记

双肇楼题词

次溪仁兄属题《双肇楼图》

次溪仁兄新婚赋赠即题其《双肇楼图》

●《双肇楼丛书》序

东莞张子次溪以书来告曰：将辑刊《双肇楼丛书》，以存北都故实。且以余久旅于燕，十年前曾有《北京历史风土丛书》之辑，嗜好略同，坚索一言为弁。余惟北都掌故书《日下旧闻考》修于乾隆，《顺天府志》修于光绪，宏篇巨制，蔑能有加矣。顾近数十年来，两遭剧变，曰庚子，曰戊辰。庚子联军之役，戊辰移都之举，凡宫苑邸宅，衙署街衢，以至服饰器用，制度习俗之易旧观者，盖十不下六七。岁月迁流，转盼皆成陈迹而不可复追。其为时尤迩，则尤易为人所忽。故言北都掌故，不难于其远者，而难于其近者也。庚午为陈子苑衷叙《燕都丛考》，尝举斯义。其年与张子同从事北平研究院之史学会，亦辄以此相商榷。张子既夙治此业，又能亲历闾巷访求旧闻，视余之但能钻研故纸，固高出万万。是书之辑，弥此缺陷，盖不待言。张子其亦许为深知此中甘苦，而非徒贡谏已也。岁在阙逢阍茂之秋，瞿宣颖兑之父书于北平补书堂。

●《双肇楼丛书》题词三十二首【有序】

羨与次溪久殷缟纻，轮困肝胆，磋切十年，自念不遍不咳。一曲之士，六义四始，迄靡少谙，典册未综，翩翩未展，既怀元瑜，乃惭德珪。昔在髫髻，初事哦咏，务除钩棘，未跻铿锵。弱冠漫游，蹀躞幽蓟，殷雷稍奋，郁涩渐无。夫历代诗伯，联镳接轨，羨何人只，敢诩作家？然而居乎山者，习鸟兽音；处乎泽者，效江河响。蚊蚋过耳，犹可绎也。天籁所动，有难私易。此与次溪所同悟也。虽珠盘已坠，邾莒不朝。而公安竟陵，余习未泯，人海长安，迭存青眼，皇皇衣钵，袭取相期，此与次溪所同乐也。慨自戊辰以还，莼鲈历试，蒹葭梦冷，空望美人，益以忧患。频年时休饮啄，长号阶下，羽杀凄风，关塞远违，鸡鸣千里，邹枚负荷，班范牢笼，我有此感，而君或无也。嗟嗟！珊网结缘，四时竟爽，藏钩射覆，此乐模糊，斯又吾曹不堪同忆者也。次溪早慧，有神

童誉，卯龄述作，已自斐然。且也理董神速，搜求富博，长衢怀饼，订短不辞，往往茈鹿犊池，荒郊委巷，冒霜停雪，掇拾丛残。剔藓披榛，斜阳古径，斯人落落，无间春秋，此则让独步者，非第我也。况乎双肇楼高，香凝宝鸭，肠盈黄绢，光挹青藜，此更刘樊无边福慧，我与诸贤共当艳佩者也。次溪壮盛，卓卓千秋，臣甫百年，台高有待，此固君所特有而我则绝无也。乃者梓成多卷，字以丛书。史辑梨园，斯为首集。万山磅礴，此其一峯；龙袞九章，此其一领耳。书成索句，惶引弗辞，爰罄所知，痛抒胸臆。即次溪事，题次溪书；读次溪书，悉次溪事。谓传略可，曰序亦当。匪稔之深，畴难若是。至彼教坊歌痕，善才逸话，衡量轩轻，珠玉在前，适越走胡，奚可强喻？想世之览者，不我訾也。

共和甲戌冬仲之吉，同谱兄太谷赵羨渔拜记于燕京和平门外十间房寓庐，时年三十有三。

文藻江山耀此材，鱼龙大壑走风雷。篁邨一管麟狐好，万里春明写善才。【君夙着敏贍，尤能博大，所辑各书，主旨均极纯正，不独梨园一集也。君固南人，盱衡北地，万里而来，不虚此行矣。】

墨花飞奏补天功，午夜雒勘烛影红。笑伴龙阳才万斛，网罗兼有会稽风。【君刻丛书，自搜访以逮斲勘，均夫人徐肇瑛女史助力为多。全书如易哭庵、李越缦各着，悉珍品也。】

飘零法曲返豪头，踵武何妨南雅楼。天塹有灵当记取，落花飞渡海风秋。【余因君得识番禺沈南雅祠部，祠部以《落花诗》蜚声海宇，大江南北和者逾三百人，有《落花唱酬集》待刊。君能以是集并入丛书，尤大佳事。祠部尝导余倚声，且示以须向东莞伦丈哲如勤为请益云云。南雅既逝，余复有《南雅佳话》、《南雅年谱》之辑，惜未定稿，不足当名楼之选也。共和初建，祠部避地汉皋，已有法曲飘零之叹。观其赠各伶篇什暨与袁寒云诸人手书，可谖厥谊。君旧藏祠部杂抄手稿四十卷，初拟付梓，寻为郑韶觉次长索去。此书若在，当更为丛书生色，盖不乏梨园信史也。今所收者，特绪余耳。】

断碣残钟倚绿苔，软红十丈慨低徊。为怜天下才如海，不是矜香惜玉来。【君访古极勤，怜才若命，于梨园诸史尤见孜孜，虽粒金片石，亦靡少率忽，其意盖不在色艺间也。悲夫！贞元朝士，今已无多，不有斯集，则再十百年，不将湮没愈多耶？一代兴亡，固将于是覘之已】。

巾车历历恼晨昏，别有衡云巨眼存。坛坫要看光射斗，不妨獬豸换龙门。【君外舅蔚如公，虑君厌倦，劝以另谋清要之秩，俾从事文化。又以《清史稿》犹未恰，嘱君以补修律志。而时贤纂《北平志》，君亦躬与斯役。】

蓟门华表已凌烟，回首仙班玉宇宽。罗隐枢垣勤倒屣，鬢髻偏碍侍书缘。【君

曾约我以多谒癯公先生，而蹉跎未久，先生竟作古人，甚憾事也。今于丛书再睹姓字，益深向往，盖不禁仙凡之痛矣。】

一楼抵掌又黄昏，十载轮囷肝胆存。虎鼠龙蛇身世感，夕阳红泪满都门。【君编有《林白水遗集》，余为序以千言。是集果续入丛书，则白水固君老友，今若有知，亦当首肯。白水操笔政久，所刊曰《生春红》，风行一时。又『笔端红泪剩春痕』，余哭白水句也。】

涛笺飞过万山头，眼底湘潭压胜流。雪涕孤檠愁便剪，长霄一样茂陵秋。【往岁君寄赠所刻齐白石先生诗，且媵以长札，谓白石先生诸稿，缓当次第刊入丛书。】

孤弦柳浪雨如烟，绿绮何堪阶下弹？懒向松涛吟万壑，一杯依旧愧青莲。【君赠余联有此词意。客岁蒙难时，每一展读，常觉汗颜。戈戈者固尝羈我矣。然君志已成，我仍潦倒，不愈增恧耶！】

莲台雨霁宝幢悬，且使修罗续万缘。漫道如来疎接引，拈香恰透祖师禅。【曩余蒙难，君以篋丈所著《南海康太夫子全传》见惠，余拜到是册，恰值雨后，念故人千里相贻，顿觉囚气都除，满身爽恺，是可感也。顷君又纂《南海年谱》，异时续刻丛书，有此尤足压卷。】

严武西川一少陵，百年美富几仪征？藜青我亦分光好，文举情怀海样深。【癸酉秋，余应郑友渔先生约，重莅故都，为宁武南都转佩兰先生理董仪征刘申叔遗着。君既任推毂，复受礼聘为都转顾问。而君辑丛书，实当刘书开印之后。今刘书校刊未竟，君书已成，亦云敏矣。】

觥觥天涯委梦痕，秣陵何日妥孤魂？秋坟磷篴山阳笛，一帙荒江吊暮邨。【金陵管运衡，客死天津，次溪拟为埋骨，且以其遗着梓入丛书。】南星久黯揆天才，篋草何堪负夜台。湖柳吞声三十载，一鸣黄鹄报君来。【次溪联姻徐氏，以南通范伯子一集。客冬范夫人姚蕴素，曾以伯子手稿多种，长函托君刊行，盖知有丛书之刻也。】

菊丛泪浣墨痕斜，独倚姚山泣暮笳。却怪羣英缘便少，满门桃李负莲华。【贵筑姚茫父，恒与君函论梨园掌故，而未谋一面。姚歿，次溪复长步执紼。姚所居曰莲华庵。】

万宇而今一散原，冠裳揖揖鲁灵门。漫夸汉帝虚前席，敌体还他粤峤尊。【癸酉冬，义宁陈伯严先生重来故都，次溪以世谊往谒，跽且叩焉。先生殊不自安，竟亦五体投地。】

江湖明月闪晴空，侠气飞腾剑吐虹。怪道琅琊寒便解，有春无地不仁风。【君喜任侠，尝慨然有少陵广厦之志，虽自恨力绌，而所惠已多。吾友潍县王蟬斋、平山王二渠诸君尤被其泽，譬彼『阳春能苏万物』，其所建白，固不仅铅槧

已也。】

草堂玩世祇危言，余子风尘安足论？惨绿有才须护惜，一双青眼为君存。【王小航先生愤世詈俗，傲名籍甚，而独优许及君，且以其著作罄付君刊，若入丛书，则诚艺林快事矣。】

葭莩喜撮莩萝风，笑领羣山是皖公。一曲瑶琴裙屐满，催妆补唱醉颜红。【君于去年八月成婚，实余脱险之前一日，亦即中秋节之前十日也。暨余来此，恰后君婚五日，而桐城吴公北江，实为君证婚。是日走贺者多知名士，如杨公云史、夏公蔚如及程郎艳秋，都足为鱼轩生色也。】

不随簪笏恋金台，风雪寒沽仿老梅。酒沥歌痕齐在口，满街都督愧君来。【天津赵幼梅先生，今之耆宿也。其门下冠盖如蚁，而独喜交君，且优礼逾恒焉。君固感知音，年必数数往探，虽在祁寒，从未爽约，诗酒盘桓，每去几无虚日。君书既付剞劂，先生为之署签至三十余。老眼青青，从可想见。】

盘走明珠月转空，一襟红雨两贤同。曜灵东莞真无敌，恰使山林拜下风。【李审言先生屡报君长札，且以君为夜光，谓足配明珠。明珠者，古公愚也，古籍梅县，故又戏古为梅县精，许君为东莞精，并称其豪侠，深致倾服。李固老于丹铅者。君再刻丛书，当首采也。李更以君比诸成容若、龚定盦两贤。】

巷掩乌衣梦影凉，陈思一赋许商量。愿随青鸟飞龕底，得傍金猊死亦香。【君感念离别，亦曾托兴天涯，寄怀兰茝，盖深愿有情人成眷属也。当此风靡之世，使君当路，则一念所弘，怨女旷夫已各得其所矣，非有所缱绻于啜啜儿女之私也。今玩丛书，足谕斯旨。】

睥睨圜桥溯上游，榜花开谢几春秋。到今龙象非虚语，终许江河万古流。【余与君同师事新城王晋师，桐城吴北江、马岵庭、姚慎思、叶浦荪，清远朱聘三，闽侯林琴南，桂平程子良，桂林刘嘉树，高要陈重远，莆田张治如，永兴刘甓塘，长沙叶培之诸先生，曩年风雨联欢，极相亲昵，红泥绿蚁，时有商量。盖唯君契我，且日必过我也，出则共蹴飞花，居则同研点雪，旧游如梦，回首陈尘。比年则各以事牵，此乐不可复得矣。】

风高龙马焕精神，慷爽瀛寰有几人？一梦炎凉惊岁晚，律回君布万家春。【君精力过人，尤谙世故。炎凉之叹所恒发也。】

一砚家山春复春，风霜历劫祇伤神。自怜戢翼樊笼小，未有涓埃答故人。【余牢落里闾，垂四五稔，此度重来，复缺暇隙。匪第丛书之刻未克一助，即题此俚句，亦须于风檐寸晷中窃窃为之。君自爱我，我则负君矣。韬晦方深，能毋自惭？】

低眉拾级拜飞霞，万里江山第一家。留取心香千瓣好，不同剪彩俗为花。【往君携肇瑛夫人同谒杨云史夫妇，杨夫人狄美南故植有好花，以肇瑛喜其硕且艳

也，狄欣然割爱，剪貽多朶。肇瑛感甚，随执摯云史门下，丛书中不可无此佳话也。】

形骸一炬转闲闲，免度诸天关外关。便化烟霞千万缕，往来犹得近湖山。【小万柳堂主人廉南胡先生佞佛有年，素极善君。歿时，以手书遗嘱，托君转语家人，先为焚骨，并以刊行遗着及他事相誨谕，君亦慨任不少辞。廉夫人吴芝瑛尤感君意也。】

芸窗屏却绮罗香，待共名山老此乡。司马门庭韦布好，两家世业一青箱。【肇瑛有少君风，尝勸君曰：『名山一卷，须共珍情，禄位不足致慕也。』夫人虽生长华廛，而贫不改乐，于丛书雠校尤勤。君真有幸矣。】

笑煞蝇头溷酒垆，糟糠一例美鸿庖。要他泉水清如许，作孽青蚨半个无。【肇瑛素喻于义而深恶夫利，每归宁，輒手书『尽有粗粝，可养君廉』『非分造孽钱，半个莫轻爱』诸语寄君，意谓泉水虽出山，仍当念在山时也。有室如此，子孙之福矣。】

痛哭浮生绊沈郎，西风黄尹咽悲腔。纵能万丈光焰起，不值盲虫一品量。【余累阅坎坷，亲友隔絕，自谓穷愁所至，不减前贤。结客穷途，无复当年意气，『天涯涕泪一身遥』，我之谓矣。今春，伦丈哲如，览余狱中诸作，竟许以此诗此人都足直追仲则。仲则者，黄景仁也。得此赏音，良足感愧。】

湖海云霞蔚满身，月明仙侣一楼春。愿分万卷娉嬛福，遍与人间祈福人。【君夫妇校刊丛书，此其始也。元鲁青箱，绳绳靡已，他日者所刻愈多，嘉惠愈溥，居此宾萌睽睽之都，清誉所届，当不止华夏一区也。『策勋千百转，到处勒铭高』，是句也，愿为君诵。】

年来范叔已愁寒，白眼青天知己难。却为琵琶沦落苦，累他司马湿青衫。【奄蹇愁城，无人置睬，独君为我热泪几倾，盖无间日之睽也。】

韦坚喜近佛航栖，四海汪汪一次溪。风雨长天撑住好，满身侠骨凤城西。【君侠骨天成，草木衔感。】

●双肇楼记

桐城姚永朴仲实撰

海盐徐君蔚如，夙慕南通范伯子肯堂为人，与其文学之美。肯堂歿后，其诗尝有印本，顾文多散佚不易得，惟东莞张次溪藏有全稿。蔚如之配王夫人，少师事肯堂，后复受业吾邑吴摯甫先生。次溪又吴先生哲嗣北江弟子，蔚如遂因北江求而得之，刊行于世。蔚如有女珞云，秉资聪淑。尝属北江择对，北江谓莫如次溪宜，由是珞云归于张氏，伉俪相得甚。次溪筑楼于旧都张园，以己名演肇，而珞云名肇璿，颜曰『双肇』。张园地轩敞，登楼四望，凡远近溪光山色，皆贡于几席之前。一时名人争记其事，或从而歌咏之，盖成帙矣。癸酉孟夏

，复哀诸贤所作寄永朴，乞书数言于卷末。永朴老荒废学，何以告次溪哉？顾肯堂为予妹夫，而北江女弟又适予弟季谷，夫以张、徐二姓之婚姻，起于文字之作合，而作之合者，实为予之姻好，虽欲已于言，乌能已于言也。窃观古诗人之言国政民风，莫不溯其原于家庭，故风雅盛陈任姒之德，以着王季文王修身之效，而为治国平天下之本。及其衰也，士大夫述古贤夫妇相戒之意，亦不外夙兴夜寐，以弋鳧雁、御琴瑟，且赠杂佩于宾朋，助其夫讲道论德。迄今读之，犹觉其德之懿、词之芳润，令人低徊感慕而不能已。自此以降，若汉之鲍宣、梁鸿，晋之陶潜，唐之柳公绰，宋之吕公着，皆能夫妇同德，训其子孙，树为世教，不失三代遗风。迨于近世，稍稍衰矣。今观蔚如之所以训其女，与次溪夫妇闺房静好之乐，虽古所称美士为彦、美女为媛者，窃幸于衰老之日亲见之。爰不揣樗昧，记其事之始末，并为之说如此，试质之北江，以为何如也？桐城姚永朴记。

●双肇楼记

常熟杨圻云史撰

光绪壬辰，余年十八，婚于合肥文忠公之门。南通范伯子，方为文忠幕上客，见余文字，许为可造，亟称于文忠。自后诗文辄就教，得闻绪论。后识吴挚甫先生于文忠坐。文忠薨，先生为次序奏议，游日本归，复以文集见赐，亦颇称许也。戊戌，年二十三，与王稷堂户部创会文学堂，昕夕相晤。管学大臣孙家鼐奏闻。时德宗景皇帝锐意兴学，五月，奉上谕传旨嘉奖。明年南归，识其尊人欣甫大令于海上。大令一门风雅，父子夫妇工昆曲，秋月之夕，觴余于吴淞之江楼。楼之外江平月小，渚溆微寒。酒酣，命次公子进长笛，子倚笛，而父高歌焉。歌八阳，其声清以越，与风水声以俱远，一座尽倾。其后挚甫、伯子皆作古，遗文刊集亦未之见。欣甫父子相继逝世，余亦远适异国。六载后，遭丧乱，栖栖戎马间，今年五十七，盖少时朋好，三十年不通音问矣。东莞张篁溪比部有贤子曰次溪，余门人也，来书告议婚于海盐徐珞云女士，则徐君蔚如之女，欣甫外孙女也。其母氏曾受业于挚甫先生，故其教女遵守礼法，不入学校，精通书史绘事，有才媛之目。其联姻之始，蔚如欲求得《伯子文集》，而次溪有是书，北江先生为之介，一见欣赏，遂以女妻之。张、徐两家咸好佛法，次溪及珞云法名皆曰肇，于是篁溪为筑双肇楼于张园，以居佳儿佳妇。园在京师，东与万柳堂、夕照寺相邻，登其楼远望天坛、西山，风物可观。而次溪好学能文章，珞云能诗画，名园佳偶，相得益彰矣。次溪今复以书来请为文记之，谓婚后当令新妇为绘江山万里楼图为报。余虽懒，奚能辞？然余不喜作世俗誉婚语，又不欲琐琐其无关大体之婚议，而以吴氏、范氏俱为尊宿而余之长者行，王氏、徐氏俱为余世好，篁溪为同师，次溪为友生，以是因缘非偶

然矣，则喜而为之记。

●双肇楼记

吴江金天羽松岑撰

次溪以名家子，幼负神童誉，能为文章，历交遍南北，凡当世知名耆旧辈，莫不踵门抠衣请业，虽千里问道不顾也。从宦京师，居燕都南城，台榭池石，称胜概。要其尤有风趣者，为双肇楼。先是次溪家藏南通范伯子文稿，世所罕有。海盐徐君蔚如夙好伯子文，欲镂版行世，因桐城吴北江往求得之。蔚如见次溪，赏其头角，遂以女妻之。张、徐二家事佛谨，而次溪夫妇法名皆以肇称，故先颜其居楼曰『双肇』，志胜缘也。于是海内学士大夫相与咏歌其事，作为诗词，累百十篇。桐城姚仲实、虞山杨云史，并为作记。今年秋，次溪以书抵吴下，曰：『往姚、杨二先生，传两家姻娅事，美且备矣。双肇者，吾所期与肇璿并栖之楼也。至易肇璿而为肇瑛，则二先生之为文不及知，惟先生重为之记，以补其佚，使知胜缘之中又益胜也。』余曰：『诺』。始，次溪之议婚徐氏也，蔚如实许以长女肇璿，肇璿嫁有日，蔚如抱黄门之痛，肇璿感伤身世，誓绝婚嫁，撤环珥，终老以养亲，家人相与苦劝，而执志愈坚。蔚如重负前诺，因以季女肇瑛归次溪焉。肇瑛姊弟皆早染家学，有幽闲之德，雅善绘事，通书史。次溪负逸才，翩翩闲靡公子也。顾居恒慕古风义，笃师友之情，虽患难生死，不相背负。与肇瑛伉俪相得，两家皆以旧德名其乡，其训子女往往循古仪法。戒毋违踰，故其室家有静好之乐，而无叔世儇薄之习，虽古诗书所颂美士女者，不是过也。盖尝论今俗士女之行悖矣。酒食嬉游，男女相征逐，同车共载，过市招摇，苟为淫佚之私，而不自知其丑。始于桑濮，而成于庠序。在桑濮者羣诋为丑行，在庠序者争播为美谈。秉彝之德亡，礼敬且为当世诟。予独深喜张、徐二氏，立志抗古，正始乎闺庭之内。次溪、肇瑛，琴书花月，朝夕清娱，世俗纷靡之欲，一不足以动其心。常棣之诗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此言有室家者之可乐也，可以为世风矣。次溪又将辟精室楼左，图祀伯子先生于其中，以志文字作合之缘。闲与肇瑛读书谈艺，愿终此身不作宦达想。水源木本之思。其德性尤足称道哉。

●双肇楼记

吴江黄复病蝶撰

同社东莞张篁溪先生有令子曰次溪，才气壮盛，覃思著述，凡人世驰骛争逐，惟恐不胜人之心，一以资之于学，而又益交四方贤豪长者，以廓其声气，进其德业，殆古所谓特立独行之士者也。次溪娶海盐徐氏才女肇瑛为室。作合伊始，实以所藏范伯子文稿为介。芎藭之施，与世俗固殊焉。辟合既谐，则各过望，乃于故都左安门内之张园筑楼曰『双肇』，以为读书燕寝之所。园本尊甫

别业，广不过数亩，翠微诸峯在其屋后，而亭榭之曲折、馆宇之修洁、图籍尊疊之位置，莫不各适其宜。次溪升高望远，婆娑其间，同声偶歌，穷日申旦，若青鸟翡翠之在云路，而雝雝之相命也。夫人子之道，所以务乐其志而为父母欢者，亦曰伦纪饬于家，德业信于朋友，而初非名与位之谓。次溪负著书之才，承过庭之训，约敕自好，矩矱森然，即其志洁行芳，已复领褒一辈。窃谓充其薜萝之心、静好之德，不特婉变瑟琴，播为嘉话，即所以务乐其志，为父母欢而训其子孙者，亦莫大乎是。昔昌黎之告陈商曰：『事亲以诚，不以己之得于外者为荣。』以次溪之才且贤，继自今始，扩而养之，渐而俟之，弗渝弗满，当更有卓然自见者。秦嘉徐淑，伉俪齐徽，嗣美前修，岂不在我？仆贱而无似，久迫迍邐，文章之事，夙昔所尝刻意究心者，今皆不足以自信。猥辱诤諝，丐言为记，不遑固让，乃谬引其端如此。试质诸尊甫老友，倪亦以为犁然有当否乎？

●双肇楼题词

瞿宣颖兑之

一楼遥在凤城南，眉史修成拥翠岚。若向春明征故事，定知覆茗浣轻衫。

次溪道兄，以粤东世家久客燕京，熟谙掌故，与不佞同钻故纸，常有余味。近与海盐徐肇瑛结褵，榜所居曰『双肇楼』，无识与不知，皆称而羨之。他日续竹垞退谷之书，又增此一段佳话矣。

次溪仁兄属题《双肇楼图》

孙雄【师郑】双肇楼高倚夕阳，灵鹫比翼赋将翔。札侨结契怀三范，【通州三范昆季，均四十年前旧友。叔子秋门大令，与余南菁书院同学，且订金兰之契。】羲、献齐名迈二王。【尊公篁溪先生早负时名，晚耽禅悦，故以羲、献相比。】梦雨桃源谐黻佩，愁云榆塞郁欃枪。【时日军方攻新民、锦州。】他年掌故春明续，佳话应侪万柳堂。

次溪仁兄新婚赋赠即题其《双肇楼图》

王揖唐【逸塘】一楼突兀崎初阳，访旧同寻万柳堂。彩笔画眉传雅韵，华灯照梦永秋光。凤箫鹄砚缘宜共，谢絮江花句亦香。赌茗翻书绕乐事，鸥乡风月恣平章。